羽王先生集六卷

〔明〕張鳴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羽王先生集略無卷數》提要

序

禪家不立文字亦不離文字余雖自儒而釋以一條枯藤接濟如綫之慧命然見有前喆遺珠賸玉從銖篋塵封中烱烱焉精光貫斗得不為之摩挲愛惜乎羽王先生者余法嗣天外撥之大父也胸藏丹篆手握赤文名噪於嘉靖七子之右才裕德充其行事顛末應已誌之家乘余茲弗贅獨論夫所留文字有足傳者蓋先生平居著作不翅連箱等身迄今多隨刼灰湮

後以掀天擲地之鴻編而竟為六丁暗取可為悼嘆猶幸其世外孫能珍護夫吉光片羽威鳳一毛即瓢笠飄然如閒雲野鶴之不繫而大父心血所泌者抱以與俱可謂賢孫矣雖然此尚在閒局也徹見本來不忝余之付囑則世出世間事而天外撲能之益可嘉讚孰謂芝無根醴無源乎非先生則孰有是孫也夫

大梅抄門寓寮可法憧幟題

序

緊自滄桑迭更先民典型與風雨湮沒間從荒烟野蔓中吐光見色又為虬龍吟吞以是珠之沉也愈潤玉之藏也愈固正始絶響大雅無聞可勝道哉明羽王張先生若文章品誼卓然第一流人當時與王鳳洲吳明卿旗鼓詞壇膾炙人口轂標海內但先生文集兵燹之餘慮為散

逸今幸其孫天所和尚集成授梓余因得覽是帙而先生懿模道範如身親之不亦生平之大快乎獨是出世人一瓢一笠能不忘祖父之手澤且艱難險阻

形影與共致無飄零之患師可謂象賢矣先生夫復何憾至先生窮經淹博鳴文偉藉有若嚴霜酷日有若陽和甘澍有若獨立層霄有若千頃澄波其質也

巉嚴嶙峋其品也月渚風柯其音也黃鐘大呂其氣也江淮河海闊發精微堂奧理道詎曰祗燿渙龍斗氣亦與落霞孤鶩白雨黑雲徐孺子王子安其壘奕

葉乎隱壁不老於石劍不封於塵伊誰之力歟非先生貽謀之善烏克臻此哉是為序

賜進士第湖南觀察使趙 曰冕

題于嶽麓書院

五言律詩

新安羽王張鳴鳳著
世外孫天外趙燧梓

聞漏

秋空清漏響俯仰訴驚心何處斯群鴈誰家搗素砧
穿花偏嫋嫋隔水故沉沉借問同朝者昭陽幾許深

同姚元白黎惟敬過歐楨伯得花字

北斗挂落早極望滿雲沙不共群賢會那堪獨客嗟

庭喧霜樹鳥窓網久山霞南使何時至園梅幾落花

九月同馮泰戎過天寧寺

西城風日好況復有芙蓉下待黃花發先辭落帽蹤
平燕連大海古木帶疎鐘霜葉紛如積林僧掃幾重

晚行見田家即事

田家秋務急未曉事晨炊夫婦腰鐮往兒童驅犢隨
片煙縈古木獨犬吠疎籬因憶鹿門老躬耕亦偽爲

宿烏家驛

粟山深幾許獨此驛亭存古路迷春草隣家隔斷垣
露凝松頂鶴風嘯竹間猿轉歎於陵子終朝只灌園

早春步無瑕菴

僧行兩三人乘曉曦向村青山堪供佛白法任調心
氷脫魚初咽風香鳥亂吟坐中誰有悟莫道契觀音

遊顏山通真觀

福地標層嶺天門夾兩峯泉清爭湧石雲冷不離松
久受餐霞訣談空駕鶴蹤聖燈明滅處倚杖聽殘鐘

三元殿夜坐

爽吹含鐘動明河隔樹流露殘松鶴夢月送草蟲愁

浮世終難住飛僊不可求蓬瀛何處是隱几一神遊

晦日遊隱山

節晦前朝重春山勝事多巖虛渾架水石長半凌波
日影驚魚躍泉聲吞鳥歌吳常碑在否不惜更摩挲

九日渚臺

逃臺多種菊應不異陶家几拂松餘翠杯浮桂續花
頗矜貧士樂且幸小兒誇莫問白衣事東隣更可賒

臈日兒輩置酒含暉閣

延眺屬新辰汀山半露春煙燈初貼鳥雲壁欲親人

風壞開千古文章寄一身落梅吾欲賦兒指北枝新

夏日延室雜韻五首之二

翳户引南薰晴來却暑氣竹陰流簟翠花影積階紋

隙驟從交騎二禽不厭閑𪊲強傳嚴叟何夢感明君

其二

過午夢初醒殘書瓏滿庭老人收樂録少婦理茶經

自適林間性因忘世上形休論窮與達天地一蜉蝣

秋夜閑吟

明月滿秋林乘閑捉扇吟不知樓更舍秖道在山陰

竹下調雙鹿風前枕一琴何須入商雒已得古人心

七言律詩

三海巖

青山秀出縣城西右室盧明更可棲何材白雲隨日

遠當歌黃鳥任相啼蘭香嫋嫋浮春酒松影亭亭過

午溪莫道客心偏戀賞來晨馬首又分攜

館中郎事

小齋寂歷似山居池上逍遙與世疎盡日不通門客

刺經春嬾報故人書捎簷細竹含風響繞榻輕雲過

水虛頻得卿中紙一事十年更何如

虎丘與龍司理皇甫司勲王太僕之京　情銷林雜

上卿承詔入燕京大會群賢此送行

凍歌聲遲過海雲生本期勝地游　下杂偃冊去

白輕落日下山四望處柳黃梅白總關情

中丞張公留飲東齋醉歸

霜臺春霽日偏遲久坐花前午未移折節不存軍府

貴清心如共遠山期鳥遷高樹窺吟翰蝶戀餘芳下

酒卮更許席終長揖去明朝無用到門辭

太僕王公與弟詞部[illegible]慰問口占謝之

嶽邸陰森夏亦寒日光[illegible]上重闌[illegible]花枉向階前

吐草色鮮從雨後殘　龍遭網術況非赤驪貴

珠彈欲將刀筆爲書謝郎恐敢辛不忍看

吞無寀湖上感懷

雙旌夾道引朱輪海上風光不當春行拾落花堪之

酒閑歌白雲自驚人每眷樂尹如披霧一接周郎

飲醉莫道東山風月好謝安今已著朝紳

江州別嚴南城將自豪之潮嶽

羅浮七十出何求獨爲名山賦遠遊笑指香爐生紫
霧行看天柱球清秋歸心已許離遼薊別意真懸水
上鷗不逐丈人南向發滿江空望白雲愁

東林寺

六朝古寺虎溪邊白石青松不計年萬壑香飄僧飯
熟十方光現佛燈然泉流洞壁真成布雪擁層峯尚
類蓮陶令自來無一物何須斷酒此安禪

元日閑居

浮生漸老醉藏身數畝荒園足隱淪且臥白雲觀世

變忽攀芳樹識年新含醪便取梅邊醉得句真四谷
口春戲語鶯花須倍好山中今有賞心人

大兒以余病新起置酒泛舟從離下至穿山口
沂東溪入龍隱巖留飲向暮

爲憐幽病復深居命舫浮家共棹除細雨沾衣纔散
蝶光風拂水不驚魚樹陰漸覆春谿匝澗響新流暴
磴初此地蘭亭真可敵點毫惟少右軍書

非亮山玉皇閣

仙閣高隣上帝宮石闌翠挑出晴空山如列俯香朝

北江似游龍曲向東豈羨錄形堪馭鶴尚憐奇氣欲
凌虹醉鄉近在吾家側不用裁書寄朔鴻

酌棲霞洞口

洞門煙景媚春晴下逸東溪水更清乍落芳桃驚浴
鷺漸遮纖柳隱啼鶯看杯忖覺名難立對酒寧知句
易成戲折巖花簪不定接籬乘醉任欹傾

餞侍御黃公禮聞刊山還朝

九郡曾無九折難向來稀復擁征鞍清風自却南中
熱向簡渾生嶺外寒祇道威容光繡斧誰期旌檄動

煙巒乘驄一去那能附夜夜空將執法看

戲題仲子挺讀書處

近憐弄筆漸生花不數年來賛欲華五日何曾視寅
兆二難今已在吾家翩翩繡羽真丹穴點點龍文自
渥洼架上父書須苦讀榮名當令九州誇

中丞蔡公乃飲東堂志感張總戎同在坐

不憑開府召村農更引將軍共酒鍾志分那知褰逐
鹿好奇無乃畫成龍山茶艷射堂西日石笋尖攢坐
外峯春色物華堪一醉車茵污盡定能容

答黃伯遷所寄

紫殿無階載筆從青山合與老爲農眞慙栩恵頻遭
黜髙讓嵇生獨類慵海上一書新貯鯉握中五采嫉
成龍

醉登盤石因南望愁見寒雲擁亂峯

酔維師載酒與張質卿過集草堂

朔氣横凌病不堪日中猶自臥山南頻携勝友爲髙
會起就芳筵奉劇譚簾外葉飛爭道雪階前雲度忽
成嵐向愁文酒交歡少似此那能惜縱酣

逵磨讃

澄曰前知什曰精譯如何是公猶坐枯石一花露春
五燈照夕廣度大千未摽履隻

黃藩公錬之示越遊稿讀至南嶽諸作嘉其道
勝呈以八韻

本家天子都恭奉越藩符笑指朱陵入欲攀紫盖趨
行穿峯翠亂夢轉寺鐘抓地絶天高下宵分日有無
向東探溟渤就我燭眉鬚等覺忘誰勝和光契獨殊
述陪今四嶽心賤恍諸儒寄握玄元奏杨傳桂一隅

夜宿始興江口

繋纜荒山下挑燈細雨前客心共江水搖蕩不成眠

採菱曲

搴蔓摘未稀水寒菱已老向水照新粧今朝阿誰好

題蹴踘圖

宋帝潜龍日諸公附鳳辰莫言臣與主俱是蹴毬人

獄中雜詠

月

綌葛滿月華了然見胞膆何事庭前虫牽絲更羅織

雀

人皆見雀喜雀自見人悲寃氣何時散長鳴空爾爲

草

草色欲含愁本爲非其地若遣玉階生見人豈顦顇

螢

雨餘夕氣清嘿嘿下階坐腐草應不如猶能作螢火

七夕渡寶鷄渭河

山月已西落行人東渡時秪愁牛女笑霄濟欲從誰

江行

牛渚偏逢月螺磯却遇風愁心似帆影搖轉綠波中

其二

無事水邊坐惟將白鳥同相看不相識與作狎鷗翁

其三

了不蒙前席那能妄曳裾閒來搔背痒就草狩丹書

六言

田間納涼

垂柳數株陰厚平疇千頃風多四外縱横白水隔從高下青荷

團扇迎風嬾把胡床避日頻移樹雀兒攀前樹飲牛人隔江渭

貪看白雲延佇暮隨流水行吟夕照還含煙樹秋聲追在風林

北道作

白竹潤鳴春水蠶山嶽暮昏嵐飲犢朝朝暮暮歸鴉兩兩三三

題江口田家

槎臥横浸汲道崖傾半沒楓潭落日射魚磯上開時穗豆山雨

雨中雜詠四首

雨暗前山欲暮天寒饑雀爭鳴邊邵絶無公事小窗時有書聲

屋破鳥窺塵釜窗疎犬吠流雲借問乘驄御史可知蠻語將軍

夢裏一杯持蟹山中百日無魚周生可斷肉食虞翻何妨著書

細草漸侵門礎落梅半入簾櫳惆悵數聲長笛相思人隔湖東

七言絶

夜宿龍陽

流水風生起夕寒武陵山色雨中看不知淚血何人灑化作楓林萬樹丹

桃源上流三十里水畔右門儼然舟人云是洞後門

巖扉遥閉水雲深隔岸移舟試一尋魚鳥吳將來客笑碧桃應識故人心

馬蹄坡

盤廻石磴與雲平俯視千峰不辨名劒北海南遊已倦可能重聽鷓鴣聲

三月黔陽道中

黔中行客惜春歸不分離家又換衣無數桐花開且落却疑殘雪滿山飛

夜宿湘東

早逐清涼帶晚星暮投新月宿山亭明朝更向宜陽路愁聽林鶯喚客醒

春江

大姑西去小姑留化作青山水面浮遥語大姑須記取郎心叵側好回頭

其二

煙波浪漾綠蘋生兩岸流鶯送好聲斜日片帆風正轉長江十里月中行

訪王燕湖不遇戲留嘲之

春半桃花覆井欄故入趨府君爲歡無驚與盡廻船去怪爾清琴不與彈

醉題官齋壁

酒後狂歌聲動天平生自許豈徒然丈夫未有封侯日枉却青蚨不值錢

避暑清思閣

令瓏水榭挾風摇撲帳荷香午更饒睡起不知天欲暝忽聞清磬響山椒

自京口往秣陵途中

眉山遥帶綠波長前望金陵氣鬱蒼客路不知寒食近春衣純意落花香

廣陵口占與莫公遠

紛紛飛絮攪殘春愁殺維陽一病身縱使瓊花開似昔看花不似昔時人

書瓊花觀道士壁

儂臺片片九光霞頃刻手將玉檻遮不解臺前瓊樹盡秪看霞氣當瓊花

送劉主簿歸內江

長卿橋北酒壚頭一醉自寬萬里愁別後不知橋上月清光能似舊時秋

送永叔歸與明卿同作

送君四馬向西良此地曾誇呂㳄強翠帳珠簾零落
盡風吹無數鶺花香

吳孝甫爲余畫象山所居賦此示之

象潭浮出象山高洞裏潭流噴作濤若過山南張仲
尉數間茅屋掩蓬蒿

夜泊南城潭

雨雪孤舟不可牽維潭漁火夜方然數家隔在浮嵐
外獨有溪流伴不眠

寄陳于韶憲副

雨後行園綠漸重不知何處水淙淙隨聲直到溪山
下恰有飛泉挂碧峯

冬日山居三首

無田不負縣官租有病難尋舊酒徒習氣怪來銷未
盡仰天時復一烏烏

其二

寒巖日影北窗懸枯樹禽聲小閣邊料得今朝無一
事不妨支枕更高眠

其三

竹移萬箇皆出新種篔簹影漸交內與深談唯招
共漢書新義與兒抄

內江一帶至屛山

山鳥飛隨水鳥鳴內江流勝外江清此間定有龍安
臥試看巖雲五色生

其二

劍江夾水碧桃開莫道秦人住此栽立馬看花渾不
是星山點點出雲來

北樓送邵子任

到京親奉屬車塵休作誰家入幕賓最愛君心淡如
水任他桃李別成春

其二

一賦歸田田也無不妨人喚谷爲愚桃書臥石君親
見說向瓛陽舊酒徒

書堂

脩篁雜樹隱書堂手捲疎簾又夕陽簷雀不知吟已
倦御花故落硯池旁

過大兒芝房値渠出戲題其壁

若非將娘採芝行定是尋僧問樂名解道讀書熱服
食忽疑山翠作雲英

雉山溪送王淄公恒叔往端州

莫嫌辛苦更南行千里端州是水程夾岸林巒秋掃
盡枕邊無數碧峯明

石榴作花戲題怡玄軒壁

鷄鳴寺裏少年遊幾度閒吟對石榴今日軒前花滿
樹半開半落惹誰愁

自八月至九月望大兒不至深用憮然

春機欲鬧蟹過家不知何處滯歸槎自禁嚴杜朝朝
望誰料東籬有菊花

舟送李憲公南還

新城野服載輕舠也出蘆中現濁醪聞道佳山[illegible]
決離歌不放白雲高

哀吳明卿

瀟湘直接洞庭波尺素雙魚歲一過此日清流徒[illegible]
送向風紅葉攪心多

其二

千秋文業剖符真七十浮游謝世身從此不須矜[illegible]
軫消光黯黯爲誰人

其三

當筵覆卻賞梅樽積淚橫拚老眼昏已失郢人無與
質聊追楚奏有招魂

得吳孝甫衡湘所寄

楚塞吳關路幾千嶺雲江月自年年秦淮舊侶如君
少片素時因過雁傳

睡起

起來一笑向誰堪覓徧園梅口盡含殘雨未消難久
立坐披山木當深譚

海棠花下詠

紅嬌紫豔炫朝光隔歲春先著海棠病眼若教堪進
酒那能不一醉花旁

溫明夫妻還口占慰之

兩年都護喜相依一訪林翁道欲歸客館未將芸篋
掩君魂先逐杵花飛

江上將李小卿餞俞羨長

杏花村東覓餘芳彈子溪頭把餞觴笑倩美人爭容
秋莫教流水促分張
研亭雜詠
竹翠如帷簇障東萬杉爾履坐苗中自并新汲桐陰
井每快時來水面風
其二
方丈空亭一病身但呼侍者覓書頻貪凉不厭藤蘿
合度日栽容苔澗覿
其三
夏筍深穿不露纖亭東兩歇荷鋤覘撥根恐觸銀芽
嫩出土驚看玉指尖
其四
蠡響畬聲日滿亭擬分名族撰爲經却憐三夏空張
目況復叢篁幾寓形
其五
片石相將老此居春蘭秋菊也嘲予浮雲久化亭何
在汝不能玄章甚壽
其六

何日能 有斐堂投身不必羨滄浪縹纓緗帙兩於
屋中有幽人著述忙
見牡丹再開喜索酒
妙白輕紅總一株爲誰續艷此庭隅可知六十三年
老肯對芳樽惜病軀
斷鹽
年來何所惜病至不須疑幸免鹽頒休遣亭長嗔
寄王百穀
百日守司命千山老激卿家栽密種竹郡敢道留棠
姪館餘香媚存濤片雪長別來能不憶況復把瑤章
東黃諸公錄之
仲月踰花朝春和病漸消鳥欣穿樹語魚競傍梁跳
老大粗知樂幽貞豈慕喬黃公齋出處早有紫芝謡
春寒
祈郭花明巧作春畫船撾鼓去東津縱饒別盡傾城
送亦有尖離誦德人
除夕與露正兩上人坐軒中
崖峴一燈然欣陪兩衲前香茶供評論流水送殘年

久客沙爲劫莫傷錫足綠落梅如有意拈嗅過相倚

送王蒲圻入覲 五言排律

北極鬱嵯峨西良去更遲到亭雙騎解向闕五雲飄更逐群公後初稱計史朝春從天語下寒傍日華銷治邑甑猶異臨軒賞更饒誰憐江上客白首望雲霄

短歌行與仲美作 四言古詩

對酒當歌歡會幾何人生一世迅如驚波我命不循受侮不少出自單門屢遭群小西逐巴蜀南放江皐脫彼虎口抗此鯨濤慷壁是瑕鷄鉄是疑請身而過

反遭衆訾並生名世同仕南國名莫我知天聰彌惑蔑我渭粟去邁斷陽匪予斯辱卒予與將挹此江水滌我山罇霜月載輝陽烏夕飛于焉游士我亦賤官將子共飲北斗闌干

零陵石燕

燕何生瀟湘側入水雖龍鱗隨風附鴻翼莫愁長寄春梧南會見相從薊門北

從軍樂民所王總戎招欸行營因登南城作望海歌 七言古詩

城頭片月來何早城下春潮漫青草且塵劍客停杖歌同上南樓望煙島煙島微茫不可分水將浪霧共氤氳碣石鷗飛依北斗天池鵬起湧南雲南雲零落吹風號北斗飄摇黑浪高大叫六鰲休戰鬪莫傾五領入波濤波濤一去無終極漢將運兵何日息不聞中夜泣相呼盡是游魂歸未得轉聲變歌公莫哀但將酒水添金杯戈船下瀨今何在月落鷄鳴潮又來

友人書來怪余買居豫章漫賦答之

南海珍奇無所取嘗以圖書寓環堵先代並圖不復

知飛嗟信美非吾土江潮浩蕩一萍浮到處何心戀白鷗湘江草綠桃花發君背相携射雉游

陳王叔招集淮陰侯祠得前字

出門片月懸向天照人直照古祠邊祠中太守張華筵遣騎四出迎群賢酒酣援筆早獻篇因憶故侯真可憐坐間感激誰最偏始安張生泱如泉平生有恩報莫前千金一飯當何年王侯有種難比肩不如棄去匣中蓮遙空點吹清繁煙庭柯槭槭驚鳥眠此時萬恨將膺填太守正我慎莫然汝方向弱髮尚未有

才如此何患馬君不見是公未遇魯逍遥

送伯遷往南都附問周道政與叔

所從江西來復向江東去淮陰城下春酒濃忍見行
人挂帆處楊花桃葉解生愁無事淮南獨滯留因君
爲問中朝客何得移官過石頭

將去京聯爲長短句用丞知己

辭巴初涉秋滯京忽逾夏豈不懷簡書那能具車馬
匡廬南畔祝融西往來乘流任所跡官自棄余余不
棄定遺山水笑人迷

丹陽道中雜花滿樹因與公遠作花前歌以觴

清川一曲花亂開勸君莫擲花前杯世人見花只解
愛花却笑人無定態鬢間后雪掃不去來歲新花開
故處頹君自醉無醉時花落花開兩不知

題鹿門高隱圖壽胡年兄

曾耕峴山南復移蘇嶺下秖將家口深處居忽枉那
君遠來駕吾觀胡兄亦其亞一佐袁州郎高謝玉樹
金蘭種滿林桂山灘水營成舍已畢兒婚復無嫁廻
顧儷公似多暇萬千世態等浮雲六十年光薦芳斝

吾兄第飲朝復夜床頭儻盡從隣貰三男有才門户
高百歲之期坐堪畀鹿門行行並聲價

附吳明卿

旅舍酌張羽王

我自南浮客滌君北學來相逢千古意只作一樽開
江上徐生榻燕中郭隗臺壯心應耿耿不比卞和哀

贈羽王

爾昔遊諸貴論文一坐驚於今涉遠道非復少年行
雙眼難常白群居可獨清所希崇令德吾已畏詞名

附始安先俊詩

寄吳江文生　唐元姝

白塔紅亭憶別君吳歌聲斷豈堪聞南中寂寞將何
寄欲剪清湘一片雲

止羽王宿　宗室　約

柴門開客至蘿逕往衣迎語笑同今夕乾坤得此生
杯深霜不度葉墮雨還鳴對食唯雞黍然燈坐啟明

仁化侍家兄看城南諸山　叔祖　張起鳳

焉愛前山好朝朝展簟看透迤群嶺接斗絕亂峯攢

羽王先生集畧

序

始安羽王父張鳴鳳著

王太史

太史公殁且數年今上丁卯祭酒丹陽姜公遣使問其家以所著書兇散逸莫存遂采其詩文明年己巳余以事過湘潭今留上冢嗣子繼晉往送於長沙出書一編再拜泣下曰茲先太史之遺文也盖散逸莫存者近始懸購篇章往往間出矣輯記具是幸君悲

而叙之余曰噫乎顧惟鴻夫聞人也與哉余小子何敢任焉嗣子曰君故先太史文學吏先太史恒以文學器君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辭無以解乃退伏抽毫綴論以叙叙曰余聞之傳記所稱郭有道云始有道遊洛陽時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北歸至河上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素所與校如孟敏庾乘沉論里閈比迹庸衆卒皆以名德顯于世太史公仕於朝裁二三年間所善必英儁之最與今祭酒姜公為金石交視他茂如也出使嶺海席尚未溫

裀人廣衆之中鷹羅下韝有如余者則余之依佪家舍不忍去孰為爲之也哉有道年僅四十二文詞不少槩見太史公壽適與齊清才秀思暉映詩文則又彬矣善乎司馬氏之言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余竊觀古今富貴椓蹈比當無恙何煌煌盛邪宛其死矣露零草翳誰復問其家人哉祭酒公方以明德茂望光被朝野累行為傳采詩為叙允哉不可磨滅也已安知異日不有同志之士刻石立碑如中郎之銘有道者乎斯拱而竢

之爾文不論論其與人庶風慨之輝耀於後世者大氏不止此

廣陵諸詠

吳人奠公遠氏以八月六日具舟北闗往客廣陵十月二日從彼中歸行不千里霜露變候裹糧而出亟橐而入客遊良困矣越明日過余與其故勞苦未畢左褎萃蔡狀若有涊出之則其書也取而讀之毎篇未嘗不稱善焉盖中所為詩也詞古氣奇總之不離乎唐詠間它出特云廣陵者指茲遊之雅嚮則如此

夫大江之北五湖之間廣陵非一大都會哉又吳王
濞之所長用也當其招致四方遊士如嚴忌鄒陽之
徒皆[illegible]吳客吳以財雄諸王中屬又諸敖劉氏祭酒
東山之府海陵之倉長洲之苑雖天子少府司農及
上林諸苑不逮遠甚鄒嚴兩布衣偷曳裾王門仰候
顏色何敢訾其萬一哉然吳王計不循軌身死丹陽
爲天下笑向倚爲雄者亦已露零草靡莫復識廢矣
而兩生迄今以詞賦書疏聞當時高其文者因罔不
曰嚴夫子鄒先生已彼吳王孰與譚哉盖不足譚也

由此論之道本棄彼取此士之啖藿帶索不必蟬蛻
於青雲之表得無謂乎公遠客遊之困宜矣既覩廣
陵當悉知吳事而余謂公遠則又素高兩生者此兩
生卒不得志於吳相引而去士何嘗定快意哉引吭
詠詩聲中金石廼兹遊未爲困也余輒讀輒稱善叙
以歸之

適然集

公遠將往金陵過別余曰盍待諸與子偕行同舟具
矣不可後也是時微聞有浮淮之役司符未下則曰
使人視江上風帆渺矣後十日頒符又六日始發武
林過檇李謁臺使者被命走吳興至則公遠在焉兩
相驚喜問所由來各詳其故踰數日余決策自彼向
江淮公遠亦改圖欲徙廣陵道可同舟邀致與俱以
後二月十一日發若溪水行多暇綴詠相屬書佐奉
筆錄成一卷公遠持視余曰是將曷名曰奚有於是
哉公遠則謂今人造一丘一壑必署名字紀其遊迹
是行與君里涉其千又得沉觀三江五湖之勝言語
文學君故有之吾華託君後耕之以名不猶賢於耆

丘壑者哉余低首肯之因慨夫杜當陽沉碑之事慮
何遠也聞之丘陵至今無恙矣而高文大刻世莫覩
焉獨叔子與從遊者數語流聞有代聽之酸鼻豈功
業不勝夫風流也哉情誠自遠而聚者不可徵也雖
然是必有以司之而莫知誰何也方公遠之出先逾
再旬兆旦夕參差等也又所指本金陵余但浮淮安
知走吳興哉此則適而不解所使也余江淮而公遠
亦改圖廣陵情然相從過闔閭之城抗伍胥之濟歷
延州之里覽東南之槩頫直一丘一壑而已乎此誰

艀所使哉故曰適然而余與公遠浮沉人世萍泛江湖倏焉聚忽焉散安有必然之期哉非有以司之則吳界江海之間余粵在五嶺之外古人云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乃得同舟千里有今由乎其歸之適然是詠之與否未量也公遠曰善因餙書佐俾竟其事將被之木

移楚集

余既恥忝利軍事棄去不就東還京師久之〃秣陵明年丁丑夏四月乃得量移興國其秋八月從秣陵

往興國至則吳明卿先生新罷汴藩家居家在州治東密邇官廨明卿雅擅六義名知九土往謫謀章時與余論交盖二十年矣相見驚喜已乃道故賦詩約日相過從踰月余奉檄周覽鄉亭度越湖山間於後叙心頗有所作明卿和之明年春過明卿田居余亦往往倚篇而和居二年則各所出舊所綴集互相較論明卿於余多推長掩短曾辱其所移書有曰生平删故交三人詩吳峻伯存者十栽二三子相與下存六七足下十汰其一猶以爲難又曰足下自得於詩者三學然後詩一也每篇自匠一意不相雷同三也用句用字多古詩之流而不事纖豔三也足下每自求多於宏壯瑰麗以僕觀之業已在其中矣至索瑕亦有三好古大過或傷才憤世太過或傷氣感遇大過或傷調嗟夫嗟夫譏淺材下猥如余者何足云數顧不自意明卿推而置之諸名公之上竊有愧乎其言之也南還山居藏之篋中不敢視人司馬中丞連江吳公搜訪巖穴首誤及余且聞明卿曾為較論遯取閱之閱久乃啓篋用應公命因憶者與明卿論

詩湖山之間既已忘其身久在罪謫矣司馬公爲詩精甚所在抒翰高視作者乃一見余亟稱善毋亦忘瓦之宏羨而羨人之微長猶夫明卿之心也乎移楚詩故雜録今輒繕寫定爲两卷且詳述明卿綢繆之論及今司馬公延訪之勤并著之篇使知余論與廢皆有所遭云

牛首志

昔秦皇帝表南山之巔以爲闕漢氏因之故蕭相國揭營北闕西京賦所云表以終南是也牛首爲秣

能當終南然居京之陽雙峯交竦晋人狀之天闕豈以其毋庸人力表崢嶸乎跡斯以論厥勝可覩矣始秦未帝時僻處西垂詩人以本其所有詠之故曰有條有梅有紀有堂蘇孫吳迄今建都江左非一姓矣而是山巍然作表不殊終南又一日者武皇帝南巡清蹕之所經乃顧令其巖泉之美草木之秀曾不得與條梅紀堂齒此盛仲交氏所爲慨然志與有謂是山詩不少志似贅者抑豈知夫古今事殊有難並論乎且自采詩之典廢世之作者散在四方其人不恒

存其詩未必皆傳孰與輯爲一書可要之久遠哉至若其間雅俗蕪收畧無刋裒仲交盍同世微宣尼請俟來者姑將藉是使天下曉然知是山所有若而巖若而泉若而草木哉志成其友始安張某因推叙天闕之說毋令終南獨當秦表云

書

與藩使喬公

諸生致當路意云監部侍御欲行奬部內鄉士夫迫走自署官伐以應之走誠不肖然頗慕古之逸民雖不能匿形銷聲亦庶幾抱殘緝若新論遠跡林野不窺官寺使後世稱曰文士中稍有風操者足矣乃諸生云云毋亦與走之私推謬乎望君侯與監部俯容爲推移停止斯舉以成匹夫之志不勝大幸

與蔡中丞公

山志賜序感不自勝昨下詣謝值司府入謁又見總戎小隊在門且當受訟牘之期輒便引歸留刺典謁當與趨候顧諸病驟發非在隱處直着面部左頤至頷浮腫侵目雖不痛痒然惡狀可憎雅不習醫徒塊

處憂嘆而已以故未及伏前陳謝第恐君侯枉顧圭蓽者方疾望塵必爲見者所笑不敢不豫聞私計稍瘥乃得求見或者君侯將覘夫廩稿過夾生固宜有此其非避世好絜者幣文取給何敢自諱方恥身賤其價不高過蒙君侯渥惠斯及何敢飾辭自惟生平惴惴小心一有然諾即故等夷不敢不信儻拜受尊賜雖無嚴家晨夕程督比心難欺自相媿篤猶甚於他人敦趣之也故自誓不敢受無已不有都玄敬穆敬事乎其脩姑蘇志日廩之外家人告匱走書郡守

林司徒廷棉請米朴䋂入報以詩有近得頗公乞
米書句其不敢自附於都太僕清修儉德如君侯恐
非林司徒所敢望具抗義周急治民敢不拜領若夫
常給則固陋之心自執已定萬不敢當伏冀財聽

報中丞蔡公

志草一卷幸賜覽此卷篇數雖不多然經檢史漢六
朝諸史及漢晉諸家志記乃能成之大抵澈上舊志
弘治間廬陵周憲使公所脩者僅抄具一統志餘無
發明至嘉靖乙丑南海黃宮詹公爲學憲時始能蒐

羅諸史傳布至今顧其最於諸史瑠精披玩頗見所
采大有異同𢾀後一一檢對悉爲改政恐涉糾駁先
輩暗爲輕薄子竊伏自惟斯文之謬不容不正且此
謬處必嵛日悖士諸生互分據拾者急於奏功故不
此冊非總裁者之咎也後來悠悠或不相察故隨謬
隨注其下似亦頗有增入非賴君侯寬其御勒假以
日月必不能有此卷雖十六篇中經改定費篇至五
六七看酷可恐蚊雷難堪請楚䋂待秋涼方敢從事
何如何如

約諸同年灘山祠爲王新甫先生發喪

頃見邸報王都水福州伯仲丁憂心疑吾師新甫先
生當有負秋而歌之變以今歲二月曾遣全州唐姓
者至舍趣走五月往視云云審知師病寢劇恨走亦
病不能就道隨賀之學憲公會得所荅謂伯仲之憂
果以師故病不及問召不及赴迫茲酷毒祇益悲號
輒擬來日卽灘山祠設位發喪三日後合詞呈請祠
入名宦伏惟走往陪諸兄同侍講席今者有此悲感
並深卑如期朝夕臨庶復聞相嚮而哭之聲不致踵

方死遂倍之迹請如約

謝馬憲副下草過訪

澈宅依山加之自廢故不知明公下車何日曾當有
不得不一出經營者比歸家僮奉尊刺告以屐跡草
堂賜問良久不知家何僮以置對心竊悚怖下走誠安
於野者望見諸貴如禽鹿之見人不駭則懼明公至
官想未數日乃蒙惠然先訪蓬蓽此非遊神於文必
留心藪澤空谷之音寧不驚其如貧病出無車馬又
禁足日久何儻明公視如禽鹿聽許不報此後續閒

騶唱敢不著布揭下階拱侍謹用裁謝并畧陳固陋
之心

與徐藩公

伏惟明公前驅將至定乘茲吉先宅維藩某既不能
承鱎魴之迎又不能借燕雀之賀不言則廢禮言之
則非時乃詠下情輙書小扇敢斷留覽曲賜矜容

謝學憲李公

某從病中有告前所請事已蒙施行伏惟先師舊政
明公夙聞俯末某門徒之言下諧之諧有司之議謂

某校經當日與昔姚司馬勸學同夙乃良師儒定光
祀典令辰穆卜神主式安不煩蜀士顯訟於朝遂免
桂人私祭於野某不任感荷之至

却瞿元化所饋

旅利懷貲老戒在得聖有明訓請各敬承庶幾吾二
人不要所寶也

與中丞蔡公

擬乘辰涼懷刺干典謁裁至藍轝前帶忽解而爲二
意者山靈相誚以某身在草澤中而求見軍府不無

慕貴希寵之迹不無中懷伏惟相公含清體素懷懷
以恤民爲悳其亦民中之吟諷在山者前叅物色今
頤絲愛不必責其往來之節如事通志許以尺牘奉
問惟是書如期告成足矣某自今亦焚去舊所服剟
帶倘貴人枉顧當尋鑿坏故事昔人所謂禹不偪伯
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某
無某節而猥有短竊相公護之侍御公所不敢徑聞
或相見語次及此猶荷以德之愛

祭吳明卿

湘北瀰兮灕南流隔歲關兮限巴丘曠良晤兮一紀
周悵情馳情兮將焉求昔同心兮異域今去世兮奚
適夙既不我御兮雲又難以進爲司帝閽兮何神欲
排訴兮廉因雖嚮空以振哀兮抑莫聞於斯人畏讒
聲兮日沸懸濡藻兮漸薎世不可户說兮孰知余二
人之所期淚浪兮揮悲心懺懺兮勞思德美誄兮本
陳詩遲薦吊兮中此辭鑠兮歆哉時

過陸山人墓吊

某携盤餐坏酒過滄浪陸山人之墓因陳詞以吊之

曰余待罪斯庚止訪揆荒之故事徵流寓於往牒悼才藻於吾子諷承恩之遺吟似曾鳴玉青雲胡放逐以永逝竟漸滅而未聞均羈旅兮宇內獨爲子兮靈衣諒居夷兮不陋杰白骨兮無歸望故鄉而神往念先壠而心喪寧圖北郭之岡長擒青蕤之杖閱三載兮屢遷剎益塞兮雲煙欲詢子兮清議今何如髟焉嗟吾子之同懷莫起子於泉臺惟千古之相知所寄情於一杯

瀨山祉戍告文

靈之遷震以驚靈之來安以平靈之饗顏既醉靈之喜祕斯萃宅茲新宮沛嘉惠春報秋祈千萬世

貝多寮偈

爲景庵主移書陽海居士請作貝多寮偈居東嚮還禮庵主乃爲是偈　我聞西方尊妙法如然燈日月所不及了了皆可憑權實互顯說大小一眞乘至今貝葉上文字有明徵文字落言詮本非第一義究竟廣長舌無法可宣示迷者如數寶寶非數所致明者如假筏筏皆假登地庵主汝當知過去七佛時仍有不盡經死嘿悉誦之聲聲未曾歇物物能談妙解此眞際是持貝葉師

擒鋩集問陳還著

陳公參廣右藩在壬戌癸亥間余持先太孺人服家居以臨海先生爲先容曾奉杯酒之歡隨擢江西按察使服闋過江西又遣官舟送余至王山乙丑春司理雷陽公爲廣東右使謁公藩司又留觴且以蔗相規云余命固無金錢盒公喜歸命其參藩時曾索余命計稍以後至乃詳言之又屬人語余曰吾命不能

聚五百金往往有驗今老矣頗爲歸計哉有所聚白日臥可舍賊入持去君命與我同幸自愛別去亡何言者目公老使致仕去公貌簡樸而內實淳雅最精於天官書欲以授余恨不能從宿參藩署蒙指視也董先生汝哲亦爲余道公守皖時入覲在京馬後無棒隨包從者謂公蔗素無以餉人故也董言故不謬詩中所云當路無書問衰年有贊知殆實語矣

憶松堂記

歙城東有斗山山有七松枝幹森阿蒼翠紛蔽太學

翁君尙昭卽松下治第舍旣落成之乃其堂曰憶松
而謂余記之余迎問之曰松在乎曰在皆無故乎曰
皆無故然則君將何憶曰竊憶先君松山公云始先
君無恙時日造松下或藉其蔭或聆其響或髙其標
或潔其操或舒宴坐或解帶就枕或杖策徐行或流
觴過客每至則僕侍先君安是松殆安大厦不能過
也故自稱曰松山子項緣先君雅意所存故治第今
其間因以名堂余聞之古者築室新成必擇美名以
命之君以尊先公之故起堂松下及堂成而七松無

然交挺於旁鬱之蔭者響者高者潔者舉皆無故儼
尊先公捐館舍就原野不復以時坐臥行觴偕君與
俱卽神靈往來莫或覩寧不怳然悲愀然憶哉經曰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蓋君所爲憶之義也且其棠以
遺愛不翦嘉樹以人譽而封況君尊先公日造其下
乎憶斯堂堂以憶雖令七松與山同散可也不然豈
無他美名何必命是故宜記之視君後人毋忘乃若
其中齋閣亭軒則君燕息之所非堂名所關故不著

後叙

先大父所遺家鐫集者七曰淨浮西遷漕書東
漕蘄志春游安仰外藩雁門志府庫桂勝桂故
其家遺七種皆藏伯兄典守余惟手錄全部嶺
峽偵戎馬生郊炳侵東營嗟哉覆巢之下寧有
完卵乎余時繇命遯於萬山之下且背負一集
入山惟恐不深陡然深山報緊余怛背集峯頂
有客曰玆何時也爾猶競負此故紙邪余曰集

存與存集亡與亡矣願畢矣於是藏之山半蛇
穴兵退下山尋穴竟失所在曰吾亦矣偶而集
現曰吾生矣嗣後披緇遊雲雖一瓢萬里御風
浴雨肩荷而具卑縈　泉臺青顧媿余虛邈七
十有一向全稿內十分之二親筆繕錄倪劍剛
氏鐫爲永世表揚庶不致乏響於山林遺憾於
大雅也　昔庚戌燹九世外孫起撚頂沐於瀟
湘之[illegible]

始安羽王父撰

論

漕書有序

往余述漕事盖痛章牒之難驟也雖草共八篇不欲以視人屢向余師臨海王先生請勿録行時先生主漕閩曰已之余心誠謂已之爾也草亦散亡無存存者其後數年謫居與閩一日州大夫楊君仁父謂余曰頃得漕乘其書何酷似君筆哉因請出視因獨者所述然事不述文乚不逮意心竊内省久矣不謂其書傻録行世間也先生為余隱其姓名豈以漕故乖當述而莫知所為誰何述獨夫余謂已意乎迺楊君一見其書執以為余筆意者獨思命毫亦有余與吾存而莫之能逃耶往楊前于漕毒痛至今殆不忍言之矣即言之將誰聽哉林陵友人周吉甫偶過語及且向余請其書余辭以草皆散亡前書在州楊大夫所獨有曾借録書中八論爾吉甫取録之余竊難焉以獨若不欲視人故也吉甫則謂王先生不著姓名楊大夫暗識手筆君柰何欲終自逃哉且君去家而游將十八年矣祚既屡困又欲逃君書之名吾不知為君計也余無以應吉甫遂俯而聽録焉亦欲補箴草之散亡者

漕政篇

為政在人乚亦須政蕭規曹隨化成清淨非時紛更取諸前哲逆為傻游孰補其闕翳之不調改絃可彈車之或蹇易轍可安維是漕司興革多端或以卹困或以禁奸或糾以懲或輔以寬言議斯在治迹可觀

國家營河海以通漕獨忠賢以總督維茲漕事小者專決大者奏聞自歲中不從入京議事猶遵用令典凡新漕軌便利可行執便劄當罷一一條具驛馬上之　制書多可其奏於凡群公綜畫得以齊壹心皆得展布移文四下朝至而夕奉焉此政之所由成也夫政貴有恒而便時為急　國初天下新定威書弁流布令如迅雷趍事如流水故在當時陸轍不以為勞民運不以為病及至後世人心便安所向

亦順流與之更變罷民運為轉般易轉般為直達言
有恒若溺其職矣豈時變則宜爾耶有謂東南食貨
之源不可重困彼既出食以給卒卒何愛力不任漕
乎夫分地轉般不出千里卒亦何愛不盡力也廷議
若徒謂倉人坐收入倉之利官軍顧當支運之労於
是直達與焉始則競加耗如不及今則成偏枯為不
救窮年往返其誰能堪加以風水叵測身家莫保折
而入於逃亡豈盡漕者過歟古若先事慮患每豫捄
其敝令不至極是故有止明年勿漕者矣有詔戒漕

數者矣有李東都便漕若矣之三者非逆救其敝然
邪度今無一可行倘於此時欲少行萬分之一不有
減可議乎且減非頓令損常數如漢氏也即今漕司
奏請改折是已假令耿壽昌陸贄兩公非深達時宜
則減漕平糴與緩於積食之議徒虛語矣今論 若謂
為得計則夫斟酌遺意陶鑄成法雖不必與兩公盡
合而意實相參亦非計之失也且納粟一事
祖宗之法具在循是以漕足支數百年長運之卒分
番減存雖外有直達之名而內得休息之策人不敝

而利可久庶幾僥時亡過焉然不有攜以轄之利歸
於下則患叢於上官中之弊俟可期而
宗社之隱憂罔卹如正德年間諸臣有慕蹈免之虛
聲矣不論國計所関一一奏罷及流賊竊發軍實頓
虧仰屋竊嘆將奚為乎是故視所在豊歉量所減多
寡惟漕司司之農權之而已.

漕司篇

轉運之寄二漢並隆惟蕭與寇樹茲豊功洎
乎後世專委漕臣政之與替則惟其人文皇

議都即日北駕外控強胡內制中夏形勢稱
雄関洛斯亞汴衛不屬陸輓無暇乃後濟寧
乃疏淮浦選擇要區為漕開府始命功臣後
分文武咸上憲卿光我章組縣總漕政後暨
方部咸令獨司人莫敢倚濟濟衆賢歷典斯
事爾里爾名以貽國史

典漕之職何其重哉南起湖湘北至幽薊東包吳越
西連梁宋地盖萬里矣其中人吏歲時往來於淮受
記事事條教下驛亭驛馬亭長星流電發惟恐或後

遣使所至皆得乘傳大氐歲中轉漕不可損而四方水旱不能占星望氣坐策必然膠柱以度曲者必乖軌當以論漕民必病外以謹察歲事內以選為綱盡使太倉無懸罄之虞朝廷有閔奧之惠此寄任之所繇隆也必都御史者何今六部循古六官各司一事都御史以督察為名遇事應聚奏者一切得奏抗之百司怵然惲其風裁景泰時至今典漕之官必以是職漕帥四世之柄一朝易置拱手而銷尾大之患一也十萬之衆在漕握中江北州郡脅入暫撫兩京道

里適均指顧便利安則引漕危則相援即有他盜不敢涉江淮為變二也假風裁以鼓飛輓其勢之捷若霜飈振落三也有此三者安利國家厥功不細矣典漕之重不亦宜乎重其職冀得其人可也往聞人言當取有心計能商功利者為之噫乎執謂是漕可任重哉自古言利之人析毛鎖皮苛可竭澤不厭無魚知廩中所當實不知意外所當備令已享能名而使　朝廷歛衆怨語有之秕糠及米非獨病民也要之任斯者才不弘不足任重識不遠不能知變學不博不能制宜以是為鄙耳或謂　國初之漕一平江營之而有餘造及後世數十名公馳騖而不足維然濟天下之事存乎才盡人之才存乎任平江在時為天子信臣言聽計從舵人不敢從旁掣故得竭其心力以成大功而此數十公者豈皆才器出其下哉自起諸生中歷位至是不得託肺腑又適當承平之日裁有規畫即召紛孥之議前有掣欣之臣後有執簡之吏一不當議即解組去烏能視平江時耶尚書宋公不得與平江爭烈他可知已雖然昔第以漕今并

領部撫文武之事方委重焉嗚呼其可以小器付之小夫間之故絕之也哉

漕罪篇

自昔漕卒召募紛綸非有尺籍世疇其人役之交起烏合萑甄事之或偵亂竄厥身惟明作制裁然齎一非籍營丁不充斯卒合符而歸受符而出細大分護各有常秩食則兼兩死則孥卹奉法有賞不法自律取役漕命功罪罔失

漕之用軍也蓋自都燕始也何以明其然耶
高帝元年八月詔曰民間租稅送納京師實為艱難
中書省輸差夫丁召募水手設法轉運務從利便
毋致重困吾民洋洋乎慈悲之心若見其懨焉也
當是時俾役民尚肯罷耶
文帝雖用軍猶令民輓運不至若後世軍獨漕也今
直達南京坐據江表水適通利東南之粟若寄外
庾呼吸可立至豈與夫燕僻遠在北垂者同日語
哉今漕卒衣牛馬之衣食狗彘之食終歲在外不

漕書八論　七

得顧其妻子江湖風濤撼其心官府傍擊侵其體
一有所負或不能償身死圄牆之中為烏鳶所食
妻子又見繫矣蒙暑雨犯霜雪往來河渠之中甚
夜卒悅豈獨情與人殊哉力漕差可以自免不得
已而然也卒有疾風驚濤適逢其災又不能自解
雖有奏免之例
決聽高遠推勘使者不以時究嗚呼冤何酷哉假令
天子聞之亦當蹙然不安于心斯給鹽償債
世宗所以發德音

世宗即位之詔亦令所負不許責償
二聖人明燭幽隱故其治化光融磅礴漕因循迨今
又五十餘年以來弊愈積而困愈抵法網日增於
前操切日加於後重足一跡怵忽無所措嗟乎民
獨不可少優貸乎今民間富者役使傭耕坐享歲
收出則乘堅策肥入有美童妓女何其樂也彼視
捐數百石之谷如牛一毛漕卒數命僅僅易此抑
何懸絕若斯甚哉令民出谷而復使其漕自
高帝以為難已而就漕而不能繼亦非改之善經也

漕書八論

然必如何而可曰洪武中輸差召募必不可行矣
給鹽免債此其難繼者無已則盡給羨餘乎降更
增耗乎增耗之法以糧為率糧至三十石以上者
必富民之家稍增石餘不及數者不在其中固一
策也與其加諸民不若給之官而倉所入既有耗
米輕齎之銀本備道里費之不盡名曰羨餘扣留
一分解准可也輒以漂流之故作為抵補無乃過
乎夫從門漂流則疾風驚濤木出不意推勘明白
奏免之例備或可行亦一策也夫盡力程督不敢

避然若漕司之職矜其疾苦而曲加優貸使此曹勞瘁從事此則非人臣之所敢專議即
明主加意焉耳

漕河篇

輸將之便無過水浮內給京師外餉邊州端自秦漢詳于後世廣穿河渠厥漕孔濟烈烈
文皇定都于燕坂郭大計惠我萬年南通淮浦北鑿衛壖古為四瀆今為一川或持塘湖或役潴泉迺遏迺導迺節迺宣凡此河功翼亮

維賢

經有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山川之變惡可勝窮也況漕河本以人力開鑿使通中間排遏居多非水所欲行黃河西來又善潰出始漕至今率勝之以人力人力有時而或詘河流無時而不變庸足恃乎
文皇帝為河建萬世之功亦為河固萬世之慮水道通利輸將徭役者安若衽席當此之時與民休息因其宜也乃海運既罷矣遮洋獨不令廢不以屬諸山東天津瀕海衛所顧使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將卒領其數一淵謀廿畧非天下後世所能及是故漕司按歲由後海運深惟萬全之策不從太倉崇明故道度淮海經易翼河以漕漕道廣而人力不詘 國計充實使民無郛心夫豈快意於涉險也乎善為家者必旁置便門以備不虞為天下而令轉饟專出一隅安在其為深計乎今天下漕穀之多莫如吳越吳越所出江必經丹陽京口是處岡嶺重複本天地所以蔽長江故地形特高中難瀦水江湖之派日裁數刻水泄少而浮穀最多且并出江口一道可無慮耶孟瀆雖

險不過於海棄洪川而仰緘流未得為也又加以疏鑿之勞費乎揚州白塔河故受孟瀆北渡之舟避瓜州車壩若亦一漕路也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人言移卲伯兩閘置湖口即口通漕又一路也自黃河遷徙不常論議蠡起一謂自鑿祥符北七十里通衛河使漕舡從四亳入一謂自開封城北陳橋以西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漕舡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之二者偕乎其言然歷世卒莫之行非以故道易遵諸無所事事爾哉夫故道易

遼也而非常不可卒覩也自天地不能保山川之無
變而人顧欲保一水以安流必不可得矣世不能以
常盛力不能以常聯今　國家開瞰及是時宜悉講
求以濟河之或變備非無窮之利哉雖然常人計目
前策士備意外使恭論誠必滌詆毀此無足異即封
且智不免所嫉忌乘衆口以雷同者不少嗟乎非當
國主斷者居其間烏能為乎

漕海篇

維揚沿海夏后作經泰州北河至自東濱元

人發策卜是維舟駛如飛鳥捷過流星明興
列侯紫道揚舲或給遼左或入都亭適河之
成棄此即彼爰及数世漸失其紀河不可恃
海莫敢指人亦有言難于慮始一夫之口不
勝衆訾狀以危言猶尚在耳明〻天子紹我
烈祖言采斯議悖謀心脅劃然獨斷超然聽
舉漕道既弘島人即叙

漕海之議元人開其利　國初戍其迹先正是其策
漕臣修其事業已昭然為世表著後何云爾哉及推

本所以則　聖主之德宰臣之贊焉可誣也何者自
孝　武迄于　世宗之朝談茲事者豈一人哉然
卒格于任耳若循守故說動搖國是以故莫之行今
致其說大略有二一謂河渠之行且二百年官舫商
舟北馳南騖雖間有候閘之時無風濤之患有淤淺
之處無沉溺之虞今乃棄已成規不然去至安蹈至
險非完計也一謂元氏非我族類欲空中國之人斗
心大海之上因轉運以擠風濤驅衣衆以噬鯨介禍
至酷也今又用中國藉蠻戎不若宋人之浮萊采鄧

潤肖之虛論計亦過矣此二說也嗟乎此可晒也自
河渠之興世蒙其利固矣一遇橫決大興築塞人徒
之衆財費之廣朝可勝原而歲中挑修之役不在是
內山東河南淮徐之間歲被其勢滑濁兩河氾溢為
災潔泥之積不下數十萬言之可為慨嘆當其事既
莫誰何則漕海之議烏可廢耶元人都燕其漕止此
一途若欲以殲中華之人後將誰何漕無粟何食無
東南之漕何給京師元人固不獨自為計耶其後將
仁中原雲擾猶仗兵部尚書帖木乞衮於江浙運上

三萬石以濟當斯時也元之君臣望海上之舟來曰
待哺而豈亦欲職中原之人耶為此說者亦不仁甚
矣元不足道　高帝起民間周知當世民所疾苦除
元之虐以慰方內至偷避東北平承用故事一由海
道曾謂　大聖人之智不及此乎元之史書成于
國初易世不諱假令實有是事茲何禍也乃無一詞
而獨著其利若何耶宋久以優柔云天下潤甫之策
棄而不聽又何過乎　成祖興河渠之漕而不罷遮
洋之船豈無謂哉河渠一帶之水其決也不崇朝而

涸其塞也雖累月不成萬一石[illegible]之計得行不俟正
德中流賊但截偷道如㝵良勝之憂者
二祖在位時或遵行不罷或罷而不肯盡廢豈以臣
客貽萬歲後哉百數十年來　先帝一旦決策循從
明聖之見同符　祖宗非臣下所能及亦非後世所
輕議也第恐議之者不察所以循勦取故說逓相雷
同不違　神聖之微意規懷　明制古臣子之節大
非閑覽者將奚取焉
漕舡篇

軒轅創物但踐洪流漢氏關東大治漕舟後
所起若爭事繕修或即揚子或造諸州明興
工起初有定所廠置龍江事歸提舉其後并
建淮衛之淑閘與大役往即蜀楚乃命冬官
分遣其屬出泄淮衛仰司監督惟南有材併
衛于淮散遣吳楚歸成水涯工則分起摧則
中御東式視成于淮攸[illegible]
明興　二祖經營天下計事見效儼若神明曲儒浮
士不得妄逞胸臆是故非今百司欽然遵用簡賞上

不鈞節儉之警下不齊空乏之憂人知自愛畏觸法
禁故興造器物後世莫及其後用事者習見　國家
則費日廣大司農歲請調發地賦猶不足以佐急於
是俗吏貽損之說中不問執何下從槩減夫時詘從
損胡不可者經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々斯可矣漕
米數百萬舟萬千艘卒十數萬人誰能廢諸坐不可
廢瓶裁料々不具而責舟以如式得乎譬之衣不適
身奮矜肘見武夫軍匠幸其然利以藉口開朋侵之
門導虛虜之路卒之舟不能水破敗立見此無異㫁

米於河抑料以助新也當路不肯詰下吏不以言方且繁文圖飾上下相循爰竊自撫咎將誰歸故曰刻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孰為厲諧而曰官罪工匠使然亦已晚矣彼惡知料非府中故滅物乎所在役艄不及期而所司繕修不及用漕限轉迫無可如何借商之議由此起蓋不勝其弊矣當事者憤其不然或請給兩淮鹽引及沒入官銀減存羨餘多方告乞如奏中諸公所言請之至今使人太息差乎工作之衆不如昔監督覆按又數倍於前時舩額不足

不中用何也豈非料不時具而侵者不少哀耶夫不達世之變而謬稱古昔以㒵切今日是腐儒之論也不頻時更始而拘束故制坐令困敝是俗吏之見也然則策將安出遣使至川湖採木數萬大治漕舡萬餘艘餘木所積又足支數十年用此上策也燕湖之間木客雲集荊州抱川峽之源百材輻輳移廠分治如先年衛河改清江事此中策也度料市材補當場新革改折之多儆減存之便緩則散令常運急則聚能民舟此最下策也或曰茲何時耶與此大役驟衆聽也余曰今　國家襲累世之安承積弊之極中小怡然遊養故習百度日以抗敝四或因而漸侮如近者島夷是已況長江亘湖在我腹內最為與區終能保無魚鳥之驚乎其謂我一隅有事財力俱困不能伏舟楫與角勝負此其人未必無也若以此時大脩漕舡蔽江而下照耀數千里舟中之人本皆荷戈持戟號為勝兵即使二三習兵事者當沿途泊舟處所稍以兵法部勒其衆折萑苻之萌褫剽悍之氣固一助也即不幸而卒然有警舉舟勁楫任所指顧無事

則轉漕便利役全運之規亦在此舉愚故以為策之上也曰如其費何曰措置於他所而取償於衆料可以濟漕可以他濟禪是不為而曰不有所損將何以益吾不意全盛之時崇何直為此瑣瑣也官軍工匠嘖嘖藉口彼惡足怪乎

漕倉篇

倉庾之興始於三代迺積迺藏萬億斯在出
之衆人輸之漕士邸閣沉沉玉粒是庇掌以
司農分以省郎備蓄之富作我太倉通州在

南神京之輔分配相狀他郡莫伍既強其幹
亦茂其枝自通至淮為四分司廒宇相望綫
急有備政之善經章於此志
倉弊若蝟毛然胡可詰也所幸　天子之大臣司以
柄臺史貽其憲而大臣若威重素著既足以除㒩群
心臺端之風裁在前苑歷覈奸相與提衡而立為之
四顧以彌縫其闕親其事者又皆司徒之屬即署之
炎莫不爭名其採相尚故人自檢御奸無所容往昔之
弊孔後芟夷殆盡頃開濟至即入倉匕出通閘亦不

踰日官軍往來曾無滯留漕司秉法以按後至者彼
噤無詞嗟乎此非司倉者張紀修政之明效與然漕
出遠方驟至　京師彼於倉場之章條非習知也前
所暗記者狃以為是膠不可解而其父兄長老往匕
語子弟以上倉諸費孰與幾何孰與幾何為故事部
護武夫外相恐喝內以成其貪冒者不少使倉人蒙
疑惑之爍漕官擅侵趾之利旗甲拱手以為是固當
然其稍慧黠者略窺見所以則陰嚙以一二即皆杜
口故漕司採本立法令各紀所資以俟綜覈將以塞

弊孔也而道路遙遠耳目難周非司倉諸公廉為[illegible]
察吾恐雖得之於倉人不免失之於漕官漕司所為
紀費之法安在乎抑非獨此也夫倉漕兩司若左右
手一有牴牾則不相為用而奸蠹因穴其中不可批
抵非互持弁掣孰能濟此道哉然人之才本不相能
及其至雖通人不能無弊固不敢謂每事盡善期人
人之我信也况軍國大計非一人所敢任若其萬舉
萬當即斷匕群爭固無傷於褰諤之風少有嗟跌嘿
然不出諸口亦豈盛世事哉此古人開誠布公卒能

克濟大業故曰達聚而浮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至
哉忠賢之心高出尋常萬匕矣是故廣聽以勸忠則
群策胥附精鑒以專任則謀臣得安此則　君相之
事非外臣所敢與也不然發言盈庭將誰適從揚已
者鮮不排衆惡直醜正之夫又將雷同一聲爭目異
已者為好名為矜才嗟乎此秦晉所以歸美於休匕
有容大臣與

漕刑篇

惟漕作齊區域似殊俗有緩急人有智愚不

議遞法罪將奚正不定遞條事圖成令法網
既蹤奸盜不息惟此漕臣因事豫飭大若捺
死小者遞問爾爾刑司紫我發遣
漕刑所係來尚矣或曰罷人以直達而督人以峻法
也可平陋哉斯言何其不篤大義也固若此矣夫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農人三時之勤躬卒妻子營彼南
畝烈日暴其體蟲蝸嗜其膚視飛輓之勞相去幾何
然而水旱蝗蝻有忽然不可測之變即浮賢令上狀
司府未必皆是其說縱是其說猶懼監部使者卻所

上反令考實冠蓋之往來牒牘之中覆蠲免未及議
而邑中有司固已病矣又況歲計之入本有限數大
司農雖閔然傷之亦不敢踰繩墨以振其急此使若
所為展轉思惟懼奏之見格也值令非賢不惟置之
不問且歷租負課殿方為已累㨨楚之下責有於無
農人倪首破家以償井稅之外復有他役豈比夫漕
卒獨令出力於轉餉哉月粮廩於家行粮齎於路水
次則有加耗回途則有賞鈔　朝廷加恩此曹至矣
卒人一輸米三十餘石十人領一舟協衆相操固無

難者乃不畢力所事致令有損甚者恣意侵盜此其
人可勝誅耶設法以繩奸匕且不止柰何戮檻馴豺
虎誰將能乎今朔塞有備胡之夫冉徼有禦夷之衆
此其人民在行伍與漕卒等爾一聞鉦鼓之聲烽燧
之舉荷戈馳戟前首赴敵何獨不愛其七尺軀也彼
固以為　國家衣食戰士本備緩急一有顧後法即
坐死伏罪而死孰與役王事哉不幸而僵尸原野心
誠甘之且漕事之勞孰與鏖戰漕法之重孰與臨戎
若之何遽厭直達而惡督法峻也況其勤不踰農夫

曾未有邊卒碎首裂體萬分之一往來河渠猶枕席
上行嗟乎縱令刑章苛密寘人於萬全之境灼人以
易舉之事雖三王所不費也以此罷法抑何負之有
哉雖然上糜費以厚下匕奉法以尊上生民以來此
其常者悼茲漕卒本非孝子順孫焉得責其身家之
不顧哉顧闕所在月粮有積歲不支者矣行粮無幾
而折耗輕齎以羨餘而折秋毫欲其贍身家也得乎
又執法之吏智足以飾其詞文足以重其罪不深惟
三祖不為漕置條之意槩從深理此曹安所措手足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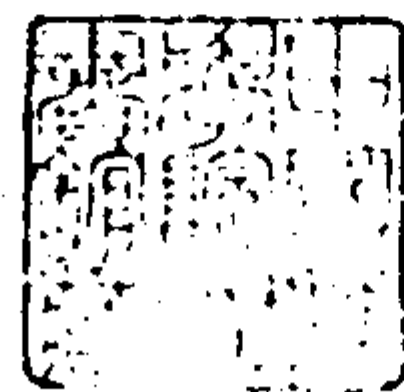
序

余坐法遷利利古葭萌縣當蜀北垂云自京往
者馬行五十餘日過越魏冏秦之郊始至其地
南去成都又十餘日始得遷此時會冬盡雨雪
載道不能發有三男子其長者御帝廢業中子
時捉衣要以往還日月皆不忍使去其季雖在
襁褓笑盼相屬余亦不能委之去欲歸無所猶
豫久之竊念 聖明在上群賢滿朝方握金鏡

求國是寧令遷人久負衆毀乎明年乙亥三月
三日乃與三男決是日出宣武門宿廣甯亭侯
祠次日逐西五月十三日至利踰明日趨府向
成都上謁諸當路六月杪旬以事遣詣京明日
乃東省來時途中所注記積楮充篋大抵耳目
暫涉不能精審即欲棄去則又以為向者無聊
維是與俱安忍頓廢乎長男粗學書行當視之
庶幾知遷之迹非跬步之間亦欲使懲前日決
去之憯永以為訓焉者曰非此遠涉不能著此

書謬矣其年八月朔陽海山人張鳴鳳還經邛
蠙書

西遷注

始安羽王張鳴鳳著　世孫趙掞重梓

西山内接大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紛
調鎪錯故其中物産甚饒古稱神皋奥區盖其一也
盧溝琉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滌
綠異常風日蕩漾水禽遞映倚闌流覽令人忻然有
欲賦京都之意
良鄉東岡曰遼石上有金所建塔一
涿州有塔二南北對峙南塔寺中有碑二記故所脩

塔檀越姓名皆太平十一年云凭闌西望悲吟良久
自定興往安肅溝水交浸蘆葦叢生疑古人所營愐
厲馬處土人云頃年官府有築墻之役地多游濼慨
壞猶程督不已雖然築墻所以遮盜騎也因溝而爲
之溝獨不可以遏奔逸乎雖不墻可也或謂彼官中
賞令有云臨陣獲賊審實者賞十金夫當陣所獲眞
盜脉然猶待至官審實乃賞十金即官賢立與審明
猶不免遷廻待報不惟賞格太輕亦乖古者賞不踰
時之義何以勸人勇於捕盜余頗以爲然

定興南十里有白溝河即宋故界處
麒麟塚在安肅云貢者至此適斃因瘞道旁
安肅向清苑中經漕河疑即隋煬帝自洛漕涿之地
河也不然必前代所鑿以引漕者
慶都城中有堯母陵廟漢碑無矣
定州城高隍濬水樹淪漪其内皆重門北逵塘水兩
倚恒山
新樂南關阻河夏秋水至具舟楫乃可濟
眞定城南北十里州邑内向山河外逵京南之巨鎮

滹北之雄都
眞定南臨滹沱河水瀰漫冬春從土橋過夏秋泛漲
彝蕩無際水稍落分爲兩河皆用舟渡
趙州城南五里大石仙橋相傳有唐張果老遺迹聞
之人言橋上歲收稅可直千金
栢鄉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
是光武所斬其南二十里有沙河
尹村河在栢鄉南内丘北東有唐山雖不甚高而突
出夷曠屏立可觀唐山縣在其下

内丘邢臺道中多高塚或曰虛糧塚余曰軍中倉弃
安能辨此必石趙時王公貴人塚也
邢臺北徙閒道至官庄三十里直抵柏鄉不經内丘
城
邢臺古襄國石勒所都北引幽燕南控河内倚太行
包洺漳泉水縱横有灌溉之利亦雄郡也
沙河縣北十里道旁有唐相宋文貞公冢金石考載
有顏魯公所書神道碑二
縣城南渟沙湝淅長十餘里日光下燭皓如積玉其

下淘尺許見水土人云夏秋泛時水緊不可渡
沙河南行三十五里至臨洺驛峻堞重闉衢巷喧闐
嶷仰古洺州治城北帶洺水其内有冉子祠驛後庭
東階有元廣平路推官楊公遺愛碑稱其在郡能雪
焦武安等十四人冤楊名亨字善卿内丘人大德年
間以良家子推擇爲御史臺令史屢擢至今官其文
乃將仕郎太史院主事龍岡蓮朴撰并書
出關五里林間茅屋僧徒七八人結顁施茶余避雨
洪中出門見連山映帶於前僧指其中秀者曰此紫

山上有塔寺其下産石狀相傳馬服君趙奢塟處一
名馬服山
邯鄲北關外有水流入滏河從縣水行至臨洺三四
口可達
磁州城南有大石橋其下即滏河土人云水出州彭
城鎮山中山海經云神囷山滏水出焉豈即此邪魏
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謂滏水熱也問之上
人皆云今無此異喻十數里即漳河越漳東望銅雀
三臺在焉

沛水齧去臺一尚有兩臺竊意魏都宮殿遺址皆在
焉旁省陸士龍登臺賦云朝登金虎夕步文昌乃朝
會正殿有閣道與三臺相接故其與兄平原書云文
昌殿北有閣道殿東邊壓陳留王内不可得見以此
揣之臺在宮殿中舊傳銅雀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
臺一百九間氷井臺一百四十五間士龍賦云深堂
百室層臺千房殆非虛也其云感舊物之咸存兮悲
昔人之云亡乃今芳榭高臺繁華俱歇水煙林露披
髮凄其況陸去彼時不遠哉西園亦當在是處其地

故關臨漳
安陽北關有大石橋橋下清瀾蕩漾垂楊夾堤芳原
界日晃可兆遊土人云本縣漕糧從橋下入升至小
灘交兌因憶唐郭子儀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鄴決
安陽水灌城即此袁紹之鄴必在臨漳故曹操引漳
水灌之
湯陰北七里有羑里城祠文王殿後有演易臺西有
小臺匝關有河曰湯水岳武穆飛廟在城內飛本縣
人城南十里有嶺嶺有碑題曰扁鵲塚土人云塚旁

西還注　五

療疾
湯陰南有宜溝共地屬大名之濬縣有子貢祠乃共
故里自湯陰至洪道中石岡横亘間起間伏皆太行
支麓即有非常亦堪設險
淇北二十五里有高村河溢流石間去關二里許復
有河城南二里水旁有碑題曰淅淝河盍紂所戮朝
涉此者淇水泉詩曰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又曰泉源
在左淇水在右觀此良信
汲縣北十里有比干塚西關臨衛河在抵臨清驛舊
名曰衛源水馬驛嘉靖間以官船累人罷去唯漕舟
客帆往來而已
將至新鄉沿衛河岸行西至獲嘉其水不見修武西
南二三里有水曰新河竹木之栰交浮於中太行山
至修武危巒方壁視他處峻秀特異其下即古山陽
有嵇阮之蹤
自修武至河內樹藝豊茂所涉郊道鮮有曠土光武
所謂河內殷富至今當然將至河內有沁河亦大川
也

西還注　六

孟縣北五里清川一帶林木深秀土人云溴梁水二
十五里有沇水禹貢云導沇東流為濟入於河是也
潘岳為河陽令即今孟縣詩曰洪流何浩蕩修芒鬱
岩嶤從城西南十里河陽遊遲所渡黄河前瞻北邙
後顧太行煙雲杳靄洪濤洶湧諷誦安仁之詩風景宛
然如其掌河朔經時也渡河為孟津東望首陽過夷
齊扣馬地有祠不一里即武王會諸侯從此上首
陽共山皆土與北邙相连上山十里見太室緱氏伊
闕諸山及伊洛兩水交映於前角高競秀誠佳觀也

下首陽山東行十里鳥價師其西有田横墓三十餘里有金鏞鎮疑卽古今墉城鎮西數里有塔一乃漢白馬寺塔塔下有宋景德年間所刻大陀羅經碑又西見寺門題曰釋源古白馬寺寺東里餘土岡崛起土人云漢都城遺址

孟津故城濵河嵗有水患嘉靖辛丑始遷今治光武原陵去今治不遠故城有賢令徐公去思碑公名斅字天覺廣西桂林人碑稱在治其政易簡不繁其守潔白不汚上下交愛之每託疾求去民泣請留

居三載會其子舉進士卽日棄官南歸縣人思之該像以祠刻碑其中

洛陽東關古夾馬營地宋太祖生處余止其間法祥寺內或云寺名本發祥以太祖所生後訛爲法祥云俗名琉璃寺以故有琉璃井僧房壁有貌太祖與僧坐語者云卽當時本寺主僧

洛中花磚不知何代所造中孔空腹兩面有鳥獸花草形大小不一質甚精堅居人取爲階用以代石土人相傳云郭公碑皆塚中故物洛中古塚無有不被發者

洛中有董宣碑一雖不刻書者姓名然實唐以後筆也蓋漢書唯隸無楷此則楷爾

瀍水經洛城東橋下其西十里爲澗水乃知周人所卜卽此也城西有周公祠伊洛兩水在城南又在洛南

澗水又西數里有孝水旁有晉太保王祥塚祠或以爲孝水卽祥臥氷處非也儻有信然則潘岳征西賦何不明述其事顧止曰澡孝水之濯纓嘉美名之在

兹酈道元水經注最好牽綴於此亦不敢列但引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世謂之孝水又云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後魏戴延之劉澄之所云並不及臥氷事或後世見水名孝故以孝聞故傳會云曾記一統志望江有祥臥氷池沂州有王祥河一名孝河又云祥塚在沂州北二十五里祥臨沂人此或爲是

自洛以西澗水非一有皂澗磁澗並注穀水通名曰澗透新函谷關關旁有臺二一曰望氣一曰鷄鳴

即漢樓船將軍楊僕所徙關也
新安東五里許背山臨澗有碑題曰秦上卿井羅冢在山上城西有錢宣靖若水故里不一里有碑云公塋其處二十餘里有隨韓柱國擒虎冢祠在山下
新安西三十里爲關門鎮澗東有山曰青龍其下有寺壁間有唐河東薛敦禮所爲僧一行塔銘并書神僧傳載一行姓張氏初名遂剡國公謹之孫武功令檀之子曾至天台國清寺得筭術遂洞曉曆象陰陽之學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參決宗旨及遁當陽山又

從律師悳悟學毘尼後召赴關迎入光泰殿尋出華嚴寺從玄宗幸新豐未幾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有五帝親製碑建塔銅人原原在臨潼乃敬禮銘中所述行業略不及是知唐僧有兩一行皆姓張氏此則歿於元和年間即塟山上者其云曲江李公子何其謬哉且曲江後嗣不廣安有此于以是知僧徒借名宗眩俗聽從來久矣
新安城南相傳有項羽坑秦降卒處云其土色至今紅黯竊疑新安故城在黽池界內西征賦云亭有千秋之號今黽池東二十里有千秋舖當是故亭地矣後乃云聘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霅項氏之肆秦坑降卒之無辜所云今南城若非矣
黽池東有漢董公故里乃遮說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者西門外有寺即秦趙相會處旁有藺相如營
峽石驛東岡嶺嵬嵒即崤黽險處驛西爲唐姚丞相崇故里有祠又西二十里有塚塚上石人馬碑碣皆存旁有旌賢寺
四十里有衡店嶺舖峯巒前列雲霞絢爛土人云山

內有數寺皆去舖二十餘里山頂有禹廟稍西有白王祠未知何白王豈白起邪
道中見輓車者多載竹器將貨他所詢之則云黽池旁有永寧縣地偏產竹雖淇澳不如也自河以南至關中所用竹器皆取給焉
陝州城東有宋處士魏野草堂所有經題詠皆列碑道上
陝古虢國西北阻河西有七里澗東有峽石從間道東南州通宜陽盧氏重山複嶺固巖險之地昔光武

勃馮異云赤眉不爲走宜陽則東走新安以無他道可録故也

陝有商税凡牛車及人輓小車載貨者俱入税州城中鼓樓下有金人或謂秦物然高裁五六尺非秦明矣河有鐵牛三門在其下流今惟竹木之栰順流以東舟楫則否

自陝至潼關皆遵河行東岸即山西州縣中條横其間雄秀綿絡美哉山河之固武侯非誇也還寶古以殽函谷關在焉起新安至潼關多土山夾道車馬

如在函中行其稠桑鎮有澗水城外水泱泱即弘農澗道中有一廟廟前有石題曰曲沃杜西征賦云升曲沃而惆悵每疑地在河東潘賦何以及之及見石一乃知此即是

闅鄉城東一里有道險狹土人名曰折腰溝城西有澗水二十里有盤豆水唐岑參於此有寄閨中詩又十里井泉舖東有水其四十里乃闅鄉故城西阻水其水下百步即流入黄河先同河悉從今治

潼關自昔稱險不虛也從第一關下仰視關城屹然斷壁横亘烏外歷重門將至城河威其東山限其西亙逕處殺他處所無不知古昔擾攘之際何不足恃何其旋攻哉無乃從他道不繇此與或渡河津襲朝邑韓城諸處或如漢高祖之入武關至藍田與大氏政兵其道變故外與衆心內潰雖險如潼函誰與爲守固不從奇道也

入關數里有漢太尉楊震塚祠塚凡七無古碑土人云嘉靖乙卯地震其塚皆陷獨西一塚無恙

西嶽廟中無漢碑以地震皆毀故也惟唐人隸書碑

二道其旁有題者曰蓮花巍峞竹箭喧豗浩浩今古憧憧往來亦唐人隸書也顏魯公真書謁朝題名一山廟門入陟華坊凡涉水三至雲臺觀去西南一里有觀曰玉泉中設陳希夷像塚在後負盤石石之旁隆然高起乃希夷故所構山蓀亭處下稍南有石窟內臥像一觀主云塚今虛矣頃年希夷峽道士訟於官發塚挈骨去仍還峽中往觀者輒徽所施云

出玉泉過小澗踐石磴縈迴數轉乃入山路口其時朝日始出三峯含光仙掌擢立青赤駁犖明滅雲煙

中有隱隱若石柱標者道士云此乃松也自山以上行歷峯巒青柯兩坪幾十餘里涉水非一水中彈石磊磊涉隨圜轉其峻坂側徑無論已直視黃河涇渭潼關東歷處如在山下道士言從此至回心石望上方徑壁上超緑鉤鎖行坐公超谷與張坦然對語移時坦然成都人神觀清拔非山中諸道士可比

華嶽之勝不惟峯巒竦削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橫迅瀑飛溝懸瀑驚濤潈潭懸淵觸風煙竄日月迸流霞嶂虎擘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

西遷注　十三

嶽殿前王後爲大池冬夏不乾得王履三記讀之壯其爲人恨不一覩所爲圖履姑蘇太倉人字安道李獻吉從都玄敬所見記稱好奇是夫獨好奇已乎因淵悖之士哉

華陰城西有河上有石橋又西有數水其上街市延長貿易雲集亦鎮市之最大者

華州東有少華山太華之亞也其側有汾陽王故里村中亦多郭姓土人云皆王後人第微别衔爾又云山半有王墓非也蓋王已陪葬陵所或有諸子的塋

此者城東道旁有王祠其西有寇萊公準祠亦州人又西有王嗣忠碑唐隷書華州渭南以赤水河爲界渭南至臨潼北涉水三零口稍大零口在臨潼東四十里華渭之間多水多田圃沃壤也

臨潼東有新豐舖即古新豐地戲水流其旁鴻門在焉內有大塚土人云子嬰塚將至臨潼其旁有始皇陵

臨潼治對驪山出南門一里至湯池其上有紅樓祀王女豈唾始皇者邪壁有畫像山氣秀媚松翠蒙蘢

西遷注　十四

水色青碧潛流石砌分爲數道必唐人所爲也土人云松林處即繡嶺唐羅城遺址尚存華清宮在官湯東其旁爲道士所居

灞橋在長安東其水自南來北注於渭

長安東門曰長樂即漢故長樂宮地其外罔極寺乃唐太平公主爲天后造玄宗時改爲興唐中有石臥佛一城南曲江皆已枯涸有大小雁塔九龍池地即唐東內沉香亭亦在其處

孔廟東壁虞永興碑雖斷裂有亭覆西即皇甫碑歐

卒吏書露立無恙但右角稍夷泯似宜亭兵上盜隋碑至今絶少永興所書經宋飜刻豈以其碑曰廟堂故殺之邪廟後有碑院石刻林立中爲玄宗隷書孝經其後聖教序四壁皆石經乃唐所爲或疑歐率更書非是其外歐陽通及僧建初所書碑文各一皆佳又有隆闡法師碑無姓名亦佳餘惟顏魯公張旭懷素而已有心經草書僞題右軍心經乃唐玄奘所譯右軍安得先有此草或曰聖教序後亦有心經非邪蓋彼乃集右軍行書爲之此草字畫牽連不斷非集

也明矣右丞輞川圖多剝落幾就磨滅其畫竹尚存更有阜昌年間刻禹迹圖李龍眠陽關圖後有歸去圖已亡其半想亦龍眠筆徽宗竹雀一格河南聖教序在他所昞佳

出長安安定門至三橋堡北原上大阜突起纍纍相望土人云漢唐陵也

澧水橋在咸陽東橋西不數里卽渭河

漢武茂陵在興平東十餘里雖經擾鉶猶巍然視諸陵中特高大

西三十里馬嵬鎭有碑題曰唐楊貴妃塚

武功東有漆水水東土山雙峙如夾其西卽縣縣西北倚高山其城半在山上東下屬漆水唐太宗生是縣舊有慶善宮太宗嘗幸其地賦詩群臣和者甚衆縣西十里有碑一爲蘇許公頲神道碑唐人隷書迺不入武功志何也頗固是縣嘗備書者

扶風東有土山山下有河乃湋漆今流其南有高阜建祠其上祀馬伏波伏波扶風人

出扶風西門見岐山又西龍尾鎭東有澗水鎭西三

里木橋甚高土人名爲魯班橋擬其巧也橋東居民皆琢硯其石採之岐山尠秀澗者汧水經鳳翔寶鷄入渭從岐有間道直趨寶鷄不必往鳳翔

岐山西二十里有水名曰橫河泛時頗大

鳳翔東關有水曰塔子河關有寶昌寺金大定間所建有假山一今改爲書院其西南過汧河入山口五十里有官亭可止宿亭旁有流泉自山下其上有古塚一土人云三相公墳

寶鷄東有鷄峯山去官路甚遠有榜標其前曰遠門

云秀嶂層列輸霞限日其上有寺乃諸釋子習禪観
之所方士煉藥多棲其旁亦靈境也共山接太白終
南蜿蜒至蜀又折而西爲隴山祝鷄臺對鷄峯山在
陳倉山下土人云山上有大路乃韓信東伐潛行處
從寶鷄渡渭西南行連峯層岫駢羅兩旁入谷越谿
高低琵縮古金牙大散諸關皆在此處
去益門鎮有石河發源煎茶嶺即秦嶺也土人云清
水河其水入渭西南水者曰東河驛因以名自此至
褒城皆棧道也嶺北上十里南下三里上有二里開

西遷注　十七

和尚原觀音庵及石塔大王祠祠神最靈山中人嚴
事之稍西有鮑姑山中一峯秀潤特異云有井泉出
其上
自洛至寶鷄人多穴居其板屋則自武功地歷棧中
詩云陶復陶穴又云在其板屋驗今良然嶺下水入
東河橋過草涼樓合諸山水入黃花川逸鳳縣城下
流至兩當鳳嶺水亦歸是處過畧陽出陽平關曰嘉
陵江自兩當至利皆通舟楫
棧中山圍周匝水界其間其氣多寒雨夜絮居皆衣

蓄云虎不敢突過山人生事最薄鳥棲雲峯種山以
食所食多燕麥兩麥
山中多虎熊駝羊山驢野猪獸熊力能拔大木其上
下高樹捷僞似飛至冬入蟄大樹空腹中唯舐其掌
野猪摩松膠困臥沙中鬣轉不休乃往與虎鬭虎無
如何輙棄去山田熟時最患熊猪及猴往食其實人
尾猴急猴從高樹下石擊人猴所居無狨狨能食之
彼中愉人見所畏曰猴見狨其形似犬獨尾長數尺
峻壁喬林多所棲託因憶相如賦云蛭蜩獿蝚獑胡

西遷注　十八

豰蛫師古解蝚爲狨且云皮可爲鞍褥又引郭璞解
豰曰豰似鼠而大要其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似皆
未見此中人所談狨者
出鳳縣城上嶺土人曰姜子嶺有石峽雨中不可行
恐水驟發爲所漂沒下嶺即三岔驛嶺之高處北煎
茶南紫栢倚菜可望
鳳西百五十里有連雲寺僧指當門叉嶺路曰此古
陳倉口從此出沔縣
百丈坡甚近今土人往來貿易循遵此道因言先年

脩寺時見前門梁上刻有古陳倉字其更名迹雲者
成化年門余憲副余四明人
陳倉地名有两處土人互執莫能決疑寶鷄為是以
豫丘關在鳳東北乃章邯遣將戍守處韓信引兵出
陳倉吏在寶鷄東北所謂出其不意是也若繇此道
則必經豫丘關矣
松林驛二十里曰柴關關下有酆都廟從廟側東上
紫柏山山上有前後两紫柏云相去數十里煙繙雲
木繇邐相接沿麓行怪石清潭觸激瀑濤觸如振雪

至前紫柏騎涉相半寺門題曰雲峯栽及寺門其地
平曠如掌不復見來時所經峻坂殿後有流泉引入
厨中餘流奔飛注澗边酆都廟前行寺主如輝和尚
字太虛年六十五不下此山者十數年矣今更遁迹
後山惟趙相國貞吉王侍御圻曾一過訪之
安山往武關有畫眉關最高可亞七盤從此至褒城
石道險峻非安山以北可比新開嶺亦其次也武關
西南渡黑龍江至馬道樊水入其内梁樊以渡土人
云昔樊噲梁此故名上有韓淮陰蕭酇侯祠碑題云

漢蕭何追韓信至此
武關有二其在藍田者乃漢高帝入滅秦所繇此則
非也
馬道至青橋皆沿黑龍江行岸旁一石有足跡土人
云仙人跡其一在隔岸不半里有石三段云斬蟒石
又有支鍋石雖其事妄誕不足道然登頓疲甚覽之
適資一笑
馬道有吳王祠問之土人皆莫知為誰疑即吳玠兄
弟褒城有吳璘脩堰碑两公軍功著於蜀漢後有惠

政雖所在州郡祠之亦不為過乃今土人野祀莫知
誰何陋矣
青橋開山两驛交界處有沙河從東注黑龍江土人
伐木浮江以下經褒城至漢中入漢水始縛栰下襄
陽諸處漢人皆堰褒灌田其堰多蕭曹所經營者
七盤嶺斗析最險為諸嶺之別黑龍江流經其下漢
太守劉君司隸校尉楊君前後脩治閣道鑿崖架柱
跨水以行用免斯險劉君碑採訪未得楊君頌在嶺
下石門内其文曰惟坤靈定位川澤盤躬澤有所注

川有所通斜谷之川其澤南隆八域所達益域為充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
以漢抵焉後以子午　蓋路澁更隨圍谷復通堂先
凡此四道礙焉屯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塗
鑿通石門中遭元　西夷震殘橋梁斷絕子午後循
上則縣峻窟曲深顛下則入冥碩寫輸淵平阿
常蔭鮮木石相距利磨确　臨危　履尾心寒
空輿輕騎滯导弗前惡蟲敝獸虵蛭毒　未秋截霜
稼苗春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　惡尊者弗安

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
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
爭百僚從帝用是聽廢　由　得其度經　飭爾要
敞而晏平清涼調和蒸民乂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
旬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
本原嘉君明智美其仁賢勒石頌德明以厥功其辭
曰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
杓綏億衙彊春宣　秋貶　霜無偏蕩蕩貞
雅以方寧靜丞庶政與乾　帅主　佐君循禮有常咸

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　厥章恢弘大業謙
而益明探往　今謀合朝情醳艱自安有勳有榮禹
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斗極下遵坤皇自南自北四
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
秋記異余亦紀功垂　億載世世嘆誦又曰明哉仁
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揫勤勤竭誠榮名休
麗劉名字無可考見
石門卽漢鄭子貞所居谷口旁有釣臺子貞名樸褒
城人

從褒斜道中行見水流山間淵瀨相錯似可浮舟然
其中批巖跳石雹掣雷吼者何限因憶漢人有上書
請通褒斜道渭者初謂其然乃今笑之其言曰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渭今寶雞清水河卽斜水
鑿以通渭猶之可也其謂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
車轉從斜下渭夫自褒至斜嶺凡幾徒步扶策征者
猶憚載轂滿車伊誰能輓意者唯神輸乎顧寶雞可
浮咸陽鳳縣可浮兩當視水淺深稍加浚治使帆槳
通利亦廣惠之計也

褒城南十里有赤谷嶺旁有牛頭山山有寺云唐融禪師道場按融禪師初隱茅山後乃入牛頭幽棲寺北岩即今南京之牛首祖堂是也四祖望其山有異氣乃往訪之若此牛頭則江山寥濶千里望氣恐或未及舉步安能驟至世之襲名稱而淆真贋者益多此類劉中山夢得所為碑良可證也

褒漢江行將至黄沙驛有水自牛頭諸山出上有橋其舊舖亦有水可涉過皆南注漢

沔縣三里有諸葛武侯祠內有唐貞元間碑一通祠後數里渡漢至定軍山其塚在焉出沔城西有白馬河三十里有沮河皆南注漢此沮水與漆沮不同能浮夯船泝上流可三十餘里

沮水有三禹貢云漆沮既從乃流經武功者左傳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其水在今郿陽界內桑欽經云出漢中房陵縣是也沔之沮在其西三十里合漢東流

青陽縣東有蜂子嶺多虎曰西人少行又西火石嶺雖不甚高而陂雖上下

金牛驛東十里有大安鎮鎮東有大安河南汁漢驛西有嶓冢山漢水出其下土人云漢水腦兒是也前有禹王廟水南群山對峙漢流中闊裁尺餘出山則上承寧羌諸水又闊三尺許皆可涉過東合大安諸水始能行舟漢有二此其東源流入郎襄即禹貢所謂導漾東流為漢是也其西源在今秦州西南六十里亦名嶓冢山即華陽國志所謂西源出隴西會白水經葭萌是也疑古蜀中府漢興今漢州故因之以名

從驛西行七十里入五丁峽又西滴水峽相傳秦取蜀金牛道即此澗水分流經涉三十餘度其中幽崖飛瀑蔓薜懸藤虧蔽陽景若往往而是

峰巒南山對州治高廣綵勝白雲倏忽自山腰出沒山巖盤據且數百里其陽平田廣野有泉堰之利西至黄壩凡涉河三

自黄壩向神宣中經七盤關乃秦蜀界縣志云五盤為是唐杜工部岑嘉州皆有詩視襃城七盤不及也蜀界即利北境

艸豈西十餘里有龍洞水泒其中洞長至五里出入云曾有人於洞崖上得陳米與他雜食器必往昔避兵者所遺燕多巢其中居人常掃燕糞以之漑田則肥曾記唐沈雲卿入蜀有龍詩疑卽此洞他處不能當也又西有朝天嶺險峻知名其下臨江從水行至沙河驛不必繇嶺

沙河西三十五里卽利城今廣元縣治在其内利在漢葭萌隋唐曰益昌又爲利州宋仍曰利州去城數里石壁臨江壁鑿石龕凡數百處鐫石成佛塗以金

碧列端其中盖古千佛厓云唐蘇頲有記寶峯山横亘城中上有池曰寶峯井寺在其旁下蜀漢將軍趙雲塚爲寺僧櫌鋤將盡城外嘉陵江遶其下古籌筆驛在境東北沙河二十里

利界秦蜀爲其咽喉唐以益州爲大藩歷益節度卽得拜相故文士才人往來者多所繇必經利賦韻甚衆岑杜其最著也

自利山行至寶寧踰嶺非一其險峻與褒七盤相埒者曰二郎曰梅曰栢林東嶺其西者亦伯仲也烽煙樓諸嶺不足言矣自府往成都曰候牙曰炮公曰花牌樓諸嶺高大多與烽煙樓等登漢州連山西望岷峨蒼翠彌空亦騁望之奇云

自利水行過昭化合白水江水益大歷龍潭虎跳至蒼溪濵江市頗繁盛貿絲者猶衆

保寧郡治東有漢車騎將軍張桓侯塚祠出城渡江過錦屏山道旁有碑題曰漢開國功臣蕘皀侯范目故里因憶功臣表内不及目姓名惟華陽志載目閬人雅有恩信方畧知帝必定天下募發賨民從定三

秦封目爲侯帝將討關東賨民思歸丞聽還因徙封慈鄉侯與今所封蕘皀不同

從隆山行有河曰西河上有唐李淳風塚土人云頃隆山驛有户伐塚上栢卽日暴死後移其栢還故處昨過新安其土人云淳風塋彼處泉宝悠悠何封乃是

金安舖一里許有塩井一在山下土人云雲臺山旁有火井煑塩者往資之晋王右軍與周益州書曾及此乃知胥壤之間所在函吐佐利孱萌者廣矣

鹽亭城南有梓潼江合鹽亭江同下射洪從舟渡慮太師嚴震乃其縣人震冢在縣後負戴山下將至秋林驛十里山下有碑云其泉甚毒若飲者輒死

潼川江有中江梓潼之水合流其中出城有牛頭山其上有寺云即唐杜工部所詠者其下即洞門寺寺後倚牛頭其壁有唐嚴倚書閭丘生所爲聖瑞像寺神異迹碑閭丘生不知何人云善爲序記其碑先建於武后大定年間歲久既壞倚復書此壁刻留至今

倚大曆年間殿中侍御史其書端勁有法

中江城南有江水稍退從橋過漢州近城有浮橋途中且濟且涉凡歷數道新都十里有王稚子冢稚子名渙東漢人前石闕二漢人隸書尚餘數字又西有蜀漢征西將軍馬超冢成都北門有駟馬橋取相如所題者云昇仙橋亦然城南曰萬里橋蓋孔明送費禕語也南去二三里有昭烈廟其右爲惠陵陵廟皆無古碑惟唐柳公權所書碑一通出廟向西行有青羊宮唐樂朋龜所爲碑今不復存曾憶往年閱道藏不字函五卷乃其碑銘中皆訣辭唐之云亡固其宜也道家收入藏中抑又何謂又西過石橋歷緣江還清川如帶中有高渚渚有愷林亭在渚中其旁曰百花潭總之浣花溪也岸上唐杜工部子美故居所謂草堂者在焉今爲草堂寺祠公其中左爲武侯祠

杜集内載百花潭云有異僧過身有疥瘡與婦人濯之隨濯灘中百花隨現故名

家公自蜀至京邸明日小子掇得伏覽西遷注因憶今春相送宣武門外道旁泣數行下竊自恨稚弱不能徒步追隨馬蹄間茲幸東還復覩

是注或者必曰家公此行畧盡區中之游覽而安知大不然也何邪山川之幽秀古今之書記六合之外墳典之前家公網羅胸中固非一日茲蓋目涉而取驗爾非資是以知新也掇少也蒙未見古人西征征途述征諸記儻質以是注將恐前賢當北面哉蓋家公西遷涉畏途不華一步以隨據鞍引毫直寫記憶豈與夫披帙按籍旨同日道哉掇即繕寫一通謹遵前旨求以爲訓嗟乎惜逸好學修如公家顛乃退豪奇禍不

可勝道豈天者亦欲險阻之備嘗情僞之盡知
故有意乎然非小子掇所能知敬書注後請俟
異日博雅君子論焉 乙亥中秋日

西還注 終

桂勝集

序

右司馬燕中丞兩廣督府靈壁劉公去歲冬仕
東下裝嚴過故吏張子語之曰自不穀有事於
四方見所在一泉一石粗足寓目其人莫不有
志記用表厥勝乃雲峯煙溆参錯如繡如子桂
者顧又獨無有勝如此不如無有子山中人盍
圖諸語訖驚起謝不能具白今南都大司馬連
江吳公按淅侍御華容蔡公先後見屬一如今
指皆固謝已之公笑謂曰子云不能惡乎在對
曰地勝固爾抑人也殊勝桂雖乏人攡朱輪乘
獨輅迭往迭來豈乏四方之英儁乎撫有山川
以其餘閒或陟在巘或降在原亦或汎川溯泗
洲嶼或撫景以興詠或紀遊以見名山川籍之
故永有聞此豈非殊勝耶不此志記焉得勝公
曰然又曰不穀家居嘗夢入山覩山四壁徧有
題刻予今言與夢合顧曰不能得無慮抄摭不
給故耶不穀是任慎勿讓明日公果遣麾下四

出苑致比臨發掞意藩使鄭管公爲過中命更選抄者俾益具録既又以一人須衆山不勝其檄縣行視亟議以濟居無何叅藩雲間徐公以代行藩事至陸續抄搨十得六七書亦草具四五叅藩公聞之以署著書時枉勞苦又屬縣以增廣未備縣令南海何君奉檄唯謹選諸生稍古者挾搨工與俱廪從優厚於是崢嶸之抄題絶之濵人爭猿攀鳥集齋楮墨以往數百年之古文遺事出布人間張子既卒騋得未覯又屬

公近檄府給以筆札叅藩公間日趣取草覩爲校定府丞呂君與諸大夫亦間過視雖則不敏敢不厲志況前被公激發以有勝如此不如無有之語哉書凡十六卷因名桂勝所爲卷第以先奉公授獨秀諸搨木家灘山下日就手寫所得次之餘悉按抄搨至者之先後以爲卷第外桂故八卷用輔以行其意亦桂故序中

羽王先生集畧

桂勝

始安羽王父張鳴鳳

獨秀山

踞城稍東凝秀獨出頗與衆山遠故曰獨秀國初考卜其陽爲靖江宮殿未即四達周垣重遶蒼翠所及皆禁籞間地以故彤亭書觀上出雲表下漸清池最爲諸山麗觀焉外人鮮得至者山故刻有孔子像按圖乃元人所爲及見鄭叔齊記則即山建學自唐已

然莫休符謂其時有從事所居似唐以前府治亦在是有巖曰讀書以劉宋時始安太守顏延之著名巖前故有五詠堂鐫顏五君詠

灘山人曰環桂諸山以千百計惟獨秀中城崛起有王公貴人之象焉自前世剖符持節開府是處今靖江以同姓諸王建國南中爲明藩屏館宇金碧跨山彌谷蓋足當其盛矣抑尚有可請者曰顏光祿一出守遂以二始大著郡名至梁之裴邃爲始安自稱三始喜見言論又桂山諸詩造端光祿實在是山請得

以諸繕脩餘林即巖構祠比宋五詠堂慮先政之風不墜本山之韻益光亦一盛舉也不然盍試觀孫記乎鄭舉其詩尚爾不免曾謂大國而可不議及此乎當必有請之者

灕山

陽江西來東入灕水魁然起據南阜之端是爲灕山横障江口引犇瀾東注有北招伏波南與闘鷄雉山昇力扞江之狀洞曰水月門出水上其高侔闌旻秋之交移舟入中遊魚千百瀺灂几席間洞朗澄澈光

相映燭濱水諸巖洞不能及也南溪諸山列戟山陽陽江餘波出雉山者亦廻合於前故宋提刑方公信孺即南壁下建精舍以居曰雲崖軒軒廢已久前郡令君以仁於提刑所鐫詩前建屋署榜曰古雲崖軒因祠范方兩公於中前學憲鄱陽劉公應麟增起廊舍學憲南昌熊公惟學易墻以磚今兩廣督府靈壁劉公繼文復命脩飾自是可漸復軒舊觀矣軒左有洞東出曰東脾東有高巖曰南酉

灕山人曰山故有遊者鐘春伯范旂叟姓氏經畧新作邠齋詩亦在其間詩鑑張維諸人作皆疑水蕩不復可録又有杜循自記所徵陸淞書與詩南宋文名陸生最重然亦剷磨過半矣曾宏正詞非適俗故獨存題名乃朱晞顔師表一方碩詞憶歌者何或閒范方祠所起曰余碑中畧具之頃讀文穆公論桂山也曰吾家東南奉使幽蒯南宅交廣西至岷峨之下所經太行常山衡嶽廬阜靡不登覽乃博大則有之峯巒奇秀拔出桂下雖九華黄山仙都鴈宕及夔之巫峽亡以過也桂山宜爲天下第一云提刑之注意諸

山也其傳備矣蕭大獻志又訾其歸營所居於鄉之巖以爲癖非戀戀諸勝故邪又不特銘水月軒雲崖已也何可無祠以奉厥志況兩公往皆見德於士民乎或又問諸山志古此獨變文何夫祠有張雖米之義焉非若倚山而亭臨川而閣徒資賞於泉石寄情於雲煙以自適其適也其義正故其旨顯變例而志諸公之舉祠何鄞之有

雉山

山東北麓下款江水其上側起有昂首欲飛之勢名

或因之昔人遂以白雉開僧顥詣經事附之山山在
灕山南溪諸山間往城南虹橋未築時灕波撼其東
陽江遊其北棵帶兩水渾縮其觳所櫂登阜巖門在
馬巖自南入稍深詰曲可七八丈倚山南望見灕掀
陽江與渾九爾溪諸水浩溗長遞瀾縈灕迤縹緑天
際盼盼然欲起卽攬雲於蒼梧觀濤於南海也有宋
諸公當日宴集禊亭青蘿閣今皆不知所在近得僧
粗營庵居鐘磬餘音適與水石蕭寥之響相荅亦堪
清聽乃山北危崖佛閣平野酒亭非不據勝互列巖

表然巖壁無一舊刻豈昔人遊覽所未及哉毋亦以
閣則迫山院𠥂亭則對岸喧囂自昔已然矣
灕山人曰雉之盛在宋世士大夫輕舟便與望巖至
止夫豈有棲霞之奇與龍隱之廣坦哉良以近時南
不煩遠策下當江溢且可臨泛況介居諸山之中東
西馳騖揹顧最便又是時合浦朱崖舉隸部内漕司
憲使歲中按行往返多南道出扣入勞假茲成禮不
然豈慕白雉而來邪經不東傳雉不南化山不知作
何名可發一粲十餘年前斯巖莫傳焉非以亭館既
毀巖棲無庇主者棄遺迹遊侶因而斷憾哉無足慨
者惜士大夫所題名昔本賢篆今餘文十就壁校說
一位其人如蘇轉運之高義乎紙佪其下必不忍去
竊慨夫把翰舊區行觴餘址夜刻所萃丘墓是叢乃
何地不可歸骨獨與是山爭尺寸之土豈無謂也餙
以屬禁使人不侵其惟賢府公明令君乎

南溪山

從關鷄山北水口入是爲南溪山以溪名諸峯迴合
四壁峭懸煙翠黝蒼藹衣如染唐李公渤愛其映帶

溪流時於玄巖白龍多所穿築白龍之前溪水澄碧
中有泉出是爲新泉亦公之所鑿自爲精思製序紀
詩及去桂之際留題致意後或改玄巖曰觀音轉玄
巖而上有巖曰泗洲皆僧人巖居者取所奉彼教内
兩大士號之至朮東南諸巖始以郡人劉仲遠足跡
名曰仙跡劉仙之旁閣出巖際名曰通明其前道觀
長松落落據床下小毖頗有蕭疎之狀然似不若白
龍玄巖俯映寒漪流觀芳蓀花猶池植鳥似家禽隔
水菲卯居砧杵間發不知身在莽蕩之野也已

澥山人曰白龍玄巖其序與詩體氣高妙頃於郡志得待一銘云李公所爲銘曰桂之有山潜靈億年狀如騰雲戟列劍攢巖之有洞窈窕鬱盤虎掛龍懸形狀萬端旁馳杳冥仰踏嶺屼玉落磬墜幽聲壹寒巴陵地小別有洞天文籍之圃吾何有焉酒一卮兮琴一山玄巖之下可以窮年毋論此銘是否出公手匡廬二室皆有公隱迹不彼之思而此是美雖謂爲嵩廬之匹可也山勝以人人勝以名風操文雅高世如公昇謂不朽南溪隱山何其幸哉長有公也劉先生

果能乘龍跨鳳遊戲雲間與方下視世爲埃溷何有於一山金堂玉室乃其高蹈紫書亦文寔彼玄秘則巖刻金液還丹金玄之歌與夫張平叔之贈皆剩語已又何有於他趙賢良贈余先生歐陽晦夫記唐少卿事舉不敢錄非曰毀之直以未遊其藩故爾李公師中有種竹記特爲戰兵設呂公渭傳劉先生養氣蕩方之二者治戎惠民儻最要乎則余志山者非山所隷亦毋庸志之矣

頃得元志乃知此銘澥仲兄涉所製郡新志謬以爲澥而余負之砍抑以見日若攬筆時設疑非妄新志之疵盡信此其一也

伏波山

山東劃江巖亦東嚮仞非風雨晦冥初景微射光燭巖室漸見潭樹孤峯群木如出潭裏亦巖居川觀之麗矚也且無他道可入非舟莫達故遊舸集其下唐伏波廟在郭東北二里去山較遠宋元豊間遊者題作狀波取攏遏瀾廻故云任呂賦討於巖曰玩珠不似後人相循還珠已也或云還珠亦宋人爲桂帥清

德之頌盖比孟嘗珠去復還焉以其[illegible]合浦隷桂部其意則美惜無所據山後則桂城東北雉堞交加故西一面界在城中東北有蒙亭遺址亭詩與記并鐫山壁又癸水光月兩亭今廢題名内有龍石在木龍渡去山里許水中有石龍狀可群飲其上巖門又有試劍石亦鑿空伏波爲之者

澥山人曰伏波功烈著在嶠南及壺頭沒而意故之謗與去征南歲月頗遠頗獨令東巖蒙斯號謬矣北者或爲領桂帥之言與尹氏志符謂張維以張孝祥

叟之孝祥故有朝陽亭蒙陰閣兩記羨維而紺假此
并張公洞答孝祥亡足疑者第所在壁峭潭深抄揭
悍險無從得其本覩之爲快也當伏波軍行時亦未
出此道不然武谿之吟何所發之卽邳離入越亦從
桂陽下匯水武水出臨武匯水云在四會漢書作湟
水出來道爲便新息故遵用焉乃饒道及他兵間或
經此前葉令議祀兩伏波不知邳離曾未涉境有其
舉之新息是已柰何邳離云乎范之勸駕無關於山
以序有朝宗渠先之以祖道終之以信孺渠槃不細

朱之異木得之山下故附見之光月癸水兩亭詩僅
存曾之一餘諸無詞不敢槩入盖有以哉

七星山

渡江而東則有七星峯駢岫列高視近野群山莫與
並然亦以有諸巖洞冷水出其東棲霞出其西又有
玄風彈九爲棲霞左右掖南則龍隱雖小隔越諸峯
廻映連綴狀斗故曰七星彈九溪水流經山前冷水
亦自有泉橫灌其中以曾相國布梁水上故巖一名
曰曾公棲霞相傳名起自唐宋改爲仙李巖玄風則
險颾從洞中出坐者忘暑彈九本以溪石圓特名之
而其他煙霏霧室半出空中道絕不可攀窺者有七
入處若在地上列炬可入火光所及瓌怪觸目不可
勝數雖積乳所鍾巧踰雕畫孰爲此者造物人謀鬼
謀烏可效乎惜不遇班張左潘觀靈秘發盛藻賦之
以傳而徒得嵬瑣如宋以來載筆者能無慨哉非此
又無所録龍隱特起故別之

灕山人曰桂諸近山七星爲魁棲霞窅邃與人世隔
故唐人比之仙庭如所云日月兩華君世寧有之哉

猶燕秦方士譚海中三神山若卒莫至其下雖涉夸
誕然是山之勝不可誣也故尹穡仙蹟記輒剟去之
其銘特以消警存李文光楊眉孫眞聖殿全眞觀記
於攢峯列壑不少光贊反爲羽流張其土木何以觀
焉圖經故傳是山慶林觀以有瑞石告唐長世之符
至遣李衛國靖就視之事有無不足辨而衛國爲天
使安撫嶺外唐書紀之明甚頃循彈九溪行見溪旁
石壁刻有唐桂州都總管使李衛國公廟天福二年
加封靈顯王字心儀其廟當在是地祠未經柱之伏

波與祠衛國不更有顯據哉厥壁嵯峨上出白雲下
鏡清溪流眺良久目眴意憶往期交人故中尉經
葢挈臥具壁下藉觀竟日霞洞亟其奇彈壁挺其秀
足令千山望峯自失其惟七星乎

龍隱山

七星迴映並薄青旻惟龍隱分道宅南自表宜以巖
名建山之號云或曰龍影以龍去影存遊者刺舟轉
碕入竇見其上石裂長數丈作鱗甲形登岸緣麓則
有大巖如排高門坐堂皇可以廣宴或題曰龍騰詡

龍已絕地上飛天漢右亦有巖曰月牙狀月之初乃
騰兩巖列坐則丹曜減燄引舟則玄蟄生涼用消暑
為快不似諸空洞來風或中人也騰巖又有滴玉泉
泉從山椒點點墮石穴琤然作清響宋人來遊酌石
溜試新茗即此中故有釋迦寺環翠驂鸞兩閣又有
雨華堂或曰驂鸞乃宋范公成大亭或仍閣之名范
又有驂鸞記記自吳入桂道里所歷亭廢續建更名
曰怡雲即故亭地宋遊最盛鐫題之衆至環兩巖使
壁無完石他巖未之有也

灘山人曰遊觀美而舟與淡學士集而雕鏤繁終宋
之世騰隱兩巖衣冠填委矣畧覽文字識其名氏不
無先政之思清直如張公田恬濟如李公師中所至
有惠政如苗公時中而余公靖則勳名最優者也抵
學文藉娛情水石如章太常覘之清思方提刑信孺
之藉賞盍亦來遊之傑焉而其他聲伴循吏言追有
斐逸在諸書出余觀記之外及未列名茲山者何可
殫舉乃宋頌挈歸本傳平儂之碑桂故備矣至若曾
之神道羅之御書並勒巖阿用垂不朽固孝子慈孫

之心然水木非其墓道林壑異夫先祠況衆遊之所
歸豈一姓之獨侈朱得屏於高涼洪邁記於鄱郡米
程寄詠王正功留題乳洞龍隱無興也又元祐黨籍
崇寧奬論勑書懲旣非惡賞亦非功何足視後世乎
陳彌壽撰董公德政磨滅過半雖然棠下之思峴首
之淚豈一門生所鍾念哉

屏風山

山形折疊故以屏名去圍通灣不遠灣水紆濡下接
彈九溪水未至灣分道行稍北抵麓又稍東巖門在

隝其門東嚮上高下廣外屬平野野無雜樹瀰望皆長松七星諸峯近在東南蒼翠明滅若湧松濤入巖見兩壁瑩潔如新琢玉屏不但折疊微似已也深入十數丈地漸高又似築臺其上上有石如鐘墮地高起處有石磴躡盡則天光直射爲後小門范公成大表以空明又於其外作壺天觀觀久廢遊者慦飲巖中如在玉壺又石壁上有懸崖可捫以登躡吁其間又令人有五城十二樓之想壁左有李彥弼爲程隣作建築兗州記故一名程公巖

灕山人曰余從巖壁讀李彥弼兗州記而重有感立名之難焉程氏帥桂櫜兵竭貲以奉異類外之夸示州部内自結於君相顯有榮名世載不替宜矣未幾而貽梁安世之刺其旨與宋史符豈漢法所謂附下罔上懷諼迷國者邪夫既偷取及身之榮又欲規徼永世之譽假寵文士雕篆名山自以爲計之得李記盤矣如罔功實何故不取載候語畢畢第爲山存之至今里人亦無復知有何程公巖者范文穆在鎮坦示綏裹不矜威畧公府多暇率遊宴水石方赴桂記驂鸞比去桂入蜀虞衡有志今見傳世間吳則丹青石湖桂則俎豆名宦不期名而名隨之太史公曰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茲巖見之矣

疊綵山

桂城直北重門夾山山分東行曰鎮南歷仙鶴至疊綵其洞亦以山名一曰洞洞左小山曰干越其右曰小支戟立曰四望唐元常侍晦各有小記鑱於其山名所發明越亭一詩爲茲山麗製至其移鎮浙東戀戀不忍去見於留別之韻三山爲常侍之清賞處築

鑿之盛累具風土記中當揭帝未陸時廣池漸麓茂樹連山下越四望攡翠面前殘霞衘靄澒漫層崖何異疊綵然不但石文已也洞後則遶山蔽天而下灕江若練南下鬪鷄月之所遊群勝夾集又四望之下亂石縱横枕籍排突半起半伏坡陀隱軫門迴延旻亦他山所希有右極城北蒼翠緜絡下則混沌上則瞻鶴諸巖互經亦其輔也

灕山人曰諸言疊綵山者一曰桂山以山多產桂又云其上有越王臺一名越王山至問其故則[illegible]五代

馬氏以弟寶節廢桂嶺臺於其間遊址尚在雖然州
既稱桂山悉從之何獨是山得顯桂哉第如所云始
多產桂柰何今寥寥也且疊綵之名元常侍自謂李
之國經非自唐始何不遵用而必曰桂又馬殷乘亂
起竊據湖南一實何足道顧越王之何其悖哉千載
四望不復為遊人所屬目即越亭亦罕有能道其事
豈非以漲他揚塵雕闌滅迹無從按視與常侍至今
七百有餘歲三山遺刻詞采清蔚可備諷覽者卒蕢
有出其上不以屬之反循他稱可乎藉令越王陟嵩

中天秖取膠馬惜華景失其巖光亭詠可為寶積發
太息也已

寶積山

夾北城而西是為寶華當山中斷續以雉堞下有重
門為西濟寶積山自南來交扼其口前巖東嚮為華
景華景之前橫塘深廣晨飄霞綺夕麗金波得水而
觀益增故唐元常侍晦建亭一曰巖光以巖拂水而
為光也石屋平敞可棲龍隱其後則翠壁上蟠漸至
峯首有諸葛祠從北至西城壁峻削皆斬崖為之雖

石頭之險不能過也唐以前謂西阜高起名其地為
盤龍崗諸葛之祠無亦因崗名與臥龍微相似耶或
曰珠合不識所謂然此五六山峯嶂參錯北城據之
其險亘天而疊綵寶積兩巖洞分市對開其上若北
城東西兩翼又在城中不獨人事遊賞斯集至於別
岙往來南北望皇華之清塵中折柝之餘戀非求之
疊綵則西之寶積矣

灕山人曰山故有元在巖主居自為歌述元在之意
皆西方餘論流入中土者所演說例不采錄又蔣詩

翁亦卜築其間名氏既滅文字並亡夫蘭可折而薰
不可奪故焚之而香生玉可碎而光不可蝕故磨之
而彩映蔣翁誠深於詩乎金膏玉液與寶積不毀可
也李所詠雲非指本山張詩自怨衰宋反笑晚唐何
其謬也觀不覩李刊去之得無巖光存哉紀功碑文
非孟堅功異車騎且與寶積不相涉槃當黜之然北
處深入遠竄南徼自天地剖判所未有之事其變非
常存以詔來毋忽遠憂焉寶華伊邇胡李兩公築城
浚隍圖狀具在雖章時發記漫滅不可讀且舉且抄

藏在故府非識微者所深念手桂嶺在臨賀彼中自昔有桂嶺縣與寶積前小坡何豫宋令甲府帥監司度頗得任子厥後以道不經彼遂削斯貲呂源何爲鍋石城上圖上聽而市倖貲其大節可徵已如曰不然請視范公成大驂鸞錄

隱山　潛洞山　西山

隱山當夾山之南口潛洞出其東北西山屏其西南小於諸山如亂石疊盤北淌南下似無奇峯秀壁炫目驚心惟中有六洞洞皆有水不畏鑿出上浮水際

唐李公渤名其洞之水曰蒙泉既泉出山名之曰蒙溪諸洞之名各有三隸書曰朝陽夕陽南華北牖白雀嘉蓮疑即渤筆宋人云北牖有渤題名今不知所在亭榭湖水之盛具吳帶記中宋則張維大爲修浚拆湖至潛洞洞門今尚刻多紀其事洞前後兩門可通出入潛有南北之號或因之西山迤邐兩峯夾道上至高處環桂山水其勝溢背故唐人於此登高禪剎道觀爭據兩崖崖鐫佛像僅餘金碧乃若樓閣塵銷文字露立鳥啼荒塚草蔓石階雖足俯視兩山然積廢太甚不可復支矣

灘山人曰復湖之事殆難言哉田既貢郭又便引水公賦所入已有定額與大役以市衆怨不免移此灘彼償所損賦其山雖潤其民則預所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者得無近之邪於李公時爲沮洳葭葦之區穿泉築室植菱芡於其中且㕘民勞燕暢羈思時哉時哉南宋斯季神州化爲異域虜馬牧於江壖茲何時也灑新亭之淚猶以爲恥況可慕錢塘之湖窮財力於此哉臣主同樂鮮有競志亢之效矣亂可濟乎

及至咸淳甲戌宋曆告訖近在兩歲無問愚智户知其然乃章時發李與龍隱紀遊則曰時和歲豐與兌民共擊壤於西湖登千山懸雲户又曰曠望幽尋於趣兩得何其酣昏若此甚也衡梯未及桂與先委戎而逝馬公堅義激代之死守不國之憂而栩是樂其罪烏可數哉善乎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言行樂貴及時也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好樂當無荒也余竊輯是以爲議復者規焉

中隱山

山去西城四五里至則小溪淺碧可跋而過循麓入巖巖有三重其下附地者最爲廣平上漸束削然戴屧純石瑩然朗淨無復下方埃壒之狀陟第三重倚牖而望若遊日天表暝煙歸鳥似從下飛堠山迴照入巖轉光風自西來薄巖拂樹與東麓僧庵鐘磬相和炊煙縷縷起叢薄間遙聞餘響微似犬吠僧云此去木林不遠木林卽其旁地名居人頗衆中隱一作鍾隱上人曰佛子巖以宋乾道間建有福緣寺爲僧祖華所居故名之寺廢已久惟東小庵其地隘陋不

足騁目乃三巖下鐫有張公洞三大篆書又其先有稱呂公巖各具爾時所爲序記中之呂之張不知誰屬乃中隱則其昔名焉

灕山人曰余觀福緣寺記見三四先政丹青重巖藻繪衆壑不遺餘力矣其略曰府判汪公新興精宇經略戶部呂公建三門齋廳大帥紫薇張公剏山亭於巖右經略徽猷張公植壽松五百餘本以蔭巖居諸所增飾一何盛之數公者豈直徼福於浮屠氏哉無亦以虛巖皆出麗看重樓近桂四野可俯而窺爲西郊登眺之最其時山僧若祖華之屬頗任住持卽是記撰者日登書惠通雖於文義不甚嫺雅然是後來目不識書口不持誦彼教所謂白蹋者士大夫庸奴遇之爾誰其任以住山哉往見廬山紀事江都邵君喬於其名刹多慨諸僧不追先軌致勝地因之榛莽巘豈獨廬阜爲然哉余於吾桂諸山亦云

清秀山

從西清門下濠石道上西阜入夾山口緣山行一里許有塘曰清巖出其上初名新後仍名曰清最後加

以秀云環桂諸山本以孤峭標秀而是山則岡連隴逶盤紆綿鬱鬱長可一里餘獨以巖門下瞰塘水山澤通氣清彩映發如其名焉一入巖門則有兩巖東西對闢上出山半其迥朗亦適相敵北郭諸山近在東牖可招而至其西則陽江北來倚巖可望拱崖越壑其流汩潺過下庄居者前水波寬緩山漸深土漸衍似村塢者然去是山不甚遠向南行三四里出夾山潛洞隱山蹲踞其口頃行山中見衆山環合江出其裏愛其邃麗以爲近郭希有且幸秋霽一得縱目世

顧莫之問然亦以山隅在西北一隅不爲遊者少所
命焉即舉名亦罔識所在矣
灘山人曰巖居盖有朱元順云是時張安國帥桂年
壯氣盛少所屈意乃紆騶入谷親與其客造朱所棲
至勒之石豈桂乏蜚遯之士朱獨高舉希慕遺風安
國遂從而禮異之於以風部內乎了遽之牒乃判府
汪公聖錫所給且稱了遽有苦行巖刻具然在君子
來遊獨於元順多追嘆之非遇張紫微誰將干旄在
西之郊下從幽人遊哉厥後辰山有荆之氏盖聞其

風而興起者惜朱無有可表見後世覩唐令開巖記
所指呂公本呂源當靖康之年方乃謂呂叔恭以甲
成得之豈其未見唐記哉叔恭大節殊無足觀方於
時號爲砥礪名行者不爲是山發文追數而反引之
以爲已榮或呂既隅世而公議遂漸弭未可知也不
然以方矯矯而慕彼碌碌生平自許何如哉余於是
竊有異焉

虞山

出自北門城山起東隅灘水漾其左黃潭縈其後下
有洞曰韶音入洞面潭水石清漪其地一名爲皇澤
灣洞南平原舜祠在焉前則古松數十株樛枝密葉
交撐互拂圓若軒盖長若旌幢彷彿有蒼虬翠鳳
遠巡南表之狀於後則重巘上盤平障倒列又若負
扆南嚮黃潭本灘小支疑即宋王祖道相城之北穿
爲長池引潭灌注用作癸水范方繼踵鳩工增繕或
爲渠或爲閘名曰朝宗使東接灘江西達隱山之湖
其曰癸水以方隅所直故云山左側臨灘麓枕時
高上有亭曰南薰倚檻東眺堯山積翠與波瀠蕩倏

有風至前掠松林後戛潭若鳥鳴其間諸響迭臻笙
鏞璆石如奏有韶於是山下不但延眺稱秀曠也已
灘山人曰譚舜事者當據虞典其云陟方以死未指
何方且蒼梧之名二典咸曠即如南巡狩至於南嶽
亦罔識上古所謂南嶽者安在至漢武帝周行天下
所祭南嶽寔維灊霍舜德雖大其如三苗以南難徧
巡何盖壤隅種異鳥言獸心各自爲域不樂內屬者
聖人必不拾狹之況肯輕御六飛遠越重阻而畢命
南荒哉典無明文故弗之信大抵孔氏所刪皆繆悠

之說史記不深考相狗云然後世識其輕信亦一事
也楚風好巫至婆娑舞二妃屈平陳其辭漢人踵其
故度湘以南率用二妃事又謂蒼梧山帝舜葬於陽
丹朱葬於陰或又謂二妃葬衡山乃唐虞氏風土記
云雙女塚在府城十里俗傳舜妃尋帝葬於此不惺
非聖蜀恥誣俗故不以錄慝斯固難爲淺見寡聞者
道也

堯山　辰山　寧山　琴潭山　望夫山附

山雖界在靈川去桂城東北裁十里積土盤迴亦累

帶石長竟數百里高亦爲諸山之別陰雨將至先有
白雲起其中冥蒙漸合飄灑隨及山道多松從松間
上山有盤石參差橫道望見兩掖皆有石巖在其下
道詰曲處土人云靈官頭上有平田曰天子田因堯以
名後訛曰天賜其最高處曰白鹿禪師故庵地按漢
書始安侯國其下注引始安郡記曰東有駁樂山遼
山豈遼訛爲堯曰鹿卽駁樂皆以其聲相近故邪有
堯廟在山下平地山無石壁可以鐫題故少采錄自
廟而西七八里有辰山自辰山踰七星山龍隱而南

有穿山渡灕西行稍遠有琴潭山北城之外望夫山
僅僅有宋人二三刻或止得其一難自成卷故附見
焉

灕山人曰桂諸山堯特以爲高廣稱其他則洞穴空
邃或納行雲或枕流水可倘潛夫之卜然負策郊行
往往而是其名難以徧舉故於今志所主在有金石
刻刻主唐宋以世代寖遠姓名易滅故多方訪錄非
獨以補文獻之闕亦以成前列立名之意不然何山
不巖何巖不佳奚直取此十數山爲邪乃余最好述

潛夫事無可摭拐以當實錄者惟辰山劉升之有李
公大異表其巖扉有胡公觀光以詩序有子居顯具
刻巖石此豈不足徵哉郎所刻漫漶過半矣然猶然
掇拾不少汰棄審以其詩文爾雅乎高士獨善之風
當塗旌賢之典孰友篤故之誼孝子揚先之心一舉
而四善集焉故謹志之將以厲世又非槩刻之取已
也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藏可必也而行爲難能藏
則不喪吾寶若劉升之氏卯伯契合則欣然與之遊
至謗以媚竈詩獨引卻不應亦近乎知藏者余故假

以終諸山云

灕江　陽江　南溪　渾水溪　營家洲

朝宗渠附

桂川曰灕與湘同源出興安海陽山至縣之北釃爲二派灕則經靈渠南出繚繞桂城東北城之西南帶陽江從灕山下入於灕水彼寬水廣爲桂金湯之固岸旁數山或扼其衝或遮其去故間有亂石及沙潭處清淺爲灘湛碧爲潭餘雖深至一二丈其下石雜五色草萬諸種所有游魚群嬉水面沒葉底停梳步

選種狀可盡別以此水最清洞澈無翳飛雲過鳥影不能遁南中人士祓禊之外良辰吉日浮舟宴集乃其故俗觀宋之間三月三日詩自唐爲然矣至宋諸公或有乘月汎游播之歌詠良以清景娛人且無風濤之惡故也諸樓亭堂館並水爲勝其詩及文隨各水後附焉

灕山人曰桂以山聞山以巖洞得稱秀絕微灕爲之池不但氣之盤鬱無所宣洩而山亦偏枯何所麗以增其清韻也且城據之以爲險人因之以爲利其北走洞庭南出番禺城下輕舸重裝水道是繇郎軍國所需鮮不取濟灕之功用大矣哉又不特增諸山之美已也漢書郡國志注及酈道元水經注皆灕所出明矣宋人又從而爲之說至以湘爲上爲先以灕爲下爲後又讀湘灕爲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何其騁辨不害要一至此乎不惟其文猥冗而於義亦無當雖今昔郡志采以爲證心竊非之故無取焉乃莫公休符風土記於桂諸山多所發明至靈渠條下駁人言馬援鄭弘開渠之謬是矣其

謂戈船將軍嚴助則失考史記所云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烏得有嚴助哉余亦不之錄世固不乏是古非今者故詳撰往錄著考見同異如此

是書粗成深惟兩廣公暨當塗諸公加意文學遣使蒐訪以此休烈方之勒山其名孰長久也抑山雖种不能自言文無腔不能自至余何由得寓目哉第諸文亦有真贋如龍題名有高平希文安陽稚圭廣平子京則劉范宋三公字黃金巖有妄僧

作蘇内翰碑余雖覺不録以數公未一至桂假令至矣安得同時節侯汝来元章之題心疑程李所家火子所爲以緺方提刑力辨之姑取入焉諸所不録意肯具吾巾不然則抄撮雜給故爾且古人往矣存之不足以見德去之不足賈怨亦何樂爲鉤摭哉昔魯以贗往荊以真棄今一踵故竊恐知言將峯四至矣且置諸投簡盛意於何地孫劉寄成復視所爲不得已者如此云

桂故集

序

余志桂勝竊迹前事久之繹書而慨曰嗟乎嶠岫森列潭瀨交縈太皡以上兆邪山川不改人生其間與帝者更廢興殆千萬年於今矣乃按壤之舊而問先民度以前靡聞焉又不有剖符建節南面臨人曾爲此中士民所式瞻者乎或前史軼其行事矣甚或名氏亦與其人俱滅余並悲之頃得諸山所鐫及他書間出者因稽其人廣爲採討或覩其逸事與其鄉里莫不緣飾俾烈之傳而燬惡亦附見諸名不桂於桂勝者亦不之及其他不能爲地闕如也或曰先郡國官名者何余曰今桂抹非古也又世無郊子官失其名著志者兩失之不得不首舉焉爲乎舊學已矣方來茂秀烏可忽諸設令當塗貴人擁傳而來不習故事有所召問舉全蜀之郡掾述會稽之書佐何可謂闔郡無足夫哉或曰青昌云故余對以昔人稱魯侯能攷有咨故實滋有

掌故之官用備郡國長史訪所不及是書纂録亦因舊典上下千百年間桂諸使傳粗足披覽雖故實失載掌故不設籍是以應顧問十可得一本出舊典曷不云故或者又謂如懺惡分明何曰前載紛紛非自我作故也往裴行立以罔上祠名宦朱褉孫以降元祠宣成之側眩名實墮風教主者過舉若此又況遐陬小生鮮所指視哉故不得不端議之桂雖最爾寧獨匪民撫遺勸仰前軌一見先政卓爾有嘉聲者豈無遺愛之耶況先民之良亦可涉目得二三氏余輒自謂勝故兩書庶足彌縫吾桂之闕至於其中差有脫漏非貯籍不充則疑視易勸後世載筆儻有亮乎而曰淑造者雖爲功則余體可釋也已

桂故

郡國

始安羽王父張鳴鳳著

桂故荆屬本南楚之境爲郡爲國皆以始安名與秦所置桂林雖土壤相接然楚自楚越自越名稱戶分籍在前史不可紊亂失自唐起如通典風土記志諸書本唐人所撰畧不披閱按求故地遂一切曰桂秦與魏晉桂林郡縣幾淪沒矣所以失者蓋因晉置桂州刺史於始安刺史雖可假桂而置始安領可循桂而并沒其稱耶此不涉史者之過也茲特備列用以舉正焉

灕山人曰世之議者必云唐脉之所擊任囂之所戍翁居之所監非此桂林明矣史録鑿渠厥渠安在夫沒灕之流以開餉道伐粵之資非置郡後而始鑿也然見疑者又以古有八桂爲言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賀今香桂果齎禺東耶西耶名之不正遂郡志拱無桂太守術名帝入抑何其桂信已成又謂

余之著詩亦桂始安何夫絳之有故也猶豐之有新也名從其新實存其故孰故以非新則備物而志故則愚虞置詰難爲以恭所聞誤亂楚舊疆云爾甚者又妄附交南必以唐中葉有安南桂管宣慰使之官不知爾時或因交南不庭遙爲撫諭或蕩定之後從其人於桂旁地不則桂當交人貢道貢士始入一慰勞之也豈交鄰境尚不得爭咫尺無故而舉桂數千里之外附之爲說孔甚用以牖愚豈憚涉備抑蔑世後獨無解者邪有則昔人所謂旦暮也已奏其借

官名

夫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昔謂之紀近廼覽前策莫有問者以指名可知其職非若上古尊雲謨爲象火紀水離曆思也故問者不憚越國傳者自謂顓門即如周禮一書總之所載不過六卿諸屬與其所受之事文古義深劉歆雖僞識不能銑精至鄭賈解行猶遺闕軌謂官名乃細故邪唐宋以降事不師古冗流假衆官號不雅毋假考古者皆知之顧志者往往不爲別白如宋經畧安撫轉運提刑所在並設皆綱紀今部之上其外有又常平諸官煩相頡頏故諸山題名述爲先後恐見者有所不辨因弁籍記亦以補志者之闕焉諸官首舉始安令何名見前史自縣起示有先也

灕山人曰余自官名見漢世之文辨物正辭義該事舉由周而後文訖於此蓋嘗學之研精史漢旁及黃圖雜記諸書嘉所綱謂鄭張局署吏問哉宮殿樓觀館舍臺亭校以一字咸極精雅論者美之謂炳焉與三代同風信矣唐至中葉六典失守群盜擅節鎮廝

與濫侯王使名重沓幾至百字宋初稍懲又經元覺更定官制猶不能澄汰故習至其後領兼紛紛而名號濁惡亦孔之甚蓋自宋景德慶曆四五十年間遷鐘隆盛人亦太康國體之墮廢吏治之苟且始不莊議後相曲狥不思更化矯俗黨同妬異小人乘之遂熾黨禍其極也舉翠華而汙黃沙豈可令獨蹙首事者獨任其咎哉不獨譚治講學亦爾將亡之主請論爲理何理之遑安坐待盡文物不振恒必由之觀桂勝諸所錄出自宋者何可枪也

記事之書國史而下則有外志如汝南三輔華陽諸耆舊州郡之所采輯郡縣之所勒列大者侯牧次則令長其領示科條與夫治迹著在境內者罔不籍記雖年代荐更而伊人如在近可述其善政遠可詠其流風不以異姓滅彼名籍如乘起太公上泝蕭始歷逢伯陵至於季蒯卒推本爽鳩氏歷歷有據孝子故牒物君子不有典籍藏在舊府何由默識而取辨立譚哉兩漢令相史蓋闕錄追尋莫從良可惜也故本諸史及他書與名勒諸山者或摭其本傳或術其遺詠徵以數語畧存風槩焉諸先政傳參佐從事亦頗豫焉乃任華楊衡李商隱數君子其迹若顯覊遊其名實在桂府且於時主府得自辟選諸君例沾僚故不敢附之遊寓

灘山人曰唐諸先政若王晙裴懷古韓佽三四公或愛利著於屯田或信順格於黠賊功庸茂矣乃棄不錄顧歆蠱李元之經營任昊之序記者何曰此志桂勝非術吏傳也夫隱山南溪顯於西南鬱緜寶積光於東北堅二公是賴哉李則入山而有隱操立朝而有風議元事不章其授諫議之制謂其奮發忠懇伏諫雲涕亦非無所指而然也又其文采皆可照燿巖墜任才跌宕似若出吳右均於吾桂山水多所潤色乃譚者獨昌黎篸帶之詠不幾淺之乎其涉邪古語有之百聞不如一見昌黎蓋聞者耶斯兩句本非詩施之極則何足述哉又郡志所采詩多自他處送人至桂質以身遊目覩殊科則余不尚揄度所採殆與譏者異矣

先政中

桂在西南一隅非四戰之地議者必曰中原有故足可保守偏安十數年動引儋安人癸水之讖以為談其說近是而實非也盍試一上觀唐宋五代之際乎宣宬始亂馬氏繼之至番禺劉氏父子而止五六十年間土易三姓如反覆手其人得脫於劍戟之鋒矣石之憐者無幾譬之人身中夏腹心也邊隅四體也未有腹心受病而四體愉快如常者偏安之說其可信乎後賴宋稱制加以寬政吏飾鎮建州府黜侯王置牧守解去武徒顓任儒生原野無戰塵之揚海嶠

有惠風之扇經畧轉運提刑諸大夫攻刑具平聽覽
斯暇或以省耕省歛或以送往迎來或汎於舟或命
乃駕不東之七星則西之隱山諸處來遊接軫勸名
選石其抄録至若余得按之節具爲僭焉
灘山人曰老子有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嗟乎大國尚
爾況理小國者乎又云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
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
有甲兵無所陳之信斯言也盖莫若以簡靜弘風敎
哉況桂全部曾不當江河南北一大郡山童而不村

水淺而無所畜加以苗夷時肆毒螫不有長者護視
之寬其徵發薄其調歛苗非深入不輕議兵民胡以
有樂生之心一反此道騷然煩費欲求安富何日之
有故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
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民輕死則難乎爲上
矣至謂佳兵不祥孰謂伯陽而不達於治國哉漢文
雖稱明主曹平陽亦賢相國畧用之以臻清淨之治
宋因制法要在保民如傅中栁開縣卒不應條狀下
御史獄胡宗回妄繫平民至死亦罔不按以劾但道

諸人伸國威以恢江畧何不可者宋史力詆其非似
皆不能坐進此道者也或曰子儒而譚老可乎曰吾
小國也簡靜者是使桂樂生之方也是孔老之所同
也不然何以敬簡臨民之言爲然哉

先政下

宋自寶尚沒於金源翠華飛於浙水土宇旣蹙干戈
是尋內則有戰士之奉外則有虜幣之徵視昔全盛
不能梢減加以盜訌其中潭衡而南半遭抄掠曹成
且逼我被蹂躪桂事亦孔棘矣不知當時群公所以

安集本土捍禦外虞上之給國賦下之紓民力其策
安在況吾桂西南舉足夷境其人恒偵伺中國盛衰
以爲叛服民或咨詈夷必陸梁一夫盜兵閭城旰食
寧得揆吉日休公事偕我同好稱彼兕觥方舟而泳
清川連騎而窺碧岫以行樂哉故觀司府之雍容則
知閭閻之暇豫厥後增樓櫓以與天翔浚池隍以絶
地脉財不告詘民不告病天下洶洶爲元滅宋桂政
能致此乎惜無紀述令人緬書而重慨焉周因字與
道浦城人建炎間直徽猷閣知桂州先是因任湖南

轉運使上語及谿洞事對曰有邊事邊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時初得綠蕭故語及之因在桂曾遊屏風山與棲霞洞其名在屏風山

灕山人曰南宋遊者名書諸山大畧具是矣終之以兵帥何夫治亂遞乘譬之紀纆兵盖士大夫所諱言者設令邊圉儆飛山亭烽舉可遂不下堂皇以却之邪手握籌策躬擐甲胄本非所習其驅之前列者又多市人望風而潰亡足異也不得不篤言主兵脆弱借之他所及客兵集而偭有不可勝言者遠則靡勵

之廻戈近則昭州之擁甲此非其覆轍乎諸衛將軗世受爵秩高皇帝任以禦侮為萬世之規豈獨行一時之賞哉一謂將門出將不煩外索一謂生長彼中能其水土且山川險易技擊長短皆習知之幼誦韜鈐於武學長試弧矢於監司又懼宴安鴆毒抗精捐力則有不得乘肩輿及扶掖上馬之條列聖爲此慮深遠矣顧久棄莫舉何誠及今脩復故事明事令甲毎當選用顓主武從不綴之以儒雅庶執綺之態漸銷果毅之氣益奮行之數年主兵自張猝有匝測毋煩士大夫親驅市人而戰意者其道或在茲乎盖兵無勇怯在將較所用耳不亟是圖至惡客帥勒名相高吁亦見之晚也

先獻

桂在前世南際朱厓西連黔府東北與楚爲界地幾數千里釆山入水列方物充納貢者與他所驛使項背相望獨於名賢鮮可覩記漢暨六朝遠矣迺唐迄宋亦裁十數公而止雖然此其不名在山必論著有與是志相發明者不然何棄彼取此抑桂舊俗微涉

不好學故曰邑有忠信不如好學信矣夫苟好學進足揚國休退足端里議所謂文獻於是乎存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謂之君子別於衆庶豈獨爲其擁顯號高貲爾哉故因諸山畧序先獻章斯志所由起焉其或不詳盖無所徵矣

灕山人曰余傳先獻好事者將謂畧本實而釆浮華似矣然士固各有本實也抑人有言玉產山潤珠生川媚士患所懷寶或曆爾審得其眞其精光雖與天地敝可也曹先生碧潯亭詩與翁化簿君頌皆吾桂

所未有夫豈無李與哉學不績文不茂故曰不如好學若曹先生豈直以文翰華國哉亡論相國擅勢以逞其子弟姻親根據朝署蹈迹持柄者非其門生則其故吏曹先生栽一太常博士爾又內中孤生獨持正議駁兩貴璫至今讀之猶使人不寒而栗假令當開元佐明皇其勁風直氣與曲江公方軌並鶩無不可者乃郡志猥以文士抑之下列彼惡知曹先生哉彼惡知曹先生哉

遊寓

桂與湖南水道相接風氣不殊非四裔之境可投界罪人者唐間有之蓋以朝貴列華要一奉嚴譴走畏塗即近在三輔亦嗟失勢況江嶺以南乎至宋則多界之昭象州郡遠且惡也曰遷謫曰安置所坐各有名故不復鉤校其案與其人行事惟行李所經間有屬詠及從是中士大夫遊名著諸山者畧撮爲傳與夫方外緇黃之流或標筆苑之雋或齒華菌之末又或以老壽謂有道術身曾棲山或足跡一再至故亦得附見或曰寄寓獨無遊士何或曰唐桂府例得辟舉宋諸關官惟軍府所選補又可署若攝遊者入境易注名於宦籍如唐楊衡戎昱李商隱諸賢雍容幕府非浪寓也而他或寓者於山川不相涉故不志

灕山人曰唐宋於前代見謂有道至遷謫無足言者乃我明獨矜全之德何其盛也夫士起南畝謁北闕解裘褐列冠帶內則備侍從外則領州郡所以爲士人光寵者何厚一有不肖之迹輕在流竄稍重遣戍廷論明白不復追按其以言事忤旨或權貴傾究者旋被召還不次顯用未有顚命遣使及授意所在

咨行誅戮如唐周利貞之害袁恕己慘酷不可言以忠厚立國如宋董必猶得希惇卞之意謀遣人殺蘇軾呂愿忠誣劾李光胡銓欲致之死以快檜錢宏祖欲爲史彌遠殺胡夢昱甚至如胡舜陟怒古令高登不承意建檜父祠文致登不復生又況遷謫至者當虎口也乃今有一於是乎宋諸事皆在桂故追論之爲當時遊寓諸公危并著我朝弘貸曲全其深仁盛德視唐宋眞天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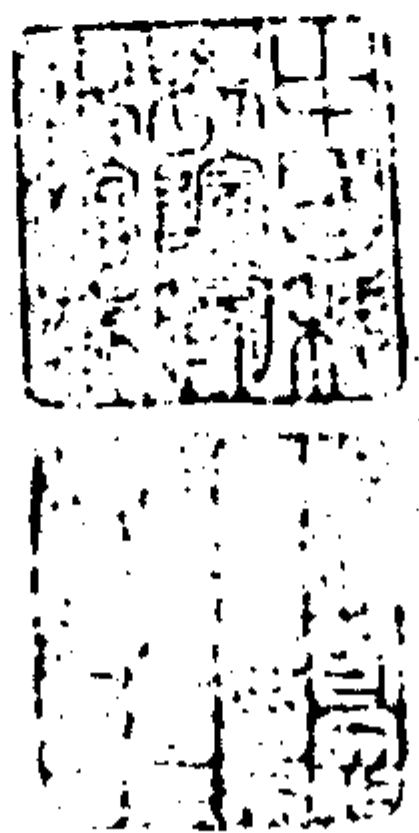
雜志

或曰諸故備矣盍以維繫何曰夫桂阻山爲固土石相揉物產不豊田園所出僅足自奉故其俗多儉儉故鮮邪心其民畏上惟所指使一遭多故并力以敵王愾及大事去而闔城抗節不忍有二志乃隋已然宋元尤烈著在史録何可誣也昔漢高帝見魯不下謂爲守禮之國桂歷數朝大義豫白亦何慙於守禮哉嘉靖中學使吳人袁褒遊桂諸山又以名世不生而螢種是繁爲山川羞余竊憫爾時無掌故者出請限土風與其遺事使得聽覽庶山川不拒受識至今

爲彖以一二平蠻碑何盍桂僅自給牽諸賢大夫加意附循胥兩時行猛政不施壯者畢力生計老得終其天年亦一樂國也所患爲猺之警者蠻是已諸蠻既平民乃不驚故終汶平蠻

灘山人曰守國設險必資形勝自古記之矣桂雖多山然皆特起不任屏蔽江瀨之淺可涉而過其險惡足恃哉虞變則一時狂言實速自斃故李襲志堅拒條佐援桂之策可謂英識雖然遭世降平寓內熙豫濕鴈下歌於側戎馬不生於郊山川雖小亦足游詠

不惟可暢越鄉之懷閒行周覽土壤之肶瘠民居之多少險然在目因事例盡廣爲使利得裝游豫之助亦少有事則糾合士衆爲國家守封疆萬一不濟如閭馬諸公去千百世風烈如在雖倡義自諸公恊心戮力不辱斯土者非桂之人乎余故以爲不忝有禮之國乃若諸蠻非我族類怙亂不翦耕狀無所抑四境臥不安席命駕造野祇以攪心或曰張莊平允從州程鄴集元州螢且樂附山有麗篆何可廢諸曰閭邊徼功爲閫生事采史非之張應笑而尊修心不得

不然之以塞禍源爲乃若周馬諸公舉祠與否非野人所敢識蓋章節表忠用勸來者其柄在上即國初死元事之人遠懋安豈近愢來莞然作以大義各爲其主亡足惟也

羽王先生集略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鳴鳳撰鳴鳳有桂故已著錄是集爲僧超撥所刻超撥即鳴鳳之孫也自稱家遺鐫集七種值兵火幸存因從全藁內錄其十分之二付之剞劂然桂故等三書亦在其內惟詩文集及漕書八論世無別行之本而超撥刪削無識往往去其菁華寥其蕪艾已非復鳴鳳之舊矣

石盂集十七卷

〔明〕汪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盂集十七卷》提要

石盂集序

屠隆長卿譔

汪識環先生者御史中丞雷峰先生仲子也中丞磈礧鉅儒與王新建並以理學相砥志行純白不媿天壤識環生稟異姿結髮嗜學絶無貴介紈綺習為聞太宰石塘公倩當石塘公在天曹先生匿迹弢光恥借太宰為重以國學生謁選燕都深自引避足跡不輕踐太宰庭太宰貽之竿牘報書率言國家生靈休戚大計無一語及兒女寒

喤其直而恬愉如此日維下帷讀古人書自六經子史及上古汲竹墳索齊諧神怪河圖祕記後世稗官雜說靡所不窺下筆誤結詩自三百篇騷選漢魏六朝唐宋文自左馬班揚崔蔡韓柳蘇王諸體靡

所不詣中年以仕宦杖馬箠奔走南北垂二十年即簿牘鞅掌未嘗一日廢書所至覽勝蒐古動形篇章與海內交知闡析性命揚扢風雅犂然矣晚年家居益耽此道可方皇甫玄晏云不佚居恒謂唐宋

以來諸公好鎔古文意象而各師心自出其敝也流暢淺易古法盡亡明興北地信陽諸公反之力追秦漢後生效之其敝也字勦句摹史遷優孟至如詩學古學唐令時蓋人人能矣驟讀之形肖徐叩之

味短先生稟法於古鑄格於心語離則格合格離則氣合氣離則神合其蒐之也博其研之也精纖削宛存風骨自別洵近代作家之卓然者耶先生居大雷山下大雷距四明在程八間構屋山椒為層階

複道漸躡漸崇阤逶流泉棟宿雲霧至者如入僊都洞府即先生之所得于溪山之助者豈尠少哉不佞不及執鞭先生而得幸於先生之子長文項耳辱講嫺好焉長文博雅才藻名理超超玄着葢繇中
四
丞而下司雅道三世盛矣長文屬不佞序先生集昔也玄晏重太沖今則汪先生重不佞耳世豈乏靈心偉手乎則長文癖好余而𦖋就之也是集為楊伯翼校選夫靈心偉手則伯翼是也

萬曆丙戌嘉平月
五

卷第五
五言古詩

鷄鳴寺
赴太學齋宿
弘濟寺觀音閣
雜詩四首
雜詩二首
感述
感詠二首
白髮二首
夢別

丙午除夕
感述二首
明月照高樓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過胖洞橋謝程
番父老
新鄭
衛輝
羑里
妲己臺

邯鄲
呂公堂
華不注
家童至志喜寄子禮約二首
夜底清平簡孫解元
沅陵道中
夜上嚴州灘
宣風早發
長沙途中懷古

癸丑十二月十八日夜龍陽分司因念我女今
日出門乃不得送悲不自勝漫焉撮辭
龍里分司
別泰山擬唐李太白六首
感懷四首
還山貽余鶴山施南渚
買得鯿魚寄子禮約山中
同日聞王中白徐龍陽訃
送子禮約往河南

卷第六
七言古詩

石盂集卷一

鄞　汪坦仲安　著

四言古詩

湯湯者河

湯湯者河思母也

湯湯者河亦流於海行邁遲遲寤寐求旣旣我嘆矣心之憂矣母氏勞思曷維其已誰采衣斑斕誰旦夕具餐我違茲未還徒泣涕滂滂

湯湯者河三章章四句

吳之山

吳之山別兄也汪子北行其兄送之武林而還

吳之山其峯嵬嵬我行望矣不能以崇朝

吳之山其峯峩峩我逝將遠處不能以咏歌

籩豆在堂琴瑟在御兄弟旣具和樂且孺我征遄歸以鼓以飫

吳之山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采蘭

采蘭思友也汪子之留都貽其友薛子旅氏

采蘭采蘭于彼高岡我行思子中心則傷

我有廬待子以居我有酒待子以取反反舞我擊我之缶

采蘭二章一章四句一章六句

知我

知我志學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之求矣心之憂矣惟其休矣

知我者謂我心痗不知我者謂我何爲我之爲矣心之痗矣惟其會矣

山有喬木惟梓及杞泉有嘉魚惟鱣及鯉杞梓之良兮曰予斧之張兮鱣鯉之時兮曰予錡之胹兮

鷄鳴喈喈盥頮及笄鷄鳴不已冠緌纚佩服之穠兮曰予心之忡兮佩服之呈兮曰予心之矜兮

知我四章章八句

正月

正月日食也嘉靖癸丑正月初一日日食

正月之朔日有食之瞻仰昊天憯莫我貽辰弗集房

啇夫用馳此日而食亦孔之痗
昊天疾威降罔不寧玁狁大厲靡戎不成俾民不令
孰秉國政忮忒囘適匪猶是經
篤喪孔塡靡屆靡臻兩無其極河流滔天徐方墊昏
其瘵其瘨凡百君子莫肯用悄
駪彼飛隼侯林侯丘汎彼栢舟載沉載浮亂匪自天
伊胡謀猶訛訛潝潝則具是醻
坎坎伐木尚其掎之䏰䏰析薪尚其柂之天方薦瘥
不棘已之赫赫少師式懌式夷

少師國氏百辟爲憲帝曰咨咨下民屎殿無然蹻蹻
無然燕燕曾是莫聽不畏于天
視天夢夢靡欽靡承讒說殄行允懷于成職競朋遷
貨寶盈庭善既卒殄何用不傾
哀哉爲猶匪葵匪矱作福作威日用熇熇洽比婚姻
淪胥以訾人之云云伊誰之藥

正月八章章八句

石孟集卷二

騷

天閽 嘉靖戊申歲四月二十八日

䖾天閽以嗷訶兮趣奔奔其焉如閽齕庳而可延兮
暨蒙蒙而趚趚既前趑而後逿兮復奔走以蹶趨頓
岑岑而若隕兮心耿耿而不渝心寃結而致愍兮攢
戈刃使余卒瘏怵創鈌而號呼兮冀甚刃之或拔號
與號其相接兮痛與憤其交發忼撟首而屛息兮氣
痛忍其或痛定憯務入而不可解兮寧溘死以隕性

鯈憑憑以上征兮紛容容之無極邈漫漫以四顧兮
曶冉冉其下擲目𥉷𥉷之不可見兮耳瞟瞟之不可
聞魂悾悾之無所從兮心悠悠以自捫寤擘涕以圩
貽兮寐又欸焉以自悼物有在而忽失兮足豈刖而
可蹈申侘傺以軫結兮懤悶瞀之昏昏曾懍恢之嗟
嗟兮證余襟之紛紛放子出而或返兮屛妻去而或
還心一寤之可冀兮故雖九死其猶尚存閨中之邃
遠兮心可剖而不可寤雖耿介而離於羅兮具爰爰
之狡兎默省想而繚綈兮愁䖾䖾而攓膺誐㦂握而

蔣九兮惜靡君之不明兮不忠以將亂兮室惷惷焉
其往醒發悍獨而不卹夫緯兮愍宗周之將傾

九章

九章識環子悼厥孫作歲在癸亥斗柄指孟陬
月既望余子禮約始生子在泰山之陽汶水之
上咳而命之名曰尊德生三日其母疾弗能鞠
鞠於余妾劉氏即余子九歲喪母而鞠之者其
有保抱携持之功幾二世思深哉是歲九月自
泰安之聊城將謀南還弗果明年閏二月二十

有一日自聊城來歷下每僦居近市人無不屬
目呼爲嬰兒王以其頭顱圓聳而目偉秀嬰兒
中之特出者余朝夕出入必迎而投余之懷見
余讀書則瞋目視良久握卷指畫作琅琅聲生
而無疾乃以痘亡於四月二十有七日其父往
都下先是八日痘始出余往就乳媪抱視之向
余呼揖揖者再孰知其爲永訣者歟痛哉痛哉
誰無肺腸能不割絶劉氏抱而哭之慟曰他日
必葬我於其側以無忘於九泉聞者隕涕是日

晡昇而殯之天王寺送者爲闔秀才志明輩二
十有二人益未始與余識曰我等見是兒不啻
潘果之投傷哉已矣嗟乎老而歌沐椁者繄何
人乃嬰兒則爲人人之所愛其異矣哉余之哭
曰天乎天乎余固不得含飴者乎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余且不得茹荼者乎長歌當哭輒爲之
辭離以九章俾哀思有所屬焉

泰山巖巖兮汶水湯湯汨余情其修姱兮紛余佩以
芬芳蓬玄侐其閟寂兮揖肩吾以徜徉攝提貞於孟

陬兮月之恒以既望太占穆其允協兮熊羆關以允
臧聲喤喤之既載兮裳菲菲其彌章實覃訏以岐嶷
兮曰家之典以兆祥寘先德之靡悔兮庸錫爾以孫
子皇天純嘏爾常兮俾爾不康乎禋祀余固知蹇蹇
之爲命兮日乾乾而夕惕也指餘慶之有在兮夫惟
先德之積也心孔墳而不寧兮休矣皇考爲足恃靈
椿八千以爲秋子枝葉峻茂而弗替

右靈椿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憐行踽踽畸於人兮

亦既倂乎天阽余身以淵谷兮戮余足以蹎顚紛總
總其緯繣兮孰云察余之佞賢日簡簡以自譽兮歲
冉冉而弗遷懷余情其耿耿兮舌有捫而不可言皇
天無私阿兮覽余質其猶未爨矧先德之貊貊兮求
錫爾以祚亂孫謀翼以貽曾兮視夢夢者其克定余
既不難夫自信兮自前世而已然矯三槐以手植兮
固取必乎蒼天

右畸人

余昔滋蘭之旖旎兮又樹蕙之芳菲畦杜衡與辟芷

兮紛菌桂以充幃保厥美以求終兮唯昭質其無所
虧悲北風之彷徨兮雪霰霏而交下瓊枝儼以獨立
兮哀衆芳之委土忽曾孫之韡韡兮羌余心之可喜
春與秋其代序兮日峻茂而不疑民好惡之不同兮
惟此覽察其獨異謂何物之寧馨兮棄祿康而如幾
余冉冉其將老兮塊獨處此含飴又何必泌之洋洋兮
而後可以樂饑

右含飴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吾生之不良行拂亂其所爲兮
志肆苦而倀倀彼前哲之自得兮余焉能企而與之
同行忽孫枝之茁秀兮煦然燠我以春陽朝吾出而
技之懷兮夕摩頂而蒼蒼俯弄鞋於膝下兮登書聲
以琅琅日康娛以自適兮長坎坷亦何傷何皇天之
不純佑兮奪余所保以爲命忽溘死以流亡兮進號
呼莫余應杳冥冥其何之兮邈漫漫之不可知神渺
渺以默默兮魂慘慘而棲棲劇省想而竚眙兮翩何
姍姍其來遲

右哀生

心蹇蹇而煩寃兮涕滛滛其如雨情鬱鬱而紆軫兮
居默默而不得語恍孩笑之可聞兮幾髣髴而不見
聲有似而相感兮物有存而不變曼吾目以流觀兮
闃余耳以注聽冀一返之可得兮穆耿耿之無應隨
珠毁而不滅兮羌體質之猶存夫惟隕於深淵兮莽
茫茫之無垠思鬱結而不可解兮氣繚轉而不可止
焉皇皇如有求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隕淵

回極浮浮斡流而遷兮萬物變化沕穆無間兮禍福

之端孰知其然兮菉葹盈室蘭蕙其不妍兮鳳羽譙
譙鴟鳴啾啾兮神旤淪没康瓠其留兮顔冉夭亡蹠
蹻惟壽兮余之不類世德作求兮弗替引之似先公
菌兮余既抱孫優游爾休兮胡遘而亡予心之矛兮
背膺交胖戈刃之授兮毁璧隕珠邈不可謀兮出涕
沱若雨雪浮浮兮眴杳杳兮眇不知其所蹠哀與哀

其相接兮焉寃屈而自抑

右回極

長太息以蹇産兮獨求歎乎曾傷聆庭柯之飛鳥兮

日既夕而廻翔哀死者不復生兮汨河流之湯湯羌
孟夏之短夜兮獨展轉而不明忽鄰兒之哌哌兮紛
余涕之沾裳編愁苦以爲膺兮紏哀思以爲纕步徙
倚以至曙兮曒將出乎東方何昔日之昭昭兮今直
爲此茫茫

右曾傷

人生各有所樂兮何余心之不可聊心寃結而内傷
兮情離愍而日殽愁欝欝而長鞠兮涕淫淫以號咷
方始疾余就視兮呼揖揖向余者再乃遂焉而永訣

兮剮余腸以百碎屬孟夏之滔滔兮莽錯薪之翹翹
睇白日之汞熙兮蠱哀思之忉忉路曼曼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吾令帝閽開關兮指麒麟之可識
就重華而陳詞兮九頫首且焉止息夫惟往而復來
兮亦既喪而可得苟探環之弗迷兮倘茹荼之可釋

右離愍

獨處廓而憭慄兮步徙倚而彷徨志慽恨以如結兮
悵惝罔而憤恨嗟生者之多哀兮不如死之無知哀
無益於死兮生何能以弗思昔莊生之達觀兮謂處

順而安時生假借而塵垢兮嘻造化之小兒雖異遊
以自縱兮豈狥情者之可蕲余固董道而不頗兮願
中節乎吾將詣聖樂天而知命兮終然儼乎吾之師

右達觀

辭

三岡葉公哀辭

公爲司寇郎奉

詔獄迕權要謫戍遼左巳

天子察其寃釋之復其官老以疾終於家坦於公有

國士之感公有忓曰復始所于胥陟降者乃今
經之盡焉山陽之悲其詞曰
有威者鳳矯矯其翮雲衢斯振貫城攸陟天命
具嚴播刑之迪彼何人斯爲虺爲蜴赫赫少師
職兢是力
帝曰於乎天命敬逆汝徂清問是寘是殛公拜稽首
明命翼翼明啓胥占式遏蟊賊少師曰唉伊胡
爲慝相彼雀鼠穿莫之惻以禦魍魎投之有北
帝德孔昭鑒下有赫曰此王臣蹇蹇司直俾歸系梓

命服載錫藐余小子荷公甄識寘余於懷每懷
罔極有忓復始于胥者昔轉琫瑱瑤陟降奕奕
人之云亡我用傷愍敬撰蕪辭啜其沾臆

石盂集卷三

賦　頌

高尚賦

嘉靖二十五年六月既望汪子將之留都秋試
乃齋絜抱策而筮遇蠱之上九其系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曰嗟乎命之奥夫窮通存乎天用
舍存乎時天不可違趨時則吉輒不復以行爲
計而北堂之命方殷曰女但往於是乎往竟弗
有所就而返爰染翰伸楮賦以見志以高尚命

其篇辭曰
伊先子之蹁躚步往哲之高衢周八極以馳騖激六
藝之芳腴氣轇轕以無際思廓深而有餘攬道德之
精剛質鬼神之幽吏夙乘雲以翶翺既端簡而容與
慨懷居者偃仰哀民生之痌瘝苟凋瘵之有瘳豈軼
掌而爲劬同海宙以無問沛皇澤以如濡於是南陟
衡嶂北控神畿東撫泰岱西略牂柯吊三閭於三湘
瞰九章於九疑觀齊魯之遺風挹洙泗之清濆登蓟
門以長眺指燕然而遐思對尊俎以折衝下堂階而

苞持清風渧而穆穆嚴霜淅而泠泠武㸚拉而雷厲
文虎躍而龍騰揚光耀之燎爀信譽羡之訇訇顧井
渫之方食詎天命之云傾雖淵泉之弗究庚物我之
有成余小子之不敏荷大造於罔極自孩提而有知
悲義方而靡忒志毋虚而行正居有常而就德供洒
掃以彌載服衣帶之必飭好緇衣而徙義惡巷伯以
修慝鶴鳴臯而實勝魚在淵而叵測進於磐以衎衎
退考槃而寂寂是惟明訓奉以周旋恩斯九我朂爾
三遷罔勉箕裘傴僂宮墻道在邇而得魚心或舍而

忘羊媿我生之未周聊觀光以為臧黜一名以負技
肱三折其未良享牧帚於千金工畫餅而易嘗龍門
駭而濩殺羣鱗鱻而昂藏搏飛沫以軒鬐疊巨鬣而
適颶指太清以遊戛剌玉宇而翱翔伏光景而震電
彤玄間乎茫洋蟺神龍之變化曾凡鱗所頡頏若乃
鋑趨夠征吹濤觸磤呵噉蕩飃戢昚泫壓若俛若仰
若徃若來趑趄怫愲膠戾徘徊始狀風而破霾終黜
額而暴腮信時命之有異豈同波而異洄彼晋如之
愛摧誠合轍而同媒敦牂之歲六月維夏謇余束裝
將之白下盍撤闈於仲秋乃先期而徃者於以北面
端策諏於泰筮得乎告我失言不利數極變通文成
彖麗爾乃巽女内成艮男外隘山下有風壞極而事
其名曰蠱惟隨之次静惟五爻運觀上系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吉凶無形明神攸示遂施笈而釋裝將從
棘而遠逝夫何北堂命之以但徃南征聿焉而興思
蘊隆蟲蟲而徂征鍾陵窈窈焉戾止既而吹竽者進
抱璞者傷衆濫堂而雲爆孰向隅而惝怳亟旋歸於
故里聊逍遥以徜徉顧惟唐虞商湯鳥獸蹌蹌矧余

生之好修豈其遯於荒凉第有命之在天雖懐寳而
莫行衛不敗以天幸李數奇而屻降行與藏其有定
得與失其奚量遇坎險而溁泞决江河以淴湯若夫
遯迹江淵採薇西陽累華交趾叱馭邛岡或韜光於
聖世或知存而不亡既巳病夫王尊與馬援又奚取
乎夷齊與隨光至於周衰之不作士賢而不偶女無
媒而愆期龍戢鱗而在藪聖匪極於宣尼遯何譏乎
喪狗惟肆嘲於神聖斯見尤於多口時在我而莫為
聖無方而不囿是皆知不足以知聖行不能以趨時

余惟代玄哲之遐術兾出處之不睽退求巳以自省信用薄而才微載抱著以問易曰高尚以爲宜爰定我居築室衝池藝青門之瓜樹烏椑之栘種陶令之柳植張公之梨滋蕙茝兮蘭桂畦揭車與江蘺集芙蓉以爲裳製芰荷以爲衣盟歲寒於松幽觀朝榮於槿籬順情志於典墳屏宴樂於奕棋儻葯菲之不兼寔猿楠其奚疑豈高尚以爲高而王侯之爲卑乎

弔屈原賦

嗚呼是惟汨羅也歟哉於維先生炳矔含靈藪德不

凹戡亮以貞誧謨猷而入告兮寫圭璋之特呈蕙王心之允緦兮迴九閽而弗扃亦有若茤蔡之忱口兮奚俟乎易牙之旨嘗王怒焉其如饑兮益將嗜之而弗悟夫何旦畫之嫌嫌兮獨痟瘑於讒言甘鴆毒以爲飴兮履春氷之若堅鵬嘵嘵以自鳴兮獍蹌蹌以自娛鳳凰戢羽於枳棘兮麒麟蹶足於羅虞將高舉而長逝兮不忍淪乎故都抑隱忍以媮生兮又奚忍喪乎故吾故寧溘死以殞性兮從彭咸之所爲皭然泥而不滓兮珠沉淵而未輝不忠者謂不必然兮巧者直笑其爲愚律中行則若過兮羌耿耿而不渝自古忠言必死於讒兮孰若自死之爲愈先生之見固不在於是兮而後死者往往辱於胥徒固知夫忠憤之激發兮自遠辱而不遷苟有毫之不足兮豈千載之必以爲然予小子之不淑兮縻寸祿而靦顏望夜郎而長騖兮過汨羅之故淵擥蘭芷於江皐兮擷菌桂與申椒丞蕙肴而歠詞兮儼八龍之飄飄風颾颾而波辮辮兮神靈儵其欲旋捐予珮以下貽兮服遺經而弗誒

哀貞賦

易贊牝馬詩詠雎鳩益坤德利乎靜方女則歸於窈窕惟聞氏之歸余者二十載德音莫遠末終無斁可謂貞也巳矣歿逾年而思弗能忘爰爲之賦哀貞

歲戊子余蒻冠兮皇考作余以嘉偶朝發軔於薊門兮夕東皇下乎南斗乃親迎於白下兮俟堂乎尚之以璚玖揚且晳而鬖鬒兮髢不屑而鬒黰佩紛帨以擬揶兮芳菲菲其衆纓鷄初鳴而及所兮問燠寒以

怡聲饘與酏其必調兮湘錡釜以芼羮惟所欲之佐
餕兮罔敢睇而安聘惟貞淑其不二兮匪宴私之或
介柬淵塞而姬嬿兮亦婠孎而終允雖媕嫖其弗嬉
兮矧妍姒其有外信中女之叔度兮貊德音之皆違
皇覽謂余之好逑兮曰得賢内助非細事家離起於
婦人兮牝司晨而家替顧内正之克先兮女威如而
毖志亦既執手而成説兮宴新婚之如弟美洵美且
異兮煒彤管余以遺琴瑟静而在御兮願偕老而無
娟就其深而方舟兮就其淺而泳游凡民喪而匍匐

兮何有無而黽求閔余室之翹翹兮相拮据而捋荼
罹鷹鑱而嗸嗸兮口卒瘏而弗餔囦挾貴以驕兮罔
愒夫在室之佚安蓄御冬而凍皴兮胃勞心之博博
貧與賤其有命兮世固有無乎卓雖苟余口之足糊
兮亦焉往而不悏遭吾道夫龍門兮數點額而不化
謂反身之克誠兮奚外物之足疰心勞而志遣兮固
窮而碏守不怨天而尤人兮固女圖之所厚九有子
而勤斯兮屢毀璧而隕珠僅二男之蛆蛆兮及二女
之娵娵傷閔子之夭殀兮殯亦溘先乎朝露旬三浹

而女尚之殣兮余盡焉其何顲纊將屬而目余兮惆
永别之在茲余曰余死其復見兮曰君百年以爲期
生無一言之忤兮死猶不忘乎其夫苟余心之非木
石兮豈能一息而不怣衣衿之在笥兮敉緼而綴繒
羮膊不入於口兮惟齏儲之自食嗟余心之傑憯兮
言有誒而哨詵惟謜謜以徐訴兮踵有容之前哲余
既不難夫速化兮故横逆之直受阽危亟而不墮兮
夫惟嫃心之力佑閨中之闃寂兮倰益友之顛仆偭
規矩而執覝兮余安能輟夫深情燕于飛而頡頏兮

鴈雝雝而南征春與秋其代序兮神踰佚而靡寧夏
日之永兮嚴霜下而冬夜愁悄悄而就枕兮氣繚轉
而傺侘思忳忳而悶瞀兮懷鬱鬱而絓結莽茫茫之
無極兮神怳怳而自怫亂曰魂之逝兮莫知其方死
無所知兮生曷能忘一男一女兮遺我以珪璋苟有
毫之不及兮吾何以見女於泉壤汨余年之不可百兮
屬承恩之久長

無妄賦

㓜吾佩服章編兮曰無妄之有災行牽牛以遠去兮

居者雅夫橫猜惟剛柔之效動兮爰稽實以待來余
固顧慮以周圖兮奉訏謨以必諧性旌旌以制佩兮
行惕惕以井回宵耿耿其不寐兮日孜孜焉繼余乎
厥懷庶姱美以練要兮將古人爲可追吾固炯然其
不惑兮謂貝錦之勿媒狡猖以相矛兮憑不厭乎
茂惡衆並舉而駆逐兮角鬌鬌其鰕觸岐文拘姜姬
旦東遷慈抒卒挍市虎成言長纍絏其困辜兮覇圖
圖以受編班悼蹈夫長信兮衡詭出而思玄在昔先
民之有然兮嗟余邁此其奚癡余獨傷夫蕭艾之峻

茂兮蕙芷萎而數化雄鳩鴸以鳴逝兮鳳鳥戢而羽
鎩覽相觀於八埏兮覩高下之洪濛朝發軔於句章
兮夕弭節於崆峒總余轡以逍遙兮班陸離其舂容
驅望舒以先余兮後飛廉使奔從衆回回以揚靈兮
皇剡剡其穹崇汨升降以上下兮羌榘矱之所同閶
啓扉以九奏兮聆廣樂之彤彤紛吾有此外羨兮內
純粹而彌沖欣翥禽之反木兮悲代馬之依風何所
獨非吾土兮爾何懷乎故宮

頌

天全閣頌

天全者姬子名其所居之閣在昔盧陵羅景綸
氏因蘇文忠公紅友黃封之說而廣之謂金貂
紫綬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不如芒鞋藤杖
醇醪養牛不如黃雞白酒玉户金鋪不如松窓
竹屋者其天全也顧其說之則是而未爲通方
義雖得之而當以充類何則君子之道通之斯
爲川塞之斯爲淵升之而雨施沉之而土潤殊
途一致而異轍同歸者也余固取其說以名閣

充其義而爲之作頌其辭曰

惟民受中以立厥命禮義威儀有則有定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朽索以馭春氷若墜孳孳爲義雞鳴而起
外不見人內不見己獲之不隕詘亦不充鳳儀翶翔
龍德正中袗衣鼓琴削迹絕糧一德宅師破斧缺戕
麯蘖鹽梅後車傳食不厭糟糠如出金石或出或處
或默或言通之斯川塞之斯淵窮達同歸險夷一致
無適無莫何思何慮孔行四可思言四素其幾維何
不聞不覩厥臨不顯厥保無斁其極維何不已不息

扶摇大鵬榆枋尺鷃夢幻泡影如露如電不生不滅
無心無為是曰異端索隱探微無方無體不倚不測
大哉聖人繼天立極維天生人維聖同天不以人喪
其天乃全噲噲者闇余之攸躋錫以嘉名顧諟式表

石盂集卷四

樂府

朱鷺

鷺于飛之翩翩鼓淵淵于胥樂兮於皇樂壽萬年

思悲翁

思無窮生有涯兮思無終窮奈之何芃蘭之支佩以
童日居月諸倏而翁悲悲乎翁桑海東桑海西竚而
望之肅肅鴇羽雙飛

艾如張

中林何有侯梏侯椅兎爰爰鹿伎伎羅之張于猶夷
徃弗逐來之罹馬蕭蕭旆離離于胥歸乎祁祁

上之回

車之攻邪亦既差馬龍從以飛赤流赭黃鵠之飛離
哉下卿雲出天長美人扶摇翺以翔九河湯湯蜺為
梁天杓十斗璵為粱天子萬年丕丕基無疆

獨漉篇

獨漉獨漉上山入谷山有猛虎谷有短蜮上山采紫
芝下山采黃獨茹芝可延年青厓騎白鹿四海覽遊

歎人命如轉燭夜夂當九關月星晦漫漫當關闢不守金印繋左肘肘後不須臾鬼火燒白楡

碣石篇觀滄海

登碣石而觀滄海一何茫茫海若自如河伯沮傷日月若出安知所藏天大無外坤合無疆振而不洩玆其可量秉桴而逝憂心豈忘畚狩獲麟筆削以章

君子有所思行

君子有所思所思邈不期入室各自媚出門寧復知肝膽向誰是尊杳欲何爲野田飛黃雀高不過蓬茨

赤鳳搏紫霄文采光陸離鯨鯢困泥滓螻蟻尚制之螻蟻細小蟲從横亦惟時

歛歌行

麒麟游苑囿虎豹乃當關磨牙攫其爪翩何來蹣跚盜跖泰山下恣睢脯人肝鳳鳥德不衰遭時亦盤桓飄然逝玄昊邈爾遺人寰

阪田行

宛彼阪田氐䍁緜緜不知野蔓鈎連禾黍離離荼蓼薅只氐田野蔓胡纚纚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生不逢

朱虚氏

公無渡河

河水深殺人褰裳乃就之公不爲我留我心先已死

有所思

雲之馳兮鳥之飛與俱之余亢以竚兮如饑如噎乎悲矣

擬前緩聲歌

黄鵠來翩拚下有王孫彎兮射之燕雀猶可柰何戕彼飛鵠渴飲沆瀣饑不啄握粟汝何太荼毒鳴鳥不

聞拉杳高飛安終極

鴟鴞篇

翩彼飛鴞爰止於門嗷嗷其鳴翕翕其群有鸞在梁有鵬止隅或以其疷或以其吁黄龍負舟白蛇當道視之蝘蜓竚而號咷維音曉曉維室翹翹我心蹇淵曷云其㓗

順東西門行

時然言行不徑遇災罹禍不可勝犯忌諱操不軌富厚逸樂世且累不愧影不愧衾我思古人獲我心志

嘗嘗行踽踽非今之人莫我與朝紛臂暮踰墻高談四座氣揚揚爾爲魅我爲魑膠投轄結山嶽移莫張予莫挾矢太陽當空魑魅死

嗟哉行

太行能覆車輪造父無蹶顛灎澦能浚舟檣長年爲周旋凶人惟日不足志在傷豪賢君子素位而行不懼乃知天

虎欲嚙人不避豪賢篇

夭壽不二君子修身内不見巳外寧有人于畛之特

有蘭蕤蕤不采其芳於何云惻虺蛇嚙膚蜂蠍螫肌豈伊佻人物性如斯孔畏於匡孟有戒心愠于群小憂心欽欽智者擇人見惡避咎君子秉心惟其孔牖我行其野毒矢蜎興鴻鵠高舉薄於蒼冥

升天行

人世不可居緬懷天上樂青雲爲車輪班班轉寥廓目覩紫霓旌耳聞鈞天樂天河流日夜洒落飛睛瀑姮娥白玉拌笑毀長生藥

曷月

曷月汪子思毋也汪子奉毋就祿養於黔黔古要荒外毋不安於居且抱疳疾乃假函章便奉歸別於武陵毋南子北逖焉瞻思

曷月予旋歸淚縷縷班鳩過河野鵲飛心思故鄉欝纍纍瞻望曠野孰知我者

有所思

有所思汪子自牂牁底京師經玉河橋故寓恭妻聞氏求訣於斯

有所思有所思乃在玉河之西槐高高寒冬葉落無

華茲孤鵲飛來啼不見當時雌日居月諸哀爾生非其時嗚呼日居月諸那得復見爾雌

春風伯勞歌

翩翩雲中鴈秋南冬北見人生苦行役離鄉令人賤有毋不得寧有兒不隨行生年不滿百生離多苦情

折楊柳行

提上柳何青青春風一搖蕩萬里愁人行一解愁人行春風歲歲似誰知怫欝多懷日遠企予望之二解我有老毋東歸萬里途客從遠方來不見雙鯉魚三解客從

遠方來不見雙鯉魚河流湯湯回回安能奮翅高飛四解但知斗祿養親誰知鬼國遭屯旨茸不遑口恐見疢疾嬰身五解令我混迹胥徒令我負親嗟吁混迹固爾耳負親怨何如六解

怨歌行

怨歌行汪子哀其妻閭氏作氏有淑行偕行殞於北乃挈二兒南還

綠葉著庭柯隨風自婀娜嚴霜一夜發葉落枝婆娑一解黃鵠雙比徂和鳴尾畢遡雌飛墮不起雄鳴將兩雛二解兩雛聲嗸嗸不見雌羽毛羽毛隨風轉轆轆但願北風號三解皎皎雙玉簪置我齊紈襟簪襟得相著幽明懸素心四解朝亦垂繐帷暮亦垂繐帷琴瑟在我御安用鷄鳴喔喔爲五解獨樹不成林獨柯不成木男兒愛後婦斯言良錯莫六解

相逢行

相知不相逢相逢不相知鳴鶴在於陰其子乃和之鹽車服騏驥伯樂不可期相知苟不難何用絶絃爲神龍遯淵潛遯世恒自怡

豫章行

丈夫膂力剛經營將四方盎中有宿儲杖劒離故鄉黃鵠一舉翮離哉翻翺翔詎知墮羅網燕雀與同行風颯懷素志宛頸中自傷去去勿復道濯足東扶桑

前緩聲歌

幽蘭生澗谷不在堂皃之前用之稱國香不用乃與百卉比肩白茅爲物薄藉重得無愆井渫可用汲王明福臻駢膰肉與乘輿孔孟車爲旋吁嗟聖賢之生不能易命而回天

孤鴈吟

群飛塞北雲孤立湖南渚落日羇旅情相將兩延竚

合歡詩

朱戶柳垂絲朱輪夾道馳燕泥含翠幌花露浥羅衣寶瑟調銀柱金蓮下玉階鴛鴦浮曲沼春風萬歲期

楊白花

楊白花開滿樹春風一夜起飄搖不知處飛芳舞縠須臾時墮地莫望低枝垂

興隆道中聞鷓鴣

行不得哥哥魚潛毒淵鳥栖惡柯此無奈何嗟爾行人趄趑阨陀不避罻羅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六龍之山十年爲兵君将安行嗟嗟君将安行

君馬黄

君馬黄臣馬白君馬騰驤臣馬不敢偪周道如底和鸞濟濟穆王四遊道彌棘枳虎圈熊逸衛乃女子寧武不稱愚安用丈夫爲

雉朝飛

雉飛五色斑斕雌伏啄食蹣跚但憂雛翼未乾寧知

張弓挾矢雄飛飛雌伏死遺厥兩雛朝夕哌哌雄鳴繞枝不見爾雌

日東出

日東出駕六龍卿雲從翔天中日東出開八埏龍之飛群蜿蜒日東出玉燭明屢豐年樂和平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八九子日伺兩老烏兩老烏朝攫腐鼠夕啄赤莧羽翮脩脩口卒瘏日望子翮長寧知我獲哺八九子既長各含蟲蟻飛斑斑轉轆轤來巢哺老烏亦豈知當年恩斯今甘此毒荼朝挈壺漿夕望哺壘赤子不入井嫂溺乃怨之媒入門刎頸交出門各啼悲

董逃行

倬彼雲漢昭回天門醮祭夜開金旌寶幢徐來玉女三千徘徊中直層臺仙掌崔嵬侍臣跪進瑶杯解一鶴馭膴膴中宵來下但俾吹笙擊鼓姹女翩翩起舞神水金波如組解二黄扉夜啓霏霏元老躧踏裳衣香龍蜿蜒金泥青詞繡楮揚輝天顔一展申眉解三城南尺

五絪緼歌臺璦響繽紛車如流水盈門苞苴山海輸珍千秋萬歳長春解四紛紛疇犯敎言履客日稱萬年白日胡薄重淵但願弗令華顛子子孫孫駢妍我生有命在天解五

臨高臺

黄鵠一舉可以千里拉沓溟滓尚貽鼩矢仙人王子喬參駕白鹿相遊遨相遊遨入紫虚玉樓十二嵯列天衢吹笙乎拊鼓乎超忽者土乎

芳樹

麒麟可以遊苑鳳凰可以鳴岡羣狩西野孔袂抆傷
桂樹梔薪管蒯揚芳志士心懷回回瞻仰彼蒼盡罔
臧

挼荒歌

遼邪荒邪挼我者誰邪蒼蒼乎彼乎國士者遇乎噫
哉知巳盡云其死

短歌行

甘言為疾苦言藥促膝附耳姿綽約言才逆耳心不
樂胡不甘言恣歡謔頃刻垂楊生左肘盻睞何人為

奔走平生不識夷門叟白髮人前向人剖短歌行莫
垂手

門有車馬客行

朱門夾廣路車輪如流水但見車塵起不見車中士
下車入門來意氣何瀰瀰一顧羅璀粲再顧列旖旎
東風吹桃李飄蕭墮泥滓方何以為期胡然我念之
棲遲衡門下室遠人甚爾相國齊晏子結交在終始

枯魚過河泣

貧賤慕富貴富貴履危機犧牛被文繡玄龜曳塗泥

將進酒

將進酒且莫歌盤渦作梁在洪河桂樹為車輪西望
太行阿高臺飛閣嶄嶄峩峩意氣一以失黃金不為
多嗟嗟黃金不為多樂極悲來當柰何

鷄鳴歌

鷄鳴膠膠月在天竚而搔首心惘然竚邪望邪天何
蒼蒼其南馳

募兵謡

都匀道檄下各衛募兵多者六百少者三百卒
無有應之者且為之謡余聞而為之比其詞以

見顧彼失此之非策云

募兵募兵再往銅仁城城中有兵十去九再往銅城
誰與守諸蠻惡少知我空靡燒西堡今復東急須募
兵各垧速滅毋使成飛虎雖然三兩之金安足貴且
對妻孥枕戈睡

石盂集卷五

五言古詩

感懷二首

高樹多悲風勁翮無群栖君子懐明德下學惟天知
叔孫毁尼聖狂猾人所譏漢士罹黨錮宋哲遭流離
天命固如此人情安足疑

二

亭亭巖上松矯矯庭前竹悠悠懐古人脩然在空谷
小人有虚譽君子慎其獨吾心苟無愧何必狥流俗

滔滔滏水間砥柱良不惑

感遇十三首

太白何煌煌衆星何歷歷為光既不同旋樞亦殊廸
鷄鳴天欲曙殘月如戯璧衆星忽已淪太白猶在側
乃知光盛者其暉自無極

二

王者化無外四夷為我防禦戎有上策無怠亦無荒
碁南無王庭中國嗟耗傷屯田十二宜固守誠足臧
吳楚殲胥玉千載悲人腸

三

麟鳳本希有倏忽不可求雉兎躑平原網罟於焉投
耕漁版築士囂囂何所謀千駟曾弗顧萬乘如蜉蝣
三聘幡然起先覺貽鴻猷網罟遺雉兎麟鳳安爾收

四

大地傳且厚載嶽振河海乃云水承地水復為天配
塊土投水中安能不腐壞坤厚合無疆惟天大無外

五

滄海雖望洋居然地為載

我昔開東園手植櫻桃樹五載一來歸樹大乃如許
顆顆懸珠璣葉葉蔽衡宇垂垂白髮親朝朝挈雙稚
弄珠桃樹下念我天涯去俯仰廹衷腸啜粥同其窶

六

進旅退復旅比肩胥與徒簡簡方萬舞碎戟在廷除
懐古固有然問余何所居余亦何所居家有驪龍珠
藏之三十年手澤猶濡如恐復入深淵保之過微軀

七

所需升斗資聊為金石圖

釋迦無文字象教乃其眞仙人亦無言爐鼎爲之陳
鉛汞非外物䰟魄在其身在天象乃見在地形爲存
䰟魄成象者煉之若浮雲飛昇八埏間歲遠亦沉淪
大化有混闢而况萬殊分嗤彼服食者昏昏何足論

八

飡雲有貧士赤體無縷絲長夏坐炎歊寒冬卧氷澌
不渴復不饑無言亦無思元神還内固外邪安所施
荆楚雄南疆憑陵江漢湄一朝寵無極囊死復相依
蠹之才二人亡國恒於斯去讒遠貨色修身乃其基

虞廷十六相明良千載師

九

天閑十二厩驪黃燦雲錦飽飫太倉粟渴向潢池飲
寧無千里駒毛馬色斯擯芻秣常不充鹽車服坎壈

十

咸平憤讒佞沉淵殞其生嵇阮匪猖狂遺時乃爲醒
昭哉詠懷篇上續離騷經誰言千載下無能測其情
何如皁帽士遯世歸滄溟

十一

山深風雪零天寒日將暮廻車遠行邁荆棘彌廣路
高堂棟已撓埃壒冐軒户夔魖雜魍魎盤薄復馳騖
安得巫咸招天閽或可覩

十二

灼灼桃李花春陽媚芳姿明明君子德生當治平時
調羹秉玉鉉壽芳維其祺叔季燠小人祿壽亦如斯
樂天復知命君子奚以悲

十三

平原解好客珠履常三千誰爲肝膽士相知復何言

一朝報君恩夙昔思所先士爲知己死斯言良不偏
寧無千里駒伯樂曾莫前

答徐氏三首

明月皎夜光蟋蟀鳴前除生年不滿百立德在須臾
憂來百思集忘此七尺軀毀譽風前旌得失何區區
死者不復生愼勿乖遽廬

二

吾生寡諧俗未爲君子嗔生平四海内屈指纔幾人
爾來東海上邂逅賓州君君才信英邁瞋目何嶙峋

顧我一寸壤譙挹無捐淪

三

杕杜生道傍其葉何蕭蕭揚舲遠行邁惝怳非崇朝
有子未弱冠問學無甄陶跼蹐蓬衡下矯首龍門高
寸筳如可扣倘獲聞簫韶

新秋晚坐前除作

出門旣已遠而嗟歲月深孫客寡親友閒除坐沉沉
斜日下庭草鳴蜩在高林清風自東來颯颯吹衣襟
遥知門前柳尚對南山岑高堂悲白髮盡然傷我心

何當附飛翼即墮雷峰陰

鷄鳴寺

空中藹蒼翠磴道盤紆上石塔旣崚嶒殿閣亦弘敞
喜此闃閴中清新獲心賞禪堂發清磬山花落餘響
天風吹雲葉翩翩下仙掌大化無停機日月流穹壤
聖教千載存天地乃真象因嗤空王宇偏租成魍魎
虛寂本無欲亦足除妄想青衿汙塵土媿我非鶴鷺
翮朝明星東走馬長安中歲月消馬首念之心忡忡
橈溪有精舍猿鶴行相從

赴太學齋宿

跏趺起中夕端居悄以深鷄鳴被青野行行向西岑
嚴城沉鼓角長風吹樹林層空浩無際衆星羅森森
出門各有適豈必嗟鶉襟無爲瑾瑜故掩足荆山陰
須臾天壤内愼弗乖吾心

雪霽早行懷楊伯庸并謝雪中見寄

曠野莽明滅松林鬱沉沉赤日出海角烟霞霽群岑
飛鳥任所適流雲亦何心蕭蕭寒驢背長風吹布襟
猶疑剡溪道惆悵懷同簪重感綢繆意惠我白雪吟

子音信奇絶媿我非知音去日不可拾來日當懷金
吾斯未能信擾擾將焉尋匡山讀書處與子相蹐臨

弘濟寺觀音閣

高閣闘危湍結搆歷機巧昨聞靈谷勝還茲足幽討
倒影射虛牖照我顔色好遠翠凝不流江光白如掃
清梵飄天風奇巖寄瑶草遐憶羲皇人悠然此懷抱

雜詩四首

皎皎雲間月濯濯池上蓮奕奕宛清揚的的明金鈿
順風轉馨香蘭佩芳且鮮願言結綢繆爲君合華筵

妾身匪匏瓜良無媒妁肓

二

南國有佳人二八理文機誓將成錦綺三年以爲期出門聞所好乃在綌與絺絺綌本易成惜哉難久施

三

高樓臨大路上與浮雲齊盈盈樓上女日夕相遨嬉清歌發皓齒不惜知者稀寧知錦衾薄遠在天一涯感歎不能已况值秋風期

四

白露沾野草蟪蛄夕鳴哀展轉不能寐攬衣起徘徊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飆埃云胡悲結束日醉高陽臺抱德垂令名遺世非良才

雜詩二首

夜長耿不寐起視明星光勞生何其宜流光亦何忙流光不可羈生命安足期區區三十載被褐聊自持顧慚寡明德乃爲俗所嗤明德苟不脩邈焉增所思

二

游魚在深沼飛鳥投高林芒芒物各有託傷哉貧士心

雖膏不終食駿骨貽黄金箜篌恥諧俗誰辨黃鍾音

感述

人生天地間忽若處蘧廬所以杯酒歡握手恒躊躇至辛爲骨肉少長同追趨本爲連枝樹安能別庭除來生有因緣亦不恨須臾夘別長已矣生別能弗吁

感詠二首

濁醪注瓦缶玉瓚黃流中黃流豈不貴食飲焉能同民生鮮知味况此鬱鬯功寘孚有至理棄置何忡忡

二

處世寡諧合閉門恒自量便儇靡予性守拙無他長萋菲成貝錦哆侈南箕張君子愼自守多口庸何傷

白髮二首

雷峰何峨峨挠水何浮浮耕讀雷峯下流光五百秋我祖來石孟我公奕前猶束髮一萬卷置足青雲頭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瓊琚謁承明鎖鑰當燕幽乘箕倏霄漢離𪗪悲箕裘

二

未強嗟已弱即弱無再強豈無王喬術使我年齡長

顧此一念間已墮徇私鄉君子公物我內外殊相忘
長生苟不滅四海何茫茫

夢別

綿綿千里道夙昔傷懷抱悠悠秋夜長委蛇來他鄉
蕭蕭倏風雨凄其各含語宛宛琴尊共自謂非宵夢
夢中恍顏色何事真相識相識不相久禰禮復分手
忽覺悲神遊茫茫何所求不謂夢中面復爲相離變
會合亦孜孜聊慰終朝思

丙午除夕

歲除在今夕百感集中腸化始紹玄功物性歸已萌
吾生亦何爲舍旃非有藏季夏涉金陵末秋始還鄉
適越非所嗟挾冊真亡羊憶昨黄小群毛髮忽已強
生年秖須臾咄嗟固毫芒徒倚盼庭柯仰見浮雲翔
浮雲西北風亭亭一徊徉安得九萬翼倒影凌穹蒼
窮覧際八極歲月倏已忘僊人王子喬聊可與頡頏

感逝二

東海有一士自稱玄夷君蹤迹宛委丘手持玉簡文
偶落金臺前仰見金馬門金門開百二一一懸青雲
明堂坐天子玉帛來王賓坐令滄海收黄河日南奔
覩茲掌中書棄之若埃氛翻然駕青虬歸來千百春

二

物生有高下所遇不可常荊山抱良璞再刖還再傷
萍實果何爲厥質非孔良觸冊固偶爾走使尼山傍
白頭乃如新傾蓋焉可忘

明月照高樓

明月照高樓高樓臨大江登樓望大江大江何茫茫
輕舟從東逝一往天一方但見東逝波不見東來航

時見東來航問訊復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何由見
見面不可期月光有時虧月光虧復滿歸來應未晚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過牂牁橋謝程
番父老

長虹臥滄波千載復萬載我心隨明月耿耿亦長在
寄謝牂牁人未言成寤慨

新鄭

鄭國古已淪於焉一逍遥土厓亦律崒溱洧自迢迢
舉目無村屋何草不飄摇寒冬十二月風景更蕭條

朔雪下玄雲饑烏啄荒郊飛飛復啞啞其羽多翛翛
感今念疇昔客思殊悲騷今人不可知古有公孫僑
時方逞矜智敬恭植特標民勢自仳離惠義皆同袍
修辭集衆長大小無狂交南楚有北晋弱立強不驕
仁賢國空虛令聞何翹翹山川迴如昔善法非吾曹
蕪詞如可陳願假巫咸招

衞輝

大河流日夜沙土瘠不妝民貧力自弱瑣尾無王佻
我馬日行邁偺華冲且遒云茲古衞地睇睞愁以憂

曠野多悲風短髮寒颼颼杕杜古道傍葉落枝不樛
今時古則然懷古蹟荒丘懷古亦何思展矣吾將求
伯玉五十化武公耄自修畜德富日新篤實輝光流
其愚羡甯武矢直稱史鰌斯邦信多賢千載聽悠悠

羑里

龍馬出河中羑里亦在茲聖人處憂患易彖由有辭
易道復中興天意良可知周易未墮地荒陂尚有祠
易道大且廣常編絕宣尼聖學猶不厭吾儕更何思
吾心抄中和動靜何足疑動靜互其根兩在復不離
神易乃如此愼獨恒孳孳學易無難事文王眞我師

妲巳臺

殷鑒在妹喜妲巳復有臺人亡臺尚存委土師將來
聖人懷遠憂狂者忽不哀赫赫宗周室褒姒成禍胎
嫋處方未巳一笑揚其灰女色固所戒更勿誇蓬萊

邯鄲

燕趙古多士於今寂不聞山川不殊昔豪傑多隱淪
白馬狐狢郎翩翩獵原村雄狐應前落一笑生黃雲
歸來邯鄲市斗酒錢百文醉臥當壚上意氣何嶙峋

呂公堂

富貴直一夢弱草栖輕塵黃粱啟眞覺覺者能幾人
飄飄紫霞徒瞬息千百春乾坤等一粟不毀吾元神
元神十二萬萬化歸渾淪有終必有始虛無安足論
生順而殁安吾當識其眞

華不注

自我來歷下歲月忽巳周扶搖跨渤海浩蕩凌蓬丘
嘗觀華不注未得從茲游早讀太白詩今見芙蓉浮
芙蓉如可擷白鹿吾將求

家童至志喜寄子禮約二首

我老遠行邁惻惻懷爾深迢遥四千里五月無家音
況聞烽火亟攙槍射山林攙槍射有時横逆紛相尋
爾寡默以柔垂堂戒千金

二

夜來有嘉夢徒倚至日夕忽見孤童來欣然造我膝
問爾無他虞謂爾安且食我心百不憂如擲空中石
開緘見爾書縱横蔚如織能文辭如是令我心逾適
願汝日精勤蚤奮青雲翮

夜庭清平簡孫觧元

炎歊鬱亭午節盡無薰風行行赤日墮迢照千巖紅
長空碧如水突兀撐火峰涼颸起木末草際鳴陰蛩
三年在萬里足迹如飛蓬春從東海來杪秋逐征鴻
非無平生志翩翩悲秋空懷哉太玄子結屋青厓中
閉關入禪定耳目還內融余歸赤城上笑挹浮丘公
餓餐紫霞氣坐看江流東

沅陵道中

孟秋多苦雨草木變衰色居人堂上憂況此遠行客
青陽別閭里霜露還邑宅相看愧兒女玄黃最蠶績
而我果何爲萬里叨祿食舉足以傷榛抱志如投石

夜上嚴州灘

上灘似牽羊下灘如走馬灘高月未出石立灘流瀉
參商低欲擲風雨聲在下夜半入天津應識支機者

宣風早發

爲客多苦辛朝朝戴星起夢寐非他鄉覺來非故里
安得覺如夢使我愁腸洗毋年七十二子齡僅逾紀
舍之趨遠道老弱自依倚疢首不能櫛髮結亂如枲

誰云服胡麻可使結髮理

長沙途中懷古

客路涉湘東衣裳苦泥潦不斷四時雨因懷杜陵老
平生負奇志龎糲常不飽讀書破萬卷下筆如電掃
雖無房杜業乾坤潸詩草蕭條浣溪上寂寞巴陵道
溷濁不可居竟夾群儸好還贈耒陽雲千載空浩浩
生才本不偶棄之如摧槁天意尚如此人情固了了
不怨復不尤夷然適懷抱

癸丑十二月十八日夜龍陽分司因念我女今

日出門乃不得送悲不自勝漫焉撮辭

今日亦何日我心悲不勝我身在萬里我女當有行
十五秊其毋有弟才九齡傷哉六載間撫之日丁寧
今茲別離去兩稚淚若傾有矜毋不結有父不在庭
夙者長已矣吾生伴其膺昔年讀常詩送女多哀聲
吾今履其事哀聲何日平

龍里分司

薄雲露微日好鳥輙和鳴悠悠散庭下綠綠春草生
絕域有嘉思因之懷故庭臨觴不能御俯仰多其情

別泰山擬唐李太白六首

余留泰山前後幾五載實惟山靈爲我知己茲
將別去睠焉望之嘗讀李太白詩眞若天僊不
可擷攬興懷尚矣奚擬而作之以攄繾綣之思

自我來泰山於今忽五年每登日觀峰並坐肩吾軒
方瞳被兩鬢宛若垂雲烟佩服龍門衣霞彩光燁然
謂我畏壘山曾共庚桑眠重來五千載一笑俱忘言
而乃天僊姿疇能識毫顛旣來不須臾又復歸滄田
攬衣不能住涕下如流泉

二

青雲四千丈誰能陟其顛倒騎白鹿行去若飛龍翩
道逢五丈人峩冠何余前所言皆上古蒼頡不知年
自云秦皇帝登封汙遺編至今地天通無能伏其愆
顧予傴僂軀不揖霞宮僊自非生平力安能獨超然
行行重行行贈于華胥軒明滅不可覩黛色參中天

三

扶搖上天門下與人世辭四顧何茫茫湛湛青玻璃
銀河從東來泱漭西南馳五綵光芒寒衆星列參差

乃知星宿海不在崑崙西黃姑處河側婉孌冰雪姿
熒熒白玉杼皦皦黃金絲終日雖七襄惝怳不勝思
謂當補龍衮舍此將焉持一見投余懷惠德非所私
感此迫衷腸躊躇臨路岐君門一萬里可望不可期

四

崩湍落兩厓風雷日喧豗飛梁十萬丈健倒青莓苔
洞門闢石扇照耀金銀臺蘭楣桂爲楹白玉三重堦
貝厓碧參差珠箔白皚皚琪花雜瑤樹鸞鳳舞毰毸
坐我紫瑤床酌我青金罍瓊漿一漱齒神靈通百骸

逍遥游象罔聶爾遺塵埃滄溟連渤海歸去何時來

五

朝飲玉女池暮宿日觀峰天雞鳴夜半海水揺空濛
陽光地底出倒影千虬龍龍宮七十二一一開玲瓏
粲粲啓金娥雙雙吹玉童揖我介我入肅我龐眉翁
大道本虚無緜緜出無窮虚無一無生空王更言空
虚寂乃同歸羽化非吾宗余言諒如此願子諧黄鍾

六

學道二十年妙悟羲皇易非道亦非器無感亦無寂

兩在不可知太極無無極絪彼塵中人視我如遺跡
塌來遂玄游傾蓋如疇昔嘉會良在茲別去甚彌惻
虹霓亘中天萬里僅逾尺南箕北有斗攬之在前席
相期俟河清睽別纔朝夕記取蟠桃花花開復來覿

感懐四首

黄狐號野外白楊風蕭蕭遊子遠行邁顔色慘不驕
墳墓日以荒松柏日以凋四時茂黍稷羈旅無尊匏
感此摧肺肝涕下沾綈袍

二

落日多悲風嗷嗷雙鳥啼云胡百年内生少多別離
死者不復生生者日含悽牽牛與黄姑相望一水湄
脉脉不得語耿耿猶相依

三

斑鳩過河飛河水流悠悠含悽獨延佇謂我心何求
少日多苦辛生女亦琳球嚴霜忽飄零蘭蕙不可留
聽此孤松根歲晏風飀飀

四

町疃麋鹿至呦呦呼其麑戚戚堂上人蔌蔌沾裳衣

斗祿無朝餔一子不得携日夕來相望悠悠扁山陂
臨風附飛翼尺素不可題

還山貽余鶴山施南渚

携家信行邁羈栖逾兩月推心休耆衰無妄在縲絏
生平骨肉親扼吭屢幾絶嬉嬉甫笑徒一葦成吳越
與公託比隣勤拳慰迂拙貽我金石言佩之忘饑渴
孟夏草木長白石多薇蕨緬懐式微篇旄丘誕節葛
言歸理輕棹山靈足怡悦

買得鯿魚寄子禮約山中

朝辭窮窕窟春宿空明天纔遠麋鹿群復見魚蝦前
日出錦綺明萬樹扶桑顛漁人盈提來手挈槎頭鯿
笑買不論直百十青銅錢寄汝山厨去短竹燒青烟
新釀早已漉梅蘂應堪憐老我百不聞一誦逍遥篇
知汝會此意臨風亦何言

同日聞王中白徐龍陽訃

平生少知己屈指纔十人修文已五六二子不復存
儻立右軍輩徵伯南州倫天台鴈蕩間並遇純陽君
謂我猿鶴姿授以先天文摘取虎盤囊佩之雙垂紳

感此意綢繆媿負難具陳會合秪須臾分飛嘆離群
崢嶸三十年夢想勞魂神王子書一至徐子寂不聞
未必尚有期必別寧復論矯首望不極長號聲莫吞

送子禮約往河南

丈夫四方志及壯當遠遊汝行何河洛黽勉將焉求
河洛思禹功龍馬須孔周五星燁奎聚群賢總前修
定性啓眞傳發鐸振中州逍遥弄丸翁廻谿空山樓
學問求放心聖功適全收後學乃支離補敎如贅疣
静中養端倪索隱還冥搜出話豈不然盡性非良猶
夷門吊侯生梁園想枚鄒知汝夙昔好余言非所投
我老無聞知好學懷琳球臨深履薄冰燕翼貽孫謀
嘗聞西亭子神鮮無全牛涉江采芙蓉欲贈嗟無由
汝往一掘衣嵩高接浮丘青雲垂素手得指南車輈
未行念歸期遠逐征鴻秋行道多岩辛端居我深憂
擔簦步江干東風漾輕舟遥遥望江樹江雲日悠悠

寄友

群峰色欲暝宿鳥孤飛還悠悠散林下心與雲俱閒
風雨從西來須臾滿前山懷哉同心人千里隔河關

鎮遠群齋和周太守用晋人韵四首

我本山中人結屋撓溪濱夙興夜分寐度罷書已陳
自從竊禄來所懷殊未均入門愧童僕傾蓋伊誰親

二

昔爲抱關計遠逐浮槎蹤明發懷二人寫之非焦桐
含英茁庭華秉節諒孤松揭來東扶桑沆瀣開群峰

三

驅馳何天末秋履憶東皐苟無素位心枕席皆風濤
鐵劍拙倡優寶鑑析秋毫皜皜暴職陽處處聞齊韶

四

開軒鑒止水風來倏而渙仍看水止萍一驟還一散
人生苦悲歡造化同劇玩璧白涅不緇墨翟徒成歎

赴清浪

滌昔皆羈豹奔走復何爲薄暮適西關詰朝陟東陂
丈夫事行役未必無棲遲平生白石心對此青山薇
歸來東海上一照庚桑眉

昆陽

平生負奇觀足跡半九州再來昆陽下眄睞極雙眸

白日原上來慘淡雲不收桓桓討賊師所向無不投
有禽利執言安用孫吳謀英雄跡已陳草木悲深秋
乾坤浩無際檞髮風颼颼

均州道中

西風吹浮雲欻向東南馳遊子在萬里行道多逶迤
衣裳既已寒菽食恒皆饑悠然懷小星賦命各有宜
溝壑苟或忘安用丈夫爲睠言歸故園捋採南山薇

寄子禮約四首

客從白下來寄汝一書札云趨蘭臺下朝夕見篋簏
觸褻多皆辛旅食無彈鋏步出太平門長岡恣蹀躞
鍾陵六龍盤倒影湖光燁花開爛若錦萬木森龍鬣
超然俯仰間世事紛蚩睫

二

我昔當汝年正向茲中游貫城鬱嵯峨義法比時爲求
邂逅覩海士接我如浮丘嘯傲湖岡上李郭無儔匹
回首三十年夢寐良悠悠況茲良友亡念之雙涕流
汝應無索莫麗澤金蘭儔

三

汝祖與計偕重光作噩歲春官下第旋濟濟南雍內
楓山大司成三千稱拔萃經年既卒業歷事在廷尉
我昔過湖山恭敬雪哀淚燕翼有貽謀箕裘忽先墜
老智耄及之終焉失三昧

四

鍾陵若龍盤石城踞虎虎古稱帝王州混一自皇祖
北開玄武湖壙列三府花開雲錦浮晶晶邈玄圃
而我祖子孫三世得旋覩鳳凰翔千仞尺鴳那比數
明發不能寐慼慼愧繩武

書冊中見亡室聞氏剪花燈紙葉乃五十年之物聞氏卒蓋三十年矣

于婦二八年嫋娜青陽姿嚴鑴雜芳佩免蕘適膏脂
昧爽上高堂下氣聲且怡旋歸閨窔中組紃復勤施
令節値花燈剪紙屬纖奇瑩徹玻璃龕縷析冰紈絲
命薄不如紙紙薄猶在茲倏忽三十年柔魂遐何之
寧知當時刀劃我今日肌人亡餘故物淚下如綆縻
百年幾相距閱世須臾期杳杳玄廬中偕處恒齊眉

先公墓下五首

流光倏孟夏白露沾柔桑上有哀鳴鳥音響一何長
展轉不能寐百結無廻腸人心懷苦憂禽鳥亦何傷
禽鳥傷有時人心邈天壤安能解天殁哀樂忽以忘
嘗聞漆園叟寂寞無何鄉

二

憶昔垂髫時先公掌中珠寘膝且摩頂口授童蒙書
哀哀屬纊日遺言更勤渠君子極高明小人日淪胥
明時倘不偶食力如南徐汝在余不死掖勉錫嘉譽
寧知自暴棄萬死辜有餘

三

青山啼布穀麥浪風颼颼攀號淚如血枯腸煎百憂
食力違遺訓力學慙箕裘強仕踰末途足跡半九州
負笈多覆瓿救帚仍包羞故人王與徐零落歸山丘
溘焉委朝露遺草將安投

四

宰木陰陰下啼鵂徹宵晨聲來若爲侶似我多酸辛
孤燈形吊影白日無相親陳編五十年開卷莫我嗔
精氣物已衰魂䰟猶依因生乎乏之土釜乘光邈元神

朝聞效先覺夕死歸吾眞

五

一家傍先塋纍纍正相似蕪蕪草何紛披孤鼠亦叢趾
同室二十年先藏忽三紀鷄鳴與昧旦交儆言在耳
飛鳥喪其匹廻翔尚無已糟糠不下堂死別情何弭
老淚莫深垂同穴日伊邇

孔與歸

侵晨發沙井薄午抵孔與萬山爭嵯峩流水曲環抱
擔侶竹作垣灘橫石爲艫雲淡晝欲暝林空鳥頻噪

春聲出烟樹風花落衣帽途長僕已痡門開客衫到
主翁坐未知兒童走相報顚裳下高堂再拜驚一耄
肴蔌忽羅列尊罍爲傾倒擊鼓復高歌情親極笑傲
止宿累翁言辭歸渴余告出門失層巒披裘禦飛瀑
行思坦易途轉遇羊腸道巉岩一線通辛苦百年鑿
仰視雲冥冥俯視川浩浩僕夫衣裳寒余亦精力耗
何以勞遠行歸來問餘醵

石盂集卷六

七言古詩

硯溪歌

盧君爲我談硯溪自云擅有東州奇落花流水白日
靜空山霹靂驚畝礴硯溪之山天與齊天台彷彿相
東西溪流曲屈走其下其上更有青雲梯石壁如屏
五百丈摩挲忽覯僊翁題春雲意態驚虵勢元氣蒸
濕猶淋漓溪爲硯兮石爲紙硯溪之名良以此盧君
好奇天下無茅堂結傍僊居趾臨流試寫遊僊圖貌

出僊翁及童子筆端造化誰與同風流直似長康公
他年召入承明殿手攀雲漢描飛龍龍頹一開天爲
霽硯溪剡剡恩波通有時伴食王堂靜手揮五絃目
送南飛鴻

龍山歌贈王子忠

山人昔年號東泉今也更號龍山僊四明東山多蜿
蜒龍山突兀東湖前謂有神龍窟其間淵泉上與銀
潢連山人卜築山之顚石田茅屋餘嵩編童年題詩
似長吉二十攻文軋馬遷黜額未遂龍門志抱膝長

吟梁父篇古人不遇今猶惜世上才華胡弗憐嗟予亦向齊門立竽舞清歌覩騈集千花驟褭金鞍垂萬里江湖賈生泣歸來柴門白日靜讀書懶向髙官揖山人炯炯雙眸空客星下燭光如虹九重天子欲召見文采照耀懸重瞳天生豪傑有大用時來感激隨飛龍商臣本欲爲霖雨孟叟何嘗貴萬鍾山人未出有龍山山人既出龍山之名乃得垂無窮吁嗟龍山何龍從

陶眞人行

有客有客來薊門向予道説陶眞人陶生壯年出從事暮沾斗禄趨蹌雲時從邵老學金籙邵也日夕瞻龍文邵辞龍歸首丘以忠推轂陶茲留九重深居數召見飛昇白日眞可求人臣懷仁祝君壽況乃致之仁莫儔錦衣玉食聊爾爾鵠立隨龍長不炊紫芝青精何足拾但使神仙出衮泮文武五利本迂恠林子王郎實相似銅盤露掌空巖薛壁月珠星皆口耳當年漢武已深疑不特於今稱妄矣神仙之説非宵茫茫湖弓墮先陶唐陰陽之靈本吾有坎離既媾稱純陽翩翩玉女持幡幢奕奕冊書拂御床春花秋月千門迴虎瑟鸞車萬里將神僊此日眞堪得莫道蓬萊猶望洋予聞此言殊大慰帝舜聰明億千歲纘述皇皇紹百王對越明明輯群瑞乾坤俯仰成僊窟物我長春無外内安能縮地與陶對問陶此述終能遂白髮蕭蕭願少留愼弗中宵學蟬蛻

貧女吟

貧女家近五侯門閉門日吐雲霞文十年不窺五矦第萬里倏忽來崑崙崑崙咫尺開閶闔楚娃越女何

繽紛金箏寶瑟調玉柱孤聲清角旋朝昏頭上金雀釵腰下綠綺裙翩翩出青瑣鬱鬱含蘭芬但知富貴人間少取寵爭妍誇窈窕寧知貧女亦娥眉手握雲昆色皓皓日月光垂補衮衣區區機杼事全非烟霞空瑣芋蘿合高臺不數貯南威商宗夢卜傅巖叟夫夫事業眞不苟莫令婦女媿男兒關雎葛覃殊弗朽入宮必妬古有言於今擯斥安能前操刀哂學尹何製生平妙得因秪傳文成擬報青玉案豈期翻作荆山憐天台四萬八千丈四明屹立東南天玉禾之田

二十頃採薪若木枝杈纏歸來便作烟霞主一笑忽見滄桑遷東方小兒如邂逅呼余乃是雲林僊

凍雪吟二首

長安一朝雪泚泚石盂山人僵欲死捕麋逐鹿非所能辨能識劍徒爲爾斗祿聊需菽水求寧知踐踏如泥滓燈前三復采薇篇人道人心自如此

二

蓬門北開風怒號北風釀雪吹銀濤手中長鋏椎且豪饑來不作鬱輪袍文園讀書亦何用習池乃是高

陽曹天生我輩殊麋鹿終然采薇歸山凹

程番赴省得李孝甫黃甥嶺亨留都寄來書

連峰碧草鷓鴣啼道傍蕨薇沒馬蹄昨宵風雨迷前谿岡頭疋馬看朝曦黃花如金莖寸齊弱植不染廣汙泥峰迴磴轉聞天雞野橋屹石誰鐫碑楊花無風飛屢低茅簷紫燕聲喃呢前村蕎稌扶長犁花裙復見來苗姬風光不殊鑑水涯人物迴異心含悽故人三載相睽離黃甥別我亦一期攀雲同坐燕子磯尺書遙向黔中題洞庭木落鴻鴈遲春深始得開映瑀

李膺耿耿胸蟠蜺叔度有子才不羈念我遠適西南夷生平有願恒自齊拌祠冠賊仍歲饑頻仆何須察其眉推心不忍先耄倪駕駘鞭策胡能爲淵明早賦歸來辭獨立莫遣秋風吹掛冠奚必須瓜時籬邊共酌邛州卮

涔之水渡涔河作

涔之水流濺濺望毋不見立河邊我毋宿留枉渚前三月不卅粥與饘燕雲迢遞一萬里我毋東歸甬東汜尺書欲寄無尺鯉涔水濺濺淚泚泚

邯鄲秋酒行送人之甘肅

西風落日吹黃塵行人遥指邯鄲門鞭羸且向城頭宿邂逅當年屠狗人與君意氣如相識直須呼酒過一石高歌擊劍殊有情射覆藏鬮曾莫測邯鄲秋酒紅若榴當壚女兒唱梁州梁州一曲悲秋草望絕胡天征戍樓樓頭橫笛楊柳生胡兒聽之雙淚零丈夫生身在萬里莫怨邯鄲秋酒行

燕山行

燕山八月風吹雪北酒罏頭點猩血美人高坐碧羅

揄手撥琵琶唱胡𨷻銀瑠暁出紫駞峰華燈夜剪青蓮月蓮花旋舞金蓮蒂鴛鴦繡幕流蘇墜項刻能開上苑花逡巡笑縮章華臂年光逝水人間擲昨日纓頭今不識絲鞋寶匣出長楊皓齒蛾眉復東陌東陌西樓秋月明十二闌干曲曲凭猴山玉女烟霞上悔不當年學鳳笙

王主簿邀過海神廟

海風一夜吹茅屋海客披襟坐幽獨主人邀客過南溟兩馬蕭蕭携兩僕滄溟紺色浮坤軸晴空峭影含

蒼玉頽垣破瓦纖茅束短衲枯容如鬼髑靈旂不閃祠無木毒龍上天原有獖鯨呑鼉作波神逐潮平月落山魈哭

鶴山歌壽余公八十鶴山公號燕壽南渚施公七十兩公交莫逆焉

神仙三島東海東何年飛落曌湖中峥嶸四萬八千丈勢拔五嶽壓蒼穹冊厓歷歷瓊瑶樹白日晶晶玻璃宮玉禾年年長玉粒天池颯颯飄天風豈無紅尨夾錦浪但有白鶴巢雲松仙翁調鶴如調馬梳渠白兎徒爲者朝騎白鶴瑶池巓暮騎白鶴蒼梧野雲林手撥珊瑚盤口嚼蟠尨頽渥赭河上千言坐不談玄夷一函行自把列宿名鐫寶籙中墨綬香携金闕下翺翔夾舞群仙久疇咨曾念蒼生否流離節屋苦催科墮落顛厓拉枯朽翁從乞降初非謫冉爲人間添杜毋不用冊砂乞勾漏但遣雙鳧翔帝牖陽春有脚慰三農鄉里折腰甘五斗去後爭看潘岳花歸來漫植陶潛柳紗帽閒烹諫議茶葛巾笑漉逡巡酒松巓呼下當年鶴拍掌仍騎向寥廓萬里雲霞錦繡圍層

空星斗珠璣錯碧海時過南渚傍仙翁亦坐蓬萊閣向月同吹子晋笙臨風共啜嫦娥藥甦余濩落漁湖上暁汲湖波作春釀携供山前獻壽杯兩翁笑拄青藜杖白鶴行看化玄鶴兩翁壽比山無量

寄青羊道人燕簡王東遐

黄山道人人不識身騎青羊才一隻朝游渤海暮天台手斫扶桑煑白石石橋高倚赤城標散髮餐霞坐紫宵須臾來過四明上邂逅當年王子喬子喬吹笙向碧天青羊笑㸑金屛前鳳凰飛舞長鋏立三十六

峰開玉蓮瑶函自有長生訣殷勤欲向何人説服底
難逢關尹奇山中且臥圖南雪幾見蟠桃凋復開主
人況復瀛州來逍遥已閲人間世滄海桑田聊復哀
拚飛更有遼東鶴千載歸來嘆城郭安得無心如白
雲萬里乘風度寥廓洞門深瑣花冥冥何日扶摇朝
太清相携且拾金光草仙人亦自有虞卿

玄洲歌貽張子

仙人十洲在何許海水茫洋接天宇年來會有玄洲
奇玉樹琪葩殊可覩甬東東南太白高東湖倒影分

秋毫波流日注長江下雲龍滚滚生風濤湖光江光
日蕩漾玄洲宛在江湖上綺閣瓊樓栖紫鸞玉管金
簫懸碧障冰壺瑩潔渾無滓中有高人如處子時倚
危闌弄碧霞更向孤槎讀秋水御風游戲行長空隨
雲暫憩來空同振衣長揖廣成子忘言默游先天翁
東傳震旦分支品西出函關發玄牝但遺無心遨太
冲未許長生汗唇吻爲笑楊雲草玄劉生覆瓿眞
知言六合由來一塵壤萬古從知在日前洲中高臥
悟玄人從此玄洲處處聞我亦有玄君識否相携同

詠魯沂春

愍燎證

去秋七月今夏五淫雨滔天失平楚已嗟秔稌少登
場更苦來麰稀入土六月大雨宜時行晝日酷烈夜
凄清桔槔懸楹罥蜘網石梁無留垂三星洞壑龍藏
傳自昔遠邇奔趨殊殫力顴衆捫蘿振石厓稽顙臨
淵承錫蜥迎歸度冥荒祠下老巫揚枹拊鼉鼓願得
雲旗四海横即遣風車一朝雨夜中河漢但昭回日
出扶桑杲杲來旱魃無能技有昊麻姑應自慘飛埃

枯苗勃窣龜田灼譊口鴟張金盌鑠明川在昔稱樂
土節屋於今若兵雪民輸租稅給兵餉軍挺戈矛充
保障　聖祖神謨炳日星歲久時移失矩量陸有馬
匹水有船北傳遠索東南田正統之年國多事計田
歲出民兵錢三十年來島夷嘯召募民兵争惡少又
令田畝出兵需厝火積薪原已燎里甲仍增保甲名
吁嚚𨻶突團鄉兵三頃兵需一秕伍南疇北畝誰爲
耕未耕早已納兵需一金每索三分餘吏胥歲獲千
金利官充私槖仍苞苴紗羅龍袍費不訾詎謂蠶桑

課耘耔無端假此盜兵需卹官饍服輸關市額外征
輸紛莫詳官家稅農不稅商隻影隨形入囹圄質兒
剗產那得償畞畮眞驅呂獲危剸戕孰鼓刀鈹爲他
鄉遠去作商賈町疃鹿場生蒺藜惟餘老稚守鄉邑
強把犁鋤望秋入寧知雨澤復愆期涕汗頻揮共沾
濕泣望青天飛白龍垂髯下吸滄溟空滂沱沾足一
千里聊慰吞聲白髮翁

巖菴行

南雷之南石澗幽昔年嘗有高僧遊曹溪早識慧能
至國清不解寒山留白日長松搋虎臥明月疎篁山
鬼嘯石上袈裟似鐵輕肘後鉢盂如斗大碧澗香流
功德水蒼崖景落天花繁飯煮風前折脚鐺香銷洞
裏安禪几定餘朗誦法華經雲中遥聽木魚聲形骸
自我已如失牛馬從呼何有名相逢但呼鄭毛眼木
石居深出偏簡有時杖錫過南雷獨向余家參玉板
余家曷藏曾大父先公在滕纔乳哺摩頂從僧受記
初笑指奇孫作羊祜楊家尚書康簡公筆耕壯歲開
章蒙朝飧相囿僅帣布夜臥摸骨呼司空袁公赳得
廐衣訣老僧漫鼓豐干舌和南不望庚車塵摩涅自
可中庭月高僧一去幾百年風泉雲壑空依然蒼苔
可剔石可洗安得復有高僧眠

石盂集目録

卷第七

五言律詩

春晝

它山

柯橋舟中聞鍾

勾曲道中

春日經常王墓

十一月十九日先公忌晨是日聞大司馬太子賓客張公訃

乙巳元旦

中峰精舍貽董公子

書懐

六和塔

𣳚源分司後即田野蕭然

鄭家驛撫松亭

新店驛曉發

過馬鞍山

五月四日夜三鼓底鮎魚堡

五月七日夜宿平溪驛夢亡室抱尚女余携問兒相持慟哭若喜復生者覺而枕淚如雨

楊老站觀音寺

龍里道中聞蟬

宿楊老站

黄絲堡用韵

自程番赴省途中作

郡廳閒坐

不寐

自省還程番宿青崖尹秀才家

曉發松黄驛

江陵沙市雪夜獨坐

京口紫陽洞

龍陽道中

渡白馬底𣳚川宮

南祠白樓晚眺

山塘驛早發

壬子八月五日沅陵舟中逢先公生忌
晚渡湘水
自宜春夜底分宜
壬子都下除夕
雨中書懷
贈郭山人
梁松巖携酒後湖
太平寺枯木堂夜坐
漫興

水雲莊冬夜
山閣
夜坐
初霽
黃戍堡道中望海
宜春道中
河塘舖
沅陵道中
甲寅正月十三日夜清浪

油榨關甲寅三月十七日
石首渡江
胥家池
羊祜廟
襄城道中
望太行
早發新樂
丙辰除夜示子禮約
湖上

武林客舍雨中
曹娥廟
江雨
江上午晴
積雨初霽德子禮約
避暑前林
南樓晏坐
秋日園林即事
雪夜宿劉將軍山亭懷王東遐董漢田蕭余子

卷第八

七言律詩

過翠山寺蕉上人留酌晚步東林用韵

寄題王子西淵用韵

嵐海樓成二首

六月十三夜月

北郭

瓜步泊舟

渡錢塘江

奉酧章三洲侍御邀飲甘泉書院

送謝靜溪授閩藩都事即謝歸故山

送許平湫屯部還留都兼寄王中白虞部

宣風館用陽明先生韻

燕子厓

興隆月潭書院

興隆早發途中望香爐山往年　先公於克捷

之次日登絶頂望　闕謝恩

再過月潭書院

九日鎮遠東山道院

迎太夫人赴省宿偏橋分司用壁間韻

雲泉閣上壁間見桂洲夏公詩

偕本道學之二弟兼携子禮約登龍里紫虚道

院雷壇

程番郡齋冬夜書懐用韻

清明厲壇

白雲庵　建文皇帝所居留題四首尚存

四月二十五日臥龍司梟老勇素

送李知縣還省

江陵沙市阻雪

昭明文選臺

裕州道中

呂公堂

草萍驛壬子二月十八日

東鄉酧別陳見川節推

新安舖

龍里道中新霽

武陵早發

自醴陵底湘東舖宿

五言律詩

鄞　汪坦仲安　著

春晝

日靜長於歲春風二月初嵐烟炊石細花雨映簾跡
步犛來飛蝶移床亂浴凫人生足行樂何必問蓬壺

它山

秋風生殿宇庭樹立森森碑古苔增暈湍迴石未沉
潮來江泝澗鍾響碧山陰坐忘歸路晚竹露暗衣襟

柯橋舟中聞鐘

湖海輕舟楫溪山繞夢魂形容愁裏改歲月靜中論
春雨片帆杳跡鐘野寺聞因懷塵世客頭白自昏昏

勾曲道中

蕭蕭驅疋馬秋興果悠哉山傍鍾陵小人從帝里來
細雨侵晨急晴曬何午開獨憐苗就稿吟望幾低廻

春日經常王墓

草樹春還碧蟲烏晝故催未勞田父指猶傍紫山隈
功烈碑千口英雄土一盃但得侯封舊年年奠玉壘

十一月十九日先公忌晨是日聞大司馬太子賓客張公訃

寥落寒山在淒其風日同有生何所用無地可瞻容
手澤將遺世箕旋已愧兮可憐小孫子學拜問先公

乙巳元旦

四海吾無慮悲歡共此辰十年人易老千載歲常新
庭竹猶存臘墻梅已報春喜聞胡馬遁從此息風塵

中峰精舍貽董子

太史文章在歸來結搆深空堂餘石几斜日照跡林
世講推先誼襟期慰夙心越山無限好何日更相尋

書懷

幸免餐霞慨誰知食柏心平生未半百哀淚幾盈襟
半木跡朝露殤魂入夜砧故鄉千萬里何以慰慈音

六和塔

荒塔俯江潯江流日夜深登臨還自古感慨一如今
霽色浮蒼峽天風拂素襟數椽存老衲几坐篆煙沉

桃源分司後即田野蕭然

已謂居廛市那知即野田遠山低木杪白鳥下簷前

楚越悲殊域雲霞舐一天村村竜鼓急新綠半盈阡

鄭家驛撫松亭

廨宇開蒼巘亭欄對古松幾留名世客爲爾起潛龍
此日盤桓意當年種植功桃源看未遠猶得託幽蹤

新店驛曉發

突兀萬峰青肩輿度井陘已看穿虎豹猶喜遠戈兵
露草杳生細巖花日照明忽聞黃鳥語越客不勝情

過馬鞍山 一

小棧疑三峽危磴過六盤連峰如聚米絕徼豈封丸

舉目欣瞻日低頭媿縛官越鄉何處是長望路漫漫

五月四日夜三鼓底鮎魚堡

白日豺狼窟中宵欵段行雲迷前嶂黑炬爇兩厓青
骨肉重離別他鄉倍慘情老親應不寐惻惻念孤征

五月七日夜宿平溪驛夢亡室抱尚女余携問
兒相特慟哭若喜復生者覺而枕淚如雨

破屋欹壓榻蕭蕭皷角殘三魂歸北土一夜到黔山
慟哭悲長別相持喜再還覺來渾一夢惟有淚潸潸

楊老站觀音寺

小刹依山市停驂午未過奇峰緣岫磴丈室在巖阿
閣廻藏如斗花開剪若羅鷓鴣啼更切暫爾一高歌

龍里道中聞蟬

聽爾哀吟切今年與去年何予聲欲斷隔葉語難傳
未鮮齊姬恨偏令越客憐孤栖定何處雙淚一爲懸

宿楊老站

寥落空山戍孤亭爲倚桯燈花看不寐蟋蟀嘆宵征
峽靜灘流轉天高風雨聲奔趨成底事何以答平生

黃絲堡用韵

亂峰天際險一鳥不來過火種無桑苧刀耕僅黍禾
中華惟卒伍市井雜夷歌古服迷荒要從茲侈甲戈

自程番赴省途中作

連朝好雨至今日喜新晴野蕨分蹊秀林花掩映明
獨樹看仍在危橋漲欲平不堪啼越客嗷嗷鷓鴣鳴

郡廳閒坐

夜雨侵階綠迎風綴葉明頹檐喧尾雀高樹轉流鶯
天遠孤雲度春回列嶂青民稀官事少惟有盜縱橫

不寐

寂寂擁孤衾清宵萬里心愁偏聞鳥語淚豈下猿吟
老大徒懷切栖遲秪歲深生平能莫愧何必遠山林

自省還程番宿青厓尹秀才家

莽莽疑無路遙遙見迴家居深同木石歲久歷烟霞
竹户浮新翠苔階印落花故園何日到愁絶何天涯

曉發松黃驛

曉日蒼茫下北風原上來有懷書鴈侶無語憶鄉臺
歲月消行色乾坤老病才奔馳果何事端擬何嚴隈

江陵沙市雪夜獨坐

遊子懷南旅慈親念北征他鄉聊闊別客夢屢深驚
短褐圍爐影孤燈坐雪聲願聞天仗罷歸伺九灣耕

京口紫陽洞

洞口春遊日重來春復深鶯花從娟眼身世獨傷心
僧老看非舊余衰亦自今蹉跎三十載此去幾廻臨

龍陽道中

三月堤上行飄飄傷旅情北風吹雨急片渚漫莎青
暝色初無際江聲自不平懷貞憐賈傳渾欲續騷經

渡白馬厓桃川宮

路轉石門通何年斧鑿功川横白馬渡洞隱碧桃宮
睛日波星躍沉雲水石空獨憐東海士復爾向黔中

南祠白樓晩眺

何晩獨堪憑長空落照明家書遲海鴿鄉思滿林鶯
稚子能無念慈闈秪自驚如何百年客萬里任飄萍

山塘驛早發

一雨新秋思千峰送馬蹄還家先菊令覲國後瓜期
世事無分酒人情不辨棋蔵[illegible]凌紫鳳早握鑑湖絲

壬子八月五日沅淩舟中先公生忌

膝下稱觴日流光廿四春兒童知有巳老大却思親
不就箕裘業空成血肉身五溪嘗授節哀淚更紛紛

晩渡湘水

鳥篆平沙渚蘭橈鼓碧灣三閭悲放逐賈傅羨生還
綠橘洲中寺夕陽江上山湘靈千古在秋水爲儂顏

自宜春夜厓分宜

回首宜春嶠鈐岡忽已前流雲先使節修竹競鳴蟬
落日霞分彩明蟾水在天襟封吳楚列景物自堪憐

壬子都下除夕

六載逢除夕他鄉五度過天涯孤燭影客夢參寥歌
白髮生新雪微官耻大謨慈幃雙稚子無毋淚滂沱

雨中書懷

五月涼颸滿樓居枕簟偏千峰驚夜雨萬壑響風泉
病悟從前夢閒期去後年無聞忽強仕岌業仰先賢

贈郭山人

四海誰無徃君稱獨徃生羊腸非項領鳳翮自騫騰
宇宙皆吾分江山本户庭未須嚴子釣不是馬遷行

梁松巖携酒後湖

載酒同官好移舟何後湖清風下楡柳返照入菰蒲
窅窅青山近翩翩白鳥孤未須遊枕夢郎已坐蓬壺

太平寺枯木堂夜坐

身比浮槎使堂憐枯木名泉源連堞影皷吹愜蛙聲
鄉思愁砧切孤懷對月明歸來鑑湖曲花外一輪輕

漫興

我愛陶弘景看雲日鮮頹花間來碧澗竹杪見南山
短笛從梅落雕弓試月彎索居何足歎鹿豕共投閒

水雲莊冬夜

偶輟藏舟壑移來水竹前安時能佚老力穡未逢年
短燭蕭蕭夜踈鍾滴滴天白頭搔自在寂寞已忘言

山閣

橫逆朝朝至衰頹恰自由澗泉常帶雨山閣早橫秋
老樹風蟬及空梁社燕留端居觀物化俯仰思悠悠

夜坐

浴罷披襟坐空庭絕點塵秋聲先到竹蟲語漸依人
珠露殊堪挹明河自可親征輪何日緩菽木未應嚬

初霽

積雨逢初霽尤憐少簿書鳴鳩荒屏宇落日下庭除
風葉吟蟬細花蜂胃網踈會慚垂老士猶自索離居

黃戍堡道中望海

東海垂綸客遥過渤海前墺沙晴麗日溟渤紺浮天
雨露山無木蓬萊浪有僊島夷來卉服行役靜狼煙

宜春道中

歲序收殘臘風光亙暮春林深鳩自語徑仄草如茵
客路紅塵舊天涯白髮新消埃何所用早乞病閒身

河塘鋪

燭影宵宵似鄉音日日殊官卑無自適性拙本天拘
家務妻亡後身衰藥誤餘鷓鴣啼何我似爾只南趨

沅陵道中

春來未十日草色已堪憐好雨生新節塵囊束舊年
然犀花照水倚極鴈書天不道鑑湖影又落五溪前

甲寅正月十三日夜清浪

野戍荒荒夜花燈亦自然逆峰環古堞積雪際高天
太乙分藜杖文迦茁紫蓮不堪羈客淚滴滴何程前

油榨關甲寅三月十七日

倏爾躋宵漢悠然望獨賒石關天設險印竹漢通槎
索處聲遷友無書夢有家登高情不限況復在天涯

石背渡江

欲作東歸計重爲北薊遊遠天低片帆平野入江流
此日初聞鴈何人獨倚樓秋風吹白苧萬里繫鄉愁

習家池

穹碑留道左云是習家池世事何嗟及風流聊在茲
川光浮疋練堤曲變銅鞮欲學當年醉寧須倒接䍦

羊祜廟

寧期蒼水使獨上峴山臺落日登臨好秋風鴻鴈來
回首巴陵迹捫心何必哀交歎傳盛事元反尚同猜

襄城道中

白馬去翩翩銀鞍壓轡妍片雲初結嶼平野一如天
寥廓無今古推移豈後先欲知風雨會龜馬出長川

望太行

泱莽日東升岧嶤倚太清龍飛皆北向帝遣護神京
雍上新隅奧燕雲敞大 河源與江漢滾滾在離明

早發新樂

晨起踐嚴霜因歌道路長平生豈無願老大自嗤狂
濁酒聊新樂綈袍只舊香松風山閣靜默默到羲皇

丙辰除夜示子禮約

百歲除能幾終天恨獨長兒童殊孟浪老大秪悲傷
淚浥盃棬潤書傳手澤香克種看獨汝出及業際前光

湖上

侵晨泛小艇水木近秋中精舍低浮嶼官城遠映空
塔高先得日湖虛偏受風季眞祠尚在脫屣孰爲同

武林客舍雨中

老至難爲客驅馳秪自慙江湖還獨臥風雨共誰談
地僻多魑魅機危豈二三遠遊因遠害斗祿固非貪

曹娥廟

宇宙無多事綱常植萬靈但知身有父寧論死無生
一水流貞白千峰炳汗青題碑較智者土苴不如輕

江雨

昔日江行麗今看宿霧稠流光驚孟夏苦雨似深秋
細柳青依岸新秧綠滿疇村村啼布穀兵革早時休

江上午晴

霽色開亭午山青染不如林鶯啼自好壠麥秀還踈
冊揖吾無事書圖舊有廬子虛元不賦何以待吹嘘

積雨初霽憶子禮約

積雨彌旬久孱軀病日慵憑闌開霽色拄頰破愁容
雲壑看來滿風泉聽不窮有懷誰共語念汝更爲邛

避暑前林

東園一畝竹避暑爲披襟葉葉吟風細枝枝蔽日陰
鳥藏驚客去蟬語何人深白髮誰知己因之話夙心

南樓晏坐

小樓成晏坐悠然見南山萬古此幽色百年誰好顏
屏居非避客佚老自投閒但得心忘適無慚俯仰間

秋日園林即事

微雨朝來過園林秋色分玄蟬驚高木落日澹孤雲
池上芙蓉發墻隈薜荔存主人能愛竹無客款柴門

雪夜宿劉將軍山亭懷王東逕董漢田兼余子

禮約時在金陵

性僻耽泉石猶憐處處逢寧期來委巷忽漫見群峰
白雪初停竹長飆自入松金陵千里道愁絕甬江東

雪霽

擁衾愁夜永曉霽聽啼鳥白石寒流細青天雪嶠孤
長林飄玉屑矮屋坐氷壺況有梅花發村醪可暫沽

春日新晴山行

細雨彌旬久東風喜乍晴鵓啼松葉紫雉雊麥苗青
日墮雲間影泉流石上聲生憎蕉葉醉不挂一錢行

曹娥江

舴艋輕於葉蕭騷此夜臨菰蒲侵雪短風雨度江深
黯黯疑殘臈泠泠寫素心雍門何以者千古有知音

書懷

早結王喬侶能爲鸞鳳吟官從淪一芥身已忘千金
短髮悲明鏡青衫負夙心天應憐拙逸隨處有山林

約兒還泰安携之出郭涕泣不輟余亦返袂還坐館中黯然作

念汝心殊切思親意更長獨跨汶上寒來浣濼源傷
細草搖金蘂空庭下夕陽此時聊默坐惻惻斷余腸

送郭山人遊關中

忽漫經年別相逢復岱宗慙余同老馬羨爾似冥鴻

獨往心何往無生道本空青牛如可問一劍遡洪濛

泰山俯仰亭

海右名亭在無如此獨高八荒來蕩蕩千古去滔滔
斜日明殘雪長風吹布袍有懷渾莫語搔首誦離騷

夜登泰山

豈有王猷興衝寒夜上顛白雲俱墮地明月自行天
萬里風何限千尋嶂獨前最憐肌若雪皎皎藐姑僊

肥城道中

山路多盤曲三年此復臨春秋肥子國雲樹越鄉心

白鳥悠悠逝玄蟬故故吟臨風搔短髮渾欲不勝簪

南宮竹二首

道人貧自若種竹此南金白日娟娟淨清風灑灑深
有懷如可語無地不同心六逸今無在那聞嘯詠音

二

冉冉孤生竹森森已百餘清音當戶好斜影射窗虛
愛惜誰同爾來過但有余莫作玄都觀桃花不自如

雄縣道中

陸走風塵捲搖搖漾小舟即看天上坐還擬鏡中游

日影虛堪挹波光澹不流漁人俱自適隨意發新謳

癸亥臘月二十日發都下除夜坐聊裁

言旋忽除夜還憶故園扉歲月曾何盡乾坤是處歸
宣尼忘老至伯玉訟前非桄水春光暮相將詠采薇

五道嶺

落日低榆柳秋風寄薜蘿來過五道嶺何似七盤坡
歲月乘槎遠文章覆瓿多天留滄海闊隨處著漁蓑

高郵湖

西風吹五兩短棹未須牽遠樹猶懸日平湖但有天

蒹葭隨意落鴻鴈識期先俯仰曾何慮長歌秋水篇

寄王質山

君家震澤上倒影射柴門久作烟霞主還隨麋鹿群
匡時無傲吏閱世有高文千載頹緒在何時共討論

放舟

莽莽從余適輕風颺小舟青山一鳥去白日大江流
草木朱明候鉼罍里巷愁定應勞旰食何以睹宸旒

燕

薔薇花欲盡不見燕來過物候有如此人情可柰何

莫擬王公賦還憎衛女歌長安風日煖知爾向鑾坡

携酒邀嘉則遊之溪嘉則乃先往魏與蒲暮始
還即往之溪

登臨興不極何晚復躋攀落日微茫外群峰曉靄間
飛梁懸絕澗古木壓深灣小酌荒祠罷歸來月滿山

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往夾村祭定齋王公墓夜
壓與發舟五更抵道士堰下

殘月流光白猶疑刻曲行官城叵梵宇曙鼓雜鐘聲
天遠江雲度潮平海日生昔來余弱冠白首此重經

夜坐

兀坐空庭久翛然百慮微天高霜月小野曠梵音稀
夜靜人猶語江寒鴈獨飛山中麋鹿在詰旦抱琴歸

送余漢城會試聞諸名家有贈續貂不果

士豈黃金致文應　聖代論觀光歸薊北祖席散江
村待詔先金馬颺言動紫垣五雲占太史天子正臨
軒

張孺穀屠田叔枉顧寺中小集李孝甫愛鳧樓
分得尋字兼簡孝甫

不見故人久幽居忽漫尋官城來返照芸閣坐秋陰
水落鳧鷺近墻叵梧竹深何時重過此相與共論心

南雷懷古

家占南雷上於茲六百春嘗觀松陵集知有謝遺塵
顧瞻溪山舊因懷古昔人當年高隱士身後跡俱堙

晚坐竹林下聞吳守去

雲白天如水山青花欲然林間來返照石上響流泉
劒去留新犢春深種早田麥苗無碩鼠樂土不須遷

孟夏夜坐子禮約談禪

忽漫春歸盡寒輕麥秀天山空禽語譬坐久燭花偏老悶人間世間逃物外禪但能無住著撒手謝塵緣

往楊家覓亡婿楊四郎殯所二首

一往憑棺慟蘭橈皷蓼紆流光千丈鏡衰淚百年軀繡虎生來異童烏死去呼莫爲烟霧散早惕探錄符

二

汝嘗誇柹栗遑指大雷岑少俟秋成日當酹挂劍心幽明途已隔翁婿分殊深但有中宵夢青青見子衿

石孟集卷八

七言律詩

三茅觀

石磴捫蘿百丈紆洞門深處道人居空庭日轉花陰細江澗風輕樹影疎清坐獨憐消俗慮斷碑猶自識殘書東南此地多形勝莫問當年帝子趨

清道觀二首

山勢西來此獨尊坐深梧竹正黃昏高壇萬木龍蛇動虛閣半空星斗繁石几清風延客子玉簫明月下天孫浮生擾擾成何事塵滿紗籠總未論

二

枝藜初過月明中玉殿虛無絳節通不信吾生成夢幻漫傳瀛海訊僊踪吟當半壁看紅日手掇飛花坐碧空岐路紛然堪一笑居間木石願誰同

鷄鳴寺望　宮闕感述

石塔層層依木杪回廊寂寂抱山腰江流吳楚仍東坼勢接鐘陵自北朝萬樹春深元氣合　九天神在翠旂遥壍椽片瓦皆遺慮莫忘當年　聖祖勞

過翠山寺應上人留酌晚步東林用韻

落日遥連萬樹霞野人沉醉啜新茶與來獨倚烏藤杖春去猶看謝豹花擊壤但從歌帝力登山何必問僊家風光隨處吟難盡白首平泉緒轉麻

寄題王子西淵用韻

露葉泠泠晚日開平川對酒碧於苔明時得假清流枕曲徑徐看鶴鶩來細雨蕪葭堪獨釣春風鳧鴈不相猜何當共語西淵上歌罷停雲思重徊

嵐海樓成二首

北峰高積翠微深南嶂橫開宿霧沉簾户春風還乳燕尊罍竹葉自疎林憑闌忽見諸山小披卷時囘萬古心堂構幸傳清白裔北門遺橐畏黃金

二

秪緣地偪思重構不道登臨眼倍明烟火百家低右左雲松千樹遶窓櫳翠屏晏對如聞語嵐海潮騰欲放艑出岫歸林同一慮水英山伯慰吾情

六月十三夜月

空山無暑坐清霄牛女星河入望遥此際獨憐秋月淨移時未必片雲消涼飇颯動來天闊愁緒分明到野橋四十年前傳盛事白頭箕踞說漁樵

北郭

渺渺澄江帶郭流短松修竹境偏幽潮來幾見帆檣順樹老還應鳥鵲留海嶼片雲天際沒雪山晴日半空浮川原極目傷群盜愁對尊罍未解愁

瓜步泊舟

十九年前一繫舟秋風秋日此悠悠何人慣負穿楊技媿我重爲抱悉遊月落遠應分越嶠潮生猶自入

淮流涉江蘭澤多芳草欲贈無緣且復休

渡錢塘江

秋風秋水思茫茫隔岸欣瞻列岫蒼歸路漸聞鄉語近征鴻還逐去心長半生牢落成何事千里奔趨有底忙慙媿鹿門龐處士且分幽竹傍書床

奉酧章三洲侍御邀飲甘泉書院

甘泉先生舊有堂千柳萬柳低成行庭空花落白日靜樓虛野曠青天長絲繩玉缸酒如乳楚舞吳歌歡未央余行往吊望諸墓公持繡斧歸明光

送謝靜溪授閩藩都事即謝歸故山
薰風同入鳳凰城秋水君先故國行萬里誰能歸白髮百年空復倚青萍鑑湖忽漫誇君賜栗里何妨沐寵榮此去溪山得眞主他時還許共棊枰

送許平湫屯部還留都兼寄王中白虞部
御溝春盡水如苔百囀流鶯樹杪來愛日喜聽鳩鵲觀攀雲重上鳳凰臺清朝忽枉吳公駕灑膽慙非賈傅才爲報天涯舊知己錦魚珍重得頻開

宣風館用陽明先生韻
雨沃新苗翠已痕石溪曲曲正流渾千山淑氣開南楚十里鶯聲自一村未有涓埃裨玉陛漫留燈火坐黃昏羅施升斗還叨竊慙媿湘纍萬古魂

燕子崖
不見當年燕子飛紫雲綃霧尚霏微懸崖墮石俱無意矯鳳蹲螭自不違三島未應能絕勝百年花木廻含暉春風幸坐明山舍指點遺鐫淚滿衣

興隆月潭書院
盡日山行霧不開偶經林麓淨無埃陰陰夏木生秋思滾滾寒泉起晝雷古寺經堂眠倡石千尋蒼壁隱樓臺傴僂亦墮羅池地會遣汪郎幾度來

興隆早發途中望香爐山往年
先公於克捷之次日登絕頂望　闕謝恩
疊巘遙看似掌平若爲不貯露華清經年虎旅先公計三箭天山絕頂行稽首直揄干羽頌臨風猶聽凱旋聲苗夷自古多傾側三十年來又用兵

再過月潭書院
疋馬秋風此復來飛泉猶自響春雷垣低恰映青山白砌古偏滋綠樹昔人去石樓終爾閉鶴歸華表定應開他年把釣橈溪上縮地還能數舉盃

九日鎮遠東山道院
小院藏幽出翠微白雲低戶晝還扉湍聲滾滾來何處倒影暉暉上客衣風雨定聞獅石吼星河欲傍使槎歸登臨正值重陽節歎息歲前花事稀

迎太夫人赴省宿偏橋分司用壁間韻
迎親萬里入黔中行李蕭條歎旅窮薄祿可充甘旨養小山眞負桂花叢陰霾苦憶雲霄遠絕徼曾無鴻

厲通戎馬似聞韓范計願從耕讀課兒功

雲泉閣上壁間見桂洲夏公詩

獨憐高閣倚雲開更有飛泉樹杪來洗耳不妨便晝榻看山聊自覆霞盃秋深欲動江關賦塵滿空悲相國才最是謀忠幾未遂百年遺恨坼中台

偕本道學之二弟兼携子禮約登龍里紫虛道院雷壇

荒壇高倚石巖隈冊竈何人鮮結胎秋去山中初見葉風行天上似聞雷鶺鴒最喜殊方並笑語尤憐稚子來便欲憑虛歸越嶠舊栽松菊何蓬萊

程番郡齋冬夜書懷用韻

莫遣諸番坐陸沉青山梁父定誰吟揮戈欲問援陽計荷簣空懷擊磬心百歲中宵看蠟炬一官萬里在山林春風且泛梲溪棹試聽丁丁伐木音

清明厲壇

最喜春風度百蠻青蒲細柳滿前灣他鄉白骨無新土故國踈篁有舊斑望祭不堪雙淚墮餘餐應見幾魂還息肩莫爲民勞計敢謂浮生半日閒

白雲庵　建文皇帝所居留題四首尚存

磴道縈紆一線通獨憐幽谷少人蹤叢篁古木陰陰下啼鳥鳴蛩寂寂中石洞高懸紅日近亂峰低迸白雲封當年　帝闕空遺恨不向天門駕火龍

四月二十五日臥龍司梟老勇素

聞道牂牁在百蠻於今始見水潺湲野航寂寂還藏篋甲馬蕭蕭自涉灘風滿旌旗懸白日雲消鼓角傷青山榜材尚未閑戎畧緩帶終朝秪汗顏

送李知縣還省

長安邂逅李膺舟此日牂牁復並遊身在不辭千嶂險親衰難爲兩年留孤城落日收禾黍絕徼秋風散馬牛盃酒臨岐倍惆悵白雲相望思悠悠

江陵沙市阻雪

草舍離離傍水斜平原漠漠望中賒兼天白浪舟如葉無數黃蘆雪作花十里郡樓王粲賦三年越客楚天涯才多自古知難偶海上眞堪泊釣槎

昭明文選臺

當年人物已塵埃此地猶餘百尺臺檻外長空行日

月雲間君漢走風雷文章極目觀時變今古何人鈔
選才諸子紛紛迷六藉翻令豪傑望秦灰

裕州道中

路入中州自可人更看雲外碧嶙峋風輕溪柳將舒
臘日暖江梅已報春漢苑當年曾莫問越鄉何處此
堪　無端遠涉牂牁水毒霧如虹醉欲昏

呂公堂

黃粱一熟已千秋草莽相傳是故丘此日忽看天上
世幾人不作夢中遊雲消萬瓦蒼鱗動日晃雙龍紫
殿浮多少行人驚乍見漫疑陸地有蜃樓

草萍驛壬子二月十八日

古驛何人記草萍半生飄泊此重經微官正負三年
俸貴竹仍嗟萬里　風雨無端驚楊夢滄江不盡倚
門情若爲更輟橈溪棹慙愧嚴灘一釣輕

東鄉酧別陳皃川節推

鷄鳴山下柳如絲回首東風十六年世講他年推父
輩雅懷今夜叙燈前椎才定擬司封諫弱植旋將理
釣舷契闊乍逢還乍別暮雲春樹總淒然

新安舖

梧葉陰陰幾歲華空山數駐使君車再來我已真成
夢到此誰能不憶家莫以功名輕別恨更憑升斗向
天涯老親稚子殊懷切歸計思隨八月槎

龍里道中新霽

簡書可畏復西征野戍荒山尚爾驚雨霽乍看雲影
白春歸未入燒痕　鄉園夢杳啼鵑切鳥道天低落
日平但得秋風歸兩便北堂尊酒綵衣輕

武陵早發

萬峰行盡見平川一片孤雲度遠天景物已含鄉國
思羈栖莫忘楚騷篇香粳早刈家家杵老樹微凉處
處蟬歸去籬花開已偏綵衣稱壽勝斑傴

自醴陵至湘東舖宿

曲曲青山一徑通喜看書劍過湘東三年浪跡南荒
外九月看花故里中眼底紛紛誰獻璞人間碌碌盡
亡弓到亭兀坐心無事河轉參横萬籟空

留別李遇齋壬子九月一日

愧我乘舟復遠遊憐君踏歌無限愁芳尊祖席人初

散落日河橋水漫流齒髮已衰行役外琴書暫過甬
江頭無端又何燕雲去南北東西何所求

萬年聶羅原同宿泰山絶頂歌陽明夫子詩

五月山花雪裡殘並騎白鹿上巑岏明河半落秦皇
樹新月斜懸漢帝壇客子舊懸蒼玉佩僊人對酌紫
霞盤相攜朗誦丘陵句矯首翩翩彩鳳翰

泰安州七里鋪獨坐聞蟬

獨坐郵亭思黯然短墻高樹乍聞蟬瓜期屢過余仍
在絺服初成汝又前忽漫經年如故侶羈栖斗祿羡

高騫舊栽五柳撓溪上隔葉吟風最可憐

甘露寺

空王高閣倚蓬萊選勝眞憐逸思倍萬里江流雙檻
日百年身世一登臺長風落木天邊下白日浮雲海
上來遺恨山前留狠石英雄不數仲謀才

元夕言懷

無端病骨滯聊城小酌盤蔬入夜青市近不聞燈火
競天高惟有月華明朱絃自負齊門誚章甫空爲越
客行寄語當年饒舌士看雲終伴石梁

留別黃浮玉黃質山

扁舟兩日艤閭風雨蕭蕭對夕曛咫尺尚違黃叔
度篇章眞負鮑參軍征輸盜賊堪流涕木石烟霞可
避此去乘桴浮海上不知何地更逢君

雨夜書懷

歲月滔滔似雪消祗應蹤跡混漁樵空山靜夜聞風
雨小閣燈花坐沉寥齒髮未須悲往事琴書聊自樂
清朝天台咫尺烟霞外時倚長松看石橋

武林旅舍北墻外竹

旅舍偏驚夏日長病懷愁緒兩茫茫思君便欲尋幽
徑對我眞應破面墻已借清陰沾枕簟最憐高臥有
羲皇撓溪萬篠翛然在此際那堪憶故鄉

南禺豐公西湖小集奉酧

白髮宮袍老謫僊譽髦還復集華筵玉樓光映千秋
雪銀漢花開十丈蓮自有湖山多勝識幸聞詩樂信
無前風師雨伯知嘉會一洗炎歊更灑然

江天閣懷郭山人去歲六月余過此有書留寄

三山僊嶼思悠悠忽漫重過十五秋地迥雕闌圍玉

樹天佢白日見江流洗心最喜中冷酌散髮還期五嶽游尺素遥將應達否詩篇復爲故人留

嶽頂夜坐對月

朝來無事日如年病骨眞便吏隱偏坐久虛檐惟石對夜凉新月向人懸青天碧海空懷切玉杵金函秬自憐莫向塵寰悲白髮且從此地學神僊

壬戌九日岱祠城樓

久矣蓬玄坐碧霞登臨尤喜思無涯千年樓閣初成賦萬里風雲一放槎天上三槳皆綠髮人間九日有

黃花飄飄巳結王喬侶不向龍山數孟嘉

頽張途中言懷

上天同雲風怒號凌兢病骨雙肩高廿年踏徧荒山道一日看到秋江濤休誇有藥不龜手自笑無牛空善刀便從未老歸三徑豈爲多愁嘆二毛

邀脫二守陸判官岱麓小酌

公餘日日步郊原爲惜春陽欲暮天馬首東風花爛熳夜來微雨槲蟬娟清流白石曾何意乳燕鳴鳩自可憐此際明年誰與共傷多莫厭酒盃傳

龍山驛

六月鞭羸向海東百年行役愧何功身方觸熱官偏冷事靡從心道不窮碧洞花飛金盌凍晚風庭樹玉樓空他年赤脚天台上踏徧層冰看古松

自蓬萊之棲霞道中作

最喜東來得大觀道人猶自著鶡冠雲間磴道三千丈海上青山一萬盤閬苑舊憐曾折蕚島夷何必用封丸漆園自笑非凡吏老樹婆娑寄一官

萊陽公館晚齋書懷三首

廨宇偏宜草色青更堪庭樹夕蟬鳴端居忽漫江湖思遠別其如夢寐情未許生平能自信敢於身外兢虛名十年臧穀渾忘却愧汝羊裘一釣輕

二

潺著才經一雨過山晴偏得晚凉多他鄉歲月拋書卷故國池亭長芰荷金馬秪應從笑傲漆園還復寄婆娑吾生偪側緣何事悵望滄浪鼓枻歌

三

空庭雨後長莓苔愁絕曾無發齒來好景不妨頻笑

語夕陽聊自一徘徊歌傳下里猶難和讀罷緇衣敢
謂才千古英雄推洛下小晴花外小車廻

自萊陽之行村場途中作

長風怒號原濕長原頭急雨鳴淋浪客子衣裳苦不
早吁嗟浥厭垂空橐山廻澗絶無木葉草深泥滑多
鳴蹔十年尚負黔中債千里重過此地償

夜雨述懷

西風吹雨入山堂百感那堪客異鄉老去江湖多涕
淚愁來骨肉半存亡家留稚子誰爲侶身倚孤童自

綴裳辛苦未緑升斗計此心安得語聯床

奉懷莓厓周公

聞道旌旗尚甬東向來消息渺飛鴻青山暫爾留安
傳紫閣終期坐益公早見義方無乏合應知仕進有
黃鍾伯華久負祁奚譽簡簡方將在日中

濠梁渡淮

朔雲初散北風輕曉日淮流似掌平萬樹霜華看玉
潤經年使節坐冰清乾坤莽莽誰非客歲月蕭蕭我
是　白髮漁樵天已分強將踪跡混塵垌

早朝

萬里朝宗集譽髦九天宮闕漏聲高似開僊掌臨風
動莫遣宸衷午夜勞玉輅青陽開左个金門白雪點
紅袍小臣亦有涓埃念咫尺無緣到海濤

草萍驛用壬子歲韵

山靈矗矗對青萍山下郵亭我又　鬼國未完平日
債天涯重見此廻行冬深日暖便行色木落鳩啼傷
客情南北支離今七載出門端咤別離輕

癸丑除夕馬厓驛

去年此夕候華清端笏遥聞玉漏聲曙色乍分開左
掖鸞輿徐退拜彤庭兩逢元旦趨鵷侶三向蠻烟信
馬行百感偏從除夜集異鄉孤燭不勝情

七盤坡

郵亭寂寂傍山阿救榻連朝得臥痾一夕九廻千里
夢六年三過七盤坡天高日出雲山下地遠春回草
木多已見凌風近牛女長安直北更摩挲

月潭寺

幾度經過愛爾眞空將毛髮老風塵巖前惟石誰傳

偈潤庭長鮫解作人四十無聞終誤已百年多病獨
思親揭來已悟生心玅不用逢僧說相輪

平越分司

屋上春鳩亦自鳴天邊孤客不勝情慈帷寂寂三吳
外險道勞勞九度行病骨敢叨新曆俸空囊猶貯昔
時洛陽年少終流涕況復樗材短髮生

龍里道中

鳥道縈縈一線通亂山常見白雲封開邊不憚乘槎
遠戡亂猶傳流馬功一命驅馳逢 主聖百年身世 二百九十四

坐詩窮塩車十二閑無異莫歎人間伯樂空

癸省城赴鎭遠呈大方伯玉華高公

官城流水鬱湯湯病骨仍看蹬道長可教愧非新主
簿不欺端拜古平章東風疋馬琹書潤歇雨千山草
樹香親在越中身萬里只應此際不思鄉

宿月潭寺

最愛青山古佛堂杖藜頻過紫薇郎六年塵夢悲鄉
國一夜泉聲到客床石鼎香銷燈黯黯虛簷月落樹
蒼蒼明朝又向盤阿去知是浮生有底忙

沙灣甲寅三月二十一日

寒巖百尺不可攀青陽倏忽已將還紫花碧草可人
意白鷺黃鸝殊自閒臨流倒影澄江閣廻欄曲調束
沙灣吾生百年豈無事塵袍日月徒摧頹

東山道院

紫閣陰陰背脫晴杖藜徐步獨含情千尋若木天邊
下一片銀潢地上行入室自應塵慮滅到門惟有石
淙迎何時得遇張平叔踵息徐看白雪生

南陽道中見獨山

驛路行行似砥平馬前又見佛頭青中州日月光華
麗鬼國山川夢寐驚萬里未能忘獻納小臣無以報
承明忽聞寇盜彌吳越憶向桃溪理舊盟

曉發邢臺宿羅漢寺甲寅十月三日

年年歲暮走天涯迢遞眞逾漢使槎瞑色漫投便几
榻夕香時爇喜袈裟客談塵土夢中夢僧念恒河沙
復沙久矣吾行能不繫五臺西望路從賒

夏盃湖

扁舟三月我東還細柳新蒲翠湔灣幾向雲中餐白

右重來湖上看青山向平足跡初償願范蠡烟波一舸煩滄海桑田渾已變三花琪樹正堪攀

九日登泰山

未遇方瞳綠髮翁天門咫尺正須通奇巖不盡三花樹瘦骨初携九節筇漠漠片雲無鳥翼飄飄雙腋但天風從今莫問長生訣到處流泉有葛洪

二

金庭玄鶴寄遐蹤獨誇飄飄俯岱宗絳節謬傳天上女白麻眞媿石間松高雲漠漠千年思短鬢蕭蕭萬

里風極目雙阡何處是不堪涕淚越觀峰

飲罷過趵突泉

童年曾上濼源臺潦倒流光首重回白日蛟龍元自鬬淸霄雷雨更堪猜即看銀漢地中出須信黃河天上來最是葛洪丹井熟醉餘慙負謫僊才

四月朔日早登泰山

海客東歸若木田扶筇重上岱宗顛瞳瞳曉日懸千嶂澹澹孤雲沒遠天青帝駕廻蒼玉轡緋衣花映碧霞僊明年此際知何地澗芷谿毛一悵然

蟬

一雨空山暑半消鳴蟬嘒嘒坐相邀九宵風露冷切萬里乾坤對沉寥石上流泉如共語林邊木葉未同飄人間會有盧家婦莫更蕭騷過遠條

董敬輿留山中四日別去因贈

獨倚高樓傍翠微會逢嘉客款荆扉自憐倒屣迎王粲更恐前身是陸機白石偏題黃絹句青山一振紫霞衣莫嫌老圃家醅舊乘興還來飯蕨薇

千佛山對華亭

出郭偏令客思淸登臨况復翠微亭芙蓉白鹿雲中

過菡萏金波石上生洞壑潛蛟春寂寂驛樓官樹晚靑靑若爲忘却耶溪道白首人間負愛憎

中秋夜雨懷董揚名并寄子禮約

去歲今宵月滿樓美人同坐看吳鈎燈花落落惟孤影風雨蕭蕭又一秋天上陰晴元不繫人間萍梗若爲謀莫嫌老去堪情話乘興來過鹿豕遊

除日前二日山行感興

倚杖蕭條對藥闌山梅零落尚堪看高峰旭日懸冰

瀑古峽寒流下雪灘海上蓬瀛何處是人間歲月又驚殘平居里巷相徵逐未信羊腸道路難

芙蓉

搖落群芳及此晨淒其何意得逢君九天涼月從蕭史萬里秋風見洛神石上莓苔明若洗水邊花樹爛生春未須浮白誇金谷直遣狂歌倒玉尊

桂

木葉秋清萬壑廻巖前一樹桂花開昔聞子向月中落今見香從天上來醉折生平何所贈淹留白髮未

須猜小山招隱徒爲切簫鼓汾流秪自哀

中秋董敬輿來訪山樓玩月有作酧之

積雨經旬喜乍晴況復嘉客詰生平百年此夜君來共萬里青天月自明檻外峰巒如有待空中樓閣正須憑詩成殊玉揮毫在不羨緱山子晉生

薛霞川偕黃甥道亨訪余山中附至滄溟李公

詩酧霞川道亨并寄滄溟公

多難頻年齒髮凋憐君過我思偏饒山中一夜來風雨燈下三人慰寂寥喜有雙魚傳尺素愧無桜李報

瓊瑤文章峻極齊松岱極目江湖萬里遊

紫薇花

薇花手植幾經秋病骨無端作遠遊別去遙憐頻入夢歸來獨對已齊樓樹猶如此眞堪惜老自相將莫漫憂綠葉華枝殊足羨呼童聊覆掌中卮

九日樓上憶子禮約

獨坐高樓傍翠微長松落落對朝暉即看此日無風雨尤喜黃花慰渴饑多病百年常作客登山臨水送將歸遙知白下徘徊處悵望衰顏正倚扉

閒中閱一統志

即看鳥雀下庭除更有琹尊慰索居高閣臥聽三日雨病懷時閱九丘書當年足跡過司馬此際風雲邈太虛詩草總憐多覆瓿垂綸挂角意何如

酧山陰王氏來訪山中

君是山陰鼓舵人棲遲余亦謝遺塵連床夜雨池塘夢尊酒梅花草閣春詩卷盈囊青竹杖江湖滿地白綸巾醉餘共詫張平叔不問金冊誤谷神

送別王氏

抱病經時臥草堂君來信宿對藜床開尊栢葉寒仍
綠㸃地梅花雪乍香江上孤槎還自泛雲間磴道恰
爲長居然汗漫游方外不向蓬瀛覓渺茫

怡雲閣上對雨簡黃省菴二首

憑闌極目對朝曦忽漫東風雨脚垂竹几蒲團聊自
適白雲青嶂共誰怡家貧臥病無參朮道在忘情有
鹿麋宦最是相知黃叔度雙魚尺素寄新詩

二

林端飈靄失斜曛索處蕭騷共此君山色乍宜雲外
見雨聲偏好閣中聞尊傾綠醑巾堪漉几拂名香手
自焚花外小車何日到巖前早已落紛紛

黃省菴還自天台乃姪敬存爲余甥歿於錢塘
詩以訊之

桂席東皇路不賒隨雲飛度赤城霞眞僧觧遇豈千
古大藥還過司馬家直數名流追漢賦坐聞傳樂飯
胡麻歸來歲月渾忘却競爽那堪小阮嗟

用韻奉酧司馬東明范公

樓臺倒影月湖間鄴架書圖未即閒興至吟蹤惟有

杖退居家事百無關十年草樹裴公野一詔經綸謝
傅山廊廟豈忘蓬累士素緘應附海鴻還

人日楊杜二公子來訪山中

老我横琴碧嶂前白雲青鳳下聯翩明時海國嘉公
子京洛多才美少年酒散空庭山月小茶烹石鼎竹
床偏生芻一束人如玉縣寓長留錦繡篇

余君房有事山中枉過

抱病蕭然獨掩關空林惟見鳥飛還封書屢附風前
翼琴與來看雪後山絶巘片雲眞欲贈寒泉落木正
堪攀花開重覓桃源路白髮漁磯在九灣

人日雪中簡楊太濵去年今日嘗枉過

人日題詩憶去年肩輿嘗過可留軒松筠鹿豕看仍
在歲月悲歎屢遷幾樹踈梅横澗底千山飛雪舞
樓前眼中似此稱奇觀安得重來鶴氅僊

庚辰臘月立春日病臥延慶寺

雷山西望渺雲煙病倚孤童思惘然繡佛香燈明梵
宇官城風雪滿江天三冬欲盡靑陽入百感無端白
髮前莫向泥牛占旱潦桑麻何以話豐年

黃資穆詩來約秋清過我用韻奉酧并速

倒飛清宵夢裡迎詰朝詩到不勝情聽蟬早已懷秋

思折芰偏宜結夏盟好雨自消三伏暑輕雷忽送萬

峰晴谿螺碧鈿花蘢犖莫待尊鱸觧宿酲

邀黃資穆過梲溪泛舟

余嘗擬棹舟谿中因以梲名谿且嘗與資穆約

同泛今年始造舟距名谿五十年矣不惟有舟

復得踐約不為南雷一勝事耶

笑我名谿五十年於今方棹木蘭船相看忽漫頭顱

白有約終然勝事傳泛泛花鳧來破石陰陰古木響

懸泉流觴會羡群英集此日論心萬古前

石盂集卷九

五言絶句

題畫

聞道春光暮緣溪問落花尋源應不遠只是白雲遮

竹林

移榻修篁下坐我篔簹谷秋陰掃更濃時看上衣綠

題畫

僻居遠城市危闌獨成倚日夕山翠重笑看閒雲起

寄薛霞川

細雨暗山城梅花傍茅舍獨犬聲寥寥殘燈照深夜

祈澤井

天光墮深碧石龍中夜語坐撫青苺苔颯颯聞風雨

懷山居

蛺蝶翻晴牖薔薇架短墻午風吹又熟柴葉滿庭香

西陵即事

江上曉朝平江樓雲樹濵廻舟向漁浦聞有過江兵

江上候潮

江浦朝弭楫江潮暮始來忽聞人語亂天際走風雷

梡溪

溪流莫知始蘭梡自今日仰看松上泉俯見水中石

篆竹岡

手把竹如意來坐高岡上上有幽禽鳴下有清泉響

新泉

濬澗澗水深新泉出厓底日夕山童歸項筐洗石耳

參差亭

來夜空山靜風清月白時未須王子晉天籟亦參差

石盂集卷十

七言絶句

葡萄

綠雲繞繞鏡鸞開緩立宮車久未來舞袖西風吹已冷暗垂珠淚滴歌臺

山翁

老翁結屋清溪上時向南山採蕨薇松風不動暮雲碧白鶴下庭歸未歸

贈阿育王山曉上人

當年海上看降鉢此日隨雲度石城千載重來折蘆處月明沙白草青青

題秀上人畫舫樓

石澗松筠起碧潯樓開青雀坐來深高僧自得虛舟意不向人間歎陸沉

哭王子忠

從今夢裏得逢君剪燭書空坐夜分自是愁來不成夢昨宵風雨更紛紛

螺菼

榆莢如錢柳莢齊菠薐生菜青滿畦小鐺正煑螺螄

熟簷外遊絲拂面低

河塘鋪

落日村村飛鳥歸牛羊下坂入柴扉行人本是無家

客獨向天涯淚滿衣

偏橋道中

六月東風吹雨凉大男小婦猶稱秧千山無木鳥飛

絶惟有鷓鴣啼夕陽

庚戌歲九月二十二日離程番宿青崖留别卧

龍土官龍霖高番土官高欽小龍土官龍通海

洪番土官洪顯貫

卧病牂牁忽一星西風回首涕堪零諸君不盡相留

意一曲青崖似灞陵

醴陵道中聞鷓鴣

泥滌涔涔沒馬蹄行人揮袂夕陽西從知世路難如

此却向空林聽爾啼

長沙道中

恍疑身在九灣西十里青山古木齊馬首東風忽垂

淚楚天不斷鷓鴣啼

姑蘇舟中

油菜花開水面風畫船摇曳夕陽紅青春不與人間

世白髮猶慚萬戶封

癸丑除夕馬底驛

旅館蕭條思不禁况逢除夜亂山深相看惟有孤燈

在照見思親白髮心

燕山歌三首

彰義門西古道長崩湍激石日湯湯山靈不解藏幽

勝直遣清溪繞建章

二

羅城三面比金湯元輔群工拜寵光從此安邊歸上

策暮南遷遁左賢王

三

夜夜靈旂拂紫虛青詞爭獻玉皇除苑西四老無他

事駙馬多言有諫書

都下護國寺冬夜不寐

獨眠人在木蘭堂碧瓦霜飛漏未央海屿夜深常見

日欲移旅館向扶桑

雪夜憶兒禮約時往都下

泰山寒雲四千丈燕臺雪片大於掌地爐榾柮火無
烟夜深獨坐蓬窓響

廻馬嶺

莫吊臨邛病渴翁君王從此重東封顚厓自爾廻千
馬絶巘曾經過六龍

張司馬武陵莊

一水盈盈泛小舠山光瑟瑟點宮袍秋來莫忘春來
路洞口卅楓似碧桃

石盂集目錄

卷第十四

石盂集卷十一

鄞　汪垣仲安　著

序

擬同選錄後序

今之所謂遠方在古爲裔夷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混一寰宇悉皆郡縣然尚多不
可人居之地然不可以曠官弗治也乃定著爲令凡
士之家貧親老六年以上願就遠方者聽之夫因其
所願而授之遠地不爲使之失其所祿之厚薄而皆

得以養其親官之大小而皆得以盡其才此所以體
群情優士類盡人才卹遠民之意也甚哉　祖宗立
法之善用意之仁也或者曰古之爲貧者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而今之輒爲大夫爲郎官者不其過歟曰
此非士之不安於卑且貧也所謂體群情優士類盡
人才卹遠民　祖宗立法之善用意之仁也且夫
帝王之創制立法而通變神化之者豈真以泥古爲
哉士生於今時何其幸歟乃嘉靖戊申春三月爲遠
選之期天曹以冗奪至五月迺舉惟諸明公仰體
祖宗立法用意官不濫授類不紊舉文不謬置夫除
止於四十九人者授不濫也舉貢例之必審者類不
紊也上中下之不苟者文不謬也於是乎授職則例
之必下於貢貢之必下於舉者不以文奪類也而舉
之有次於貢貢之有下於例者不以類奪文也古之
人稱立賢無方而時之不同要亦不得泥焉爾矣凡
與茲選者慎毋以類自拘以卑自限以遠自棄存心
於愛物宣德而達化求無愧於其職無負於　朝廷
無負諸明公而已矣茲選也爲東西南北之人爲之

私錄以紀一時之會其不佞以諸君見屬聊用序諸
末簡

記

大宗祠記

聖人聯屬天下之道二曰君曰宗君以統於上宗以
宗於下天子君天下而天下統於天子諸侯君一國
而一國統於諸侯卿大夫有大宗以收其族士庶人
有小宗以收兄弟上之一統於天子則尊君親上兆
民允懷而人道之義以立下之各有所宗則尊祖敬

宗收族而人道之仁以修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立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向明而治垂拱而天下平者舍是其何以哉天下一統之義萬世無斁乃宗法則莫之有聞春秋楚執戎蠻子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彼其時宗法猶有存焉者爾儀禮子夏傳曰都邑之士知尊禰言乎士庶人之小宗也大夫及學士知尊祖言乎卿大夫之大宗也小宗四繼禰之宗宗乎親兄弟繼祖之宗宗乎從兄弟繼曾之宗宗乎再從兄弟繼高之宗

宗乎三從兄弟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而祖遷于上不復宗四從兄弟之適而宗易於下矣大宗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者諸侯適子之弟別於適子者公子來自他國別於不來者庶姓起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皆爲別子與後世爲始祖別子之後世以適長子繼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祖之不遷而宗之不易也小宗者以收兄弟而尊於兄弟各有所宗各全其尊而各尊其祖各敬其宗大宗者以收一族而尊於一族獨全其尊而同尊一祖同敬一宗子

夏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傳曰廟在宗子之家祭必宗子尸之冠娶妻必告於宗子死必訃於宗子曾子問曰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宗子越在他國庶子爲大夫攝主以祭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庶子無爵望墓而爲壇以時祭内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

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尊祖敬宗收族之道班班若此小宗者草莽之士則固委諸草莽而大宗者弁冕端委之徒棄若弁髦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嗟乎天下之幾於蓁蓁狉狉者乎救也久矣近代丘文莊公謂卿大夫當准古庶姓起爲卿大夫立百世不遷之大宗肫肫乎反本復古之義先公起進士官至都御史如文莊公言當立百世不遷之大宗者坦謹建祠於寢之東爲楹四祠之左四楹以當寢不列於後

者限於地以藏遺書遺衣冠與夫祭罷及爲治祭具燕私之所歲入租米若干石以供祭需飾祭罷修祠墓田在先公墓旁者若干畝外祠旁者若干畝詩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書曰弗永寅念於祀嗚呼坦固有無疆之思亦有無疆之恤也哉

怡雲閣記

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人之常情饑則憂憂則無所解於其心賢者饑而不憂不憂則無改於其樂是

故泌之洋洋而可以樂饑非泌之可樂也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也昔陶弘景屏居山中梁武問其山中何所有對以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陶蓋習於七返九還之說者其心飄飄然遺世而獨立是故怡然於白雲雖其無聞於樂天知命之道然於小人之常戚戚者則猶河漢之於溝渠者也樂壽堂之上爲閣青山白雲朝夕在目余以怡雲名之余也上不能如詩之所云而下不爲陶之所爲非覥顏於白雲者乎奚其怡奚其怡

登岱記

余以己未歲八月二十一日至泰安州九月九日登岱天氣沆寥雲光泱莽流淙玉潔琪樹霜華得律詩一十二首鐫石眞會眞宮奉左方伯鎮山朱公命題新鐫朝陽洞大字余乃書岱宗二大字不敢自居假鎮山公鐫東嶽廟後石厓以岱顛宜有此二字其厓壁立若屏障左爲唐玄宗鐫紀泰山銘盡磨去以禹貢一篇大書深鐫之右鐫唐蘇頲文近爲林焯磨去鐫忠孝廉節四大字當亟磨去鐫易大傳易有太極

一章與禹貢奎聯壁映而天生巨厓於岱顛爲不虛矣顛有巨碑無文相傳爲秦始皇立盍大書孔子小天下五字鐫之議者改玉皇祠爲先師祠先師非學宮不祀不當於此而褻之庚申歲二月十八日再登三月初八日從大叅石洲張公登是日岱麓桃李梨花盛開至顛雨雪夜宿得律詩二首明日早起見白雲在下千里萬里海不揚波傲徠山頂微露如遠島眞大奇觀得律詩一首石洲公命余書兩餘雲海四大字鐫東嶽廟後石厓余幷書龍洞二大字不敢自

居假右方伯高泉謝公鐫小龍戶石匡以龍戶之名不雅乃易以是匡之北爲三清殿前門書曰先師過化處鑄先師象左爲釋迦右爲老子庋寘門上不知始於何人而未有能毀之者十九日余登視鐫脯時返燒香人塡塞磴路不可行先是長山尹武林龍橋邢君登岱過余道燒香事底幾山靈之所奔走余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泰山巖巖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此其爲靈而以降生聖賢豈以狂惑奔走夫愚夫愚婦葢自秦漢登封之侈至於唐宋

上下矯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流風習俗以至於今地天之通在所通乎在所絕乎夫以其岱名之者以其當艮位始終之方故以名之表識之非謂山之終始萬物猶北極而識之以星不可謂星之爲極邢君拱手曰幸聞高論復道玉女事余曰汪子卿輯志載高誨玉女考謂黃帝遣七女雲冠羽衣迎西崑崙真人間有飛昇夫黃帝堯舜皆聖人堯以二女事舜而黃帝以七女迎真人何其不類若是彼其時豈有所謂真人而廣成鑄與皆後人之寓言而七女之說鄙褻誣侮孰甚卽如其言則玉女者鍾離洞賓之流豈能降災祥於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定之於初而無能移易於其後天且無如之何而况於人之爲仙者邢君拱手曰幸聞高論復語顛麓諸廟余曰祀祖考曰廟居生人曰寢此寢廟之所由名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生而居寢死而有廟祭天不敢以壇社所以神地之道而有壇祭日月星辰寒暑象陰陽而以坎壇祭山川象高深而以坎壇人鬼廟毀有事亦以壇墠祀岱而以廟岱烏乎居之以壇禮也他若玉帝青

帝后土升元三官酆都森羅有不當象之以人而非所當祀者有并其神之無者於乎泰山千載之辱孰從而洗之邢君至是葢三拱手而無不以余言爲是余凡七登岱茲將別去羨勝遊之獲屢衛紀述之無能姑撮其槩而屬之以邢君問答之辭

先公都御史祠記

古之人五十命爲大夫則仕於其鄉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曰父師其不仕而有德自處名處士者曰少師皆以教於其鄉歿爲明神則祀於其鄉明神者生

有明德臧武仲之謂聖人有明德穆叔謂太上不朽者其無乃是也乎是故明德之以爲祀後世聖人之學不明不足以語明德鄉社之祀廢而祀於學宮然惟薦紳之是與且下以賄成上以寵徼苟有明德不由是二者則雍害其事若是者祇以自絶庸何傷於君子何則君子之明德不以祀存不以不祀亡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君子之明德典刑具在人固得以式而靖之者矣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君子之明德久而繹思人固得以求而定之者矣

昔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曰美哉禹乎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冕弁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夫春秋之世去禹千數百載而其不忘若此明德之遠殆與天地同之奚以祀爲哉若泰伯端委以治吳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漢管幼安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幼安以自道泰伯幼安之德至於今人亦思之奚以祀爲哉是故明德之祀人之所以崇德以盡於君子者爾先公諱　字　號雷峰官至都御史生而塞淵年十五六以聖人爲學及官京師聞陽明先生之言得博約之真傳修辭立誠不愧屋漏四十九年即世蓋幾於知命云新建魏師孟先生莅郡日欲祀先公於學宮然必自博士弟子員以狀舉非數於其門而有以藉手則不可坦謂先公之不可及者人之所不見乃今僕僕爾以求之人非所以奉先公故惟時師孟先生言諄諄如而坦終不敢以布四體頃年張惟誠氏會　詔修　肅皇帝實錄以先公狀上督學部使者檄不下尚德論世表章風勵君子之能

事其能與是者歟有幾顧惟先公生有明德殁爲明神乃晉江顧載祥先生信陽孟望之先生崐山周充之先生仁和邵思抑先生山陰蕭子雖先生同邑王天宇先生葉肅卿先生皆曰雷峰先生必爲明神不啻蓋棺之論況乎諸君子之聲同之坦是以云也是則在禮所必祀者而鄉族於謀之僉同乃謀建祠桃源鄉今夫以建則私以謀則公公於謀者罔以私建建罔以私則夫尸祝於家者猶夫尸祝於鄉也豈必外求之人以附於公無私者之爲得乎哉於是買地

與先公兆域跂望距一水且先公昔嘗于胥者卜之
再食吉乃以告於先公工始於壬申歲孟冬月望日
工竣垣之周以百堵堂與室之
基高尺許鑿土因以爲塘中植蓮華環以梅桂桃杏
芙蓉俾四時鄂不羙秀而文無間門四楹署以雷峰
書屋乃陽明先生手書堂四楹中設先公神象左右
夾室四堂之後室四楹以居守祠者東西室皆四楹
基旁田　祠之後與東西田　歲入租米
以供祠墓及大宗祠春秋醴犧脯資餼犖及

備以需時而庀材修祠墓與祭器之敝者先公遺衣
冠遺文藏在大宗祠其副本則藏祠之側室立石刻
勑命一道
勑書四道
論祭文一道吏部科道會舉賢能請
欽賜旌奬疏一通

石盂集卷十二

跋

書秀水項氏女死事録後

余讀録秀水項氏女死事者曰嗟乎死一也有重於
泰山者有爲生民立命者臣之死君子之死父妻之
死夫其義一也所謂重於泰山者也爲生民立命者
也夫項氏女許嫁未行而婿死赴而自經則未成夫
婦者也未成夫婦而誓則得之死過矣然而絶非曬
近情欲之私感而出於真誠惻怛不可已之至意豈

不足以拯夫波頽風靡之俗增夫三綱五常之重而
與古之貞姬烈媛同一不朽者歟嗟乎項氏女死矣
重於泰山者矣爲生民立命者矣有風化之司者當
爲之疏請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孰有大於是者乎乃
若婿之父哀其死迎其柩與其子合葬爲之立嗣宗
族鄉黨皆韙之禮男女之父母死而辭昏曰不得嗣
爲兄弟不曰夫婦者遠嫌也重別也親迎不曰夫而
曰婿者遠嫌也重別也親迎而至之夕合卺而酳質
明執笄贊見於舅姑贊醴婦以特豚饋厥明舅姑共

饗以一獻之禮奠酬則是以賓禮禮之未婦視之也三月而廟見廟見而後配未三月而死歸葬於毋氏之黨以未成婦也是故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春秋非之夫項氏女生而未行死也安得而合葬然則項氏女之自處其死者過乎禮義之中而人之處之者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昔年先公觀察山東有夫死而其婦自經者家人以之同棺而殯有司以聞先公與其死而不與其同棺坦在都下有夫死而其婦坐而哭以首觸其柩七日夜不絕不勺水而死有司

以聞禮部不爲之疏請則是泰山之重而以鴻毛視之立民之命而以徒死棄之悲乎悲乎惜哉

書孫覿簡牘後

宋靖康之亂欽帝幸虜營虜索文欽宗詔從臣孫覿爲之虜其不奉詔而一揮立就詞甚精麗若宿構者過爲貶損以媚虜虜大喜酬以所掠婦先是宣和五年秋鄉試第一褚承亮真定人明年登進士第調易州户曹未赴會虜南侵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匿不出虜知其才嚴令押赴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諸對者望風極其詆毀承亮詣主試劉侍中曰臣子豈得言君父之罪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由此觀之則孫覿者梟獍之類所遺簡牘刻者以鳳毛麟角稱之烏知其爲獍毛梟羽不直一焚者邪

書衡山文公爲先公書橫渠先生鞠歌後

先公日暇之以愛誦楚辭及歸去來兮辭橫渠先生鞠歌至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淵焉未嘗不三復咏嘆慷慨擊節嘉靖乙酉飭兵臨清丙戌冬遷按察使丁亥正月赴濟南時聞衡山文公致仕

南還會東昌府通判姚奎與公同邑里且厚託之求書橫渠先生鞠歌裝潢成幅懸之堂壁丁亥秋遷都御史赴薊之遵化行院亦以是幅懸之巳丑冬先公謝世享年四十有九迄今又四十九年矣惟是幅與不肖孤之存也不肖孤今年六十有九雨雪維霰來日幾何將惟是幅之存也於乎手澤在焉懸之以象生存敢不珍藏欽於世世於乎於此可以仰見先公之學克開厥後敢不繩其祖武欽於世世

跋太僕金公書竹

太僕金公之子為先曾大父之婿公嘗為先大父寫竹大五幅小四幅背有題識歲在成化壬寅時先都御史公方二周歲五幅伯兄藏之伯兄歿人竊之去余子禮約購得中幅一日過楊伯翼所出是幅閱之曰此君家百年之物也輙以授畀不啻磨室之毀之返而伯翼之高誼則過於吳公子之挂劒何者劍之挂以酬主人之意今茲之授非有所酬而然謹識之以示終弗忘

石盂集卷十三

傳

先公都御史傳

先公歿墓有誌矣諸行實固可槩見而於學關弗誌其大者顧泯泯焉坦為是懼敬為之傳而識見淺鮮文甚不足不能以揄揚表著而愧憾無所於釋也已

傳曰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文王聖人也彼其興之者固必有道焉爾也嗚呼若先公所謂豪傑之士非邪汪氏居大雷山世田農拙業有詩書則自先大母吳氏太夫人始葢太夫人之父與其仲父以明經貢舉故太夫人以詩書教先公及今幾百年而汪氏之族閒亦知有詩書繄誰之施是故君子曰季札觀樂於周南召南曰美哉洋洋乎始基之矣於唐曰思深哉吾觀於吳太夫人亦云先公十三歲太夫人請遣補弟子員於博士官先大公不許曰吾戶一年種穀十年樹木雖董董然足以更費吾何求哉舍是則呰窳吾生也再請則瞋目不答比夜就寢太夫人夢熊從室中起驚寤謂先大父曰兒必大

吾宗奚以家人生產爲先大父乃悟遣之十八歲應
於學官二十一歲中式鄉試二十八歲賜進士出身
官至都御史餙薊州邊備巡撫順天永平夫以明經
取科第猶夫用貧求富雖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其遲
速固爾而富則具可致也是奚足異哉惟夫不溺於
流俗不滯於舊聞不奮於新說無所師承於今之日
而促然以聖人之學爲學若先公者眞誠豪傑之士
也已矣先公十五歲忽有悟於顏子四勿之旨喟然
曰是聖學之正道也外是則幾無學矣於是自鷄鳴

至晏息一話言一舉動一人之晤一事之酢以至端
居默處誦詩讀書無不謹於一念之萌已則克之禮
則復之必慊於心而後已壯歲官京師數過陽明先
生先生爲格物說以貽自克益勵而追蹤顏子於至
必期當有詩曰過當二處根猶在怒未遷時火始然
三十二年都不是九泉無地起顏淵然深懲世之講
學者騰口說而行實倍之故自陽明先生與一二可
與言者之外雖終日無一言及於學頽然如弗學者
嘉靖乙酉歲九月之任山東過會稽進陽明先生宅

留三日夜始出其言雖不得聞要不外於立命知天
固可以默識之者也於詞章漫不屬意嘗曰今之所
謂士者科第遂其初心則舍舉業而習為一種古文
夫文非所宜習爲也爲之而反古以矯俗者則有之
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然隨其識見議論之不同猶
自成一家言今之習爲古文者其何所爲而爲之彼
韓柳歐蘇猶爲徒敝精神於無用況其下者乎吾直
棄之不爲耳又曰今人贈與贊述之作雖不經目可
也人有恒言曰虛文曾謂若是乎虛哉人心之昏惑

風俗之淺薄且往往自集刻以貽人公方未冠讀周
子太極圖張子西銘若人相得驩甚無厭時有所謂
筆之成秩晚年於尚書有存疑錄公自叙曰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固有可疑也孔子曰多聞闕
疑夫多聞固可以闕疑余寡於聞則姑存之焉耳於
詩有如見錄纔數條益絕筆於是也有雜記公亦自
叙曰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余坐此病恐言之窒也
而姑識之久矣今垂老矣竊有感焉憶樵聞遇新得
輒疑而錄之曰雜記云年四十有九卽世在薊之遵

化行院當是時去家數千里家無一頃之田十楹之
屋婚嫁未畢情亦戚矣然寢疾一再旬曾無一言及
之惟詩書執禮命坦讀書學文如其不偶則自食其
力目將瞑命展衾正卧曰平生不作虧心事一點靈
光直上行嗚呼向使自克之志少有濡忍卽不咕囁
將無幾微見顏面乃至湛然自如毫髮無所於入不
愧屋漏誠之不可掩者生平作聖之功至是而益徵
焉若矣則與古人之啓手足試觀化者何以異哉何
以異哉公諱　字　號雷峰一號默休

論曰學問之道肇於堯舜而孔顏曾思以迄孟子言
人人殊後世儒者因殊以離析則有動靜內外彼此
先後之分而其失則支厥離析而專靜致虛則以形
骸爲外物喀乎若忘而其失則禪其最下者空談性
天而無斁於善行學之不明大體如此矣葢聖賢立
言不同而其道則一是故千百言而其致一也卽經
傳之言具在由前所云支與禪者奚有哉奚有哉先
公有見於是乃一以克己爲學任重道遠而聖功徵
於屬纊里中舊有童謠云大雷山小雷峰五里路上
出聖公嗚呼其弗徵於先公矣乎

南雷子傳

傳言臨財毋苟得相古先民揮金還玉藏冊識死大
可見惟艱南雷子讀書嚳舍夕閩商忘命橐今數百
卒卒投同舍生睨覬𥇛𪋫俾挈空所南雷子頮曰乃
徂厥亡乃攘率由冠越罔顯聞人乃神聽高殛罰越
數月商來乃畀商藉手稽首南雷子曰而以余利余
無寧沒沒顧乃淮嫗罔若起羞商涕頓首去世多冢
桝類無期競錐末責剜或罔具負胠篋竊扃鐍遹自

斷棄昏罔畏乃今數百金若保抱攜持罔遘疾厥完
畀厥肅致強庸報罔受亶無多讓古南雷子余從兄
諦必彥嘗以課呈先公與可至竟爵湮坻伏古不颺
還玉陰易爵崇顯乃罔錫類福謂天道詎信邪

墓誌

先夫人墓誌

昔先公以中執法開府蓟門卒坦買燕石歸刻尚書
甬川張公所爲譔誌銘頃年遭家不造盜以燕石粥
之人茲用樹碑墓前刻前誌銘不改圖者以知先公

緜如張公但於陽明先生講學闕弗誌然文録中恭
可考見也巳碑之陰誌先夫人之姓氏與生卒之年
月刻之先夫人姓陳氏父諱楷毋范氏成化壬寅二
月二十一日申時生年十八歸先公三十一受
勅封嘉靖甲寅六月十九日午時卒享年七十有三
明年乙卯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合葬先公墓若夫懿
德徽音無所論譔者遵先夫人之命也不肖男坦泣
血言曰先公繡衣持斧外臺十一在内先夫人每夜
非麻枲絲繭則裁製纂組坦爲兒童時呼至燈前讀

書先夫人毋諦聽之一日呼坦言曰吾見世俗人始
居約時纖嗇筋力營旦暮之業晝田夜纇脂火作攻
苦茹啖尺繒褸裂至養父毋舅姑執巾櫛振衽席寂
水之薄旦暮必自上歲孰薦新執爨踖踖惟謹迨後
夫必業以比封僭爵鼎貴男子不知稼穡之艱難驕
淫矜誇惟耽樂之從女子娥媌靡曼賽膳燔炙挫鍼
治緋皆取成於婢僕身體惟綺縠紈麗翡纖玉綏口
腹惟醒濃肥厚有藪芬藉至侮昔之人無聞知矧肯
以巾櫛敦牟蘋藻錡釜爲事哉乃不忌於凶德作哲

作誅人頷以丈夫幹蠱稱之流風胥漸泯泯棼棼不
可詰巳乃令聞爾讀列女傳内則易書詩所言婦人
女子之道則窮巷掘門之人若克少由繹而積富隆
貴之家罔弗爽侮者何哉吾未嘗誦詩讀書稽古人
之德乃今惟省平日肅將秉爲者於詩書所言固罔
克由繹然幸無爽侮乃若丈夫幹蠱吾昔以不克枲
爲恥今知其作不典者矣易言無咎無譽詩言無非
無儀婦人之所丕式者不在是邪一日有大夫喪其
内子論譔其善以寓先公者先夫人曰婦人無善矣

以是爲哉吾亡但以誌其姓氏生卒不可加一辭焉
爾謹識之坦之所得聞於先夫人者如此今茲強且
艾矣愈思而愈不敢忘故於先夫人之行不敢贊一
辭焉遵命也嗚呼先夫人之行固不以外播聞乃不
以遺後人休乎嗚呼即坦之所得聞於先夫人所以
遺後人休者在是矣在是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其惟朱寅念於茲乃爾有聞其尚嗣先人恭明德
乎嗚呼士之飭躬潔行列于當時見於後世求名而
不得先夫人乃不欲以聞於人闇焉自持此其見卓

乎不可及已令名於是乎在將日昭焉求終且弗替
也何以辭爲哉何以辭爲哉是無庸於贊焉也已矣
不啻不敢

亡室閻氏墓誌銘

孺人卒四月而塟塟十有五季而志葢不欲以其志
假於人而奔走多難則又有弗假焉乃者爲歲壬戌
余自濟南來泰安監葺岱祠見禮約刻余哭戴氏女
惠姬嬪所詩余則涕洟而志之而禮約遂以其母之
志請余曰是余之責也已是余之責也已乃志之曰

孺人姓閻氏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毋曾夫人正德
癸酉十月十七日巳時孺人生於京邸再期而曾夫
人疾鞠往於外氏七年而來歸曾夫人沒嘉靖戊子
先都御史在薊之遵化命余往南都迎孺人時年十
六先公先夫人性嚴餙家威如貴而衣粗茹淡老而
夙興夜寐孺人若素服習教訓無纖微不先意承順
先公先夫人喜曰賢新婦其下氣怡聲於娣姒於外
內少長閑有二三其逮下亦惟是是以稱之無間言
自始適余至其卒二十年愉愉翼翼如一日余多疾
藥餌饘酏不以假他手曾無怠思余多暴怒則默而
承之而徐爲之辭久之余知所懲伯兄分割余以隙
地乃從構室遭歲不稔孺人親竈臼相口分粥食冬
月手爲凍皴人以其貴室不堪而無幾微見顔面豈
惟婦人之所難能者哉丁未春從余謁選北上留京
邸歲餘每有庚癸之呼太保公時在吏部一再往寧
未嘗以爲言即余援官亦弗以之請是又不但婦人
之所難能者也戊申六月初感痢疾百藥弗瘳十七
日申時卒距其生三十有六未卒前數日吏部援余

官貴桁乃拊床太息曰萬里之行君何以堪余慰之
曰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領之纊將屬謂余曰
余不幸短命而死願君百歲呼女惠姬男禮約至執
其手以授余曰此兩塊肉耳呼側室劉氏至指二兒
曰爲我善養目弗即瞑余撫而哭之曰汝以子女之
寡之幼而弗瞑者乎余將有以自瞑者也乃瞑嗚呼
至死不忘夫孰有如其貞者乎余是以爲之賦哀貞
嗚呼傷哉以其裳衣之鮮好者斂之餘悉納之棺中
益痛其平生之所服者澣濯補綴者也以其澣濯補

綴者篋而藏之以昭明德而貽則嗚呼傷哉余嘗哭之以文曰女中叔度余友黃貧穆讀之曰非私羙也夫婦人無儀不以外聞然而古之貞淑不有聞於當日安能以垂之百世乎昔孔子稱孝曰人不間於其父毋昆弟之言乃孺人則弗之有間焉爾矣既卒之逾月自京邸啓攢再逾月底家是歲十二月十有三日未時葬於鳳原阡先公墓側虛其一以自埃孺人凡育五男三女止存其二而惠姬適戴氏六年而亡悲悲銘曰貞而柔余匪汝述辭之弗修而以銘諸幽石嗟乎余曷之猶

鄭氏墓誌銘

爲人臣子舍生以急君父之難若齊逢丑父漢紀信梁吉翂是已是謂忠孝之大節丈夫所難能之事千百歲之內數之其指不能以多屈至於婦人女子亦復親身爲之能爲丈夫之所難能者若漢之緹縈曹娥唐之裴貞一指可僂屈而已嘉靖甲子歲九月余還自稷下十月初八日舟次冊徒之新豐夜群盜入舟挺刃俱下鄭氏嚴氏余子禮約皆以身代余受挺刃幾斃盜曳余出舟墮水沒滅頂鄭氏即投水禮約繼之掖余登岸得不死夫出之盜賊殺傷之地乃復入於波濤陷溺之所出死入死若復夷庚而視其生不啻弁髦者蓋其心之所嚮往目之所注視一惟主之所在而不知其身之所存知主之必不可死而不知其身之不可以生勇往而直前忘死以犯難初非一時所遭陷之死地若獸之投於阱擭鳥之離於罻羅無所逃匿不得不然者爾卒之身不徒死而主之得生直與緹縈曹娥裴貞一所處同之彼三人者之

節與日月爭光天壤同敝然又列之史傳著之竒文施之後世而名益章若鄭氏則以余非青雲之士且不能文無以表揚終於湮滅而不章悲夫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以虛名無實之不稱焉爾已若夫有其實而名不章庸何傷乎夫章人之善者其責有在章善莫大乎文有其責而無其文則不能以無憾者余之謂也余是以於其卒也哭之痛而不自知其哀之過也鄭氏生於嘉靖甲辰歲正月十八日卯時卒於萬曆丁丑歲二月二十一日子時育一女甫七

歲余抱而哭哭而舐犢之痛則又不自知其哀之過
也已[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葬於鳳原阡右偏號
地銘曰節之懿懿文之莫紀嗟余之愧其曷已

祭文

祭王觀海文

維嘉靖丙午之歲七月二十有九日友弟汪坦自鄞
底留都秋試聞我契丈觀海先生之訃爲之廢餐而
哭哭累日乃寓辦香束帛而重之以詞曰嗚呼以君
之才而不得一第以死哀哉以君之德而不得一壽
以死哀哉以君之仁而不得一子以死哀哉君之才
也橫照古今君之德也淵然内深君之仁也充復厥

心天之所以畀於君者何如其全也而不得一第不
得一壽不得一子天之所以畀於君者又何如其缺
也嗚呼天道不可得而知矣觀海不可得而起矣吾
之知已者無復有望而區區之哀不可得而弭矣十
年之別謂君生全忽聞君訃黑風辛酸庚子之秋君
以詩來喈喈鳳鳴凌跨九垓甲辰之春予以書往豈
其鱗鴻而擲草莽墓且宿草山川阻滯千里緘辭有
泚者涕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問兒祭文

嗚呼兒問爾之死也命邪其非命邪爾之生也未始有疾而日者謂爾之弗可存吾固弗之信也生三月而目之以書則諦視且笑循至提孩未嘗有暴促頑梗見書輒琅琅作吟哦聲握管塗鴉此皆爾所最樂者與兄嬉而有所爭奪兄怒則能為下氣柔聲之狀吾固謂爾之必育且壽也今年二月吾以兒祖母之命謁選天官亦復以命携爾遠來出門之頃祖母摩爾之頂爾大啼曰不去不去行十五里而啼止吾謂爾之知所愛戀也而由今觀之爾其自知無復生還

而故為是依依也傷哉傷哉跋涉江湖撼頓毛暴輒左右瞑咢咢不寧益有以驚怖爾神者矣以故至武林而忽卤搐至潤州而再舉至廣陵而一日三舉乃繼以痘醫者謂驚痘之無虞也迤邐至淮痘豬容不可數吾固疑爾之殆也而尋醫問藥實勞月翁鹿翁二達尊吾為爾慶得所福庇也夫何痘已痂厴而齕齘齘而閉目瞀瞀而數遺矢出此三症吾又疑爾之殆也舟行所進不得而滯乃強醫至宿遷醫百曰係無事而去然而三症未除然尚幸乳食之如常也

吾謂爾母曰調養之法勿忘勿助遲以月日庶其有生未至濟二日爾母謂吾曰兒喉中若有痰聲乃如淮醫言投以所遺凡藥自是乳食減少而齕甚而遺數復訊之醫則謂是傷於藥之寒凉者也然疇昔之夜吾嘗夢置爾於袖俄而袖裂而爾遺失顧見爾在水中而足浮浮覺而若刃予之心者固未之忍言也至是乃始以語爾母行二日而底開河是為五月二十九日之午而爾遂氣絕不復甦嗚呼傷哉爾生而無疾疾生於驚怖殆於誤藥是爾之死也非命也吾

之過也痛悔何極痛悔何極然自日者之言疇昔之夢言之則爾之死也亦命也傷哉傷哉死生有命悲哀有節吾固知之但三千餘里之程途六十餘歲之祖母兩孫在懷而天奪其一五內之傷何以慰遣且也爾雖亡歿而爾音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之嬉戲孩咲種種在吾之心吾安能忘之猶記爾在舟陽舟中一日忽數數呼祖母又呼伯父曰來矣來矣豈死期將至而顧念及之邪傷哉傷哉死者無復知生者欲其無知而不可得痛莫之定哀不可弭自今以往

吾何意於人世計在今冬明春還歸故山携爾歸葬於先塋之側縱予未得往亦將有所託今暫停爾於清源之彌陀寺遊魂飄飄無所不之然爾父爾毋爾姊爾兄哀爾痛爾思爾爾如有知尚其歸依

祭石塘曾公文

嗚呼公之生也鍾乎河嶽之異公之謀也屹乎宗社之計公之死也凜乎日霜之麗公之名也赫乎萊萬之世公之復讐攘寇既無愧乎岳武穆之忠而舍生取義又獲同乎文文山之地公固已騎箕尾而翱翔乎霄漢之際惟夫貽吾人之憾者雖黄河如帶太山若礪而耿耿於方寸者曾不能以少袪而或替吾固憾夫九卿勵叔姬之執而法司攘萬侯之臂舉朝臣工曾無一抗忠簡之疏而甘東海之棄遂使醜賊之媒孽醞釀者得以噂噂沓沓顛倒從容而直遂其稽天之勢彼賊檜者當時猶有所齟齬畏憑而今也則無固可以占知夫江河之日駛世變滔滔莫知其旣靡所止疑云徂何詰益不待知者而後爲之泣血瘋思者矣則夫今日之所以痛哭之者又豈止於公之

一身而直有在於邊圉之孔棘與夫國步之攸繫尚冀公之神靈驅套內之虜殄君側之孽生無以償其報國之忠死有以揚其陰相之勳矧他日必有爲立三忠之祠並乎文山之俎豆而同乎肅愍之巍諡人之賊公天實厚貺小子何知惟德之懿敬攄蕪詞以哭公之靈而復爲震霆等篇以檃括乎事之本末而發洩乎痛憤激烈不平之氣益歎使百世之下倘董狐之有闕則野史足徵而大有取於狂生之無忌決東海之波不足以流醜賊之惡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醜賊之恣豺虎不食其齒骼而有北不足以投畀瞻仰昊天曷其有旣

亡室首七祭文

嗚呼爾其可以至於是邪予之於爾也相倚以爲命相輔以成德相矜以有家相持以同卹爾十六而歸予明年予先公謝世予時抱危疾未瘳而爾以沖眇之資保慰周旋以全喘息非爾則予之殀性者必矣乙未之歲予病瘧甲辰予又病痢皆殆而後甦爾入則調餌出則綜務俾予無復縈抱而安心於枕席非

爾則予之滅性者又所不免矣三四年來橫逆之加歲無虛月予固知所以弗較而爾之承我以溫然之辭怡然之色惟恐予之不能遣諸胷中也予用是益以浩然而自適非爾則中之所存者不能以不變而禍或至於莫測然則予之所以屢脫於虎口者又有藉於爾者矣予少不能懲忿爾略不爲動如川之流紆徐曲折於崩厓屹山之間而曾不至於衝激久之予知所悔改不惟不及於爾而所以加之臧獲者亦改途而更迹故夫橫逆之來能直受而不報者皆爾

默相之德予先公占仕籍者二十年而其遺之子若孫者薄田百畞破屋數間予與爾扶櫬南還意爾之有所不堪而由衷以達外無毫髮之不懌且曰貧富有命天下固有凍餒者而衣食之裁足奚有於咨咨而戚戚且復朝執爨饋夕御績紡上以奉之姑與夫而下以撫之子女其所自處者眞惡衣而惡食曾不於其家之富貴有所歆羡而於予之貧賤有不慊於其臆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以予之得以忘情於醯醬瑣屑而肆志於典墳稽藉內

外大小無一不稱爾爲女中之叔度而可以成閨壼之懿式予每下第爾必以富貴在天爲言見予之閉戶呻唫作無已狀則戲曰文人多窮君猶謂弗窮而于之造化者如是之亟予曰恨不工耳窮則何憂復曰工不工人也窮不窮天也天之所在人莫之易君第工之予自庚子之歲學之稍悟而有慨於隋珠尾雀之擲則又舉鹿園萬公之詩以戲曰君非所謂我已出家惟戴髮者邪予曰爾謂波波者是乎曰非也固安安耳吾因是以知君泰然之思而超然之識去

歲之春以太夫人之命携爾就道爾則曰如太夫人何予曰太夫人命我以往曰俟爾有官守我從爾行爾侍我側至開河喪子問予與爾哭之哀爾曰吾與君之哀則已矣太夫人聞之不幾於泮膺而傷蠹底京師不意羈滯浹期乃始克還爾輒感痢疾百藥未愈乃復崔下曰吾殆不能起矣去年喪子今年喪妻君亦何辜而天之薦瘥至於將屬之際執予之手曰吾此生不復與君相覿柰何予曰予死不相見乎曰君何出此言也吾不幸而短命願君上壽之必格乃

張目視余以手指畫心益欲言而不忍且有不能言
予曰爾之不言予固知之予必不急於萬里之行而
使爾棺槨之暴必不復爲繼室之圖而使爾子女之
阨古人一劍不負於逆旅而況爾託我以終天之膈
言迄而續屬矣傷哉傷哉痛哉痛哉顧予孱羸之軀
扶爾之櫬攜此三幼跋涉萬里五內崩拆予固不自
知其存亡何如也予之存也衣服孰爲之製飲食孰
爲之則賓客孰爲之供而疾病孰爲之恤堂搆孰爲
之相而婚嫁孰爲之餙孰爲相親而善孰爲相附而

植孰爲宴笑孰爲悲頞自今以往予固惄然一身而
已矣縱爾之有以陰佑於我而我何樂於年齡之可
百自爾之亡七更晨夕爾魂何之我心如飢四壁蕭
蕭渉蟲唧唧幼女哌哌疾下綆直撫膺長號林木爲
惕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啓攢祭文

我亡室安人聞氏卒於京邸之十四日爲嘉靖二十
七年六月三十日迺扶櫬入潞河舟中以南歸也夫
垣謹具牲醴之奠而哭之以文曰嗚呼孰使爾之生
出而死歸也邪究哉嗚呼孰使爾之粹美而夭折也
邪究哉嗚呼又孰使爾之哌哌在室也邪究哉爾身
婦人爾德君子非愚者予曷克相吾子嗟二十年怡
如弟昆敬恭友賓罔懈於朝昏願言偕老與子同抱
豈不我思棄我乎中道中道則傾則棘其酲則靡有
成莫適予所征潞河之湄有舟南征繐帷飄飄爾喪
聿在途無棺長號我涕如雨載擗載號爾一子一女
魂無不之浩乎穹蒼倏忽萬里遄歸乎故鄉雷峰之
麓有室有廬我構爾劬無忘乎舒徐嗚呼哀哉尚饗

女尚祭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距女尚之卒五日矣
父以餅果羹飯祭之而哭之曰嗚呼汝復死邪汝復
死邪汝之母死才一月耳而汝輒死不死於母之前
而死於母之後也予是以益痛汝也汝之疾也而不
得母之一視藥也而不得母之一嘗死也而不得母
之一哭天下之死者固不止於汝而如汝之不一得
於其母者殆亦僅見爾也傷哉傷哉汝母之將死也
呼妾而以汝屬之且諗汝之食益以方絕乳也言出

而逝矣傷哉傷哉毋死汝旦暮指其室而啼啼之必竭其聲而止予腸寸斷也予固謂天地間無復有此哀也越四日而成服汝見兄之服斬焉指其首而索絰與之傴傴而拜越六日而感疾飲食坐卧在床簀間欲食則呼欲起則呼睡而醒則呼食而坐坐而卧循循然未嘗一啼也而亦未嘗強人以提抱也固儼然若成人爾矣予日冀汝之生也而汝輒不生毋死以六月十七汝死以七月十六亦異矣哉夫始也痛汝之啼今而聞無啼聲予塊然心死者矣傷哉傷哉

予以二十一日攜汝一姊一兄出城先一日舁汝櫬入舟中以從毋汝之不亡其有知乎嗚呼去年之春予携汝毋洎汝一姊二兄以及於汝六口出門今亡其三予何意於生全但以汝祖毋在堂汝祖文録未梓墳塋未完固猶恐死在人世也予豈有他爲哉予豈有他爲哉南望雲天萬里罔極有哀如之有恨如之尚饗

終七祭亡室人

維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八月癸卯朔越八日戊申夫坦謹以牲醴庶羞之奠祭於先室安人聞氏之靈曰嗚呼爾之棄我而逝也忽焉四十有九日矣爾之存時予爲數日之別爾則告予曰我實思君恐君飲食之弗宜也而今胡爲乎棄我而逝也爾之不忘者其亦有不能恝然者乎然自爾之亡無一夜不夢見乎爾而諄諄如平日乃知爾之誠有不忘於冥冥者也然又見爾鬱鬱愁苦之容亦無異於平日者豈其生爲戚戚之人死亦多憂之鬼也邪傷哉傷哉夫自爾十六而歸予二十年間予以危疾以横逆以喪

子無一歲不貽爾之憂癸卯之秋分門割户甲辰乙巳歲之荐饑與予顛拮据卒瘏以有斗室是又貽爾以瘁且憂也乃者選官爾呻唫床簀間則復貽爾以萬里險絶之憂喟而嘆曰是何可往也予則慰之曰滇南更遠也徐而頷之爾之死也以目目予以指畫心繢已屬而目不瞑非其心有無窮之憂者豈若是哉是故憂子女之無恃也憂余心之多疾也憂横逆之或加也憂田地之未治也憂贄竹之難行也是皆予之貽爾者而卒使爾魂之猶戚戚也爾亡之一月

而女尚輒死是又重爾之傷也女尚之疾也予於醫
藥無所不究其心欲而余積比之去歲問兒者殊加
厚焉凡以痛其不得爾之一哭且以慰爾之靈也惠
女聞兒朝夕在我之側飲食衣服無不調脊爾之不
亡者亦可以少慰也已雖然予與爾一也雖幽明之
異途豈憂樂之頓殊予不能一日忘乎爾而有碎心
割骨之痛爾之有知亦安得而不戚戚也潞河解纜
倏將旬月舟逆滄州届爾終七爰爰者櫬有積在側
我身煢煢兩兒倚滕南望長途有懷孔疚是固予與
爾之不能不戚戚也傷哉傷哉尚饗

祭祚兒問兒尚女墓文

維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阿爹以酒果庶羞
之奠祭於祚兒問兒尚女之墓而哭之以文曰嗚呼
三子胡爲而來邪胡爲而去邪胡來之難而去之易
邪汝與汝母之去者則亦已矣而我痛若劇務淚若
洸潰憯憯日痗靡明靡晦我何用生爲哉惟汝三子
尚其從母於冥冥之中以遨以嬉百歲之後復從我
提携

先室小祥祭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十有七日是爲我先室安人
閔氏之忌日夫坦時寓於沅率女惠姬男閶謹以牲
醴庶羞之奠祭而哭之以文曰嗚呼去年今日別我
床簀子無一言謂我金石子也不疑我則自食生既
有愧死亦何惜瞻仰高堂兩雛倚滕恐死須臾如彼
溉植子靈不昧鑒我衷膽我仕爲貧子曰行惻扶携
萬里來此絕塲毋子東西夙夜罔極嗟哉觸藩靡有
遐遊少俟明秋以附歸翼殮子金臺附子營宅採採
沅芷奠之几席姑號在前子啼在側子靈不昧庶其
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謝程番府土地文

胙者鬼彪魑魄瀆神祓掐惟神效靈不疾而遄罔弗
蹤發罔弗竄遷亦既旬日侯休侯便有恒安處不遐
有慾蠢爾仲蠻如鷙斯獸如虎如貙我圉蕀瘠蕸彼
諸司匪猶匪先惛怓梏充亂況斯然曰戎式臧覆出
罔悛民之罔極職競用傾實恫小子式訛爾瘠饜饜
靡騁瘋憂以擘惟神不顯靡魃不剈我心孔疚盡云

其旋有学斯酤有俎斯斯脡以烝以衎以洽我虔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先室大祥祭文

於乎別爾而來兮牂牁之潯雨露再濡兮宰木陰陰
朝烏啼兮鬻暮吟我獨處兮爾摇以深堂垂白兮侵
尋孫繞膝兮啼喑入不語兮出不禁神惝怳兮涕泗
遥形枯槁而憑噫懷貞慤之歡心嬰早寡而不重行
兮余有愧夫黃鵠之音苟余心之不負兮夜臺寂寂
與爾而偕臨

祭王定齋老先生墓

鳴呼公之亡四十年於玆而坦一人乃奉其祠罔有
越志乃弗知其所日猷念在昔先民有言知我生我
亦復有言國士遇我顧坦戔戔罔敢大言起信惟公
休休其如有容樂選人之羑罔掩人之善詢于芻蕘
無遺於蠢愚巳予小子不敢不聰聽先人之彜訓亦
不敢不罝觀省作稽中弗腆修辭罔敢譸張爲幻惟
古叙欽公用羞告坦曰惟天降才惟艱厥才孔良厥
艱惟逾甚民罔弗才惟爾之才亦罔弗中惟爾之中

予用登進汝汝乃大宣乃心職競克臬乎于靈成鳴
呼公和告言於予小子欽若茲克勵乃訓未有一心
日就月將其乃吉迪圖惟厥終亦聿將老不殄心痗
時罔不小大好讒說殄行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民之
設中罔喜康共相與爲敵雠顛隮于壑谷卿士師師
如彼流泉予小子嬛嬛在疚胥傲隋胥絕遠胥娟嫉
殄滅鳴呼惟公之知若進而加諸膝惟今之疚若係
而寘諸棘瞻卬我公云如何里欲報之恩昊天罔極
公之不亡鑒茲思繹

祭戴氏女惠姬

鳴呼汝何至於此極邪汝笄而喪毋二十而適人才
六年而輒夭折鳴呼汝何至於此極邪余嘗讀詩至
莊姜讀春秋至共姬讀宋程伊川先生志其伯子之
女之墓之文讀山谷老人毀璧隕珠之辭未嘗不歎
諸姬之有令德而無景福也夫以汝之在家而爲淑
女既嫁而爲賢婦且復孝思深長昔余走黔中萬里
汝茹蔬誦佛氏語余嘗疾且病汝涕泣祈以身代余
居太夫人喪及遭橫逆日伻來無間余北上別汝燈

前擁髻悽然淚下曰大人可勿行乎嗚呼孰知夫是言之爲永訣者也傷哉寃哉汝一再舉女不存非復產女饘酏不得時首岑岑死無他言曾莫卹其女而獨不忘其父曰嗟乎我父在數千里外固不得一見而死目且未瞑問其弟之至否葢嘗遣人以疾報而他有以沮之也傷哉寃哉嗚呼至死不忘父孝思爲何如夫詩詠其傾載歌無非而孝思不與焉汝之令德固無愧於古之諸姬者矣亦復與之同其不幸者焉天之福善其無徵於婦人女子固若是乎余行吳

江舟中嘗有憶汝之作曰悽鴉啼遠樹落日滿村墟此時真憶汝知汝更愁余自今而往啼鴉落月轉而爲哀汝痛汝而汝之不復能愁余者矣傷哉傷哉今年二月余補官山東將迎汝與婿與汝弟俱來顧廩祿非缺廨宇卑庳而止而姑有所待也然不意汝之莫余待以死自今而往豈惟不得以迎汝且不復得以見汝者矣傷哉傷哉六月十二日余在萊陽忽慘慘不樂乃作五歌其四則以懷汝而曰組紃不必人前學婉娩何須性後成則是距汝之亡者五日豈非

喘息呼吸之通而默焉感乎其中者歟傷哉汝毋育五男三女僅存汝與汝弟而三犧之痛舐犢之愛恒切於衷汝毋喪時汝弟幼不知哭泣則謂余之老而死也將一男一女之啼而汝復先余以死而使余之無聲而涕也傷哉傷哉陽月望日有人自句章來云汝以產亡余哭之三日有慰余者曰是或傳聞之謬也十二月十一日汝弟書至報汝以五月二十四日產女六月初七日死十八日舁汝之棺殯之中野汝死之明日汝弟聞之痛哭走五十里不食者二日可

謂克念天顯夫亦以汝之無忘鞠子哀也嗚呼汝之疾也余不得視死也余不得歛死之一百八十五日而始聞之則已逾歷三時而汝暴在原野暑雨之蒸濕秋日之暵烈雪霜之悽切夫既以備嘗之矣矧濕不時而梓蠹是虞余也安居而無菑患死生哀樂之變殊是尚得爲父子之情者乎傷哉寃哉且闔歛之救服不以時也松棺三寸厚衣薪也奠之崇朝其餘闇也汝旬而舁大不懷也殯之中野塈無期也嗚呼汝得無首陷焉者乎鬼猶求食汝得無餒焉者乎傷

哉冤哉余是以爲汝設靈座朝夕哭奠日九九而徹
是所謂以義起焉者矣天乎其苟鑒汝之孝思與余
之哀思使余不即死則夫力之所能爲與夫禮之所
可爲者將於汝乎一振之以終吾二十六年父子之
情者也傷哉傷哉

告先公都御史文

坦於後園鑿池瀦水引以資烹飪灌溉池之左植以
芰荷以荷中則梁而屋之名之曰芰荷亭亭成不敢私
以酒食落之擬奉請神主登亭然不敢輕易適得府

君朝冠於亡兄墀室謹卜日蠲饎奉冠服登亭儼然
臨而落之愀然如復見焉不勝哀感哀慕又將以陽
明先生所書雷峰及濯去舊見字鋟而揭之楣間庶
我府君神靈陟降恒於斯而凡後之人登斯亭仰而
瞻之如在其上肅然警惕率乃祖攸行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而日進於高明則我府君燕翼貽謀之道無
不奉以周旋而弗敢失墜者矣則是亭之建也不敢
以佚遊宴樂安肆日偷者也謹告

奉安曾祖考妣祖考妣神主祝文

維萬曆八年歲次庚辰四月庚午朔越十有五日甲
申孝曾孫坦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三府君　顯曾祖妣施氏孺人　顯祖考
封刑部主事府君　顯祖妣封安人吳氏坦准丘文
莊公謂崛起爲卿大夫者立百世不遷之大宗乃於
新寢之東構祠奉安　顯考都御史府君神主　顯
妣封安人陳氏神主禮也於舊寢中堂奉安　顯曾
祖考妣神主　顯祖考妣神主古者庶人薦禰於其
寢亦禮也惟玆舊寢堂樓四楹乃　顯曾祖考府君

所構於今一百十有餘年東廂樓七楹　顯祖考府
君正德三年所構於今七十有三年拮据捋荼蓄租
卒瘏勞苦之所在可以想見寢於斯食於斯笑語哭
泣於斯會族屬於斯精神之所在尤當哀慕詩詠鳲
鳩春秋書新宮皆以是也爲子孫者雖不肖豈無瞻
仰思慕怵惕悽愴之心乎無之則非人非我族類者
矣敢不旦日拚埽歲時薦獻以申如在之誠乎不共
則非人非我族類者矣苟有非人非族類者以室售
之人則必訟之官往年某氏子以室售之人祠弗售

百計逼奪益不知古人不買裴晉公第與夫買宅而夜聞孀之哭詰旦還其券不索其直者之高誼乃訟之官官爲之撫然寘之夫麥秀悲殷甘棠懷召況夫毀人之祠絶人之祀鬼猶求食使之餒而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豈忍於是哉謹以牲醴用申虔告謹告

石盂集目錄

卷十五

書

石盂集卷十五

書

鄞　陸垣仲安　著

奉外舅聞石翁

五月盡拜領書録一封乃范憲副附至者恭諗起居萬福不任喜躍垣治生讀書雖無所廢而於操筆作文詞則有不暇及者益自去歲在南都聞家間經營分割事知自此無復能爲舉業乃即給引而還天之所與人固安而受之者也今年二麥無收而久旱不

雨晩禾有不得入土議者亟欲賑貸減糶而減糶之事本府即已舉行垣謂二者騙局多而實惠少所謂安得人人而濟之而所濟亦不過旦夕之間不若以所賑官帑抵充塩口之銀而無徵於民則单丁小戸無不受賑者（饑）饉荐（臻閭）闠之民朝不謀夕願少須更無死以沾寛卹之仁　廟堂之上神謨睿猷必大有以慰天下者固非芻蕘小人所得而窺惻之也然而觸目感衷亦有一得之愚敢於大人之前一吐露之耳

與何叔明

昨承詢及祠事閉門坐甕乃有得於君子者也何幸何幸里中舊有呂不常祠相傳嘗從始皇東巡此野人無稽之言祠之所當亟毀者也近日垣之族人謀歿祀越國公及汪氏來鄞一世祖然越國保據明州不在六州之列庶人無祭始祖之禮考譜來鄞第四世祖諱鐸字師文當宋高宗建炎四年金阿里蒲盧渾來侵明州兀朮以兵會張俊走台州遂入城屠之復分兵暴掠至里中師文翁率衆禦敵手格殺十餘

人虜懼引去卒頼以安後郡守上其功爵之辭弗受與翠山寺方禪師友善隱以終其身若翁者非所謂能捍大患者邪即其辭爵高隱之風亦自不可及焉者也倘獲崇祀則四百年之曠典一旦修舉豈特爲之子孫者不敢沒其祖先之善亦里人之所以追報其德者也垣言不足以取信敢借重於執事者惟留神萬萬

奉外舅石翁

垣不敢朝夕走候起居者益不欲以兒女子之情而

涉大嫌也刑部徐員外某亦嘗見教謂老先生素性董嚴況茲要地吾兄雖在子婿亦不宜數往坦董佩之茲敢瀆聞北風其京歸心赴塋途有嬰櫬家有倚門但得一選而去何敢擇地與官但大人愛卹之周則不欲漫焉而投之感德於不言之表圖報於將來之年又衆監生奏復舊制兩次進稟俱蒙溫諭感激踴躍然不特此舉之輩凡在部中者孰無愛戴向往之誠是以有前有三原王公後有四明聞公之言大人固未之聞也是舉也實以大人在上而後敢舉所

謂臣亦擇君者也盖以例與貢同考在六品而不得通判同在七品而不得知縣夫以其爲堪者文焉爾也例之文同於貢何以別知其有所不堪而不與是特在上者知例之殊於貢而不究其文之同取是以在下者執文之同於貢而欲求乎官之同授況茲進本之人未必皆得府佐縣正但目覩其不平而姑爲是公舉耳諸生仰望切切之情倘蒙俯賜曲成則天地生物之德萬一書生不達時宜而過於據理亦乞恕其狂妄冒瀆之罪坦雖不與其事而樂其有成則不敢以欺尊聽者

謝趙侍御

某山海之野人也學無師成志非矯卓知非達時而區區不滿乎俗習之風靡波頹上下以虛文相誑以瑣法相維忽昭曠悠遠之圖而較計於斗筲不急之務故輒舉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以私自太息流涕而已乃者獲覩明公以超軼古今之資充之以義理精純之學該之以并包物類之知本之以憂國恤世之誠酌

之以知幾識時之玅參伍以盡變感通以盡神是以剛而不激柔而不隨直而不倨緩而不弛明而不察晦而不沉誠蓋世之雄豪達賢之範猷也然且恒存不自滿假之心詢於芻蕘矜於孺子以某之謭微庸陋顧無以進足於大人君子之庭者方且吐握虛納而孜孜與進此泰山之益高而滄海之益深葑菲之不遺而榱桷之不棄其所以柱石廊廟而潤澤生民如明公者能幾人耶夫以習俗之頹靡則不能不抱賈生之憂以明公之偉特則可以盡忘杞人之慮孟

子曰國無仁賢則國空虛今不可以空虛言也唐德宗謂天生李晟爲社稷也天之所以生明公者其意不端可識耶其何幸以枯槁之資得先時雨之沛且將洗耳以聽朝陽之鳴拭目以觀見龍之化董此以謝雖然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天下實受其福也則夫今日之謝明公者雖謂之天下之謝可也豈區區一山之人而已哉不宜

與徐徵伯

夜來領教言疊疊歸而思之夜分乃寐令人有寥廓

之思益不特濠濮之間而已人生莫貴而碌碌泥塗人各有願而不能使之自遂乃卒吾衰我焉夫復何尤昨者猶勸吾丈且復留止一念倏與便欲買舟東歸尹和靖十九歲即絶念仕進大夫軒昂磊落安所非覬覦者爲哉行矣行矣將爲吾丈先報麋鹿也敬候仙舄已還龍陽山中即走供斵苓之役甘露之惠必先區區賤子者矣江東客草神州寓錄乞各惠十餘册釋迦舍利八萬四千散在四大部州吾丈諒不過吝也不具

與王惟邵

南人食蝦蟆北人雖螺蚌少食客久思海味不可得姑取其次乃令小者於北城外河中掬螺得數升益天氣未煖不能久於水中也山妻作羮宛然鄉味思與吾丈共之敢輙奉去然不意爲二丈之所嘗賞何其幸與茲復奉去二盂幸轉致其一於歐江丈更煩二丈爲我賦之昔蝦蟆傳於柳柳州之味倘辱不棄豈惟螺羮之得傳區區亦因而有託焉者也幸甚

復沈氏

辱厚儀不任感愧灤州志書法擬春秋禹貢與別志夐異存之以備商確夫謂之志則固不同於史矣眘史爲聖人所修則謂之經經又不同於史矣故二泉邵公嘗謂史異於經不得用春秋之法豈不以志自志史自史而經自經歟恃愛妄及千萬見教嘉幣不敢受董用返錦容面謝

與何叔明

薄暮立先公墓下靜惟二十年內哭父哭子哭妹哭妻泱泱欷墮忽小伻捧尊翰至先讀輓先室之作云

九歲賢卽能哭毋不覺失聲長號次讀謁先塋之作
而曰雷峰墓道未曾鐫曰此坦之罪也此坦之罪也
往歲嘗求王定翁撰文逾六年而定翁謝世遂遲遲
至今坦之朝夕不敢自安者墓碑之未鐫也文集之
未梓也了此二事便可無憾若夫卿賢之事雖百歲
不舉其責不在於坦近年皆爲之子者任之坦不敢
以是事先公也漫及之幸勿罪最後讀送行之作曰
惟願存心於愛物甚哉長者之哀我教我無不以其
道也夫哀以幼子失毋坦也敢不爲慈父此益堅坦

之不繼娶也教以墓道之鐫坦雖不文敢不擬瀧岡
之筆教以存心愛物坦雖不良敢不服程子之訓由
是而無畔於大道皆長者之造也豈勝感佩人便先
此奉謝尚容稽首榻下不備

與張惟誠

舍弟每道執事高才博學篤行君子人也傾企之私
切於夢寐然而未得一承接爲恨昨者舍弟造拜回
復道執事函及於坦且索觀敝藁豈其一二酸醎同
嗜者爲之延譽於左右者哉然又未敢輙爾登龍董

錄去敝藁數章以先介紹惟郢裁而與進之幸甚幸
甚

與李遇齋

五月念八日倭寇到章村奉昇先妣柩出在僻處六
月初二日寇徃小嶺奉昇柩入置坦屋畚舊所不得
復入初三日兵自章村來訛言寇大至十二日傳言
寇至白米堰兵沮由去路來入海乃從索昇柩繩木
不與顧屢昇非所宜因以堊請若弗聞也者豈其視
先柩不如破筍救箧畚皆舉而藏之深山者矣乃以

伯兄生年月日付地理家擇日得六月二十二日諸
祭奠祭引之儀悉遵家禮所不受吊以事勢危迫且
在源暑無能爲一日二日酒食故也

寄滄濵李公

向在歷下不久不得瞻奉威儀顧時時得誦高篇大
章每一誦一喜左氏司馬遷千載下讀其文如見其
人故不必於親炙不以不得瞻奉爲恨恨不得盡誦
高篇大章嘗從劉春元借白雪樓集亟索還疾速讀
一過乃者薛子熙來顧山中附至高篇嘗聆韶護偕

以跄跄耳又得誦太華山記太華從此流行宇宙亦
復峙桯几莊生風聲刻罔踰之青州府志叙綜括古
昔貫纚纚卽序卽志矣徐給事墓表愧仄地下爲不
亡蓋錄其行者溢美皆藏之山中光炯炯騰牛斗有
茂先當就索之不得爲一家弘璧某甲子歲九月自
歷下發足十月行次毋徒遭冦幾幾還家遭僞嗣獄
又幾幾豈復有意於人世蹣跚庭户望重華而陳詞
焉能至汨羅吊屈賈者哉謹錄上僞嗣獄記別族告
文酹蒔子𤋮詩倘辱批抹以示何如之幸不宣

東東明范公一

倏屆離明伏惟台候對時百福坦衰病支離無能趨
候爲罪去歲臘底小兒走謁棨命坐賜茶得瞻威儀
聆德音雖少須史而鼷鼠飲河已滿其腹矣且稱頌
老先生慱聞洽識如古人絢辨爛輸如古人探玄抉
賾如古人虛懷廓度如古人不幾於童子之知大隗
者邪坦何以兼稿奉來批抹析楊厠於太音醯雞求
乎發露悚仄不遑奬與聿至昔仲蔚獨知於劉龔龔
固足以知人而蔚則實有諸已若坦則悾悾無所有
但以老先生之明德過於古人不以姬姜而棄憔悴
不以絲麻而遺菅蒯者也感愧不任

東東谷族兄

少時妄謂人間事功文章無不可以立就比壯則知
其爲非是乃謂聖賢可以幾及而精義之學在所必
講方其有所未得則食不知味寢不成寐者累日夜
髮爲之白一日先夫人自城中回迎之門外見輿人
而羨之此古人之羨指前老卒之臥也時有所得而
喜則誦昔人之詞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

狂耳不意年光滔滔犬馬之齒忽過六十氣反游散
日見衰憊數年前自定海徒步至府城今則不能三
四里外期將至學無所聞向之所謂可及者若望三
山於溟海之上爲之浩歎不已豈惟心之不能自盡
抑恐身之無以自存苦於乏資不能擇處夷髣與隣
攙搶日加僅能視之如豺狼虺蛇無一毫恚恨之萌
則是身墮阿鼻心游鈞天庶幾一旦溘焉有以還諸
造化雖不敢言夕死之可其於醉生夢死者不有少
間矣乎初夏少霽芍藥石巖映水紅並開敢邀杖屨

過我同一娛目老悽空空無可傾倒所可傾者賴有
老耄惟恵然爲幸

東友人

古人上巳修禊事茲惟其晨日涉園修竹百竿澗水泠泠作小龍吟瀦爲方池芙蓉葉初出貼水而宛然古鏡蝕茶斑也令小童斫筍徃撓溪九灣掇青螺一二升挑肉貯花甕中瀹肉瑩然碧玉味甘微苦京滲入脾採松花蜜蒸小餅椰瓢挹取澗水注瓦豈烹穀雨前茶種種清味山人不敢私思與君子共之且小

樓占斷翠微山中他樓無與並嵐霏平抹碧海無波松濤滔滔自九天下群鳥皆能歌不同而同一睍睆眾芳無不蕨甤而相雜而文寓之成色得之成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無盡藏者悉爲我有造物至公眞於我乎私之此尤其不敢自擅思與君子共焉者也不審可少輟鉛槧肯然來思一觴一詠舞浴沂風雩之趣不但祓除舊事而已拱竢拱竢

簡余君房

屠翰過情之譽豈垂老將溘焉與草木同朽者所能當慙負慙負伏惟執事器識文章清修節槩人所共仰至若精義充已闇然日章於人所不見之地不入於支離不涉於佛老不爲近日之談天說性人或未之能知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盍我知天則天知我矣斯固執事之謂也小兒童時嘗以深造自得爲問語以擴充四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則盡心知性而自得卽能領略比長乃以字畫詩律爲事自謂悖文之學而不知心之放失夫學之有本本立則凡字畫詩律未始不嘉卽不嘉何害其爲學也然於道德

知所尊崇每得執事教言不但書紳而已所望終賜曲成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其所願望之者德成而上豈復有他事哉近作鄙律二首錄求覽正不宣

答余君房

奉去拙稿俱辱高章并諸簡首照乘之懸光射魚目燕石之籍用重連城此論衡啓秘於中郎三都騰聲於皇甫坦之無聞以詞章之富麗固衒官於二子以聖學之窺測則二子不能不左次者也老狂之態適資執事之一撫掌耳董此奉謝琿如之光何日瞻承

不任馳仰

答佘君務

文範二十冊奉納其後二十冊不敢復假葢思過半矣嗟乎何其多也夫自外六經以言文則左傳爲始葢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未泯故其言蔚乎有章戰國先秦惟縱橫捭闔之術故其言稚而詭奇而辯而於所謂蔚然者葢鮮矣西漢承乎先秦之緒太史公文酷似戰國策非有所擬而然去其時爲近惟其時物也東漢而下𡊮夷萎薾是故唐宋以來以太史公文

爲法至於近日則人皆修辭以範來世且十百千萬於先秦西漢何其盛歟某嘗妄評諸名家無不取法史記然空同得其質對山得其澹大復得其纖洨川得其通滄溟得其晦足下贈劉將軍文則兼數子之譔而加蔚焉具體而彬彬焉者也

與佘漢臧求章溪橋記書

章溪石橋構在正德丙子歲費若干醵金自遠近者職其事汪某是時東南稱樂土寧波瀕海海堧絕無狼煙中官司市舶民絕不擾民兩稅外無別徵閭里大小皆積著民間凡有造作若橋梁道路醵金若可咄嗟坦童時侍先中丞公嘗談弘治間民樂生生甘食美衣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至老死不入城市隆慶某年大水石橋壞東谷子職復構某某往醵金歷若干年僅得銀若干穀麥豆紵徵債銀若干東谷子一稽其出入而已顧金少無以充石橋費乃架木而屋之若干楹竣於萬曆四年丙子與石橋歲次適符且先職石橋者東谷子之大父也周官野廬氏掌道路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昔井樹則橋梁例比可

知矣東谷子非有野廬氏之官非有胥徒之可使且復時屈而以一身職之嗟亦勞矣東谷子名必成字集之叅蔵補博士弟子員凡幾大比有司不以赴公車老而屏居章溪之濱讀書談道假日乃職搆橋以濟行者唐陸宣公有言士不相則醫醫以濟人橋以䘏之醫其濟不亦傳矣哉敢求高文鐫之石以示久遠石之陰刻諸施者姓氏倘辱惠然灑翰他日驅馬車過題識則固睥如在也不宜

與沈較門太史

周游擷攬不遺一丘一壑并包大小富有日新太史公之家法固如是耳即欲走拜少聞天祿石渠之緒顧衰病經年僅能揩床拄頰與南山相爾女山中之人春采穀雨茶秋收橡栗家未全貧芹有美味壽童賚上尚荷笑而啜之幸甚愛甚

與張之杲

初八日小兒自城回知尊翁老先生謝世不勝擗踊而涕墮山喬嶽凡在仰止者無不同之不但生一人而已伏惟孝心純至荼毒太苦何以堪居生自夏來

脾病肌肉消盡終日不越户限不能趨吊罪悚不任禮之吊於其生者古人雖途路之遠歲時之隔必身親往之若將軍文子之喪畢而越人往弔者可見已時俗遺僕以帋燭及以帋燭附人弱其人怠於禮者之所爲向年生妻之喪至親皆遺帋燭有一於三年之外以帋燭付之去倂是可以歌相鼠者矣生不即死當必趨吊兼奠瓣香於尊翁老先生靈柩前力疾謹勒短疏奉慰伏祈鑒亮不備

與余漢城

某感脾疾脾虛則諸藏皆虛百脉皆病萬無生理安時處順在莊子尚然況少聞死生之說者乎但先公祠未完百世太宗蒸嘗禴祀一子多疾尚未有孫頻頻於懷者言之不可不言不可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先公遺文藏之五十年未曾鋟梓某之罪不容於死某自束髮操弄筆墨迨壯以升斗跋履吳楚鄭衛燕趙齊魯夜郎牂牁周游四萬餘千里多所感詠連篇累牘桑弧蓬矢之願庶幾酬之且復爲諸鄉先生諸當道及海内四五文章鉅公之所謬披遂自以爲函

冶氏之劍乃得其售近日同邑一二名家則笑其爲周人之㯹朴豈不信然然不焚棄之者以古人於齒髮藏而納之棺中言者心之聲雖其不文然精神所在比之齒髮豈不爲重將亦以納之棺中又有日知錄錄其日所知者某自三十歲妄志於聖賢之學河伯駭於觀海仲由勇於乘桴寵冎渫指鼴河充腹名家視之殆劉歆之於太玄某則謂比之詩文豈不爲多尤不欲棄顧其生平知己若仲蔚之僅有劉龔近乃辱執事之知古人有以遺草累故人者某之子倘

疾脫去克完祠宇刻先公遺文及不因名家而屍家鷄漫以蕪穢災木所望執事教而督之則生死骨肉者也恐一旦溘焉朝露先此以布四體不任感仰願望不宣

答余漢城

生以衰老之年感心腹之疾雖加調治恐難保全死生有命顧生平無能修身以俟至於今日不當如胥靡之登高者邪屢辱賜存不任感感且以生所奉之簡及祭受堂公之文謂皆有氣可占不死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固所願望焉者也倘藉庇賤疾輿暑偕退則不必季咸而可以知全然有生矣登堂拜謝秋以爲期不宣

與集之族兄

黄甥道亨省乃翁整菴還自岳陽送洞庭湖魚鮓餅小如拳楚人重魚固爾邪稭粢蘄州熟艾整菴刻余舒詩揭岳陽樓楣間搨數幅來三種分送上居越而食三楚之鮓畜艾以應七年之求分寸木於岑樓側燕石於下璞一覽失笑噴飯滿案者也

復楊長所

自春涉夏無日不候文軒枉過嘗有鄙律奉促恐卒至不果上嵇呂命駕心之苟同固不必於其迹也適領手翰知有歸州數千里之行溯長江而上兩赤壁黄鶴仲宣二樓必皆登臨有作弔屈宋二大夫遺宅而續九歌九辯平生抱負將有以盡發之老當益壯不爲徒行者矣坦之齒少綠縣老人者三學問之道一無所聞老馬知途是尚有愧辱高篇寵畀一字華衮乃至數十章之多河伯望洋匹夫懷璧雖之瑶函

猶有瘠篋以爲家寶以貽世講顧奬拂過情豈以其老之將智而耄及之終須知己愧罪愧罪謹此奉謝侯還自歸當走拜請倒奚囊盡閱嘉章恍然若共登高作賦弔古興懷何其快也不宜

簡楊受堂親家

四令郎存日戲言山中果如拳大將俟冬間柹栗之熟一投潘車不意郎成童烏之慘復許以懸象而奠文已發軸又復不得如願如去冬所奉告在今年清明至陵中殯所奠之又不意小女之毋死所不已於

呼天踊地者小女不得執箕帚於階下又復喪其毋
何天之降罰於嬰兒如此之酷要之坦之積愆天之
割裂衰老之腸因以貽禍於嬰兒也死者牖將屬以
訣與令郎爲言不惟不忍食言於令郎亦不忍負死
者之永訣顧坦痛不可言筋力不可強禮不可以遣
僕乃令小兒至殯所拜奠薄物奉上乞揮涕而寘之
不宣

與杜武川太親翁

聞軒車棊鶴旋自百粵即欲趨拜承接容辨以慰數

年馳仰之私無得聞中州清淑之氣磅礴融結嘗見
宋石湖范公所記若倂來以圖及坦兒童時先公挈
之一舟過南嶽清湘之勝猶能記憶彷彿者則是不
出門庭而坐收太史公周遊之迹向乎恣游之願顧
衰老無能以筋力爲禮且與麋鹿熊豕相親日引月
長體貌粗野不可以揖遜於弁冕端委之前乃令小
兒走謁荷蒙與進賜教言良久歸而能一一道之若
復桃源書院尭源先生於惟精克己之學雖未有聞
然而敦行不怠令聞徵於朝著宋神宗書尭源書院
字賜之鄉之人當與修緝至於今弗毀可也文王之
避風雨召伯之茇甘棠千百世之下猶識其處若李
氏成寢無改杜氏之塋古人厚愼之德若此乃今書
院遺址爲群邸所侵四十年前坦嘗作賦以吊志在
舉復而力所不逮公今覩河洛而思禹功覩殷墟而
悲麥秀欲即遺址復構書院崇明德而表宅里樹風
聲以勵後進擧曠世之墜典垂不朽之令名坦則謂
既復之後若宋秘譔張公 皇朝都御史朱公與凡
賢哲之生於是鄉者皆以之從祀未爲不可又言公

於閩中將不復命駕得郵報時皆謂以年資則外臺
之轉以譽望則內臺之陟兩皆闕然無不爲公不平
者坦則謂公之雅量遲速利鈍皆所不較其不欲往
者殆別有所爲耳坦又謂武夷山川竒紀太史公向
平所遺乃若五曲精舍爲文公註騷之地夫人之所
願至而不可得者公往矣祝芝山所云登堂拜先生
進辟汝黃流舟爲謝皐羽之擊竹如意誦楚騷俯仰
浩然誠宇宙間一大快事桓圭衮冕不足爲榮公之
別有所爲而不欲往者於此較之其輕重大小之相

懸豈固執彼而舍此者哉傳曰申伯信邁謝於誠歸
坦固知公之無留行者也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惟
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
若明命使賦公之德與仲山甫異世而同神其敭歷
中外事功所就亦必與之同之坦敢誦是詩以爲公
贈展轉不可見悠悠隔山陂臨書憪憪伏祈鑒念不
宣

答司馬東明范公

辱高章大篇兼復俯念感佩無已恭自寇萊公以卿

相之貴下交處士魏清逸其風寂寥乃今始見公之
尊光之盛顧坦非清逸之流愧負多矣然不讓土壤
不擇細流而高深之益增致士自隗始將軍有揖客
芻蕘之不遺孺子之有取其於尊光之盛不有所重
邪坦向喜作詩近年一二名家謂去初唐遠甚內敫
精神外災楮墨遂禁不作玆辱　高章譬之八珍之
遺野人芹獻無容已者董用嚴韻強裁一章并舊稿
一册日知摘條一册奉上總乞批抹擲下加夜光於
魚目筐筥之上藉以不墜者矣坦之不造門墻者忽

七八年以衰病日侵徒步不能二三里惟日坐臥遊
門與青山白雲相爾汝又以登歲見儒先謂子思孟
子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
則攝衣而從之君子之不以其爲畏齊魯千乘之君
操幣執贄閉門而不納君子不以其爲傲何則其分
定也坦愛其言如好色之入目以謂居身所珍一惟
是道自先大夫歿出門交有固執前言不敢造就卿
大夫之門至於今耆且老矣且日與田夫野老談樹
藝較陰晴偃仰無所不至即一傴僂卿大夫之前而

體貌粗鄙無以承端委委蛇之榮適須愧罪友人李
孝甫每見必以爲規然性有所分若水流濕火就燥
不能使之反之者也小兒好讀子史百家古今詩文
好臨古名帖雖不知上達而恥於下流嘗荷南禺東
沙二公與潔每欲求瞻德容聞德言顧無爲之先容
倘許進謁其一念向往之誠未必不在所鑒者也由
此而知所以上達則坦有子無咎生死骨肉者也臨
楮不覺覼縷罪罪伏祈照亮不宣

與南楮施公

相去數十里經年不聞問若在天涯緣自去歲遭無妄慘禍死而復生日坐小樓與人世眞已隔絶然横逆之來無日無之造物者佚我斬斬可自太息承惠新書山人得聞甲子感感冬笋數十莖奉上玉板禪幸一叅之不宣

與諸親友

坦虛度七十十二月三十日爲所生之日不能損巳之年以益先公之壽終天之恨雖生猶死知我者弔之可也人道莫大乎相知而愛次之倘不以弔而以賀則平日之相與可以言愛而不可以言知豈所望於君子者哉

署鎮遠府事呈方伯玉華高公帖

本職誤蒙與潔比造庇曲至不啻嘗覵之微用以承藉感激殊德淪浹肺臆蒙委前來署本府事值撫按游臨纖巨迫索幾無所措仰遵明命祇竭駑力幸免譴尤適令公子奉老夫人華軒過正以往清浪候迎撫臺僅於焦溪一申荆請悚仄不巳伏乞俯賜鑒宥切惟本府所屬二縣二司共才六里賦役鮮少詞訟

絶無若爲簡便然路當要衝奔走迎送月無虛日册遞餽餽公多缺乏之私無處裁市虛皆軍伍馹僧絶無繫屬土官貪殘自恣縣官賢否不倫民多不逞租以日逋夫官邪在於速糾民病在於溥卹苗患在於討弭稅蠹在於深剔但坦官小而勢沮事攝而難行病久而體羸親遠而憂積慘慘劬勞其毒太苦范東明先生來得家書亟白之親倚門長望令伯陳情無以逾此且陸機思深於篠飲張翰志適於蓴羮代馬依風鷄禽返木在物尚爾況於人乎伏乞俯賜矜念委齋長至表箋得以便道歸省愍一舉手之下小人毋子之情無所不遂

告諸父帖

惟歲巳卯春予來歸自黔遭先夫人㓕嫘嫘在疚越四月乃遺飛皺曰嗚呼昔我先大夫顧感出矢言乃予復遺茲予其用罪伐厥死我祖宗其崇降弗祥乃諸父用斷棄我罔敢事祖宗暨諸父用自竄匿猷黜乃心亢厥祀事罔敢與奔走厥追遠乃弗敢慭用私吉蠲厥祭田黍稷罔敢或攘厥田賦乃用供於上嗚

呼予其懲而毖後患俾諸昆弟誕用創弗勸憂乃克大宣乃心善進善俾我祖宗餘慶弗替引之則予一人趣職自矣尚其有滌迹續乃命於天尚亦有利哉

簡集之族兄

去歲冬雷今秋必旱然旱既太甚苗盡枯槁奈之何民間求雨當於一鄉之山林與五土五穀之神不當於龍龍之爲物坯户而藏驚蟄而出雷雨之動滿盈則浩洋窮乎玄間否則未嘗見其飛騰於青天白日之下蓋囿於陰陽而無能有所斡旋是故能大能小

可得醢而食之明道先生之脯蜴蜥以絶群疑則又以龍之不知其所在而蜴蜥之非龍也即有所在豈能以致雨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雲之所爲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固未嘗言龍也古者諸侯之雩求苦迫切以籲於神明乃今以綵旗鼓樂此歡樂之具直以爲戲失而又失者也

石孟集卷十六

雜著

讀周禮儀禮禮記

周禮儀禮二經之不完者其弊有三錯雜一也脫失二也僞爲三也周禮冬官雜於五官之中俞氏獨得之見摘而補之至於九職九賦九貢九式本司空之事而雜於天官大司樂而下司樂舞者本司徒之屬而雜於春官土地財賦本司空之事而雜於地官此其較著章明者也其他錯雜者尚多俞氏知司徒之

典教而謂兼治財賦以天官之統五官而謂主治財賦知禮樂之典於司徒而謂春官之兼隷知冬官之雜於五而不知五官之復有所雜知五官之復有所雜而不能截然皆有所釐正且知冬官之缺而不知司徒司馬之缺五官無可軒輊即有所較則養與教之爲重夫何於財賦則司空掌之冢宰治之而司徒兼之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謂敷教擾民之輕於財賦可乎夫冢宰主財賦而敷教擾民之不主顧於此而失之於彼司徒兼財

賦而樂舞及隸於春官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其顛倒
錯亂而自相矛盾者無能辨於統與聯與兼之說也
蓋六官有統有聯而無兼統者天官而聯者五官統
者無不轄而聯者比其事兼則不專一而不能直遂
矣是故可統也可聯也而不可兼也天官而治財賦
則兼而非統矣司徒而理財賦宗伯而掌樂舞則兼
而非聯矣有能辨於此者則思過半矣俞氏辯世婦
環人二之之爲僞者得之若夫醫獸去蠹烏治市廛
官之不必設而設法之不必詳而詳以至天官太史

閏月謂王居門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牲帛各放其器
之色小宗伯兆五常於四郊媒氏之判妻入子禁嫁
殤大司樂一變而致羽物至六變而致象物天神皆
降地祇皆出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大享用之司儀合
諸侯四時爲壇於四郊禮日月山川丘陵天揖地揖
時揖后治陰道立市饗諸侯后亞獻有好事於四方
好會於卿大夫司巫掌巫降此皆後儒之所僞爲者
也司徒典教司馬論官二者莫大之務官與法之宜
備而不備者是則簡袠之脫失者也近代舒國裳氏

有剔僞於所傳會者皆弗之剔由是言之俞氏之編
謂之復古而古之未盡復舒氏之編謂之定本而本
之未爲定也然必以天官之於五官無所不統而凡
學政樂舞之屬皆歸之司徒儀文度數之屬皆歸之
宗伯軍師馬政之屬皆歸之司馬詰姦刑慝之屬皆
歸之司寇土地財賦之屬皆歸之司空於是錯雜者
悉爲正之脫失者闕以俟之僞爲者削而去之於聖
經其庶幾乎儀禮諸篇所著儀文無不詳密周悉至
於覲禮諸侯覲於天子莫大之禮而簡畧之甚蓋後

儒倣聘禮而爲之與夫昏禮獨出婿脫婦之纓者皆
後儒之所僞爲者也又若士相見始見於君執贄以
下則記禮而非經文也有士喪禮則必有天子諸侯
大夫之喪禮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則必有天子
諸侯大夫之喪服若喪服一篇不知其爲天子者歟
爲諸侯大夫者歟抑上下通之者也至於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繼父同居不同居之說聖人人倫之至
制禮豈有是哉且其文與諸篇不類子夏傳經而何
諸篇之無說者謂爲公羊氏之作其文與春秋傳絕

相類其殆信然然則儀禮之存而全者十有五篇而覲禮喪服二篇斷斷乎後儒之所僞爲者也當以儀禮爲經禮記冠義昏義鄉飲酒射義燕義聘義六篇各以類附於經文之後而爲傳曲禮檀弓王制曾子問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喪服小記大傳少儀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祭統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喪服二十八篇別爲一書於經文雖無可附而可以備參考月令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

十篇又自別爲一書與孔子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諸書並傳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夫周禮已訂於先儒而謂其有所未盡儀禮無聞乎別議而謂其間有僞爲禮記列於易書詩春秋爲絕者久而離之或以附經或別爲書顧生平未嘗問學衰老無所聞知而於經傳妄有擬議如此雖知我者亦將有以罪我矣是非可已而不已者乎然而不自知其何心也

周烈婦事略

倭賊寇定海縣城外男女奔入城中一夫病令其妻避去曰君在何往曰得無辱乎曰有死而已安得辱婦姓周氏父爲定海衛千戶俄而父遣二人至負其夫一欲負婦曰安得負我隨之行寇至負者疾走入城婦不及爲寇所執負而走輒噬寇委頓再負再噬寇怒盡褫其衣負如初噬亦如之寇大怒斷其屍爲三嗚呼是烈也其亟章之以樹之風聲繫誰之責乎乃遂無聞使就泯泯焉義士仁人奚能已於扼腕流涕者乎余邑後龐陳子爲余道其事陳以從事在定海登城陴所親見者余謹識之他日歸當訪其夫之

姓字及婦生死之月日爲之傳以備史氏之采擇云

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將寓都下玉河橋之西

于肅愍公

人臣之功莫大於保大定傾而公實居之公之功自古人臣之所無者不幸而以誣死議者遂謂公之不能無罪若丘文莊者余因是而覽公之行狀神道碑與夫祭公之文序公之奏牘但以誦公之功而已寂後覽祠堂記以李空同之高明不能明公之無罪以排文莊況於他乎余以公之事求之於心者不啻數

年乃始得之顧天而嘆曰嗟乎公之事有經有權經者可知而權者不可知可知者人以功而誦之不可知者人以爲罪而非之昔孔子稱管仲之仁甯武子之愚若公者可謂兼之豈惟兼之殆有過之者矣春秋宋襄公獲於楚楚以國與其弟目夷目夷曰國固吾之國也目夷立國人謝楚曰賴社稷之福國有君矣楚是以釋襄公目夷迎之歸而反其位始之以權而終之以不失其正是以見美於春秋當 英廟之北狩 太后命郕王監國立太子未幾即眞當是時公

言之則必死而社稷之必不可保公之不言以保社稷非以自愛也乃以一身任安危之重選將練兵足餉治戎器愼偵諜固防守絶徐珵之妄議責許貴之枉策是則可知者而人皆知之以爲公之功者也至於不與師以問罪不窮追以胃寇不捐幣以挫威不迎駕以折奸社稷爲重而不奪於人變事有權而獨持於已潛機韜智忘死徇國是則不可知者人不能知而以爲公之罪也卒之六龍旋軫於沙漠九有奠牽於神州管仲之仁止於九合而公之九有奠牽甯

武子之愚止於薄酖而公之旋軫沙漠管仲之仁豈有若是之大而甯武之愚豈至若是之甚哉 英廟之駕返郕王當表請復位乃錮之南内公於是時豈不知當以目夷之事諫之然言一出而必死死而英廟之必不可保矣觀李文達公之對 英廟曰天位乃陛下之所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於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陛下何以自解由此言之公豈可以諫者哉公之不諫者

非以自愛保 英廟也其後易太子而不諫者亦惟是爾是又不可知者人不能知而以爲公之罪也卒之 英廟復登大寶而公死於石亨徐珵之誣管仲之仁止於不被髮左衽而公之保全 聖躬甯武子之愚止於不避艱險而公之誣殺身管仲之仁豈有若是之大而甯武之愚豈止若是之甚哉以是而論公其殆有以數公之心腹腎腸者矣 憲廟登極臣下有白公之冤者乃遣官諭祭贈官賜謚亦既褒卹之矣 皇朝誅謀反大逆者封伯爵後有以治河封

伯以戚畹封侯者公之功豈特誅逆治河而已謚以章美肅愍之謚豈足以章之當封以伯爵雖公侯不爲過賞別議其謚若忠貞不爲濫美褒卹之典斯有以稱公之功公之靈固不以是爲望而千百世之臣子不因是而有勸乎

平苗議前

苗可征乎曰不可可撫乎曰不可然則如之何曰苗之所以不即平者撫征之說誤之也湖省主撫撫於東而叛於西至於刼殺則稱貴苗而目爲漏殄之冦貴省主征兵不足而餉不給至於用兵則入湖境而稱爲已撫之苗又有爲先征後撫之說者嘗以百萬之費而僅斬苗首五級遂以凱旋而撫綏之未幾輒叛至於今十年不息者此非不可撫征之明驗也歟葢征則毒民無則驕冦不征以安其反側之心不撫以折其驕悍之志惟務安内以攘外此制馭夷狄長久之道而所謂安内之策者一曰得賊窺伺之情以固防守之術夫苗賊之敢於反側者知我兵食之不足也出沒要害之地舊皆有城堡專於哨守無分晝

夜然刁斗弛於承平之久哨守轉爲偷安之地狡猾之徒營求按堡老羸之卒聊以充衛夫營求按堡而哨守之有虛名聊以充衛而操備之無實用卒然有警徒見夫兵之不足而不究其所以不足於是調取腹内各衛之軍以充戰守然使之遠父母妻子困頓於長途饑餓別土疾首蹙頞在在相告如此而望其勇於越敵胡可得也至於調取宣慰宣撫之兵而宣慰宣撫則又轉借鎮筸銅仁諸惡苗以爲之先鋒夫國初於貴州一省開設十八衛及湖廣沿邊諸衛自足以讋二司而制諸苗無庸於假借者也夫何軍政日弛一有征勦我兵不足而後假於外兵此固出於一時之權宜既有以啓其窺伺之心矣而二司則又假於諸苗此其所以益無忌憚而敢於反側者也夫兵之强弱視食之有無軍餉之乏久矣且又不能以時給散給米則每斗六升之實給銀則一斗八釐之計故皆願米而不願銀也其間官有剋取之名私有稱貸之息得之不足以償其一二也爲今之計惟在修築堡城其有當增築者增築之清查各衛軍伍有

欽先須議請於湖廣腹内各衛所量撥分補使之挈家而來與之田廬以爲久住不遷之計隨卽行文勾取及議請令江南各省及南直隷凡問發充軍爲民者俱觧赴總制衙門分補各衛所量撥之數然在堡而哨守在衛而操備者一年之中春秋兩班更番迭換勞逸既無不均操守常如遇敵其應得月糧務給之以時痛洗剝取之弊邉徼限於山多地少宜教以多種黍稷麥菽略倣充國屯田故事更須别爲之處必使充足庶幾士飽而嬉馬騰於槽而人人思戰者

矣然不可輕舉擅入盖其山川之險峻竹箐之茂密彼固飛蹂如猿猱而我軍扳援顛踣彼據險而逸我蹈險而勞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者也今夫西北雲屯但爲防守虜騎竊犯止於驅逐在昔宣王之時玁狁至於涇陽亦惟薄伐而已自古中國之於夷狄未有深入其地而征之者惟漢武帝窮兵黷武漠南無庭而中國疲耗自貽伊戚今既不能遠法先王之制馭又不能近倣西北之防守一則曰征譬之不固元氣而急於攻邪邪雖少退而元氣益衰况未能卽攻

者邪一則曰撫譬之諱疾忌醫而養成癰疽至於潰爛而不可救藥者邪不征不撫而足食足兵是誠安内攘外而萬全不易者也二曰略其反側之罪以昭大公之仁苗賊之刼殺譬之虎狼之吞噬虎狼吞噬而人不之怒者以虎狼之不足怒也宣王之時玁狁至於涇陽豈無所刼殺而但止於薄伐然安知夫宣王不自咎其豫防之無道而奚足與之計較也哉爲今之計弗問其已往之惡弗絶其貿易之路彼知我待以更生之仁則雖使之反側有弗忍也至於諸苗

之在我地者亦須處之以厚弗令怨叛然我兵既足卽須徙之於外所謂非我族類其性必殊者也王者如天守在四夷五伯假仁一匡天下諸葛之於魏羊祜之於吳王猛之於晋皆不欺以待敵國而保有彊埸其以徂詐之術濟其殺戮之慘如孫臏吳起之流僅能一戰之勝一城之取而已安能有所大濟也哉故曰孫吳之兵法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夷狄之人未嘗無性至信可以及豚魚况其尚爲人類者乎三曰不拘常格拔

用雋良夫成大事者必在豪傑故曰為政在人我
國家以文武二科取士固足以網羅一世然其間豈
無有隱於草萊淪於行伍埋光於屠賈混銜於下寮
者為今之計在於略勢分傳延訪開誠心布公道廣
衆思集忠益不遷於輕舉好事之人不惑於天文六
甲之說不避乎親讎無分於人已如有思慮深長才
猷卓軼德器沉重經濟弘博眞足以保障于城者舉
之塵埃之中而升之雲霄之上又俾各舉所知以彙
而升則罔不竭盡心力圖濟弘艱以此而施之天下

有不足以治平者況茲蠢爾之荊蠻矣乎四曰非常
賞罰以鼓舞語有之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堯舜
不能治天下近年以來有功者未必賞而功疑惟輕
有罪者未必罰而罪疑惟重往歲征苗斬首級必責
二人之証獲一級者僅得五分之賞軍官不遷職宣
慰無重賚夫既以臨陣則士之不能無吝然緩於紀
功而急於錄亡　國初之設令蓋恐將之輕舉易動
不惜民命也今也亦須善為之變弗令掣肘夫何保
卒太重而避攻者無罪視將太輕而勇戰者無功為

今之計在於懸不測之賞如漢高帝之拜韓信示不
測之罰如漢高帝之斬樊噲然善戰不如善守賞伐
不如賞禦其有能為固守之計者則大加之賞而懈
怠不飭者重為之罰如此則有以鼓舞人心而以守
則固以伐則勝者矣五曰體悉群情以大聯屬天下
一家也中國一人也一家者為父兄子弟一人者為
手足頭目然其所以能使之為一家一人者善同其
情而已矣尊卑之分雖殊而好惡之情則一故傳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也父母孟

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又曰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先王制治之盛
也今之撫按猶父兄元首也二司猶子弟手足也二
司之視有司軍衛猶撫按之視二司也有司軍衛之
視軍民猶二司之視有司軍衛也然上日驕而下日
諂分日嚴而情日睽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又曰今而後得反之也今之上下相視
殆近之矣貴州二司之設施率阻於兵食之不足亦

以因循之弊相沿於無事而倉卒之警莫得而支吾
一不利當道者輒從而論列之或罷職又截俸精神
不安於內事勢窮蹙於外安望其有所成功也哉下
逮諸司庶僚則有有官而無土有土而無城郭有城
郭而無廨宇有廨宇而無人民有人民而無俸祿取
給洞苗之手不過雞豚之類其有本色折色者折色
每石銀三分近年當道者又令於本色每石折銀三
錢軍職之俸本色折銀亦如之故不能不痛剝其軍
以爲糊口之計也上之臨下且復較責於期會奔走

之間而下之事上則務爲搖尾乞憐之態眞有臧獲
所不爲而妻妾所羞泣焉者夫幼學壯行固不在於
溫飽而啼饑號寒亦何恐乎妻孥貧賤憂戚固皆所
以曲成而卑汚苟賤奚可安於素位野有菅草室而
懸罄舉道途之疲卒悉溝壑之棄夫是以上下貴賤
同然一辭以爲飮啄之得時棲止之得所不如禽鳥
饑寒之切身行止之自由不如乞人人情如此亦大
可危也已吾恐自飭之不暇而安可遠事征勦也哉
爲今之計在於撫按體二司之情二司體有司軍衛

之情有司軍衛體軍民之情其如父兄之愛子弟心
腹之愛手足使之各得其願各安其所則聯屬而爲
一家一人不幸而有警則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
頭目而無媿於先王之盛者矣至於天曹之黜陟亦
當視別省從寬以大郵遠之仁也雖然識時務者在
俊傑區區管窺之見固不足以備采擇之萬一姑私
錄之以識其耿耿者云

平苗議後

苗賊之所以困我者無他術也我聚則彼匿我散則

彼至而已矣夫何十年之久而不能一破其術者豈
眞不可破邪抑亦不究夫所以破之者而卒自困焉
已也是不可爲之長太息者乎破之之術無他固守
也機勦也固守之者在承平所不廢況有警乎在中
州所不弛況邉徼乎機勦之者因其動而勦之是謂
以靜致動以逸待勞萬全之師也是故分哨要害遠
近聯絡勢如常山之蛇彼此應援其命將也貴選其
任將也貴專其用卒也貴精其蓄銳也貴練其餉士
也貴足其裕餉也貴屯其賞功也貴重其罰罪也貴

采賊之欵微而來也則撫之其犯微而逆也則逐之截其歸路奮擊而前其有不糜爛者鮮矣其有不畏服者鮮矣如是則在我無所聚散而賊將何以困我者乎今時則不然賊之未發也偷安以卒歲賊之旣發也倉皇以圖事兵不及調鎣不及運將不及選士不及練哨不及分兵苟聚矣粮苟給矣將苟命矣賊固深匿而不出之者矣而苟且以務一戰則山谿之險峻竹箐之茂密賊則乘高據險士罔不顛躓於矢石之下徃歲之征勦是已邇者以是爲鑒聚而不發

則遠來之兵不安異土旋運之糧食之易盡輒撤而不防賊於是乎突至先冦印江未幾及石阡而當道者束手無措而已矣或者謂貴州之賊無歲無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不然天下之事人爲之也是故無不可爲者也但上下左右之人難乎其相值耳上之欲有爲也而下無可用下之欲有爲也而上無所主左右之人不同則協力者寡此天下之事之所以難爲也雖然亦上之難乎其人耳上之人欲有所爲則下豈無其人所謂不必借人於異代惟上之人無其人雖有才智賢能無所於施矣貴州之賊之不平其罪不在於下而在於上蓋下之未嘗不以賊聞也然而以爲虛聲誑聽希圖功賞輒痛斥之故請兵不許請粮不許議防不許議勦不許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因循於薄書期會之間而於地方之重計則置之弗問非自貽伊慼者邪吾恐不止於銅仁之賊已也夫貴省一體也銅仁其股足也程番其肘腋也股足之痺矣肘腋之疽矣痺者莫知所以療而疽且弗治其有弗痺者乎兵家者曰攻瑕則堅者瑕攻堅

則瑕者堅銅仁之賊其堅者也程番之賊其瑕者也然程番之賊又自有瑕堅之分攻瑕以瑕堅而銅仁有弗瑕者邪當道者曰有事於銅仁奚以程番爲哉嗚呼有能用予之說者貴州之賊其殆不足平也已矣

孝狗

牸牛與人牧收其子息蓋亦以本業之人有牧余之牸牛者生二狗一日牽之至以一狗去其人去余家幾一舍突入其阻是夜拘逸欄至余墻外周走而鳴

家人睡弗覺比曉爲人獲失者追至詞得之余畀之直俾狩子毋娶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人之良知也顧此一狗爾而知愛其母良知之同於人者如此矧磴道盤紆未嘗一再往來而輒能識之夜色其晦不迷於行不傷於虎豈畜之孝思亦有所感而啟而導之者邪異哉是狗也可謂之孝狗也已矣世有親之褸裂而身以僭爵之貴親之彌留而心惟胠篋之謀親之竄謫遐方而安居郰里親之陷死刑戮而耽樂寵榮夫若是者喪失其良知而是狗之不若也豈得之人矣乎

石盂集卷十七

贊　銘

自贊

是爲識環汪子之象也貌之恭吾懼其餒於中也言之簡吾懼其疎於檢也三十而志學吾懼其弗果確也直而温斯德之淳和而介斯德之邁匪驕匪傲侃侃而蹈顧吾子之不足於是也而人有所譏誚苟俛焉以自修則心逸而日休而於人也何尤

銘

泰山五松蓍格

泰山五松相傳秦王避雨其下則其生當不在媧簧女磬垂鍾之後乃今存者四二生二枯枯者踣其一萬年聶文元斷以爲文房器宗古也黟汪坦命匠氏斲而爲蓍格蓍格重用也昔枚叔有言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之溪烈風飛雪之所激雷霆霹靂之所感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下斫而爲琴師堂操張伯牙爲歌斯固天下之至奇者也

若夫岱宗之峻極固非龍門之可擬而松之生於其上其所激者所感者所號翔者又豈百尺之桐之可得而擬之者哉至若桐之爲琴不過以資操歎而著格之制則以利乎神物之用是誠美矣大矣赫矣遠矣以貽世則而傳而無窮者矣夫豈虛握靈珠而空擅崐玉者和乃爲之銘

銘曰

植之峻極世之莫儗是斷是尺爰資於易其用孔碩其傳無斁其光奕奕

皇明嘉靖四十有二年歲次癸亥五月朔日

端溪石硯

坦十二歲時　先中丞公默休先生手以貽之者恐其踣損秘而不敢用今垂老矣知其免於是也敬爲之銘以貽子禮約銘曰

端石之函兮手澤之覃兮髮之鬚兮而無玷兮文之儼兮而有慙兮後余以爲鑑兮弘璧之譚兮其求無憾兮

雪浪石硯

先中丞公默休先生觀察山東副使江樓錢公貽公諱宏先公同年進士

雪之雰雰濤之湯湯文之洋洋其允藏

歙石携硯

余子禮約購得請銘之銘曰

涅不緇守其黑用則行忘其適余與女服無斁

筆架

蒼筤之竹於女歸宿于嗟乎皐麓

書鎮

謂爾區區鎮之以晏如

錐

知其鈍守其鋭善藏無悶

石磬

莫知我之心託子之音莫可與之言託子以宣

卭竹杖

薛子和氏自蜀中携歸以畀予者乃爲之銘曰

曷生乎越嶲曷歸乎甬涘曷爲之携惟君子惠而畀

之子則耻踽踽凉凉予女倚或咸于腓履虎尾愼厥
身修貴其趾

石泣集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汪坦撰坦字仲安號識環鄞縣人是集爲其子長文所刊凡詩賦十卷雜文七卷前有屠隆序稱其詩自三百篇騷選漢魏六朝唐宋文自左馬班楊崔蔡韓柳蘇王諸體靡所不詣然核其所作不出七子之體

陳士業先生集十六卷

〔清〕陳弘緒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士業全集十六卷》提要

序

吾豫章人士以詩古文名當世者同時蠭起爽慮十數家求其博通古今確然有以自命體用全備可大可久者獨推陳士業與徐巨源二人而已士業先生承鑫源公清忠之遺家徒

四壁惟藏書極富先後所購計數萬餘卷列灸書目坐見山樓一一取而讀之遍游天下名山川通都大邑締納聲氣訪求經世實用之學操筆爲文章伸紙萬言凡今昔巨細事悉包羅而臚列之奇宕光怪令人不可追

視斷自其歲以前者爲石莊集其後者爲恆山存稿爲鴻栖集刻成屬予爲之序曩予放居湖上與先生聯唫澤畔每當鄧杯擲管皆蒿目時艱共以忠孝相期許戊寅應
詔詣對闕下僦舍隔予一垣先生謁

選時馬蹄蹀躞汗下成雨披帷視之猶著作不輟槖中僅羸數金一僮一被挈以之官予蚤卜先生此行建豎必有異未幾敵犯三輔陷城凡五十七
廷遣首輔督察師中予方辟處永州求閱邸報第見先生被督察特糾以檻車徵心知所以亟貽書家次謙往語士業弟師古人獄中演易受尚書故事以必需大用葢次謙未入都而先生已荷
賜環矣後予爲武陵相抑置行間先

生復用舒城令遭榔下之出兆予還苫次備詢治狀更讀其所爲舒城寨記諸篇文章經濟足稱兩異吁嗟乎處今之時得如此牧長乃復有爲督察之續以扼吾循卓者甚矣異同之成風而

聖明之孤立之爲可慮也今人習爲
舉業僅取博一第先生有言世之攻
帖括者不越數科房牘程墨黠者竊
割子史亦必審其某某爲可用反是雖
韓范之相業蘇黃之政績孫吳之兵
法悉指爲爽與吾事而弁髦之予三

復斯語曲中膂儒膏肓克此一念移
而服官相率薄外僚爲借徑巧技時
好思致清華凡嘗習所急悉置度外
倖而脫去假竊揣摩闈鐘之論出入
諷議自鳴得志不幸而身値其變徒
相率抱首以膏敵鑕汙國斧彼五十

七城者其初豈不皆習舉業以博一
第思致清華者乎攻帖括之効彰彰
若是先生視事百日力守孤城橫遮
突騎感動士民伏闕誦寃其得力於
經世實用之學夫豈淺鮮哉
天子識拔纍臣於圜中而號稱士大

夫者不深維
主上憐才至意忮新令手裁巧行排
擊以成先王閉戸著書之願蘇子瞻
記韓碑謂公之所能者天所不能者
人予於先生亦云即取是集讀之博
通今古伸紙萬言奇宕光怪令人不

可追視固居然今之昌黎矣
崇禎壬午仲夏祉弟萬元吉題于壘山草堂

敘

士業先生既全晉州而還刻其恒山存藁攝茗菹舒有鴻栩集涵前石莊諸編裒然滿家矣豫章以古學倡天下者三十季于茲然矜時率用以攻劘時文惟艾千子力步廬陵萬茂先要歸麗則士業出而沛然以浩氣達辭王長其間於是天下始明目正聽復覩所謂大家之眞古文者蓋斯道之亡傳久矣唐以詩國家以制藝非功令所在士固弗趨退之崛起于元和歐陽子感慨時文之陋力洗頹習

而慶曆元豐之文幾與西漢並美固其志力殊絕抑其人實關乎文章之氣運焉當士業居石莊時寂莫中林如山澤之癯及應乎徵命受州祉不旬月間頻以瓠城郤百萬長驅之衆壹何壯也茗霅雖佳山水哉而盛名

之下遷謫所至賓客如趨上官且舉屬邑俾來聽令則嘯歌游衍吏事又奪之濟濤壆皖又羣盜所出沒也夫以崎嶇戎馬鞅掌簿書之間如此與曩時田居窮愁蕭瑟曾不能累其文心豈非所受於天者厚爲國家文

章氣運所關者與余與士業遊二十餘年矣藏書數十萬卷一夕所閱十束兼書不能給于典故律令星曆輿圖兵農譜牒之學無不貫穿故其出之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日夜注漑而無不繼之憂今之爲古文者少所讀

多所作譬猶以中人之家欲椎牛日饗大將兵士吾知其難也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欲窺士業之文者請循其本而可矣

年盟弟徐世溥頓首拜譔

序

豫章稱文詞家甚衆其尤工而未遇者吾愛徵君陳士業萬茂先徐巨源數人自少時已聞其姓名而讀其文矣及官湖西茂先巨源已死惟士業先生獨存至則相暱就别去旬月必一再寓書如是者三歲而士業又死予哭之哀惜斯人之難得易失僅存而又亡也嗟乎徵君余尚忍叙其文哉文者道之見於言者也本之茂者其華盛學之勝

者其言富近世淫靡於文浸剌謬乎道德或擬議剽割心知其然而言不能盡吐無磅礴汗漫之勢者學未足氣未充也士業之為文不務詭奇不俟蒐討修飭而油然霈然敷陳畧盡蓋嘗以賢良徵於朝謂宜珥筆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卒不大用以州縣免歸其學不究於時卒見之文章所為忠正發憤道賢臣義士之行嘯呼欷泣若草木之於春勾萌畢達若淒風驟雨之於

秋冬觱篥喑嗚而不能已非其有本者然耶天下以文入目士業而士業之志若不肯僅以文人名此其所爲慷慨而不平也往過予臨江晝接賓客夜屬文燭跋而就竊怪其敏給又酷嗜

予文予間以文相可否則謂文以載道而氣行乎其中如黄河怒流破山走石而莫能禦也豈必句繩字削哉其立論如此欲以序吾文予亦許爲其序會有文字戒輟不即爲使知其止於是也予兩人亦何憚不言哉始予發南州而北士業病數月矣執手恐不復見比予還而其病已亟扶杖出拜訣且屬以其遺書越三日死矣嗟夫徵君之書即無待予言予又烏能已也

康熙丙午孟春宛陵施閏章譔

陳徵君文集弁言

天地精英之氣逆迸發越於名山大川關故流而爲江河之浩衍峙而爲山嶽之嵯峨亘古亘今不可磨滅者其蓄之有本也人之於文亦然彼夫耆英宿儒好學深思殫數十年精魄

才智畢逞於含毫濡墨之頃又迺不屑與世之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者並求苟悅於世而惟肆力於詩古文辭以自娛究其精英所發與天地等而文章之光怪陸離不可埋沒亦如山川之閱終古而常新也士業陳

徵君爲吳西名宿其出處大概固已燐燐炳炳耶人耳目識者讀已刻諸集自可想見其生平乎又何事掇拾緒餘而爲之揚扢哉然予有不能已於言者非謂徵君之文必待重於予言誠有感於文章之盛衰固存乎時

數而其既晦而復顯者不能不賴乎嗣續之有人也不得其人雖傳而弗克盡傳苟有其人雖及身未能盡傳即傳之不數載而時事遷移至於中衰而或幾乎息又無不可因其人而振起光大之也徵君籍本新建族著

安仁其孫玫遊饒州郡庠原本家學
駿爽豪邁克繩祖武予甫下車釆風
問得以文字相往來風雨晦明問字
於予弗輟因詢其家藏遺書對曰兵
燹爲厲廬舍悉歸烏有何書之能存
其文集之已付剞劂者亦多燬棄殘

缺所有暮年手著遺編玫竊私寶之
雖流離患難中必攜與之俱以故今
幸無恙予聞之輒色喜既而喟然曰
有是哉文章之相遇洵有時焉不可
強而致也曩見徵君文特片羽耳移
我寤寐者十餘年於茲矣今一旦讀
其全編且因苗齋之賢而並讀其晚
歲著述不可謂非予之厚幸也爰是
謀所以脩葺其殘闕者期與徵君傳
不朽而陳生固已早見及此矣時丁
卯春仲命梓人鋟補百數十餘板力
固未優也予於是捐俸而爲之助以

成厥志其未刊者有周易備攷詩經
羣義尚書廣錄山房讀書跋江城名
蹟記晤齋詩集荷鋤雜志輿地備攷
等十餘種什襲於家如珠在淵如玉
在山光芒呈露自不可掩行將並壽
棗梨公諸海內是固徵君精英之氣

所必不容闕者而所以振起而光大之斷非傳人不爲功是則予之所不必言而又不能已於言者爾

旹

康熈歲次丁卯季春文林郎知安仁縣事淮陰丘象豫拜題於雲錦署之退思堂

石莊初集目録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重修南昌府儒學記

郡邑之宮室莫重於學較郡邑之學較尤莫重於首郡之地畢州縣之士俎豆絃歌詩書羽籥則必於其郡取法焉畢他郡之士俎豆絃歌詩書羽籥則又必於其首郡取法焉是故學較之在首郡者其興廢之故視州縣與他郡爲獨重所繫獨重故其廢也有數其興也有時往往視王教之盛衰而興廢因之南昌

於江右爲諸郡之首其學較之設盡江右士共所取法者在焉當

高皇帝克江州駐蹕茲土也是時羣雄搶攘介馬紛馳其於禮樂之教宜其力之有未暇者然考其時王師入豫章

上躬率學士大夫與夫武臣健將釋奠孔子之廟成禮而後回鑾於其搶攘紛亂之際而其汲汲禮樂之教如此醞釀至二百餘年士之被服其教者相率而競趨於道德仁義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偷人傑士項背相望是雖聖賢之德澤漸摩實深抑豈非

高皇帝之過化有以使之然哉在昔周之盛也當其干戈未戢弓矢未櫜而鎬京辟雍之詠已見於詩人故成周學較其在三代爲獨詳陵遲以至春秋之季庠序之制失而子衿之刺興然而流風餘澤猶寄人心未泯洙泗之濱一布衣起而倡明其道而從之者至數千人此豈獨孔子之聖爲能致乎無思不服蓋武王周公之敎與有不可誣者則學較之興廢本於王教之盛衰也固其自然之勢也今去

高皇過化之日雖已二百餘年而吾郡俎豆絃歌詩書羽籥未嘗少弛

今上銳意文治所錄忠貞節義獨吾郡爲盛一時搢士弟子翕然嚮風爭相濯磨砥勵以無負棫樸菁莪之化王教休嘉無過今日則其紹明

高皇帝之遺教以佐乎久道化成之理宜無過此一時者於是郡侯彭公進博士弟子告之曰學較之興於首郡爲尤急吾其先之以爲他郡邑勸遂躬赴學宮而觀之乃觀其門門得無有撓腐而剛朽者乎乃

覩其廡廡得無有座傾而瓦頹者乎乃覩其廟廟得無有梁摧而棟折者乎乃覩其堂室以至庖湢庫藏得無有雨侵而風剝者乎於是慨然捐俸謀所以新之更請之兩臺司道各捐若干公實捐二百餘金落成予乃更進博士弟子而告之曰若知公所以興學之意乎

明天子在上崇尚儒術而賢有司輔理於下長養人材以為十三郡倡其盛心也雖然上之教之者亦既至矣則下之從之者宜何如夫搶攘紛亂之秋士之

興於學也較難然其憂愁困苦警心怵慮者為獨切故其忠孝之操為獨著優游承平之日士之興於學也較易然其安閒佚樂琢華而飾道德之言平居而無仁義之守一旦而以忠孝責之未有不搖撼而震懾者士生今時所謂優游承平之日也向非其搶攘紛亂之秋而教獨至亦何能休養覆育以至於此諸士共宜無忘

高皇帝過化之澤焉鼓之舞之勉而至於聖賢之域則於公興學之意亦庶幾其有光乎予既誦鎬京之章以歌詠

高皇之化又為公誦泮水之章以歌詠賢侯之德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諸士試於修廊崇垣之間旅進而佚之其有旌旆茷茷而至止者必公也舉十三郡之士於是乎觀焉豈獨一郡之所儀刑已哉

松庵集序

予與荀元夫居洪厓前後二載洪厓之山秀異而多石石如馬如牛如熊羆之蹲伏如麋鹿之蹶起其土宜松宜檜宜栟櫚宜櫃宜蘭元夫之廬曰林前書屋屋之前有池有溪池有鯽有魴屋之旁有園園有鶴有山禽是時元夫於書好周易尚書楞嚴圓覺道德南華諸經已與元夫居石賀前後又三載石賀之山宜竹宜椅桐宜楮宜柹于有廬曰石庄庄前有溪有田是時元夫於書好詩禮春秋及韓柳歐蘇諸大家

集中間元夫居翠巖者又數載翠巖予未及至其地其山之所宜與其泉石池沼魚鳥之勝皆所未悉獨聞元夫於是時汎覽百家傳涉羣籍於書尤好司馬遷班固諸文已元夫居烏晶又數載予亦未及至其地然元夫爲予言其山蒼渉與僻荆莽叢翳虎豹蛇虺縱橫是時元夫注周易歷選古今文章於諸書無不所讀益元夫與予居洪崖者二載居石賀者三載其獨居翠巖烏晶者六七載總前後而計之亦已十餘年矣是十餘年之間元夫既得乎山川之勝而擴之而又借六經諸史與夫楞嚴圓覺老莊以至韓歐曾蘇大家之文盪滌其胸懷開拓其智識故其發而爲古文詩賦往往超出等夷是與山川之勝相敵其文磊落雄偉不拘拘前人成法而法自我立古麗獨絕蓋其得之於山林泉石之助者爲多洵矣其足與山川相敵也然元夫於十餘年之間學益博文益高而其不遇於有司益甚或見而悲之元夫語予曰子無用爲予悲也予性頗達薄色聲馬之好既絶而功名富貴之想亦忘所可自適者家本洪崖往來於翠

巖烏晶諸山所居石可以倚溪可以聽松檜栟櫚可撫櫃蘭之爲可採鶴可以對禽可以狎魴與鯽可以釣時而過予之石庄焉歌咏於翠竹蒼桐之下酣醉於婆娑楮柿之側樂何如者此後當盡謝百家羣籍日取周易詩騷楞嚴圓覺道德南華諸書反覆快閱可以養生可以愜志其或不遇亦復何歉予無用爲予悲也予聞其言以爲眞達者之語達者之於世何所不樂而其樂於山川與文章爲尤深元夫之文既足與山川相敵而元夫所居之山川又足爲其文之

助元夫可以傳矣元夫古文詩歌若干卷號松庵集

陳中孺文序

歐陽永叔嘗閱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書之散亡磨滅百不存一而慨然致戒於立言之不足恃且以爲言之工麗者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予嘗讀其文而疑之以爲言之爲用大矣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實與之相配安在立言之不足爲恃即公所稱述孔子弟子如顏淵之流彼誠不恃言以傳矣然其聲施至今又安在不賴乎仲尼之紀載也夫草木之華鳥獸之音誠不免乎散滅之

患然果其華之旖旎而艷郁者音之雝喈而和吉者人猶將貌之圖畫寫之律呂而豈忍付之飄風過耳之幻乎然則公之爲此言也何與公非致慨於立言之不足恃而致慨於立言而無當於傳者之不足恃也苟其無當於傳則豈獨藝文所志四庫書目所紀不免乎散亡磨滅之患由公之言而推之彼王儉之錄牛弘之藏鄭樵俊之而爲略馬端臨矜之而爲考葉夢得之所愛而玩晁公武之所寶而貯者幾何其不歸於散亡磨滅也嗚呼是其中豈無誇傲詭之智

櫃雌鎪之巧者而俱不免於散滅之患若此何有於今人之著作又何有於今人之著作而卑之為制藝而况於其所為制藝者又出於勦襲腐穢而必無當於傳者也則其易於散滅豈獨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益其勦襲腐穢無異於黄茅白葦之彌望而鳴鴞妖怪之夜號也夭之翦之稽之弋之惟恐其散滅之不速而又豈足以辱公之慨也哉吾家中孺傷今人之所為起而思有以救之嘗語予制藝之文所以明聖道而尊王制苟其言之足恃方將與日月並麗江河並行也奈何勦襲腐穢以諂媚時俗之耳目而且曰吾以學古何其重誣古人也中孺持議如此故其發而為文澄心抑氣研精極微無俗士餖飣之病亦無才人叫囂之習嗚呼立言如中孺斯真有足恃而可以傳矣而中孺猶深自秘藏强之再四而後授之剞劂豈其懲於永叔之戒者深耶夫永叔致戒於立言之不足恃而永叔之言傳之至今中孺之深自秘藏也中孺之所以傳也予因為序其文以愧世之無當於傳而汲汲於傳者斯中孺之志也

橘亭稿序

橘亭稿者宗侯朱廣澤之所為詩也廣澤之詩工矣然世莫知其所以工者予於廣澤之詩見友朋之誼焉見父師之化焉見性情之微焉是乃廣澤之詩之所以工也廣澤語予曰予於世無他嗜惟詩之癖喜怒哀樂憂愉舒忿一切皆於詩發之雖其風雨晦明寒暑無間也意欲一當於古之作者而病未逮子其有以語我昔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予竊私嘆其達詩之美惡難知蓋有深於文者矣如李杜不免有所未至况其他乎近代如李夢陽何景明之徒可謂一時之豪矣然皆痛護其短嘗讀其互相詆訕之書何其異於子建之所好也夫人苦不能自知向使兩人降心以相商榷豈遽不能造於古人而以忌諱之過自限抑外矣今試取其互相詆訕之書觀之其謂夢陽偏於血殺而無要渺之聲讀之如搗輕擊鐸者何之說詎不信然而景明徒淵大而鮮佗持如搏沙矣泥散而不瑩李之摘何者固未嘗不當也兩人之短即使兩人不言後世必有知之者

猶徒以友朋之識彈爲忌諱亦獨何與予之望子深
父子幸有以語我且不特子也予所友如萬茂先黃
武功戴初士熊伯廿家康侯凡其深於詩者予皆以
子建之言望之猶其責望於予者也已又曰嗟乎予
之癖於詩也蓋先鎮國之教也先鎮國時卿公藏書
數萬卷自姚姒姬嬴以至勝國迄於嘉隆莫不丹鉛
諷誦之嘗以謂　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仁恩浹
髙材之士輩出而獨樂府詩歌不能及古每欲取
安建業平幽都諸曲倣漢人房中郊祀之作一改定

之以補何李之所未及既已有其志矣而未竟其業
汝其勉之予服膺先鎮國之敎四十年然徒工於近
體而已其於先鎮國之所志未嘗不惓惓於夢寐也
然予於近體稍有所窺不獨先鎮國之教實又予師
酉陽先生之切嗟而箴砭也予豈敢忘乎哉已又曰
夫人有所癖必於其性情之近者予性好幽濟闃遠
不耐喧囂故其於詩亦惟幽濟朋遠以自快而已恍
於古者如是出於手者如是予試觀之如以燈取影
也廣澤之言如此廣澤豈非工於詩者哉夫友朋之

諍友師之教得之於人者也性情之微授之於天者
也得之於人者既深授之於天者復與是乃廣澤之
詩之所以工也廣澤云子建好人識彈其文是矣然
子敬禮嘗作小文使子建潤飾之子建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爲也予才遠遜子建何能有加於廣澤於
其詩徒有擊節歎賞而已廣澤試以質之茂先武功
初士伯廿與君家酉陽康侯當知予言之不妄也

答梅惠連王在明論文書

弟緒自合一世之人取聖賢之語而規度之其中者不能什之三四焉合百世之人取而規度之其中者則什之五六矣合千萬世之人取而規度之其中者則什之八九矣一世之人無以異於百世與夫千萬世之人也然自一以至於什百千萬其爲世也愈多則其爲中也亦愈多矣今夫商高之測天也推之出地者幾何度推之入地者幾何度然後赤道之所在可得也豎亥之量地也極之於東西者幾何里極之

於南極之於北者幾何里然後方輿之中可得也求赤道之所在而不能推之於出地入地之度而妄意之曰此赤道之所在也是瞽者之談象緯也求方輿之中而不能極之於東西南北之際而妄揣之曰此方輿之中也是跛者之談里道也地之上地之下非赤道也而求赤道者必驗於是焉東西南北非中也而求中者必驗於是焉爲文亦然聖賢之語六經語孟而已矣之有六經語孟猶天之有赤道而地之有中也然而其詞微其旨與度之者未必能遽中也於

是傳之於子史以弘其識廣之於諸大家以究其理縱之於稗官小說以盡其變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其經也吾取聖賢之語而規度之而因於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之是求亦猶之乎求赤道者而推之於地之上地之下求方輿之中者而極之於東西南北也凡以期得其當而已是故合之一世未已也而合之百世焉合之千萬世焉然後聖賢之語其微者顯矣與者彰矣庶乎有以中之矣此爲文之則也宋之文人深於經學者王介甫歐陽永叔是兩人者

依孔孟以摘詞本虞夏商周以立說者也介甫之告子固者曰其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而永叔之答宋咸者曰經非一世之書其傳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後生夫必馳騁於百家諸子與夫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必採擇於學者而十取其一百取其十是亦弟前者合之百世合之千萬世之說也如

是其爲文則於古不悖也而於今亦必傳其不必盡傳於今者今人之闇也而非吾文之咎也於道不失也而於時務亦必合其不必盡合於時務者時之敝也而非吾文之咎也嗟乎誰其當於古而傳於今準於道而宜於時此昔人所稱吾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者矣今乃於兩兄遇之讀兩兄之文其於聖賢立言之意究然如口授如面印無杪忽毫釐之不中也蓋兩兄之胸藏并包無窮眞能合之百世合之千萬世以成一家之言者其無所不中也固宜辱翰示反

惓惓以不見知於今人爲惧者何哉無乃兩兄之過爲自貶耶兩兄之文傳於海内不爲不盛矣特未遇於有司耳然遇不遇與文之傳不傳固無與也蓋世有其傳其文而不幸而不遇者矣亦有幸而遇而世不傳其文者矣昔者楊子雲之在漢也以沈博絶麗之才奏賦甘泉至爲天子之所驚異可謂遇矣然至其太玄之作當時未有識之者僅一桓譚好其書譚之外僅一侯芭耳此所謂幸而遇而世不傳其文者也蘇明允之在宋也舉進士不中舉茂才異等皆不中可謂不遇矣而歐陽修韓琦亟稱其文於是老泉之名遍於海内此所謂其傳其文而不幸而不遇者也今兩兄特未遇於有司耳風雲之合一旦相秋則世久已尊其述作而識其姓名豈待遇而後傳哉然則兩兄於古今之際復何疑乎弟資質鄙陋僅及中材雖有志於古人而實無當於作者有志於古則未必遽遇於時無當於作者則又未必能傳於世旣無子雲之遇又無明允之名蓋兩失之者也然其不能至乎作者之域 是則才之所限而其有志於古則

少至老不敢變也雖其肱之三折足之三刖而其所以自得者固在世其如弟何哉兹者讀禮之暇亦欲取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之書傳之於千萬世者窮日夜之力而討究之以求如介甫永叔之所云者庶幾發而爲文於聖賢立言之意或有中焉他日或可以請政兩兄之前也

祭亡友高美叔孝廉文

嗚呼吾兄而旅櫬以歸耶蒼蒼者眞不可知而冥漠眞不可問耶其猶狂厲鬼之爲虐耶其陽九百六之爲災耶嗚呼吾兄而旅櫬以歸耶當兄之北征也臘已盡矣公車之士悉已在途矣予見兄病勢之劇也私念兄必無意於行也予偶以事就日者卜兄亦偕卜卜者曰吉歲在於羊鳳鳴高岡用賓於王邦家之光兄曰吾其行乎予曰子學道人也又病適不能忘此區區者耶兄曰非也予有所不得已矣予詢其不

得已者何兄時已失聲數月喉喀喀不能爲予詳也嗚呼兄之不得已者我知之矣貧也親黨之交謫也嗚呼貧也親黨之交謫也乃竟甚於病也予語兄曰子雖行不必以抵長安爲期去此而彭蠡之洶洶長江之浩浩黃河之濺濺皆可以徜徉矣盍偕風后行乎兄曰吾子偕行予曰甚善可以行矣嗚呼豈意兄遂抵長安耶豈意抵長安而復終關中事耶兄學道人也豈眞爲卜者所動耶記別兄日冰厚三寸雪厚一尺強大風拂野作饑鴟吽予過兄曰予性不飲予不設祖餞兄曰子爲我歌驪駒吾酌子手一巵向予予立盡復連酌數巵予皆立盡相顧意甚慘慘予以兄病且吉行也不欲哭兄去而予乃哭哭失聲嗚呼豈意茲哭也而遂成永訣耶兄之歿予不知其病勢又何似然而聞之於風后則亦慘矣兄病方甚之時予見其尪羸也驚問醫者曰此癆瘵也美叔何以致癆瘵醫者或曰癆瘵或曰是爲誒詒或曰是爲痰飲予曰必癆瘵也已而其失聲也而果癆瘵矣初兄之病瘵也實先之以懸癰予曰懸癰者下漏也下漏則

上必稿美叔以弱體而膺斯疾其憂方大然風后性至孝予時不欲危言以傷其心爭本草得所爲治懸癰單方以屬風后曰必以是愈而翁之疾盍畢方者其力厚其用專未有不驗者也嗚呼豈意竟不驗耶兄計至里門萬茂先過予曰吾叔竟不祿矣予泣曰信矣吾之夢不祥矣茂先曰子何夢予曰疇昔之夜夢而叔幅巾玄裳揖我而他適也嗚呼醫實也卜與夢虛也醫不驗矣卜亦不驗矣而夢乃竟驗耶鬼神之事儒者之所不道乃其效有不可誣者兄之他適

予不知其何所然兄生平深於禪悟辛酉兄衆于鄉予為叙其行稿有不食肉者五年不御女者七年之語益賁錄也其後兄雖食肉而猶不御女如故瀟圃貝葉日與相親於人世一切嗜好泊然無涉也兄病革鳳后跽而號於其側兄微笑曰吾此中曠然聞汝號如得數部鼓吹矣兄之甥李匡台過兄永訣兄與之談禪曰吾生也為贅而已此去吾必直下了當不復作此展轉矣兄之所得者如此彼釋氏所謂西方者非兄之適而誰為適也哉嗚呼兄之所適善矣獨

予將何以為心耶予與兄交十五年於茲宵盤而畫接交臂而倚肩未嘗有旬日之間匝月之違也而兄今竟棄我以他適耶嗚呼痛矣痛矣兄雖旅櫬而歸而吳浙燕閩齊楚淮汴泰晉蜀粵暨吾鄉負義之士無論識與不識匍匐往吊有長號而雨淚者所知爭傾客橐以助喪甚有假貸而代買輀車者而予獨不得握手一訣抆血一視予又何以為心耶嗚呼痛矣痛矣兄之子鳳后文行足以繼美兄歿可以無憾予之所以痛兄者懷典刑而感交誼雖兄無憾而予自不能已於悲也嗚呼哀哉尚饗

永寧寺募建前門序

吾江右之俗其食貧而好儒道樂清靜而重信誠其地土瘠原鮮士大夫或不能其中人之產富商大賈不致比他郡邑素封之家其爲學一以周孔爲依向通叛於其說者雖高且妙必羣起而排之是故釋氏之徒往往不樂居於其地其所爲佛圖僧房經像莊嚴之類視他處崇奉其教者不能什之四五以爲悋於布施者莫吾江右若也然其樂清靜而重信誠有道者亦往往願歸之自唐以降如法會智通之

流號稱高禪者不下數百人而馬祖爲最著闡揚教法代有宗主其所爲佛圖僧房經像莊嚴之類雖不能如他處之盛而其事亦未嘗少替恪恭信向視他處或及過之然則吾江右固非實悋於布施也權其施之得當焉者施之而已永寧寺者馬祖過化之地而江右叢林之最也創始於梁復建於唐修葺於宋至　國朝而改遷於帝師殿金碧焜耀威儀整齊猗與盛矣頃年以來頹圮頗甚諸當事暨鄉紳謀所以新之亦既底於成功獨其門制未備觀者不無致憾

少司馬劉公慨然肩任其事不踰年而崇垣屹屹遂成壯麗之觀然儀門新而前門敝行道爲之咨嗟僧某謀欲完備其役謁予來請予告之曰若亦知吾江右之爲俗乎其何以爲諸檀越勸也曰載有之矣園觀林樹橋梁圊厠美水漿飲此施之兼利於凡夫者也立塔搆舍以爲之祀鑄石鎔金以爲之像焚香燃燈以爲之供此施之專利於釋衆者也施億萬凡夫不如施一釋衆施億萬釋衆不如施一如來夫斯門者固如來之所儼臨者也我其以是勸之予曰子之

言是也雖然未盡也吾江右好稱儒者之說而予專以釋氏之說進恐未足爲諸檀越勸也予曷不闡司馬之言乎永寧寺者固王會之所而祝釐之場也今天子新膺大寶淸肅班聯羣江右受事之臣紆朱攝笏委珮垂紳於是乎在焉乃頹垣未更樞繩如故致使進退而亦爲無光出入而鳴珂失彩　天威咫尺之謂何布施之當孰有大於此者子其以是告之然後取彼釋氏之說而告之以唐宋之遺蹟在焉則吾江右雖食貧之區必有恪恭信向樂爲捐助不替

于言之畢者矣

酉陽山房記

酉陽山房者陳子自名其所藏書之室也按盛弘之荊州記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酉陽逸典爲秦人遺蹟云陳子所藏自尋常經史子集外大抵逸代著述暨農圃醫卜稗官小說已耳非有彖壁汲冢羽陵陶穴瓌文秘冊足怵心駭目也名之酉陽也何居曰是則陳子之酉陽也陳子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罔涉焉而未嘗好奕焉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爲然雖其所

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瓌文秘冊笥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稍備之矣則雖名之酉陽焉可也陳子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人早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賈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來訪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命之曰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淹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有况其他乎予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

爲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就餅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頗遺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如故其所聚歛益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即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齧界之豪家大族乎即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齧不界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乎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焉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

君之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况以陳子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遺家大人之戒真惑之甚者矣陳子曰吾所藏者僅以自娛他非所知也夫僅以自娛則此三萬有奇越于吾耳目之外者多矣雖名其室爲酉陽焉可也叅壁汲冢羽陵陶穴無庸問也

吳逵因制義序

予讀考工記而有得於文章之說其所爲文章之說則在於㮚氏之事㮚氏之言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金可鑄也嗟乎此非㮚氏之說也而文章之說也夫世之爲豆爲區爲鬴爲鍾者其資于金錫之用則同然其所以用是金錫者蓋有不必黑濁之竭者矣而况于黃白青白之是竭乎黃白青白之未竭不害其爲豆爲區爲鬴爲鍾也而世

人病之以爲金之良者未出也金之良者未出則雖苟可以爲豆爲區爲鬴爲鍾而吾無取是故著其事於㮚氏而以觀于四國而以爲法于後世吾將比而况之於文凡古今之文其足以資于我者皆金錫之類也大之而經史小之而農圃醫卜雜之而典藏志乘其足以資於我者不可勝窮也然而資之而或不能精純則不獨典藏志乘與夫農圃醫卜之語足以爲吾文之疵雖其經史之言亦有足爲吾文之病者矣何者黃白青白之未竭與其黑濁之未竭誠不能

無間若其不足以語於金之良者則均也是故古之爲文者其取材甚富其徵實甚廣至其資之以爲文則未嘗不靜氣以汰之沉心以鍊之以求至乎精確純粹之域誠以爲吾欲爲其良者以觀四國以法後世則其于黃黑青白之氣不敢不竭之以至於盡蓋古人爲文之若如是其至也惟其如是故精神足以自持於久遠而不爲前人所奪吁其難也而吾今得之於吳逢因逢因於經史之言典藏志乘農圃醫卜之語類皆會其英而咀其華涉其流而得其源而逢

因之文則極其才之所之與其識之所際靡不要宿于精確純粹之域舉古人制作而汰之鍊之以見其精神之所至而逢因之精神卒有以自見于天地爲嗟乎此文之良也逢因氏其有得于梟氏之說乎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涖會省聲名文物之美稱於海内邑有儒學則宋宗濂書院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曆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内士由於其間者沐浴仁義而被服道德蓋彬彬乎盛矣然自萬曆二十六年以後歷二十餘年之久祀者弗葺朽者弗更廟廡堂齋敝漶弗盡歲乙未内爵能佚來涖茲邑首以教化爲重祗謁文廟顧視咨嗟慨然進愽士弟子謀所以新之計費需千金有

奇當是時
天子方建
三殿大工諸郡邑各有捐助兼之東事未息歲所加派遼餉尚未罷征而　三王又同時之國吾邑計增供億若干軍國之費不貲勢不能他有所營建即有所營建勢不能取給於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帑然營建之大者無如學宮而學宮又不可以少緩諸大夫士計無從出侯曰請無煩民間無煩官帑請括邑宇所有而成之於是捐俸斥羨鋤積銖累遂鳩工於

丙寅之冬迄丁卯秋月畢役若孔廟若明倫堂若祠齋廚舍若庖庫廩廄若亭若門若枋悉皆丹艧輝煌金碧璀璨而廟後復建巍峩之閣額之以尊經則又侯之特創也是役也侯實苦心焦思匪晝經年而後底績工成屬予爲之記予考古之設教者有專學而無專廟有專士而無專官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頖宮凡其立於鄉國建於州黨者莫不有一定之制及其春秋釋奠與夫皮弁祭菜則皆即其學教之堂楹設先聖先師之座無所謂廟也其

人之隸於學者自八歲以至十有五歲而後士農始有分業擇其士之秀者升於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期於有成而後已及其設教之官則僅有大司樂大胥之可考無所謂郡邑學官也無專廟則尚慕者無瞻仰之地無專官則肄業者無依據之人宜其邑勉於學者未必能如後世之盛也然士之生乎其時者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教無不衆著於心而爭相砥礪以成俗而其出爲名公卿者至不可勝數逮乎漢武始詔郡國立博士弟子唐宗始詔郡邑皆立孔廟於是有專廟復有專官尚慕者既得瞻其瞻仰之情而肄業者復得有其依據之勢宜其人之邑勉於學數倍於往昔然其於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數者漠然不以爲亟而日習於偷敗之風其出而爲名公卿者雖或代不乏人類皆不能如往昔之備美古今學校之相懸若此者何哉蓋古之人求聖賢之精神於語言踐履之實而今之人玩聖賢之迹象於俎豆几筵之間古之州長黨正皆有化民覺世之責是故雖無專官而其教不廢今之博士師長不

過課文釋奠之事是故雖有專官而其教已亡然則後之學校其不能及於古昔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瞻仰有地依據有人上之所以教之者亦既至矣而絃誦或輟講習或弛以不能追於古昔之盛斯則博士弟子之過也亦勉之而已則龍侯之重修茲學者其屬望豈不盛哉當學宮告成之日是秋吾邑之士舉江右賢書者七人皆侯鼓舞陶鑄之功由是而賢才蔚起人文丕變侯所以造於新邑者當與歲月而俱無窮予故因諸孝廉之請而樂爲之記且以是告

大當軍國費用不貲之時而有不煩民間不煩官帑卒能捐俸斥羨與起學較如龍侯者世固無艱難之事也侯名文光廣西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佐侯而有功於學較者則敎諭蘇君名應壁江西吉安人萬曆壬子舉人

徐氏合刻序

周秦兩漢之文奇而奥者管子逸周書穆天子傳也奥而僻者鶡冠太玄也奥而僻而僞者乾坤鑿度鬼谷也奇而奥而雜冗者春秋繁露論衡也後之文人其所取衷於文者莫不以周秦兩漢爲至至其所以重乎周秦兩漢者固不以是數者而重也其間惟管子之文深於天人詳於經術而逸周書穆天子傳有詩書之遺風後之文人共尊之其他奥而僻與其奥而僻而僞與其奇而奥而雜冗者後之文人稍有識

者莫不厭鄙而吐棄之其所爲重乎周秦兩漢者以其有左丘明之簡勁焉有屈原之奇肆焉有司馬遷之錯綜變化班固之醇正典雅焉而周則又有若莊周列禦寇荀卿韓非之徒秦漢則又有若李斯呂不韋晁賈淮南之徒是數人者後之文人擇其一端畢力以從事皆足以有名於世而不朽然則周秦兩漢之見重於世者徒以是數人之功而非鶡冠太玄鑿度諸書之力也今之爲文者以爲是數人之文吾習之人亦習之吾將以人之所共習者而取法焉則吾

無以見異於衆鶡冠太玄鑿度諸書吾習之人未必
習之吾窮其說以附于制耗之內則人將瞿然而駭
而吾始有以大異於人於是不言道德仁義而言陰
陽鬼神不言名物法象而言金木水火不言禮樂刑
政而言晝夜之好醜金粟之死生凡其所爲署蔡奉
之什襲藏之者固皆向之文人所鄙薄而吐棄之者
也而猶嘵嘵然號於人曰吾爲周秦兩漢之文者也
嗚呼世惟無爲周秦兩漢者耳苟其爲周秦兩漢也
正爲統而嚴假借則必自今之爲文者始矣今之有

得於周秦兩漢之文者則吾友徐慧后與其弟孝穆
何者兩君之取法周秦兩漢者固不在於鶡冠太玄
鑿度之屬而在於左馬晁賈之屬也兩君之文一以
典古博大爲宗慧后古大而沉摯孝穆古大而高凝
以兩君之文懸之國門非獨淺薄者望之而自失抑
亦與僻者讀之而色沮于以起衰救敝焉可矣夫士
之能文者每不孤起必有所偶然未能必得之兄若
兄弟之間也以徐氏而得兩君天之報徐氏者益奥
吾其能無羨與

劉懷峯先生七十壽序

豫章之匡廬名山水或曰山高而水深隱者之所窟
宅或曰其山阻峭而幽鬱其水清瑩而秀澈蓋神仙
之所鍾也夫仙之與隱殊矣然古所稱隱逸如許由
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往往皆以神仙目之其道誕
茫有相同者竊嘗思之世豈眞有所謂仙哉蓬萊瀛
州方丈之說與夫黃金丹砂之術司馬遷斥之爲怪
迂而歐陽子亦曰自古有道無仙斯則仙之誕妄也
審矣顧以隱逸而目之爲仙其說不爲無見予以爲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於塵俗鞅掌
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
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攬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
迴洄遡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
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鞅掌者其爲樂也蓋不可
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
目之爲仙宜也然是數人者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
好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去爲快以能自適
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

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者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殆甚是故憂感憤激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是非毁譽炎凉升陞之態林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峯巒若爲之增其憀慄俯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激烟雲有愉悅之色麋鹿盡蕭索之聲是其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眞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眞隱而仙者也懷峯先生殆其人乎先生少抱偉志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其才又足以經營而綏乂之遭數不偶蔽罷泥水之間不獲一伸其所長以自見其後先生之令子我疆從垂髫之年知名海內咸謂先生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于時未伸之業行且托之我疆直且暮遇之矣而我疆讀書三十年文益日工譽益日甚而尚以明經淹滯太學間雖其文之必售如珠光玉氣終不可掩然已不免於遲留之嗟矣則

是先生既不得見用於身而其子雖有待而用而又不免於遲留之嗟先生之遇何如也而先生固未嘗有無聊不平之感以戰於中而炎於外居恒履信思順敦篤孝友循循然有古人之風而且不欲以其履信思順敦篤孝友者於於衆而夸於鄉日惟徜徉山水之區玩烟雲而狎麋鹿若不知軒冕組佩之爲何物者所謂隱而仙者先生眞其人乎先生今七十矣由是而耈耋焉期頤焉先生之樂固當日深即由是而我疆且乘於成均焉乘於南宮焉大烹爲奉　錫封爲寵然先生終不以彼之樂而移此之樂也所謂隱而仙者先生眞其人乎吾聞先生善浮屠之學達天人明心性則又非神仙隱逸之所敢望矣

綠雪樓制義序

予友熊伯甘嘗與予論詩其言曰今之爲詩者叶之五音羽商居多而宮聲最少夫特鏞之在簴也而弘舒之奏不作則無爲貴鍾磬矣舞籥之在列也而優游之調不聞則無爲貴簫管矣建鼓之在楹也而淵沉之響不發則無爲貴鞞[illegible]矣漢之郊祀鐃歌晉魏之古初盛之近體蓋其弘舒優游而加之以淵沉者也長吉則噍殺而近掉偏於商義山則僄靡而多姿偏於羽宮聲其亡矣夫嗟乎豈獨詩爲然哉文之有

經也猶之五音之有宮也詩之優游易春秋學庸論語之淵沉尚書三禮與子輿氏之弘舒是其九夏之節也是其八音之元也取以爲制義求以當其體逆其意而已而世之爲文者其目則經也其所役爲者則莊周韓非墨翟慎到楊雄之書而其所崇尚者則陰陽名法支離詭僻之說噍殺僄靡之病生於心而見於詞章較之長吉義山不啻過之是豈獨文章之病也與哉夫噍殺者兵戈之象而僄靡者風俗之憂也中於兵戈於是有奴酋之猖獗有宦寺之凶逆中於風俗於是或失而吝滔或失而諂媚宮聲亡而害氣隨之姦亂起焉文章之關於世運如此

今天子仁聖恭儉與天下更始維新之化被於海隅其所下　詔令一以崇獎儒効尊尚經術爲先世必有大人君子出焉沛九夏之奏調八音之元以鳴一代之盛者當是時而伯甘之制義刻適成予所期於斯世者行且於伯甘見之矣伯甘有才如海所爲樂府歌行近體之類既已登兩漢之堂窺晉魏之室抵初盛之奧其所長不獨在于制義而制義之文又復

弘舒優游而加之以淵沉絕無有與六經相刺謬者撡文章之權以鳴一代之盛非伯甘其誰與歸嗟乎世之工爲文者僄靡之習易除而噍殺之氣難盡伯甘不爾夫伯甘蓋有所受之也伯甘尊公壇石先生以秉持風裁爲宦寺徒黨所忌罷鎮不已繼之削奪削奪不已繼之譎戍慷慨激烈之士聞其事者扼腕唏嘘爲之髮指而先生固夷猶自得也丙寅之歲浮沉湘過三閭之墟問二酉之藏弔古悲今宜其有不能自已者而先生之夷猶如故迫其梁五溪閒之

桂髯侏儒之與隣婁風癢兩家徂閱歲而先生之夷猶自得終無變也其發而爲詩文悉皆溫厚和平之旨求其所爲噍殺者蓋已汰之無餘而消之務盡嗟乎憂愁困苦之中如此況其平居之日乎憂愁困苦有豳風居東之什則出而賡詠太平必將有周官君奭靈臺清廟之篇斯宮聲之效也夫伯茸蓋有所受之也

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先府君

行畧

嗚呼痛哉府君遂奄忽以逝耶府君之生平誦於學士大夫傅於販夫走卒何待不孝孤喋喋而流陳耶即不孝孤喋喋而流陳之亦何以加於學士大夫與夫販夫走卒所誦說而傳播者耶不孝孤之生府君年已四十餘是四十餘年之間既未及得之目擊而府君又不欲自矜夸其事蓋有學士大夫與夫販夫走卒所及知者而不孝孤或不及知之不孝孤又何

煩喋喋而流陳耶然述先代以啚後嗣人子之職也於是收淚而次之以告夫司文章之柄者府君諱道亨字孟起別號蠡源其先江州人陳宜都王諱叔明之後歷唐宋十餘世同居號稱義門傳至諱積者紹興中仕於安仁因徙居之遂爲安仁人傳倫七公傳至毅庵公諱標以潛德著生先大父錦江公諱瑞錦江公後徙居新建遂爲新建人錦江公娶於藩府宗子諱氏表早夭又娶于熊是生府君府君生而岐嶷在童子已負倜儻之志讀書一覽可誦尤好返復諸

閱務盡其曲折蘊涵為文以典雅博大為宗無取軋
茁示其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屢試高等廩於學宮適
喟然扶筴嘆曰學豈徒緣科第已耶遂取古今諸史
及先儒語錄晝楗戶夜焚膏讀之益銳志於學問其
學以方正為行己之大閑以廉潔為居身之正軌以
忠誠恬靜為涉世之要道所見既定遂毅然措之於
躬行由是生平大節皆以此數者為準萬曆壬午舉
於鄉是時府君貧無儲粟有以賄請為居間者府君
盡麾去之丙戌舉進士房師蕭公良有持其卷曰黃

鐘大呂之音當必偉丈夫也無何錦江公捐館府君
銜恤毀瘠杖不能支終三年喪守獻冠苞屨不入公
門之制已服闋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或曰刑曹非久
處公地需之當以美秩相畀也府君遜謝再四曰吾
母老無心於官又何心於美官乎亟告改南遂改南
兵部調南吏部考功郎中府君清名籍甚執政寓書
期改北銓房師蕭公亦以相告府君復遜謝再四已
語同事者曰仕宦如嚼蠟耳就之過甚者至儿之昔
人啖蔗愈入愈覺其佳何其溺而闇也無何遂移疾

歸歸四載左右於袁太夫人未嘗少離久之起補南
驗封司郎中南銓號為清署府君日與李公廷機揚
扢時喬耀公汝稷諸君論學不倦所得於躬行者持
之益堅癸卯丁袁太夫人艱哀毀如喪錦江公時已
服闋有勸府君北上就補者府君勿應林居數載爲
疏交騰是時
神廟慎惜官爵所推補大僚往往　留中不下卽爲
條散職起用之疏亦多　留中又或間用陪推以示
不測部議起府君藩臬京卿數十上竟不得

旨已復改為陪推徼幸一中又不得
旨府君於是時歷部曹二十年幾老矣功名之會誰
其屬然者而府君不以為念也府君既家居久貧益
甚丙午秋厄於火屋宇圖書衣裘器具蕩然灰燼餘
子僑別業寄寓歲十一月盡矣風雨淅瀝府君床無
帷劉夫人猶御葛裳不孝孤拾斷梗燒以禦凍府君
怡然自得也有遁而贈遺者却弗受久之壬戌申起
湖廣武昌道參政武黃為江漢劇郡盜剽殺月無虛
日府君與分巡陳公于王數陳十二款防禦甚備悉

額以安慶戍以卓異舉於吏部是歲代署司篆所餘
正額金悉以原缄給發斥奇羡凡受金於藏者悉溢
其常數無何而司署災延燬公堂府君倉卒視庫藏
仰天祝曰嗟乎祝融是金楚赤子數十年之脂膏也
俄而風返火滅簡庫藏僅失三百餘金府君悉捐所
入俸為抵郡守請以藩司贖鍰足之府君曰吾代藩
攻非代支贖鍰也庚戌遷山東按察使悉取前後爰
書窮日夜展閱標摘其可疑者平反之獄無冤四時
東土連歲饑府君悉括贖鍰實倉廩不足悉以俸益

之活饑民萬計壬子遷本省右布政代署司篆斥奇
羡如其在楚省者癸丑吏部復以卓異提敘乙卯遷
福建左布政閩受塗毒於税監高寀洶洶如被夷虜
之寇府君憮憮而安輯之徵放之際斥奇羡如其在
楚與其在東省者丙辰吏部復以卓異提敘府君自
戊申起用歷藩臬又十年矣三舉卓異然未嘗有不
次之擢也在閩黄中丞公承玄舉以自代府君復遜
謝再四已當事竟援黄公之議久之遷提督操江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操江所轄新江營舊制額軍

萬五千戰船四百餘遞減至於軍四千猶多疲弱船
六十餘猶多敝敗府君以為卒有緩急此羸者朽者
何以當之今即不能驟如原額而軍以六千為率船
以三百為率不可減遂移咨兵工兩部務足所議之
數又以為水兵以船為家陸兵以營為蔽營房不立
陸兵徒有訓練虛名未幾各鳥獸散耳於是復移咨
工部造營房百二十間下令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
各以擅離信地論如法於是水陸操練無虛日屬操
院兵遂號精銳習戰事是時遼餉不給大司農奏屢

上輒以匱乏為憂府君檄郡邑各覈操院所儲庫金
具數報揚鎮二府得水兵存餉三萬七千安慶得萬
師水手巡江贖銀一萬九百具疏上之得稍佐司農
之急在院以方正廉潔為臺中表儀一時翕然歸向
久之至泰昌庚申遷刑部左侍郎未仕俄而改工部
左侍郎總理河道河天下之鉅任也而又叢積事
多掣肘其在黄河惟恃堤坊為捍隄又恃埽為捍然
工多虛冒荄椿束柳往往不能如法其在運河瓜儀
淮泇之間沙泥淤淺歲資泉於山資雨於天惟恃頼

夫洗濬而額夫往往爲渉豪包占備按問輒以詐中
禍於有司府君至一以法繩之驗堤毀夫皆親至其
郡邑所疏濬築塞無敢欺罔而虛冒者兩載黄迦安
流無何而妖賊之變起妖賊徐鴻儒者以白蓮教惑
衆其黨號爲掃地王末勝亡七頭目者衆各不下數
萬以天啓二年五月發難鄆城連攻破四邑猖獗不
可嚮邇當賊之未發也其黨謀先犯濟既得濟然後
號召逆徒南攻徐淮北寇臨德劫漕糧以飽十萬之
衆中原可橫行以逞也會府君以遼警押至抽夫兵

八百名捍境上又檄中軍募勇敢繕器械賊始陰相
震懾已聞濟有插血聚謀者府君同濟寧道熊公文
燦探得其狀亟發卒執其渠魁斃杖下賊益震懾遂
去濟而發難鄆城至鄆城賊之謀出下策矣及賊之
既發難也是時都司楊君國棟提兵至濟府君亟諭
之曰吾度賊勢必且犯兗兗破賊未易撲滅矣濟雖
危吾與熊參政併力以守尚可支持吾慮兗食咽不
下汝亟往乘其未定而擊之彼以爲從天而下也楊
君曰兵少而當方張之敵柰何府君曰敵雖方張然

其衆素無紀又無鎧甲火器矢之必亂此以少擊衆
之時也楊君遂悉衆卷甲急趨迫抵兗而賊果圍城
數匝矣楊兵出其不意鼓譟乘之賊衆奔殪斬獲數
千賊不能得志於兗始爲退保巢穴之計賊之謀愈
益出下策矣然府君之功其大者尤在護運運道所
經延袤千餘里無城郭之衛無險阻之防賊以萬衆
掠之頃刻盡耳府君曰吾以虛聲阻其四出而以實
兵扼其要害於是檄諸路兵並進每百號千千號萬
或號十萬賊果爲聲勢所奪徘徊疑慮不敢渡河已

檄調淮兵千男兵千餘毛兵千運木川兵眞保援兵
各千濟兵千餘分布泉橋南陽夏鎭視要害屯之賊
衆望旗奔靡不敢以一艇相加運艘得啣尾抵倉不
後期不減額五越月而妖賊平是役也府君之功較
城守爲大或告府君曰是宜疏報於
朝府君遜謝再四曰吾河臣也河臣無兵無餉變起
倉卒不得已設奇應之以　宗社之靈將帥之力漕
得無悞何敢言功且報功撫按事也卒不報已部覈
衆省功次府君得加俸一級　賜白金文綺已又覈

徐淮功次又　賜白金文綺或曰是宜進秩錫廕府
君復遜謝卒不自明其功也府君任操江及河上每
省直撫按變際悉命幕弁收藏而籍記之異時即以
原餽任報在濟例有廩給悉以犒賞直宿兵士所按
臨境上肅然無敢後廚傳者壬戌冬進南京參贊機
務兵部尚書南都兵卒素驕悍無紀綱之則國法日
替懲之則百千羣連譁詬司馬之門府君蒞任首嚴
禁將帥之苛虐誅求者然後申法而訓戒之軍士怗
服取先臣戚公繼光教練之法以操習之壁壘號令

什伍偏列陳勢戰具俱煥然改觀又立爲造船之則
南兵差船額設六百餘舊制立五等一造十四修法
名色繁多奸役遊相牟利府君以爲油艌暴修等名
徒滋糜費非簡便法也定爲三等九修之則九修以
二十八年爲率每三年一經修驗然九修不越大修
中修小修三等之名各限以一定之費使其法簡而
易行且少而易覈與工部主政喬公拱璧議行之計
十餘年省費十六萬當事便之府君蒞任數月即具
疏引疾

溫旨勉留有碩德宏猷之褒已復連疏乞請得下
是時逆璫魏忠賢竊弄大柄懷蓄異志左副都御史
楊公漣抗疏論其二十四罪
天子降旨切責以爲漣疏皆屬牽誣舉
朝力爭不能得府君時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矣聞
章奏忽奮激扼腕曰嗟乎國家安危誠在此矣吾備
位大臣不言誰爲言者於是即日出署令部院九卿
諸大臣具公疏爭之疏畧曰
先帝嘗命楊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　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入告
正漣忠於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臣等覩近年四郊多壘
百末弭一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遝現邇來
愈見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
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假令十有一眞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惵揉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若徒念忠賢今昔勤勞遂舉魁柄而授之恐啟

竊弄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言盡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法何疏凡千言指陳剴切旣上逆璫深惡之府君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卽又具疏引疾遂得
旨馳驛回籍矣府君敭歷中外四十載決大事斷大

疑皆從容不動聲色得之事無大小虛心咨問務悉其利病不敢徇一己之見以拒衆以是人各得盡所長自爲憲長至正卿十五年不携家官署蕭然冷如僧舍挈一老僕執爨膏滑脯炮悉所不解府君安之至十餘年不易所至執法不少假貸權貴人有以私干者謁則力拒剌至則峻詞以謝竿牘不入於長安請囑不聞於鄉里性好保護善類服官以來爲德甚衆或知之或不盡知府君未嘗示德色也與人推誠置赤絕去城府有讐鬬者府君輒談笑以釋之或奸

恭人之短者輒以微詞止之去則隱之至於賢奸之別君子小人之分辨之精當錙銖不爽蓋其生平之學問措之於躬行者如此府君性至孝錦江公有小疾輒爲彷徨廢食竟日生平尤篤故舊歸田以來訪素交淪落者躬造之衎衎請問家貧不能數張具[illegible]交至輒持數錢市餅菓與暢論陰晴農圃事其知學問者與談說古今亹亹不倦卒有接遇無論下走賤隸皆忘勢慰勞之視其居宇不知爲尚書也
新天子御極方議起府君田間而府君竟卧疾不祿

矣嗚呼痛哉府君之得不孝孤也晚憐愛倍至幼課讀皆手丹其章句授童子師稍長益期望之記在京省署府君旣未携家止不孝孤一人隨侍每夕府君治吏牘設長几展閱輒命不孝孤侍坐几側課藝或命之讀史俾知古今漏下二鼓煖酒酌數卮然後就寢率以爲常今不孝孤年踰三十矣四罷鄉闈頭顱如故無一可稱述也追憶府君之所叮嚀而告戒者痛矣慘矣不能竟言之矣府君之歿也語不孝孤曰吾已一絲不掛胸次浩浩汝無怛化爲耶旣歿其遺

原缺第五十二葉

儆非存数金不孝孤貸於親友而後能備殯葬府君之生芝產倫七公之寢鄉衆歲安仁之祖雕號爲合亭山者溪水化爲赤色歿之先二夕大雷電風雨暴至府君強起具衣冠命不孝孤扶至中堂設香几禮天地祖先謝婦金而後返揖是夕遂不能言矣生平於文章好陸宣公奏議王文成集常持以自隨又好稱說薛文清海忠介軼事爲部郎時南都有江右三清之號一爲鄧文潔公以讃一爲裒簡肅公貞吉其一府君也府君生於嘉靖壬子年十月十九日歿於

崇禎戊辰六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陞授資政大夫先曾祖毅庵公先太父錦江公並贈南京兵部尚書先曾祖妣余氏祖妣朱氏袁氏並贈太夫人嫡母劉氏累封夫人兩遇覃恩廕子者再又娶吾母周氏庶母趙氏男二長即不孝弘緒周出以廩生補廕入監娶熊氏柳州府同知公鍾弘女次弘綸趙出以附生補廕入監娶劉氏禮部右侍郎公曰寧女女三長適雷州知府符公祭子文嫡母劉出次適南太僕卿涂公喬遷子元豫

先母周孺人行述

先母之歿也自癸亥至戊辰六歲矣歿六歲而不肖緒猶未及銓次其事嗚呼莫於邇者既已有章矣弔於遠者亦已有挽歌有哀辭矣而不肖緒尚無一言以彰吾母不肖緒之罪莫逭矣遂瀝血銓次於左以乞言於仁人君子母以周爲氏外王父慕谷公諱勳鄉外王母羅氏慕谷公賈於四方輒耗其貲慕谷公固未嘗有鮮衣腆食之奉未嘗有狎邪之遊未嘗有六博蹋鞠之好而輒耗其貲或相與聚而察之慕谷

公之所以耗其貲者爲德於戚里也施惠於貧也周恤於鰥寡孤獨也聚而察之者曰慕谷公之所以耗其貲者必有報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子也不盡於其子已也已而先母遂生焉在室事慕谷公甚孝晝刺繡夕紡績以佐慕谷公慕谷公曰此手經指桂者爲何也母曰此手經指桂者無他何也然不忍安坐而蔬食也年十七歸先大夫以[illegible]嫡母劉夫人之政是侍先大夫舉於鄉矣先王父先王母春秋並高先大[illegible]語母曰吾雖貧然二人甘[illegible]不可缺也[illegible]

汝必親無代庖於下母唯唯采無代庖於下又曰吾
母善病汝侍湯藥宜謹藥必親嘗無聽火候於婢子
母唯唯果無聽火候於婢子凡是者事先王父四載
事先王母二十載四載姑無恙二十載之間未嘗
不以美饍奉也歲未嘗不值先王母之病病未嘗不
既伏侍前終夜以祝也先王母曰勞哉婦也母不敢
自言其勞先大夫曰勞哉婦也母曰愧未能副所命
也其後先大夫語不肖緒曰然哉汝母也不肖緒曰
勞哉母也母曰勞乎吾猶以爲歉也嗟乎勞而能之

不敢居勞於先王母與先大夫之前尚或能之至不
自言其勞於子則是真以爲歉也嗟乎母女流耳而
真以爲歉也雖有道者難之矣母事先大夫與家嫡
母劉夫人盖四十年先大夫清貧居然寒士月持二
金畀母爲中饋費已足指絜稍增之母勤儉拮据能
令母之人亦無病其纖嗇者其自奉衣無紵縞被雜
錫而已首無珠璣赤金翡翠於骨角之外間飾以白
金而已事家嫡母劉夫人循循婉娩未嘗稍有疾言
遽色癸亥夏嫡母病幾危母叩額呼天請代質袴珥

爲僧禮參芪枳朮之劑無不手煎以進也其事先太
夫與家嫡母者如此母生平猶識太體語不肖緒曰
自吾爲汝家婦未嘗見汝父妄受一錢雖其以禮而
來汝父猶力爲謝郤若將浼我廉潔者人之大閑也
汝其念之又曰汝父位尚書秩崇高矣然意念嘗有
以自下儆者由德也長汝子孫其無忘汝父之戒又
曰與其過於刻也寧過于厚微如臧獲皆當念之況
其上者其訓於不肖緒如此母性尤敏慧初不識字
隨先大夫一載遂能多識字未幾遂能書凌雜米鹽

皆手記錄其數好觀覽勸戒圖說暇則與吾妹及吾
婦娓娓道其事有果報至亦娓娓言之果報皆感動
歡笑稱善以去生平奉觀音大士惟謹忽一日語不
肖緒曰觀以目音豈可觀耶不肖緒曰聖人觀不以
目聽不以耳所謂六根互用也爲陳六根名與互用
義又曰大士何至有千目千臂耶不肖緒曰經所稱
有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有八
萬四千清淨寶目何止千目千臂耶母曰汝識之忘
耶之至目可以聽臂可八萬四千首可以千也其敏

原缺

慧類如此母之生以隆慶丁卯十月其歿以天啟癸亥十二月享年五十有七先是不肖緒於是月八日舉一子母歡甚聽其啼聲輒微笑不止告家人輩曰天之於吾厚矣始吾艱於嗣育或不及旬月而半產產或旬日或數月或及孩而亡若是者七產矣今吾幸已有子子復有孫孫復有二又有孫女二孫復七歲矣吾暇時視其紛天筆硯爭棗栗而呱呱舉泣輒為之開笑戶也已命索中取錢千為乳母資且語不肖緒吾所以資汝子乳母者盡此矣不肖緒頗怪其

語以為近於不祥痛哉豈意數日後遂與成語讖耶數日後母以前向北牖紫蘆箙遂襲風寒竟以是不起也痛哉人子之於親也雖其壽登期頤不免終天之恨母年止五十餘不稱為壽矣而又勞苦備極乃不能少緩須臾之祿不肖緒安能不腸裂而心摧母歿之一月而十二月所舉之孫遂亡又一月而次孫女復亡又一月而七歲孫又亡未及半歲而一室之內老者不聞其謦咳稚者不聞其啼泣不肖緒又安能不腸裂而心摧其歿後一載而先大夫歸里又四

石莊初集目錄　一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玫文玉重梓

荅張讁宿書

去夏得兄翰示及所寄佳稿併何心隱集李卓吾說書二種即欲馳短札奉答會弟有南闈之役匆匆道途遂失裁報別後弟以罷斥西歸窮居抑鬱四方知巳槩未通候與兄音問阻隔遂至兩載兄無乃以疎濶見督耶抑亦諒其誠而寬其罪耶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命圖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爲形摹恨不足以盡兄文之妙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我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塟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即其詭托箕巫陰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隳覺其作用最奇眞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望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梓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

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携剃緱衣短後之衣挾徒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騶儈僕夫廝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瘞者其一迺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其鄉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嫺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儒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兄之交游遍於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於心隱之後更快事也心隱集有便望再見寄爲感哀次附復不倫不備

集虛館詩序

漢魏而後言詩者必稱晉二陸然予讀陸機文賦而嘆機之未嘗知詩也其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流夫以瀏流言賦淺矣而至於以綺靡言詩則其失也更甚詩至於情而已三百篇之作凡其出之里巷歌謠男女謳吟者一切因情爲辭彼固不知有所謂綺靡也即其雅頌之什登於郊廟朝廷詠於學士大夫者其體類皆典重深奧豈以綺靡之爲尚乎言詩而至於以綺靡爲尚莫如六朝爲甚六朝之詩陵夷至於元嘉永明之間可謂綺靡之極矣試讀其清商諸曲彼其流連光景綺寫藻麗其視三百篇之典重深奧不啻如蕢桴土鼓之於繁絃急管也然詩之弊亦莫甚於元嘉永明之間其爲害不但中於語言詞句而已人心由之以滛泆風會由之以奢蕩國運促而王澤竭皆於其詩見之蓋綺靡之流弊一至於此由今觀之六朝之詩之弊機爲之也機以緣情綺靡一言啓其端而六朝諸人即以綺靡爲其情以綺靡爲其情而詩人之情亡矣豈獨三百篇之典重

深奧者不可復見雖其漢魏以來質朴高古之作亦澌滅無餘何者其情亡也嗚呼機以一言而使六朝諸人併亡其情豈不亦可嘆也哉夫詩主於情而已主於情而又能典重深奧斯眞足以傳矣更何綺靡之足言乎予友公留宗侯其爲詩亦旣勤而又久矣然未嘗以綺靡自累每有所作大抵於典重深奧者爲近即其求近於典重深奧亦未嘗徒擬議於語言而背似於字句也又能悉本于情以爲之主公留豈其學於三百篇者深耶何其能絕六朝之弊而傑出也

公留生藩王之家戴瑱弁綰朱組繁妖足以惑其耳華艷足以惑其目公留皆一一屏去之而獨沉酣於詩其所爲詩又能屏去綺靡之累而一一取法於風雅焉公留眞可敬也嘗考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雅樂於朝班固復爲同姓之盛事以公留之才使其作爲聲歌登於郊廟　朝廷被之管絃以鼓吹休明當有繼河間之所獻者豈獨笑陸機而卑六朝也哉

吳城募建觀音閣疏

距省百八十里爲吳城鎮鎮之山麓有亭焉爲望湖亭鄱湖之水滙於其下漕艘官舫賈船商艇往來無虛日亭有張令公廟焉鎮之士民與四方往來之侶屠豕刲羊以禱祠者踵相接也廟祝皆髡髮之流其徒定過以爲有鬼神之宇而無浮屠之宮於其教爲大悖遂建廡於廟之後而祀佛像於其中焉而又以爲觀音大士尤浮屠之所最尊奉者有佛像而無大士之宮於其教亦爲缺典復謀建大士閣於廟之側

而屬予爲之募疏予考令公廟者張睢陽血食之所也睢陽在宋亦嘗封公封景佑眞君矣然無所謂令公之號令公之號出於村野之謬稱祀典所不載也睢陽生於鄧州之南陽而死節於河南之歸德祠睢陽者當在大河之南江淮之北其於吾豫章固非降生之地而亦非死節之鄉且考其宦遊與其旅寓皆於吾豫章無與焉吾豫章無故而廟祀之也何與正直之神不享非禮之祭吾豫章無故而廟祀之而神亦無故歆享之以著靈於茲土又何與我知之矣鄱

湖之淡西南之大澤焉昔人所謂控蠻荆而引甌越天下用武之處也其破浪而至胥險而來者豈盡皆忠臣義士偉人傑夫無亦有盜賊之徒與夫潜奸隱慝之輩陰以窺伺於其間於是建睢陽之廟於兹土而假其忠烈之魂以弭其叵測之念然則其廟貌之立也無故而祀之而不爲無意無故而享之而不爲無功至於浮屠之宮與夫大士之閣通都大邑所在而有之即偶缺於兹土亦未爲祀典之廢而其徒既以爲其教不可以不存則又當別擇基之亢爽山之

寬衍者搆立浮屠之居奉如來與大士之像朝夕讃嘆禮拜焉而以廟祝屬之村民羽流亦何不可乃既建庵於廟垣之内而復建大士之閣以與睢陽並列其合之不倫而祭之非禮豈非尤屬無故者與徒知其教之不可以不存而不知乎鬼神之不可雜居而混處也亦已過矣雖然天下承平四方無事鄱湖之淺昔時誇爲用武之處者今皆化而爲漁歌出没遊佚臨觀之區凡漕艘官舫賈舶商艇破浪而至胥險而來皆得落帆停棹相與徙倚謳吟羣爲樂事無復

原缺第八葉

而窺伺者出於其時以生川澤之擾此雖忠烈默爲匡佑夫亦釋氏之教扶昌明之運而贊帝王之化有不可誣者且也觀音大士以三十二應遍入國土成就有情安知其不能復現忠臣烈士之相以與睢陽雜居而混處也僧之謀亦未爲無見事有無故而與而理有可從者君子亦樂從之於是書以告夫好義而喜施者

田上則詩序

弘治正德間李獻吉崛起關中而我明之詩始盛獻吉之論詩者詳矣或以質朴宛洽或以柔澹沉著或以含蓄典厚而要其獨得之詣則蔽於自序中詩求其真之一語嗟乎詩至於真而詩豈復有餘蘊也哉凡人之勤息勞佚窘窮愉泰羨慕哀感其變不可勝窮也寫之而惟恐其不肖繪之而惟恐其不令而又何暇藻浮響而飾靡詞也乎哉彼其襲之飾之也屑屑焉求所為質朴宛洽與其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而

不得真者何在則亦土偶而被之以青黃椒株而綴之以綺采也果可謂之詩與是故詩至於真此古人所不能盡而今人所不能亡雖與天地以終始可也然獻吉之言詩是已至於以詩之真者獨歸之風則其說猶不能無弊詩之有風有雅有頌也其音響節族誠不能不異矣然而其真者則固未嘗異也上而陳之於郊廟朝廷猶其下而抒之於匹夫匹婦也今試取雅頌諸詩讀之其美形容告神明者豈非後世詩誣之所可及而其敘詠功德申固福祿出於聖人之徒之所作者亦豈有後世誕妄之說於其間即小雅自六月以下大雅自民勞以降其詩已非復盛世之什矣然惟其不忍詭托於盛世也故其真者自足以存則聖人亦不妨採而錄之於二雅之後不然以幽厲而後鹿鳴采薇之詞以平桓而假天保卷阿之句則又何所肖而何所合也雖其襲之甚工飾之甚似吾知其不足以當仲尼之採錄也明矣言詩而至於真安在乎獨歸之於風也乎予友田上則產於閩中實獻吉先生之鄉其於詩蓋生而能之猶之齊魯

於文學其天性也迺上則之詩在閩中尤為獨絕於其質朴宛洽柔澹沉著蓋已種種無不具備矣而要其至則尤以真為主上則有曾參之孝屈平之忠慎然諾重意氣光其協之聲律被之咏嘆者皆其中之不容自掩者也今年春上則隨其尊公臨江署中於吾江右得詩若干首併途次之作在焉題曰湖南草而屬予為之序昔獻吉以詩名關中迺其篇什所紀散於江右者獨盛見於近體十可四五他如樂府之孫章篇雨雪曲歌行之土兵行豆莝行諸詩文人學

于所最爲膾炙者則皆吾江右之所得也豈亦遊覩
之所助與上則繼獻吉而有茲稿匪獨關中之勝事
抑又吾江右之一奇也

與孫孟樸書

孟樸仁兄足下歲月滔逝不晤仁兄遂已草木一易
矣側聞道體清和著作隆盛良用忻慰所論大社之
舉甚快弟嘗謂古者有太師陳詩觀風之典大司徒
一道德以同風俗皆於此取裁其所陳之詩則其黨
庠術序之所作也雖其作之未善如鄭衛之什亦皆
出於黨庠術序之人東周而後詩不復陳於太師矣
聖人於是採而刪之其採而刪之也以爲道德風俗
於乎繫因不可以不存也今詩教之廢久矣唐以詩

取士而亦未嘗有陳詩之事至於
國朝取士專用帖括黨庠術序之所作帖括而已然
苟取其帖括之善者陳之大宗伯或陳之大史而裁
正焉因以一道德同風俗則帖括亦猶之乎詩也近
今甲所載督學使者歲取考課上之大宗伯亦古者
陳詩之遺意然其所陳皆試牘也但取其命卒投合
之辭而不取其平居獨得之執於是黨庠術序之關
泯泯乎大雅之篇其淪沒棄擲者蓋不可勝數也苟
有作者出焉聯之以大社合海內之帖括採而刪之

而又示以仁義禮樂性命經術之準茲其功之宏偉
固不在仲尼删詩之下矣承示九月吳門之命實今
日賜教葵丘之舉所以輔佐
聖教助流德化者皆於仁充是頼弟爲俗冗所羈不
得捧珠槃奉玉敦以周旋於左右翹首斗牛之墟殊
不禁其神往也社刻何時可成敝省文富與小星合
徵寄上拙刻未完先以數首呈政緬懷昨秋把臂之
樂耿耿在目而弟於疾病之中過承照拂尤感念不
忘促膝之期尚未可定倘有便羽惠我好音

江西巡撫解公壽序　代

禹貢所紀東南之州惟荆與揚揚介江淮之交瑤琨
篠簜羽毛齒革之所自出鑄山煑海織貝之所叢聚
公卿將相忠孝義烈之所挺生而我石帆解公實崛
起其間以應昌明之運公居諫垣以忤璫削籍
聖明御極首拔公田間晉長户垣已懸奉常少冏卿
歲在玄默適江右巡撫需人
天子擇可輯寧重地者公遂拜秉鉞之　命羣十三
郡聞公姓名則歙然而抃舞曰吾江右黔赤庶其有

瘳乎公旌旄至止距其降嶽之辰僅旬餘監司諸大
夫將酌兕觥獻岡陵之祝而以頌詞屬不佞不佞進
問於諸大夫曰公於江右未嘗有所市恩於凡昔也
十三郡何以抃舞哉諸大夫曰公之致此有繇然矣
宋蘇軾有言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
當　熹宗朝羣閹煽亂衆正毒痛一時輔相有血肉
而無氣骨大僚有面貌而無肝膽臺諫有耳目而無
聰明甚至州恭市井有脣舌而無議論公獨痛哭於
逆璫之將動力折於凶燄之已狂卒中含沙𢧵羅𠂻

爾公於斯際厥惟艱哉其大節彰著如是抑又何辜
不可辯也卄舜者其信公以此不佞日諸大夫之言
是也雖然如軾之論亦猶未盡也夫辦天下之大事
者有天下之大節而又必有天下之大識在昔若江
應元之策氏戎張文獻之料奸逆彼其才智誠有過
絕於人者余曩備員史局讀公封事凡所建白皆關
天下至慮不具論論其最鉅者其一言當代極重者
惟史史之傳信者須人苟其參稽未定袞鉞無王勢
必至於野書偏記紛殽爲異而緦緦以國本一案持

挺一節若明若晦爲爰其一言東事之壞專恃撫夷
此中國大利大害也用撫縻虜策之上也用撫媚虜
策之下也用以修吾防十年之福也用以弛吾備數
百年之害也纚纚乎詳言之其辭危其旨遠予閱奏
牘至此未嘗不掩卷三嘆息云其後崔魏諸奸潛移
大柄先謀紊亂國是於是假借宮掖倒翻乾坤幾使
三案不見天日又其後狡奴窺我內地我素卵翼如
三十六家者皆轉爲之鄉導奴遂闖入大安馬蘭蹂
踐逾數月迺去公前此兩疏洞如觀火無絲黍毫釐

最著者於林鳳則江寧金公澤於何積玉則緇雲閏
公文化於池仲容則餘姚王公守仁於張璉則歸安
陸公穩於賴清規則義烏吳公百朋於葉楷則婺源
江公一麟以公今日較之實在不足後先掩映乎諸
大夫於凱還之日謀所以壽公則請以魯頌閟宮之
篇進閟宮之美僖公也祝之曰俾爾昌而熾俾爾耆
而艾而必先之以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夫戎狄荊舒
與昌熾耆艾之祝若不相涉詩人何以侈言若此無
亦戎狄荊楚服而後龜蒙鳧繹安龜蒙鳧繹安而後

士樂於庠序農樂於畝畝婦子樂於家室則是朱英
綠縢三矛重弓者固僖公所以錫魯人之昌熾耆艾
者也僖既以此錫之魯之人因遂歌咏其事轉以爲
僖公祝斯閟宮之所由作耳茲之嘯聚剽掠者其視
戎狄荊楚殆或過之賴公之石畫勝算環四省父老
子弟綏荷奠安焉魯侯之功詎能遠駕於公之上則
夫如崗如陵之頌播於江楚閩粵者自茲以往豈有
窮哉予職在載筆既特書以紀其盛而遂以侑於酌
者是爲序

屯田議

國家養兵之額曰民糧曰京運曰屯田民糧有挽輸之勞京運有轉輸之費有其利而無其害法莫善於屯田矣舊制衛所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城守雖間有四六二八一九中半之或異而大畧以三七爲率每軍受田一分分爲五十畝雖間有百畝七十畝三十畝二十畝之或異而大畧以五十畝爲率每分納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其後減餘糧爲六石歲止徵餘糧之數而正糧十二石槩免上倉雖間有本色折

色與夫八石四石三石之或異而大畧以六石爲率此屯田之通例也自有屯田以來其於墾新屯清舊屯之議亦既諄諄乎其言之矣今以京省原額計之得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以京省見額計之得田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其在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東萬全陜西雲南遼東則額有加於昔其在京衛江西四川貴州則額有減於昔然總見額而計之實減二十六萬五千有奇夫以數萬里之疆域三百年之蓄聚不能使頃畝之

加而反減至二十六萬五千有奇然則歲所爲墾者果皆盡墾而歲所謂清者果可謂之清與夫極重之弊才智不能挽之於積漸之餘而未盡之利豪傑不欲委之於無用之地屯田之弊極重之弊也而屯田之利前人所未盡之利也愚以爲清舊屯之煩瑣不若墾新屯之便益請得而畢其說可乎爲清屯之說者有數端拋荒之宜復也隱占之宜問也餘糧之宜增也正糧之宜蠲也似也然拋荒有可復有不可復或畝多伍少或人衆牛稀此其可復者也前爲膏腴

後爲磽确此其不可復者也隱占有當問有不必問將帥之侵漁而以額糧累士卒豪强之占奪而以遺賦累孱懦此其當問者也甲無耕耨之力而轉佃於乙軍受厚重之值而歸業於民此其不必問者也餘糧可增矣然微課太重適以啓逃亡之漸正糧應蠲矣然出納徒勞反以滋多事之擾是故爲清屯之說者誠有見於極重之弊而欲起而清之而不得其術而更以煩瑣爲害則不如其已夫畝有拋荒而易地可補產有隱占而子粒未缺未嘗有所大損於

國也清之之法去其太甚焉而已而至於墾新屯之
便蓋較之清舊屯之煩瑣則大有異為墾屯之說者
亦有數端牛種之難具也農器之難備也召募之難
行也似也然不必盡資牛種於官不必盡仰農器於
國不必盡需召募於民也今誠下一令曰某衛某所
沃壤若干能開墾若干者準上納例籍之庠序其又
有加則升之太學其又有加則徑授之職衛各定以
頃畝之數願以武爵顯者亦如之如是則屯必墾矣
古之人有言之者元虞集是也集請於京師瀕海之

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
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
夫百夫亦如之當時未能行集之策其後海運不至
而國用不足始悔不能用其言則已晚矣是故懸賞
以示激勸之令可行也又下一令曰某大將歲限墾
田若干某偏裨歲限若干某萬夫千夫長歲限若干
其過於額者以武功論不及者比照子粒不完之例
住俸參降有差如此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行之者
宋何承矩是也承矩為河北屯田使歲令武臣發諸
州兵萬八千人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設
斗門引定水灌溉歲得粟稻之積兼有莞蒲蜃蛤之
利是故立限以責將帥之令可行也又下一令曰某
贓吏應追償若干准以墾田相抵某罪人應輸罰若
干亦以墾田自贖其非重辟者皆如之以比於城旦
鬼薪白粲之條如此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行之者
唐韓重華是也重華為振武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
餘人脫其桎梏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吏得釋
罪死齒平人爭相感勸盡力奉行資其歲入軍不復

饑是故抵罰以廣積貯之令可行也是三令者皆古
人所已試之事而今日可立見之効也其或荷戈之
士編戶之氓力能相度原隰開闢汙萊者聽以所墾
田定為世業永不起科如是則數年之內率土之濱
野無棄壤國有餘藏雖使井田復興內政復舉亦無
以過此且夫三令之懸惟其歲限於將帥者不免假
之以牛種農器資之以召募耳其餘皆可以不必資
牛種於官不必仰農器於國不必需召募於民也夫
興未盡之利與轉極重之弊孰為煩苛孰為便益附

有不待爲量而自明者與其刻議清而祗增煩瑣曷若詳議塈而坐享便益是在才智者權之而已重華承矩度集之流世固不乏求所以省推輓而助轉輸者必有訂議不盡在矣

鹽法議

鹽筴之興自齊管仲始也鹽鐵之設官自漢元狩中始也召商輸粟中鹽以實邊自宋雍熙中始也蓋其法行之二千餘年矣而其歲入之數與其經制之方其在我　朝有可得而悉數者兩淮也兩浙也福建山東長蘆河東也廣東海北四川雲南與夫黑鹽井白鹽井安寧井五井也凡產鹽之地各有征榷之官凡征榷之官各有歲辦之引以每歲所輸銀計之其入於太倉者兩淮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

八萬兩浙十五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有奇除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雖不解銀太倉併其入數實得與課百萬有奇兼之各邊商人所中鹽糧折色淮浙蘆東共銀六十餘萬兩總鹽課鹽糧二項通計共得二百餘萬之數每歲所入實居民賦之半而民賦之徵不幸而有水旱蟲蝗之災上有蠲下有逋則往往復於鹽課取給焉歲入不可謂不多矣而其課之入也董之以專職分之以總催行有分地場有定所奏討占窩有禁夾帶私販有刑其經制

之方又不可謂不備矣然而引目無增國課屢欠者何哉患在法有未飭而弊有未清耳今鹽課之多者莫如兩淮而鹽政之壞亦莫如兩淮爲甚論鹽政之壞者必曰自弘治中戶部尚書葉淇改輸粟爲折銀始也是未爲深知鹽法者也按兩淮每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所謂鹽糧正額也每正引附餘鹽三百斤則所謂餘課也邊例報中鹽糧惟甘肅則一引折銀四錢五分耳遼東則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薊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則皆徵納米豆本色仍係

國初輸粟於邊之例淇未嘗大有所變更也惟餘課之納則全以折色上之運司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計一歲輸于太倉實得前六十八萬之數此則從淇議而行之者也夫正糧定例于國初而餘鹽則加增于後日淇之改折非正糧也而餘鹽也淇法行而使諸邊不廢米豆之入司農歲收倍加之利蓋於鹽政有俾而無損者而反以爲鹽政之壞自淇始嗚呼冤矣然則鹽政之壞者何也則前所謂法有未飭而弊有所未清也今欲飭法以清弊其道何居當反覆

籌之而得六議焉一曰綱法之宜通二曰私鹽之宜禁三曰浮課之宜革四曰搭配之宜遵五曰影射之宜杜六曰鹽地之宜復何謂綱法之宜通自萬曆中行套搭之弊而積引壅至三百餘萬邊商內商困且不支兩淮疏理道臣袁世振始設立行見引疏積引之法編爲十綱每歲運行一綱而套搭之弊盡除其綱法之設蓋以兩淮歲例有十二單之鹽應行九十餘萬之引以邊商所中七十萬五千有奇爲見引令其納課以充國儲而以二十二萬行獄斤之法附銷

先年所積之引免其納課以蘇商困每歲邊商舍勢隨到隨賣內商買引隨支隨掣蓋亦立法之至善者矣今十綱運行已盡積引雖多亦可漸次銷除而此二十二萬之鹽亦無終不納課之理曷無踵綱法行之俟其壅積俱盡另召商人上納餘銀每歲認行二十二萬則引目不加而課額日益法無便於此矣何謂私鹽之宜禁有夾帶之私鹽有興販之私鹽有越境之私鹽種種弊端橫溢四出此計臣之所扼腕而憂可奈何者防夾帶之私鹽在于責成掣挈之官防

與販之私鹽在於嚴立捕擊之格防越境之私鹽在于盤詰從入之路此皆人人能言之者然而言之未詳而私鹽之行愈熾則亦未嘗防之於其源耳防之於其源其法有三一在增餘鹽之課夫兩淮行鹽之地南盡江楚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延袤數千里行鹽不下數百萬以竈場物力課之歲可辦引三百萬今兩淮歲辦止七十萬五千有奇正引與二十二萬附行之積引耳其實商人收買之外尚有餘鹽二百萬迆此二百萬之鹽既非有所消折又未登於囷庾安

歸于皆歸於私販者也今莫若於每歲一綱九十萬引之外凡有餘鹽厚給工本倍收入官量增引目行之或召商開中或另立名色附賣使餘鹽變而爲額鹽則私販轉而爲官課私鹽不必禁而自無矣其一在嚴倉鹽之數兩淮歲辦鹽可得三百萬引其額鹽止九十萬引耳計入以待支宜無有不足者迺歲歲闕支輒稱無鹽每千引或給四五百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違限不得不貴買以足榜派竈戶所入纔橫很戾而竟不足於闕支之數此何說乎蓋場官也

總催也竈戶也吏胥也誰以場鹽溷之私販無一毀于廒者儲峙既何而顧堪此尾閭之洩耶今莫若嚴責分司清覈倉鹽務與所報之數相符如有虛入設法追比限完如是而倉鹽可得無欠倉鹽無欠則每歲淮南八单淮北四单行之決無滯矣夫增餘課以收場鹽覈倉儲以足正引則官鹽轉盛私鹽又不必禁而自無矣其一在復食鹽之制淮揚二府歲行食鹽六萬六千引分令舖戶均買此舊制也其後私鹽價賤官鹽價昂舖戶屢訴退併不堪遂以派於江楚

併廬鳳池太等處帶賣又其後以民間盡食私鹽原非法紀復於揚州府派五千引淮安府派三千引然近額雖有八千之引而淮揚二府仍盡食私鹽如故其實未嘗行官鹽一引也夫法行必自近始淮揚爲行鹽首地而法先不立何以責之四方計兩府幅員之廣戶口之衆何止歲食引鹽七萬徒以私鹽之賤遂致官鹽之壅而無法以通之非策也莫若仍照舊派之額淮安行三萬六千引揚州行三萬引而於鈴鹽之中減價增斤以賣使舖戶行官鹽之利與私鹽

之利相等如是而官鹽轉盛私鹽又不必禁而自無矣所謂防之於其源者此也何謂浮課之宜革此一切非歲辦七十萬有奇之引皆浮課也每歲行鹽止有此數浮課一行遂不免因外加之引而割正額之鹽而正額虧矣正額虧則內商不免於停壓而積引遂衆矣萬曆中積滯至三百萬引其弊正在於此道臣袁世振設綱法以疏之而後浮課盡去今歲辦九十萬引如無浮課以阻之正額何憂不足而近稍有不然者如崇禎戊辰當揷酋狂逞之際宜大總督王

象乾准大同巡撫條議欲開新引七萬赴兩淮運司開支歲可得二萬餘金夫此新引七萬非增加於九十萬引之外而割鹽於九十萬引之中者乎此七萬之引正浮課之漸柰何復蹈其弊而行之邇來騷塲多事度支告竭浮課一開後遂至於不可禁止將醝政日壞而商困日甚不可不預為之防者夫積引漸疏則七萬之數即可分於二十二萬之內而不必另開新引餘鹽衆多則七萬之數又可開中於九十萬之外而不必分割額鹽皆可融通設策以處之者其

他新引悉當準此裁之斷不可於額鹽之內增加浮課庶幾綱法垂之於永久而無弊矣何謂搭配之宜遵兩淮運司所轄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共計鹽塲三十處舊制內商榜派支買各有定塲于此塲支正鹽即於此支餘鹽上塲派定次第以下塲配搭塲無不售之鹽商無自便之計乃頃年以來舉三十塲關支之商併聚於富安安豐梁垛何垛東臺五塲其餘二十五塲之鹽委棄莫收已榜派者不肯赴支未榜派者營求不派彼二十五塲之鹽無所消歸則盡付

之於私販無怪乎私鹽之日夥也夫越塲必禁固有明條乃商人以道里之近舟行之便人情之熟習併聚於五塲之中非制也所宜申飭舊法於榜派之時照定搭配塲分禁其預先營求於榜派之後照定塲分入鹽禁其越塲支買此實疏通之要策未可視為緩圖矣何謂影射之宜杜凡商人支鹽出塲已定口岸發行故事立之程限責令繳還原引一以防其延捱歲月增擡價值一以防其牟利轉賣展轉詭借而詭借以影射為害尤甚條例所載各省有司官員派

賣鹽引果盡銷繳准以賢能論如繳引或不及額叅照不及之數提問叅罰甚至一引不繳者即同縱放私鹽以罷軟報罷其在商人過期不繳則有提查之令沉匿在庫通同轉賣則有私鹽之律設法以防影射者至密也而有司以鹺政爲不急之務條例爲虛文之設往往終歲不繳一引聽其宛轉盜賣益非一日而然矣嚴考成而稽程限務令已行之引依期繳退此又今日之不容玩愒者也何謂鹽地之宜復兩淮額課最多行鹽之地最廣自南贛巡撫陳金請借

袁臨吉三府改食廣鹽充添軍餉王文成踵行其議者爲定則每歲三郡所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內以八分濟邊三分充餉其充餉之數僅僅四千八百兩耳兩淮失三郡齊腴之地歲損額課至十萬引增四千八百兩暫設之餉而損十萬引見行之額持籌之失無過於此者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當事屢有議及之者而以人情不便竟成道旁之築他如長寶永辰舊係淮鹽之地亦未議復所宜與三郡一併歸之兩淮無煩聚訟者也至近年因黔中軍興議行淮鹽於黔由亦屬一時權宜之策然自淮入楚自楚入黔關津遙遙跋涉崎嶇奸商祗借黔地之名恣行私鹽於楚既無益楚實受病所宜罷置前議不必再籌者也

上六議其於飭法清弊未必盡詳然其大槩已具於此若夫勦襲局外之說不察利病之源祗以鹽政之壞歸咎於葉淇之改折餘鹽一切欲以輸粟之法爲定此實理事之不可行者至如齊國計戶校食漢家官給牢盆亦欲有議行於今日者徒成畫餅何裨鹺著似不必過而問之矣

與友人論文書

綺白　仁兄足下制義之文汩沒於腐儒學究之手久矣自仁兄大暢宗風天下始知有遊經學古之業至于今日薄海內外視仁兄甲乙去取以為榮辱是非片紙單詞奉為蓍蔡仁兄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夫名者君子所不得已而後見者也名尊而道益光故君子樂得其名以隆其道仁兄之名不爲不尊矣世之才人文士惟仁兄司南所指則弟安敢不一吐鄙衷於仁兄之前乎古之善為文者內有以足乎

已不得已而後其言隨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薾不振之憂氣有寬賖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蘇明允曾子固之徒法主于寬賖一篇之中往復詳贍而人不以為冗左丘明公羊谷梁之徒法主于急促峻潔自守絕去支詞而人不以為滯其他如司馬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者之間而並臻其奧是數君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差殊而其氣之渟滀蘊崇汩汩然探之而靡窮用之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于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孫叔敖衣冠之誚而無才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誚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為文者吾惑焉內無所得于已而外欲有所飾以欺於人雜取經史子傳之語排比櫛次竊割以附於篇章之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倒置而莫然罔覺蓋倂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於盡而其於寬賖急促之際求其氣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始而應乎其終如昔人所云者豈可得哉夫今之為此者乃不學古之咎而非過于學

古之咎也而世之小儒曲學反指為仁兄及江右之流弊不亦過與今仁兄之文與江右之文具在深奇博大足旗古今若仁兄暨受先維斗天如前後諸作所謂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者而江右如大士千子及敝社兄弟其所得各有根柢其所著各有機軸仁兄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非虛語也而小儒曲士不察而槩譏之因李斯而罪及于蘭陵繇宰我而詬惰乎洙泗吠影無端彈射四及此則弟之所不解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俗回風是在仁兄大

力挽之而已恍之元夫來並接手教久未能裁報難踈懶良深而傾慕之懷未嘗須臾間也名山詩選旦夕想卽告成小序俟覓便寄上衙廬合社序仁兄大序足為兩粵之重選本因友人持去稍有遺失茲欲向仁兄覓補楚中諸稿式箇寄為感弟古文諸選頗費苦心但採摭未廣不敢出以問世來歲仲夏訪青泰淮樽酒細論得與仁兄相期於雨花桃葉之下樂何可言乎

車雲而落花詩序

咏物之詩風人比興之遺也芳樹浮萍採蓮種葛桂華桑條感於樂府者悉有所托以見志雖其寄情於一草一木一花一卉非其草木花卉之謂也皆其情之遍觸於物也比興之義微而咏物者遂滯於物矣滯於物而豈復有咏物之詩乎漢魏以後咏物而工於比興者莫如杜少陵今試讀其枯柟病橘諸詩何其深而婉感慨而不怨也若夫陸機之園葵鮑照之孤桐則咏物而不免滯於物之病矣落花名篇不見於古鄭漁仲所列逸詩於草木得二十二曲而亦未有其目少陵有舟前落花之作後之詞人競起而為之咏然少陵濕久飛遲禁沙惹草之句工則工矣其視枯柟病橘之感慨深婉孰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近代落花詩獨推唐子畏寅子畏負儁才而以跅弛見廢閒居佗傺無聊托之殘英墜蘂以寫其飄零之怨摧敗之痛其志有足悲者車雲而城居閉戶取子畏作反復吟和得若干首予讀其詩其意欵以傷其聲噍以殺倘亦有子畏之志而托以自見耶嬰

而以是歲遺室人之變夏露秋陰晨霜夕月撫絃嗚咽顧彷徘徊時而見飛紅之掛於簷碎辦之集於砌如與其淚俱隕魂俱蕩也由是假之七字之詩以見其志蓋實有風人比興之遺焉夫落花之咏其借以喻佳麗者多矣雲而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子長豈得專美於前也哉

與吳泉香書

別泉香仁兄忽忽三載道德意氣知仁兄何可多得弟安能不馳想於夢寐也仁兄考案失意同志俱爲抱憤弟每遇知交輒爲仁兄咨嗟不平但恨處位卑賤虛言無補倘有可効區區自當竭力以報知已矣季夏雷榮于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讐較精審剞劂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亡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

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尚存於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歸散亡苟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

已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顯之以隱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眞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葢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華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學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

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嘆乎古文之存於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即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況於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於時而況於侯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李平叔文序

文以法爲主而無取于徒異以相高徒異以相高世之求爲異者未有盡也凡人之才可以無所不之約之以法則有所止焉而不敢過法不足而挾其無不之之才將以窮無盡之變其勢至于詭譎百出迷謬而不可知嗟乎至于詭譎百出迷謬而不可知則才士無乃亦將病之而法愈以重于天下夫斲木爲棋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于文乎古之爲文者六經無論馬班歐蘇諸大家之作俱各有法以傳而非苟爲異以自見苟爲異以自見者漢楊雄唐劉蛻樊宗師數人而已子雲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旣不足道而文家銘絳守園記諸文讀者比之樝梨橘柚小亟水草官庖饜飫之餘一啖而止未有以爲常飽者也是三人者其所爲文亦自有法未遂至于迷謬不可知而止以好異之過見黜于大家然則文之果無取于徒異也明矣吾江右制藝世共指爲異而求之然吾觀江右之文類本之經以深其源參之史以窮其變傳之歐蘇諸大家以蕩其氣開闔疾徐淺深濃淡無不一依於法吾江右之所爲高天下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而負才之士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而築以異目之不已過乎李平叔江右之奇士也平叔于爲籍外典諸子百家山經水志無所不讀兵刑禮樂農圃醫卜無所不究然未嘗有好異欺人之心而載以來閱其文且以百計取而質之易詩書春秋三禮之旨與夫馬班歐蘇諸大家宛轉頓挫之妙未嘗有黍米之差毫釐之僭平叔之文其深于法蓋如此夫以平叔之才能爲異以自見此天下之所共信以平叔之才而能不苟爲異歛而就之于法則負才之士廣廻顧却步而不敢方駕者也世之先生長者痛文章之獘欲起而救之屢矣然以楊雄劉蛻樊宗師之類學吾江右者曾未少衰試取平叔正之其庶有瘳乎

跋絕命帖

辛未冬予有鴟夷之遊與友人朱仲韶方舟於石亭寺大風波旬舟次間靜仲韶誦正言句股弧矢風角鳥占之術靡靡忘倦已復旁及書畫出一帙示予則其王父貞吉先生絕命帖也予讀先生之篇什多矣而不知其能書今其書精妙乃爾而且出於易簀之手澹然則先生之所長固不特以其篇什已也帖中盡戒諸語歸於仁孝予又以知先生真有道之士豈獨其書之精妙也哉陶淵明作自祭文蘇子瞻稱其出妙語於屬纊之際非涉死生之流者可及以先生之仁孝較淵明之曠達其所得又何如甚矣予嚮昔之知先生者淺也賢者不可以一端盡大抵如此世之以句股弧矢風角鳥占窺仲韶者又安足以盡仲韶書此以發一慨

報黃暟伯袁仲完吳威侯三書

天之懸象一也北虜名之以忝扢利西域名之以[illegible]答以騰華力今有齊楚秦晉之人於此踐中華之土服中華之服而其名天也則以北虜西域之所名者名之不以爲病狂則以爲惾民不免於衣冠之所笑矣世之爲文者何以異是豫章諸君子之文真古文也世之爲文者舍諸君子不之學而取太玄鷃冠諸書以文其短曰吾以學古也讀其文侏儒鴂舌九譯莫解此何以異於呼蒼蒼而名之爲忝扢利指太空而名之爲虎答爲騰華力也其亦不免於文人才士之所笑矣返而正之非其畜藏千古貫通羣籍者不能舍三兄其誰與歸乎正之如何去夷虜之音而被之以大夏之稱焉則語言當矣去太玄鷃冠之字句而被之以經史之辭理焉則文體端矣以兄輩之才起一代之衰而正賢聖之統或其所優爲者不肯弟翹首望之而已拙稿呈選不知有當於明眼否其斤斤尺度或不至入於侏儒鴂舌之儔然其識淺力薄蔽於一流或失之滯重如西北之偏於喉嚨或失之

輕佻知東南之偏於齒啓士言之累去之未能三兄其何以敘之弟當奉爲莊嶽之頂傳矣

陳興公制義序

士未嘗無奇士之以奇自見者往往權衡售與不售之間而自敗其奇及其奇氣已盡轉而爲和平漫衍之好以庶幾一遇固以爲必售之矣然而和平漫衍盡人而是也售不售竟未可知則顛躓困頓以老者有之而主司厭于同體之能求所爲孤峙絕俗之材則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者又或出于負奇之士嗟乎夫其自敗其奇也爲其售也售不售竟未可知則已失其所可恃而又不能有所獲而奇者有千古之

名復能捺一日之券將孰得孰失偷去何從乎自余社中兄弟好爲高古之言卑鄙勦腐之流既以爲萬無一售之理即世之好奇者見諸兄弟抑鬱窮途屢遭刖足亦以爲售者什一不售者什九也自辛酉之役大力美叔子強子美褎然皆得高第吾黨始稍稍見信而甲子捷於秋闈者復有艾千子陳興公千子世所指爲奇而不必售者也今且駕多士而登賢書矣興公則又吉州之最奇者也其所爲文盡其才之所之與其意之所赴委曲演注淋漓滿楮忽如風霆

流而雨雹集忽如漲海立而山島撼而又裁以古法雖復縱橫浩蕩而刀斗步伍肅然其工且妙如此然使與公搽其所爲文懸之國門進洛誦者而問之遇合之推未敢爲與公必也則與公不能不疑疑則悔悔則自敗其奇也少矣今讀與公闈中七藝其才其意其法與其平日之好尚無異也夫與公之自信何其衡也世之能爲奇者不必能如與公之奇如與公之奇者能爲自信不如與公之奇者反以自敗甚矣其惑也皇甫湜之言曰何草木不芝盡芝而菽粟蟲不能盡水而蝦天下之庇者多而奇者少也與公之梓其文也非爲名也所以堅奇士之信也

荅梅惠連書

拚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窈折也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掇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鷄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悽然足以感人固不獨其文之奇妙而窈折矣雖然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即以神仙之事復於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即不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月魂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即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見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爲丹者異於是徒

召閭乎日魂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揉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號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假詭幻妄之術足以排空虛而凌閶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安之鷄犬其所舐啄之藥器此眞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鷄犬亦仙其鷄犬即不昇天而已成其爲鷄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亦嘗附安而昇天矣然

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効仁兄之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爲丹法乎抑徒舐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爲仁兄之鷄犬乎抑又僞揉之而僞造之乎無亦僞揉之而僞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假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幸而昇天究至沉淪銷滅與草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兄之鷄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映古今此仁兄眞

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閶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弟恨夫羣而効江漢豫章之文者非失於臃腫支離則失於恠僻詭謬譬之於丹皆其僞揉之而僞造之者也但欲得仁兄之丹法以示於天下而其昇天與不昇天弟之所不暇計矣昔魏伯陽丹成而恐弟子之心懷未盡也以其丹試之白犬犬斃試之於他弟子而他弟子亦斃然伯陽之丹則眞丹也故其他弟子與其犬雖暫斃而可以復生弟輩之偃蹇屈抑何以異于服丹而反得斃然終不能

合仁兄之眞丹矣仁兄其謂之何草率附復不備不悉

熊仲平制藝序

余夙昔受知於石門熊公公與先大夫同游於泮同舉於鄉同捷於南宮交稱莫逆公嘗語先大夫曰吾與若有子當令合塾共業若其男女或異當申之婚姻以久二姓之好已而公舉伯陽後五歲而先大夫舉予伯陽幼負岐嶷之譽而予當齠齓頗嬉遊自放先大夫患之公曰此君家駿良駃騠也庸何傷歲己酉先大夫起參楚藩公設祖道於舟中手一卷示先大夫公去先大夫喜動鬚眉呼孺子詔之曰此熊某文才如此石門有子矣予時年已舞勺益奮發攻苦聞伯陽私心向往之其後公留滯楚越之郊而先大夫亦鞅掌南北兩家子弟音徽隔絕逮予歸受室伯陽亦返于舍兩人始得握手定交伯陽遂與予開杏花樓社已復負笈至予石莊莊殊荒寂芼羹菽豆嘗不繼兩人晨夕較藝靡倦予謂伯陽曰而翁合塾共業之語吾兩人庶不相負矣獨婚姻之盟尚未及克踐前約無何而公復舉子於楚署則今之仲平氏也逾歲而予亦舉女公即馳札至曰當以仲子委禽於

而門予以公父執也遜謝久之公致書於先大夫曰若忘二十年之約耶予乃許諾至是而予始得以世講稱姻好於公矣然公之知予獨深其娓娓借齒牙於予固不獨以其世講與夫姻好已也公歸田先大夫亦謝政予與伯陽侍兩家尊人杖屨數相過從時見仲平於公之側縞帶瑤環髫髮如漆視予頗當垂拱而不言又數歲予與伯陽皆齒踰三十仲平則已稱成童習帖括矣一日予過熊公公持仲平行或使之藝相示予見其機致綽約爲公深相慶幸因念曩者公持伯陽卷示先大夫時時予年正如仲平之歲曾日月之幾何而仲平遂已能文如此予與伯陽殆將老矣無以慰兩家尊人幸兩家尊人猶及見仲平之有成也乃未幾而先大夫捐館熊公繼之予之所屬望於仲平者兩家尊人竟不及待矣嗟乎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沒之後仲平文益日進能好奇食古如今名士所爲使公及見仲平於今日其爲慶幸當更倍於疇昔惜公之不及待也嗟呼公之於予何如伯陽之於予何如則予之屬望於仲平豈徒以其子

外之謂也哉昔孟德云非然智慧殊不再來以仲平之才尙加之茂齡乘時摩勵以縶乃考服固其勢事仲平勉之夫申椒杜芷世知其美矣然漸之以滫則不能保其芳南山之竹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犀革也益利仲平其尙講於羽鏃之法乎予將藉仲平以報熊公之知已也

瑞芝亭社文序

國家之運至於昌明博大而文章之觀始盛文之昌明博大者其視淳朴敦固之初不無升降之異然嘗其淳朴敦固求爲今日之昌明博大盖庶幾遇之而未能至也幾遇之而未能至非其不欲至之也時有未極勢有所不可也昔者唐虞夏商嘗以忠質自命矣然三代以下語文章之脩者則必以成周爲法大之朝覲祭祀冠昏䙝紀師田行役之事與夫車服物采梓匠輪輿之度細之而昆虫草木之繁衍畵績剞

劂摶埴之冗雜凡其足以揚三才之光而吐萬類之秀者莫不燦然於成周宇宙如使禹湯之君復生於文武成康之世則舍其舊而新是圖也豈顧問哉何也禹湯之君求爲成周之昌明博大者已非一日之積也制蕆之有成弘也其淳朴敦固之習猶之乎夏商之時也自

神宗皇帝毋裒四十餘年歛其戈之氣而消融於詩書絃誦之中士生其間者恣其才之所投之所向其不如意經與而法史悖而奇班騷閎肆孟荀醇雅

以逮南陽河東之所錄眉山廬陵之所傳其才之河
至者莫不竭智盡能期以達乎其域而後止醞釀蒸
於
今上薄海內外奇偉英特之士雲蒸霞起故語文而
至於今日非夏商之時而文武成康之時也夫上之
人有以開之而下每病於不能應下之人有以待之
而上復病於不能先上病於不能先則雖以韓柳之
才而無以振中晚之弊下病於不能應則或以絳灌
之陋而不足壯休明之業今功令所懸與其里社家

塾所學翕然同風羣然首嚮未嘗有參差異同之說
以底滯於其際則夫昌明博大之運日變而月化者
固知其未有盡也而世之拘儒曲士處今日之勢而
欲力返於淳朴敦固之初舍其所已至者而循其未
至者奉爲尺度準繩上忘乎神聖之薰陶而下不足
以爭川岳之光美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文之昌明
博大自吾豫章始文武成康之君坐明堂而受玉帛
則吾豫章必先晉泰而拜弓矢秬鬯之賜洸崑銅生
長江左而與豫章之聲氣相合其才其學皆足以龍

罩天地而牢絡古今其選吾豫章之社也昌明博大
之文於是乎在進成弘諸君子而問之不能舍此而
就彼也審矣詩云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崑銅以弱冠
之歲而負未有之奇行且採十五國之風土之太史
以鼓吹文武成康之治則亦將自吾豫章始故予於
其社蒞樂爲之序以紀其盛

祭張母蘇太君文

惟具區之潰淤兮指星紀以分疆誕貞良以輔世兮實名母而開先帝顓頊之苗裔兮儷洪族以承乾閨婉嫕而成性兮亦祥順而有文亟聞國士曰覩翁兮隱蓬蓽以稱賢紛懿美其難匹兮母佐之禮義而無忝事尊章其譪譪兮佩箴管而謙謙黍醴柔嘉之是虔兮薦室願之而愉歡服靡務穀與米糕兮并摩礪與璵璠躬織紝以借劬兮勤滌濯以戒怠般謂洿澣以明儉兮乃太姒之所傳謂紘帶以習勞兮又

徵美之示意處闈閫而歷大慮兮撫先後而極纖悉離榮輪以共操兮雖黎獻亦同參考彤管之所修兮閱女史之所編彼內美與外淳兮蓄兼衆而畢全於儒人以爲令子兮降列宿於上天道博廣而依舉義兮德齊梁而遊孔顏漱六藝以濡翰兮傾羣言以搞爲卷世俗之涼薄兮或根本之不先術庭闈之左右兮奉天經以周旋惟王孝通於神明兮則令子之無忝爲專射策而魁多士兮來以保乂乎臨川悅茲土之謠吟叨憒兮乂哉弛設之譏譏邑周環其殷俠兮

入兮了之耳而憯然昔忠艱以自命兮不忍佃方面爲圃也沃膏澤以長禾黍兮亦擇根莠而必剛也於至德之動天兮諷聖謨而靡怒化行於恭月兮户户祝而郊誦絃懋慈母而歌鼗兮渡板輿於汝泉錫號號於公府兮將以覲乎和風頤孝子之養志兮戒父老其勿獻猺挹清流而烹炭薪兮臨坤鮮於前賢嗟令子之勤政兮朝戴星而夕忘瞑顧早甦而暴烈日兮昊天不鑒而雲之以疾遊帳培塿之屺然兮非松柏之所緣旃翩翩而去此兮誓就故園而舞萊班然

軿軒之既駕兮士女野哭而喧闐謂公歸何以自給兮亡我生何以不辰公佇踟而歌兩袖清風兮日予不以組紱而易吾親衆崩厥角於泥塗兮祝太君出千年曾日月之幾何兮駭内耗之無端聚猶子之數輩兮僉廠度其未然何伯強之煽災兮果離濁世而追羣仙嗟小子之呰窳兮夙托廡復於令君雖異姓而實吾母兮咸惻惻而涕漣漣哀仁孝之至性兮感溢米之悉捐山修邈而川淼淼兮悵吊唁之靡從越楚夢而迎奠兮奠椒漿以抒丹懇逸沃而長號兮庶

靈魂其降於幾筵亂曰翟雉兮明璫紫誥兮霞觴毋安適兮徜徉招不來兮慘慘風霜瓔枝兮蘭芽目清揚兮髮鬖髿毋安適兮志家招不來兮慘慘啼鵑鳴呼哀哉尚饗

石叢初集目錄三

荷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讀萬茂先四居詩引

癸酉冬茂先偕儲不得志讀書劍湖得詩二十首蘇武子曰予以爲較淵明何若予曰甚似甚似淵明之真且甚似淵明之怨也嗟乎彭澤五斗淵明於三徑之資似稍具矣迺茂先竟不能傾身營一飽也茂先怨而達慨以寶招綺季猶之淵明之曠遠也江西詩賓祖淵明以無甚似淵明者遂移其俎豆於山谷山谷易似淵明不易似也今得茂先當以淵明爲祖茂先爲禰從而長子孫焉江西自此而益張矣茂先曰古今人或幸或不幸昔之淵明傳矣今之淵明安必其又傳也嗟乎峴山之淚騷人文士之所不免然而羊叔子則竟傳矣茂先不見謝無逸潘邠老諸人乎彼其似山谷者猶傳況於甚似淵明者哉

二劉合刻序

今之爲文者其蟨乎其茅乎其東海之魼乎北方有物焉前足鼠後足兎其名曰蟨不得蛩蛩距虛則不能逵於尋丈今之爲文者號於人曰匪經匪子吾無以爲膚華也匪諸家吾無以爲膏澤也匪先正吾無以爲几杖也是其於文也蟨也風起於南茅必仆而之北風起於北茅必仆而之南今之爲文者號於人曰時亦不可失也俗亦不可矯也良賈多滯不如賤賈之易售也巧工受嗤不如拙工之有獲也是其於

文也茅也比目之魚合兩而後成明失左則喑於左失右則喑於右今之爲文者號於人曰我能是是亦足矣不必覩其全體也我善是是亦傳矣不必矚其與変也是其於文也魼也嗟乎其亦有不蟨不茅不魼者乎是非今之文也而古之文也是雖今之文也而猶之古之文也孰能是其予友二劉子乎小貞兄也不屑同其美好於弟深公弟也不屑同其美好於兄進而舉世之所共趨焉弗屑也進而經子諸家與夫先正之是步是趨焉弗屑也夫創而不已斯能力極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斯能立極於通豈獨不蟨豈獨不茅抑亦不魼矣是古之文也

萬季玄新稿序

萬季玄今之豪俠士也季玄退讓如不勝言訥訥不能出口危坐終日不聞嚬呻噫咳亦不覩欠伸跛踦當其意會特一啓齒然亦未嘗數數也以豪俠目之或詬予謬戾無當是不然古之以氣蓋天下者必出於深沉自抑之士深沉自抑而後胸中之勇氣遏余一發於高譚雄辯遇事風生而氣斯薄再發於喑啞叱咤拔劍斫地而氣斯亡荆軻游邯鄲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目攝之荆軻嘿然逃去子房步於下

邳爲老人取履圯下長跪以進不敢置一詞卒之入虎狼之秦如入無人之境與夫破楚定漢決勝千里者匪異人則軻與良也軻擿秦王不中天實爲之抑豈可謂軻乃不足於勇哉世詎無軻與良無軻與良之深沉自抑而已季玄之退讓如不勝言訥訥不能出口其於軻與良也近矣且予聞之俳玉生季玄赴人緩急時至廢著抵掌當世人物不與鈞不銖黍海內特無爲季玄知己者如其有之季玄且立以頸相謝然則季玄之豪俠玉生信之予又信之天下豈無如玉生與予之信吾季玄者乎季玄爲文[illegible]博綜載籍馳騁古今然而思甚篤摯詞甚淵邃大抵本類天人命之曰豪俠之文眞能無愧季玄茲且汎彭蠡浮長江揚舲泰淮鼓枻吳門胥濤過

高皇帝與爲漢戰爭之場觀豐鎬之　宮闕城郭登眺虎丘看潮錢塘江上其氣沸然而生其才勃然而怒發天下讀其文而因信其人也知不復有以予言爲謬戾者矣

方翼雲時文序

方翼雲以其文若干首示予予適入山遂携以往甫讀之驚再讀之喜三四讀之不自覺其坐卧出入之不能離也已而偕我同志支筇探幽時則日在於胃律中姑洗矣輕風扇和新泉落澗旭日無蚤莽皆妍隨步所之柳緑可憐嘉卉各具口是翼雲之文之娟秀者也偶經一處老拾参天大槐十圍杉楮松檉翳蔽左右雲霞至此皆變爲清冷之色曰是翼雲之文之蒼古者也有潭窅窅蒼黛渟膏妝之以石不凹隨

於何所旁之居民告以怪物潜匿其中出則掛巫斗而與雲霧曰是翼雲之文之淵深而奇變者也過望青嶂踴躍争出其最峻者是爲蕭峯勢若削成與天相迫曰是翼雲之文之高峻者也一日詣江邊大風如萬壑俱下雷電轟擊地上近村兒啼皆失聲電如鷄邪跳白波上山河城郭墟落樹林一時皆失去曰是翼雲之文之雄偉者也客曰蒼古也高峻也雄偉也淵深而奇變也娟秀也是皆散名之者也請悉其勝而槩之以一言曰翼雲蓋静者也動之變態有盡静之變態無盡文安能不静子不見夫[illegible]乎方其寂然也一念不起然而天地水火風雨鳥獸歌舞戰鬭憂愉哀樂彼皆從幻見而幻成也誰其静之至而已客曰翼雲之静其亦有所自乎曰有之矣起華先生都頭遂而狩諸儀門爾索冷却見彼三八荒懷古之情用修春叔雄才檀稱海宮而竟羨寂寂着晉君然夙昔名士翼雲侍於起華先生而翼雲修見朝夕切劇是乃其所自也夫

祭僩裴公文

嗚呼大江之西章貢之水洶湧怒號少壯之埋於其中者蓋不知幾何矣今乃惟之於裴公耶嗚呼裴公自古文人之苦何所不備謝靈運以刑死柳宗元以憤鬱死陳師道以寒凍死裴公茲又以水死等死耳水死亦復何憾獨惜彼數子者皆能勒成一家言以自表見於萬禩裴公實有志焉而未逮而遂如此而死耶申徒狄沉䰟於河屈原浮骨於江彼皆有所不容自已故其涉洪波巨濤也若履平地裴公豈亦有所不容自已乎裴公明眸秀頰圓準飄髯衣冠如畫見者靡不共以貴顯相期豈有忍於逆料其死者而況忍於逆料其如此而死乎天下事何可臆度如裴公者竟如此而死其他又何足云裴公之友嚴子屈

局屈于水偶值小舠以免其不死者特倖耳蓋幾幾乎一日而喪兩文人於洪波巨濤也嗚呼天之生文人何其艱而殺文人何其酷乎裴公之尸舉之於漁人之網明府何公同予諸兄弟哭於江濱而殮之殮之日風鳴潮湧沙飛樹拔如聞裴公之喑啞叱咤如聞裴公之混處於蛟龍魚鱉䰎裂而髮指也嗚呼裴公其尚有知乎其抑無知耶如其有知則宜安厝於此洶湧怒號之中以享有珠宮貝闕金支翠旗樂且無量其慎勿再出而為文人以犯河伯之所惜而蹈馮夷之所忌則裴公之苦方有今日而且長息矣不然水死殆其一端天之苦古今文人者政未有涯也裴公其諦聽予言

楊維節選稿序

時藝雖小技然聚天下雄偉奇俊之士自誦詩舞勺以來積歲月殫思慮傾記問將以求工於此一途期竭智盡能而後止是故其人之才具與其心術品行往往悉載焉而不可以覆匿嘗試取古人之文而衡之孔明他著述不少槩見出師二表忠義奮湧千載之下習其辭猶曉然洞見其抱膝長吟之志王介甫荅楊忱書魏公偶一見之私語所知曰介甫他日用事勢必貽累宗社毒擾生民當是時呂獻可之先

見泉且疑其太過而魏公獨能決之於尋常尺幅之間文章之不能矯飾也如是孔子學琴於師襄已乃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人矣黯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非文王孰能當此夫聲音之較語言文字也淺矣而形狀之難以意測其視心術品行也殆又甚矣由其淺者可以得其頎長黯黑探其深者抑豈不可以辨其邪正純駁也哉予友楊維節天資茂異海內特絕之才也然維節政不欲以高才自見從舉[illegible]一以聖賢爲準語之聲色貨利如以冊青搏[illegible]

蒸涯汀無染着或即語以賢豪所共矜詡美名顯號亦復嗒然不顧皇皇焉祇以忠　主報親敦友濟物爲務與予朝相晤對造次不離斯古而其生平意向悉皆見之於其制藝讀維節制藝恍若維節之心術品行挾以俱出固不必按其色笑傾其聲咳而後識吾維節也今年春維節馳書告予曰擬欲掃去舉業擇生平制藝可存者數十首以授梓予曰甚善制藝如維節得數十首多矣後矣何者維節之制藝非徒遇合之資而寫照之文也非徒寫照之文而立教之

書也茲數十首方將與天壤俱澈過此可以無庸再益矣予於維節而憬然有悟也他人於題能爲合焉止矣而維節獨能妙于離夫合於彼者或離於我合於彼而復能離於彼以爲合斯於我無不合矣是子瞭論畫不貴形似之說也

遷[illegible]白[illegible]記

白馬神血食於吾土予自[illegible]年不詳其姓名爲何按淨明全書云際眞護法自與忠孝侯王者分掌人家業鐵冶兄弟三人從許旌陽斬蛟二兒已被害忠欸復奮勇而往卒擊殺蛟豫章爲立廟祀據其說則神乃旌陽部將其有功於豫章甚大然侯王之號不宜復稱或侯或王應有一悞不然或先侯而後王傳者不察而遂混舉又不然或以神之姓氏雜入於神之封爵俱未可知載籍無所表見不敢臆爲之說神有

功豫章與旌陽弟子廿施兩眞人當相頡頏今全書所紀但云循從旌陽斬蛟而已於所爲斬蛟之功若俱畧而不備獨是神之靈威著於茲土則上自學士大夫下暨村氓市販婦人孺子類皆能指次其事以相駭詫每有饑[illegible][illegible]之厲如聞神之謦咳每風雷雨晦月蝕星移如見神之鸞旗[illegible][illegible]翠旂容與也宋宰相江文忠公萬里爲江西提刑時事神甚虔及歸皖郡復建神廟於府治儀門之左予疑文忠當有碑記紀傳以載神之靈威於不朽求之屢年而竟不可得也豈其有之而以歷久殘失與抑予固陋聞寡識偶未之見與大鬼神之忌求知於世或有甚於人之忌求知於世是故其神之肆爲威福者或浪誕妄於巫覡或飾功德於箕卜惟恐里巷之不吾識而忠欸獨深藏于千餘年之間其徵驗愈奇其姓名愈悶神益有懋功而兼有隱德者矣然則神之廟祀乃其避之而不能如古之高士逃名而名愈隨非其求之而後得如今之淫祠禍人而人乃應也神舊有廟在東湖鎖巷已徙高士橋茲橋之廟震於隣火居人謀再

建廟以祀之予感神之庇佑不一其事頗怪頃者隣火之前夕予忽夢神鼓吹羽葆儀衛等於藩王告予將有他適次日果有祝融之災元旦謁神彷彿如夢中所見予爲之瞿然廼書其事以爲諸檀越勸落成之後將更搜考神之姓名功績以補文忠之未逮俾與旌陽鐵柱共烜赫於茲土亦吾郡之一快舉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忠介公新祠碑

綱常名教之任代必有大人焉爲之主持其主持是任者往往名足動乎寰海而身或不能安乎朝廷道足昭乎來茲而力或不能勝乎群小程正公在紹聖朱徽國在慶元當其時山陬海澨庸夫孺子旌知兩公生平而蔡京邢恕韓侂胄沈繼祖之徒竟稱士大夫者迺反摧抑詆㫖不遺餘力我明王文成繼程朱而起而亦有劉瑾張忠許泰刃設穽文成幸濱九死僅以身免由斯以觀聖賢之生必有奸邪之

敵其敵愈盛則聖賢之名愈重而道愈尊譬猶蠱之麗天非有蒙汜之人不足以顯扶桑之照譬江河之行地非有磯衝石齒之險不足以成澎湃之觀換之古今若合一轍不獨三先生爲然矣其在
神廟暨
光熹兩朝則有吉水鄒爾瞻先生先生自束髮敎然以綱常名敎爲己任得王文成格物之說獨心會於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旨以爲大人質的當不外是祥禍繫江陵張相戀位奪情先生晞嘘語同列曰三

綱淪九法斁矣是時太史吳公中行趙公用賢抗疏力爭江陵銜甚傳　旨庭杖先生當兩太史呼暑闕下血肉狼藉時忽出彈文袖中觀者股栗項縮丑日廷杖先生如丁太史杖幸不死遂投荒都勻以去於是先生忠直震於天下其後　神廟知先生爲人然所屬數起用用數爲僉壬所中最後　熹宗登極先生孫少宰胥總憲世方趨跂於先生之柄用而中涓魏忠賢者㓂天太阿南樂魏相助之先生目擊閹是倒置銜修明信史一疏爲南樂所齮齕立逐先生

踉蹌去國先生去而中涓愈益無所顧忌其私人養子太起黨錮之獄指先生爲門戶途被　嚴譴削奪首下而先生則先已厭世矣先生登籍且五十載在都勻七載在里居三十餘載計其立朝不過數載而世其視程正公之西監朱徽國之待制位雖過之而其不能一日安於　朝廷則猶之兩先生終身岌岌也然自　神廟以來語綱常名教之任必首先生先生出則天下咸爲抃舞先生去則天下咸爲沮喪其山林則或望爲景星慶雲或奉爲祥麟威鳳幾幾

原缺第十六、十七葉

曹甦生時文序

避實擊虛之法今之為文者人人能言之顧皆不能窮竟其妙彼求之有字句之內而不能求之無字句之外也求之於死字之中而不能求之於活字之中也此不知題之虛實者也若夫妙於行文者即或無當於題之虛實而能自以其文之虛虛題之實求之於有字句而勢能使之超忽求之於死字之中而力能使之飛動此所謂文之虛實也知題之虛實而拙於文譬之驟入靈巖閩鑿仙都曠境而以癡重之手

為之圖繪枉有胸中快遇妙於文之虛實而不能盡題譬之傳神肖象亦能顧盼流光精采躍出而貿之此人耳目口鼻都不相似兩者合併為難至於合併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後可以論其學問而後學問愈富文章愈高此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者也不然雖復博極惠子五車之書亦竟何益袖中四十斤鐵椎苟非朱亥運之行不數武必將淌汗傾跌慭疑矣深於虛實之法者莫如楚中諸又世俱不察而[illegible]之曰楚材夫徒以材目楚豈不亦冤楚也哉曹甦[illegible]之奇士也過吾豫章予適伏處山中甦生[illegible]其延作示之予讀之竟六鑿俱為清爽且令予舞蹈而不自覺也甦生何以使予至是夫兩者既合矣甦生何能使予不至於是也甦生有喜王為之父有職保為之婦翁有易氏伯叔為之外兄弟無一而不奇者甦生之奇固宜雖然作者之妙父不能傳之於子況於婦翁況於外兄弟甦生之奇其殆天授非人力也

與楊維節書

弟近昕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吾索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寥阿堵在目便思援接昔長此淸然貲藏無限馳逐呂中公每於窮時聞論好丞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惱腹中書之句便借適然顧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頁痛今因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貽

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匯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紀載者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錄者反未必有裨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曹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千信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因以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篋中失台兄案頭有此否孫吳之作雖指畫微妙至于制禦夷狄之法槩未之及淡衞霍戰勝攻取可謂精練熟諳矣而史稱其爲不學幸與能制禦夷狄者宋之韓蘄是已然南渡諸將多以舟師致捷雖韓蘄王虞雍國兩公用以破虜者皆舟師也南北伎倆既不相當遣其所長未必歷久不敗獨岳武穆暨吳氏兄弟能以陸戰致勝而武順在蜀功蹟尤多千古禦夷之奇者莫如武順其書決能出人意表如拒馬地網疊陣之法今誠踵而行之豈憂戎馬馳突哉惜未見其書一悉其要領也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

與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舟餘詳此處而聯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薊南雜咏序

今上甫衣之二載冬十月建州酋乘我不備擁三衛諸夷闖入大安戶整房遵永犯京師

天子赫然震怒　詔繫大司馬王洽下督師袁崇煥於獄檄諸路精銳並進　命將申誠賞信罰明諸文武大吏人人惴恐同心畢力誓死殺賊凡七閱月恢復諸郡邑建州酋奔駭痛哭而去當酋之犯京師也弘緒之友蘇桓武子適居長安凡城中搶攘沸騰之勢諸路格鬬雜沓趑趄勇敢之情與夫帝轂羈摹之

去來菽父咬決之多寡飛芻輓粟派煤輸馬之事跡至鑿頤斷脰膏原血川之慘武子皆紀以詩得三十首枝拄少陵潼關陳陶石壕新安諸作往往相類見者並稱之曰詩史陳子曰武子之詩視少陵其工同而其情不必同天寶之亂漁陽鼙鼓動地玄宗奔卒山延秋門六宮不及相顧閬閣劍閣經數載之久而干戈尚未少熄于美崎嶇鄜州濮西關求旦夕安不可得今武子幸際

聖明度越千古戡定禍變於指顧之閒雖閉處京城歲月然七尺之軀得免於刀瘢箭痕與其儕偶飢渴渴飲無異常日武子之遇夫豈子美之所敢望哉然則武子之爲此也非徒以洩悲憤抑亦以識慶喜也頃予聞之邊塞酋之鄉導如東不的輩已多死亡其謀主大害榜什亦又老而且憊矣所部慓悍號稱白鷂子者畧盡於錦州及灤河之役而其孤山牛鹿額和猜忌互吞併近聞其黨桑昂見介降我而得好官諸酋將有恐稽顙而歸順者審如所言酋之滅也可計日以竢武子方將歌采芑咏常武奏之於羽旄綴兆之間以補少陵之所未及以此三十首當變風而以興日之作當正雅焉武子足以傳矣

陸氏兩生傳

陸起鵬字怒飛其先吳之崑山人　國初以事戍黔遂爲黔之安順人在黔十數傳至陸希武生起鵬鵬有弟曰起鵬俱好奇節負至性黔土酋安邦彥於水西諸夷號最雄悍天啓初邦彥逆其黨四十八枝發難龍里挾苗仲數萬爲之佐殺副總兵徐時進攻破畢節烏撒赤水永寧四衛遂鼓行薄安順城環攻安順三閱月城陷鵬一門相枕籍死者五十餘人獨希武與起鵬得脫城陷時陸氏倉皇縱火自焚鵬從烈

焰中忽忽衝出若有物翼之者鵬父子兄弟幸不死起鵬隨其父奔竄鵬遂爲賊所掠邦彥陷安順愈益挾苗仲乞旁郡邑乘勝進圍貴陽鵬居賊巢七月瞰其無備間道走蜀且走且泣已復踰蜀走楚泛瞿唐浮沅湘崎嶇水陸間日夕念其父與弟咄咄自語或至寢食俱忘楚蜀人憐之貴陽圍解　王師尅復安順城起鵬隨其父復入安順已希武遂被殺於羅戎方安順之圍也斗米至四十餘金及解圍斗米猶至五錢希武乃與起鵬謀就羅夷寨出安順卒遇羅戎

羅戎者即佐邦彥苗仲之屬也與其族羅虎羅三羅危偵希武就羅利其羅資遂殺希武於道起鵬伏父屍哭失聲將自殺羅恐縛之賣他酋中他酋復掠得轉賣如是者七處鵬之在楚也念黔事稍稍寧亟歸求其父與弟或告以弟在某賊中鵬乃鬻田畜質妻孥得百金往贖其弟鵬出特鵬大痛具言父就羅被殺狀鵬驟聞一慟幾絕鵬語鵬曰弟幸得脫賊中誓不與賊羅俱生鵬以其事泣告直指直指下於道與時苗仲攻掠稍倦已就撫矣道帥畏諸羅如虎且受

羅重賂寢其詞不爲理祇議羅罰金起鵬號曰父死因以爲利古人痛之况於仇讎之利乎亟斥去吾惟磨刃以須而已復諦視其兄唏噓曰吾斥去羅贖是使羅知吾意必復仇也羅知吾意必復仇則仇不可復仇不可復則是斥去其贖與因以爲利等也姑佯受之受其金輸之學宮於是鵬與其兄謀復仇益力鵬饒膂力善騎射既入賊巢益習知諸羅伎倆陰結壯士七人時特仰天而呼瞋目四顧壯士相對飲泣羅戎以鵬兄弟之受其贖也且有道帥爲庇儻益弛

亡月羅戎以事入安順城諸殺希武賊俱從鵬與然
怒曰吾今日殆得報吾父於地下矣趣其兄盟諸壯
士挾强弩毒機矢以往紿令所親以好語酒諸與藉
羅大醉踉蹌出安順城壯士伏發鵬躍出射戎中肩
戎釋弃無所避銜其族曰嘻嘻鵬就斫之挾其頭逐
餘賊壯士四面從之餘賊悉就擒鵬殺其剝亦於父
者四人挾出其腸剖心斷肌號其父而野祭之遂濺
血題其道旁樹曰陸起鵬以某日殺父仇羅戎等四
人於此鵬撫膺而泣曰若不亡賊黨聞之道帥且甚

心於君若亡吾請以身當之鵬持不可鵬曰吾一門
死者五十餘人若復同吾俱死非孝也鵬因逋去賊
憙甚成果以殺降訴道帥道帥紿鵬入營中果欲甘
心於鵬鵬曰某死固快雖然某且願畢其說夫殺人
者死辟矣殺人獨不死乎羅殺人則贖之士殺羅而
殺之公之行法乃如是耶羅不知有公而殺人之父
公但知有羅而且以助羅之殺也即公不去安順之
爲人父者益危矣且公與山之議贖也以爲道除害
逸賊不可得賊得矣而又爲賊報仇公何爲者道帥

語塞屢之去於是鵬不敢更居安順復出游於楚楚
之豪曰嗟乎是昔之卿卿自語於吾土者也聞其事
大義之鵬又走吳越豫章吳越豫章多其奇節爲之
詩歌傳贊者若而人野史氏曰予遇鵬於南都鵬爲
予言與其弟復仇事時在坐聽者數人皆爲鵬兄弟
嗚咽相向一不知涕之何從也鵬語予殺賊者胞弟
起鵬同心共事者勇敢七人鵬復何與嗟乎當鵬之
抗辯於道帥之前也鵬已自誓必死幸而不死鵬遁
欲自遜其名乎予不遐陸生安知當事之所以處苗

仲者如是今之謀國事者豈獨一道帥也哉

瓠園制義序

今年春予讀書西山之麓與友人挑燈課藝相與嘆文章升降之變或進問曰文有三權貴奥貴巧貴俊予以爲何如予告之曰此古今升降之勢也世之爲文者鮮不以三權自矜而世之爲文者不能勝於作者之堂不能復乎先民之雅亦鮮不以三權自敗夫古之善爲文者非其奥僻巧俊之爲高而惟其淡朴與其敦厚之爲尚夫其奥也巧也俊也是三者古人非不能爲也以爲此小材之所就而一時之所趨而

悦也吾爲其大者久者則不當安於其小而狃于一時故寧去此而取彼然後其文歷奇平而不厭嘗試與予登西山而觀之苦霧之蒼蒼陰霾之瘴瘴子樂之乎雲之悠悠水之潺潺子樂之乎鏤石以爲人物壘土以效峯巒子樂之乎巖壑洞穴之天造地設子樂之乎一卉之特一草之秀子樂之乎松栢豫章之干霄蔽日經霜雪飽風雨子樂之乎夫雲之悠悠也水之潺潺也巖壑洞穴之天造地設與夫松栢豫章之干霄蔽日也子之所樂其必出于此數者審矣則是子之所樂者淡也朴也厚也子之樂於山者如是而子之樂於文者顧反在于奥也巧也俊也則是子自有悄子自移之也亦獨何與予友陳元夫爲文得其淡者朴者厚者爲深元夫處今時固宜爲其奥僻巧俊者以媚于世而元夫之才使其爲奥僻巧俊之語或亦易易者而元夫不屑也元夫家蒲闕書廚藏其莊本其敦厚出以淡朴蓋非旦莫之功力也予以救世予以追古元夫其足以壽於天地之間矣

曹西潭先生八十壽序

古今之變其足以係吾感慨者可勝道哉子輿氏稱達尊者三爵至於侯王猶欲等而並列之於齒德而况於一命三命也乎世之降也爵焉而已齒與德兩者雖兼有之猶不足以抗榮顯之一途况於徒有其一而思以爲之峙立耶且不獨不敢爲之峙立已也有爵矣而德與齒亦遂若可兼而有之夫天下之難據者德也而所可見者齒也道古今而誉盛美於有爵之前雖妄加焉彼以爲隱而可受也不則以爲我

實能是焉彼未嘗妄加而我未嘗妄受也至於孰爲耆艾孰爲耄耋孰爲期頤一望而畢著者也立談而即辨者也而世有大異焉而不察者其於德也吾不暇與之辨矣而今之於有爵不問其年之幾何也驗之果長於我否也動曰先生長者夫古之所謂先生長者吾亦既聞之矣或其父兄也不則其父之執友也不則其人之可師者也葢先生長者之稱專以尚齒而亦或用以尚德未有以之貴貴者抑以之貴貴亦必父之執友也人之可師者也未有槩以之貴貴

者吁嗟是孰爲之孰踵而行之以至於今也吾所言者禮之所稱也司馬遷以先生之稱而爲之薦紳自漢而已然矣唐之登第者其儕伍並尊之曰先輩則遷爲之作俑也禮之失也千有餘年矣幸而其髮已皤其眉已龐吾尊之焉宜也不然審其德之何如焉可也然而貧賤之士以無謂爲守即其德之足式焉而齒猶未逮吾學兄之官之匆父之師之而遽先生之也於是以其先生長者之稱專以之尚齒即有德焉吾猶進之而後峙立之勢遂成嗟乎吾能言之而

未必能行之也吾能言之吾亦未必能行之也而獨是於其齒之果爲先生長者而不敢不先生長者雖賤焉苟非厮役輿臺猶先生長者之也則予能行之矣曹西潭無爵而齒躋於八十此眞先生長者矣或告予曰先生敦名節愼然諸老而勤於農桑哀而不廢文史則先生殆又能全於德者吾將告於邦之大夫謀如古之深衣北面執爵執醬以進以乞言於先生之前豈獨被之虛稱也哉先生其姑舉觴而俟之

原缺第三十二、三十三葉

奴酋不併而夛顏之後虎憝兎憨號為插漢者復乘
隙蠢動東併杪花西逐卜石兎且擁衆窺我新平堡
矣不得已議增賞至八萬有奇而後設誓以退此其
勢殺之匪茹而孔熾者又豈狄乎夫以成周之盛獫
狁之擾未足深慮而猶不忘元戎之命至於六月興
師况司馬之忌而不顧而又况於今日哉雖然戰可
也戰而後圖勝非戰之善者也昔者士會之議伐楚
也曰觀釁而動而邢繇之論兵也曰先為萬全之計
然後圖功是兩說者謀臣之所必審而將帥之所不

石莊務集三　策　三十四

容緩圖者也今之論遼事者一則曰出遊騎於盤山
鎮武以扼三岔河之險而鼓行以前遼可復也一則
曰駐兵於旅順蓋套相為犄角以倣東江皮島之故
事而徐商進取遼可復也其論撫事者一則曰三十
六家素所羈縻之夷且不可信而况於虎酋欵局之
不可恃也一則曰虎酋東惕於杂顏之令縱西惕于
奴虜之報復如大海之萍飄揚靡定窮困無聊轉而
挾欵於我而我復用欵以飽其衆壯其勢真所謂借
寇兵而齎盜糧耳欵局之尤不可恃也是數說者其

於議戰亦既無遺慮矣而其所以決勝之策則未之
聞也夫遼陽宜復矣而度之今日果能執訊獲醜
如董山王杲之事乎欵局不可恃矣而又度之今日
果能問罪出師而以嘉隆所不能快意於俺答者
乃能折其桀驁於茲時乎當此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之日議戰誠不可緩而獨其所為決勝之道則何其
宜聞而不聞也夫見兎顧犬亡羊補牢亦已晚矣而
又不權乎萬全之計不察乎觀釁而動之机則幽營
之城上谷白登之境[illegible]堪復敗壞而潰裂哉無巳而

石莊務集三　策　三十五

求所以決勝之策則惟在備我中夏而已中夏者內
也夷狄者外也修內所以攘外是周宣之所以中興
亦文武成康之所以為治也今欲修內以攘外其
道何居則亦曰簡練兵卒而後撻伐可張也簡練兵
卒其道又何居則亦日芻茭糗糧甚秆之克足而後
士卒可簡練也然而使之克足其道又何居則惟有
覈屯之一策而已自東西交訌以來以每歲餉額計
之遼東年例舊止六十八萬而近增至數百萬插酋
歲賞市賞三十二萬五千而復增之以八萬有奇將

農無月而不蕩日籌例也籌例則曷嘗不抵掌於屯
田爲揪惡之要務哉然而頃畝之數未見溢於常額
予粒之收更復減於往例者何從議清而未嘗議墾
也夫塞下之沃壤可墾而數也原隰膏腴其沉埋於
黄茅白葦狐縱鼯竄者可疆而理也彼之以錢鎛耦
之以鉏艾繄其收穫歲可億百萬之衆獨恨地利之
未盡耳非如東南之無地可耕也今誠責戍沿邊將
帥踵關務之制驅所轄士卒以大墾之量給之以備
直耜鐵牛種捍籠蕠蓑之費汙萊旣闢卽授爲世業

令之且戰且耕以彷彿井田之意如是則金城湯池
之間如茨如梁比比相望所省轉輸金錢不貲而又
處其屯之不廣也則渫兆錯拜爵除罪之議可變通
而行也爵者民之所甚欲而罪者民之所甚惡懸其
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以驅之而使之盡力於南畝
民無不樂就也而又慮其屯之不廣也則魏粟祇召
募之議可變通而行也顯爵之外人之欲得者又莫
如利誘以自有之利而使之盡力于南畝民又無不
樂就也寵之以爵招之以利寬之以罰而一切皆歸

於屯田如是而金城湯池之間如梁如茨者奚啻五
倍十倍而又何必拘拘於孔明之分兵屢屢於元凱
之故迹哉夫墾田之說近儒之說也然知墾而後務
芟糗糧甚耔可足而後士卒可練則墾屯之說非迂
儒之說而決勝之長策也或曰誠如子之策屯墾而
糗糧可足矣士卒可練矣所爲修之於內而於以決
勝者遂盡之此乎曰此特其內修之要務耳胡爲而
盡之於此也城堡亭障不宜繕乎斥堠不宜謹乎跳
蕩科頭勇悍之士不宜錄乎甲質鞮鍪鐵幕葦抉之

用不宜精乎偏箱武剛之制不宜究乎間諜覘邏不
宜嚴乎以墾屯裕其財而以是數者厲其兵需之積
漸而後勝勢在我而我可以無戰而不勝夫然後出
其萬全之計而觀釁而動其於奴酋也馳檄於盤山
鎮武而恢復故土可也設奇於旅順蓋套而直搗奴
庭可也董山王杲之事未必不復見於今日也其於
插酋也夫剝之以示恩於卜酋而振威於三十六家
可也其斬以欵局羈縻之而令之爲我宜雲之外藩
焉其亦可也歹顏煞鶩之裔未必不勝落於今日也

原缺第三十八葉

太學生姚孝子傳

崇禎巳巳予旅寓燕市因得盟交姚子雲一日過予予寓步至其室室懸小像豊頰廣顙眉目疎秀戴笠而野服子雲泣而告予曰是吾亡弟仲宣也予愕問如此人何以速殞子雲嗚咽不能言其明日手篤孝錄一編示予凉秋客舍剪燈讀之予亦同子雲之嗚咽後數載遂爲作仲宣傳按仲宣者浙之慈谿人也諱元呂別號秋水自其祖東園公數傳至濟寧先生先生配馮太君以至德聞於鄉族生子二長卽子雲

名元台次則仲宣也仲宣天資敏異讀書目數行俱下所爲文好作超軼之語不欲偟以帖括自名與其兄朝經暮史寒暑吟寂寂不問戶外事子雲數不得志於場屋由明經適太學仲宣困諸生幾十年未慨然有鼓篋之志濟南王大司馬豊其修脯邀偕入成均六館之士得子雲仲宣人人以爲何蕃陳東之復出而仲宣之友馮鄴仙先生方令揭陽招仲宣爲庾嶺汾溪之遊是時逆璫肆毒府戮端人一時肯小尊爲義父或稱之元輔或號之上公甚或望逆祠而膝行或效嵩祝而醉媚汚行醜態日異月新仲宣目擊念念曰吾幸有故人可依吾不復存功名之想矣遂躡屩而至揭陽客揭陽數月日共鄴仙咨嗟時政眦裂髮指是歲竟不[illegible]與秋闈之試居無何仲宣忽致語於鄴仙曰吾心[illegible]吾父母豈有不安耶吾歸矣急兼程以歸歸未幾[illegible]太君遂病痁伏枕矣仲宣曰吾罔知吾母之不安也[illegible]遍延醫藥繼以禱祀皆罔効仲宣念母死則身必死身死而母不死則身猶不死也於是瀝血書疏籲於上帝請以死代呼天搶地凡

三晝夜已遍夢至帝所帝允其請且告之曰若母以翌日愈若以明年之孟夏代若母也仲宣瞿然而起具以其夢語姊姊籍記其語爲驗至翌日太君果愈至明年之四月十日仲宣果卒悉如其所夢云仲宣死子雲仰天啼嘘曰賢[illegible]仲宣吾復有母吾仲宣之賜也吾不忍避迂誕之[illegible]故以終沒吾賢弟之名遂枚血而以其事白於四方四方爲之傳贊論次者得百三十餘人繼而起者尚不乏云仲宣所著有汗漫篇聊雲篇雨浙社稿白雪[illegible]詩讀史小評綠天清話[illegible]

歷載諸草其詩有雁來吳地雨衣入越山秋之句諸名人亟稱之陳子曰予觀仲宣當其感憤逆璫之亂不肯與丁卯秋試予已知仲宣之能爲其所死矣予獨慨仲宣能爲其所死而竊高位擁厚稍者迺欲以假父生也然則於斯時也仲宣之死非徒足以益太沿之齡且足以生天下無窮之愧死有重於太山者仲宣之謂矣夫以仲宣之死予雲爲之涕流以白之而猶或不免于疑人之難格甚於豚魚要不能掩仲宣日月之光也

分守南瑞道參政王公封翁雙壽序代

往予持使節渡濰永聞其鄉有隱君子王翁者予不識其何許人而其聲稱籍甚於渤海項予休沐里舍漱生王公來參藩江右公固萊之所產也予語父老子弟曰若亦知漢有蓋公其人者乎當高帝初甫離秦之湯火百姓之瘡痍未起呻吟未息曹參方爲齊相問所以安集之者諸儒言人人殊而蓋公獨以黃老清靜寧一之旨進其後參用以治齊齊卒大治予嘗考志乘蓋公實萊人去今王公之治吾豫章其亦

有蓋公以爲之師否耶迨公之蒞政也適吾豫章睽騷方甚督道之檄如雨訢究之案如山萑蒲之聚如林而又加以旱魃之如焚如惔風俗之如沸如羹其視敝所謂瘡痍真其呻吟殆或過之而公不剛不柔不兢不絿徐起爲之調劑已而逋者如宿痾之悉蠲訢者如紛絲之就理萑蒲者如鳥舉魚逝之消滅雖迭遭灾祲而如在大有之秋雖卒逢艱險而如遊化國之日於是諸父老子弟咸手額以相慶曰公固吾豫章之曹參矣無亦真有蓋公輩之舍於茲土乎不

然何其清靜專一之相類也歲在作噩陽月之朔然老子弟方聚族而謀殺羔羊稱兕觥以壽公於紫微之署而監司諸大夫忽手乞言之牘以徵祝詞於予則公之尊甫封戶部郎某翁暨其太夫人七袠之期也予按其牘嚴其姓名乃知某翁者即予向所聞之隱君子舉稱籍甚於渤海者也於是復喟然而嘆曰有以也夫公之於吾豫章與夥若此也則以翁之式穀之訓為之也翁生平學術要淵源於儒者不必盡符黃老而其清靜大略與之彷彿其孝友之施於親

族恭睦之被於鄉黨與其不言而躬行撫奇而用贏往往多柱下之風通若捐橐金而增已成之累辭顯榮而安田居之樂庶幾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其或逃於禪或寓於詩或託於江湖則又昔人抱鈍韜光之妙術也翁之以身教而示於參藩公較藩公之於曹參何如而太夫人之端恪惠穆儉素淵嶷亦若有悟於清靜之遺旨然則公不獨外而得師於其父而兼且內而得師於其母也抑亦奇矣予聞渤海之壖蓬萊之界祖洲牢山諸名蹟環繞秦漢以來神仙之窟穴異人之藪澤也翁與太夫人實生長而且老於其間嘗試駕連舳泛巨艦往而問焉其尚有食巨棗大如瓜者乎其尚有黃金以為宮闕而望之若雲者乎是其中當必有超出於盜公之倫者翁既得狎而遇之竊其微言與指以佐參藩公於他日參藩公之所得亦後矣哉

報馮躋仲書

躋仲尊兄足下弟緒之於吾躋仲兄也積思已十載而投契在一朝項來快心之事獨有鐵柱觀中與仁兄把臂片晌耳常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如仁兄之端方俠烈弟目中真不多見也睽離以來弟夙病大作邪火宿於三焦從肦會髂躍而上貫於顱息如焚如灼如烟之迫於甕缶如沸湯之陡潑醫者投以黃芪

茸草其勢益甚復以凉瀉諸劑進之亦徒奪人粱穀罔有少效今且五十餘日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匿巖原山中麋羲需之歲月與可霍然也承示勾章海錯弟聞之饞涎委地即擬扁舟東來飽啖大嚼以果生平茹藿食茶之腹復爲賤恙所苦言之但有朶頤雖然弟且有海錯於此常試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鰌之鼓鬣爲山飛沫成雨其悍勁也則蝤蛑之鉗蛟鬪虎蛩帆之乘風衝濤其綺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鮮之五色其奇快也則江珧柱之雲腴露蕚彌旁之脂凝霧結其鮮秀也則車岭之美予白餌之雪形弟朝而饔夕而飧未嘗或離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進珍異於樽俎之間徒以悅弟之口也且夫蜃市鰲峰龍宮貝闕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仁文以當所遊焉足矣天益山閒清幽特甚仁兄著述其中所得無量晉書前五代史贊隷事古字法諸書何時當得脫稿跂予望之晤令叔鄭僧

先生乞叱名致感維持氣運仰恃大賢之出幸勿久脩東山此不肖之所私禱者也子雲兄聞已旋里併祈致聲不盡

南贛巡撫陸公壽序 代

我 國家幅員遼廓雄藩棊峙設御史中丞填撫之
而又以壤爾交錯之區絶遠介城控御匪易復視要
害
脩重臣開府以資彈壓虔陽其一大鎮也晉陵陸公
以文武兼才受
命秉鉞蓋兩載於兹矣七月既望爲公覽揆之辰江
右藩臬大夫曁閫帥謀所以觴公而屬不佞爲辭竊
考虔治當南贛江漳潮惠郴部之交絡江楚閩粵而

保障之其西則青草黄茅之瘴域也龜巖夜嶺縣亘
盤紆東則南詔之城鄞江之蹟在焉夙所稱爲君魚
食之鄉也南爲尉陀之舊國畝人驪族實逼處此而
其北則黄岑來木控五嶺而帶三湘云地嚝法踈不
幸失於防衛奸宄猾暴之徒往往摚搪呼號據流數
省試以故牒稽之在弘治有若林鳳擾亂於汀漳在
正德有若何積玉攻刼於羊角若池仲容盤據於龍
川三浰在嘉靖有若張璉之僭號改元若賴清規之
屠城破邑葉楷之逋逃屢叛總計數百年間章貢横
浦之境迄無寧歲是故御史中丞之職於他處專於
撫而於虔則兼用剿卽於他處或兼用剿不旋踵底
定而於虔則用剿而愈不免竊狹螽虔之難撫如此
以予觀於陸公何其易易也公之擁旄而來也適有
粵盜陳萬鍾凌秀之變而吾江右罹禍尤甚江右固
蘇勁之區也材官騎士佽飛技擊與耕夫賈豎同鉤
戟鐵劍長鎩刺矟與鋤耰耨同韉發鎧甲武舉犬
檐與簑薜簦笠同當二賊之狂逞也猝來無備諸郡
岌岌公慷慨誓將士曰兹者虔陽之寇其兇謀得力

視陳鍾二賊何如者胡以卒能折馘於俄頃賴聘也
其無龐弱恃吾方畧獨勝耳於是援枹鼓列游徼偵
諸賊所奔向輒決策殲除之而是時閫帥某以智勇
雄海上所部號東南精鋭公馳檄召之閫帥鼓行而
前長驅深箐懸崖不數月而陳萬授首鍾凌秀亦自
縛於幕下令其餘孽奔駭喙息旦暮計且鬼薙靡遺
矣方賊初發難時類謂用剿於今難於昔日而公徐
起芟夷較昔之用剿者倍加速焉公之造福固不特
在於章貢横浦之境矣往者虔陽盗起其蕩平之績

最著者於林鳳則江寧金公澤於何積玉則羅雲卑公文化於池仲容則餘姚王公守仁於眾瑰則犀安陸公穩於賴清規則義烏吳公百朋於棠楷則婺源江公一麟以公今日較之安在不足發先掩映乎諸大夫於凱還之日謀所以壽公則請叙春頌閟宮之篇進閟宮之美僖公也祝之日俾爾昌而熾俾爾耆而艾而必先之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夫戎狄荆舒與昌熾耆艾之祝若不相涉詩人何以係言若此無亦戎狄荆楚服而後龜蒙鳧繹安龜蒙鳧繹安而後

士樂於庠序農樂於畝婦子樂於家室則是朱英綠滕二矛重弓者因僖公所以錫魯人之昌熾耆艾者也僖既以此錫之魯之人因遂歌咏其事轉以為僖公祝斯閟宮之所由作耳茲之嘯聚剽掠者其視戎狄荆楚亦或過之賴公之不晝勝算環四省父老子弟綏荷奠安焉彖侯之功詎能遠駕於公之上則夫如崗如陵之頌播於江楚閩粵者自茲以往豈有窮哉予職在載筆既特書以紀其盛而遂以侑於爵者是為序

萬思尹刻稿序

萬氏以文章名南昌者予所得十餘人皆與予雁序天啓以來時萟幾百餘獨於萬氏能文者缺焉雖最靡而甚心折如茂先者今年夏始一序其田居詩刻未嘗及時萟也往歲曾序美叔時萟今讀之覺欣委蘼未能發揚美叔之盛則又不足為萬氏有無故予君恒舫以未得附名萬氏集為歎思尹者茂先猶子而孔昭之子也孔昭則又萬氏之能文而與予雁者予既未得序孔昭之文今其令嗣聲名藉甚於壇

坫予雖無思尹之請猶將樂為之序而况思尹之慇慇懇懇以相屬乎予於思尹未能如茂先之雅然以壇坫之好時時過從習其人頗淡思尹慧而清風流而靜去冬坐茂先芳樹齋飲雲間王子野子野寓於重闈危譙鬱發疾趨以出思尹睨其去徙倚徬徨久之語予曰子野不獨工詩畫歌尤絕倫惜其去之速也俄而子野以郭門閉復還思尹喜亦欲狂為言其情子野歌南詞數闋或抗或隊悉融其字以入于聲當是時思尹為之魂癡息伏不能自已然平時他欲

少箜篌臬笙筊篇擫拍什什伍伍秋訶裂散日挑心揶於五都者思尹未嘗過而問焉屏處彈鋏之餘晨霜夕露左圖右書冊鉾之簡連屋著述之亳成冢適然自得也蓋其清且靜如此夫世固不少慧性之人而病於不能靜不靜則兼病於不能清文章亦然慧而靜而清斯亦作者之極軌矣故思尹之人思尹之文也嘗試快讀數過氣縷縷如貫珠聲娛娛如遊絲莽絜意恍恍如躬歷其境中規中矩不濫不費其視昔之上抗下隊者何如諸君子試寢食其間焉較之聽箜篌臬笙筊篇擫拍之樂也殆有未可同年而語者矣

蕭守遜翁八秦序

出余邑郭門之北龍沙迤邐澄江映帶有墟落六七里帆檣之所環集魚鹽之所輻輳蓋豫章之樂土也邑之雅士高流詩人碩俏往往卜築於其間而蕭氏之族為最著於蕭族中復推其尤著者則又有守遜翁其人云崇禎癸酉仲冬為翁八秦之辰諸戚友告予曰君宜有言以壽是則不辱君之華衮者也予曰聞之述不如覿之卿也予試列其梗概於是有圖冠裳如衮衣黼帔者曰某某左右於翁久矣翁上而祇

敬於親中而友于於昆弟下而慈惠於子姓大抵致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之風姑述其一二軼事當翁之艱於嗣育也內子爲之將置房燕謝之則尚有故夫在翁立歸之周以原買之幣又翁之同氣有耄耋而無依者翁授以室廬給以饔飧曾無幾微德色其生平率多此類翁固儒之醇篤者也已復有披褐持簦者曰某之挾貲而遊也適翁亦棄舉子業而有四方之志某得與翁偕度庾嶺涉灘江東至番禺西抵臨桂矣翁每醵酒趙陀之臺悲歌慷慨低徊累日歸而

[illegible][illegible]金於里閭之貧者賴以舉火甚衆嘗謂某以爲
[illegible][illegible]有千金而不善用僅爲酒食之資而已翁固負
奇而豪俠者也已久有鬱裘而星佩者曰翁之深於
鬼神之理儒者弗能及也翁居恒謂事神以實不以
文然文與實兼隆者爲至其於山川禱祠歲時招化
與夫浮屠老子土木之事傾囊勿惜於二氏微與之
吉凶所留心翁實遊於方外而有道者也予㩁然而
復於戚友曰諸予之所稱備矣以方外稱者得其骨
以豪俠稱者得其髓以儒之醇篤稱者得其神盡矣
無以復加矣予於翁而深有所羨也方今海寓炎熾
靡室靡家者所在有之獨余邑號爲安靜而翁之族
又余邑之樂土也翁雖壽躋八袠然其神益泰力益
徙過此以往優游以享有茲土之化日政未有艾翁
之視富貴利達其爲樂殆未可同日而語也爲之詩
以歌咏其樂詩曰惟北之郊其水斯清有美一人能
榮其名惟北之郊其林斯深有美一人能潜其身能
榮其名于焉逃之其髮皤如莫能招之能潜其身于
詩志之其髮皤如莫能方之擊鼓擊鼓于江之渚緪

夢緪瑟于江之側鼓有好音瑟有嘉吟於百千年徐
佑自天

清賦役議

令甲田凡二等一官田一民田田賦亦二等一夏稅一秋糧役凡四等一里甲一均徭一驛遞一民兵此賦役之凡也賦有圖則魚鱗圖是已有籍則黃冊是已圖以田爲主冊以戶爲經以田爲主者原坂墳衍腴沃磽确瘠不犁然備也以戶爲經者新收舊管開除實在纖不瞭然晰也考之以圖正之以冊所以絶詭寄杜飛灑者盡矣役有力差有銀差其後富者因於編排貧者困於津貼而銀力二差變而爲條鞭通

一邑之丁糧均派一歲之差役民出資以納官官募民以給事所以軫彤瘵惠單弱者詳矣圖冊具而條鞭之法行宜乎無不清之賦役也而猶有未清者非役之未清而賦之未清也何爲乎賦之未清也飛灑之弊未絶也何爲乎飛灑之弊未絶則推收之未得其要也今夫百里之邑大者不下數十萬戶小者不下萬戶是數十萬戶與其萬戶之田土蓋日有賣買而旬有轉鬻至紛賾也假使逐日逐月賣者即爲[illegible]付買者即爲收割猶恐豪猾之輩潛爲奸攷於其間今之爲制必待十年更造黃冊始聽過割推收夫十年攢造之時都遂擲比簡策山積僅以一州縣局總之雖有隸首之妙算周髀之巧術亦安能於數以萬計海之中而一一究其飛灑安在蹤是而胥役恣爲奸狡或派重而爲輕或增輕而爲重甚者寄糧於貴主之戶存稅於退付之餘其飛灑又不止一端已者弊皆原於待攢造而後過割而止之人遂無策以淸之也按大明令凡典賣田產過割稅糧各州縣置簿附寫正官提調收掌隨即推收年終通行造冊解府毋令產去稅存與民爲害煌煌典令奈之何弁髦不

行而必需之十年攢造也今宜立爲每日推收之法凡遇鬻買田產者州縣官限令半月內呈契對冊即與過戶納糧間有數月未令原冊即與推詐務得其抵銷何在至遲十年攢造止憑每日推收之冊按數謄寫州縣官再爲之磨勘而已夫以平日之稽查而加之臨時之磨勘即飛灑之弊未能盡絶其視倉卒求悉於攢造者固已迢庭之相遠矣此清賦之一策也其他如水珊沙壓之項畝與夫新漲之膏腴可以

移此補彼以寬處撮之累各所在州縣遞處不乏之清白之支辦上其數俾得相爲抵償以紓民力逋欠可以不勞而辦此又清賦之一策也賦清而徭役之漸益易易矣何者今之役亦今之賦也均徭變而爲條鞭實做王安石免役之法行之蓋以賦之實而存役之名耳則清役亦止於清賦無他法也然而有說焉賦有定額者也役有定額而實無定額於是均徭之中有歲派有坐派歲派一成而不復增損而坐派則潛有增加而不可致詰矣夫坐派之名不得已之舉

也或暫行而遽罷或別借而暫加而牟利者因之以爲奇貨小民何從而究詰之爲廉吏計莫若於坐派之後另爲縣票附於徵糧正單之外事至則徵事竣則已仍宜揭示通衢使小民曉然知事竣之日開除此項無令胥役朦朧追索然後坐派不致殽亂於歲派之中而均徭之入始亦有定額而可守矣此清均徭之一策也總之清徭亦止於清賦而其百孔千瘡莫如飛灑之弊爲甚則推收之不可不早議亦非皆常者之迂說矣

水利議

氣數之不能不有旱潦者勢也旱則灌溉而使郊原無龜圻之慮潦則洼洩而使畎澮無橫衝之虞者其惟水利之修乎夫水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專其利而辭其害則在乎務以人力勝之周之時遂人以治野匠人以治溝洫稻人以掌稼下地其於水利之事詳哉其備之矣漢世則有陂湖之官有淮浦之官在雲夢之官其條縷分析不必能如成周之制之盡而其潴蓄決瀉其制亦非後代之所可及然詳考周漢

之時其官之以水利爲職者非一人而大抵責成於守令爲獨專即其水利之典非一官而其功之最著者大抵多屬於守令如魏史起爲鄴令鑿漳水溉田而民有稻糧之詠漢召信臣爲南陽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以灌溉歲增二萬頃而民有召父之謠皆守令之留心而彰明較著者也我 朝洪武中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其所督之數則亦守令之官而已其後郡邑別設水利之官而守令遂致失職守令失職而旱潦於是乎無備矣豈以

為恤農之事有二候旱潦之至而設法以救之者賑
濟之說也先旱潦之未至而預防以待之者堤築瀦
泄之說也今之守令詳於賑濟而疎於堤築瀦泄是
猶之樹藝而反其根抵振裘而倒置其領也其亦過
矣然則欲為旱潦之備莫如修水利欲修水利尤莫
如專責成於守令之官今水利之在東南者首三吳
夫江右亦如三吳代有名賢以區畫之如先臣夏原吉
周忱海瑞之流其人之才畧視史起召信臣之輩實
致倍之故其講究為獨精而江右號為澤國濱江

湖田皆恃隄圩以為命乃圩之整葺完緝僅僅恃之
圩長間有守令躬親之者而其後或莫之繼先亦任
其圮敗而罔察及至旱潦之及徒議賑濟而於隄築
瀦泄漠然無聞焉非如三吳之代有名賢以區畫之
也是故水潦之為害於江右獨甚且其水之為害於
江右者又不獨以其隄圩之圮敗已也葢又有[illegible]
三吳之水其害在於泥頭而江右之水其害在於漁
戶何謂泥頭凡畚鍤之役有該年有塘長而泥頭則
積猾而為之包攬者也歲舉畚鍤泥頭則與積蠹[illegible]
[illegible]悉將各鄉之該年塘長合本鄉不派而越派之包
[illegible]該年塘長不便則歛人戶之賄以供包役包役既
得人戶之賄而圩工業已報畢矣此三吳之大害也
若夫江右之圩長雖無捍築之實工而亦無包攬之
巨蠹視泥頭為差善而獨其漁戶之害較之泥頭則
又有甚焉葢江右傍水之田所恃者惟圩圩既固矣
所恃以宣洩者惟圩傍之梘耳梘以內則蓄水之湖
梘以外則浩蕩之浸皆田之所資以為利者也然漁
於其地者不必皆有田則田之所利反非漁之所利

矣於是梘以內之漁戶或有湖而無田則惟其湖利
是圖而田之害不問也水漲則決梘入水以透漁而
田為之災水殺則挖梘出水以取魚而田為之涸而
梘以內之害不可勝言矣梘以外之漁戶或租港而
無田則惟其港利是圖而田之害不問也漁盛則漁
簖基布衝突乎堤岸而不恤魚耗則網戶趾錯盜割
乎禾稼而不顧而梘以外之害不可勝言矣夫漁與
農非真仇讐之相尋也而利專於漁則害歸於農斯
亦其不相並立之勢使然耳欲辭其害則莫若尋其

利於農曷謂專其利於農凡視以外之官港悉指之以與農勿令無田者得佃而視以内之湖水農得司其啓閉而漁者無與焉如是而圩始得有其視之利圩有其視之利而田始得有圩之利矣然而難言之矣非專責成於賢守令其勢不能無旁撓非得賢守令數人持之不變其法不能無中弛噫乎安得前之史起召信臣後之夏原吉周忱海瑞其人而與之究今日之水利也哉

石莊初集目錄 四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　[illegible]　重梓

望湖亭詩集序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廟有碑刻宋御製瓶蛟文建中靖國元年蘇子瞻艤舟此地得石磬於江上藏之廟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觀玩異物至必低徊不去廟後爲彭蠡之湖建望湖亭以供憑眺蓋予邑之勝境也予每過輒觴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理棹金陵復再過之寺僧持一帙索序觀茲亭之篇

什悉在自蘇子瞻以下得百數十人亦盛矣夫篇什生於感慨感慨緣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之其南則宸濠濺血之渚而烈焰彌空之岸也其又南則海昏侯昌邑之故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之出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樂之墟而其北則晉周顗之劉遺民與夫釋慧遠棲真遁跡之峯巒也遠者相去千載近者亦復百年其人既已同於逝波之淼茫飄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來也廢堞荒凉寒濤悲咽此襄昔之王宮漢壘也殘陽寂歷漁唱悠揚此曩昔之

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横斜此春秀种所[illegible]
徊諸賢所寓宅也愚如賀逆如濠功業如伯安高風
如績之遺民慧遠曾幾何時遂漠然而同歸於盡夫
又安能忘於懷抱已於吟嘆也哉然而智士觸之動
經營之想達人覩之起脫離之思則彼伯安慧遠諸
君固將與鄱湖俱不磨於茲土而劉賀宸濠輩徒以
其姓名貽笑後世俯蕩蕩之流水而竟不能爲之洗
滌也詩可以興過茲亭者諷誦遺編而因以自鑒焉
庶不虛此登臨矣乎

讀書雲在堂記

豫章東北曰永和門城内三湖之水出焉距城之里
餘曰蜆子湖水所滙也湖心有墓曰贈君墓方伯熊
公肩門塟其祖於此傍湖有堂翼以夾廡繚以周垣
曰雲在堂方伯之所築也崇禎甲戌三月余假斯堂
讀書其中堂帶郭而湖湖外爲圍内爲田中爲墩者
四其一爲贈君墓環湖皆圍環圍皆田彔墓錯居舄
鹵草木繁縣樵牧耕漁者群處焉土瘠饒予所尋目
者三月剝芥芥大肥與遊種魚繡蕭以障水四月揷

秧釣蛙童乍四五歲輒善釣蛙五月禾大好每風禾
聲肅肅疾風至禾迺生浪綠氣御風如拂拂行水上
六月刈禾復耕窪地是月牛豕鷙鴟散滿阡陌七月
立雞棲於場聚稿篛以蔽風雨農芟雜草助薪八月
採藕於湖日十餘人迺捕魚九月初蒔芥苗四月揷
白練來苦楝花野薔薇大發鳴蛤連茲燕語迺喧群
洑於圍農云燕生子四占爲有年五月溪魚大上禾
草齊香蝶迺閙陣荷始挺獵獵風中野菱被於遠邇
萱皆登棚童數近棚輒多得荳六月荷始華蟬鬻[illegible]

振起織夜鳴蘊粟茂墻草深尺許鶯千百羽翔湖光
中七月湖蓮藍白色與群鶯相亂綠陰濃盛遂不見
雉堞八月荷枯塘始涸未涸者色如深藍蓼花綠於
岸九月紅樹黃葉相錯如繡王之日湖傍菜祭多社
服諸王予過晴明犒草鼓吹酬飲九之日野多稽祭
戀燈燭望四月盜入我寢九月凡環群書閏月夜聞
光號三之日大雨雹五月爽望日猶御重袷七月伏
月涼風竟夕遂與城邑異天八月狂風屢吼閏月戀
一日晨起看西山日光映射峯頭久之飄揺往來非

日也俄而四山皆縈中作青黃金碧紅紫火焰閃爍
之色或瀰漫凸凹或縷帶半腰乍起乍滅居民云是
西山雲氣五月看雨七月看霞皆大異兩時村郭林
莽盡為滂沱之氣迷掩雲落湖面茫茫如海七月中
晴久生霞月從霞光湧出掩參差扶之許視盡二十
刻迺去自三月至九月讀書斯堂中凡八閱月益是
歲閏八月也三月萬茂先一至四月萬茂先鄧仲咸
熊仲平各一至蘇武子再至五月萬茂先蘇武子谷
一至六月後無至者十月歸白雲在堂是茂紹大有
之秋遺秉滿穗滿野夜柝不鳴黎庶樂業太平之象
宛如前半載遂有秦晉流冦之禍江州羽書狎至郊
原歷歷非復曩時而予亦五閱月不復再過斯堂矣
感念今昔漫為之記如此

何心隱選集序

何心隱集若干卷四明錢沃心先生擇其獨得而足以發明周孔之蘊者手自抄錄授之梓沃心先生自臨汝致書弘緒而屬之序竊惟道之有統也如山之必祖崑崙如水之必宗溟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去數千年之遠而其統則固未嘗不一也一則同同則何假於獨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猶不能離同以爲獨也而況於心隱乎然而其所謂同者或在聞見之間或在心性之際而其同遂不

能無辨周孔之所同同於心性之際者也不得已而有言又不得已而有書迺始以其靜悟於心性者播而通之聞見當其靜悟人各不相資貸未始不獨也及其播而通之於聞見先後一揆彼我互印雖欲不同焉而不可得是謂以獨得爲同以獨得爲同是乎聖之所爲眞同也然自周孔以其靜悟播而通之於聞見而秦漢以來之儒者遂專力而從事於聞見之間夫肖人之形者耳目口鼻顴頰頭顱幾幾乎似矣而其神情運動則固非緌素之所能得也膚膚焉求之殘縑敗素而曰神情運動悉載於是豈理也哉秦漢以來之儒者何以異是於是有鉅儒出焉冥之於心性之際而索其所爲獨得者在宋則有陸子靜在明則有王陽明兩先生病夫章句訓詁之汨沒而格物窮理之支離也一掃而空之蓋將推其獨得証於同然而實未嘗有離同以爲獨之心迺朱紫陽試金谿爲禪學羅整菴訾姚江爲異端夫其詆之訾之也亦未始非兼濟互劑之術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置且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彼其所以

詈之者豈非所以愛之哉整菴吾不具論紫陽象山陽明其以獨得而証於同然均也如是而又奚疑於心隱哉心隱生平不肯襲餘唾而傍故轍人未有不以好異目之者孰知心隱之所以異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同乎心隱之學淵源陽明先生而尤以好俠著其師爲顏山農其友爲鄧豁渠爲羅近溪爲程後臺爲胡廬陽其徒爲胡時和爲呂光午皆一時之奇俠也然心隱卒以俠而見殺於江陵之相悲夫悲夫心隱欲偕天下共証於同然而江陵迺

恣其獨得豈非命哉而或者以為心隱之見殺則學術之異有以致之斯則吠聲之羣固然於心隱學有加損也沃心先生產陽明之鄉而篤好心隱其學常繼陽明先生之傳而光大之固有百倍於心隱之所說者而猶孜孜於心隱之集若是夫亦樂証其所得而非特概嘆於所獨也明矣

甲戌房稿辨體序

數科以來房選如予友受先天如介生千子次尾惟斗伯宗公亮爾公諸君子各有明道匡俗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繇是逢掖呫嗶之儒不以一日進取之牘為準而以諸君子丹鉛之業晨哦夕誦選者之權遂足以奪主司之勢吁盛矣盛極而衰房選一途遂為啖名射利之捷徑或寒胸儉腹未能參究章句便已恣意雌黃其失不獨僅僅好醜倒置已也彼見諸君子於嘆賞之中間有指瘢攻繆以挽持末流者從而艶之以為非譏彈塗抹無以詫己之高聳人之目於是以至陋之識而索無瑕之篇捨意而求之字句雁今而併及古昔而其訾毀吾江右也逾甚遇有雄奇高古之作輒曰是江右派不力為醜詆不已嗟乎彼安知吾江右派為何如者哉夫文之有派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抵從古未有無派而能雄長於壇坫者至其末流之弊亦復何代蔑有効龍門者剽有褚少孫慕扶風者則有陳宗尹敏孟異然而龍門扶風之傳自若也又其高者六籍之文或以簡易為派或

以奇與爲派誠非擬議之所可及矣然太玄之於易之流弊元經者春秋之流弊從其末而訾毀之雖六籍不能免也今有人焉病夫六籍之不免於流弊也而妄取六籍之文加以譏彈塗抹非其愚闇之徒則必狂悖之夫審矣夫虎嘯風生龍舉雲屬非特帝王爲然文士亦往往坐致其盛篇章之內苟有非常之士出焉一時英偉才俊計必靡然從風群相依倣及其事久論定世往習移巍然獨存者數人而已舉天下爭笑其流弊而不能奪此數人之傳是故有此數人

之傳則其流弊可勿問也而又何訾毀之足爲重輕乎予友鄧左之悲時流之好爲訾毀也所選甲戌房稿一皆存其足以當吾嘆賞者典正者錄雄奇者亦錄清脫者錄高古者亦錄不必以江右派立之標的亦不必以江右派故爲刪棄要其文之足以傳於久遠而已予嘗謂八股之藝至逮十餘句爲比偶體陋而幅隘决不能番之後世而溥海億萬之衆畢聚精神於中則雖以禹湯之法令孔顏之學術猶不能禁其好新趨異之想然則時藝亦從然而已茲以右之所選觀之予始悔前言之輕易真捫其舌矣左之學旣淵富才益沉雄世無左之之腹與手則又安能知左之之目其勿以選事爲徼名射利之捷徑爲庶不至爲左之之罪人也乎

送中丞昭度潘公巡撫虔鎮序

江楚閩粵之交地曠壤沃瞥衞碁置督府重臣必精擇文武足以憲萬邦者　廷議以烏程潘公往　上特詔授之節鉞於是公繇南瑞分巡承　命而行時公治南瑞蓋三載矣凡軍伍屯田鹽法水利以迨城郭學校械罷扶胥倉廩堤圩罔不釐然具備凡監司守令以迨郡倅邑佐亭長督郵罔不瞿然願化凡諸王子侯以迨薦紳士庶奇材劍客豪商大賈罔不沐浴膏澤佩服教誡而門下士陳弘緒辱公之知遇尤

深公之行也諸席公之帡幪者競徵文於學士大夫以歌功詠德於無窮弘緒仰被知遇雖復鄙朴寡文不敢假手於他且兼容并包如公靡遺牛溲馬勃偕其言足備芻蕘要亦公之所不棄也於是不揣卑陋拜而獻之於幕府曰昔公之鄉王文成之填撫茲土也越士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蓋代之功已而勦漳寇蕩浰頭定橫水桶岡悉如其言夫思與之料文成也非有已然之効睆成之績可覩然猶能[illegible]度不爽如此若公之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已彰彰於耳目久矣往者劇賊鍾凌秀之駐[illegible]於九連巢箐公方在局外輒投袂而起削平於指顧之間今大阿在握無旁掣之虞而公以雄才偉識宵旰綢繆他日銘旂常而勒鍾鼎以與文成相輝映也豈顧問哉雖然處公之時較文成之時則難易又不啻什百倍蓰矣以弘緒所聞近者虔事之失蓋有二端歷考弘治以來每有嘯聚必竊發於湖湘東粵已乃流毒章貢二百年間未有驟起於境內者頃將吏以督府之蒞虔州也徒盡心於一隅之內而於湖湘東粵反漠然度外置

之迨其勢已燎原迺始張皇求應譬之進狼虎而登堂與徐議驅除雖有賁育不免動色此其失一也曩王文成用以平池仲容者則酋長盧珂鄭志高其後周公相用以平杜柘者則豪族孫宏葉天序大抵皆土人也當是時劇賊之參隨族黨皆爲兩公伺察動靜何況部下士卒比歲忽汰主著而增召募其徒俑既無以踰於儕偶而於險阻要害問之愕然不知所對但能交手都市蠶食良民而已將帥利召募之資未有指陳其患害者此其失二也五嶺之地崇岡複

嶂四方奸宄盤據其中然自昔恃山以爲命離山而窟穴遂窮及劉香横行海上距飛江鰻溪不過數百里而遊出没飄忽往來無常山賊因德勢必翦裁而航於海山海合爲逋逃之藪鵰剿卒不能盡其可憂方大迺防山者不復置慮於海防海者不復計及於山此其失三也夫決高原之水而注之於溪壑者其爲力易廻狂湜之瀾而束之於隄防者其爲力難公之所處固已不同於文成之日矣然以公之雄才偉識而撫治之則天下無難爲之時一時無難定之勢何者其已然之効既成之績固有昭灼而可信者豈待智如思輿而後能料之於先事也哉夫古之豪傑建非常之功者其氣象規模燁然如珠光玉彩之不可掩抑然往往不免過於矜揚公獨几几溫溫盧懷接物居公卿之貴而同常布之謙雖以遨㩳如緒猶復屢歷咨詢况於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哉然則公之攄美文成不獨勳猷之烜赫抑又道德之比隆也弘緒受公深恩不能俊爲歌詠紀載以耀公于千古厥後竊附於思輿之事以爲公他日鐘鼎旂常之左公

行矣緒當把酒章門聽床恩異數之來馳報於賀蘭山頭以志喜公其俟之

周毋王孺人六袠序

古無所謂壽文今之文集無無壽文者古之贈人以言也先有其行事而後文章從之今之祝人以言也先有其文章而後徐問其行事行事得其一端擢吾文之寥落也繆援引以汎濫於他端甚而竟無一端之可稱焉則借古人以文飾之作之者不慙當之者不愧則曰壽文宜然嗚呼果孰為之限其體製而輒以宜然相欺哉予嘗謂仕宦而儷四六之章鄉國而盛禱頌之詞兩者皆徒憊精神而增虛罔而禱頌之詞其為蠹也尤甚不獨費辭已也且復大費縑素於無用之地予友宋長庚作原耗萬言鉅至於銓選賦役兵訟小至於桑麻綿葛冠幘屐舄事事歷江河之慮而獨不及於此無亦以習俗久安而畧之與若夫婦人女子威儀不出於閨闥職業不外於中饋非有貞烈奇特與夫翰墨辭章之能求其足以當吾禱頌者尤不易得苟其人足以當吾禱頌則亦大抵數言而已可畢生平古之賢婦如姜嫄大姒之流詩人歌詠之亦不過數言而止而今連篇累牘之[illegible]

可怪也予所為壽文多矣握管時强半對之泚筆僅存什之三四而猶間有不慊於予懷者王孺人予毋黨之戚也然予未嘗識孺人之面雖予毋亦未嘗識孺人之面也而其子抑之求予文以為孺人六袠之祝其子賢而授徒於僻壤予雖一識其面而不能深知其人況於孺人乎雖然以其為毋黨之戚也而得以禱頌之故列其姓氏於予集中則亦予之所以重毋黨也予既不欲以虛罔加於毋黨之戚而孺人之嘉言善行復深閟之而戒其子以勿傳曰非婦人女子之務也若孺人者予雖欲傳之而不可得孺人亦足以傳矣

程楚石制義序

曩余放浪湖海陰求天下奇士或爲予言黄山白嶽間多豪俠劍客之流往往伏而不出于豈有意於茲土乎壬申冬予始至海陽低徊久之庶幾得遇其人以快夙昔向慕居無何予里陳仲陽忽偕一客相過則程君楚石也意氣慷慨眉宇精悍大類劇孟朱家于心奇之呼酒佛寺與抵掌當世要務聽其議論磊落卓犖則又娓娓棲君卿之脣舌也是時山陰章叟發安成傅玉生中州方寶穎悉寓海陽三君同負奇

石莊初集四　序　大

舞好踫捩楚石過之復呼酒酬對皆慷然恨把臂之晚登日四人遂刑牲盟於郭內大寺盟之日狂風怒號屋瓦皆震秉炬長跽於闕壯繆之前矢各不負乎忠孝之志誓已旁若無人其後復款聚旬餘四人各以事散去今倏忽遂三載矣予既再試南雍不得意玉生銜恤家食苦不能具青火叟發實穎又皆困頓公車獨楚石年最少方以才學補博士弟子差不落寞私念楚石文益日富交益日廣其所樹立豈遽如劇孟朱家棲君卿輩儻佳以豪俠見奇已哉去

予方壁戶忽有扣扉甚急者則楚石也予得問其故楚石曰予被誣謗無以自白來與予尋盟以耳語視之敝裘羸瘠僕馬皆有饑色與之譚嘘唏若不勝其憂者其慷慨精悍之氣雖復隱隱見於顏面然較往昔之雄快則已頓覺懸絕矣予慨然曰其與三君亦既鬱鬱若彼徒恃予朝氣以鼓吾予復委頓至此耶嗟乎天之於奇士何如哉夫爲大事而不求劇孟條侯策其無能爲五侯爭名之得君卿不足以聳士大夫而動觀聽士患無奇不患

石莊初集四　序　充

不遇楚石亦需之而已即或蹉跎不偶終鮮知音能賤爲布衣而摧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亦獨何人楚石之奇固在也復何歎哉楚石文如其人爲予盟友王佐之之所賞拔天下多有知其奇者予不具論姑爲紀其先後晤對之情以志感

盆社序

吾郡閥閱首梓溪諸劉不異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他族姓所不敢望當 文皇時其祖季莊先生抱遜國之詔痛哭 殷陛卒與方景諸公從容就義吾郡俎豆忠烈十五人先生在焉迨 熹宗朝鄭李相倚盜權官掖相國受 顧命力申大義陰折逆璫邪謀其有功於 宗社甚鉅予少又及見少宰文簡公雄幹長身聲如洪鍾先大夫數爲予言公與稅監李道爭南康守 詔獄事抗疏論礦稅利害疊疊數千言剛

直震於海宇蓋諸劉人才魁傑奇偉如此他以著述擅名蓺苑者尤縷縷不能盡予嘗持芝草醴泉之論以爲閥閱可以庇凡庸不足以待豪傑獨於諸劉心折其盛樂與其後裔往還庶幾得如前此諸公以快予之聞見十餘年來所交得七八人如不踰西佩士雲諸君皆一時之儁肦也甲戌冬劉自誠偕其弟敬叔手所作制蓺見示亟讀一過皇皇乎黼黻山龍之雜日而扶來咸池之盈耳也乃兩君皆出自文簡公益偉諸劉之魁傑奇偉愈出而愈無窮已自誠語予曰某昆弟叔侄十人將有盆社之梓子爲序之予既其文如長江大河分王南北復如曜靈望舒各司晝夜均之不可磨滅予然後又知十餘年來所交於諸劉奠爲卓絕者於其族中猶不能及十之五劉氏之盛抑豈王謝崔盧之所敢望哉夫自古風俗之隆替每係於太家巨室之賢不其力往往與君相相抗殷宗盤庚之作所及復告戒皆其世祿之臣也崔盧不其論以王謝之顯赫而麈尾蠅拂爲陳江州所譏卒以此致兩晉清譚之禍蓋閥閱崇高者其關係若此

之重今劉氏諸君奉其累葉之集訓獨以節義砥礪一切驕奢淫佚之習驅除殆盡即就制蓺論之典雅清嚴絕無近日離經叛道之語其予以起衰救弊挽斯世之頹靡舍諸君又安有他屬乎予之序茲社也將以樹四方之儀型非徒修一門之文藻異日諸君繼三先生而起則茲社其先資予言其左券矣

賀子翼制藝序

工於爲文者必不數變以趨時數變以趨時其不工於文也審矣文之能爲工者經之以才緯之以識錯綜之以學才與識與學足以自異則隨其人之目我而我皆有以表見於時時之所趨不能出我之範圍而又何至數易其故步魏徐邈當武帝時人以爲通及爲涼州刺史人以爲介或以問盧欽欽曰此自時之倏爲轉徙耳公固不改其常夫使其人誠如徐邈也目以介可也目以通可也介與通人之目邈也邈何與哉曩者海内競爲高古之文不連比六籍諸子不摭拾先秦兩漢則群而擯之已而悔其連比摭拾也一變而爲清雅非成弘之正法非程朱之定論亦羣而擯之當其爲高古也鄙清雅爲淺弱及其爲清雅也薄高古爲堆滯予以爲兩者亦論其才學識之能否而已誠能爲高古則自無堆滯之虞誠能爲清雅則自無淺弱之患爲高古而堆滯必其不能爲高古者也變而趨於清雅其又庸能免於淺弱哉是故相文者猶之相馬取其神駿而已牝牡驪黄勿問也文取其超然自異而已高古清雅勿問也予友賀子翼禾川之奇士也予習其名十餘季矣往予從社刻讀子翼之文私擬子翼蓋王荆石顧涇陽之匹偶今安得有此人徐而晛之子翼不僅與王顧頡頏也眉山而後如其卓越者幾何人哉乙亥夏過禾川謁管公元心元心亟爲予言子翼之奇索其新藝閲之雖復變化莫測如龍蛇虎豹之不可馴擾然其雄才偉識濟以絶學較予十季以前所讀之藝未嘗大有遷庭因嘆世之攻苦於此道者其變態屢矣而皆不免於譏子翼特其長技以徂高古者既爲心折清與者亦復深賞惟其有以自異故不受變於世而足以壽之千秋子翼豈非時藝中之徐邈哉嗟乎今之論文者譬之樗蒲然勝負未知所定槩之以超然自異則所謂樗蒲之盧也可以食雉而況於梟夫枸枸於救時之說者則亦梟雉之相競而已

分巡南瑞道左布政使潘公德政碑

吳興潘公以方伯司憲江右時粤寇竊發章貢會省武備久弛機駭鑑沸公甫涖茲土念鍾陵爲會省門戶亟檄故將子率健兒往守而躬簡拔擊飛騎於東郊崇仁碼祭而誓遣之賊衆宵遁會省按堵如故已甲戌江右赤旱千里晨曦暮炎裂岡焚泳膏腴相望龜圻幾無莖禾溢米之收公下令薄征散利檄廉慕發官帑暨俸糴賑又諭關吏毋得閉諸商於上流於是吉贛稻舟銜集會省百萬衆賴以不饑蓋公司憲

江右三載大寇大荒皆百年所未經見公從容戡定而勞來之士民所以德公者甚深而公尤加意於宗藩歲祿先是公分臬中州中州本支蕃衍衣租食稅每苦不給公悉其困憊愁苦之情至江右惻然問諸宗藩得無如中州所見已知其困憊愁苦猶中州也軫恤不遺餘力歲祿給散悉逾常數幕吏無敢侵漁復以饑饉食艱易祿金以米入若干斛市價之半其尤貧者則賑貸於是宗藩德公之深無以異於士民德公之深也乃旅進而乞豎碑之言於不佞不佞曰江右不能一日離公猶弱子不能一日離慈母也旦夕幾幾以企公之謝旅進者曰

君言固當然如公者君將屢書不一書豈獨此片石哉予嘗讀先臣唐文襄荅翁東厓書而慨然於其言之當也其告東厓曰不自用而用人此開府第一義嗟乎文襄真知第一義者矣天地之生人才也日蒸月蔚如取材於山挹水於河愈用愈出故曰古無有不能盡才之嘆而未嘗有乏才之憂惟其求之也不廣故其遇之也或難今夫精鏐之蔽於塵土美璗之

沉於砂礫也披之揚之汰之滌之而後鏐之精者出璗之美者呈然其始則塵土而已沙礫而已見其爲塵土沙礫也而遂以爲精鏐美璗之所不存而棄之則併其鏐與璗不復遇於吾目矣是故劣于求才者不特下逮管庫厮養雖盜賊亦錄而問之夫惟盜賊之不遺而後奇才傑士之卿至如是則雖以持衡天下可也况於開府一方乎公之來吾江右也值大寇大荒之餘而汲汲求才一念未嘗少懈於俄頃凡遠邇之城邑鄙野毛髮絲粟之才公未嘗不多方而物

邑之虛心而咨詢之也然則宗藩感公之深者實感於公之汲汲求才一念諸王子侯如劉向趙汝愚皆者皆得挾其奇以自見而非獨以軫恤祿米之一端也審矣嗟乎海內至今日而才稱盛　明天子求才於上而未嘗得求才之名碩助之故求之者愈切而應之者愈緩是爲臣負　君而非　君負天下安得卽登公三事之列而持進退之衡其於以坐致太平易易矣予又惟古昔能濟變於一時者未必遂能立規于百世濟一時之變而能立百世之規者李鄴侯

韓魏公暨王文成于忠肅數君子而已公之敷德于江右其所爲種種救變者皆百世之可遵而守者也卽其處宗藩之一端亦既赫然而不磨矣予之屢書不一書方自此始遂爲揭其梗槩如此

永新管侯壽序

往　穆宗朝管東濱先生以理學鉅儒登辛未進士歲周六十　今上改元之四載令孫元心亦以辛未癒捷南宮予適居長安或過予邸中曰國家得人之盛無踰於兩辛未前鄧文潔榜既已得東濱先生矣今茲如管如張如吳悉產婁東皆一時僑盻也而管又東濱先生之後名賢未竟之緒其將張大於此君乎予亟從輦下物色之則英英茂齡耳而舉止沉毅議論爾雅諸耆宿不逮也時吉之永新缺邑長予鄉

嘗事爲桑梓計遂以公往公出春明予把酒歎譽屬之曰

明天子協和萬邦愼選長令公以師錫畀之茲土需當寧之恩貸恢先祖之鴻烈在此行矣已予歸臥里門悉公所爲治永新種種循良之績其雄才偉識覘君鋒之保障虔湖之將界殆復過之當虔賊之竊發於九連也江右久安承平鉦鼓不聞於城闉參于不設於郊坰一旦忽覩鈹矛林立鐵楯四馳環顧有鹿駭獸散之勢而永處僻巖援尤易沸亂公徐起節拔

擊織罷械折衝於堂陛階序之間賊吐舌縮項遁矣及虔寇既靖復有漳州攸縣之警公曰昔之震隣也在於六百餘里之外今之震隣也在於二百餘里之內吾終不令奸宄蹂躪吾土矣撐勇敢得二千人練習之公戎服佩刀弓韔服矢挿房而首事焉一邑特公長城各有藏此朝食之想賊卒不敢逼近永新全於生聚教訓之餘能以文事兼武備如此記萬曆初粤方中寇東濱先生僉憲南韶嚴任肅一月請於制臺出師淸遠設奇以芟夷之條事纔纔千百言

區畫善後之策甚備公今冊槩旦寇於發剏之初業一亦粤盜也公之張大東濱先生方自此始豈徒雄尹鐸之保障虞詡之將畧僅銘功勒蹟於一方已哉頃公兼攝安福安福畏而懷之如在永新吾吉遂欲移公安福而浮梁者江右之門戶也水帶彭蠡陸控彰歙五方之所輳錯萬室之所陶埴當事以爲非公雄才偉識統理之不可吾吉大夫士庶念爲全省咽喉所關遂不敢爭公闔中所舉士郭君來諗於予曰吾師旦暮且去吉矣七月既望則吾師之誕辰也欲乞予大夫一言以與蒹昔長安驪歌相和予惟茂齡如公勸膽春籐之衆似無妨需之異日然古之樂得賢才者誦其德音必加以無期無疆之祝南山有臺之詩是已夫賢才之在邦家此紛紛總總者不苦於剝膚椎髓得一生不困於鞭朴囹圄得二生不疲於供億奔馳得三生不迫於豪右奸胥得四生而最大者出之鋒鏑予以樂利民之得生也無筭是故于戈底定之後凡里巷之黃髮兒齒悉皆此底定之賢才所賜也公壽民民亦壽公公又安能辭於茂齡之日

哉且夫耆艾而壽之者俗之常禮英壯而壽之者衆之至情禮之不能抑情久矣予方將紀公之勳際於公之座師太史美公以備列於史冊與東濱先生後先映照他日公或視草承明或秉衡銓署試以質之姜公當知予非阿私所好也遂書其語復於郭君以爲公壽

壽瞿母七袠序

海虞距吾豫章殆二千里有過而問曰子識海虞之能文者幾何人指屈而或得其半焉窮矣又有過而問曰子識海虞之賢者幾何人指屈而或不能得其半也夫海虞能文之淵泉而賢者之林藪也或指屈而不能得其半或得其半而指不能復屈是豈海虞之不足於縷數哉則以吾見聞之陋也而吾見聞之陋則又地實使之蓋相去二千里雖其赫然於庠序鄉邑者吾猶未能遽識之而況於橫笄衣褖之儔乎今適有人焉其地則相去二千里其人則又橫笄衣褖之儔而吾忽一旦聞之曰此夫德言容功之兼備者也此夫無非而無儀者也孰從而知之知之則必於其子矣吾所爲言者則瞿亮公之母夫人海虞瞿氏自文懿以來久爲當代望族而亮公尊人元初先生以雄才鉅筆擅名壇坫者四十餘年當代推戴瞿氏不異范陽之盧清河之崔而其折服於元初先生復不異唐之昌黎宋之永叔也若此者天下皆共知之無俟予言獨是亮公之母夫人操修於閨闥之間

隋模於房闥之際其事已赫然於鄉邑而吾豫章以相去遼遠缺然若罔聞者今年夏亮公從海虞來訪何非鳴先生於豫章同社知其爲元初之子也亟走物色之讀其時藝接其謦欬莫不適適然矯規規然自失也已亮公於諸兄弟益抑諸兄弟正襟而進曰元初先生既已不可復見矣與予交好如是恨不能登子之堂拜子之母也亮公曰某之母以是歲某月七袠矣子能錫之誦言詎不勝於拜之堂上哉於是諸兄弟爭問夫人之平生者屨滿戶外亮公悉跽而應之大抵夫人於詩書保傅之訓若其出之性成至於織紝組紃之職酒食籩豆葅醢之務雖耆老而未嘗少懈也其佐元初先生也有雞鳴致警之誠而其啓迪其子也有和熊相劬之勞亮公雖畧言之而聽者已可以類推而信矣昔陶侃之母湛氏得范逵而名遂彰而逵則侃之密友也逵蓋因其子以知其母當有信之於截髮刲薦之先者今諸兄弟足跡雖未嘗涉於海虞然既已識吾亮公矣穆如清風澄如秋水一望道存若斯人者其式穀之傳豈必俟登堂拜母

而後識之而後信之也哉茲亮公歸而稱觴膝下諸同社各爲詩篇附於岡陵之誦以庶幾范遠之箴而且以告夫天下之爲子者使知相去二千里而能致其身夫人之聲譽遠播見於歌詠被於金石者皆其子之力也諸爲子者可以憬然而自勵矣

何非與時藳序

柳河東記永州山水獨取於曠與奥二端以盡遊觀之適而又以曠不病敞奥不病邃爲宜河東深於文事者也其記山水也予以爲作者之旨寓焉他日奥帚中立論文而抒寫其自得則在於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蓄作者之能事要不出此二端而獨是失之於敞與失之於邃者往往伏藏於奥與曠之中敞未已也而甚則卑庸邃未已也而甚則晦澁纂乙丑丙丁之際海內方以古學相高爲經爲

予群相剽割每讀一藳如行荊蓁薈蔚之叢幾不知有日月開朗頃功令屢申矯枉不遺餘力我黍與奥我稷翼翼亦既豁然於平原廣澤矣而復不免彌望黄茅白葦之嘆吁其難也夫曠不能與奥猶之奥不能曠兩者均不能無病而况於奥與曠之交失乎曠不能與嘉隆之名手時有之奥不能曠吾不能不致惜於近代之徐子卿孰能兼有河東之所稱而並据其勝則崑山歸太僕震川是矣而今復得之予友何非與當予丱角時讀拂水山房社刻得何非鳴先生制

藐擘節不能已已毋許友人先生之文政如清廟明堂挠雲霓耿風雨及其微恩渺義則非探珠於重淵之下者不能獲驪龍之所珍惜此與霞川之衣鉢矣非與則先生之介弟也予閱其水上篇洸洋自恣一瀉千里殆無以名其所至憶昨觀壽胥江天風雪浪駭魂悸魄庶幾近之而發前人之所未至抉羣言之所難明令讀者六鑿俱爲靜遠則又屬非與之餘技何先生得非與而歸太僕問足之勢遂成蓋所稱與與黷並据者非與頃踩虎丘泛金焦過采石磯浮於

彭蠡艤舟登慈毋諸山覩奇峰峭壁之幽險江波瀾光之蒼茫倚蓬捫管日得數莖兹水上篇之所録作也曠也與也其亦有得於山水之助與夫登高能賦古人借以測其胸想然山水有時而離而曠與與之情境無時而去於吾懷也非與之所得蓋有超然於山水者矣

鄒母賀太孺人七袠序

感應之理莫著於洪範至於雨暘寒燠皆可驗之於行事之際而況於修短窮通浮屠氏依之以立說其幻極之他方別界多生緜圾悉有一定必至之報以洪範禔善禍淫推之善之至者福愈奢不善之至者禍愈久浮屠氏其亦非誕而無微者與然洪範所叙感應斷之於善不善而浮屠之說則以爲種種修持雖復過滿如恒河沙而皆不如信向其教之食報爲不可限量共不信者名之闡提得禍亦較他惡爲最

甚其果有見之實證者與其亦或以此而夸大其傳與若夫閨閫之流昵神而佞佛性情固有以使之於其間誠心崇奉遂能通其微言大義數十年精進匪懈如一日則雖號稱比丘闍黎猶有不逮況於等輩斯亦可謂出類拔萃者矣如此而其食報又當何如哉安成鄒氏江右之鉅族也自文莊公衰然首舉南宮迄於今冠蓋蟬聯蓋閱數世而猶未艾今孝廉端侯則又隆隆特起矣端侯則太史四山先生之次孫也其母賀太君以乙亥孟冬壽躋於七袠諸戚友念

太君毋端侯而子婦太史且又名士賀可上之女弟謀所以稱觴端侯曰吾毋無用此爲也吾母棲心禪學久矣諸戚友曰唯唯否否某等之稱觴於太君也豈其封羊膾鯉以破太君之戒六又豈其考鐘伐鼓以擾太君之清淨然而太君之得跡於古稀令子之得列於賢書也太君實有以致之夫果報之說太君之所樂聞請以此遂爲壽於是擷蔬摘菓而進之曰太君之事太史公與事其姑趙宜人與代太史而事太常公與代太史而事陳夫人非所稱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者乎太君之教其子端侯底於有成與教端侯之兄若弟與教端侯之子教端侯之兄若弟之子非所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乎太君之施惠夫子之友與施惠夫子之族黨以至州閭鄉國也非所冊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者乎然則太君之得跡於七袠令子之得列於賢書也夫亦響之應桴影之隨形而已某適進諸戚友諗之曰君言當矣雖然棲心禪學如太君者夫豈有責報之思哉往端侯爲予言其仲易可上深於性相之宗而端侯季父予尹堅持淨土遍參耆宿參証是時端侯尊公朝就其弟講求恭就[illegible]弟論難太君智慧過人遂得從旁聆側聽之餘[illegible]密諦忽一日引佩刀自薙其髮請爲名山之遊[illegible]夙志太史公大駭愕乘麗婆盧照事昴之太君[illegible]止然自是視五濁如糞土矣今太君於華嚴圓覺五燈宗鏡諸書皆能歷歷成誦兼復旁窺指歸太君之於禪學夫豈徒他人信向可比而諸君欲以果報之事進之淺之乎窺太君矣雖然諸君將以爲信向者勸乎則自此而耄耋而期頤自此而端侯對

大廷策要路其所以爲太君之報者政未有涯也繇吾前說則太君無責報之心繇吾後說則太君之食報方駸駸未止諸君其第以今日爲始事焉則幾矣試持予言質之豫章儒者毋謂予之勸龔洪範爲援儒而入墨也

刻袁了凡先生四訓序

度量權衡稱物而施之者也或輕於豆而置之於銖於鈞則權衡失或溢於斛而載之於合於龠則量狹矣造化之爲度量權衡也其於人之所爲極藏之錙不發於殘刻之子奕[illegible]之著不畀於惰窳之農而況於司徒之所責宗伯之所材乎儒者高語性命剖析玄微至尋常遇合之間輒曰是何足言是竊子所稱含豬肉而說龍肉者也迨顛躓晦熱中兆況動念督之藿食者茹菽餐蔬之久忽而望屠門至止焉肥鮮沃

饕方恨大嚼之未厭而又何暇於說龍肉以欺人然則向之高語性命剖析玄微因不如近言遇合之爲切實也易於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祥之來也惟其所履而已雖其求有道而得有命實則求之之道致以操得之之命也豈有兩哉而修於內之道更其致於外之道也又豈有富貴功名之道而異於仁義中正之道者哉予友汪玄淵清修寡慾人也痛風氣之頹靡慨然欲勉以爲善之樂而懼其不悟念舉世競美而汩汲者惟是科名一途誘之以所欣然後可以鼓之於不倦而事有徵驗衆乃信從袁了凡先生之事是其已有徵驗者也於是取其立命積善諸訓與友人何宿海姜功懋合刻之而又輔以他刻若干種庶幾志於功名富貴者皆將勸於仁義中正風俗其自是而有瘳乎雖然更有說焉鍾氏之爲染也當其未嘗得售也厄茜茹蘆恒恐其不精且潔也及其得售而漸沈淳漬之功往往怠棄於他日世之以遇合遂志而易轍者豈少哉夫有所爲而爲善焉淺矣有所爲而爲善而復不終焉不逾淺乎是故力行格天

而致顯榮之數殺身成仁而守不回之節卽是而遂可語於立命之學斯了凡先生之所未及而玄淵之所樂以告於天下者也

贈天長王道士序

古者太祝之職司禬禜之事大抵彌變異逆時雨寧風旱其說雖近於玄渺然而聖王未嘗或廢我　國家建崇雩壇於　圜丘隸在太常而又於諸郡邑設郡祀道會之官凡暘霖潦之爲害於是乎禳之蓋猶成周太祝之遺也國初鄧仲修周玄眞諸君遇有祈求其應如響至邀　璽書褒勞寵異有加天人相感之際其理固有不可誣者予友羅紫虛令天長邑有王道士流斗者仲修玄眞之流也紫虛聽斷之暇物色得之時天長苦旱圭壁之薦弗應紫虛請於道士書符呪水甫三日而甘澍大注已又旱又請於道士亦以三日得雨如前予惟太祝之職其廢棄久矣雖有郡邑專屬僅取備員無禳災祥之數令長姑嘗蓋隆蟲蝗之日徒檄召令眞正一輩勉修故事驗不驗弗計也非有道之令長不足以致異人非有道之術士不足以格上帝流斗之屢禱皆驗固有自信於登壇之先者而紫虛之[illegible]遇流斗也抑豈徒然者哉夫陰陽醫藥其教皆統於令長而禬禜尤其大者於其

大者不復措意他更可知世不患無流斗之術患無紫虛之令長而已然流斗實有道者而又能謙讓不遑要未可以祈禳一端盡也予何足以知之

宋榮公近稿序

秋氣澄鮮天宇高曠余方坐湖邊聽簌簌之疏瀨芰荷之清露友人宋榮公馳其所作近藝示之喟然曰今何以得此文也何其澄鮮高曠與吾目之所遇不謀而同也嗟乎今之爲文者其孰能有此也乎或曰吾爲秦漢欒卣也象觚也仲酉之敦也而實則贋模也或曰吾爲唐宋湛盧之劍也昆吾之刀也而實鉛質也或曰吾爲成弘扶來也咸池也朱絃而疏越也而實則槁木膠柱也榮公之文不必襲貌於秦

漢也而古色陸離青翠欲滴矣不必假途於唐宋也而肉試斷虎兕金試截盤匜矣不必肖衣冠於成弘也而搏拊足以動神人節奏足以感異類矣蓋其澄鮮高曠原於性成於好不移易於俗尚而豈徒然哉昔之治六蓺者必稱師以明其授受之自榮公之至於此也則何非鳴先生之教也夫以司馬遷之才而無孔安國之傳則於堯典禹貢微子金縢諸篇無繇載之史記榮公得於性之所好固也授受之間其又安可誣乎予將益推明非鳴先生之教於天下則必自榮公始過此而冬之夜夏之日氣候屢遷景物各異予下榻湖上把榮公之文讀之以窮其無盡之變澄鮮高曠之目恐未足以槩吾榮公吾幾不能測其所至矣

重建圓覺寺募疏

往予與太樸居士同叩無來禪師問大乘法居士每有所証入而予憒憒無聞今十五年餘矣禪師已趨寂滅予方汨溺於載籍詞章意欲稍窮吾儒之閫奥而居士則長齋持戒較曩昔倍加精進予愧居士殊甚今年春相晤城隅溪上居士出一編告予曰是圓覺古刹緣疏文藻予將以讀禮之暇勉成勝事子不可以無述予莊捧而詳閱之則予友黃給諫水簾萬司理吉人丁仲陽余元禮余小星諸公之言悉在焉

給諫備示茲寺之興廢其文古而嚴司理則梵宇之增盛而致慨士風之委靡其論深而大元禮感嘆於有形之必歸朽敗而勸之捐捨其意精而達仲陽備蓑不而說無上義小星記神木而陳希有覩其語奇而悟而居士之亹亹提撕也復引建旅舍拯漂溺之事而動之其旨遠其情切矣夫誦諸公之言而猶不能祛其慳吝之習則予且奈之何誦諸公之言而懽然傾餘橐分剩鏹也予又何爲益之以贅疣哉是則讚嘆衆美迺所以勸勉擅越因亦士衛文成浩苗輕筆之心云爾他亦經見者不具載然雖屢由[illegible]不能外諸公之包舉也

積書巖詩序

蕭子曉論詩陶謝而後獨深取乎常柳以爲常柳之簡古澹泊唐之餘子不及也而於李杜顧反有不滿之詞子曉論詩徒論其意義而已夫詩之異於文不在意義而在聲情子曉未之知也青蓮妙於聲少陵妙於情情之至者深心之士忽然遇之而自動至聲之微渺則又非驟遇之所可悟矣是故宋元以來論詩者往往左青蓮而右少陵不獨子曉之論爲失當也聲情之難知甚於意義而聲之難知又甚於情聲

其慷慨淋漓與其絫欷嗚咽詠嘆往復而徒以蕭然爲遠澹爲至則又何怪而有子曉之失當哉近代專以意義選較諸家而詩之情亡詩之聲愈亡一切幽怪與僻如易象之未易測童謠之不可解夷音鳥語之無從而譯者悉皆擊節賛賞於是併詩之意義亦亡如是而豈復有風雅之遺也哉竹侯元心以絕代之才併包古今之學崛起吳會婁江之間所著棄予藏當世既已珍之與乘明月奉之玉璜宗尚矣而尤工於詩古文詞古文予不多見頃讀其序洪幼青詩雄儁奇瑰泱泱如天風海濤之震盪魂魄若其長歌大篇微吟短什予讀之屢矣大抵其縹緲超忽癯然而清臞然而若與常柳之簡古淡泊無以異至於忠臣孝子之懷憂天憫人之思凡之歔欷嗚咽詠嘆往復者則非青蓮少陵不能與之齊驅而並搏也而何有常柳哉元心積書巖諸詩得之於絃歌之暇爲處昔淵明令彭澤八十日考其時爲義熙乙巳之秋梁蕭統搜校淵明遺稿獨於是秋缺然求其殘辭剩句不可得豈以才如淵明亦不免以農桑勸相而遂廢吟

嘯歌與元心當荒旱之餘寇盜驚擾之際乃能雍容淡笑以底時和俗易而猶用其餘力發爲五七言諸體且其諸體又復工妙如此以視淵明何如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謬哉

重修啓聖祠記

君天下者傳以世師天下者傳以道傳以世於是有
禘嘗之禮傳以道於是有配饗之文禘嘗及於其先
配享則愼擇賢者而侑之道公而世私也然而君天
下者止於一時師天下者被於萬世是故傳以世者
不能並道統之赫而傳以道者足以兼世澤之盛孔
子師天下者也其生也限於數阨於命不及躬備禘
嘗以致崇於尊養而其沒也俎豆遍於海宇凡周秦
以來德行經術之賢悉列廡下而從祀焉嗚呼隆矣

然歷代之祀皆詳於道統而畧於世澤伯魚子思孔
氏之叙績也伯魚子思之得與於祀也非以其孔氏
之叙績也猶之乎顏閔之得與於祀也且夫等兩下
之伯魚子思旣已得與於祀矣而推而上之則未之
前聞焉斯豈非古今之缺典與與粵我
世宗肅皇帝以天縱之聖剏非常之禮九季治定功
成百度具舉迺
詔宰臣宗伯釐正祀典於是易廟像裁佾舞明稱號
所以妥至聖在天之靈者靡不周盡而又以爲啓聖
公之明德遠矣勝國僅建殿於曲阜未能遍及四方
於禮爲畧而未備乃令天下學宮並建啓聖祠祀孔
子父啓聖公以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及孟孫氏配
享堂上而以宋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兩廡其後
復益以周公順成然後諸儒聚訟之議一旦屈服於
大聖大卓越之衆而孔子遂得以道統而兼世澤食
報於無窮嗚呼我　國家之所以尊儒重道者何其
至與昔之君天下者追王上祀之典及於其九廟而
止未聞以其錫類之仁而推之以曲體於先聖又推

之以曲體於先賢先儒如我　肅皇帝之卓越者今
其祠之建也歷百季餘矣人倫明而德教洽學士大
夫相與衣被仁義沐浴詩書而窮州下邑皆知敬業
樂羣絃歌講習夫非以禮隆則道著道著則學興學
興則人才蒸蒸與然則　肅皇帝功德之在於學校
者何如哉記曰禘嘗治國之本也不明其義君人不
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學校亦何獨不然夫今之爲
之上者既已明其義矣而守土之臣從執掌教星之
餘能留心學校者幾何至於啓聖之祠尤其廢邇而

不啻罪問者南昌郡侯沈公獨能仰承　肅皇帝之
意而首及之公下車之日水旱頻仍寇盜狎告司徒
責供億司馬討軍實而氓之蚩蚩犯禁捍罔者日衆
而月衆公皆不動聲色徐取亂絲清理之卒以其餘
力鳩工庀材鉶以時而啓聖祠之役興焉計修祠
之費為門為堂為廡為亭為庖為龕為垣凡若千金
而公又嘗歷詢之後不費公帑不煩衆助卒能俄然
底於巍煥使郡守皆如公也天下無頹廢之廟貌矣
而又安有頹廢之學較哉茲祠之設雖已百季有餘

考郡乘所載學記前此未有為之修葺者豈郡乘或
亦有所未詳與抑亦郡守之有所不暇與抑又歲月
未深而姑以俟之後人與公之此舉使他日紀建置
者特書之曰祠始於嘉靖之九季而修於崇禎八季
沈公為郡之歲則公且與茲祠俱不朽於此土矣蓋
遠以慰吾夫子事先之誠而近以揚　先皇尊儒重
道之舉與一郡之快事也巡撫解公嘉公之功既為
之序其蹟予復不揣而續貂亦以斯舉也歌詠贊嘆
之不盡不妨於屢書云爾

贈光祿寺少卿原任刑科右給事中如吉陳公

行實

陳維春萬曆壬辰進士少負才名劉一焜稱其文詞
粲如日星之輝浩如江河之注識者覘之起家庶吉
士授刑科給事中已改吏科陞刑科右給事中巡視
京營維春歷省中前後八載自萬曆甲午迄辛丑值
國本未定戚畹陰持邪議適又平秀吉搆亂於朝鮮
揚應龍拒命於播州東西一時交訌而丙申河決黃
堌戶丁酉三殿災度支病於經費不給興利之臣爭

交闢中貴建搜括之策開礦採木榷稅紛然而起當
是時台諫諸臣慷慨論列者類中不測之禍維春忠
直自矢遇事指陳章奏數十上多痛哭激切之語海
內壯之然維春卒以忠直被斥先是巨璫陳奉徵稅
湖廣大縱爪牙肆毒楚民不堪命蜂擁鼓噪道臣馮
應京急捕璫役斃杖下奉大怒以阻撓　明旨特參
詔繫應京於鎮撫獄奉益無復顧忌狎侮監司郡邑
目無全楚襄陽通判邸存宅襄陽推官何棟如棗陽
知縣王之翰抗不為禮詠汲之借猾吞庫藏劾奏悉

命緹騎逮治於是維春啼嘑曰白馬清流之禍迫矣不復見今日春何敢愛此七尺也手屬疏備列春諸不法狀請必殺無赦　天子以爲朋黨狂悖嚴旨切責遂降貴州銅仁縣典史維春去未幾　上召輔臣諭以罷礦稅諸事蓋維春身雖不用其言實已有回天之力矣里居十六季食貧著書卒未竟其忠直之抱而死天啓三季卹錄廢棄諸臣得贈光祿寺少卿維春在吏垣劾賛畫主事丁應泰黨倭賣國在刑垣具言京畿之內群棍滋蔓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

鵬之托身廠衛並當付之司敗以鋤奸宄八載所上封事如此類者頗衆今已大半散佚矣惜哉維春字宇偕南昌人

與張天生書

去秋曾有一函附書賈轉致不知已達記室否吳山何日之聚荷仁兄過㬥所不至臨行囑於疾病又辱仁兄灑淚相視雲天高誼未嘗頃刻去懷也今春傳聞仁兄有豫章之遊弟與禹符日問於南浦滕閣畝地越帆鱗集杳不得仁兄之信七月間得手札乃知因貴恙中止甚爲悵悵仁兄云曾有三札及弟弟俱未得寓目弟札想亦爲人浮沉千里之懷獨恃郵筒傳寄而傳寄者忽畧如此彼亦安知我輩離隔之

苦也所示諸刻想已漸次就緒而易文之刻尤爲快心震川盧齋理齋遵巖諸先生其經藉實勝於書藉得仁兄大發其藏真先輩之遭遇也易文之壞莫甚於今日今之習易者於皇極啓蒙本義大全諸書槩未嘗討究且不知朱邵之易矣不知朱邵之易何能辨京焦楊雄諸家之易又何能辨周程橫渠慈湖之易乎此數人之易皆未能辨又安能知四聖人所傳者爲何事震川盧齋諸先生卽未敢必其果合於四聖然於啓蒙大全等書俱已深入其奧弄今人影響

眩旨之學也仁兄幸速梓而流布之孟楔兄亦有易經應社之刻兩兄先後共成勝舉易道其有興乎弟生平易稿殊覺寥寥前此有作皆不愜意不欲出以示人彼有近稿當同小序陸續寄政也宋文鑑尚批閱未竟今歲以陳公祖委作吏治一書考求錢穀兵刑利害未及了此近雖稍暇又不欲草草成之誠效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叠山婁迂齋近時之唐荊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為批閱其批閱亦即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草草塞責漫加

之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弊至於反使古人之精神湮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議論之為愈此弟所以遲之而不敢輕耳茲因小价齋金陵至閶門附此字於孟楔兄處轉寄不盡縷懷歸當冊悉

熊登源翁七袠壽序

郡姓最著者推北山熊氏今大司馬壐石先生之族也先生令嗣伯廿數為予言從大父蔚宗之賢于心識之督學使者試豫章拔一奇士於童子除中聲稱籍甚里閈問其人則伯廿所亟嘆之蔚宗也今年春識蔚宗於城闕修頫覔月譚笑駿發蔚宗語予某尊人今且七袠願得如椽以侑酹者予識蔚宗因識登源翁之行事北山去城八十餘里彭蠡瀏環帶左右瀏流浩森魚龍蚊鰐叢有高流逸士之樂土也翁少

銳意進取提鉛懷槧罔輟晝夜已屢戰屢北輟棄去放浪菰蘆之中垂綸把釣以自適茲山之烟月雲霞風雨晦明翁坐而享之已七十載矣翁既隱處不遇於無所表著於當世庶幾如閔仲叔范稚春以篤行至德風示庠序學校斯亦布衣之極軌矣已又念遠求模楷不若近為步趨而翁族先達總憲公當　世廟朝西巳六旬抗疏歸養偶封公已稍不和長跽滕前覓日盡析宦囊分餉二弟頃大司馬以壯齡歸里力以謙讓廉靜挽持頹習譙訶不及於馬走卒隸不

至於邦君翁時時舉兩公懿美申訓於子弟而又躬
體而允蹈之事母必備極甘旨不知其爲貧賤之奉
養也事伯氏必曲盡歡愉不知其爲異産之手足也
遇横逆之加笑而謝之不知其爲戈矛之凌侵也伯
氏無子以其子子之伯氏之利不以其子故利之大
司馬每稱翁之踐履無忝古人翁眞無忝於古人矣
夫昔之高流逸士以誑激得名者名成而報必斬翁
併是已以忠厚得名者名顯而報必奢陳寔是也翁
翁生平言動起居無一而不根抵於忠厚其福祿豈

有既哉且夫食報於其身每盈於其量而止食報於
其子若孫每過乎其量而稍未盡翁之報將在蔚宗
是不於其身而於其子也貧久未償其償必倍今蔚
宗才識雄爽加以力學不倦兩公之勳業行將於蔚
宗見之翁雖老可以扶杖而跻侯也今日者南山之
歌侈於堂上無幾何而鹿鳴之歌列於堂下北山之
兆吾恨其非復高人逸士之寤宅矣蔚宗試以予言
而進觴焉可乎

石韭初集目錄 五

石莊初集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孜[illegible]梓

贈方元亮序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於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秋每對客撫絃輒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內昇平閭閻樂業豫章諸王子侯暨賢士大夫多於論文作賦之餘六博蹋踘吹笙弄笛挾元亮茗椀酒尊之間聽其搏拊悠揚人人爲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己巳春元亮別

吾豫章他往足跡不入灌城者七載矣丙子予自建武來予覩其意況蕭瑟殊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蹤汝潁浮江漢達於淮泗皆危盜蹂躪劍槊磨擊之鄉問其從遊則自添張諸君而外寥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訪舊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墓木亦已拱矣相對唏噓蓋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絶居然漢宮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益至使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坐上元亮亦

不願一彈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過郯
原黥淡隴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蛩泣試取漢宮秋
舊譜寫其聲於旅館郵次較昭陽秋月桐雨之怨孰
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褋綠綺以從可
柰何

曾堯臣文序

乙卯予識曾堯臣于李雲將座上出所著龍灣草見
示適雲將茂先豫章社選成諸兄弟盛推臨汝之學
而堯臣獨以高古靈秀另闢手眼予心異之時予方
舉杏花樓社强半分才於豫章社予年最少幸得因
文事定交於諸郡名宿所見悉皆球琳瑯玕與夫夜
光蟲采私念海寓承平無事　天子方壽考作人學
髦蔚起詩人所爲賦棫樸而詠思皇者庶幾得以躬
逢其盛當是時雖心折於堯臣之才然不謂世遂乏

堯臣之偶也已予落落不遇益得肆力於文章見古
慷慨俠烈仁孝之行事輒復低徊懷想以謂文不難
工而品爲可尚更復細觀堯臣之蹈履其慎然諾矜
緩急赴君父友朋之難不避危險而又糞土黃金敝
屣名位意所不可奉以三公享以千金而不顧則居
然古慷慨俠烈之士矣予復私念凡所交於海寓者
得如堯臣之人迺不徒僅以文章表見今予與堯臣
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陽上谷齊魯鄭衛之
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半天下求其慷慨俠烈

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容數屈不獨其人難遘已必於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左國櫃考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七計也而況於一時哉予然後知曩之期待於斯世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如堯臣而尚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悲同輩不以黜落劉蕡爲耻而知堯臣之深如予輩又復屈抑蓬蒿不能効孔文舉之論盛孝章劉巨源之薦阮仲容而坐使之窮愁於螺江龍洲之間天之生堯

臣者何心而阨之者何意操堯臣之予奪者可以累然而悔矣

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解公考績序

緊我江右控章貢帶彭蠡閩粵有變則爰在上游荆襄告急則慮深左臂光黃多事則惧横截陽侯之波惟　今上神聖文武戡寧中夏而運數未臻於恬嬉南北烽燧屢馳我江右不獲享有寧宇五年粵寇躁躪於吉於撫於南安八年中土流寇攻黃梅陷廣濟掠圍風鎮潯陽震恐時則維揚解公秉鉞奉　勅來撫茲土公曰兵無强弱地無險易而使强易而設險則惟政教之功於是謀所以殲粵賊者檄饒南

守備鄧光汴赴永豐檄都司張啓元赴宜黃檄袁州知府田公有年赴南贛一捷於黃牛峒再捷於富田而粵寇平已復謀所以備中土流寇先是賊圖鄖陽荆襄岌岌公投袂而起躬擐甲督師乘流而下開幕府於江州以防巨測公鎮江州無幾何賊遂從齊安窺黃梅公迺檄都司沈公壽崇率標省營兵檄叅將曹公光寓率舟師檄守備袁彬張獻表率江州防禦之卒悉從江上扼賊一堵截於孔家壟再堵截於翟港而中土流寇遁去諸大夫逢掖拜手颺言曰公之

再造江右也弱而使之强易而設之險斯其偉伐鴻施豈獨彰赫於一時巳哉昔韓退之論淮蔡之事歸於惟斷迺成當公之移鎮江州也上未有　簡書之迎促下非有父老子弟之祈請人情樂安佚而畏艱危吾退避而憚勇往而公不謀於衆不恭於難履及於窒𡋯劍及於寢門之外彼狗盜稀突之徒擁衆至十數萬不敢以一矢加於長江者則惟公移鎮之先聲有以懾其氣而褫其魄夫非惟斷迺成之明效與在昔有非常之禍變必有非常之豪傑底定之卽以

吾江右論盧陵饑民之亂韓襄毅蜖起而著廓清之功宸濠不軌之圖王文成慷慨夾迅掃之烈人才之生非其時不見非其會不成公之繼兩公而特出也豈偶然哉且襄毅當正統初海內晏安無事偶遇潢池之警僅屬疥癬之疾宸濠發難勢雖猖披而時値全盛物力充牣徵召立辦則剪滅一衆所共弃之叛諸侯要亦易事而公處今日議餉則〻空四盡謝兵則彷彼處此境內有窺伺之奸隣封無犄角之助公之撫此艱苦百倍而卒能兩定劇寇俾四郊安於

覆盂其勳業較襄毅文成爲何如者夫患大功立太名者類皆見端於一隅而徐收效於天下往襄毅之破大藤峽與文成之平思田八寨也諸君子於其撫治江右之日發已信其足以有爲今秦晋楚蜀盧鳳之地介馬紛紜羽檄狎至以　聖明側席憂勞之一念卜之當必有非常之人颷驅電掃盡勦黑山綠林之兇孼佐中興昌明之治吾知匪異人任必我公也何者其見端於我江右者固已丕隆而不爽矣公以乙亥當三載報績　天子備悉嘉謀嘉猷　錫之綸

誥自身而及父祖晋俸一級以示異數諸孝廉貽牘長安索不佞摛詞稱賀且告之曰公之未至也某讀其文章則著作之司馬子長其旣至也某佩其教訓沐其德澤則好士之歐文忠子大夫其幸爲某暢言之予謂孝廉之言一事之私感也而公之再造我江右者則在於戡亂禦賊之鉅績遂擇其大者而謹書之他如搜括贖鍰至四千餘金以增高雉堞使會城有金湯屹立之勢捐俸備糴使旱魃不能爲灾而滔天不能爲沴則皆我江右之所式歌且舞者又如獎

循良性大甦舉廢墜肅紀綱御宗藩種種懿美更乘
累牘能盡然皆有郡邑之口碑在未暇傳書於史氏
之特筆諸孝廉其勿以爲畧焉幸甚

環漪閣賦并序

江右滕王閣雄壓洪濤高延靜共騖流之所暢懷快
士之所騁目者也我　高皇帝破僞漢兵於鄱湖聞
兹閣之名而悅之命駕臨御而飲至焉張綺燈於水
涯賦新詞於垣上六軍驩湧四國傳傾於都哉足以
臚唐宋之游覩盛宇宙之奇想矣閱三百載中丞解
公來撫是邦中令而底定之不震不慧民奠厥居公
適登茲閣而喟嘆曰東南所長恃水戰章江實此邦
之天險也馳檄召諸郡舟師集南浦悉加簡練因擇

危閣於舊基之側躬閱水犀之剽勇者而公又以爲
治固不可以忘亂武尤不可以勝文閣之建也殆之
以習水戰終之以極宴樂他日庶幾漢浪不喧魚龍
咸若變洶湧而爲淪漣息淜湃而成漣漪以仰副
高皇帝綏靖茲土之盛心因命之曰環漪夫漪者波
之成文而悠恬者也公之意遠矣予嘉其名遂爲之
賦
長江萬里曠宇千秋悵帝子於異代睠英少於昔遊
波瀾迤兮近郭林蓊蔚兮遠洲懷仙李兮歌舞之盛

虎溪景葉兮冠蓋之繁翔脂變改而鶯不去蘭俯澁
而鶴常留詠夕陽於今古吟芳草於明倚爾乃皇圖
肇開乾符首握誅章邯兮秦雍推建德兮滄洛旭虎
雲屯岸張星絡布勾陳於危閭環紫薇於傑閣節屆
上元筆泰凱樂驅韓彭集衛霍徐庾走於堂下燕許
入於燭角毫絢色而掩華燈句騰輝而闘銀蕚既長
劍之紛紜亦錦囊之錯落想風雅兮當年仰神聖兮
著作巳乃時移事逸蹟遠基荒視融逞崇匠石靡真
踈櫺指月迷甍披霜振衣窮步把酒面墻粤有名碩

生長維揚邁淵雲兮詞翰紹韓范兮勛勳秉旄兮澤
困脅武兮雄方擢組練於龍鼉之窟建旗旄於蛟螭
之鄉威壓濤勢氣凌滄浪於是俯瞰溶臨流爲闢飛
檻納衆爽廓舊址於鄙肆頹新額於高敞噫往代之
侈皆快一朝而軒朗當其波潑無際颶來不驚帆如
鳧影擽雜歌聲望彭蠡兮天盡指荆楚兮烟横文蜂
兮弄旭潛蚪兮媚晴開翠嶠而霞滿憑列檻而虹生
亦有駭浪排空凌滿拍岸走怒雪於沙問吼殷雷於
淡吽雲起兮山迷焱馳兮村暗長嘯兮竹聆簾捲兮

月亂若夫疊岫西峙脩巒右沿鷗邊翠滴樹裏青遮
掛芙蓉於蘋枕繪屏障於賈舩更冬夏而皆好亘晦
明而俱妍又如曲渚斜通懸磯層遶香荻曉滋番楊
秋裊城烏啼兮花落江燕翻兮晝悄送遠眸兮食秀
愜逸興兮忘老雖登臨之殊族固眺睇之同驩莫不
拳勞撩歷井幹手攬日馭頂摩星團或胸吞章貢而
濡觴或腕摧匡嶽而揮翰或韡華絓而笑語或遅鑾
靡而盤桓或維吳務而問徑或停越檝而凭欄洞
簫兮漢表彈素琴兮風前桂醑兮藕蝗蕙肴兮綺筵

敞青螺於几席辨紫氣於棲楣傾羲墜而靡倦嘉賓
散而獨延緊中丞兮芳躅續往季兮高蹤紛屐舄兮
交錯吐珠璣兮安窮陽侯靜兮馮夷寧嶺月皓兮川
霧清佐實曆兮無算調玉燭兮長明

六科房選序

六科文選起萬曆己未至崇禎甲戌予得而縱觀之己未之穎秀壬戌之高淡乙丑之古奧戊辰之宏博辛未之雄奇甲戌之清超嗚呼備矣歷數六科以來代閱　四朝年更十有五載生民之變故日繁奴酋跳梁於東奢安諸酋狂噬於西虎酋雄視於北內有逆璫崔魏之禍外有陜豫川湖流寇之擾中間白蓮煽變海賊猖披蓋天下之事岌岌矣然而河嶽星辰之氣蒸爲賢才蔚爲文人者益趨於盛豈非運數之隆而　國家之福哉其在　熹宗朝不具論若己未則　神宗久道化成之終而戊辰辛未甲戌則　今上棫樸作人之始也紀其終以見　祖宗之教澤積而逾厚詳其始以見　聖人之鼓舞方來無疆是余于仲衆黄于坤寧選六科房稿之盛心也文之工拙與選者之當否世能辨之予不敢復贅且余于黄于爲壇坫推服深矣亦無俟予贅之也

三湖記序

往讀應仲遠封禪儀記叙天闕環道奇詭如在目前而紀事尤簡朴可喜竊嘗坐臥持之私念仲遠而後得其奇詭者爲酈道元兼得其簡朴者爲柳子厚子厚往而山川之幽翳不傳者多矣茅鹿門嘗遊粵中歸恨永柳以外之勝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悵然載之柳集鹿門特舉粵中一隅言之耳天下之大如粵山川之湮沒者何可勝數幸而得與文人相值政如名士得與傾城相配蓋千古難之且以五嶽之雄峙域中僅一泰岱偶遇仲遠其他如嵩如恒尚以模寫未工或不能舉其形似彼望秩之名山大川猶不能不假於筆墨之靈以顯况於餘峯剩壑也哉予郡有東湖迴環郭內閟數千年爲葑菱之所掩蔽天下鮮知之者一旦而顯於司理李少文先生豈非恃其人而傳與予友戴初士歌之詠之又創爲三湖之名而爲之記詩吾不能擬議其妙大抵摩詰詩中有畫一語足以槩其奇險至其叙次之工則子厚黄溪鈷鉧潭諸作之勁敵也仲遠而後簡刪久不見有此

快作而適得之吾郡何其幸與雖然湖景值遊事啟初士亦既侈言之而予尤服膺於篇末番戒數語夫觴詠管絃用以樂昌明則王者之澤存焉用以恣淫放則風俗之獘滋焉且桂子荷花夫非西湖之所以召寇者哉今吾郡遊事幸不至如西湖之盛而初士上捻以徵歌選技爲非初士識慮抑豈仲遠諸公所可及而或者徒以文士目吾初士淺之乎窺吾初士矣

原缺第十五、十六葉

復邑侯何父母書

昨附數行馳復計已達之大府矣揀練舟師不獨日前要務實爲將來勝算中原銳卒不足敵長江水厓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但招募之際須廣羅尤須精察廣羅則技勇之輩畢出然恐賊之奸細詭來効用爲害滋大不得不加精察以防意外今有一法擇近郭近鄉有家室而機警者收充隊長統領之人即當委任隊長爲腹心使其互相伺察則奸細自不能潛藏庶保無倉卒之變然統理者勿失之疎脫尤須勿

失之苛擾斯適盡善才難自古所嘆老父母博訪而復用之當自有鑒裁也舟師既集則日後剿賊雖已殲除勢亦難於罷遣兼之海內洶洶應安淮揚之間設有叵測操江下片檄盡調南湖一營應援豈鎬則沿江皆空虛無人之境矣此番舟師尤不宜輕易議去伏惟豪傑舉事遠則圖萬世之安近則規百年之利乞老父母商之大公祖定爲畫一之策戰艦若干舟師若干每歲共需餉銀若干請於兩臺作何區處或合十三郡量助或亦別項支給亟爲奏請施行也

日此中安枕無虞皆老父母綢繆保障之力也長與
尸祝自當世世相引於勿諼矣不揣縷實易任主臣

魏素臣制藝序

頃予山居遭俗子意外之謗其人負詭譎工脣舌酒
食徵逐閒祇以冷語造誣爲事予旣付之不聞不見
獨居常以文字自娛不能已於筆墨之役其人復假
借誣言篇什巧爲挑激使幾友朋之怒我去冬爲某
某作序浙人以爲出有譏識予笑謂某某文之低昂
抑揚有識悉見且天下無疏人羊叔子也然從此亦
更以文字爲戒不欲數出以示不知已者予友魏素
臣梓其近稿索予序屢矣而予雅不欲破例以來日

實置之數月已復念予與素臣交好非他人可比曩
素臣尊公澹明先生知我尤深每與友人萬美叔杯
酒談笑輒問予讀書何似時語美叔此君要非局促
轅下者予旣感先生之知遇今素臣才氣英英爲文
有名士磊落之槪足以繼澹明先生予安忍重却其
請而坐蹈蔽賢之咎予惟自古有譽而無謗者莫如
鄉愿然孜不能逃孔孟之嚴詞其餘未有無謗而能
赫赫于天壤者文章特小技耳而退之之在唐笑之
則喜譽之則憂誠以爲見今於流俗者必非卓絕於

千古者也嗚乎豈獨文爲然哉夫温雅退讓如吾素
臣數年間得謗亦不少矣然繇今而讀素臣之文彼
其叱咤怒號如風雨之驟至慷慨激烈如刀劍之夜
鳴頓挫宛折如龍蛇之起伏出没何莫非其壘塊不
平之氣借抒於毫穎而拂拂以出則是向之誣謗皆
素臣學問之功臣而益友也又何憤恨之足云乎昔
天寶中常衮謫守壽春李泌以處士放逐於此中夜
同宴聞鴟音常泝涕而嘆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
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梟音者浮以

太白坐客皆翹企於梟之一鳴也終夕不厭以素臣
之得力處觀之則梟音誠好音矣予方將傾耳以俟
用爲幽閒數部之鼓吹而又何必食之桑椹與其變
易也哉素臣聞此尚亦輾然而一笑也

南京太僕寺卿蔡宇涂公行實

涂喬遷南昌人萬曆己丑進士令合肥有廉能聲癸
巳授山東道御史初建儲之議未定宰執瑩諫屢以
爲言喬遷入台班是歲適有三王並封之 旨中外
洶洶慮且有他變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光祿丞朱維
京痛哭爭之疏上兩人俱遣戍喬遷曰事孰有大於
此者乎裂麻還諫臣等職也遂抗章力爭已長安雷
火地震喬遷申言災不虛生皆因 國本未建語甚
切直尋以他事降典史事頗細且誣未遂得重譴遂

重譴者以 上怒前疏切直故也 光廟改元特起
光祿寺丞天啓元年擢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上疏
糾遊左十二事晉左通政 熹宗朝逆璫擅權變亂
典制勢要陳乞類頗非分又東隅告急當事方格外
用人請纓之奏山積率多廢弁市棍與遊士之不根
者喬遷司封駁二載不少假貸引例程材悉皆屈服
四年二月晉南太僕卿南部院卿寺諸曹並建於
京城獨太僕以馬政擇水草善地建於滁陽署衙在
郭外遥連林莽近歲爲盜折價慮郭外置帑不慎遂

以所入分寄直隸府州以故南太僕寺實無藏鏹今
遷任太僕適范濟世爲撫江都御史范濟世者逆璫
魏忠賢羽翼也思有以媚璫以爲璫方佐　天子建
三殿大工諸臣悉皆捐助然徒錙銖而已不足快璫
意安所得百餘萬鏹而進之可以立致卿貳乃詭言
南楹馬諸庫藏藏鏹百餘萬然非內臣搜括不可得
璫喜請遣其養子胡良輔劉文耀往良輔等至索所
稱百餘萬實無有遣使運同竪揚州前後守下至胥
役供以追賠收逮纍纍道途矣於是良輔等坐二十

六萬於太僕寺建旗纛盛騶從儆羽林兒前驅赴滁
陽勢甚橫喬遷俛睨之曰南太僕無藏鏹久矣歲折
價二十六萬七千各府州已如期盡輸之北部矣虛
誣以殺人吾不忍良輔恚曰如若言何以復廠公是
時忠賢方在東廠奏疏或稱廠公而不名時又有建
祠以諂忠賢者良輔遂曰易亦建祠於關山以畢斯
舉喬遷曰吾頭可斷祠不可建也良輔恚甚曰安用
若吾輩自成之耳喬遷曰太僕署在此若安能自專
悲視吾指在乎吾不負吾指也良輔面色如土立以

其語聞逆璫未幾遂指爲門戶削奪璫所恨於喬遷
者不獨力沮建祠亦以喬遷曾抗疏議　國本璫方
修要典謀紊亂是非故遂以門戶中之遷既削奪伉
直益著或言其擢太僕　陛辭條省一疏有主上沖
齡當陽亟宜勤政講學宮府應聯爲一體不當中外
殊觀數語尤爲璫所深忌云喬遷始終伉直然居鄉
和易近人無大小傴僂接之崇禎中議起用遂卒

劉士雲遺稿序

嗚呼才如士雲而竟如此而止可勝痛哉天之賦才也若相原馬遷韓蘇李杜是爲盈量得其半足以雄海內得其全足以旗古今得其半而假之歲年底於有成者鮮矣得其全而終老著述之間則曠古今未易多見也禰衡王勃皆負絕世才鸚鵡一賦滕閣一序特其少年之作耳使兩君或跡者艾則子安當與文通明遠齊驅而正平亦復不減相如孟堅矣世徒知士雲長於制藝不知士雲工於古文今試讀其序

記書疏論議大者風雨雷電之交作小者珩璜琚瑀之鏗鏘所稱天授之才非與而迺竟如此而止嗚呼此禰衡王勃所爲不免於後世之唏噓而涕泗也士雲知交遍天下最暱者蔣美叔甘禹稱蔣茂先余小星蔣鳳后鄧左之李平叔徐巨源與余數人而已諸君子才俱超逸過人屢試落落不遇又大半貧不能自給幸而優游太平得以詩書自娛則雖不遇何憾復不幸而美叔死平叔又死士雲死且五載矣不獨迅壘奇傑之士不可再見而交游零落如此復何以術祥於俯仰之間乎士雲向構游亭讀書其中嘉卉芳樹映蔽左右清波廻激長堤亙亘歸自武林復營汎閣池上念且坐消寒暑於此中廻告成之日而士雲已溘然長往天之生斯才也既其富貴功名而併靳其園林之樂困苦至是而當世猶有快意於其死者然則禰正平之溲憤於鼓史視士雲猶未爲不遇矣

文學易曦侯傳 代其公作

易道進字曦侯黄岡人爲諸生以文章負烈名海内傳涉群書尤工舉子業嘗挾冊浮江淮渡錢塘訪求奇書與人一時賢士大夫樂從之遊里居重然諾好施予遇英少負才而名未躁者汲引獎勸𡮢於爲其私閭自崇禎巳巳奴酋闖入大安口蹂躪畿輔殘破數郡巳逆賊孔有德攻陷登萊執撫臣殞大將海内不遑寧處是時秦晋邊兵糾合饑民乘變突起流刼太行之西當事獨慮奴酋視此賊爲飆鼠爲疥癬置

不設備曦侯每慨嘆曰此賊起時事大可寒心約其鄉人立堡建倉日夕爲不虞之計縣是曦侯復以經濟名楚黄之間亡何流賊犯鳳陽遂破廬江英山逼近黄岡勢甚熾曦侯之子爲琊請移家遠避曦侯曰吾邑素恃我無恐今先去爲望邑必不保矣吾聞盜賊不入禮義之鄉或不至是亦未可知其棄之也而曦侯所著四書易傳詩微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於四方瑰文秘冊多至汗牛曦侯意尤惜之不忍舍去因貽書與其友人黄正色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

原缺第二十七葉

嗟乎曦侯之死烈矣如曦侯者眞能無愧於名士吾於曦侯而重有感也當巳巳奴酋之變白發粹崔及第之徒皆巳儼然巍科位至列卿迺或獻妻孥或獻城堡靦顔爲犬彘不若之行孔賊之難僅一張海眉公瑶以鄉紳抗義闔門死難他皆泯泯無聞曦侯偃蹇諸生白首不遇而能明於大節若此視彼食君之祿而偷息苟免者何如哉考遜國時漳州文學伍性原陳應宗等六人捐軀殉國卒與方黄諸公赫赫天壤曦侯聲施後世安在不與海眉諸公並傳士亦貴

自立耳何必科目之顯而文學之湮沒哉夫植名節維名教者然後迺稱之曰名士予特表曦侯之事爲海内名士之勸不獨大背以愧白崔之徒巳也讀此傳者其亦可竦然而興起矣

崇祀錄序

贈少參王西屏先生永嘉之名賢也其令嗣少參公龍友督學江右時溫之人士以先生生平孝友端方上於浙之學使覆覈得實檄俎豆如例於是少參方拜　新綸旋里祇謁木主於泮宮墻梓其郡縣師儒崇祀之詞而屬予弁其卷首嗚呼如先生者詎不有先於盛典哉昔唐荊川却其鄉公舉祠祀之請至援三極爲詆笑而羅念菴先生過吉州學携先人之神主以歸恥與匪人並列蓋茲典之濫已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夫以著述之楊雄竟緣仕莽之故黜之於兩廡此紛紛總總於六佾十籩豆之側胡爲者如先生之孝友端方斯眞無忝矣予初未識先生而叨蒙少參知遇聞先生流風餘澤事事三代典刑愾然懷高山仰止之想頃少參捧　簡書佐　天子棫樸薪槱之化絃歌洋溢於列郡溯其淵源悉先生式穀之遺也先生所稱以道淑世者非與古者司樂教國子沒而祭之於瞽宗瞽宗亦當日之學較也其人類皆德誼語言兼備者以先生生平較之茲錄不居然尚官

之曠舉哉然則荊川之所歎羨而念菴之所求配其先人而不可得者其必在於先生也矣

上司理李公懇辭解撫臺薦辟書

弘緒樸遬無似猥辱老公祖暨何父母俯綮硜硜之守採其片長假其多疵曲賜齒頰於院司公祖致蒙撫臺過聽置之保舉之列弘緒感佩噓培毋其有極惟是乃旌盛典自　國初鄭韶等三千餘人被　命之後此舉不行於當世久矣中間偶有薦辟然多用之脩史館充教鐸至於民社之寄累朝未嘗輕界截在故牒可考也今　主上宵肝求賢特愼守令之選明詔下於郡邑計必有龔黃卓魯而且兼以郭伋之

威信虞詡之謀略者庶幾不辱玄纁弘緒何人而敢謬當斯任且夫資格之限人甚矣一旦而遂欲破已往之積習使據其上者絕去崖岸而引與制科並列居其位者忘情爾我而不以來蹟魏第自爲疑沮計今日之勢固萬萬有所不能而其人既以薦辟自見則舉海內繁難之事與盜賊殘燬之城郭災傷頻仍之井里皆不問其稱否何如而悉以責之於薦辟之一途此又事理之所必至限之以資格而責之以繁難他日滿歲而去其遷擢又未必能與制科相等泄是則雖有龔黃卓魯何繇昂首伸眉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夫人臣之義不避艱險不辭危亡此固賢者自爲之本懷迺若束縛困頓有才而不能自遂有志而不敢徑行則亦智士之所躊躇而未肯輕試況於抱負設施俱不如人而冐焉以犯大易涉川之戒其不免覆餗而債轅也必矣此弘緒之所爲趦趄而未敢躬承也伏惟人生之生如元氣供四時之求而不容斷遏弘緒不敢遠引卽以　國朝論之方孝儒吳與弼則繇布衣擢用鐵鉉宋禮則繇太學選舉楊士奇

辟自儒士錢芹徵自府椽郭傅吳印又皆崛起緇流此猶曰　國初用才之不拘也再稽之近例若文徵明葉幼學王艮章潢諸賢或以諸生被薦或以儒士或以布衣何嘗不蹟　國初之成法蓋我　列聖立賢無方網羅不遺如此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百家之邑必有善士如弘緒輩固應縷數而不能盡且有什百倍蓰於弘緒者乞老公祖爲言轉闢於撫臺別擇賢才以光鉅典俾弘緒得優游田園菽水以娛八旬之母誦讀以傳先人之業異時學稍進識稍堅然

後出而捐軀以報　聖明酬知已未晚也侍在門墻

冒昧誠懇臨楮局任主臣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牘書

昨者斲香絜酒竟未獲跽薦尊夫人靈輀之前寸衷良用耿耿惟老公祖寬其簡畧之罪爲感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沉淪嘘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已者死況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弘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弘緒家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耄耋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恝然

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旣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恝然者二弘緒幼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箸售奇假餔尋異積之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吏檄旣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恝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弘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弘緒不減慈

文之於弱子輙敢盡吐衷曲蒿乞婉達於撫臺懇其
俯允嗣兒感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肅此
再瀆諸容伏謁縷詳

畢嗣美社選序

舉海内之士而合之以社前此未有自予爲兒童時
從坊間得悅響編小築野乘始有海内大社之選已
予友唐宜之有鍾山刻周介生有人文聚刻最後孫
孟樸張天生國表國風相繼行世而作者之盛極矣
蓋自開國以來聲應氣求之通未有過於今日者則
皆以帖括爲之聯屬而招徠豈非一時之快舉哉有
告我者曰士務實學無務虛聲閉戸下帷實亦古人
之隆軌矣大社亦復何爲予竊以爲斯人之言過矣
今天下北極漁陽南窮昆明東至海隅西暨徼西進
劍車書玉帛萬里無所阻間士欲有爲於斯世彼夫
人才之良楛偏全風俗之貞淫嶮悪形勢之險易阨
要皆期了然於心而犂然於指次然當其鴻冥蠖伏
也見不能越里閈識不能超井邑雖欲遨稽遐覽而
勢有不能而帖括者士人之職業也假以爲之聯屬
而招徠庶幾此往彼來之中凡其良楛偏全與夫貞
淫嶮悪險易阨要之故悉能周知而遍閲之則是大
社之舉適以廣士人之實學匪徒邀四方之虛聲明

矣嗟乎當其先岳分割列國並爭之際微叔求車乘於其君而孔子適得一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季札崎嶇千里至魯而始得一聞風雅頌之遺當是時士之得大遂其諏咨宏博之願者固亦鮮矣今幸遭遇　聖明中國一家不以此時捐藩籬擴聽覩而但驕語閉戶下帷之風則雖窮年矻矻把卷伊吾世亦安所繫賴而尊崇之易曰窺觀利女貞夫士也而豈女也是效乎哉信州畢嗣美有海內大社之選問序於予予竊見三載之中壇坫氣色稍覺寥落嗣美是

舉足以繼諸君子之盛而振起之序之以爲將來之勸嗣美清才妙致爲予友萬吉人朱子美之所嘆賞過豫章過訪同社獨予以冗病未得晤譚昔劉令言入洛見諸名士各加品題予未知嗣美之目我者何似既爲之序且以質其言之當否何如嗣美當有以語我也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倪公壽序

天啓壬戌浙之越州有以伯仲列巍科者則今江右直指倪公暨其叔氏太史也公與太史俱以茂齡積學工文章傳頌海內太史既入中秘而公於例應得出宰百里始試祁門已調歙浦主爵以卓異舉　天子特加褒勞拔置柱下惠文辛未持斧來視江右周一載而文恬武餙吏畏民懷江右大治冬十月七日則公覽揆之辰也監司諸大夫旅謁於某曰君居里門歷春徂秋耳目於公之治蹟久矣曷序次其事將

介羔羊朋酒以獻余乃揚觶而語曰余之知公豈獨在於里居之日哉當夫中涓擅權寃屈毒痛是時虎而翼於市者隼而攫於墉者不擇地而有之而尤莫如新安爲甚黃山之役一叛奴齮齕其弱主而通邑坐派山稅遂至九十餘萬公於斯際呼吸岌岌不忍其桁楊箠楚於民則必旋引其刀鋸鼎鑊於已然公視其身之刀鋸鼎鑊如其衽席而其視民之桁楊箠楚也如其身之刀鋸鼎鑊至於今青蠅白獄之間猶有熙熙攘攘者誰之賜也崔魏既敗公首抗疏請罷

黄山波累皂囊屡上所排擊者則媚璫之權奸而所薦援者皆忤璫之正士公豈非宏才偉節屹然而特立者哉余之知公久矣於是諸大夫復旅謁曰公之按治江右也無以異於新安之日也江右夙稱彫敝而邇來繹騷逾甚以賦入言遼餉之加派未已也而且有新餉有王莊矣以寇盜言九連之嘯聚未已也而且蹂躪於吉闖入於撫矣以風俗言奢靡驕悍未已也而且有鉅猾之彝文庶宗之扞綱甚或有倡優后飾臧獲士服以犯上無等者矣公披繡衣而來進

守宰而誡之曰賦入增矣若復有額外漁獵是重增也遁吾禁者必以白簡又進父老子弟而誡之曰風俗弊矣若復有法外寬假是益弊也敗吾約者必以三尺於是寸三郡貪墨既望風解綬而豪右亦斂聲屏迹迺公之功最鉅者則尤在於戡亂當流賊竊發於九連也江右陸無鋋鍛水無兕革在在風聲鶴唳而公簡練將士指授方略以芟夷之未數月閩師有冠胡山之捷巳粵帥復有黄牛峒之捷纍纍之柴若於眉嶺深箐者旋且鹵獲殆盡公之功何如者公處難

爲之勢其在江右猶其在新安而公之造福於匡山蠡水猶其造福於青離白嶽矣嘗考易於泰之九三其所信爲于食有福者必驗之於艱貞之守而書之箕疇其俊言五者之報也必先以平康正直之德公遇大險定大亂能以艱貞自見而其護碩果於推剥之餘轉陽和於痡瘝之日平康正直蓋兼而有之其斂福致報詎有量哉公今旦夕乘驄馬以入　帝都王爵悉公之宏才偉節行將舉三事之任畀之公之造福於天下余知其　有更倍於江右者矣請以予

言復於諸大夫以爲公壽

迹草自序

所居爲先賢滸清逸故宅當時樓臺之勝滿嬰城□與爲比手植木大十圍者以百計清逸往而傑老樹蕩然無復存矣項予架小樓而山臨城江水縈廻如帶意欲罯薄田數畝買書吟哦其間庶幾如清逸所爲於時蕤聊以游戲應之而已客有過予者索觀不已遂不揣而授之剞劂夫以清逸之文章與曾南豐王臨川並著於熙寧之際而予尋其殘編佚帙已不可再見何有於此區區者然而峯巒環峙雲

霞互盪低徊賞玩之久率爾弄筆亦足自娛他非所計也海內負才之士足以絜比曾王者衆矣予不敢謬附清逸試以質之同人其謂予之於此道工拙爲何如也乙亥仲冬弘緒又題

公祭元輔劉是菴先生文

嗚乎公之生也　當神廟垂袞負扆之日而其沒也當　今上避殿減膳之秋其秉成也在　慶陵賜環直諫之初而其謝政也在逆璫專權煽亂之始貴極三公不足以爲公榮寵備　四朝不足以爲公重而其道德洽於一時節義著於千古勳業爛於百世則不特梓里之私幸而實海宇之休光當夫　貞皇升遐選侍竊位　沖主處東朝之地客魏造垂簾之謀正人嚬蹙而莫敢誰何賢者躊躇而無能爲計公獨

倡大義以集盈庭奉　顧命以定國是廓清宮禁潛折奸邪指顧之間衆志以定迨其後忠賢羽翼旣成虐燄遍肆猶復次且遲迴不敢遽成非分之舉則公之純忠勁氣有以陰懾而顯惕之其匡扶　社稷之功較韓穉圭之於光獻固有後先一揆者我朝相業若商文毅之請撤西廠劉文靖之力攻閹豎得公而屹然鼎足於竹帛旂常彼長沙之文章而不免玄真觀碑文之失永嘉之聞望而不免大禮之譏其不能無愧於公也審矣嗚呼今何時哉干戈滿地寇盗

縱橫天子方側焉雁多事之憂庶幾耆舊登庸拯此生民於塗炭而公竟辭穀未幾遽然長往矣公之生平可以無憾於九原而斯世不蒙再造之澤大河南北未有底定之期則不能不致恨於造物奪公之速唏噓而隕涕也某等或叨令嗣之壻姑或附名族之世誼或廁成均之門墻痛哲人之云亡憤蒼蒼之

追懷疇昔哀感曷勝不腆椒觴伏惟歆鑒

余小星時文序

嚴滄浪論詩以妙悟爲主於盛唐中獨推服孟襄陽襄陽則滄浪所稱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者也國朝之制藝猶唐人之詩未有悟境不深而能躋於神妙者予閱成弘嘉隆以來之文多至數萬其能傳於久遠而不磨者大抵皆有獨得之悟而私心擬議足以當制藝之孟襄陽者惟王房仲歸季思兩先生兩先生不必有成弘之渾雅不必有嘉隆之博大而靈氣恍惚秀骨清森實又王唐諸君之所未逮滄浪既往予此語不敢以聞於人久矣竊謂今之論文者較曩昔不減虎觀異同之論紛紜殆甚然類皆爭勝負於末流而未嘗操必勝於源本夫聲聞辟支之悟已不足參正法之席而況於野狐外道今之譚理學譚經濟皆野狐外道也救之以先正而徒拘拘叔敖衣冠復不免聲聞群支小果之累庶幾得如兩先生者匡扶而鼓盪之則予友余小星是已小星之文世共驚爲嗜古而躭奇者也夫以奇古目吾小星譬之以阿難之多聞迦毗摩羅之幻化而目世尊世尊不任受也

小星之文一以妙悟過人其間非無如天風海濤之雄如蜃市龍宮之怪如雲罍象樽之班剝如歐冶劍徐夫人匕首之犀利然皆從其獨得之悟境出之微詞渺義縱橫錯落無異瀉水於瓶發矛戈於武庫令歸王兩先生而在其心折於小星猶之小星之心折於兩先生無疑夫小星之妙悟非得之於操觚染翰之際而得之於冥參靜會之餘小星之制藝小星證道之文也而豈語言詞章之末也哉昔歐陽永叔篤好梅聖俞之詩自謂知之特深他日屬聖俞誦其得

意之句則皆非永叔平日之所賞歎者永叔且然何有餘子世之讀小星之制藝者衆而知小星之制藝者或亦鮮矣况於其詩與古文况於其人然小星究心於最上一乘視世間一切等之陽燄空花知不知固不屑較量而矜詫也

程母丘太孺人七袠序

古者九嬪掌婦學之法其教止於四事而尤以婦德爲先然閨閫之懿美往往不逮士君子百行之備故其見於紀載播於歌詠者大抵舉一端垂範而不必責其兼全敬姜以勤漆室以智陶嬰以貞緹縈以孝桓少君以順陶侃之母以敬賢是數人者旣已赫赫簡冊間然考之紀載歌詠皆取其一端足以垂範而止夫非以傳之約者其事顯傳之侈者其情僞與夫又非以事顯則傳雖約而信深情僞則傳雖侈而易

敗與予獨怪於世之爲詩若文以稱壽閨閫者何其夸且飾也舉敬姜陶嬰諸人所不能兼全之懿美悉猥取而加之於一人之身進而詆之實則皆子虛烏有也嗟乎子虛烏有之事不足以欺閭巷而又安能以欺古今是故愈夸愈飾而愈無傳夫惟擇其眞有以過人者而謹識之迺可以歷久而彰若程母丘太君是矣予邑距新安數百里而遥予所知方友與太君令嗣光祿公稱莫逆嘗以太君之懿美相告予然後知閨閫之卓然足以紀載歌詠者則太君也今夫

素封之室類以貨賄為依而多男之家不免及於譎詐之習至有同居而求析㸑懷抱已子而殘賊他子者迺太君實產鳩茲其夫子贈徵仕郎又客鳩茲屢歲彼鳩茲之甍甍烝烝者非太君之有而誰有哉而太君一旦我任我葦而遷之歙也時太君僅舉光祿公贈君以異母諸子為言太君曰形家言鳩茲不利於孺子歸而棲托安好足矣遑恤其他卒航一葦而至止於黃山之間遇其家婦介婦融融怡怡俯視諸子無以異於屬毛而離裏也光祿公早艱於嗣撫異

母仲氏之子為後迨光祿公既貴顯則已似續有主矣而太君視仲氏之子顧之復之不知其出於螺祝也諸子中有艱於嗣者為之焚天告天皇皇然如其身之無以似續凡太君之為此者皆安若性成無幾微德色見於顏面較同居而析㸑懷抱已子而殘賊他子者何如哉夫德不必叅伍期於毀而可傳如太君者此真足以傳矣況乎慈惠恭儉與其信佛好施更有縷數之未盡者哉太君以乙亥孟冬壽七袠光祿公方總大膳內饔之職將觴以進屬方友乞言於予予識光祿公賢而多才且生平以忠誠自矢能不負太君之訓遂漫書太君之事以復方君其幸毋以未侈為歎也

錢不識文集序

昔之以風慧稱者代不乏人如徐穉黄琬孔融之流皆以片語之異揚聲當世索其少年著作無有也他若張儼朱异華稍有詞賦然韓盧宋鵲之篇南嶽鍾山之詠了無奇特徒以其少年之著作也而恕之至於論議序記書疏碑志贊頌箴銘苟非才學識兼擅其長蓋有班白之老猶不能窺古人之堂奥者况於學書計肄簡諒之日哉錢不識齒未及於舞勺而吐語驚衆從尊公彦林得其古文詞閲之奇頴宏肆矣於詩等身之書而窮丘索之奥不獨儼異諸君望而自失雖成人而號爲文士者猶将退舍避之非河嶽日星之鍾異何能有此

今天子留意人材網羅遍於深巖幽谷當有以神童舉於鄉國鼓吹休明之治如前代所云者不識卽欲謙遜不進吾知其不能避也雖然不識才學之超絶固不必言而其胸懷復有大過人者嘗誦其士先器識論灑然異之其言曰馬卿無器而涉獵揚雄無識而臣莽夫不識年歲幾何而遒能持論若此然則識

以風慧目吾不識要未爲深知不識者矣

原缺第五十一、五十二葉

熊封翁六袠雙壽序

歲乙亥春王正月熊足庵先生壽躋六袠令嗣公遠綰符肥水不獲縢席稱觴諸戚友代公遠舉爵以進先生則趨避之厭原山中曰期頥而觴禮也者而觴則某何敢且以某之攻苦不遇記曩者於秋風落日寒蒼中自會城歸吾父倚閭以望某念無以慰吾父閭扉飲淚者旬餘今幾何時豈以吾子一旦釆叨列制科也而遂忘疇昔哉盍趨而避之於厭原山中閱月而始出也於是諸戚友復謀舉觴以進時泰晉劇

盜自汝潁犯中都淮南震恐梁城蜀山之間赤羽旦戟遮蔽日月合肥被圍幾二旬公遠躬登麗譙冒矢石捕城中間諜殲之賊環攻卒不得乘瑕以入淮南恃以無虞厥功著於社稷賊既遁公遠適當報最之期　天子下璽書授階如例足庵先生暨其配皮太夫人皆得因其子　褒封諸戚友曰是曩者落日寒蒼之所貽也先生其幸無辭酌者而公遠自合肥爲伯氏于岸捧冠佩象服致兩尊人前曰大人之不忘落日寒蒼也兒豈敢忘之哉然而戚友之言可念也於是先生念劇寇既遁淮以南方當飲至爲　天子稱壽萬年某得以此時叨　恩綸之榮誼弗克辭適進至九月又當皮太夫人六袠朋酒羔羊以至者踵接其戚爲某迺酌醴而進曰常讀南山之詩其致祝於眉壽無疆之君子也始之以德音不已終之以保艾爾後子以爲岡陵之頌不如南山之信而有徵也夫本於德音彖論仁壽之旨也極於保艾行蕃以引以翼之說也今公遠之叙先生也其言曰吾父事父母事本生父母志常餘於力之外急人之急不替切

膚笱有不蒙朧有禾黍恒以周給困厄而致屢空遇後輩一言一字幾於道者贊嘆之稱述之因而砥礪成名者比比此非德音之不已者乎其又言曰吾父爲文倘古力追先進屢試屢躓遂以其業授之兒輩卒底於有成今家于岸暨弟暨某之侄某之伯子之子又翩翩翔翔膠庠績某而蔚起矣此非保艾爾後而克昌者乎夫貴不忘賤泰不忘窮是故居貴而不傾處泰而恒久試覩黄華絢爛鴈影欹斜非向者落日寒蒼之秋哉而且樅金擊鼓於兹日矣迺先生於

縱金擊鼓之日而每念不忘落日寒蒼也匪獨先生彼其操中饋而佐之者夙夜匪懈則猶然先生之不忘之盛心也恒久而不傾先生與太夫人之食福豈有既哉遇者　聖明留心郡邑　詔循卓之吏以次登入中秘公遠治行與等乾羊續之在廬江盤望不啻過之主爵非借重銓衡則榮選木天冠佩象服之錫旦夕來而無已詩人所稱德音保艾之報自有百倍於此者先生當是時或浩歌微吟或揮毫灑練於漁艇釣舩之間顧太夫人而笑曰吾猶不能忘落日寒蒼時也吾知八公之山必有驂鸞鶴採芝术以至於熊氏之庭者公遠其慎勿曰無以鸞鶴芝术而傷吾父吾母飲冰之介也則戚友之旅至者當益歎服而無量也矣

與朱禹卿書

社中佳句珠玉滿把而仁兄推敲處又備極苦心此社為不虛矣七言律古稱難工蓋命意故難氣格次之非謂琢句為難也琢句特其一端耳即琢句之難亦有數種情致須深音調須亮使事須工落韻須穩至於寫景摹象又特琢句中之一端耳究而論之近體縱復高妙終非作者極至之境唐人選詩多畧近體惟才調集則近體為多然此集適唐人選之最陋者與西山先生所選亦止李杜韓柳諸家古詩其五七言近體雖工不錄此公自具隻眼未可謂為宋人議論遂忽其言為不足聽也鄙見如此願以質之仁兄泰老札中所列甚當限韻一事似不必拘拘弟已詳之篇末矣六魚韻仁兄改稿大佳但拙句雖涉草率似與秋社相關存弟之舊可耳

石莊初集六 目錄 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玫文玉重梓

書淮陰侯列傳後

楚有張君燧讀書好奇之士也云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寃哉淚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盍跳南粤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爲巳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器陳子曰炎漢之初何多義俠哉淮陰侯客較魯朱家之匿季布抑又有難焉者夫子房之博浪沙中誠俠士之尤也其後劇孟郭解繼之百年之間流風餘習未泯甚矣其多義俠與夫忠烈之死與功高不賞之臣死而非其罪者造物每巧爲之庇其後　國朝方正學噀血殿庭族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而一綫之脈卒存於寧海典史魏澤之手非獨人力也蓋亦有鬼神之助焉予嘗怪趙陀以魋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粤中無足與語遇陸生迺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再書淮陰侯列傳後

或曰子記韋土官事奇矣柰與史牴牾何長樂鍾室之禍蕭相國實紿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蓋實錄也何忍於其身而迺稱冤於其客不亦外乎曰唯唯否否何之紿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亦畏禍而迫於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為報

功而以為見疑乎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冤死者衆而淮陰為最悔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以反一字加之非為呂后諱為高帝諱也高帝儼然南面呂后非有所稟授於平日豈遽敢專擅至此哉鍾伯敬之言曰信實不反史遷作傳書淮陰侯不書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嗚呼伯敬斯深於讀史者矣

續書目記

予以壬戌作酉陽山房藏書記今逐十五載矣壬戌以前間從家大人於齊於閩於淮濟然皆閒置署中無繇縱覩都市丁卯應試南畿已復北涉汶泗抵長安已於金焦東過錢塘已又浮彭蠡旅食海陽者二旬乙亥之虔之禾川之臨汝舟楫輿馬殆無虛歲勞矣然所至輒汲汲以訪求典籍為首務在長安四閱月時閣部院寺暨諸司新志告成予念實錄之所未及會典之所未詳者毋載此書一代之制度條教備

焉屬友人遍覓之僅得吏部太常二志其後數載舍弟士言官太僕迺得太僕志又歐邏巴國利瑪竇龐迪我輩挾其徒傳西洋曆法於中土徐玄扈相國參驗而考定之著崇禎曆書識者嘆其奇博予亦求之未得雲間姜神超入都門予往晤之就神超索所挾文淵閣書目神超許以見畀未數日而予已策蹇匆匆出春明矣卒未見文淵閣書目為幾卷幾冊也居南畿最久盟友王唯士焦弱侯先生之壻也為其欽先生藏書數種唯士曰焦氏書誓不以假人言之甚

紱忽一日過廊下見有宋江鈿文海計一百冊書法工好裝潢精潔書賈向予索十金傾囊僅得三金客邸無可質貸翻閱竟日低徊不舍已恐書賈見厭坐所識他賈肆中托其持至更翻閱數過遁去中間頗得唐宋集十數種則皆海陽錢塘之所購也因憶予里居時二十餘年收藏典籍大半得於王趙二書賈之手二書賈遇坊間新帙過而不問惟從故家巨室索所藏簡冊鬻之故書多秘本而二書賈遊名人文士之門殆遍且久於諸書其難購某易得有儒生學

士或不能悉者而二書賈言之歷歷今王賈老矣以鬻書家頗饒王本安義人遂不復數至會城至會城亦不復以鬻書為事趙故世家子貧窶寄食數載以來嗜書者落落趙生計益困秘本日益以稀每過其肆取窺塵浸而已迺知奇文異錄非但安坐而讀之為難即其幸而致之於几案笥篋亦大非易事四取壬戌以後所得者彙為目錄二卷以續前日四卷之後庶幾海宇安恬烽火漸熄囷無枹鼓之驚身無病魔之苦幅巾縕袍消磨歲月於此中則予生平志願畢矣或不幸而事勢不能如意則[illegible]此書之人即此書之遭遇也千百世之精神其顯晦升沉莫不有數存焉予又何必過為之慮因記之以貽來者

南昌何侯五十壽序

歲在柔兆月在協洽日躔鶉火之次邑侯崑山何公壽躋五衮諸子衿受公之知遇者謀書詞於純龎以侑酌者或曰惟茲柔兆品物暢茂而埀布惟茲協洽陰陽交遇萬類協比而和合惟茲鶉火位中央而律林鍾為坤道致養之候焉公之得天厚矣或又曰崑於方域為斗宿之次林屋之洞金庭玉柱神仙之所窟宅太湖三萬六千頃匯合江海宇內之奇觀併焉公之鍾美於地也豈偶然與不佞進諸子衿而復之

曰詩有之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此天之說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地之說也然而南山之致禱於不騫不崩也獨不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乎夫魯頌近於夸大雅近於諛而天保之歌言天地而必歸之於人則固輦祝之信而有徵者矣公之治吾南昌也五載於斯往甲戌旱魃為虐則公賑救之已乙亥流寇震隣則公輯寧之盡西嶺之石不足紀公之勳猷竭章門之穎不足侈公之懿美無已則以目前拔鉅之績揚勵之可乎頃仲夏之月吾郡苦於宿廒既匱商

糴不來四境洶洶懸釜以待朝餔饑民度不能存則挾亂民瞋目語難剽掠之形一日數十告而合城索求楮糗者假以枵腹為詞攘臂狂逞訛言甚於羹沸公曰為今之計廣徵粟以救饑嚴立法以遏亂兩者竝行庶其無意外之虞而救饑繇鄉及城遏亂先城後鄉令不敢以勞怨為辭於是單騎馳炎曦中日百餘里計其墟落需粟若干某坊廂需粟若干㮣請於撫軍西南糧以賑不足則勸於豪右不足則移於虔州俄而商舶鱗次廒集陳因盡發民賴以生者無算

於是又廉知亂民聚徒衆而扞罔者若而人其挾凶器而肆刧者若而人立捕元慝白於撫軍請以斧鑕從事一時反側股栗當櫌攘遑遽之際卒皆安堵如故民賴以生者復無算蓋公五載以來江右之民或荷其勞來而生或蒙其寬恤而生或因其剏艾而生又或奉其誨言循其約束而生而獨是肉白骨而起溝瘠未有若茲役之廣且衆者於都哉盛矣董子之言曰壽者讎也讎之為言酬也吾以無算貽之則亦以無算報之山之不騫不崩也大氣有以扶之賢者

之不騫不崩也至仁有以致之然則公之眉壽無疆也人則使然又何必矜干支以表異誇孺域以示齊而猥云天地之力也哉方今
聖明留意民瘼念吏治療惛
詔擇令長於諸途務求賢者能者而授之任誠得如公廉卓剖符錫壤太平之象可計日以俟子不能不致望於主爵與等之權爲之表揚而風示也昔鄒忠公論熙寧元豐間循良獨惓惓於江都今羅公適以爲俗儒貴耳賤目不當近捨江都遠慕阜魯夫公之救荒諸鉅績則亦赫赫然今日之江都也諸爲
聖明之所求者其尚無務近捨我公而遠慕江都也哉於是子衿聞予之言適當懸象鶉火之日瞻斗間之瑞氣歌南山以進於座右公其一笑而受之則予之叨禁而邀寵也厚矣

熊伯廿練絲集序

韓退之序裴楊倡和集因感慨於惟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予竊以爲不然退之此語論屈宋以後之文章則得矣而非所以語於三代作者之盛今夫湘纍之怨九辯之悲其比物連類紊欷嗚咽誠亦千秋之絕響矣及超屈宋而進之彼益稷之賡禹皐陶之陳謨九官十二牧之拜稽相讓其詞和吉如聞成英韶濩其氣象雍容如覩肆夏采薺之步武以較屈宋何其盛衰之不侔而升降之殊軌哉且小旻大東與夫板蕩諸什非不淋漓婉折也然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卷阿上以揚勵乎君臣之隆下以抒寫乎農圃飲食祭祀燕饗之事雜之變風變雅一若雝雝喈喈之音洋溢高岡之上一若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愉然操商調而懷水僊然則三代作者之盛大抵以惟愉勝而不以愁苦見長安在彼易好而此難工哉嗟乎屈宋以後之文必其愁苦而後至無憀也何者古人之惟愉原本學問而後人之惟愉繇於境會原本學問者忠孝之思仁義道德之旨無所往而不見於

語言篇章之内雖其突不黔而席不暖而温柔敦厚自足於中猶然歌聲若出金石而不變也而況於得志之日乎蘇於境會者功業之煇爀富貴之薰灼而已性情既汩而又何有文章周不如窮巷陋室之士甘茶如薺簞羊腸若平地者爲能鏤刻萬物抉摘幽奇之動人而可喜是故屈宋以後之文非其不能工於惟愉之詞也不能深於學問之道而已盟友熊伯甘以世家名賢早登賢書其於人世既已無不如意矣然伯甘不以境遇之得失爲忻戚其鈒冲然其意

念欲然自下遇人無大小貴賤輒傴僂接之忘其爲貴功名而孜孜以學問爲事予每當事有不平一往不禁之時輒念伯甘之温文不覺五内屈服伯甘之所得深矣哉伯甘詩文傳於海内等之和璧隋珠不待予言而予尤心折其古文迺伯甘於古文每謙讓不遑强之再四始出以行世予每誦惟愉之詞其難好也非一日矣讀伯甘著作湛於道德仁義沉酣於忠孝居然唐虞之颺言賡歌而文武成康盛世之體裁也古稱退之起八代之衰惟伯甘足當此語豈徒

一時之僑肹已哉往聞伯甘尊公大司馬論詩以宫聲爲主惟文亦然夫嶰谷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而度量權衡出焉十一律之損益生焉是蕭部之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也伯甘之文夫固非屈宋之偏於羽商者之可比擬矣

公孫弘論

自古人主在位之久有君而無相者莫如漢武夫以武之雄才猛氣誠得剛方正直若申屠嘉魏相之徒佐之使其好大喜功之念有所憚而不敢逞吾未見建元元朔之治遂不足比隆於文景也惜乎武之相無一而非庸猥之流迺其庸猥而兼以忌刻則莫如公孫弘爲甚史稱弘之事君也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而他日又載於別傳曰弘以希世用事位至公卿槩弘生平要不過此數語

盡之矣嗟嗟用弘之術而進以事乎雄才猛氣之主不犬馬畜之則奴隸視之其後禱祠封禪征伐土木鹽鐵榷酤之事紛然繼起讜論不聞於前昌言不入於耳則豈非弘之從諛有以開導而馴致之哉夫使弘而僅以庸猥自安也吾尤不爲深責而弘又以己之諂媚忌人之剛方以己之希世用事忌人之正直於是遇剛方正直之士若芒刺在背蒺藜在體然必不快去之爲快主父偃之族也猶曰切齊王令自殺其罪不容逭也郭解之誅也猶曰布衣任俠行權而犯禁也漢之儒者孰與董仲舒仲舒以廉直著於一時勢必與弘互相枘鑿弘私計膠西王之縱恣可以假手而剸之刃也遂遷仲舒爲膠西相卒令廢棄終身卜式漢之賢臣也臨財廉居家友孝其謂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與烹弘羊天迺雨皆侃侃不阿當世獨輸邊一事或以爲不免矯情然式自有論以處此實非矯也弘迺指爲不軌之臣詆毀備至至於汲黯之犯顏直諫弘嫉之尤深內史之徙即他日淮陽之麾也當是時武與弘君臣之間謀所以殺黯

者屢矣是三人者之剛方正直天下後世孰不聞之然皆弘之所欲殺而後快者也幸而弘在相位不過兩載薨耳不幸而使其久於其位也漢之賢者寧復有噍類與吾故曰庸猥而兼以忌刻者莫如弘爲甚洵矣其非苛論也夫武之雄才猛氣誠不易遏挫其鋒然不冠不見汲黯固非漠然而罔知所憚者弘既不能以剛方正直自持而又惡人以此自持有弘而爲之相焉雖其柔弱之辟亦將馴致於恣睢憑陵而況於爲之君者迺漢武哉然則後之論相於雄才猛

氣之主之前無亦先求其剛方正直而後求其休休
有容焉則於論相之說斯全也矣

心水堂時文序

制藝始於王荊公終宋之世以此設科而呂東萊先
生文鑑之選其存者僅張庭堅尚書二義而已近何
公喬遠選有皇明文徵碑銘序記書疏之外亦復採
及經義然自洪永迄於萬曆不過七首而止予偶得
而閱之呂公意在垂世立訓所選必其識力英偉議
論卓犖而萎薾沿襲者不錄何公意在辨體裁明法
脈選必先正遒勁淡遠渾厚爾雅之文非是槩不登
入今兩公之去取而觀之制藝之能事畢矣陸公生

甫以名進士起家嘗從彤牘中讀其制藝識力議論
超絕時流更復深於法脈私謂呂何兩公而在其擊
節嘆賞未知何似頃者公來分臬江右雄才遠略所
剸割目無全牛亦既已吏稀庭階鶴馴簾幕矣而公
尤兢兢於舉業嗜之靡倦從署中暇日得文若干首
每落一語類多開闔天地之句絕非經生可及而起
伏頓挫虛實呼應則儼然見陵震澤之遺響也抑亦
奇矣今時俗方厭薄制藝以爲區區入股未遇則承
梯矜尚遇則舍之然如公之飲食寢處於其中亦[illegible]

以貴顯而移其寒素之業乎夫明經所以經世矣豈
禮樂之事淺而洗心退藏之學深制義亦洗心之一
端也讀公之制義者其幸勿以其為制義也而輕視
之哉

官祀編序

弘緒世家饒郡之安邑每從父老問遺事備悉司訓
萬育初先生高風偉節婉美古人乙亥秋舟過鑑湖
文江覩其風氣伉爽儒生學士絃歌洋溢喜以節義
友其私意必有名賢過化之蹟存焉或告緒曰子之
郡有萬育初先生曾設教茲土殆其人與弘緒曰然
是饒郡之所尸而祝焉者也歸而問於茂先先生為
何族之所自出年幾何爵止何官其後裔為何茂先
詳語以故則吉人次謙之大父也語云不知其父視

其子祖孫之間淵源具在吉人次謙之有此大父也
宜哉今先生且列祀於兩郡之宮墻矣時吉人次謙
方被弓旌之典愀然曰茲惟吾先大父足以當之惜
其年壽之不能待也弘緒曰先生何憾夫淵濱之蒲
輪不如尼山之籩豆明矣先生何憾獨考宋慶曆間
天子留意學校二三大臣咨求條約於庠序適胡安
定先生教授蘇湖有司遂取其設科之法著為令不
數年安定門人范純仁錢公輔輩蒸蒸蔚起今百度
維新群策畢進學校又其最大者誠得先生身行於

鏡古之事綱舉而目疏之關於　鯖晨頒之海事記不足與安定後先輝映而佐　中興之鴻烈也哉不然貌示尊隆而簡畧其實效先生有惘然於牲腯之前而已何足以榮先生

復司理李公書

昨所白張遐事偶得之樵李李君寶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為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

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尤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幷蔡京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為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與義如張遐者夫僕公列萧之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名湮沒猶曰時勢使然迺若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

傳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焉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敘
聚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
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孑然據南面之坐
而伯不得一侑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頃老公祖
闡發幽潛表揚先德俁公一門死賊之奇既已揭日
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
重誠得乞靈片楮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
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缽亦千秋之快舉也夫
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翺皆異代

之名賢若避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下翺之比也
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共
深屬望弘緒謹拭目俟之矣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
覽諸容悤悉不盡

傳玉生稿序

齊辛毗嘗語劉逖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
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瘁劉
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辛笑曰可矣予嘗
感嘆兩君之語以爲劉固不易之論也辛亦豈非見
道之談哉夫苟其中徹簡桂沅芷澧蘭也雖僅供乎
須臾之翫何害如其不然則與贅茅蕭艾何異政不
若無此春華之爲愈矣黃山谷告徐師川云文章遇
我輩之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

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至哉言乎夫
亦辛毗語劉之旨也今天下文益日工然寒木而兼
以春華者蓋難言之盟友傅玉生當世之文士也自
戊午登賢書盛名在於四方十餘年矣玉生於婣歲
炎漢以來之書無所不讀於當代人物典故佳言逸
事無所不討究詩賦碑記銘誦之體無所不工好其
所長不僅以制藝然即以制藝論驂豐隆而鞭列缺
摧太行而倒滄溟抑又一代之雄也顧予奇玉生不
在此玉生居家孝睦處已孤介赴朋友緩急眷不顧

身然慷慨而衷之以義非如郭解輩徒以軀借交報仇之比海內名賢若方書田倪鴻寶張天如管元心諸先生悉折節下之迹其生平所謂寒木而兼以春華者非與嗟乎擾攘如今日誰能已於風雨漂搖之憂以玉生之制莸何慮不能立奪大物出而任世道之責當必在於星紀之歲哉哉十丈松其犀起而屬目者知不獨予一人明矣

[illegible]紀事

吾郡歲荒莫萬曆戊子己丑爲甚後十年而予生實聞當時見貧窶相告者輒曰其不減戊子己丑歲也人也里巷遇鄙嗇之甚者笑之必曰此豈戊子己丑歲耶予不識戊己時情景何似今生四十年矣遭逢旱澇蝗蝻之災不一然大率有菜色而鮮道殣薄收貴糴而已獨崇禎丙子先之大浸繼之商販不至終之剽掠遍告遂死者相枕籍孝廉周維斗世家荷溺辟有某者老儒也頗禮義自防是歲館穀不繼餅罄

數日矣謀假貸不可得則謀鬻妻妻聞而悲號矢與殉老儒迺挈其子女沉於淵妻從之一時共盡者五人予友萬吉人所爲歌上留田者也羅紫虛曰予鄉死者得三人事滋異鄉挿秧時凡饁彼南畝者例以其餘餉同井有老姑與二稚婦相倚其子以乞食他適某氏以挿秧之饁貽老姑姑則已先至其家索飽矣某歆之日昃歸以飽餘饁姑覺而歸二稚婦俟此以其姑且飽於某氏也盡啖前所貽者姑歸而泣曰老命迺如是遂雉經死二稚婦駭曰姑之死以我

人之一吷也亦雉經死旼又有誓死而得不死者凡七人則予聞之表叔袁君云七人者武陽渡人也方墟落洶洶持梃壞垣毀屋七人者覗其盎止餘米二升餓且斃矣相顧曰吾寧共斃不敢爲壞垣毀屋之事適出毒藥雜二升米合煮之七人期以一飽而盡突有乞遇而乞所煮粥七人曰是未敢以相幸乞請之七人具語以故乞曰君何輕生於鴻毛哉佩囊得白金七錢以授俾易粟而傾其粥於地俄而不見乞者嗚呼姑婦之死慘矣迺七人不肯爲壞垣毀屋之

事與老儒之以禮義自防何異老儒死七人卒因乞者而不死豈亦有幸有不幸與不死者七人死者五人又三人則死者衆矣嗚呼死者之衆豈徒止此五人三人也與夫戊子巳丑之災天之所爲也茲之大浸低者喪於波濤而高者猶尚登於稟庾然則丙子之災非盡天之所爲也非盡天之所爲而迺至是歟遇戊子巳丑之災雲漢靡有孑遺之歌其必驗焉無疑矣嗚呼其果救荒之無奇與其抑未嘗救之以無奇也與

與萬茂先辨府學磬石書

著范甯爲豫章太守時曾採磬石於交州非磬石也磬石以備擊拊之用郡庠中所不可少者交州即今交趾古人以一石之故至不憚數千里之遥發使於於日南之域其留心磬律如此山海經載磬石所產之地不一而足而交州無聞焉今人但知泗濵浮磬與梁州之璆雍州之球琳而已亦未有序列交州者不知范甯何以採及於此然此事實吾郡一段佳話惜未經前人拈出舊志叙此事云甯在郡大設庠序

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習樂而新志但云往交州採石以供學用不載其爲何用也於是遂有悞傳爲磬系者一字之更易遂開訛謬之端以此知先輩著作不可輕爲改抹承問漫以所聞奉告幸轉達之

衕依堂文集序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嘆於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為史記之書替最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迺能備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

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拔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師郡邑當其時仰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於史家之體勢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寧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

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而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横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為子長也者迺其不為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迷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於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交方容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間所著鐃歌

鼓吹吟嘆楚調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曰容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為容之迺今日之子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容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此必予鯞予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迺訶顏退之子瞻於子長著作之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則予之擬容之於子長也遲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予言為阿私

明矣閱客之之文者其幸勿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而求之也乎

竹山隨意草序

往讀盧真常太守郡志穢怪其間見简陋多漏畧予先輩隱君子意欲補輯之而未逮也記髫年隨先大夫閩楚濟兖先大夫不挈家十五載向夕治吏牘罷一老蒼頭理杯鐺輒命不肖侍每舉爵輒娓娓述嘉隆間懿德名言斗轉河斜鷄鳴漏絶童子不耐睏臑或以首觸屏迺笑就寢率以爲常今先大夫弃藐孤已忽忽九載矣不肖里居酒食徵逐凡接于吾耳者大抵多功名利祿之語至先輩懿德名言罕譚樂道

以勸勉于吾前者蓋亦鮮矣近始從鄉賢達悉姜石泉萬有初兩先生事則皆郡志之所未載茲豈非令日空谷之音哉若羅竹山先生則又居然姜萬兩先生之鼎足也先是予友羅光大持一帙過予予讀之竟蹶然而問曰斯何人詩迺淡遠深厚至是試與予評之其癸亥諸作則子昂感遇之遺也其定情刋崇則摩詰西施之詠也其不死藥一條鞭則杜工部遣興石龕諸篇之旨也伍律如孟襄陽七律如陸放翁予里中迺有斯人何以至今始得聞其姓字予愧矣

愧矣光大曰是先王父竹山先生存稿也王父豈獨以詩傳哉當其饘粥不給破釜無煙王父歌聲若出金石歲壬申冬大雪閤扉王父與吾父似山公偃卧不食已五六日矣隣有揭家發婦將改適某氏餉王父粟五斗王父亟謝却之其人請益堅王父厲聲曰吾惟不食非義之食以至於此吾豈以五斗苟生乎卒謝去嗟乎王父豈獨以詩傳哉予然後知先生之古隱君子之流而予曩所聞懿德名言如先生之卓卓者實未易多遘甚矣郡志之踈脫可恨也夫其卓

卓如先生猶不獲傳之紀載况於片長曲藝之士其湮没于里巷者可勝道哉然先生卒賴光大似弘其業表揚盛美於無窮其流澤長者其致譽也遠玉光劍氣終不可泯滅往往如此先生性鮮他嗜篤詠之外獨好種蘭所居前後左右皆蘭字之曰端卿昔周茂叔先生云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幾人夫是二者之好遍于古今而茂叔不輕予以能愛之名先生之于九畹之芳所謂曠千秋而獨契者非他人怡情草木之比也韓昌黎之詩曰不採而佩於

蘭何傷先生亦安在以紀載爲榮乎先生今嗣似山公孝友端莊人與文俱足媲美前哲而生平著述厄于祝融今僅得其三詩附于茲刻之後嗚呼如似山公者光大即欲表揚之而亦無從則又可悲也矣

豫章二祀紀序

南州勝蹟在城中者一爲東湖之高士祠一爲章江門之夕佳樓高士祠人知爲徐孺子蘋藻之區而已莫知其他至夕佳樓則已非復曩昔故名遊覽登眺者俯仰江山低徊煙月漠然不復問其興廢之蹤蓋兩者僅存其蹟亦已久矣廣陵李公之理豫章也既已化洽刑清民懷吏畏暇日搜考郡中遺牒往事遺夕佳樓喟然嘆曰茲豈非元忠臣侯公列笐之第宅乎自嘉靖來易侯家爲夕佳忠烈姓字遂不復流播

梓里可勝嘆哉於是亟請上臺製侯公木主祀之樓下已閱饒州志得漢張子遠遐從孺子論易事則又喟然曰此君湮滅不傳亦侯公之儔也祀孺子不祀張君惡其弗備則又請增木主於高士祠歲祀如例一旦列難之節明經之賢昭然燁赫國中聞者靡不式歌且舞公復以其事形之詠歌載之告文卓然與河山不朽矣而以弘緒生長茲土命爲之序緒嘗讀陳公文燭夕佳樓記備述陳仲舉王子安諸君絕不一及侯公豈以爾雅如陳亦遂不知茲樓爲勝國之遺耶若徐孺子出處大節得於易之進退消息爲標千餘年間惟曾子固知之然子固亦不知孺子之傳在於子遠也公治豫章當百務紛拏而能抉微表遺於湮沒之餘如曾如陳其有愧於公也深矣嗟乎以侯公之忠烈埋骨井底而不顧何有於後世之名而張君屢謝辟舉潛心庖書周文亦豈有意於古今之聲譽者然而彰美示勸則賢士大夫之責也公斯舉不獨以昭前徽夫亦因之以勵繼起其所繫詎不重哉緒不敏不足以當公之子遠而得附名技刻以耀

無窮其遭遇遐於子遠多矣

重修南昌縣儒學記

令長之職首農桑次學校蓋教與養並課誠重之也漢文翁治蜀郡班史列之循吏第一考其實無他奇能興此惟是修起學校招致下縣子弟使之傳教令出入閨閤遂以此爲兩漢吏治之冠我　高皇帝嘗諭銓曹諸臣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　詔自今州縣報政無課農興學之績不得註以上考大哉王言其所爲開萬世太平之業者豈徒然哉夫待世必資於人人才必始於庠序此俎豆絃歌敬業

樂羣之地非僅以虔禱祀而盛聲容已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於是乎傍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於是乎辨詩書禮樂之訓於是乎崇受成獻馘養老習射之事於是乎舉得其教則公卿將相之材出不得其教則商賈鬼蜮之徒聚焉令長之急務孰有重且鉅於此者此郡邑但以催科鞭笞爲旦夕不容緩之圖其於農桑固已有不暇問者而何況於學校夫學校廢而人材奚繇以興遂致逢掖子衿知有身家不知有　君父知有利祿不知有道德而已已奴酋之變

博士弟子或相率拜迎於逆酋馬首甚有奉虜王於明倫堂匍伏不恥如永平之所傳者嗚呼此豈特師儒之失其職無亦令長之教未之或先與　今天子鋭意中興網羅遍於四國一時縫掖子衿之賢應詔而蒸蒸蔚起猗與盛矣夫遠之祗承　高皇之明諭而近之恢弘　今上之盛典以鼓舞人才於多事之秋者緊惟令長是倚而已南昌邑侯何公蜀郡之文翁也侯循卓之蹟史不勝書其大者如賑饑民清夙逋修城堞實倉廩募水兵繕武備懲積猾除衙蠹

種種皆文翁所未逮而尤加意學校每春秋朔望釋奠祭菜肅然盡其誠恪非如他人之徒取虛文而其待諸博士也等於手足之誼其視諸弟子也不殊顧復之情蓋令長之留心人才而惓惓以學校爲急務無踰於我侯者茲又以宮墻圮壞幾來茂草園蔬之嗟特捐四百金謀所以新之是時賦額日增侯斥去火耗贓無銖兩之餘兼以哀矜惻怛罪人鍰金之入蠲免殆盡茲四百金則皆侯清俸之所積也俄頃之間峻宇翼翼周垣煥煥過者靡不瞻仰聳動抑兢知

皆成於侯之清俸也哉夫使令長而皆如侯也博士弟子因之觀感而砥礪吾知人材之盛必且百倍曩昔惜其汩沒於催科鞭笞之末未有以侯之事告之者予故因學博黄君之請樂記其事以爲他郡邑令長之勸他郡邑聞吾之說者幸毋曰多事之秋農桑且有不暇毋以不急恩迺公則於我侯興學之意庶其無負而予亦不徒爲一方紀與應黄君亦不徒爲一己致禱頌矣侯其以予言爲然否

汝源王氏重修族譜序

吉爲江右名郡浮岡鷗湖之間山秀而水澄往往多高門巨閥汝源王氏其最著云門鄉賢東先生以偉節雄才敭歷中外屆二十年勲業爛於天襄問其系則汝源之所自出予王庚爾卿熙謀以請曰王氏一有譜也一修於正德甲戌叔祖世巷公任之再修於萬曆壬午光禄伯徹所公任之今茲續修則不肖某承大人之命而勉就者也敢乞如椽以垂休光焉

惟宋張子有言家法譜牒立則人人各知來處而朝廷大有裨益夫横渠之爲是言也豈徒侈蟬聯矜望冑祇以遥遥華冑爲榮寵哉夫孝友睦姻之誼篤而後忠義俠烈之情生忠義俠烈之情生而後詩書禮教之澤不泯是故宗法譜牒者治天下之大端而非獨奠世繫辨昭穆於一姓已也他不具論且以汝源諸王言之當 神廟朝方修端拱恭默之化上下睽於岔鞏叩閽伏蒲日進不御 國本一議大致紛拏加以礦使鴟張稅監旁午下逮軍政察典亦號讒敵錄至十餘人是時王氏光禄徹所公目擊時艱獨嗟

汴灑灑瀝肝膽而痛哭爭之嬰鱗觸怒　廷杖奪職直聲光於日月亦既詳之罔卿譜序中矣微所公之為此豈無所感而致然哉予少讀盧溪先生集見其英毅慷慨勁氣溢於楮頡私心嚮往之竊意當秦檜之致恨於胡邦衡而投之嶺南也一時聞人要路不免干捉屏跡以求絕於逐臣而盧溪獨重繭而往送之又連篇累牘而歌詠之考盧溪則王氏之分派也微所公之忠俠夫固有所受之矣然則譜牒之稗益豈其微歟今夫國史明是非示勸懲世之金匱石室其立教也公公則感人於同同則淺家乘別源流記發惡藏之西塾東榮其立教也私私則感人於獨獨則深今有瑰異之物於此其為五父之衢之所設則過而嘆之其為吾祖吾考之所珍則歲時祭之寢處讀之矣且夫成周以宗族飲食之禮屬之大宗伯而漢以前世繫之譜並歸之於官則其視家乘猶視國史也宋以降此風邈不復見則家乘者又國史之所取信矣張子之言豈欺我哉罔卿此舉將以辨一門之支派而實以勵千褀之人心固予之所樂序者也

予每眺橫浦望邵都大庾諸山吊盧溪先生經過遺蹟又時於皂囊白簡之間想微所公曩昔所上封事則雖無罔卿之請猶將發書特書不一而況重之以予豈之托哉王氏之孝友睦婣忠義俠烈自茲以往而生則繼二公而起方且代不乏人予不能盡此譜之美此譜亦不能盡王氏之美予與罔卿其並需之異日焉可矣

勦撫流寇策

變起於夷狄者患其驟至而不患其持久變起於內地者患其蔓延而不患其猝發夷狄之憑陵也大畧乘我之所不備及其持久而彼有深入之虞我有徐施之策往往不戰而屈敵人之兵若夫內地之盜賊雖當殷豐席盛之日不能免無意外夫惟乘其旋發而旋撲滅之則疥癬之疾不至爲腹心之憂積之以歲月資之以糗糧委之以子女玉帛使賊得饜飽其欲而吾民遂瞿然喪其樂生之心賊飽則作賊之念愈堅而吾民喪其樂生之心勢必轉而從賊以苟旦夕而天下之事始岌岌已今之揣摩流寇者曰是狗偷鼠竊之輩耳其何能爲且此賊未嘗據城池也剽掠村鎮而已未嘗有專轄也各自雄長而已恐獨以爲不然賊之竊發自巳巳迄丙子八載矣當其首難於秦晉一偏裨提技擊千餘可以電掃而立盡失在司疆埸者未能圖之於早坐視其日熾月盛不可爬梳至於今而蔓延且數十萬毒及五省犯及　寢園視正德中之齊彥明趙燧何如哉今問其渠魁姓名不知其誰何也問其盤據窟穴不知其何地也所稱老回回闖世王蝎子塊滿天星諸賊亦僅有此諢號而已設一旦而遇其人亦不辨孰是而孰非孰眞而孰僞也嗚呼古之用兵者凡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無所不知敵之飲食起居無所不悉居則有行人之規戰則有前茅之慮今併其渠魁與其窟穴之顯然易推者而未見有一卒爲之偵探況於其隱微之情乎不能用偵探而又何能用五間之術不能用間而又何能僥倖以取勝賊之窺我者適密而我之料賊者適疎此時雖未嘗據城池也而豨突不已南非處處可虞矣此時雖未嘗有專轄也而鴟張益甚豪傑起而乘之則禍害未知所底矣頃　聖明赫然震怒命督臣督關中理臣督關外同心討捕而又下寬大之詔有投戈而歸者待以不死蓋勦撫並用廟算亦旣已周詳而無遺策矣而恐竊以爲自古禦寇要不出於勦撫兩途而勦有勦之方畧撫有撫之機權未有僅持其空名而能妄冀其實效者夫欲定勦賊之方畧則請先變主客之形情然後可以逞志於一戰

石莊初集六　策

今所患者賊西竄而我東奔賊南轅而我北轍彼方
爲主而我反疲於角逐鋒鏑未接而勞逸之勢已不
可同日而語矣夫我之兵力有窮而零星之賊無盡
日爲零星之賊所誘而大股之賊畜銳以伺間者適
什之不問此倒置之術也昔宋賊李成糾十餘萬之
衆據江淮湖湘多造符讖幻惑中外時張浚爲招討
使岳飛副之俊策成之驍將惟筠州馬進爲最乃與
飛徑趨筠州進間而疾驅至洪俊命楊沂中絕生米
渡飛潛出賊右突之進大敗坐而降者八萬成席卷

而來復敗於樓子莊遂絕江而遁已而與國軍等處
羣盜皆潰計今日之賊雖復蔓延至數十萬而其驍
悍如馬進之徒者不過數人而已覘其驍悍所在以
全力抵之驍悍勢不能支則其零星之剽掠者聞變
而解落不棄甲而潰散則俛首而乞降如是而後可
以徐議招撫而招撫之機權則又有前人已驗之實
事往者成化中劉千斤石和尚之亂襄鄖漢中屠掠
脩極慘毒尚書白圭統數將殲之未能盡也已遣都
御史項忠往討忠至乃募人持榜入山諭有能去賊

自歸者禁勿殺一時自賊中來者無算忠簡其精銳
者編爲戍卒得萬餘其願復還鄉井者聽得百四十
萬未幾而還鄉者値歲饑爲有司所逐亂復如前副
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延問流民所欲諸流民欣然
願附版籍爲土著之戶傑迺開竹溪鄖西桐柏南召
諸縣一旦流寇盡爲良民今誠能踵白圭之事挫其
猖獗而以三策安置其乞降之餘黨願爲戍卒者登
之於籍給以戶糧使之分隸諸將備城守屯操之用
願歸鄉井者給之文牒俾令長覈實收附原籍其土

田室廬尚存者清還之願安插便地者擇襄鄧鄖陽
廣谷大山閒曠郡邑俾之什五相連耕種而長子孫
三策兼施互用各因其意向而招徠之行之以漸守
之以誠雖有百萬之衆計可數月而散遣也夫張角
黃巢之狂逞此罪之不可赦者也臧淵張嬰之誤陷
此罪之有可原者也是在我之方畧機權而已嗚呼
崇乙巳之冬奴酋乘我不備連陷遵永諸郡是時肉
食者倜然曰以東事爲亟太行潼關羽書狎至漠然
度外置之豈遂逆料數載之間延蔓至是至是而後

曰狗偷鼠竊之輩其何能爲嗚呼張角黃巢何一一而非狗偷鼠竊之蔓延也哉夫火之於先事而救之於決裂豪傑已不免束手之嗟失之於先事迨其決裂而復不能救也天下事可爲寒心益非愚之所敢痛哭而爲言矣

與何父母論救荒書

不意地方有此駭變仰煩老父母甚定寢食不遑弘緒輩夙附門墻念之五內焚灼前走謁頗有欲言血老父母無須臾之間不敢冒瀆大抵此番搶奪非盡鳩形鵠面救死不暇之人也半皆乘釁生端之亂民耳然亂民不挾饑民何以一呼多至數十甚或多至百餘則亂民與饑民連結以成此變灼然無疑亂民易靖而饑民不易卒飽亂民殲厥渠魁其餘自當鳥散饑民若無生路其勢日見猖披計惟有截留青[illegible]速招商販迺今日救荒之實着也搶奪元凶非[illegible][illegible]臺立斬數人殺以止殺此自仁人權宜之妙復恆有豪家勢族借剽掠一說修平昔之仇怨又有素封之室忍心閉糴反欲借官府殺一二鄉人以立威而保其所有者此後凡團聚党與妄有鄉縛申報萬乞老父母詳審而慎行之即果陳告得實似止宜治以白晝搶奪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其非真正傷人者勿科坐以重典如此則威惕仁懷交施並用諒老父母自有不測機權當無俟弘緒之喋喋也

再與何父母論救荒書

咄咄怪事以老父母之竭誠虔禱尚稽廿淍之報天道真不可知矣弘緒對此炎暵憂心如擣計五日不雨則無秋矣又五日不雨則茲地情景遂不可測矣事有應預備者不敢不盡一得之愚仰祈裁擇敝省每當大比應試之士例凡四千八百有奇而七月中以考遺才大收而來者亦不下數千兩項計所攜僕役暨親黨當得數萬以萬人之食計之每日需糧百石數萬則數百石當此土青盡裂爽傷頻仍之際且增數百石之糧何以支持為今之計宜移文各郡凡鄉試諸生與遺才大收諸生俱應於本州縣計口貯糧人以三月為率舟載至省備用如此則人雖衆而糧不至驟增庶係無倉卒之變且諸生褰裌之需前後不免與其持高價而索之於甚荒之域何如因便勢而儲之於東裝之時況以各邑諸生即裹各邑之糧絕無他端騷擾諒亦人情之所樂從者如鄙言可行乞老父母即商之撫臺決策行之為禱諸容叩謁再詳

丁時之刻稿序

極天下之誣謏畢注於評文之一途宿揣也而以為夷光醜茂也而以為子都推結巾鼻也而以為孟陬固不獨美鄒忌於城北徐公之上矣有識者起而矯之矯之不得其平於是有索瘢於傾城之面求瑕於凝脂之膚者矣夫蹇修之譽人也人不任受中韓之推人也人亦不肯俛首屈服兩者其於閱文均病然前之病多見於全稿後之病多見於選集於其全者不加以溢美之詞於其選者不苛以一己之癖庶幾哉其先民直道之盛乎然而勿失於苛此閱文者之責也勿失於溢則存乎其文矣嗟乎吾於此不能不泚顏也今迺得之於予友丁時之時之刻其稿若干予得盡按而閱之或稱其昌明傳大則真清廟明堂之鍾鼓也或稱其深穩靈妙則真騄駬之過都歷塊神龍之噓雲布澤也或稱其容與閒暇則真珩璜琚瑀之鏘鏘管絃樽俎之怡怡也或稱其典雅堅潤則真商卣之色如瓜綠辛尚之紋如紫褐也蓋時之文章之工諸君子猶有累言之未盡者而又何有於溢

美哉善乎予友徐巨源之言曰昔人稱子建八斗康樂三斗今于時之當以斛相推予以爲斛猶見少也直當以石爲計量耳時之尊公見白先生守婁東時好士若渴三吳名宿靡不歸其網羅時之讀父書而復廣以四方之聞見其工於文章也固宜他日選時之之疵者政知尹姬之見邢夫人雖其故衣敝服尤足令人低徊泣下若復有非理而索瘢求瑕者此則無目之甚於時之又何慽焉時之試以予言質之虞先其謂之何

跋寫韻軒記

虞伯生作寫韻軒詩辛好禮諸才人皆侍側伯生援毫疾如風雨亦一代之雄也此記不知作於何時其辨文吳遇合事亦他人胸臆中語獨伯生引證有據遂令好奇者屈服以此知泛論理道不如實徵載籍之可憑也彩鸞手寫唐韻伯生猶及見其三四本今殘渧剩幅蕩然與滕王之蛺蝶俱空矣然則神仙不假文士亦何能長存其蹟於天壤哉陸務觀云永康軍導江縣有迎祥寺藏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

計六十卷吾郡知有唐韻而不知有本行經伯生亦未曾及此豈博聞強記雖伯生猶難言之也與

原缺第五十一、五十二葉

叔光上人像贊

生於燕趙厥衣水田悲歌慷慨聊以遺緣游於淮揚厥居寶蓮窮奢絶艷不攖其天宵而梵唄如凋咽泉晨而趺坐如月印川其應物也見晛之雪其住世也乘風之烟燈燼燭灺而影不滅刼銷灰盡而性猶傳吾將索之器界之外威音之前

復嶷子岸書

別經兩載每有友人來自湖上輒娓娓道仁兄起居雖復疎于聞問而仁兄近況得之頗詳殊不減覩面之樂也舍弟浪游武林更辱仁兄照拂備至感荷無量久未得覓便申謝寸衷殊用耿耿弟比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遺瓜棄髮不復流連但就靜厭閙一念未免障碍特甚迺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眞未可爲狂慧借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　主上迪畏焦勞殆同日昃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恒舞自如以弟度之刼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拚勞恐若衣麤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着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冗次草率附復把臂在卽不盡縷言

寒崖近稿卷一目錄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詩魁序

予裒輯海內知交所著篇什權度而刪定之擬其清異汰其繁蕪合五十餘人名曰神聰集其比閣而晨夕以詩商榷者莫如萬茂先日必以雪滕箋書其日之所得互相褒賞抨擊略不少恕月必用烏絲欄格下錄其月課馳示期於傾篋而止積歲將而朱黃淋漓紙札相壓扃鑰於筐箱中以為常余小星若闍距

予見山樓咫尺自其王父德甫先生暨其尊公悉能詩每剪燭閉步輒取以高下甲乙小星貽予有臥病草堂生燕子恨人風雨落燈花之句友夏涉彭蠡寓鐵柱觀與諸子祖跣大叫呼盧轟飲暇輒持觴滂吟稿索評隲記其公車東予云悔不南而北南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徙北耳復出所未刻詩索評隲如往昔為手錄其可傳者而頗效他山之攻伯宗寄嶧桐前後集予寢食以之許以作序至今尚負然諸黎美周擁楫龍沙過予室與相徙倚或言箋或寫須菩提或自描少林面壁像去則遺僕伻三持卷帙見畀曰知予無暇然闔美周詩安可以從予他酬應是皆予神聰集中最契洽之友也自喪亂以來夙昔汲冢骼壁之藏既已蕩然烟雲而諸君篇什亦遂為突騎拋擲委置于溝渠瓦礫焉迺很撫閣竊痛念諸君生平拓落不偶或賴予選而以其驚人句長留天壤庶可以騰光怪於異代而又不幸如此則是拓落不偶之中而重傷乎不偶也又安能已於太息嗚咽而繼之以涕泗漼蘭也哉吾宗伯璣詞壇之飛將也總角將

已工為古近體如射洪襄陽荊川當日比年風絮雨萍飄泊靡定類杜門著作以自娛頃從長干寄予詩慰數帙取而披讀之寧多予神聰集中人為之雀躍狂喜無以異明月之年還合浦干將鏌鋣之再合延津也昔楊雄沒而法言興仲長統逝而昌言出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同如是詩亦宜然諸君幸得伯璣搜括表章抑又何恨于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哉嗟乎作詩者可以好醜並見而選詩者必不可以瑕瑜倒置是故選[illegible]較作者尤難海賦一篇蕭統

存木玄虛而略張融淮西片石姚鉉採㬋文昌而刪
倘韓愈選者如是作者其又何賴焉今佰殘茲集所
週無非雋永所收無非奇秀銖兩而稱量之不爽諸
君其真可以相慰於九京矣予既樂爲之序而又以
胸膈所記憶之姓名別載一紙俾其尋析戟于沈沙
訪殘珪斷璧於宿莽以補南陔白華之闕略焉佰殘
其尚有以慰予夢寐於異日也夫丁酉陽月書于章
貢讀書樓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性廉介剛鯁少讀書
慨然慕包待制之風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
時福建司獄繫數百人尚書軒公輗命繼宗往鞫不
旬日爰書畢具曲直咸得其情錦衣衛千戶李銘愛
孽子欲奪嫡子爵誣嫡子不孝繼宗鞫得實釋嫡子
河間府獲盜遣里甲張文郭禮械送中途盜逸於法
解役縱盜者罪同盜文知郭禮有老母在乃唏噓慷
慨謂禮曰吾二人俱死無益君爲盜若爲解役庶可

全若母子禮泣而聽之抵京械張文詣刑部繼宗察
文言動疑非盜再鞫悉其狀大奇之立釋兩人別遣
役蹤跡逸去盜卒獲之於是繼宗聽斷之能赫赫中
外適嘉興缺知府王忠肅公翱以繼宗薦乃命知嘉
興嘉興若賦稅科徭煩冗且輸派叢獘每夏稅視秋
稅僅百一里胥皆盛夏追呼小民往往廢耕種至不
堪恭欽迯竄繼宗立法併於秋糧併徵之歲計通郡
丁田大數應科徭役者幾何人應輸金者幾何酌其
衡須之各邑田多力寡者俾出銀定爲柴薪皂隸之

類田少力多者俾出力定爲祗候弓兵之類自是民無漏報官無摧科然繼宗尤以聽斷著稱凡纖細曖昧他人窮年不能斷者繼宗決於咄嗟之頃尤執法不少假貸性强記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周可立以負罪匿繼宗嘗識其人數歲後更名立復充他圖老人以事謁繼宗繼宗曰爾非久寬之周可立乎可立股栗服罪郡土豪張某號張四鹵竊盜肆惡一郡患若家鉅富權要多爲耳目一日劫桐鄉縣官船繼宗收捕置重典當道力庇而欲脫之

以張無失主爲詞繼宗厲聲曰朝廷是失主又謂無原告繼宗笑曰知府是原告當道語塞而止某富民厭其婿貧寠賄權宦求准詞悔婚繼宗以大義拒責權宦來益力繼宗怒曰如是當令某輸二百金爲罰聽別擇婿權宦喜語富民富民諭金如數繼宗忽持金召貧婿曰以此資汝婚速擇期富民愕欲置辯繼宗叱汝悔婚以婿貧恐病汝女也今得汝助婿不貧矣一郡大快之時繼宗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兀憾於諸權貴頗自負其剛鯁益甚御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嘉興氣燄不

可勝選箠殺無辜甚衆繼宗榜於衢曰告孔御史者赴府孔大恨更久駐不去箠殺人如故繼宗忽具輿馬戒軸艫呼夫役數十人送孔御史至御史堂呼曰郡困憊不足供大人廩資儀率大人行矣御史愕且恨然不得已登輿舁騶輿直入府私署抵臥內搜索僅獲敝衣一篋圖書數卷御史愕且恨且媿遂去中貴人以織造至在他郡暴橫要重賄聞繼宗名憚之繼宗遣迓於境中貴人問繼宗何嗜迓者曰嗜麪飲酒乎曰稍飲乃設麪具酒侯繼宗於舟至則款飲已

出金爵行酒繼宗手其爵笑曰君用此朝廷用何物耶吾百姓貧不能支君僭侈之費中貴人愕然失色竟不敢留然孔御史與諸權貴中貴人輩益大恨繼宗值繼宗入覲不持一縷亦不裝一刺諸權貴遂以韓叅政某分守嘉湖謀中傷繼宗先是郡邑歉道殣踵接繼宗發倉粟賑之全活數萬韓以此罪繼宗擅用倉粟檄凡爲牘往按吏書牘竟持展閱忽狂風大作捐牘至空中旋繞飛揚俯仰視間方指呼羣吏俄蒼鷹掠天而來從十鷹從之如相肅命攫其牘或爪

或豕轉盼紛如雨紙韓怒曰若罔楊繼宗黨耶吾將
親往按怒而登舟甫登舟群鷹復至若訴冤於舟之
前後左右俄而百俄而不知其數韓益怒呼兵勇群
獵之弓者弩者彈者石擊者網者手搏多鷹益衆韓
窘無可奈何忽一老鷹奔而下擊於韓韓急以手蔽
面鷹又倏攫其冠而去至空中衆鷹爭相爪啄如其
頂然於是韓乃駭異事遂寢在郡滿九載考擢浙
江按察使浙素習繼宗之廉介而練達酷吏率望風
解綬鎮守中貴暨藩臬諸司循往陋取供億與聞繼

宗至悉革去常積倉大使十餘員以虧糧見繫繫子
女不能償繼宗憫之而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
溢於正數者四五斗繼宗悟因語僚屬曰俸者民之
脂膏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況敢食其羨食其
羨是食倉官之子女也僚屬咸惕然願捐俸以釋大
使罪無何丁母艱歸中貴汪直往弔繼宗衰絰立墓
次直趨至墓拜其額曰此間楊繼宗名今貌乃爾繼
宗曰某貌固陋但斷[illegible][illegible]親未之敢也直心啣之司
禮監張敏亦汪直黨其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浙江憾繼宗偕時以

語中傷　上前頓　上知其廉而免敏與慶又皆心
啣之制終　詔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當成化間
皇親勛衛暨中貴多暴橫其管莊家人侵占官民田
土閭閻無算繼宗至訟訴者午悉奪而還之會星變
求言繼宗抗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臣貪殘狀於
是前後恨繼宗者假疏浚河源事誣陷甚力中貴直
與敏與慶復從中相助遂左遷雲南副使雲南洞猺
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請往竪其旗
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見驚相告遂羅拜曰聞公名

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諸洞帖然信服俄擢湖
廣按察使下車未視篆命祗候汲清水數百斛洗衙
梁棟門礎公座與其堂下磚石曰吾以滌貪污之氣
肆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都布
按諸司皆舊僚友蒞任日舉公禮參拜畢忽降階再
拜曰明日幸相諒諸司愕不解所云明日疏諸司中
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悉落職為民已繼宗遂卒於
雲南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訃聞特遣有司致祭繼宗
在嘉興僅攜一蒼頭及撫雲南亦僅蒼頭一人隨官

詩人曰自古名公鉅卿何限至海內童稚婦女猶稱
包待制包待制吾恭之而未能企及也然識者謂繼
宗生平實無媿於拯云
贊曰孔子稱未見剛者吾於繼宗見之繼宗德威感
攝賴以保全尤衆當兵書項襄毅官總憲其僕千戶
沈楨怙勢爲惡繼宗每升堂僉白牌令隸玄府橋日
告沈楨者入月餘得狀百許然亦未有重情乃緘
狀於木匣召楨父子戒之改過及秩滿持匣付架閣
吏曰郡有大事啟此後項罷歸東廠訪奏楨惡蹟將
加籍沒吏持匣至御史某御史據實擬楨近戍已而
嘉興人欲爲繼宗立廟楨子輸首輸金曰吾家得免
籍沒者公之賜也然則繼宗豈徒以抉擊見能者哉
繼宗所至著聲而功名尤盛於爲郡故予錄嘉興之
事獨詳焉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江南布衣以理學著稱者則有宣城施先生施自魯
惠公之子尾以施父之字爲氏漢有施讐府有施士
匄皆彪炳于載籍宣城之族不知分自何代至元石
硤山長璛而始有聞數傳至養默翁志和生恩默翁
尹政則先生之父與其王父而爲名人所誦說者也
先生諱弘猷字允升世家宣城之雙溪里甫三載而
母見背七歲就鄉塾穎慧異常兒十四習制舉業輒
能見奇至三十有七列諸生又十年年四十六而卒
于其里先生生平留心理學雖偃蹇不售而終以理
學顯名當代自王文成公首揭致良知之旨闡明絕
學于千載下其門人王龍谿從而張大之一時學士
大夫脈支離崇易簡交相切劘于風雨晦明之中月
有講歲有會往來無虛日至盱江羅近溪先生汝芳
崛起江右與文成後先輝映所從遊較文成駸駸欲
過之然以縉紳居高而倡奔走海內英才未爲難也
先生煢煢布衣獨能發揮盱江之傳以提撕鼓舞于
東南初交洪元夫而始有誼入繼而北面爲江門人

陳文藝復祥日抽繹其微言緒論湛深黙識操行傍
修被其風者靡不感奮興起將發踊躍至傾江南十
四郡人士嗚呼自有明二百餘年來布衣中未之有
也當是時海宇晏然無事君若相汲汲于巖穴遺賢
如恐不及其以理學徵辟者時則有若姑蘇王公敬
臣西蜀來公知德黃梅瞿公九思豫章章公潢建昌
鄧公元錫或待詔翰林或教授郡邑雖弓旌未能如
在代之盛然業已被物色邀蒲輪先生獨抱遺經講
論卒未嘗沾一命之寄御史楊公備兵副使金公皆

知之而皆不果薦先生亦竟夷然不屑也庶幾哉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矣先生之學以見性為宗以善與
人同為大而要歸于躬行實踐嘗得叔父所遺絕產
不下千金悉推以置義田建義塾錙銖不以自私性
好施予視人緩急不啻切膚往往廢著稱貸以相拯
李孝子賓夫困縲係中力加獎掖俾得儕于士類未
幾李以友人冤死沁州獄先生發憤不遠數千里往
直之歲儀道阻不得前每語及輒泣下師事文藝陳
公十有三載左右服勞如一日文藝歿京師迎其喪

櫬越楚雲山建專祠祀之其見于躬行實踐如此類
者殆未易以枚數也先生歿四十有八年其令孫少
參閎章持焦太史所作墓誌銘徵弘緒為傳嗚呼理
學廢于干戈不絕如綫士大夫其有過而問者况布
衣哉如先生則雖特書屢書之可矣先生有子二人
長日登瞻刑部主事次日耆以詩文名瞻刑部別有
傳生平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

王研田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能言之然性情之所寄各異或以孤介或以曠達或以溫恭或以沉溺或以詭僻前溪子夜玉樹春江其沉溺者也玉川之結交甫里之散人歌其詭僻者也是二者吾無識焉抑或性情善矣而偏駁乘之要非其至竊以爲語性情之至者莫如春陵周夫子其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此學問之說也而非詩說也而吾謂古今說詩者莫如濂溪爲高深夫中正仁義性情極至之則也或率

之而合或治之而後合治之而後合與率之而合無以異然及其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詠歎之其所以道其性情者則又有至有不至焉是故莫妙於主之以靜靜則天地間之日月霜露風雨雷霆山峙川流沙飛石立與夫人事之歡愉悲戚歌舞戰鬪以迨草木鳥獸蟲魚無一而不可擸入於吾性情之中而物之性情亦遂莫能自遁由是而後形之於言而後長言而後詠歎過則爲周召之卷阿七月不過則爲伯平之騷陶彭澤之四五言杜少陵之古

近體而登瑣瑣漢魏初盛云乎哉予友金谿王研田今之中正仁義人也丁酉鄉闈受知董淡園令君令君過我亟出其泉稿相示予爲獵纓正襟而慶得人俄研田見訪江樓復持其制稿與詩刻授之予讀竟喟然曰周誥殷盤其比偶也本乎二南雅出乎變雅者其有韻之言也吾乃今而又得忠孝益友矣未幾而研田哀舉南宮聲名滿天下歸而下鍵讀書稀跡城郭予與研田不相接者蓋三載然君守時往來吾胸中與人言輒舉研田以爲人倫模範今年春忽夢

研田揖我於梅香柳影間次日而赫曦至矣予以負疴未竟讀其制稿而先讀其詩藹然而忠厚悠然而綣切穆然而思深遠有是哉研田之詩研田之性情爲之也研田之詩之妙研田之性情而又主之以靜爲之也而豈易幾哉讀研田之詩者無遽求其所以道之者而先求其所以治之者則幾矣不然吾未見其能爲研田也昔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輒於夢中往尋予疇昔之夢其于研田無亦偶有性情之合乎研田其益毋忘所以切劘我

而治之砥田一字惟箴其詩目鈌壺編茲則鈌壺編

二刻

黄氏歷代文獻乘序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繁衍而後合離盛衰之故始可得而言其合而不能不離盛而不能不衰者勢也超乎合離歷乎盛衰而有以長存于天壤者則其人之爲也古者或以國氏或以邑氏或以封爵氏或以官氏諸不在此例者又各有其受氏之自然皆不轉盼而其所謂國與邑與封爵與官悉已散爲萍梗飄爲烟雲獨道德品行之醇瀰事功節義經術文章技藝之卓犖者赫赫不與同歸湮滅是其族者奉

爲不祧非其族者莫不欲依以爲高曾豈不以其人黄嬴姓十有四氏而黄居一司馬遷所稱餘氏鄭氏莒氏江氏皆嬴姓之以國爲氏者黄亦如之陸終之後受封於楚定城之西此黄氏之所肇始也閱二千餘歲名公碩卿偉人傑士項背相望所謂渾渾長源蔚蔚洪柯者斯無媿矣南昌之黄分自雙井文節公文節以布衣詩文馳聲元祐紹聖間至與眉山伯仲相並故近代諸黄咸折雙井爲冠見更十數傳而予友倣俞孝廉與其弟子成嘶起里閈則明王文成與

知之傳風雨晦明砥礪靡懈迺世變多端敬瀹既不得志於時益發憤著羛慮諸書以識切當世比于賈生痛哭流涕識者壯之子威紹其金先未竟之業講學益力又謂受氏以來賢士大夫踵接未有網羅其事而類聚以張楚者乃著黃氏文獻乘若干卷起周秦迄於明崇禎凡四百餘傳簡而有法詳而不濫允矣黃氏之良史也自文節公而外若叔度若次公若世英若仲昭若勉齋若楚望若近代之石齋相國得其一足以光昭海宇得其二三足以夸耀來兹而黃

氏抑何其彬彬星連珠貫於簡冊哉子因是而有感矣凡詔告于世者莫如其鄉之前言往行爲易動尤莫如其家爲最易軒輊而收得氏者計二千五百三十有五雖其支派互異然受氏既同亦猶之乎其一家也誠得如子威者各因其氏之人之事爲比次而聯屬之俾其俛而讀仰而思憬然於世德之宜崇惕然於古訓之在目而曠然於合離盛衰之不足以遏慎也其所爲助流王化裨益聖教者詎不宏且遠歟然則徒以良史目吾子威之背其亦淺之乎知吾子

威矣子威別有詩文語錄各若干卷茲不具論

石幢菴記

大石輪囷崩岁翔舞瀰漫而來泉之欲出者礙道不得怒而鬬轟震林谷如是者六七里忽然聲恬氣歛遂爲香城寺距寺里許曰飽公坑烟雲草樹幽湧自得城外有人外之態隱匿數千年不使壑廬榭城洪浪淵公弟其友吼石初公牧生玉公避地至此陟巑岏攬翳朽結數椽其間題之曰石幢菴言其狀亶亶然如幢也或曰取精進幢之義以示來學也古雪禪師過其處賦六詠有奇怪不頭能自立法幢高建白雲中之句予友諶聖問亟稱之于是石幢之名一旦著于洪州余嘗慨山川與文人若不相值其湮没者不可勝道然幸而與高禪遇則不須文字而亦傳如百丈道吾曹洞溈仰諸山是已然則其急於欲得高禪亦如其急於欲得文人不幸而兩者俱不相值則埋隱匿數千年之久而無憾今石幢有洪浪上人此地遂與百丈道吾爭勝吁何其幸也予不能文聊以荅潺湲之嘴而已

建初諸子詩序

予曩與伯宗次尾倡生農夫孟璿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江上所識名宿稱一時之盛從皖郡賦歸來物換星移匿影不出者十五載舊都良友存亡不復可問其間筆墨馳騁文章贍逸爲近日壇坫所推者予亦不能悉其誰何獨伯宗似續得與父次尾之子友山賓得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蹏相慰勞如其先人疇昔歲己亥冒霜雪棹舴艋歷雷港秋浦憑弔二水三山放於射陽湖以題跋涉幾二千里其得懽然班荊道故昔者亦僅二三子而已一日王孫從座上出詩選一編積寸許垂示則溫陵黃俞邰所録也夫俞邰抱海鶴先生遺書居秣陵問業於予友高座道人道人擲置一切何有於語言文字之障而獨不能廢詩俞邰有才如海時以其古近體就道人籌燈商榷故其詩率多可傳復取江上州郡詩手選之如予曩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按其姓字予雖不能悉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戚黨予歸而徙倚寒水之側誦其詩彷彿再覩良友謦

之吾家鴻祖忽聽開元以來巡幸五嶽千乘萬騎雷
湧之盛自不覺破涕而爲笑矣諸詩類博奧而超忽
幽異而秀雅凡古人之佳處既已無不兼擅而吾一
言以蔽之曰玆真讀昔人之詩而非時流狗俗之比
道人其以予爲知言哉嗟乎古今來才與時各操其
負勝之權其才不能抑之使下而其時復不能抗之
使上則往往以雅頌之才屈而爲國風周成王時詩
五十三篇無一而不奏於朝廷宗廟不聞所謂達事
變而懷舊俗者豈其才之獨殊絕哉時則爲之若夫

平王而降雖使孔顏操觚不得不變而爲黍離揚水
之什矣今諸子之詩具在其將比於雅頌琅鳴慶耶
抑將列於國風以致感耶予亦烏能知然而其人則
皆大雅之才矣予故爲道其昔之盛事而樂敘之

贈刑部主事孝友施先生傳

今分守湖西道參議愚山施公歷刑部主事時以
覃恩贈父[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如其官安丘劉相國爲之墓表
宣陵[illegible][illegible]爲之誌銘而施公意猶未已復倩弘緒爲
傳以告史氏緒拜而復于公曰貽君之有墓表有
誌銘宜也傳則緒竊非其人然不敢不識其大者於
是取所爲墓表與誌銘竟讀之乃知先生蓋孝友君
子也特題之曰孝友施先生云傳孝友不必貽君傳
貽君之孝友則猶之傳孝友也傳曰先生諱譽字伯

省宣城之雙溪里人父允升公以理學著聲萬曆間
先生能世其家學甫四歲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
食先生侍王父肉食歸見母淡食悲痛仆地移時不
能起七歲就外傅十歲通毛詩義易尤篤好孝經晨
起必焚香拜誦之率以爲常每語人曰吾夫子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之所繫不可以一日而相
遠也始娶之夕從賓戲强以酒固辭不勝允升公以
爲忤客意曰擯之先生跪謝罪客請而起之猶退而
泣於寢門每雞初鳴盥漱適親所問衣寒燠疾痛苛

齋無不如禮年二十四允升公捐館舍先生哭踊毀瘠哀感路人旣殯輒蔬食一溢米寢苫枕塊不脫絰帶終三年喪瘞骨柴立抑又無不如禮者其致孝于養生送死之詳且盡蓋如此先生之高祖迄于曾祖祖父三世終鮮兄弟及先生而始有弟皆撫摩教誨之不遺餘力坐必聯席寢必連床食必同饑飽內無私橐外無私交遊終其身雍雍怡怡彈琴賦詩以相娛樂不少倦其篤于友愛又如此然則題先生以孝友之目先生豈有媿哉自桼焚詩書孝經藏于河間

人顏芝家迨漢邵帝而始出大儒孔安國鄭衆馬融皆嘗爲之注當時傳習之盛至于期門羽林士卒皆能通其章句近代以六藝選舉而獨不及茲經遂有登枝㧞本之恨先生獨能表章而又躬蹈履之眞有功于聖門者矣惜哉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弗克竟其理學之家傳而充大之也能無歎與先生附善詩賦不輕出以示人人亦罕知之者今其子少參公乃以天授之才頡頏揚馬李杜授之所向無不如意然而言必稱先孝友恭謹一一推本於先生人以比之石奮不是子故樂爲敘次其事無使不言而躬行者獨專美于前代焉少參名闓章順治己丑進士

舫亭記

崇禎巳卯冬盡予始以謫籍來攝長興長素稱巖邑自石令有恒爲盜剸刃更數令皆先後投劾去至晉陵吳令𥫗稱又以漕輓失額左遷予從干戈患難之餘來蒞茲土苦辭代庖不獲時遼餉外復增練勦二餉練最急特遣給事中專督勦屬督師閣部軍需方武陵氣燄甚時每擧肈手赤羽立睨諸守長諸守長率惴恐失措長邑虧勦餉至六千練至萬四千又從某以中車御命倨坐撫按上其厮養號把牌者四出

催漕郡邑長漕輓七萬餘迄歲暮廩無升勺予仰天嘆曰吾其不免於茲邑乎乃日晨起皇皇治公事底漏盡而返問前羨耗幾何曰貪者五分廉者三最廉者二乃盡去其二問鹽漕者何曰押差鹽何狀曰差四百大人輸五金私令令獲二千而差取償於民者萬數千不啻也乃去押差問促漁之脅之甚者何曰錢允中曰朱𡨴乃罪錢允中朱𡨴問其次曰縣總乃革縣總甫三月而勦六千報竣練萬四千而萬二千報竣又閱月而漕七萬餘悉報竣乃遂無事暇則退而讀書於私署署有夢鼎堂堂堅完而頗漏濕稍爲修葺之堂之旁圍可縱廣六七畝。方池滄蕩如環占閑地之半舊有亭翼然跨池南面老樹叢篁夾立左右魚鳥旋繞陟降入其亭泛泛然類浮江湖而騁猗也因顏之曰舫亭或曰舟居之樂其如東南而尤莫盛於湖予朝而橫艇苕川夕放於蓮花莊白蘋洲空水搖曳鷗鳧成圍而所蒞長邑卷畫溪古木參天十餘里又豈不可幅巾輕裘絃管嘯詠顧乃取尺寸勺水以自娛而矜之又以其偃息之亭强名以舫某

或滋甚曰予之名亭非其嬉遊是耽而浸淫之也予不聞之乎治大國若烹小鮮吾亦以吾之亭喻吾之治而已物莫安於亭而莫不安於舫蓋當其利涉大川難風濤恬適之際亦若有不可以終日者退而處處吾廬遂若畢世而可無患然而善操舟者縱一葦凌萬頃能使吾之舫一如吾之亭而使處其間者安之而忘乎舫與亭之爲二物方予之始至也其視此地殆甚於敝舟及其既與吾習也吾于于徐徐而已雖然吾慮焉夫舫可使安之如亭而亭顧有時而奚

不測棟折榱崩僑將壓焉非吾曩者寢處之亭與常變有定形而安危無定勢舫安矣而亭之危或有時而甚於舫吾又可恃乎哉吾不敢當此地之長年三老而繻有衣袽之戒尤所不敢忘也子乃較量於舟危之樂而遂以病吾名吾因而記之亭中且將告子於茗川之上

絕句合刻序

詩難于近體而尤莫難于絕句近體之難在于略辭藻而崇氣骨至絕句則非天授之才不能臻于神妙昔之論書者往往苦筆多而意不足獨索征西筆短而意偏長或比之靈[illegible]松冰河危石見者輒低徊不能舍去此作[illegible]之要法也洪其盧裒括唐絕七言至七千五百[illegible]言至二千餘號曰萬首大抵唐人之詩以專力[illegible]於絕句而以餘力從事諸體故絕句較諸體爲獨多其傳世亦惟絕句爲獨盛然自李

供奉而外若王龍標之靈異杜少陵之放曠王右丞之幽澹韋左司之閒適岑嘉州之雋永李姑臧之端快杜樊川之悽惻在景盧集中亦不過寥寥數家而止則甚矣筆短意長之難言焉武林姜真源張祖望兩先生斷題詞壇如長江大河分王南北如岱宗華嶽並峙東西所梓五言古與五七言近體世既已脂珠和璧奉之瑱珥飾像章兩先生並轡而來日以吟哦爲事復出五七言絕若干首以問世姜則幽澹自賞類右丞張則雋永爲宗類嘉州至其脫去鉛華洗

盡浮埃馳騁于古今作者之林則所謂沛公殆天授非人力兩先生之于李供奉遂將鼎足而相參矣嗟乎世才士應時角立然率未能操其全以制人其連篇累牘而無際者約之於單詞片語而輒多敗蓋大小長短之不能相兼類如是若乃神龍之為物或噓氣成雲掛星斗而搖河漢或拳縮蟠屈下宿藕絲之孔不以浩蕩見奇不以局促為累羽毛鱗介之紛然者皆祖之而先生操其全於秝芤何以異是絕句特神龍之爪與尾而已夫爪與尾而詎足以盡神龍也哉

孝廉佘聿雲先生墓表

佘於江南為鉅姓氏族譜所載有太學博士佘欽宋有登科佘贊皆吾南昌人其散見於四方之諸佘各有淵源不能悉數而諸佘中莫如南畿銅陵之大通族最盛其先世諱起者宋末義聚馬仁山泉至千三百以詩書名節相砥礪終元世無一人出仕於朝迨明而族益蕃人才益多孝廉佘聿雲先生其瑰瑋絕特者也先生諱翹別號燕南祖諱傑新化知縣累封奉政大夫父內齋公諱敬中以名進士官吏部稽

勳司主事歷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內齋公在吏部誕生先生於京師先生生而秀骨豐頤目光爍爍射人人莫敢仰視年四歲讀書以異敏稱成童博聞強記五行俱下而尤不以穎慧廢攻苦肆筆為文章落紙日數千百言津涯瀚汗烟布雲施居恒手信陽何景明文集不置以為類我臨川湯若士顯祖詞賦名天下從吏部座見先生異之為命字而貽以詩有山公臺榭即逢君愛汝能飛字聿雲之句早補諸生與兄曉同著聲庠序間年二十五中萬曆辛卯應天鄉試

明年壬辰上春官中副車時先生以鉅族貴游子未壯而登賢書又中副車其才名又久已噪東南莫不以爲旦夕掇高第取卿相于跬步爭望門相納結江南知名士如金陵焦弱侯顧鄰初吳門張幼于王百穀宣城梅禹金及同郡劉敬儒鄭用章楊長孺柯賢甫悉相與倡和無虛日迨庚戌計偕則先生已五上公車年四十四矣宣城湯太史賓尹以倒應入會闈嘗私嘆曰余孝廉猶尚困公車乎數就其寓物色之先生下門牡自絶竟不得見而去太史益相敬重倍

常然先生是歲竟不得第亦竟不得中副車於是歸而頹然自放益恣意于經史詩賦間及塡詞慨然于秋自命視弱齡所手之何信陽集駁欲駕而過之文類孫樵詩類許渾司空圖塡詞類關漢卿時所識知名士漸寥落先生亦久於詞場漸老矣適應天巡撫張孔教生辰十四郡太守暨太守僚佐謀修酌者之辭屬先生爲文以壽張産湯若士鄉稱能知詩文亟獎賞先生辭章迥絶常均遂屬池州守黃流芳以池志專煩先生不雜他名流池自乾道中吾家昌胡[illegible]

爲守成秋浦志八卷其後王伯大成新志十六卷歷數百年殘闕無爲之繼起蒐討先生坐所居東閣日夕綴摩雕鏤黃太守類式間以析疑義與先生相得甚懽忽一日商榷抵夜分卒中寒竟以寒疾卒卒僅四十六歲距登賢書蓋又二十有一年嗚呼困矣明以帖括取士在國初有司率精研經學衡文之繩尺非然諸名士獲舉於鄉未有不繼舉南宮者及成弘以後遂有老死於孝廉之名士如陶朴菴澤桂北海茂枝邵北虞圭潔然率不過一二人或數人而止萬

曆改元有司類多淺陋無實學又不守繩尺以論士至末年復關節賄賂雜行於是諸名士與登賢書不啻難於登雲而登賢書者與一第又無以異排虎豹之九關而登閶闔於是困頓公車以老者南畿則有若歸季思子慕顧朗仲雲鴻張賓王榜李長蘅流芳宋羽皇獻翔浙則有若聞子將啓祥陶君爽爽齡江右則有若李長卿鼎羅尚之曰褧李雲將良閩中則有若李衷一光縉山左則有若王補之象關西則有若趙子函崡大梁則有若張林宗民表其賦才皆可

伯仲先生然皆未嘗膺一命之榮未嘗霑升斗之祿
而老且至死豈特一僅僅二十一年之孝廉聿雲先
生已哉然則先生抑亦可以無憾也已且先生嘗
神宗四十八年垂拱之盛生膴仕厚祿家前經後史
左賦右詩捧鄴架細帙支順而著述其間製彩舟曰
浮齋往來秋浦九華嗚咽非舞而填樂府所作賜環
記至 天子見而改容稱善教園弟子奉觴以祝萬
歲其視奄奄一高第醉飽沒齒者爲何如哉爲何如
哉抑亦可以無憾也已先生著作有幼學記池陽往

哲記逸不傳偶記四卷弥山奇紀一卷池陽三忠傳
一卷翠微集一卷白下集一卷秋浦詩十章浮齋百
詠一卷鏤骨菩薩雜劇量江水衷諸傳奇各一卷行
于世賜環記一卷尤著娶青陽施氏繼娶呂氏子四
人繼鼒繼珂繼楄繼香生隆慶丁卯正月十三日卒
萬曆壬子八月十日卒後若干年辛丑春日珂子心
傳持相國何公行狀與貴池劉德輿書以片石乞言
既已有爲之誌銘者而又嘉心傳之能文不獲辭因
爲表而揭於墓左

就亭記

湖西分守使君之署舊有古柏數株森然挺立青葱
蘢嵸左爲天寧寺右爲石溪禪院幽深爽曠益郡城
之勝境也署中有地隆起可二丈餘面勢俯清流
雉堞環遶前此蔽于榛翳棄而弗顧宣城施公愚山
秉節茲土裘帶雍容逍廻各安其居於是謀所以偃
息而登眺者乃構亭於其處上下左右無不以竹成
之名之曰就亭有取于江山雲物皆來暱就于我也
公既已自爲之記適予從章門來乃以暇日觴予於

亭周覽垣壁名流勝士題詠殆遍又有爲之圖畫者
公曰予不可以無記夫就之爲義廣矣漢許慎曰就
高也从京从尤尤異于凡也宋陳彭年曰就成也即
也是二者茲亭殆兼得之而義有進乎是者古之君
子成一代之治功未有不因乎人情土俗而爲之變
化臨江素稱瘠壤地僻罕所見聞幸而有蟀蟋山樞
之儉復不幸而有中谷蓷爰之嗟其士大夫不獲安
于絃誦以自見其小人困于水旱迫于賦斂旁午叅
軍興供億間之罔有不顰蹙相向者公一切因勢[illegible]

轉移之培養其儉朴而蕩滌其嗟嘆誘以詩書撫以易直子諒不踰年而聲教大洽謳歌四起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游之泳之斯豈非公之所以爲政哉抑更有進於是者周頌有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言不忘所有事也公於詩歌古文辭類殫精竭智以窮其奧不底于精當而不已其況酣義理以續先世正學之傳也磨礱砥礪歷寒暑晦明而靡間皆玆亭日就之益也是則政事學問之大悉於公之命名寓之而豈徒修一亭之登眺云乎哉後之人其幸謹護而深繹之以無負公于他日

三唐傳國圖譜序

史之難言雖太儒不免似是而非之惑文中子修元經以斷諸家聚訟而歸其統於後魏北周司馬公修通鑑帝曹魏而寇蜀帝朱梁而寇河東邵康節修皇極經世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其事皆關乎君臣父子之大其書皆並乎日星河嶽之久而其持議舛忤如此三君子且然況於下此者乎歐陽正統論與秦而不與東晉不與後漢其謂桀紂而不廢夏殷之統未可以始皇而廢秦歐陽之說是也至謂

愍帝及瑯琊位非嗣君正非繼世而欲與昭成並黜則已失之其大謬者尤在於進梁而黜晉黜南唐夫夷晉於五代夷南唐於十國可也進碭山篡逆之人而加於懿宗之賜姓憲宗之裔之上而曰劉智遠與朱全忠特小異而大同歐陽氏不其昏甚矣乎予友吳山窴淵沉嗜古而於史學尤深嘗下帷劉伯宗家盡取諸史濡首而研究之作史跋十數篇網羅百代於胸洞若觀火予爲讋怖縮舌復依春秋之旨作三唐傳國圖譜驅以示予而索序其所繫天祐之十九

年則正統之唐也起同光迄淸泰謂之曰後唐起昇元迄開寶謂之曰南唐當南唐去帝號稱國主統固未嘗絕也故雖奉周宋正朔而猶以南唐繫焉至入汴而後絕而不書嗚呼其義精其例確矣書成山賓爲之說曰莊宗雖族本沙陀然昌姓實出朝廷之賜其改元而建唐高祖太宗懿昭四廟並稱七廟則已祀夏配天矣李昪固屬憲宗第八子之裔同祖玄元皇帝者也舉高曾故業復十一於千百夫誰曰偏據不正乎山賓可謂晰於君臣父子之大義而其書遂

足與日星河嶽並垂矣夫神堯以一旅崛起討元兇楊廣而錄附之子孫其得天下甚正傳十四世曆二百九十年而遽絕之孰與夫傳二十帝歷三百四十二年而徐絕之之爲厚也且夫一方一郡一邑之足以繫人心尤甚於天下其戴之日也於其戴之日則以不祧尊之於一方一郡一邑之崎嶇顚沛幸九鼎猶懸一絲乃欲以未能泯一而遽絕之也能無悖於春秋之旨乎山賓誠可謂晰于大義者矣孟子曰不知其人論其世山賓以忠孝仁厚立心復抱黍離之

痛其唏噓而爲此也豈特泫然于神堯之統哉山賓別有三梁系譜本姚叔祥而正其所未安以宜帝紀南正統而迄于隋一洗昔賢之舛迂予謂山賓晰于春秋之大義此又其一端矣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崇禎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爲牧者聞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籍窮經今之良吏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主爵牒撫按趣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共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于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

將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子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月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個辱所不避及予辭京職而剃髮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殺之左遷舒城闖獻介馬交馳予張空拳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乃始大悔向者孟法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裨補益厭公之早識也公歸未幾予亦告養返予合期與公爲避亂之圖乙丙間猶致長牘於予歔欷嗚咽淚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起空江間其無人遂杳不相聞聞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豈上修下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郁離子輒解顧仰止甫成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藝者各以所長分立支派於是有臨汝婁東金沙之學有

東鄉湖上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末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駁存論幾等彈文至讀公著作咸頫首抽繹而心折休寧金正希聲嘗稱之曰頓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留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訊予馳赫蹶商之皖撫鄭二陽黃配玄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月無虛旬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刻謂益

重之適左帥良玉假勤王名每騷江南公同池大兵
備道程世昌發兵守禦危郡恃以安堵黃每向予誦
說不置然公翺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未嘗有所阿附
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曰五侯皆盜賊
之餘今列爲鎮未必升藏黃河而先牽制自下嗚呼
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追悔
無及至今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悌厚宗族一姓婚
喪必給其求而于友誼更非時流所及家本素封至
公而漸窘迫後以廢箸售書與館穀四方來者生計

益落然一間賢士大夫急難輒駭嘆奔馳叩戶縮腹
以相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
部獄公皆力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鉤黨之
獄周禮部鑣雷御史縯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
周旋之裘必緒被督察劉宇亮之誣參也方自矢不
城守總其一莽頭又病隻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
有蒙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遣與周二爲南之伻
也予猝視驚訝爲一笑逮抵獄索備盡絕自分必死
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以給晨夕而號于雞鳴呼公

倘予于幽囚之日而予不獲哭公于寢楹之間予其
何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日
非欲退而爲著書之計于嶧桐集詩文各一帙畀予
日予無爲面諛予曰孟堅昌黎之間虛一席以待子
詩則少陵之嫡子也雖然時且孔亟君茲廬且不保
矣安得閒歲月而著書公黙而不應已出所著春秋
左氏地名錄人名錄諸書屬序之予亦諾而不果作
無何而天崩地坼予踉蹌棄家走楓原山中痛哭痛
稍定輒華所藏書置墓左之廬然終爲士卒恣取以

藉馬蕭公崎嶇峽川獅山間悲慼與予相類然獨幸
藏書尚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貴池固有吳應箕者
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擁而悍目光若炬酒酣岸幘
道人間不平事輒鬚張齒切而眦裂自國變來日同
君聚哭于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
向又日與其子廷鑾彷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
豫章者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
髮鄭心將自比於皋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宗
卒踐此四字以終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媿公嗚

呼公今真獲歸全矣聞公將屬纊前喉吻間猶咄咄
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金陵臨安圖志至氣絶不肯
釋嗚呼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以文章名天
下而砥行植節不媿古人獨其留心當世而不獲一
見設施人頗爲公嘆惜然于公無與也爲文高古渾
成類西漢于詩尤工樂府皆絶句其著作滿家而行
世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
事異同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
記皆已成者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跋曰劉氏

家訓皆未成者以屬其子廷鑾廷鋆曰後樂苑亦未
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即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
之所罕覯矣公生于萬曆戊戌年六月二十四日卒
於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苁山娶王氏子四廷鋆
廷鋆皆以文章顯而鋆尤著世所稱江上名士德與
甫者是也晩舉于添丁勝丁尚幼孫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自於而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肖
冝其卓爾節則晋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噫或能兼
兼而長傲勢固難已公獨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

原缺第四十四葉

紀行詩序

五言詩托始於枚乘而沿於蘇李昔人稱其折繁偷
之中若文質之會詞意高古爲難其工此者類得之
於送行惜別登高訪遠尋幽覽勝之際蘇李而後子
桓之芙蓉池淵明之斜川曲阿其尤超絶者也至於
放懐山水連篇累牘而無盡則莫如謝康樂今讀其
人石室山登江中孤嶼與夫遊赤石進帆海諸詩抑
何其皆異而英多耶雖其賦才卓犖寄託淵遐抑亦
山川之助不可誣矣余友倪闇公登佮倜儻非常之

眷抱其先世文傳文毅兩公遺書倚蒹蘆而洛誦益
馳騁於千載上下而涵泳之著作滿家既已浩汗若
河漢爗赫若雷霆爲世所震駭而猶不免嘆季女之
斯饑悲狐裘之蒙戎也乃作沈驗遠遊九變諸篇擬
楚詞以見志周伯衡先生爲序而傳之今年春偕先
生横彩鷁而來發石城歷秋浦涉雷港徘徊孤山彭
浪磯陟香爐峰問布水棲賢諸勝放於龍沙而至止
得紀行詩若干首皆五言古體也予讀之其蕭然玄
賞則清且索幽異之句其穆然寄懐則江南倦歷覽

之什共懷新復奇則哨然陰霞屢興沒之詞以較康樂遂與之揚鑣並轡而爭先至其骨格蒼勁筆力變化則飄飄然夜乘之十九首矣嗟乎閻公嘗膂力方剛之歲縱不得志於有司然得從賢大夫周歷千餘里金鼓鳴笳以射虎南山刺蛟江上因以發抒其慷慨激昂之氣於篇什豈不亦雄甚矣哉異日者海寓晏然尉侯無警出而制禮作樂摩崖勒鼎成雅頌於著作之庭余老矣猶及見其偃笳鼓而再過茲土也

六息軒書解序

功令取士之法易詩書春秋禮記人各占一經而分治之學論語孟四子之書則群天下之士而合治之朱子曰四子者六經之楷梯也伊川先生亦云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自明矣則四子之書蓄理宏博蘊義淵深非他經之所可並也雖群天下之士而合治之常苦不能得其古要往晒郝公仲與于聞都公偶及子路問成人章口次節當是子路語舉共生平得力者以印證於師不然則曰字爲贅矣予

友宋長庚嘗言太師摯適齊章記聖人正樂之後雅頌得所乃遂分散群工聞[illegible]列國而部樂在齊非師摯不能詳定故首追之且樂師皆無目待相而行當時列國聞元音在魯或共起而徵聘咨訪未可知倘偶以爲避亂而去何其外也家敘士言授經萬美叔一日講子在陳曰云狂簡與斐然成章滌是三種狂自狂簡即術者斐然成章則語言政事文學之選也時講乃欲以一狂字槩之可乎諸如此類皆能抉摘人之所未發每欲掇拾其說勒成一書以備參考而

苦臥病中報至于寂常義諦之中慧心人別有點睛
妙手尤足令讀者解頤徐子卿以觀世音為聞文章
照面陳慧功以君子坦蕩蕩是橫說小人長戚戚是
竪說此皆能以數字拈弄開拓胸智比之禪家則真
教外之傳矣同邑胡三不甫潛心經學析及繭絲牛
毛壯歲北面于萬恒麓先生深悟致良知之宗于四
子首要靡不洞燭其微皐比所臨戶外之屨常滿六
息軒書解則其授經時之著作也其抉前人所未發
如郝宋諸君者往往見于篇章而其指次雋永悠然

使人意消如徐陳之點睛手者則又未可以一二數
也三不甫既貧而屈抑蓬蒿此書雖成世固未有識
而好之者即好之亦未有出力而梓行其書者予為
之掩卷太息雖然世獨患無王仲淹耳仲淹在安知
無董常房玄齡魏徵輩其人忻附門牆而受王佐之
道於講帷乎河汾元經抑又奚患其不傳哉

重興翠巖寺記

西山崔巍其高矗天中有道場實稱翠巖創始梁朝
普通二年再造於唐武德初越宋元祐可真守芝
悟新圓璣以般若智談說妙義一時叢林諸大比丘
稽首贊嘆得未曾有俄諸比丘淪散各盡俄翠巖寺
亦歸殘燬有一中貴奪為楮廠感彼旋嵐毒熱惡風
吹其肌骨及其皮髮展轉病苦生大怖畏求哀懺悔
遂移楮廠有戍陀羅聚族南山復踞其地以長子孫
牛羊犬豕雞鵞魚蝦酒漿血脊種種汙穢至不可說

爾時香城大行住持字曰慧習修行如幻三摩鉢提
見彼祖庭淪於俗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
我不自量願捐髮膚恢復茲寺乃至命終誓不退轉
爾時白法又一大德字曰古雪以種種法廣度有情
如灌甘露如畀良藥時慧上人迎古大師至於香城
為說十重四十八輕說是戒已值刀兵起熾然充盛
燕徹梵天無可棲息上人思惟我有夙願恢復翠巖
今此搶攘云何勸化云何究竟忽一居士現宰官身
贊唱大乘辨才無礙是為熊公亦與上人同其宏願

於是諸山大比丘衆若三止若雪崖若洪浪若霞生各以方便善巧相助諸成陀羅或喜或怒或讃或罵或旁袖手或陰助杷或來作甲或挾利及彼慧上人若無所聞若無所祝說誠實語開示悍獷悉令踊躍損其所有鍮鏇珍貝衣鉢牀椎莊嚴器具靡不畢捨至無可捨又復奔走遍告諸山旋轉成就於是居者咸生信仰乃負乃戴乃徙他處爾時上人復邀比丘迎古大師師自念言我此幻軀何不可寄把茅蓋頭茄林覆體亦日亦月亦飲亦食云何依托而必茲土

諸比丘衆周匝圍繞兩淚墮請師不獲已放大光明作獅子吼宣揚如來第一勝諦乃同比丘詣於翠巖時有簽樵五體投地而作偈曰

我聞符氏言　昨歲元旦日　積雪至牛目　開門四無人　見彼噬嗑者　中有四字存　曰大雄寶殿　筆畫巨如椽　又聞慧公言　晝寢於招提　夢現一浮圖　晃耀難正視　髣髴見胡僧　招搖百十衆　已亦湧身入　感嘆爲希有　我意茲二瑞　端爲大師設　大師持梵行　如彼雪無染　大師傳佛心　如彼塔無縫　我今作是觀　政如童子戲　有時圍獅象　有時縈瓦礫　雪消塔復頹　忽然失所恃　願垂大慈悲　詔我多生㢋　長以葛藤偈　獻此新開爐

公奠王方伯太夫人文

嘗讀史至漢范滂吳孟仁晉陶侃之母皆能以詩書道義訓廸其子以顯名當世至于今誦說之然未聞有功德以及物也宋楊東山母羅氏以誠齋先生元配產多子悉自乳曰吾不忍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東山秉鉞五羊積俸十千餘緡適歲饑母勸之悉出以代下戶租稅此爲有以及物矣然猶有限之膏澤也若韋郇公得家之母練氏曾脫閩將某於阨其後閩將攻福州城招練使出曰吾且屠城練曰將軍倘念

疇昔願全此城不然願與俱屠未忍獨出也將感其言而城獲全此其及物廣矣澤至深矣然猶曰一時之恩施爾未有若我王母盛太夫人之再造吾江右也江右苦賦稅繁重惟南郡爲甚以元朝舊額較之浮折色銀一十九萬五千餘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餘斛閭閻皮骨俱盡而無以供惟正有司參罰接踵而無以謝考成督撫藩臬諸臺蒿目而憂至于日昃不遑有伯邁人王公適當三載戲瑞例得拜手颺言慨然曰累孰有甚于此者立抗章搏額而呼于閶闔

天子爲惻然動容下於度支復降　溫綸核於督撫所藍於是一州七邑三百年溢額之征旦夕可與蠲減而億萬載僅存之孑遺亦旦夕可與含哺鼓腹而嬉遊大哉言乎其利溥其賜悠長以視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者其廣狹爲何如哉是時太夫人壽踰八袠方就養於紫薇之署惟有伯慨慷敷陳有以慰當宁如天之仁惟太夫人優游庭訓有以成有伯仁者之勇是則再造江右非太夫人爲之而誰爲之哉郇公之母生全一時東山之母惠施下戶以絜比於

太夫人之前不啻濊水之與甘澍矣廼若有伯之稟持名節類范滂清介絕俗類孟仁功在社稷類陶祝莫非太夫人之教則莫非太夫人有以成之也某等識其大者以告來茲不能悉數之矣方圖畫像範金尸祝有伯因以尸祝所生匜匕絜酒之薦未足以告哀而達悃也嗚呼痛哉尚饗

江上清風序

吾郡蓼洲爲章貢盱汝交滙之區一日鹿谷洲一日輣轆洲叅三國時呂蒙作大艑之地也今少司馬熊雪堂先生自壬辰賦秋蓼途哀歸里抱藏書搆綠波樓偃仰其間所著江鴈草有桃源面面青嵐起蕭儀曾屑紫氣浮之句詠其詩可以想見其名勝爲先生負伯仲伊呂之望高臥丘園澹然浮雲富貴一時督撫藩臬諸臺暨郡邑大夫勸駕趣接先生夷猶江渚輒杜門以謝之樓遲南浦東湖忽忽遂十有一載矣

生平無他嗜好獨耽玩墳典瓻瓧今古往往日昃不遑公卿篤志學問殆有甚于韋布者前後著作日荀香剩日山欲存日被褐行日伊蒿集日恥廬集類皆國是民瘼所關發天憫人所寄上可以羽翼典謨訓誥次亦可以裨益政理懸諸日月然尤專力於詩刻燭擊鉢咄嗟而辦其清真高古不肯稍拾牙後以攄匿性情多至連軸盈車最後江鴈一編則其自系之年譜抑亦金匱石渠之實錄又蓺林之創體也先生高臥既久凡九牧之諮詢四牡之往來與夫縉紳遂掄騷人墨客探幽訪異而至止莫不造廬請益倒屣問道所交皆博物洽聞之名流投贈篇什充溢笥篋先生悉取而依韻和之題曰江上清風既自爲之引而復屬序於小子予惟古昔卿士大夫交接四國以微言相感皆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志然有不必自作者嗣後聘問不列於侯國而斯道寖微蘇李唱起河梁於歌再盛然亦未聞依韻倡和又其後唐之令狐楚韓琪爲斷金集宋之楊億劉筠爲西崑集繼以蘇子瞻陳無已趙德麟爲汝陰集斯倡和之甚盛者

然其書今又散軼不傳先生茲編肝膽相注道義相劘遂足追周漢而陋唐宋詎非千秋風雅之快事哉且夕先生出應鋒車之召殆將以吉甫穆如之風披拂四方化養萬物如說蒸民之詩之所云云江上固不得而私有之其更咄迭和姬二雅而紹三頌必有倚俟於唷背者予又得徙倚於鹿谷蓼花間而快聽之矣

寒崖近稿卷二目錄

寒崖近稿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illegible]梓

洪崖鄉大陽神廟碑

距省城三十里有村曰南寶負山帶流符姓聚族而托處予兼葭書其廬聞有大陽神者靈驗甚著每歲六月廿三俗傳爲神誕日符姓偕居民旗幟鼓吹肅衣冠而虔祀祀必具酒醴蔬菓侑以角黍云神固與沮雜同嗜予聆夫符元夫時以祭餘相餉因歷問神之鄉土姓字與其行蹟封爵則故老槩未之詳也崇

禎間予方刺晉蓼置身層臺之上臺中折崩聲如雷自分股骸瞬息虀粉俄而赭袍從空而下掖之起仰覘見旌飄揚彷彿有大陽字已爲督祭相國誣參繫詔獄賴神之庇佑卒免於難海宇澒洞予避地石河迺只讀書舊廬擬載牲醪酬夙願竟以倉皇未果戊子變起肘腋襆被就元夫商所以全家室語未畢鐵騎飈馳而來予攜累急詣所謂南寶青龍山者則神之廟貌在焉得須拳石謝且祈是夜宿竄寶埋村氓奔集以數千計抵二更呼聲洶沸凡大小虎十三頭

魚貫而下鐵騎怖不敢上嗣後圍城且久兵日衝突於崇山峻嶺叢莽無間予輩岌岌不免一日有兜鍪數騎介而登馬徒甚掎矛而衛者皆辟易至廟前忽一馬仆兜鍪者四顧若有所畏而去去且遠村氓走抵則馬死久矣時暑甚馬至旬日猶僵伏如虵蹟衆請於神謀遷之筊弗許迨夕疾風暴雨死馬忽自移去離故處數丈許若有鞭策驅之於是衆咸知神之保護一方而示威靈于馬也喪亂甫定符氏內甲與族諸君暨予舅子後感神曲全茲村謀飾土木以報

乃拓古廟而更新之益以堂室門廡丹艧輝煌予友諶聖問爲之記事與文並奇蜥可傳而予後意尚未已復徵廟碑于予念前此邀庇佑於冥漠者屢矣不敢以纖習爲辭獨嘆神之威靈赫赫如是然大陽之號僅著于洪崖數十里間上之封爵罔聞於宗伯不得列祀懸洗滌之典次之姓名無徵於郡邑群有司亦未嘗有犧牲粢盛玉帛之薦宜其於禦災捍患莫然度外置之乃神之勤勤懇懇加惠以生吾民不以莫我知而少怠也視夫涉崇班而痌瘝不切于衷受

顯名而陷危邪關于施者能無過祠下而汗背也哉古稱名山川澤度可以出財用者皆在祀典洪崖壁立千尺秀削不可名狀泉湧其側凡九十七曲而匯於河斯固神之所徜徉而樂施也廟創始于辛卯落成于壬辰衍貲而耶許相助者若而人别伐石以紀姓名茲不備書

上黃撫院書

竊聞古之君子其行已也高難進易退之風而其用人也欲其易進而實不欲其易退與所自處若方圓枘鑿之不相謀今之君子不然方其未進也延頸企踵如恐不及迨其得而患失也雖復人言屢至彌文醜詆而猶望溫綸之勉留當塗之私庇至人才用舍之際漠然於己無關有告之者曰某粗某長某能某事則必咨其尚身何途非夫資格之卓卓者則必姑聽而且姑置即其資格卓卓非素所狎暱與所通財

賄者則又必婉置之幸而用或喜怒一不當意毀譽一入其耳若遂不可終日於吾前嗚呼數十年來士大夫蕩然忘媿恥之情瑰類傑士惘然於知己之難遇而甘老畎畝以至寇盜災變之紛紛者職此之繇而已若夫軍旅之事尤非尋常之才之可勝任而愉快緒聞人君命將避正殿而詔之齋三日而後造入太廟而躬授斧鉞其獲居是任者類有腹心謀士若而人通糧畜威若而人權士遊士爪牙羽翼若而人下至時日鬼神藥餌飲食會計之委瑣又有方術法

辨若而人誠得其才雖菲頑於咻蹵而有餘否則積歲月以延訪而猶苦不足是故古之人其夢寐皇汲於此也如溺者之呼岸卒如瘵痺者之問醫如行迷徑者之求侶溺必待父母而後呼醫必待盧扁而後問侶必待故舊而後求匪狂則愚焉而已是故古之人當其用才師中也未嘗責之以儒者坊表未嘗繩之以尚謹廉隅以為遵坊表飭廉隅如金玉之可玩而不可佩如騶虞鸑鷟之可悅而不可驅吾方擊鼓相接金鐸相向矢石甲冑相往來又安得去彼而取

此昔者齊桓知甯戚之能將任以政群臣譏之曰衛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賢用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卿嗚呼大臣用人誠若齊桓於甯戚尙何寇盜災變之足慮弘緒獲奉謦咳于茲四何矣執事受朝廷非常之遇勢必圖非常之報竊謂圖報之大者莫甚於用人今執事扼南北之要控舟車之衝耳目所逮計當有度越於常均緒且獲舉觴幕府為執事得人賀乃

幾幾日夕而覓杳莫之聞也豈執事求其人而未之得與抑有其人而不足當吾簡拔與抑所謂遵坊表飭廉隅者之容有未至與愚陋賤吏不足測量高深然私懼倥偬洶湧之時開風裘足為害封疆滋不小非胡職方所薦某某黃尚寶所薦某某執事誠加之親試而果無所短長庬之謝之求為不可若但逆揣夫持刺而來者必無豪傑則執事固未能開閤以攬英賢吐哺以速賓客士又將何術以至執事之階庭耶執事素以難進易退自命顧執事在位一日實師

中人才係屬之一日也惟執事其亟圖之

三梁系譜序

頃予修豫章志過龍沙文孝廟郡人曰此梁昭明太子統也而署之曰帝何也予曰是其稱帝固宜昭明薨于儲位其長子華容公歡應繼主鬯武帝捨嫡孫而立第三子綱爲皇太子是曰簡文此武帝之失而識之悖史者不可掩也臺城之變侯景矯詔奉歡之子棟改元天正加統爲昭明皇帝以其父歡爲安皇帝豫章固歡分茅之土署昭明以帝號其始昉于此乎已岳陽王詧稱帝江陵則進昭明廟號爲高宗享

禘嘗之祀者且三十餘年矣惟文孝二字不詳所自然昭明者太子之謚也詎有追尊而仍太子之謚者乎計亦必棟與詧爲之史略而不備今已不可考矣歲已亥過秋浦訪吳山賓於劉與父家因與山賓論史山賓出所著三梁系譜曰君嘗聽慎于南朝之統而不予王仲淹之帝後魏也抑知梁固歷百一十年而未絕乎予書起武帝迄孝元起宣帝訖梁公鉅起帝銑鳳鳴元年迄鳳鳴五年分爲三梁以紀事實而復爲之世系表又著之論也君以爲何如予曰甚矣

山賓之能揭大義於天下而爭光日月也夫中國之衣冠禮樂之盛豈可以强弱論哉昔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祭器所在雖不百里而亦共主也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瑣尾流離迨四十年其所爲百里者安在繼使寒浞不滅夏后之祀自如矣奈何以强弱而輕軒輊耶且元經之作書陳亡而并其五國王與進而問之仲淹曰衣冠文物之舊不欲其先亡也如

是而仲淹之帝魏何居詎非以子之戈攻子之盾與夫四國絕而梁固未嘗絕也元經書蕭詧立於江陵號後梁則仲淹固知梁之未絕也知其未絕而遽絕之不猶夫操其喉脘之氣之未盡而遽引手以盡之乎山賓此書挪鄱陽之戈而挽江東正統於未墜其有功于史學鉅矣豈特敘事核持議辨而僅以博雅見長與予又讀金華王太史禕之記其於蕭棟即位特紀天正以紹太寶元年而後書孝元承聖之號以爲呂祖謙標目如是禕因之竊考棟世系由昭明正

謫不幸爲侯景擁立而實無享祖諱與諱皆大儒非
苟然而作者是或史家筆例之一義與請以質之山
賓氏

祀鄉賢文學喻公傳

從祀孔廟自四配十哲而下受業身通者六十二人
歷代先儒二十三人外此則附廟而祠祀於其鄉若
林放鄭玄盧植輩郡邑各以其輿論增入幾不可枚
舉矣然受業身通諸賢率皆以閭巷韋布著稱惟子
貢相魯衛宰我爲臨菑大夫冉有季路子騫子游亦
皆爲宰於其宗國計七十有六人中其貴顯要不過
六七人餘未有出而仕者而近代鄉賢之祀類皆高
官要秩與高官要秩之祖父而封爲某官某秩者匪

獨其德行無聞雖其言語文學咸泯滅無足稱道而
乃以濫洙泗之俎豆督學使者暨博士弟子員曾未
聞一按其姓名爲之評騭而去留焉豈不亦可慨之
甚哉吾郡韋布而與鄉賢曰魏公良器曰鍾公文奎
曰章公潢俱卓然一時名賢而喻公全祺復以諸生
增入則崇禎之庚辰九月也先是歲七月全祺以疾
考終于寢督學侯峒曾素諳其生平履蹈歿未三月
即馳檄于郡邑曰喻君文斗大儒德星真隱謚合儿
於王中誄有符于貞曜應崇祀如例輿論咸以爲允

惟無媿云按全禩字仲延別號東淵南昌人漢蒼梧
太守猛之後父言與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兵部主政
全禩少讀書署中喜經史不務俗學迨補弟子員嘗
古益甚所爲制舉藝與時尚方枘圓鑿不相入試輒
落落不能前獨江西左布政楚黃李長庚知之爲深
李有子春翱因才士每月之三九日約全禩與同郡
李奐萬日佳萬時華陳維恭李先倬輩角藝於薇省
之左亭月無虛旬後乃因而廣之於十三郡曰豫章
社社刻成海內至家有其書全禩之名於是噪甚然

全禩雖見知李公而守介節靡有私干郡邑大夫多
因李公而知全禩皆莫錄一覩其面居常曰非公不
至此孔門之家風也誠使魯男子學之何妨并公事
而亦不至哉當崇禎戊辰歲全禩落落子衿中且三
十年困于場屋者屢矣自悲不得志於有司不獲借
計吏覩 皇居之壯麗私恨無窮乃與其戚饒元瑛
挾蒼頭數人策款段槲櫚緱馳入京師晉邸中十餘
月默睹朝端有君無臣時事日非會將有變喟然曰
國祚修短之數殆不忍言歸而遂絕意仕進摧撞折

牙以自匿于榮利泊如也諸子衿入京師未有無所
覬覦惟山陰徐文長朔白頭落魄騎跛驢謁
高皇帝寢園有破帽青衫拜孝陵之句全禩繼之而
適值治亂安危之際其愴惻爲尤甚南北雖殊然皆
睠懷君父不忍以未遇而懟然度外耳全禩事父母
備盡孝養居喪易而戚雖皆支床撫弟姪底于成立
未嘗以疾言遽色相加嘗奉母命與諸昆季析產田
取汙萊宅取湫隘臧獲取老稚閭里至今誦之嘖古
固其天性由京邸歸來益究心於聖賢釋道諸書旁

涉楓天象地之術及火珠林龍讀經太乙統宗靡不
精研其與素善虞褚楷法隨意抄摹悉中繩準著讀
書解大易解詩文若干卷新建徐世溥手之不置世
溥死于盜書不知何在別有與竟陵譚元春倡和一
卷行于世子周孫綵皆能詩文周郎予友京孟家殺
之七年而周始舉于鄉歷廣西恭城令甫數月棄冠
邀歸郡邑莫錄一覩其面亦如其先人之介節焉

聞喜縣志序

古聖人過化之區必有流風遺澤之被而其人才之挺生必較他處而倍盛晉於禹貢隸冀州屬陶唐氏之舊都迄成周千有餘載率能相勉以勤儉相戒以荒淫如詩之蟋蟀山樞諸篇宛然當日之都俞吁咈也杕杜作而人懷緇衣之好杞梓楩楠不擇地而生於是狐偃趙衰介子推先軫之徒繼踵崛起蔚然爲海内之望與季子觀樂至於斯而穆然以令德歸之誠以其流風餘澤之不可誣爾聞喜故曲沃地在晉

爲名邑詩人之所爲賦揚水也當晉曲沃公時韓趙魏胥偪公室獨曲沃與絳係戀故主久之而後下嗣後唐之裴中立宋之趙元鎮皆以倜儻非常鍾靈於其處故語令德之後者尤必以聞喜爲首稱焉邑固有志創始於正德丁丑王紳氏重修於萬曆甲戌李公成卷之手王志已久廢李志咸稱其詳贍盡善然已歷八十餘年未及纂緝值兵燹之餘典章湮滅賢士大夫過故都而凜凜然念之適濟南蕉公釗浦親蒞茲邑進隴西令王吡哄先生謀所以補其闕略甫越

月而缺者已完略者已備居然一代之鴻裁也予過番江也憲翟公語及郡邑典故出其書以示曰子未能泛涑水而觀董澤之蒲請以此當臥遊因並出其跋語而屬爲序余讀之竟而深嘆吡哄先生腹笥之富有與翟公識力之卓絕爲不可及也紀載之法自司馬子長而著子長固茲郡之所產其紀晉事宜其不遺後日余慨然以晉世家考之文侯之命周平王之所以命仇也而悞以爲襄王之命重耳趙盾之事

八百來諸侯之所以納捷菑也而悞以爲平王室至其論晉往事徒反復于伯材之見棄而無一語追憶乎帝澤之尚存今吡哄先生囊括百餘年間沿革損益未嘗有毫髮牴牾而翟公撫簡牘而慨然興思於培養保禦之人視前賢之紀載其得失爲何如哉世謂古今人不相及吾不信也翟公行將有饒郡志暨豫章文獻之梓予更將縱觀涑水筆削以與吡哄先生揚鑣而並馳也何樂如之因漫爲序以復

河北屯田右叅議前武寧縣冦公傳

甲申闖賊李自成陷京師一時文武殉難者自大學士范文貞公而下得二十餘人皆抗節都城而慷慨赴義者也既邀 新綸諭祠官祀於首善之地而都城以外諸藩鎮郡國死王事者槩未採錄褒忠有待闕典宜增則河北屯田陝西右叅議冦公其一矣公敭歷中外所至著廉能聲而起家于江西南昌武寧令武寧人至今思之予頃叨郡乘之役每過書肆輒搜敗帙于蛛絲煤尾中一日得年友李孝廉顛賀

公考績序至比于執金吾之在穎上萊國之在巴東孝廉理學名賢素不虛美予因以知冦公令武寧無媿于古之循吏今仲叟公孫德滋手郡邑名宦中詳乞傳則公已爲學使者楊公光彝廉其治狀列于郡庠俎豆予乃迫然而喜曰褒忠雖稍後時而侑食已慰輿望是不可不亟爲表章於是拜手而爲之傳按行略公諱可教字宅虛別號圖雲湖廣德安府應城縣人登萬曆己酉賢書越七科困頓公車遂謁選授武寧知縣先是可教嘗言爲民父母要在念民之身家疾苦勿損下益上此爲最先其餘信心直往怨然有不快于民也蒞武寧輒以生平期許而力行之痛革火耗橐中不名一錢郡守中州郭公亮稔知可教廉恒語人曰某飲寧門勺水冦縣尹飲修江勺水吾兩人庶不媿于清官耳方南北多事江右防禦素弛武邑地接衡沙風鶴頻驚可教請于巡憲潘公會紘特建武寧營以鄧將軍子龍孫名霖者統之別立黄竹哨號爲龍哨丫髻山哨號爲虎哨募勇敢鍊器械探甲介馬訓練無虛日草澤奸宄無敢窺冦公治所

者邑學官創自萬曆初元迨可教至傾圯特甚時官帑如洗私橐又適懸罄可教方躊躇間偶以丁祭至學天大雨諸子衿譁曰屋漏屋漏可教若弗聞也者成禮而退越二日呼典祭者薄責云諸生昨譁鹿鹿鹿誠小是汝之辠也亟至學謝諸生屋鹿音相訛可教詭以謝諸生諸生悉皆媿服後卒捐資卜吉以遷學宮迄今人文日盛舉于鄉者踵接武寧人無大小成德之此其文武之宏略彰著者也然可教於聽斷尤[illegible]摘發如神而陰寓轉移曲成於其閒鄉民盧顯

以貧頑包攬負官緡無算可教法懲其頑而心悲其
貧徃復勸誡出貲代償蚚妻子泣而訾頑曰若以頑
而累慈父慈父不以若頑而累若妻子若不改行復
何面目以立於天壤乎頑乃深懲徃事率鄉民建祠
祠可教其後賊過是鄉鄉民置私家而力護尹祠曰
此寇公祠也其勿毁邑捕盜劉京武斷肆毒可教列
款上之直指論如法丙子偹兵入覲京率子姪多人
追送於途可教慮其不利於己及抵九江京𠴨頑竊
哭攀轅而前曰公往治京罪而薄坐賊罪固小人所

自蹈而薄坐賊則公之生我也庠生李善衡無禮於
趙兵憲兵憲怒可教亦怒遂爲申聞于督學然善衡
父子皆號能文值歲試可教拔其子置冠軍已而曲
爲申請俾善衡已燼而復燃武邑士佩可教高誼習
俗爲之丕變諸如此類轉移曲成甚衆兵燹煨燼父
老能言之而不能盡言之焉在武邑七載膺薦剡者
二十有二舉卓異者三至崇禎丙子冬以入覲晉部
旋丁外艱讀禮庚辰召起兵部武選司主事擢戶部
山西司郎中甲申正月陞陝西右叅議兼僉事屯田

河北三月十九日闖賊陷都城後十日可教爲賊縶
去慷慨罵賊而死

賛曰予聞蕭俗士大夫甫離蔬釋爵里中不肖子願
往爲之役者如鶩寇公舉孝廉悉焚券謝去健貸賊
時一二芬頭持漫滅剌往返豈不超然塵俗之外哉
武邑志同其手自補緝所紀名宦如成化間之黃雋
王僑正德間之毛駿嘉靖間之陸浚皆各有所長以
自見然未有備美如可教者父封翁年八十亦先可
教罵賊而死父子相繼以七尺殉綱常雖古名臣猶

難之聊識梗槩以俟太史特書其不繫武邑事者不
詳也

明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晉秩副總兵汪公神
道碑
崇禎甲申三月　烈皇帝殉社稷五月弘光帝繇
藩紹統於南都召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入內閣辦事
公請得備禦江北遂以大學士督師揚州以其標下
都指揮同知汪公思誠晉副總兵司賞功事乙酉四
月寧南侯左良玉數奸輔馬士英之罪提兵東下史
公奉命入援至金陵爲士英所遏不得陛見時大
清兵已破徐泗乘勢渡淮史公還維揚兵未解甲鐵

騎已直逼揚城四月十八日與平伯高杰部將李本
身率衆迎降鐵騎攻西北二門甚力二十五日城破
史公義不受辱死之汪公方朝夕左右素以身許史
公亦抗聲大呼不屈而死汪之子與國徒跣求父屍
不得乃具衣冠招魂而瘞於其鄉與國之弟漢爲友
人劉與父乞言於予不佞而勒于墓左按狀公諱思
誠字純一生而倜儻好奇計偉幹豐顴紫髯燁燁有
光飲可五六斗抵掌忠孝大節慷慨動人少以父命
賈于市自史公備兵池皖遂以文無害從及史公歷
皖撫文無害如故迨陞總漕公方請選得真定撫標中
軍難歸史公強之至麾下堅不受官其後史公晉中
樞晉督師閣部從容謂公曰以子之才鬱鬱文吏何
如獨當一面公慨然遂改戎服初授都閫歷遊參最
後以功晉副總兵司賞功事其在池太憲幕時史公
好微行公必與之先後所部文武有微眚而觸怒者
必陰爲排解卒不自明其功史公敢戰深入屢瀕於
危公每爲畫奇策得脫其在皖撫幕門外單騎次
日以爲常公傴僂相接率得其歡心然有以暮夜進

者輒正色叱絕之其在總漕幕諸凡急飛芻輓粟餉
一皆公佐助之力至今誦史公轉輸于不乏實功固
難地史公督閣部堯兵食千危艱適當東南匱竭之
日故所委任者尤難其人史公素知公廉卒以授公
公藏慈必精出不踰時予必課實用省而士卒得以
宿飽職事之外時代史公條畫大政如解驕將之鬪
定廣陵之亂此其尤彰著者也四月二十五日之變
公固可以無死史公亦曰吾大臣事迫秪有斷頭決
脰子宜早擇便毋戀戀我爲曰師相不負朝廷某安

恐負師相哉竟死以踐夙昔一時從而死者甚衆云其最著者揚州知府任公民育江都知縣羅公伏龍皆與公平居而抵掌忠孝大節者也公世居池之西城祖大經公父必泮公皆習儒不仕公生于萬曆辛卯閏三月十二日卒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娶王氏生子三長與國授參將次與周郡庠生次與泰改名漢邑庠生著含風堂詩集銘曰

惟張有南惟顏有袁惟文有杜史則汪焉如日與月如海與川長流于地並埀於天我謝制府于壬午年

媿未識公我心悵然淮水湯湯公名不湮鎮鼓徂旦有待而全頼兹貞珉以開其先敬慎松楸陟降在前

傳經樓詩序

金陵建初寺未詳創自何代其紀元則漢章帝柔兆之歳也頃上江八郡諸名流結詩社其中黃俞邰為評次而桐山方田伯實司騂旄之盟焉予既已序而受梓庚子冬杪田伯省其尊公密之太史於黎川馳一帙見寄曰傳經樓詩復屬為序予暇日披閱則皆建初杜所選刻也最誦田伯新竹詩至千竿荒寺月一片主人心嘆其著意淵妙琢句超忽殷璠稱孟襄陽全削凡體殆欲類之因夢寐思得其全帙以豁胸

懷今驟見珠璣滿眼發賁鼓洪鐘之音破蜩螗蟪蛄之聲豈不亦一代之奇偉哉予嘗怪西京大手筆若太史遷賈誼司馬相如董仲舒劉向諸人其文章皆卓絶千古而獨詩賦無聞孟堅起扶風遂能兼有其長自春秋考紀表志傳百篇之外東西兩都賦宏博典雅足以鼓吹六經而明堂辟雍寶鼎白雉與夫詠史諸篇穆然高遠不雜後來浮靡輕佻之習此真建初傑出之材矣今田伯英英年少而鋭意墳典畢羅胸藏浩蕩津涯無不臻到他著作淵家視蘭臺令史

輿率皆高閣相置匪獨窮僻罔知又一所載雖號稱
通都大邑亦杳未聞 德音之懸爲何語遂至貪橫
熾冤盜生以底于異變嗚呼有君無臣而欲以一人
興道致治也其可得哉臣悲痛之餘竊又不勝憤懣
遂抆淚而記之且虛左以俟補錄其未備者

楊文學傳

楊太冲字不盈新建人學易於高安喻氏督學蔡公
懋德拔置邑庠性耿介不好交游窮年閉戶伊唔夙
雨孤燈往往顧影叱咤家貧賃下市埜壓而居無四
壁用葭席爲間蔽事母孝養備至君月鈌廿吉持小
網網魚沙岸得則以巨鱗進母前以其細者鬻之酒
家積錢以供餅餌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賊陷京師
母方病臥太冲聞變淚簌簌下急出走閉入輒私泣
泣至不可忍母從席後聞發聲曰爲醫言我不可起

耶聞太冲婦婦不知問太冲太冲輒唏噓哽咽終不
言其故無何南都登極詔至乃稍解顏曰有君矣母
亦良愈始爲言國變母曰幾令我疑殺乙酉南都再
陷母病死殯席間方召僧誦經懺薦亡太冲從埋中
聞之卽發狂出門行卜卜徧數十處或曰詘门吉則
喜曰殆有之卽哭呼奈何比歸倘且散矣出袖中卦
紙取其言凶間實者悉就燭燒之取其言詘者示僧
曰我固知無此也未有烈烈如 先皇帝而不陰相
嗣君及臣子復洗恥也尚謝以勿憂且及時營殯葬

越數日葬母江外適英王遣左帥部將金聲桓抵江
右江右大震太冲疑卜如初然手中益空無不能多
卜卜四紙而言吉者三又再入日謁諸廟神求籤徘
徊道途絮絮自語輒與婦對泣金聲桓兵薄邑會
城內外走且盡或曰曷自卜之易乎錢下一爻一拆
一單兩外象三折發書曰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
子于行三日不食數日明而夷矣君子安行乎與其
婦皆不食三日至三日聲桓兵果入城太冲夫婦並
縊于母靈座之橫關左右相向而死鼠纍纍啣棗果

銀杏諸菓置門檻上祭之拱立作啼聲市人推門而
前鼠驚竄見兩死人橫陳驚相告語卜者龔完初過
而見之泣曰楊不盈也始卜國時我數言吉今負予
負子矣為出貲棺殮之瘞於德勝門外龔翁行告其
徒曰國變以來凡好人來卜者皆匆吉吉也又一年
而龔翁碎所題賣卦牌擲罡章江抱周易入西山役
不知其所終當南都再陷時撫州顧所受儒服哭文
廟投泮水死常熟項志寧舍山張秉純絕粒死貴池
吳應箕宣城麻三衡桐城孫臨常州吳爾之舉義不
屈死皆諸生而以身殉者太冲為吾邑人故知其死
為尤詳

鵞湖讀易序

經解之繁未有過於周易者漢得十三家唐得七十六家宋得一百四十家近代焦弱侯太史本鄭漁仲藝文略十六種而合傳註共擬易二類爲十四種又多出於漢唐宋諸志之外抑何其浩瀚而無窮也綜而言之或主義理或主象數卜筮主義理者自王輔嗣始主象數卜筮者自鄭康成始于是易學遂成中分之勢人持其說紛如聚訟雖以程朱大儒崛起而亦不免左右袒於其間伊川以義理晦菴以卜筮各

自以其所得爲書而未始同也嗟乎易之道廣矣大矣易有太極此豈象數卜筮之可名乎自太極剖而兩儀生而後有陰陽之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而卜筮之事起則是象數卜筮者固太極之所流衍而不容自已者也而又安可略之譬之于水海有星宿其派所歸斯則義理之喻也江出岷山河出積石淮出桐柏濟出王屋悉有源委而不容紊斯則象數卜筮之喻也不佞年來屏居脈原懸義圖于座右而寢食不去頗欲採儒先纂著酌其異同而折衷之彙

類以病力有未逮今秋直指宜公以經學名賢持斧出按江右俄頃之間風霆馳而日星炳諸路瞿然聳化私淑得易之鼓舞盡神而見諸設施者莫直指公若要必有其淵源焉尋直指過草堂出其曾王父我真先生鵞湖讀易相示不佞讀之而旭旭然驚曰易道其弥大明於茲編乎其言天而消息盈虛之故瞭然指掌其言人而淑慝大小之辨凜若列眉微而逮於鬼神顯而徵于庶物前此諸儒所未有也先生之易以反對爲主每卦皆析取雜卦之語綴於其前如

李鼎祚析取序卦之例而亦有取于沈該之卦變朱子發林黃中之互體務酌其至當以垂訓蓋伊川晦菴兩先生所未能合者而先生合之不蔓不支不旁涉於讖緯洵哉其廣大而潔淨精微也書成先生不肯輕畀他人序而自爲序頃直指公奉道服而來思得弁言以表章之遂以屬於不佞自顧黯淺安能管窺而盡玄穹之蘊且先生後嗣如元圭棠衍兩公皆能惇其家學富有著述不佞益安敢持瓦礫而混群玉之府無已則以先生之躬行實踐于易者而揭厲

之先生令鉛山官署蕭然〻坐觀我樓與義文周孔靜對翟水部郎以方正忤璫悯奪由郡守至憲副飄然未老而懸車跡其出處進退大節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而豈虛談義理與夫拘拘于象數卜筮之末哉直指公之見諸設施固即先生之躬行實踐者而是則是傚也予不佞甞齡齔時妣未能進履圯上而獲玩韋編以慰仰止于今日比商瞿之於宜聖茲固不佞生平之幸矣

西江遊草序

予友方爾止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尤長於詩所著五七言古近體類皆登峰造極一時壇坫咸以集大成相推吾無以擬議其至處大約如龔聖予之贊方韶卿者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持此二十二字彷彿足以櫜括爾止全詩歲辛丑爾止從秣陵經東西梁涉長風沙歷雷江徘徊大小兩孤山悉弔邑故墟放於章門隨地成吟題曰西江遊艸則皆吾土之所得也詩未有不借

資于遊者自屈原賦遠遊騷人詞客踵事而增篇什若陶元亮之於斜川謝康樂之於永嘉杜少陵之於夔府皆彰明較著於簡冊爾止足跡幾半天下當其盛時馳騁舊都優游上國指閶闔而詠風雲覩文物而欷玉帛固偶丈夫快意事曾幾何時而江山不可復識舟車所至無在而非澤葵依井荒葛罥塗之感爾止之詩因之而遂成變風矣可勝嘆與江以西自昔稱其多臨觀之美其為海內所低徊而想慕者固不獨一滕王閣項戊巳兵燹以來靡不蕩為烌燼

為殘碟爾止俯仰其間詎能免怵惕於中而躊躇於手口其淋漓而載之泓穎也以視少陵夔府諸篇豈有異哉世無採詩之官則已設有採而陳之者則此數十百篇固江以西安上門之圖繪也爾止之有造於吾土不其大且宏與爾止固與部卿同氏族其生平履蹈又同所著畬山集二十四卷忠臣孝子之愚悲天憫人之意往往纍欷嗚咽而出所謂在人倫不在人事者吾今於爾止見之茲編特旂櫃寸節吉光片羽然已足以傳不朽矣吾老且病庶幾得附部卿

月泉之社以耗餘年知爾止當不我拒也

天傭子集序

道統與治統並峙於域中頼文統以黼黻而維持之猶三才之鼎立闕一焉不可也道統之所傳備於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中國之人世守之以至于周程張邵朱陸如河之有源山之有支有幹合則是離則非叛則入于異端是故論道統者不容雜以他岐而惑世治統則未免有正與閏之分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當其絕也雖復偏如昭烈蕞如瑯琊僭竊如碭山沙陀君子亦

豈之踦贏之剩而不恐㾓以致天下之無君若夫文以闡明道統而匡治統所不逮必其慎守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旨而有裨益於君臣父子之綱常然後以文案正統僞之否則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而已嗚呼其難也苟明其旨而無其才讀之者遂不免昭烈瑯琊之憾有其才而浸淫於諸子九流二氏則又類以碭山沙陀見黜而不登於作者之壇吾嘗俯仰於其間韓歐曾王而降元之虞劉吳明之景濂希直衆川伯安荆川遵巖鹿門數君子而止不誠難哉而合

得之予友艾千子先生當　神宗垂拱五十年海上
大夫偷安於全盛之日徒以私智小慧相辭不遡祖
龍於崑崙不探黃河於星宿句剽字掇竊史漢皮毛
以自詫一時靡然從風千子起而憂之方挽頹瀾於
既倒而歸之正食昌黎之氣而弗屑於樊積肖廬陵
之神而弗屑於飽飣每一搦管未有不衷之於周孔
而關繫乎綱常者且又負大過人之才家藏書數萬
卷手抄亦數千卷流覽靡不周遍服箭既富御以轍
霆擊電過都歷塊之才筆不停綴而巳卓然足長存

於天壤則謂繼震川伯安鹿門三先生百年來僅得
一人焉可矣千子志在經世留心故府典章凡兵農
禮樂刑政河渠屯田諸務贊堯洞晰於胸而貫注于
手曰惜其偃蹇孝廉著書終老而未獲見之設施間
亦皆拾遺補闕於閏鐵向河山以瀧涕稽歲月以編
年竊春秋而效臣扶拯救而予皆未獲見之今共令
嗣取所著天傭子集重授之梓嗚呼讀此巳足窺千
子之全又安用求益如嚴陵所云云也乎是爲序

正氣記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文信國之言也形雖雜而
氣足以綱維之則無論貴賤智愚皆可與日星河嶽
並垂不幸而貴者或渝於嗜欲以僞其心智者或矜
於趨避以奪其性於是浩然一往而致命遂志或反
在婦於賤與愚焉豈所謂石壓筍旁出者非耶予所
聞遜國時則有若燕山衛卒王華山樵若而人以覩
李景隆茹常輩有靦面目於人世者竟何如哉甲申
乙酉之變吾得數人焉其一爲中河橋管卒卒隸提

督曹存性標下鐵騎屯洪武門外存性策馬而出卒
隨之出忽問今日之事如何存性曰降卒曰爺降我
不降存性曰爾小人何知勿復言卒曰我真不降也
撫膺仰天大慟至失聲遂投橋下水中死其一爲金
陵苑匠當乙酉六月下薙髮之令匠聞而慟哭詬其
儕曰爾輩剃否我决不剃其儕咄之曰爾不剃除是
死匠笑曰死亦何難俄束網正衣自縊其一爲百川
橋乞兒五月十五日弘光被難於江寧乞更咽題詩
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

在平田院乞丐羔存命一條題范鄰筆投橋下死之
其一爲吳與椽吏王元振振苻服役於潘昭度中丞
闖變後振與中丞之子闔瓚隨郡守恭起義兵敗同
被執臨刑大呼曰起義者郡守與我也國瓚何辜卒
脫闔瓚父子於市場其一爲四夷館回回使者崇禎
甲申三月闖賊陷京師宣諭大小臣工廷見回回使
者六人亦召入皆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我受
命聘中華吾君知有大明天子不知有易姓之禍也
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

敢耳賊終不能屈之使拜已上共一十人其姓名可
覈者僅元振一人而已然其事已與河嶽爭雄則其
姓名抑何必與日星爭耀而後傳哉且也卒與匠與
乞與僕共賤者也回回非中夏之偶則中夏共以愚
者目之賤者愚者之所守如是吾滋於貴且智者而
不能已於致嘆也夫歲在重光赤奮若辜月記

公莫黎母楊太夫人文

於惟太母名族誕生賦性婉嫕守禮堅貞作儷于門
來儐周京如珪配璋若芷和蘅顯允給諫青瑣蜚聲
定陵初載冊立紛爭大本未建誰秉國成讜論抗章
仗馬立懲神武掛冠實惟壯歲太母偕來優游里第
卜築城南耆舊依寄水沐清華文史傲睨爰逢石麟
孔釋抱至犄旄三鳳何讓五桂哲學巍科孝廉繼志
京兆稱劇煇煌奕世追憶先代簡任名賢榷關錢塘
焚香告天惟母板輿坩鮭悉捐兩浙人材浩若雲烟

特擢名賢掄王藍田惟母晨夕啓廸必虔異襄梁棟
以濟廸邅輪囷杞梓至今聯駢運屆陽九海宇沉汨
燀赫日月化爲芥纖權相在朝彥聖娼嫉督學遄謫
歸臥斗室于時烈皇難挽頹日何況一木而支舉棋
母曰子來無胥淪溺永基先塋爾胥吾績闕逢之春
簡入昭陽公卿宰輔冉鏤炙柗督學油油視昔短長
朝進魚菽夕奉杯觴著雍之歲悉豫章父老子弟
暑雨踉蹌督學雍雍侍養故鄉出袖菓餌入展縹緗
左右服勞幾逮六紀太母之齡八十六矣縱在承平

五滿孰比洽桑若斯一人而已印懸於肘金高於斗
頌永承歡誰得皓齒沫羡子福豈獨母祉矧有明封
光賁泉水其等或列壇坫或黍葭莩締交令嗣情同
友于若母吾母廿旨代圖昔臻大耋奔走通衢罔陵
擬頌犀兕奔對僅轉盼間忽聽號呼母儀頓失淚眼
徒枯嗚呼降於萬曆節於昌啟崇禎㷀生康熙哀死
中逢順治舍飴井里幾朝簪紳幾代孫子百歲戢形
千秋流美林鐘應律大火司烜草萎露泫野荒風駛
聊奠鬱金靈其鑒止

吉波詩集序

才以緣爲主詩亦如之負過人之才而氣不足以振
其藻彩往往不能以獨步摳長東方曼倩誦四十四
萬言抵掌詩書文史孫吳兵法戰陣自比孟賁慶忌
抗論於金馬門旁若無人禰正平諭鼓吏掲袍爲漁
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章陵太守大會賓客酌酒請
賦鸚鵡攬筆而就文不加點李太白脫屣軒冕喜縱
橫擊劍任俠玄宗召兒金鑾殿親爲調羹賜食賦清
平調遞至以飛燕比太真是三人者其氣旣足以蓋

天下而靡所屈則其嘻笑怒罵又安所往而不可傳
哉子友顧黃公幼以神童馳聲江漢入歲作賦十五
作寶劍篇作龍池柳色聽鶯歌見者稱其珠光壓錄
王氣芒眠較正平殆欲過之不幸運遭否阨襄陽漸
安間弓如霹靂聲劍戟刀槊摩擊有光黃公坎壈流
離隨尊公先生避地轂轉旣無崔宗之之同舫又無
李陽冰之可依僅君詞理衙參人軍事若謫仙之于
宋若思於是黃公悲以其侘傺無聊愴怳憤恨之致
一寄之於騷賦樂府與夫五七言古近體詭然而蛟

龍翔颯然而風雨至洶洶然海水逝而崖石崩也其于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視太白遠離別蜀道難古朗月行諸篇寧有媿哉嗟乎黃公以彼其才使得如曼倩優游盛漢之代出入承明廬從行甘泉祀雍時禪梁父以與枚乘鄒陽輩作爲卷阿常武之什庶幾哉足以鼓吹二雅三頌矣惜其侘傺無聊佁儗憤恨年四十而尚困蓬蒿未知天竟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黃公南渡集總四十八卷詩凡二十六卷予既序之而未及讀其文然

此二十六卷亦徙置之破囊敗篋未有謀爲剞劂者則又可悲也矣朔風怒號彤雲欲雪予與黃公禀烈于芃鼓仙笳間拳縮以與升斗所謂氣蓋天下者其無聊一至于此後之讀者其亦將有感於斯文乎

奠任母文

嗚呼此吾鄉都諫俛公犁萬之岳母也記有之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于中某等於孺人令嗣未嘗得定交杵臼而又未得登堂以候拜光儀其弔而傷之也何居所以奇孺人之識也蓋都諫之言曰某不幸蚤失怙恃値桑梓板蕩契奘虜所棲止抱殘編燭帙崎嶇於晦明風雨中吾岳母一見而識之告吾岳父任太公是子有異必以弱息締綵蘿之好其後某稱贅壻居廡下脫簪珥以佐

膏火治麻枲以助饔飧凡若干年如一日某得從容誦讀僑西江第南宮旋且出入承明備員青瑣聞秋毫皆外舅外姑扶掖而底于成也吾豈忍忘之哉昔趙松雪爲其妻仲姬父母作管公樓奉蒸嘗又買腴田以供祀君子不以過禮相譏某媿室如懸磬不能爲吾岳母置數畝而構三間庶幾乞言於道義知交而傳其姓氏於後倘亦記禮者之所許乎於是某等咸慨然奇孺人之識過於鬚眉丈夫而都諫公又某等所朝夕而承話言者也其弔而傷之也固宜且夫

世不乏英偉人傑往往困頓風塵感慨知己之難遇
即以佐儀論剛謙得之於甘公而不能得之於甘之
妻韋早得之於苗氏而不能得之於張延賞而都謙
獨能得之於太公與孺人乃孺人又田家之機杼婦
也其具高世之識尤尚令其令嗣方蜚聲庠序旦夕
馳騁天衢而孺人曾不能少待尤其等之所不能已
於乎且傷也嗚呼尚饗

熊堃仲平傳

熊被堃字仲平新建人湖廣方伯熊公石門仲子也
母冊徒李氏方伯年六十二而生仲平生五歲而母
卒方伯度已耄欲擇壯齡而氣槃嶙峋者爲托孤息
予方與仲平之兄伯陽結杏花積社以文章著聲鄉
邑聞先司馬任採江時予摯長女曰中赫者少仲平
一歲方伯馳書先司馬曰請以耆孫女締好兆塿公
與先司馬少同塾長同庠序壬午丙戌同舉鄉會塲
非泛泛儻以齒稱父執行也予謝不敢書再至力懇

之遂不復辭戊辰先司馬不祿後一載而石門公適
遊于所謂世德堂者仲平適當舞象之齡彝斯從䟦
扱上衽交手哭如禮既祥伯陽以嘉期告予女遂以
壬申春歸仲平仲平生而秀穎眉目若畫軒軒無狠
瑣齷齪態讀書五行俱下然不肯俛首呫嗶及石門
公既棄鞠育于葉夫人夫人尤憐愛之益因循廢學
忽一日兩坐無聊急持盎往售管幹苟揚諸子豎八
大家盈擔而歸焚膏油以讀聲琅琅與曙鴉相亂仲
紙舐毫輒有卓犖飄瞥之致未幾隸名子衿業益日

進與同里喻京孟劉小貞晏叔勝恭結社湖上爲文力洗餖飣綮積而一以跌宕婉折行之使人俯而貼思而覺其無際予里巨室多構廣廈顯少書屋偃仰劉士雲作泛閣至買舟而求匠不於吳門予見山樓交疏綺戶亦命工摹倣于秦淮而成仲平有廬在三洲傍一日盡毀而改造之地雖狹隘而能以慧想闢拓咫尺間高者陟降于峰巒卑者漱濺于湖陂平者窈窕于綠楊青草中而迷其曲折仲平讀書其屢數日進又視昔有加阮子如者吾邑之少俊也湯若士

先生爲牡丹亭曲奇快絕倫然率用宜黄優伶演扮腔僥士字而乏經綿婉轉予如偕諸文士登場緩度備極深情諸優伶皆顧影自慙仲平課蒔暇輒拉予如歌梟睛絲諸齣吹洞簫和之丙子督學科試得仲平卷曰此鈞天部護之響也拔異等儀于學宮是歲闈中幾遇而復黜益售廿一史歷代名臣奏議諸書欲爲傳涉廣覽計又時與京孟之子犬孫爲小詩跌宕婉折類其制藝又學書于宗侯將之書復如其詩予曰子藝多慮不能成名曷專精以臻於妙乎仲平

咲而不答當予之觸劉閣部而繫詔獄也里中諸戚友無有敢饋相遺者從茂先伯非各以十金馳寄仲平閒變亟走數百里丐貸莫爲應乃舉昃夕所需之市店質予錢家兒予友張汝錫走四千里視予于犴狴汝錫至折禝被山白金作橐子狀者數十片從獄中畀予曰姑以買燕市酒無聞予爲之淚盈乜濡睫然汝錫赴長安而仲平蓋傍徨無措聞北來鴈聲嘔啞輒矯首頊足而拊膺遠予獲邸雪出獄乃止予左遷湖州署長興篆仲平一詣長興署中僅四壁立無

可貸客值元夕後料絲魚魫玻璃燈璀璨楣棟仲平截之而歸曰過閶門再覓人面桃綠萼梅暨海棠數十本東南之芳艶畢聚於我矣歸數月而予女忽病遂不起又數月而仲平又病亦遂不起竟不能名其爲何病也痛哉仲平與予女同殯柩皆野鶏斑衣裹衾枕悉殊美厝柩于窩滸草堂忽火焚其柩至燬燼杳不知火所從起予大痛幾絕甫一歲金聲桓兵亂臏傳而探口中珠者散擲骸骨盈野仲平以火故獲免于難人咸異之仲平生時喜咲花毎玉蘭芙蕖諸

旬斷炊輒以麪拖漬而噉食之曰吾他日不食烟火
要不能不啖此也旣卒予過花開落輒潸潸淚歲採
以代蘋蘩之薦焉汝錫別予于金陵後不知所往或
曰爲大師于某鎮或曰從黃冠遊云

竹齋詩題詞

崇禎已卯予爲都察閣都誣構繫詔獄一時縉紳建
者幾百餘畨拘無事毎令人至江米巷訪奇書秘帙
有綸扉木天諸老所不易購二三子或反得而諷誦
册鉛彼求之不專此索之甚力故也而予友管德園
雖致尤盛一日過德園出所爲竹齋詩相示予閱之
誦曰是何人雄渾奇快乃爾德園曰子姑竟閱而擬
其人予因竟閱之至感竹吟曰其少陵之古栢行嘆
孤高而思梁棟者乎至舩上歌曰其太白之夢遊天

姥吟見海日于半壁聞天鷄於空中者乎至劍歌行
次韻曰其通泉慰古劍爲傷零落痛沉埋頑一吐紅
光紫氣之赫然者乎至廬山行曰其錢考功錦城霽
起玉洞花明之句乎至吳姬曲曰其摩詰居士洛陽
女兒行憶趙李之繁華而憐浣紗之貧賤者乎於是
笑語德園曰是必唐人之逸詩矣德園曰此國初王
元章之作也以爲唐人誠有似於唐人雖然其亦在
劉槎翁高季迪之間乎噫當元章卧梅花屋倣周禮
著書更深人寂挑燈朗誦自比版築漁釣之賢以不

待遇明王為恨其志有足悲者宜其詩之鵬騫海怒如是然元章有山可廬有魚可種有豆粟韭薤可植有妻拏可偕視予輩拳曲請室作蟲鳥呻吟求視日星而不可得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元章名冕諸暨人其生平詳宋潛溪傳

壽姊氏七十序

予與姊夫符元夫少而相狎若張敞之於秦子羽嬉遊謔浪寒暑無間自予束髮以至始衰之歲苟非事故羈阻未有踰數月而不相見者也姊氏之生先予十有三載是為萬曆乙酉之十一月元夫亦以是歲誕降距吾姊生辰僅七閱月加以二十有八日而遇每十歲稱觴壽則倒舉偕壽之觴以進祝元夫者必祝及吾姊時當海宇熙隆元夫席前人餘庇雖進而不得志於有司猶能崇修宮室雕繪墉序馳羅鳥獸

蟲魚卉草以自娛先少保方歷南北樹節旄擁棨戟聲譽赫赫卿署間又時以俸入佐姊氏紛帨蒸履與夫箴管鞶褒之需迨其周十歲而為壽一時予姪以姪姻婭賓朋往往簪纓陸離至於經旬累月而未止嗚乎何其盛也今甲午十有一月姊氏齒屆七十則元夫棄吾姊而溘逝已七載矣三月之十三日屬指為元夫壽期既已望其牢如畢如而不獲致椒醑之薦則謀所以觴吾姊於仲冬之日而是時予江右值乙酉搶攘又值戊子禍變殺人若斬艾逆嵩遂至

巷無居人野無耄倪於是沴戾之氣上干天和而萬物因之以衰止裝白蹢成群於途今則從袁瑞而驅剛鬣來者月不三四見矣裝巨口細鱗赤眼赭尾可俯而拾今則章水之濱星在罶而沙不吹矣裝鵞鶩鵝鳧鴈浩若烟雲今則南涉許浦北經吳鎮以籠以筐而魏々膠々於市者不數覯矣裝桃梅李棗以盆鼓數葦菜百蔬以潔並今蘇閶迄諸洲土率童而樹率薪矣裝吳縞蜀綺價昂於所產僅十之二三今南塘大賈捆載而至者價且倍且率多麤敗矣予即欲如

前此熙隆之世之壽吾姊者而更進之其又安可得哉無已則請以言嘗誦杜少陵曲江詩而喟然於人生七十之稀也又喟然于從古以來七十之稀也意此固風人惆悵居諸流連光景之語而未必有其實事且昔之躋於耄耋者何限而奚為七十之不易逢然至今日則真稀矣真如少陵之所感慨矣夫古稀宜壽也今日之古稀則尤宜壽也姊其鑒予誠而強受一觴焉毋曰予未古人而不忍下咽也則幸甚

滁江留草序

予渭陽之族以文章著稱者最公魚舅氏次推伯理先少保官山右時迎伯理舅氏于署署多廻廊曲檻喬木林立予方總角與伯理讀書其間日染芭蕉數十葉墨繡淋漓至新葉悉作隃麋香伯理語不驚人不休而予亦刺々效顰一日晨起五色葵花燦爛忽黃葵中一花大如斗伯理獨往攀折見纖軀掩映含睇微嘆怖而走遂興疾以歸々未幾而殂予益訪奇士於吾母黨又得交公魚舅氏舅氏少負英異之稱

制舉藝高古淵秀見賞于黃經甫先生板之冠軍然舅氏不屑俛首帖括獨沈酣于古文詞又以其餘力考究元常逸少遺蹟而尤篤好風雅嘗放禎闕剩長卿者失之寒險恭昌谷者失之癡笨舅氏特以宏博靈俊超然自異時有魏晉負而嗜古以諸生匿影于葛仙壇輟備購書異帙竟積破屋一燈鷄卵食半月餘飢腸嘶鳴之聲與咿唔相雜舅氏每累根更迭唱和珠璣錯落過於松杉泒泉之側已魏彝嗜古益甚衒文者不解其誠願語置六等先是楚有魏太易亦

以高才見黜作六等秀才吟予欲草後六等吟以慰
之而魏髯無何而遽死矣滄桑以來城隅一椓庵者
呼我生將軍所寓易氏數過之作大字皷龍笈羅奇
偉特絶又時已與丁叟大熊九友朱丈超子莊更迭
唱和如魏髯時詩益光芒注射予獲于荒榛亂叢中
趣誦其楓落吳江之句俄而戊子變起予與易氏遂
久不相聞嗟乎俯仰二十年間日月幾易城郭幾
變生民幾轉徙戚屬幾離合交游故舊幾凋零惟風
雅一道根於性情不容消磨于天壤然而哀思愁苦

噍殺之音雖有道者政復不能自已讀易氏滁江諸
稿抑又大可藏也易氏經學著聞每膠庠博士員缺
當道輒予幣交馳彷彿孫明復故事茲且入對大廷
發抒夙蘊鄭俠安上門之圖庶幾再見予將漫序其
詩以當箕宅相路車乘黄瓊琨玉佩之贈易氏得無
莞爾而笑其陋乎易氏有子曰羽聰詩如易氏爲之
序者予友徐巨源也

敦宿堂留書目錄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火傳　進極殿大學士劉文端公傳

劉一燝字季晦方伯曰材之季子生而白晳修眉風姿朗秀對客凝坐如玉而力能舉鼎語音若洪鍾鄧文潔見而異之萬曆戊子與兄一焜一煜並領鄉薦稱三劉乙未成進士選入庶常所讀中秘書務期裨於實用凡六官諸略九邊兵餉罔不覩記稍暇輒好假歸坐其先世苗廬古閒軒吟哦不輟歸七年還朝

補授簡討四明沈一貫方當國適中丞一焜以考功郎主內察沈之私人共共時號四凶度不免欲因一燝轉祈于伯氏燝謝曰黜陟大典匪吾兄所敢私若有拂衣歸耳四凶竟被察去已陞贊善晉洗馬管撰誥敕文久之丁楊太夫人艱服闋起陞諭德歷司成丙辰晉正詹掌院篆命丁巳內察詞臣例當掌篆者君高下考燝辯別邪正皎然不爲旁撓有要人諉黜繆昌期等諸賢燝力持不可至以去就爭之　光宗貞皇帝居青宮燝充侍班官尋復直講陳說系林六

事天人感應之理上爲改容聳聽旋晉禮部右侍郎泰昌庚申秋八月朔　光皇嗣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佐機務無何　光宗不豫召諸臣詣乾清宮屬以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是時未冊東宮熹宗尚稱皇長子云語未既一朱衣婦張手持皇長子入咄嗒語帷幔間旋推之出促傳旨封皇后則李選侍也一燝目之憂憤形於色俄　光宗服李可灼紅丸遐崩一燝同諸臣從趨乾清宮閽人持挺阻羣入給事中楊漣大叱之乃入哭臨問新皇帝安在皆

佯弗應遇太監王安曰爲選侍所匿燝正色曰文武官恭迎至上嗣大統誰敢匿安乃以計紿選侍擁之出上栽纓尾圓帽穿青絲袍燝捧左英國公張惟賢捧右至宮慰安訖復輿奉至文華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旋擁上入慈慶宮久之選侍猶踞乾清太監李進忠嗾使挾上同居引邪無事相從史周家宰嘉謨左侍御光斗疏請移宮甚力若輔方從哲意未決燝曰以仁聖之嫡后也而移慈慶以慈聖之生母也而移慈寧選何人而可緩須臾耶遂即日移噦鸞

宮上明日乃入乾清李進忠夕逖其黨用詔劉朝俱以盜御用物擒矣是役也正而劾之始終消婦寺非常之望計安宗社燝與嘉謨功居多　熹宗既登極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燝遭逢殊過益以天下爲已任謂國事久懈宜振必自朝廷法祖始人情紛競宜約必自臣工奉法始一切新政敷施修列先朝故事而絶私交謝筆牘屏苞苴爲百僚倡大小臣以言利至者若開採税架清牧地諸奏悉寢止之時諸璫朋比作奸漸盤上志燝裁抑無少避

先所擒盜御用諸璫法司坐以大辟論當有李文盛者具本鳴寃疏未發內傳旨詔劉朝諸人免死燝具揭曰皇上所宥者恩法司所定者法法何可就耶且文盛辯本未發何以平反特諭下法司向無此例越日上遂以文盛本發票燝又亟封還之又具揭曰此本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臣安敢違例以擬耶諸璫知不可如何卒以內降發科釋詔等不問於是璫橫益日甚而諸璫中魏忠賢侍上久微勞在上心常悻悻睥睨柄意不測値　定陵告成應敘錄

故事內臣提督陵工者予弟姪金吾廕工部列高時明以請忽內傳寅時明名易忠賢燝憤其攘有功者而自有哉金吾廕弗予倂賜錦幣加恩三等每等米十二石歲僅米三十六石也忠賢辭不受銜恨遂深時奉聖夫人客氏勢燄甚與忠賢相倚流毒給事侯震暘朱欽相御史周宗建馬鳴起王心一倪思輝前後疏攻之上怒言官甚賴燝力救降級調外客氏恨亦深及慶陵敘功忠賢嗾語禍清葉相曰我輩吃米耳有何敘賚燝倚恐客魏交憾狀遂連疏乞骸科臣

孫杰復受客魏指劾燝燝求去益力疏至十二上乃邀俞允加少師廕璽丞遣官護送馳驛燝念東事方亟具疏懇辭曰以擊楫枕戈之日而侈東門祖帳之榮他日史臣書廣寧失陷有加官廕子且行者臣節掃地矣力陳至再至三獲允即日成行上陛辭一疏其畧曰痛思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皇上知之見在廷臣皆可覈詢事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辭內庭者遂以論詆去矣皇上清夜靜思低徊褱情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

上君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至扶掖乘
輿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為功非今之構以為罪者乎
乘其愚懟取吳解而不施致皇上鮮敉帷之恩後人
抱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
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為五宗光寵
已也至於外廷臣子載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為急乃
發東朝持挺之奸者目之為弔詭消後宮亂萌之禍
者坐之以交關此其意欲何為尤臣之所未解也一
篇之中傷楊左而詆客魏諸逆忠悃淋漓尺幅鄒忠

介見而嘆曰淒淒切切情見乎詞當與出師表同傳
矣一燝既歸忠賢日與其黨剪除所忌頻起大獄鍛
鍊廷臣諸忠直或慘死或遠戍或追贓或錮秩燝
累道路乙丑四月遂削燝籍為民當差追奪誥命意
猶未已戊辰　烈皇帝首元逆璫忠賢伏誅特旨復
燝原官補給誥命致仕燝始獲安于田里隸遣行人
與居中存問崇禎乙亥壽六十有九卒于家訃聞上
為震悼輟朝諸祭葬贈廕悉從優典賜謚文端

吏部文選司郎中吳公傳

吳羽文字長卿南昌人萬曆癸丑進士授全椒令縣
當滁和江浦含山真州廬州之間冠蓋車騎絡繹驛
馬數隘而差繁民苦重困羽文禁枉道嚴需索鋤石
通衢永除其害自條鞭行東南里甲入錢於官例無
雜派而全椒陰用雜派於山僻遠率以為常民亦不
知訴免羽文請于上臺峻杜之尤加意造士拔御史
中丞金光宸於童子隊為冠軍調繁江都邑澆漓不
遠全椒淳羽文益勵精倍昔閭閻苦追呼隸甚隸至

事無大小輒用天平廣法馬以進賄無用民間小等
者羽文刻木為隸署其名曰錢省令告者持而去庭
鞫輒持而來向所任追呼者日夕僵立於前出則供
騶唱無他事于是江都有木化為人人化為木之誦
鹺囚有巡役借巡以圖私鹽而蓋庇私圖戶江都為
之諺曰捕鹽販盡羽文言於巡鹽使者龍遇奇罷去
之邑寄遞陪京若操江都察院若巡江察院若屯院
若學院若倉院皆得以統轄相臨諸遊棍擇人而食
者號曰天罡每越江徙訟條操臺後江院後倉屯謂

之旋狀素封家當之立藍粉羽文庶得主名重懲其
一二露賑者餘皆鳥獸散以兩邑最晋兵部主事晋
武學天啓壬戌改禮部癸亥改吏部入銓署封司事
首議復方正學暨練貲諸公官不報時高邑趙南星
統均謂江右以理學節義稱宜特用兩銓曹乃以新
昌鄒維璉與羽文並用惡趙者遂激羽文歸爲驅趙
計羽文遂請歸癸得古吳羽文鄒維璉既皆賢俱晋
者用庶僚無稱賢者蓋異數也既而攻趙者益力羽
文復堅請歸養疏上即行歸五載而　烈皇帝入繼

大統廷議起羽文主爵會祖母王太宜人卒承重服
臥苫塊又三載庚午服闋適又爲程相當國意別有
注越資而起王三重至崇禎癸酉於是羽文歸且十
年矣太宰麻城李長庚曰循資用舊吏何議乎始起
羽文驗封員外歷考功郎轉文選郎當是時海內多
故用人罔効上積怒于銓曹之職相繼而下掌選於
理者六人後皆惴惴不免羽文矢神明自斷絕請託
拒交際而尤嚴于汰吏奬往例歲單月二十五日候
選官大點卯輒清序至雙月乃選奸吏受賄輒紊亂

其序銓政遂大壞羽文至力清之諸奸吏怵羽文曰
選人卄謁未幾果誤羽文廉得首奸趙文欽陳恭已
等具疏參下法司提問於是清序乃行長安號爲鐵
板序他摘發奸弊至袁楊[illegible]以假舉人冒考縣正
周維仁以假遞赴秦潘長史任阮士亮以假印冒選
張煜南徐應鳳假廣東茅田司巡簡羽文皆一一糾
之諸奸胥吐舌帖伏然羽文尤加意人材時道府缺
缺至六十餘處南北部曹皆奉久任之旨又或阨於
降罰之多或阻于歷俸之淺又或格滯坐差或考晋

改授皆妨格事羽文乃酌議通融請以帶降[illegible]轉于
是降二級以及降俸罰俸住俸皆得酌叙遷悉其部
俸有二年三年以外者擇地相人推陞府道以補員
缺其陞俸者各于新任補足事皆可著爲令推知考
選舊止科道新例增入館員羽文盡公衡鑒務期至
當館員得劉正宗林增光徐開禧等科員得汪惟效
宋學顯房之騏徐耀等台員得張肯堂徐之垣郝晋
等皆一時人望中外翕然帖服無何而開列廢臣之
禍起先是奉旨己巳以後諸散在幽嚴者倫列以俟

甄別録用羽文首列閣輔華亭錢龍錫大司馬吉水李邦華以及大宗伯錢謙益副院易應昌等一百四十九人率多柄臣所側目乃造蜚語投廠衛誣以受華亭吉水之金羽文遂獲譴下獄上固知羽文清無受金事竟得從城旦歸柄臣意未快復以推天雄守高鳳翔事媒孼鳳翔僨有勘明案在司農未咨銓曹于羽文無與司寇逆柄臣指竟懸坐羽文近戍尋復值起廢疏上率又不出羽文前所開列而羽文名亦在疏中相國吳甡僉院金光宸侍御劉遠復交相

推擧久之始復原官遂卒羽文通籍三十年居官未七載居銓僅一載在獄在伍共八載歿之日餘銀僅一錢七分人以比之海忠介青錢數百云

衡州府知府鄧公傳

鄧以誥字汝欽新建人嘉靖甲子鄉擧年十九厲志學問與其弟文潔公讚家庭切劘力以不愧屋漏爲期盱江羅汝芳論學會城紳衿景從如雲萬楓潭司馬在座語羅曰君尚未見兩幾子在亟問爲誰擧文潔兄弟對因命駕詣旅邸論學退而語司馬曰斯文未喪其在茲乎萬曆初授建陽儒學教諭見其地過書朱文公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語問何處下手無應者乃發明之曰學希顏子盡天下以歸仁只

在遵四勿之訓志期伊尹無匹夫不被澤先須嚴一介之操咸悅服請書手腕幾禿自是諸生翕然興起遂槁工遷學費至數千金未嘗煩有司學成科第日趨于盛至今尸祝之陞廣東博羅知縣邑恒燠民多病癩病輒傳染稍沾濡皆束手人畏癩甚于畏疫癩者恃人莫敢近輒乘病攫奪皆望而委棄所有令恒苦無術以制誥下車適七里驛有山勢甚磅礴林木茂密諸癩三百人依山群聚男子擠負至者輒搶女子至輒執而淫之謂之過癩誥聞其事震怒曰癩

本天刑不悔過又公然以強姦強盜犯大辟那諸邏
癩者任持長鎗刀直拒之癩見所懸示猶不爲意以
詰乃佯募壯夫約日驅縛癩三百人盡沉之江於是
癩一夕遁去邑有洪溪洞洞賊阻險肆剽掠詰檄其
健而黠者數十人俾總甲分任捕緝月具動靜以報
姦賊發即坐其辜無則給賞四境竟獲安堵奏最選
刑部主事詰曰此王文成論學之署敢以聽斷而忽
夙夜自考乎合同志論學益力是時有投匿名書於
各署言鄭貴妃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輔臣一

貫誣少宗伯郭正域爲之發卒圍正域舟捕及僕隸
乳媼并逮部郎于玉立考訊禍不測詰密言于司寇
蕭大亨曰妖書所坐無左驗欲以莫須有殺天下士
非法之乎也言甚迫切竟得從末減集大成時亦在
刑部獄大成者閩人挾奇遊京師巨璫數輩欲傳其
術不能得亦以妖書事羅織之成晝行城市夜縮囹
圄如故禁卒懼以巨繩縛數周須臾繩寸寸斷成曰
無以縛也我爲天譴其何敢逆尋當有白我者以詰
察非辜果論出之成請以其術相傳炫煽奇秘幻他

百端取棗置手中以手相擊金貝珠玉玻璃瑪瑙應
呼而至忽現形棗中棗爲人言忽擲棗堦下偉丈夫
自棗而出忽剪紙爲士卒馳鬪劍槊相撞忽朱髮鋸
牙金鐵輪乘電光而下忽噓氣成雲甞瞬如瞑忽天
日清朗瓊蕋琪花繽紛一室之内詰謝去不爲動已
而曰無以酬生成除夕當召文昌預報闈中題耳詰
怒叱之曰國家二百餘年惟此一綫公道令可詭
獲是教人以不忠矣遂仍禁之後竟論免莫知所之
奉命恤刑江北往例祇恤近五年以詰歷四至前四

十年疑重者並出之每出所疑輒至廢寢焦思往往
鬼神爲告語于夢寐或身觸有所覩遇事怪不具載
萬曆甲辰由刑部郎擢衡州守郴大饑饑民萬餘人
闖入礦山爲盜格殺官兵數十人叅知鄉學柱議大
舉進勦詰曰此愚民爲救饑計非敢爲亂也當一面
特檄招安俟其解散徐賑之叅知詰以賑則需粟將
安出詰曰天下之財須與天下共之柰何置之無用
之地而殘吾民耶已而賊得檄俱如約解散俄常寧
又大饑黠徒誘饑民數萬從入礦爲盜叅知欲以前

所由郴盜策治之諸曰事安可膠柱饑民所以頑於
從爲盜者度吾又必招安之也請遣揮使姚應祚劉
光先范邦垣等率銳卒出其不意分部直進殲厥渠
魁逐散餘黨封礦而還乃可既得請銜人讙譁震地
師至郡凡七閱月罪人斯得梟首三十輩餘黨悉散
於是流亡歸集乃大發倉賑之郡境以平衡有官人
歐楫之相之兄弟用賂得官刬駕其械淇不以厚綑
交遊攝刑篆遂究兩人名于惡籍中上直揃論楫戍
淇相戍閩諸乘間白其寃于憲副井來求月歐殊官

出之恐人言無以自明諸曰明公但論應出與否不
必難其富也必原惡而後生之則溫飽之家盡危矣
來遂下郡復讞以諸卒並釋之在衙三年報政遂上
疏引疾致仕諸通籍二十餘年以其論學所得者見
之設施斷大獄救大災定大亂皆不動聲色而劃然
中於理解人咸服盱江之許子焉鄉君松園客來問
學諸諸以事事當循天理而天理更宜厚客不解設
云天理原非刻薄何復贅一厚字諸曰假令周公疑
管叔之監豈遂既聖然而周公未嘗疑也客乃恍然

既而曰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此是何意以此知厚之
一言義味無窮前後居官庶甚所入俸悉以賙恤故
舊常言吾每從一箋一履調御此心視一切真土苴
也里居時每旱暵有祈霖必有禱必斷除葷茹竭誠
爲衆請命歸田垂數十年鄉邑賴以無歉著衙州府
志脩心編濟荃祠講章及遺稿一卷

四川左布政使周公傳

周著字誠子南昌人萬曆丙戌進士授湖州府推官歷太守潘臬皆以薦明著稱庚申任四川右布政使天啓辛酉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兵往援遼詠案無賑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視可求貪沒云數火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可求杖其土目又欲盡黥土兵之面以別記驗於是統領人樊龍樊虎振臂一呼皆響應立殺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暨總兵參將郡

守而下諸官若干人遂陷重慶諸郡邑多陷賊遂逼成都左布政使朱燮元攝軍務事偕著與夜籌畫偹禦分遣諸將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各領兵據隘而與諸藩臬畫地城守著自署西城十月甲申賊至著於錦江東世洪安世英皆戰死成都大震乙酉賊擁衆犯西城著令土司坤汝常乘之斬僞先鋒一人陣斬數十人明日丙戌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能陷著令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賊復稍卻殺數百人是時賊已屢失利然稔知西城地勢易拔將日夕攻不去豎雲樓高與城等攻甚急著出兵亟擊賊營別遣卒持火具焚其雲樓賊益夜縱炬千餘焚火門著復取水如瀑布下澆之賊乃引退終不能下西城衆皆飲泣慶更生明年正月忽城外大譟而至視之有物如舟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茀左右上板屋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兩旗一開碁定冉一安順勳逆中數千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老幼皆哭著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以

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取巨石重千鈞者發之飛擊如彈丸賊舟遂不得進著又夜縋敢死士於城下截大銃擊賊明日乙丑賊皆雷哭遁去成都復全著初城守時會城僅營兵七百名所調松潘茂兵一千五百名後益兵至數萬然以道阻多未至著恃忠義激勵兵民人人皆爲效死自十月甲申至壬戌正月乙丑抗孤城而守者百二十日事定燮元僅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著僅代燮元爲左布政使後入覲歸以勞瘁疾作卒于家崇禎巳巳贈大理寺卿

保定府通判楊公傳

楊惟休字叔度豐城人賦才敏捷落筆千餘言洸洋頓挫有韓公子龍門太史之風好博稽廣覽遐瑰文秘冊窮日夕手自繕寫咿唔不輟其於朝政得失生民利病典章沿革尤考究不遺餘力爲博士弟子數十年聲譽煒然寰宇而卒不遇于有司晚乃以貢入成均應北闈試又不遇授保定府通判管宜府赤城事惟休既遭逢坎壈生平所學不得見之設施益專意于史以成一代著作而泰昌日錄尤爲時所傳誦

所紀僅泰昌元年庚申八月事然萬曆末暨天啓初元諸大政悉櫽括其中當光宗在東宮戚畹鄭國泰爲謀奪國本諸臣抨彈意榁杌不自安歲乙卯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傷閽人內侍執之下獄外論如沸刑部郎胡士相以風癲論報提牢王之寀重加詰問差曰馬三道誘我至龐成劉保處而爲此耳語多涉國泰泰出揭自白尋誅張差于市而杖斃劉龐二內侍諭內閣不得他有株連王之寀竟罷官去于是有挺擊一案迨泰昌庚申八月己未光宗不豫服內醫崔文昇通利之劑一晝夜三四十起至甲戌鴻臚寺官李可灼持紅丸詭仙丹以進上服之輒喘然乍覺煖潤舒暢群臣咸喜抵暮可灼又進一丸上升服遂疾劇而呼吁翌日卯刻遂上賓哲皇帝方擇吉登極李選侍用內臣李進忠謀踞乾清邀上册子同宮郡黨稱制劉相國一燝周冢宰嘉謨楊給事漣力爭之選侍乃移噦鸞宮遂又有紅丸并移宮案稱三案一時在廷諸臣持議各左右袒紛紛詬誶恒至數十百人惟休悉擴實書之于日錄大抵是之寀而

褒一燝嘉謨漣等之忠誠逆璫忠賢見而大怫其黨霍維華逢迎具疏指斥一燝等朋比因并劾惟休以草莽一介而記註朝廷起居且稱述舛錯小人而無忌憚奉旨追毀日錄褫華衣巾時惟休已之宜府官而維華尚以監生叅獲免逮問在宜府閱維華疏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訛傳屢至竟暴卒既卒而忠賢黨劉志選謂褫華未足蔽辜再劾之而璫已知其暴卒置而不問矣未幾而三朝要典興要典所指擊必日錄所是者所嘉與必日錄所非者顛倒紊亂抱穿

莽而蔽陽烏向令惟休見之眦盡裂髮上指冠拔徒
水漿不入口而已哉惟休著述甚富遭兵燹遂無全
帙五經宗義二十卷僅存易論六篇辨禮一篇歷代
長牒七十四卷僅存戰國之齊楚系南外朝之十八
家篇外春秋數卷天文四卷僅存日行月行日側月
側星緯辰論大衍義逸霸論董論數篇衡邊要畧一
卷僅存博塞一篇宣雲二篇更事客對一篇他如大
治錄二十卷武畧十卷古詩評選十二卷焚餘四卷
芒書十卷舒嘯堂雜劇十卷博古一卷地輿一卷佛

宗一卷樂府一卷蕩然盡委雲煙尚有編而未竟之
業與遺而失其名目者不倫列嗟乎古今圖史之阨
不患在人主之追毀而患在兵火之摧殘蘇子瞻當
元豐中舒亶摘其詩句搆赴獄御史就家索所著書
州郡至望風圍船搜取而卒之家傳眉山之書人習
東坡之學不數年而復也兆文元累世藏書至速極
接牘皆縹緗充斥金兵至猝猝以一炬盡之幸非文
元坍智慮殫精神而手創夫何慨若惟休生平論次
博士家罔不奉為三代法物當逆璫追毀時已盛傳

如予曉而竟不能保其所有於笥篋也抑何酷哉且
夫楊烏天王勃早世人咸傷之徒以其未老而著作
未成惟休年六十老矣所著作洋洋纚纚又不但僅
底于成而竟不能保也復何益哉惟休日錄中泰昌
改元之議尤偉其言曰書泰昌元年何也为大行御
極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及嗣皇踐祚詔復以明年
為天啓元年夫執踰年之說則泰昌之易號宜後而
執正始之義則天啓之稱年何容議者不恪詔旨相
格遂欲虛明年泰昌之詔以其年附萬曆夫以泰昌

附萬曆而萬曆之後直接天啓是替泰昌也替泰昌
無論難乎為天啓即泰昌一月之仁超軼百代而不
得以年稱或亦非皇祖意禮窮則變斷自八月朔以
下為泰昌紀年是也故部議以楚臣左光斗議為定
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為而
議也曰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為泰昌之生而改之也
何為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為改崩而
不忍刺刖之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
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

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
稍待半歲又使泰昌之詔未宜而泰昌之曆已頒可
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
已定于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
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惜
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
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
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乎泰昌之
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而削之

是陷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父猶之不
孝也急于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
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斯
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
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得于子
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
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皇
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
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
帝永貞元年至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于玄帝直書先天
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帝直書永貞元年
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
觀之晉唐三君皆當年改元一四八月兩月不必正
月而後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
者如此況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
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
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曆并存泰昌兩書具在

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于
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
不貽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定以先帝御極之辰追
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即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
以前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云時陝西撫臣李起元以
黃河清入告惟休又獻河清賦宜示史館行于世此
亦惟休所謂生平之遇矣

兵部尚書熊公傳

熊明遇進賢人萬曆辛丑進士授長興知縣長興俗機警訐訟明遇發奸如神獄無冤滯劇盜張渭號張白頭窟穴泰湖中與其黨周滄張淵等連蘇松嘉常豪子弟出沒椎剽縣賊皆利亞餌羽翼之又多交結要人前後長吏悉熟其名置不問明遇探得曲折立擒至甃之逮渭黨五十人付獄是時邑方苦旱獄具而天雨自後長邑無復爲狗偷者王爵列異等治擢兵科給事神廟末賄賂公行而債帥餽遺尤甚明遇

疏陳自持謝絕一切九邊各省郡諸大將吏罔敢以苞苴進所條上封事有賈太傅陸忠宣風遷福建僉事陞陝西參政太僕少卿天啓壬戌陞南京操江僉都御史練水兵造戰艦設火攻防禦其倫復建連營于伏虎山以固豐鎬而齊庶人屠爁者無賴子也身長七尺腰大五尺常州太學生陳鼎相見而異之鼎相素蓄不軌志會遼左告急東土妖賊煽亂又熒惑入斗五十日不退舍復有星貫月而出鼎相妄意天變可乘糾亡命徐君常胡五等謀推屠爁爲王發難

太祖定鼎地爁驍而易弄陰自喜繕弓矢械具部署皆客候熒惑退舍大舉鼎相叔父廷簡上其變于府司理理繫鼎相于獄屠爁竟趣其黨胡五偏召逆徒期會于江陰君山廟往劫獄脫鼎相因鼓行高淳自立爲泰興王計已定明遇風聞其語亟策捕屠爁已絕城夜逝矣明遇慮屠爁一逸則孟河泰湖諸賊必蜂起以應變且叵測立檄中軍遊擊黃金臺追屠爁至鎭江獲之胡五等敢所期會于君山廟者不至俳徊未發亦爲邏卒所縛明遇奏報于朝下司敗

論死如法南都賴以安堵未幾逆璫忠賢盜竊政柄矯旨罷明遇職給事李恭迎璫意復劾其營伏虎時有所糜費及楊漣逮北司株連明遇爲其黨人行撫按對簿道臣將謹將入爲祝遂以明遇爲贊璫竟矯旨戍明遇于平溪衛　烈皇踐祚釋歸戊辰起拜少司馬攝部務一以公忠體國爲先先後所推轂如李守錡胡從儀楊麒滿桂皆不逾時遺會故大司馬王象乾以總督召入議款欵廷臣或非之明遇曰魏絳不歎鍾勝乎護大司馬款成西北邊邊門晏閉晉陷

刑部尚書尋遣使者亟召入對平臺拜兵部尚書所
持大計在能復河之築酌島兵之糜選銳師愼關嶽
毋怵惕于古人諸種通和之戒而三服於夷漢粗安
之吉丑日封貢款市成祖以來安邦訏謨也其于撫
恩遠人尤惓惓焉壬申秋解組歸里居且十載上每
思其清忱勅起參贊留務明遇系得南中心一兄成
君而募練戲下士迫軍癸未楚帥以失利潘懼浮舳
下池口抵皖南中大驚衆議或主勦或主矯發毋餉
明遇檄之曰餉當為請給失潘之罪當為請原淝池

奮興是所期也若下燕一步得無驚弓劍乎檄楊職
方領標兵遮之燕而移鳳督淮督駐浦口黃劉二帥
入護陵諸大帥多明遇封植而楚帥亦攜其宿名遂
斬他部假名之掠者而逆部將謝罪未幾明遇為忌
者指其巻不任議改司空遂引疾歸年七十一乃卒
著綠雪堂集采薇草中楯集若干卷子人霖登崇禎
丁丑進士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李公傳

李曰輔字元卿南昌人萬曆丙午鄉薦天啓壬戌授
成都府推官奢崇明方據重慶會城人心搖搖都御
史朱燮元以曰輔才識過人舉其事倚之曰輔單騎
直前率銳士取佛圖關俄擒逆酋崇明及妻安氏設
法解散餘黨前後釋無辜以千萬計視篆仁壽縣民
為立生祠崇禎間擢南京雲南道御史時大璫出行
邊如前代軍容使曰輔目擊時艱慨然上疏畧曰臣
伏覩皇上臨御以來朝乾夕惕罔不身為律度邇者

一時而遣內臣者四人又一時而遣內臣五是非兵
機則要地也維時群臣論列交章在臣衙門亦有公
疏以待如環之命不謂登島陝西又有兩璫之遣群
臣爭之皇上拒之謂此事出自裁酌諸臣無用疑揣
有如今日舉動實出常情正恐臣民疑揣益甚耳在
昔漢之季也宿衞郎兵宦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
軍宦官主之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在本朝亦有王
振竊弄神器貪逯功而弛近備以致己巳之變是猶
往事也若逆魏之禍發在旦夕匪賴皇上神武安有

今日猶且當時日而用機椎然後執元惡而殲之蓋
除兇若斯之難則何也近習之人處地近而結根深
也地近者密移根深者不授假之利器遲其野心後
雖收之非易事矣今日之事在朝群工皆知不可乃
二三閣臣一言不及或者若中調劑機有密移非外
廷所悉然使皇上謂密勿之臣尚且無言諸臣何以
曉曉閣臣抑何以自解哉疏上奉旨鐫三級調外即
日扁舟去官解帶贈座師之子圖書數卷外囊無一
物歸隱西山香城寺香城在萬山中對虎所窟猿狖

所棲曰輔挈一力往已又避去共力與二三若行頭
陀共晨夕自持一瓢取飲食食已輙危坐峰巔如是
者十餘載諸苦行頭陀自以爲弗及也癸未楚寇猖
獗江氛不靜西山多巨盜曰輔泛舟將趨吉安俄寢
疾于舟中易簀之日先自刻期與表侄萬搏苴茗果
話別如辭送旅漠然不以死生置懷曰輔雖隱禪寺
然日誦濂洛之書不輟恒語友人劉太史同升曰吾
於無自欺之旨終身行之既沒同升以其語銘諸墓
石

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

朱諱埥字明父一字彝儀寧獻王之後淵靜端簡處
朱邸無異蓬戶事父奉國君至孝鷄鳴盥漱冠端鄰
紳搢笏如禮歷寒暑靡有懈萬曆辛卯給諫葉初春
以學行薦于朝下璽書褒勞俄遷撫副都御史進維
垣遷按御史陳俊交相推轂得旨俾綜通侯之章理
石城王府事公族有所平反無不折衷于埥埥片言
剖決皆屈伏羣使藩臬造庭而請者踵接性沉潛而
敏目所流覽終身不忘大之九經註傳諸史異同細

之叢圖讖卜上而星緯曆數次而堪輿壬遁太乙河
洛軌策諸學皆窮極微妙其精神之用如長江大河
無所不灌也當是時諸王子侯科目未開不得與有
司之試亦尚未行所謂換授法率得肆力于學然大
槩資以爲詩詩亦率求工五七言近體而畧古體樂
府益無研究於古文詞者至經史之學尤格格弗置
于胸臆埥爲詩取法盛唐諸王子侯罔不退舍相避
而埥獨不肯以詩名矻矻經史辰窓午夜甚于窮[illegible]
布以先儒譚易尚理而置象不能獲文與孔子立言

之旨作芻象通八卷以晦翁詩詁于比興微詞奧旨多傳而未章乃原本小序酌諸家得失作詩故十卷疾緯候之汩亂三五典墳也作迹古記八卷以糾正圖讖之尤謬疾李斯之變壞頡誦舊文也作古文奇字韻解十二卷以復還先聖之制作以鍼砭漢世解詁之沉痾它若書禮春秋魯論大戴莫不各有箋疏以辯駁拘儒之囿自解經者中帖括家言深入膏肓諸經大義悉晦㙔一洗帖括而博參古今駸駸乎超唐宋而漢晉康成以來未有也又著金海百二十卷

水經注箋四十卷異林十有六卷騈雅二卷六書本原一卷說文舉要一卷豫章耆舊傳三卷藩獻記一卷皆卓然與郭璞鄭樵洪邁諸人並垂而其論曆法則以十九年爲一章章凡七閏氣朔分齊而冬至之日同曆三章凡五十七歲而差至一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至一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由漢太初元年丁丑迄明宣德十年乙卯爲太終復從正統元年丙辰歲更始凡三大終而復得曆元則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漢法每一日八十一分一月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每一月得二千三百九十二分㙔定其法每一日九百四十分一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一月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瞻人子弟稱㙔最爲詳密㙔嘗用其法推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冬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朔冬至以爲魯史皆用周正故經書春王正月明非夏商之正也于時諸侯僭竊天王衰微鮮行頒朔之禮晉楚大國或用夏正未能畫一魯秉周禮獨不改變故孟獻子稱正月日至可祀上帝是已於是十二

公春王正月之書豁然揭白日于千載其論醫則有取于張子和論壬遁則有取于祝泌論陽九百六則有取於王希明悉發鑿見于徵驗非茍依附而于堪輿之說尤精嘗言祖墓病水亟應改葬以語諸父兄弟咸弗信會群從恭卒物故者十餘輩㙔不能忍遂自發之曾妣暨太父母墓中皆積水若溪澗諸父始遜謝自咎乃別徙于西山之吉兆它如此頗奇中者不能枚舉焦太史竑常曰鬱儀制作精微博與一依六經莫可簡選語以王室懿親其雅文公之流亞乎

湖廣李宗伯維禎山東邢太僕侗福建曹參藩學佺
丕指江右人物趣首及之子統經崇禎丁丑進士官
行人詩澹遠高古彷彿關中孫一元稿燬于兵未傳

孝廉李公傳

李冉字長卿新建人萬曆戊子中順天鄉試夫資瑰
異援毫風雨馳驟咄嗟數千萬言嘗著辨易凡南北
形勢邊塞險易廣狭部曲多寡強弱與夫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之法孤虛旺相剛義制伐比和之說武衛
大櫓參連扶胥虎蹲地雷子母砲之制度罔不考究
詳核言之如波湧泉注而皆可以徵效驗于目前歲
庚寅北虜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嗣其臣切盡
黃台吉用事部曲莫相統一頻牧掠諸番而火落赤

者切盡黃台吉弟尤辮熬擁衆入擾陝西莽刺川射
殺我副將李奎洮河大震冉方在長安草安邊策六
篇曰形勢曰才難曰賓伍曰勇氣曰訾馬曰間諜籌
扯火二酋事甚悉相國王錫爵許國見而奇之適鄭
洛以大司馬經畧西邊二相國具言冉才俾贊畫幕
府冉于盛暑中出春明抵昌平瞻望陵寢賦詩以詠
歌功德尋涉上谷經雲中歷鴈門榆林寧夏固原覽
景古城而飛駕于河湟關關七塞幾萬餘里所過
自督撫大將軍而下莫不握手交懽側席伺顏色而

問益肆口揚搉極論諸關塞得失辭有避忌卒之位
鄭司馬功成檄論扯力充東歸而華火落赤市貨遂
令遠徙者贊畫問之力也無何而日本封貢之議起
日本酋平秀吉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率舟師直
逼釜山逐朝鮮王李昖朝鮮告急大司馬石星聞于
上遣嘉與人沈惟敬往宣諭令撤兵歸島秀嘉見惟
敬至執禮恭謹許退兵還朝鮮故地求封秀吉日本
王惟敬立許之而副將李如松貪功開釁敗封事朝
議紛然問言於石司馬勸其引咎責躬奉宣皇上威

德寓封于勘寓勘于守尚可以救桑榆之失星不能
從詭逮下詔獄于是一時競議東征問又著海策六
篇合前安邊策六篇草疏上之天子嘉其忠藎下大
司馬議覆當是時問以布衣獻書輦下君若相咸皆
虛懷採納名大噪于海內海內縉紳豪傑士莫不延
頸企踵願一接見之車如流水馬如屯雲問日與之
排慨論天下事又莫不饜飫心折而去大學士張文
端位于問有姻姬誼尤傾注于問問前後建白尤多
其可以著爲功令者莫如論會議一事問之言曰朝

廷有大黜陟大舉動則事下九卿臺省雜議此令甲
也乃一二當事大老成心先據于胸中如巨石之不
可轉而姑以會議爲故事以故會議者未脫口操觚
者先受成旅而進旅而退意有所不得伸辭有所不
得盡如之何而不退有後言也愚以爲有大黜陟大
舉動止於九卿臺省雜議而上不煩宰相下不及部
屬以下者過也夫上不煩宰相則聽者之道未弘下
不及部屬以下則言者之路未廣故人情不得吐其
胸中之蘊而發憤于君父之前則其衷不得不激而

其辭不得不過故不惟臺省之章奏盈廷而部屬以
下之建白者接踵矣請自今會議之先日省中諸公
集議于省而麤取成于都諫公焉臺中諸公集議于
臺而粗取成于中丞公焉九列諸公集議于其曹而
粗取成于曹長焉明日冠帶畢集部屬以下有言欲
吐者先白于其曹長亦得亂身班行元老碩輔儼然
踞而臨之觀其言察其色言者無晢辭聽者無隱聰
然後申之以先代之舊章揆之以當今之事勢辯難
往復不厭再三執兩端以用中無朝更而夕改如此

而人人皆得竭慮盡忠以自效詎不亦熙朝之盛事哉文端讀其書曰事難猝行然君識論終不能泯滅著之簡册以待後耳嵩負經濟才雖業已見知若相而洮河暨海上事不二三年旋定竟不及大用際昇平之代大冠如兵者金帛子女自娛率以封疆置度外聽嵩痛哭流涕語聞爲怵惕于懷旋復唾棄等弁髦嵩客長安久且困倦而歸歸則髮星星老矣譚邊海事猶意氣不衰而困益甚乃遂以侘傺無聊托之方外遊取李明忠孝經手訂其訛又爲旌陽許真君

傳與李明啓教蘭公諶君李明傳教十真人及金公胡眉二士傳銓論守中黄庭四谷塞二兌開二洞立入柱諸秘頗泄玄微讀者飄飄有駿鸞鶴凌雲霞之想又爲解莊八篇假漆園而抒己懷類皆倘祥自恣張文端曰君方欲臨瀚海封狼居胥而未遂乃遷延之于無何有之鄉耶嵩聯視不答然嵩著經詁二卷簡而確質而古與其治春秋如服虔氏治詩如鄭康成傳士弟子員皆心師而傳誦之卒于家諄諄以忠孝爲愛後其言如持左券詳見與安綸事文輝書中

閿鄉縣教諭李公傳

豐城鉅族最初推之李孝廉頍者大司馬遂之孫而中丞材之子也字弘明別號懐白少受學于中丞材佩修身爲本之訓不事浮華而敦實踐晝考夕科期于無愧俯仰方年二十時中丞材以雲南按察使備兵金騰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二土司介其間持觀望叛服不常材至攜其交而役備之二土司畏威輸誠佐兵使出師殺緬酋心腹大朗長破其入城擒斬三千有奇拓地二千餘里尋擢撫治鄖陽右僉都御

史去既去滇撫按其故劾材冐爽功張首虜逮刑部獄詔論死一時爲材申救者自閣部臺省暨士民章凡百五十餘竟不能回上怒頍始婚于家聞變挾一蒼頭奴草屩囚服馳詣請室乞侍枯稿黧瘦不欲生材粥始一粥飯始一飯有不安則廢食夜則寢處于赭衣蟣虱之間如是者六載太翁相王錫爵適予告歸覲頍情益迫切要候長安門膝行頂額引罪呼皇天淚盡血繼哀感行路追隨抵任丘離京城已數百里踵趾盡裂錫爵爲改容下車相向而泣遞貽書當

事稱以朝審中豎比選朝又力爲主持材遂得減死
論戍于鎮之鎮海衛頻當丈在緊每皇皇卜肆中啼
嘑以刑有衡陽易道源者善占候著聲華下語頻曰
貫索中有一巨星應在君之尊公李先生一夕見巨
星飛出狂喜呼頻曰李先生當解網矣盖出獄之前
三日也材戍鎮海十二年頻隨侍戍所亦十二年無
突若風雨晦明輒左右服勤如其前在請室當是時
材以理學鳴東南閩士與粤越人士執經就正者趾
相錯頻從容杖屨之傍益獲聞所未聞而於新安金

谿姚江諸先生之與同辨析尤精入毫芒然其指之
躬行大騐得諸家庭之指示者爲尤深既登賢書十
餘年值天啓改元頻伏闕訟其父功高而被枉狀嗚
咽反覆部院諸臣讀而憫之請復其官得俞旨頻流
涕曰君今而始獲復食之恬愉也崇禎戊辰七上春
官不第就部選授河南府閿鄉縣教諭頻又曰先人
之遺講在焉歸而整緝之竟擻汲婦歸遂杜門却掃
與同志講學于見羅先生祠夙而不輟諸在位與識
其面不可得漢陽李若愚持憲節涖會城命駕詣頻

數四亦竟不面最後追至卧榻始獲一交臂未幾薦
辟詔下令在京大臣至五品在外撫按藩臬皆得各
舉所知若愚曰固無踰李孝廉者乃以其姓名上聞
頻引疾力辭亦竟不就時同舉者萬時華項承與
尚升陳弘緒萬六吉徐世溥皆與頻晨夕相砥礪之
密友也頻所著書有中庸衆論語測或問臆說四書
提鏡同宋錄年代紀畧共若干卷頻中萬曆丙午鄉
試第九名其父中丞材鄉試亦第九伯父材鄉試亦
第九材又以前丙午中式尤奇

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

萬茂先以崇禎己卯冬卒于維揚其友陳弘緒方左遷湖州恭署長興篆聞訃設位而哭哭失聲前三月茂先應召北征過長興署署有小樓偃卧其中者旬日訃至弘緒每登樓輒哭後五載甲申三月京師陷又一載而金聲桓入江西弘緒移居西山之深崖徬徨四顧欲有所告語於茂先而不可得乃奠以香醪菜菓爲文而哭之歲乙未重修南昌郡志因採其生平事而爲之傳傳曰萬時華字茂先南昌人父馬

湖太守以理學著時華生而敏慧過人讀書五行俱下諸經子史無不歷覽成誦出應童子試受知於南昌令樊王家拔冠軍大宗師李長庚任江西左布政其子春湖才而好奇合豫章諸能文者爲豫章社臨川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東鄉則艾南英泰和則蕭士瑋曾大奇吉水則劉同升南城則鄧仲驥豐城則楊惟休李奐進賢則陳維謙李光倬陳維恭皆郡邑間最馳聲者而南昌新建[illegible]時華與萬曰佳喻全祺時華尤爲所推服海內傳誦豫章社因識時華姓

名崇禎間金沙周鍾慨嘆制義之萎薾欲以古文體變化之尤極力推崇豫章合天下同人爲社曰人文聚選時華義獨多未幾艾南英又合二百餘年諸已舉進士孝廉與不遇而諸生之才者彙選之曰文定曰文待亦推崇時華如金沙於是海內家有時華制義誦其文者往往舉進士舉孝廉而時華獨屈在諸生中然時華尤工詩工古文詞自萬曆間李攀龍唐詩選行古近體率貌聲響亡性情公安袁宏道力矯之一變而長吉竟陵譚元春又力矯之一變而劉長

卿效長吉而蹇澁無餘味效長卿而弱拙至爲寒餓儉腹借口時華曰詩豈可如是耶乃益取陶謝李杜下逮商隱庭筠諸家而寢食之不襲前人不循近派格惟其高語惟其澹遠而努力惟其勁而已古文詞大抵權衡於柳子厚而雜以永叔曰子厚能奇峭不能叙事永叔能叙事也一時督撫暨巡方使藩臬大吏下至守令以碑板誌銘傳記序錄請者無虛日時華謂古文敗於酧應而非酧應則古文亦不能盛多皆竭才思而爲之絕無餖飣塞責者以故時華文雖

僉卒酧應悉皆可傳久遠時華以詩以古文名海內幾四十年然終屈在諸生中如故家雖二千石素貧時華復下帷呫嗶不問生幾𪗻粟幾斛豪錢幾何生計日落貧愈甚又年逾五十而無子室中人又捐伯氏歿益鮮同心於諸生中亦無如時華困者脫以保舉守令詔下左布政使朱之臣列其品行聞于朝應徵比上庶幾可少展布乃抵維揚輙病病月餘輙不起友人粵東黎遂球斂金賻殯嗜嘔道途間越數月而後旅櫬乃抵南浦悲夫黎遂球曰予所

聞共淇誦時華兟舉進士出爲江西守令司理若御史中丞督學使者而時華尚以文待試門下共淇誦時華兟舉進士貴爲編檢給事與試江西而時華復不得爲其門下士聞其言者無不爲之隕涕時華事父太守公孝于弟友于人無疾言遽色庶譏鄙倹逃然若憂于不勝衣於古今得失國家是非時政利害識始慮終誠信勇决議論之所及鄙槩之所操持雖賁育慶忌不能敵也督學使候峒曾稱之曰真儒舉而祀之學宮著溉園初集溉園二集皆古文詞園居詩田居詩東湖集皆詩又有詩經偶箋刻於金閶制兟刻甚多不具載

奉國中尉朱公傳

朱統鍇字時鄉弋陽王裔封奉國中尉好讀書僻處城東窮巷筆至掃揚吟哦之聲琅琅于古溪新鄉敗垣析薪之間飭購書於安義王費已又購書于南昌趙賈人所不能得之秘刪鍇必以重值敵二賈而致之得輒讀讀輒歷歷不忘每舉子試二三場畢持試目問所出鍇必倫註其語出某書某卷某葉事則出某代某年取而稽之無片言隻字之牴牾也由黄帝堯舜迄三代若蘇轍之古史劉恕之外紀金履祥之

通鑑前編並稱該洽然于禮樂兵刑賦稅象緯輿地諸事率不敢作志鍇若古史記四十卷志君其半臚列井井不紊不脫漏不憑臆而錯亂予嘗許為鏤板以傳竟未獲踐所然諾余實有同姓名錄僅三卷鍇推而廣之得十六卷所錄有五類四九張良十魏徵閒居緒玩可以駭然一笑又著六書微詩解脈錄牡丹志寧獻王事實悉散軼或飽鼠蠹凡鍇所著書俱未刻故俱不傳辣子曰予于鍇而知剞劂氏之厥功非細也

吏科都給事章公傳

章允儒字珍甫南昌人雲南左布政使邦翰之子七歲隨父讀書楚衡陽解夜恍惚有物怪來詰允儒奮筆擊之作風雨聲俄解垣盡圮危坐誦書如故登萬曆丙辰進士授松江華亭令方遼左軍興詔天下計畝加賦華歲額六十萬加至七千有餘允儒曰居恒苦徵比不前其又堪此耶搜成賦可省者得粗布加編并修河米折抵如數竟免編再加則倍前七千餘至一萬五千五百餘兩更設法盡抵之先後計免三

萬七千餘兩是時遼餉新增海內騷然獨華亭一縣獲免編未有能繼其事者允儒於讞決尤稱神明上官往往以旁郡獄屬之有子殺父妾亡何父暴卒言以藥弑者允儒曰人命應箇償其父固郡守烏得輕議箇耶半殺父妾足以斃逆子矣武弁鵓殺同官弁強有力且善辯時有使過代請者或曰職官當從減允儒曰大辟無可贖之法于戸無議貴之條竟擬如律二獄具上當事者嘆曰固知非華亭莫辨也邑之金家衙有橫尸一老者哭曰吾子也訴之令賊弗得

或榜片紙道榜曰薛某役人又徧薛所得死者所弄
二錢允儒詰其地審視曰得之矣綁庫樓獨居一佻
逵子至曰汝殺人立服蓋死者爲孌童誘狎不遂因
殺之而以弄錢嫁禍於薛云諸發奸摘伏震攝吏民
多此類用治行與等擢吏科給事中當熹廟初逆璫
魏忠賢漸與羣小相倚擅威福允儒鰓鰓於履霜堅
冰之戒抨彈率無所避織造太監李實恃忠賢服心
服制東南借逵惧上供參知府張宗衡同知楊姜等
奪俸允儒抗䟽畧曰太守二千石秩等古諸侯况蘇

松爲畨都股肱郡大江南北賓則視之皇上必以崇
衡等之才也而俾是任李實者掃除之役耳辱及大
吏皇上不賜詰責而可其奏究使天下之賢者以難
項而不免不肖者以鑽穴而取容不幾爲暮夜掃倖
門之勸乎且此旨自中出耶自閣臣擬耶如自閣臣
擬則閣臣輕士大夫如自中出則皇上輕其心膂股
肱臣之所未解也䟽入璫以阻撓龍袍激怒熹廟矯
旨予杖仍謫戍旨下允儒怡然曰吾爲東南百姓請
命固其之會上御經筵首輔葉向高從容陳說意稍

解以天變修省從薄譴奪俸一年璫自是深啣之烏
程相沈淮憾其封事語侵及閣臣亦深啣之允儒遂
請假歸居吏垣六月凡所爭三案爭封濱賢籌邊借
餉諸䟽凡十餘上皆當時要務言人所不敢言歷兵
工二科左右晉禮科都給事璫私人田爾耕以緝獲
逃功邀世金吾允儒曰金吾可廕金吾將科甲可廕
科甲乎特䟽駁之不聽謝恭命典楚試闈中發策有
舉朝切齒于奧窔間大姦之語直指忠賢而極論之
璫已恚前事及見策文益恨矯旨鐫三級調外任既

去國仍用試錄事矯旨削奪崇禎改元誅逆群奸盡
敷求舊德遂以吏科都給事特起田間首拜䟽爲閣
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皆大有裨於時政語多
不具忽有旨禁風聞嚴反坐允儒再䟽駁正謂天縱
聖人明月達聰斷無厭薄言官心但恐六臣借此遂
行箝制以成壅蔽之私今如綸如綍之地誰實平章
而爲此 思患預防計耶未幾枚卜命下適允儒以首
垣主議 所推舉皆人望而錢常熟謙益固璫所摧折
而著聲者與廷推中惟烏程温體仁不與遂發難言

廷推不公而口實于臧盜浙闈事前此浙闈有揑造
關節誆諸生者於藏盜無與事巳白而爲程臣劾結
始末中傷之上于是益責廷臣冢宰王永光固以前
疏不快于允儒遂前謝曰爲科道擬也上震怒叱錦
衣逮允儒縶獨殿門趣閣臣票擬誅盜並職坐罪越
五日允儒竟以削籍出國門先是允儒令華亭時城
金山衛建漕儲倉免歲派桂藩祿米千石諸美政不
勝枚數歸而區畫桑梓事尤甚力其尖銳有爭浙直
借觧江西南糧疏與爭惠桂二藩贍田揭揭脩載家

乘中疏畧曰頃者浙直以災告皇上加意軫念敕下
戶部如天好生之德不是過也臣意訝部謝調劑
應有以普皇仁而甦兆姓閲江西撫臣疏始知戶部
以臣鄉代浙直漕糧三十七萬石啓相顧驚愕不得
其觧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況饑米分以月計歲
食米三石六斗今無端而奪三十七萬石是奪十萬
人三歲之糧也十萬人一歲無糧其入即眷爲必皆
不保是殺數十萬人性命也昔富弼救荒活民百餘
萬今日救荒乃殺數十萬人以救人舛矣查江西歲

額漕運正副米九十二萬南運四十九萬石有奇天
下有北漕復南運者不獨江西爲然當日祖制何不
令某省槊運而北某省槊運而南必南北半焉誠以
兩運之遠近勞逸霄壤不啻故于粟米力役並用之
時存緩二之微意耳又定典載南京限兌之期南直
三月浙江限四月江西五六月雖今日交兌愆期皆
逾一歲然追思限兌之始先後判然蓋深悉江西地
瘠民貧即同運中尤存矜恤奈何偏于貧瘠重之苦
也且江省不肯存饑乎不肯議折乎未聞他省代運

蓋隣國爲壑情固不堪變亂舊章法亦不可也至于
臣鄉壤以下錯民餘于地一歲之供十五仰楚十三
仰吉贛天下所知也去年吉贛之災與浙直同告並
蒙聖慈亦得議折夫吉贛災則通省出米之源災矣
仰吉贛者不能代吉贛不能代吉贛者苦以代浙直
是同室之啼饑號寒淚血相向不能半菽見遺乃責
以恤隣里鄉黨乎撫臣又稱漕運耗副使用較南運
多米十萬石銀肆萬兩想該部亦自有說斷不寔寔
共事勞空而禍之惟南北兩運從來徵有先後輸有

緩急償一時並徵天不能兩生地不能兩成人不能兩獲徙殘民生究爲必不得之數諺云剜肉醫瘡猶自一人喻也有如剜一人之肉補兩人之瘡而剜肉之人又極瘠極羸無下刄處醫者若不錯認一人不足惜不知此兩人有益否乎無已請爲計部借箸籌之與其索之未然不如取之見在查戶部咨稱南京倉糧可支數歲惟有速撥運船于南京借運南糧以補漕額既免長江千里之險亦無有司敲朴之煩而浙直改折銀兩速解南京即以折色本色配搭給軍

計南京米價未翔諸軍亦不以爲厲似尤簡便直截有利無害者也疏入會得讀計部乘嚴旨下摘其語入告旗中以不測上不問允儒復上書計部駁其疏娓娓數千言部始議浙直津貼江西行糧脚價數萬江省乃不致重困云

粵憲副晋安蔣公傳

蔣杰字美若號象巖又號石門居士又號天遊道人又號息園濬叟晚號三素癡人其先世名帯者爲南渡祖世居穎之吳江後有二昆洪武中從征伐有功一授武略晋守一封萬戶侯食禄黔之晋安杰則萬戶侯之裔也遂爲晋安人天性篤於倫常更穎敏多才藝登萬曆巳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巳遷郎中擢知南雄府陟粵憲副請以內艱歸歸未幾爲巡方御史所中遂不復出其在戶曹時力裁浮費歲省

四千餘金司錢穀郎中官五百金之賕司清源榷政獲羨金二萬一千悉以佐三殿大工值神廟久不視朝抗疏力言晏安中腸之弊又請減中官以杜壅蔽皆晋中不報其在南雄時郡大祲多方賙恤之聽斷務先德教至有感泣而罷者蠲金以新郡學暨弘道書院張曲江祠月課士其中人文丕振適入覲大冢宰忽訊之曰通判謝其老矣且無能杰曰信如所云方之郡守不逾老而無能乎謝起家孝廉肅正自矢能不阿而少與援藉是一言猶得從遷擢去其以剛

艱歸而爲巡方所中也則由悠矜恐智之事智富而不仁以爭產故將不利于幼弟至誣告其母與人私杰見而憤懣甚白貴教化無術立申革擬辟閭郡稱快而南韶要人某爲居間請託杰力拒之遂假手於御史而浼忿焉杰歷中外周一紀官不過憲副而又以當理事被彈慨然曰吾復何戀于雞肋乎遂作息園奉封公假仰其中養志承顏曲盡孝道少受尚書于紀先生紀死子貧無以爲毋養歲餽穀食時餉鮮新復置一婢子以供役又嘗迎於家而奉之其女

寡而老亦毋迎與之俱數十年不衰既死爲之殯殮助喪葬又嘗受易于司馬先生事司馬毋亦如之尤敦睦族之誼視其貧窶者衣之食之至則晋款之有索則予之死則殯之殮之禮葬之月費無筭弗較也喜臨池諸法兼收運以己意小如蠅頭大如車輪靡不精彩汪射老而技益工名益燥興到輒數十牋無間寒暑喜遊嘗登吳山兩妙高極西湖之勝復從瓜步達金陵吊龍頭故友道淮泗謁陵寢眺所謂八公山者迤邐至東郡登岱登嵩少渡河而南登太和抵

荆門襄徊溯源朗水間足跡幾半天下喜題詠所歷覧輒有句所得句輒多雋異語喜琴每開各獨坐或倚石臨流輒撫絃動掺不知何人所在不善飲喜與客飲飲者夜分與之夜達旦與之旦談笑未嘗少倦喜謳歌間歌數句聲若金石坐有善此技者神倍王興倍佳不孫能飲者喜禪喜玄過祇林淨室高僧有道輒投契忘歸喜奕無日不聞丁丁落子聲總杰之才藝分之誠可了十數人然杰絕不以其才藝自矜也崇禎末黔變孔亟杰既坎壈無所歸與其子上高

令克顯溯湘東達萍鄉買舟而抵豊城遂家焉久之忽仰視太息謂顯曰天下之亂此其小者今可不慮及此第恐技蕩勢成一二年間兩京震動天下大事殆不可知吾世受國恩厭見亂離何若早脫就木之爲愈也顯驚問何出此言杰曰吾行年八十有四亦欲得正而斃耳踰數日遂稱病延醫診視藥罔功乃輟藥促并欲輟食强進不可曰我將去任我飲水待終毋以藥食相苦遂不食數日起坐命沐浴而卒著九經選鈔十七史摘要邊略議治河議略式穀堂集

息園小草靜寄軒稿紀遊草武陵晤語晉安續志凡若干卷

重修玉隆萬壽宮募緣疏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不本之三綱五典。則不足以立極於古今。至於禦災捍患。功在生民。其食報或歷數千年之久。未替。則亦惟有根柢以持之。而不僅恃可見之烈爲能事也。[illegible][illegible]王神功妙濟真君。晉旌陽令許公。崛起於太康[illegible]。孫辟舉而出宰西蜀。瘞金以代租稅。呪水以拯疾癘。民德之。等倪孺之依慈母。未幾。觀國事日非。棄務綏若敝屣。惟汲汲以救人爲務。適蛟蛇肆虐。毒氣瀰漫吾土。公躬命風雷。以誅蛟之。遂使章貢彭蠡。屹然安流。自神禹以來。禦大災捍大患。彪炳未有過於我公者。江右德公之深。甚於西蜀。觀宇巍峩。祈禱踵接。稽之累朝崇祀。或降璽書。或賜玉冊。或諭有司春秋肅拜祠下。於爍哉盛矣。然公之立教。未嘗有神仙家迂怪之說。如燕齊方士所云。大指歸於淨明。而尤以忠孝爲標準。其言曰忠孝之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性則存。大哉言乎。盡屏修煉服食。而獨尊天經地義。可以補六經之所未及矣。公所謂儒而仙者非與。當司馬氏滄海橫流之際。王敦

其火于湖公與郭景純共世雲咸侃侃危言力折奸
謀共純死而公與世雲幸而生生與死要無足論而
其凜持乎三綱五典者則均也公固有萬壽宮之祀
在城南而逍遥山則其拔宅冲舉者舊創建玉隆宮
于皆過之江山縈廻竹樹秀蔚烟霞鮮興恍惚瓊樓
霽闕之陝陝然地屬通衢比歲往來創衆相磨神仙
故宅亦遂動人兇燹燹參之感項少宰先生首倡重
修爲募疏以勸煌煌鉅欝爭光日月于無能積貂而
羽流度請不已因遂拜稽而申冐之曰忠臣孝子不
絶於世則神仙不絶於世而敬奉忠孝之訓以莊嚴
其祠宇則忠臣孝子之不絶於世也必多有聞
吾言而踴躍從事者矣若乃報功之典載在禮官于
不復贅

古雪禪師四十壽序

長生之說釋氏之所詆訶自廣伯生始撰祝誦之詞
相沿以成風俗諸名家集無無壽文者而獨未聞以
此禮加之於耆衲至好十歲而稱旬壽凡在戚屬知
交奔走相慶不知起於何代考之曲禮繇十年至於
百年各有其名大率以四十之強爲限前乎四十曰
幼曰弱曰壯皆其方盛之日也後乎四十曰艾曰耆
曰老曰耄曰期頤皆其漸衰之日也衰而後爲之祝
誦亦庶幾常如其壯茂云爾釋氏諸經動以無央數
無邊量爲說區區十年特其一剎那積而百年特其
一瞬縛積而千萬年特其一牟呼栗多又積而千六
百萬年之軆軀劫亦特其一晝夜今於剎那之頃而
指之曰某爲方盛某爲漸衰群縉紳縫掖與夫緇服
之流膜拜以禱之蔬筍茶菓以將之梵唄旋繞以歆
禁之遇達識者衲不免啞然而失笑然則古雪禪師
方四十而予摛詞以進其必爲禪師之所哂也審矣
雖然有說於此鄉人之儺不廢於東家之子致虔與
女而爲蜡不廢於伊耆氏之命語有之弛而不張文

武弗爲。張而不弛。文武弗能。豈徒文武。雖諸佛菩薩
度亦有不能自已者。今之膜拜以禱。蔬筍茶菓以供。
梵唄旋繞以歡樂。夫亦鄉人之儺。伊耆氏之蜡之屬
也。何爲而不可。雖獨如此而已。師於無上妙義。既已
親證諸佛心印。而猶退讓不遑。亭午一飡。樹下一宿。
日與其徒。危坐參究。以求竿頭再進。不知經幾刹那。
幾臘縛。幾牟呼栗多。幾晝夜。更何知四十之倏爾而
至。而予忽稽首大呼曰。師今已屆四十壽矣。不又將
啞然而失笑乎。是則鄉人之儺。伊耆氏之蜡。莫非諸

佛菩薩之密諦也。復何爲而不可進於其前哉。語畢。
書而藏之於篋。俾後人知以此禮加於耆衲者。自予
始。時癸巳孟冬月四日也。

敦宿堂晋書目錄二

蘄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illegible]梓

谷音序

古之爲詩者不必以詩人名田夫野叟婦人孺子或有傳其詩於世而其人之名終無從考見三百篇如周召吉甫所作固足以驗聖賢之餘事其他若芮良夫家父泰康公巷伯仍叔輩其名雖可指然卒不問稱詩人也魏晉以降乃有以詩名其人之事以詩名其人而其人遂止於詩世之求詩者亦遂止於詩人之詩雖以陶彭澤杜少陵之行誼而世亦僅目之曰詩人其人幸能詩而或不以爲名率相與簡略之以誚其名不傳要必無當於作者噫嘻惟其人而不惟其詩則詩亡惟其詩人之人而不惟其人則人復以詩而亡又有甚異者唐之詩則以名其人宋之詩遂不以名其人即以名其人亦但曰此宋人之詩非如唐詩人之比也若曰宋實無與於詩云爾吁可怪也元杜清碧先生谷音選卷計百篇皆南渡末年隱士高流抒憤感時之作奇崛高古有唐諸人所不能逮

者予按其姓名既未嘗以詩著稱當日覩其徘徊故國惆心黍離悽然如隴水之鏘鳴愴然如寒蛩之斷續知其人尤非詩人之人可類也向無清碧先生此選予焉知世有此詩又焉知世有此人嗟夫世恒噴理學盛而詩衰苟如斯言則是濂洛關閩者乃高岑王孟之蟊蠹也果其遂爲高岑王孟之蟊蠹吾亦必矣以濂洛關閩爲歸而其實不然且節義者特理學之支流耳原得之而稱帝舜道舜相述湯武甫得之而哀江頭歌同谷詩之工徒以理學而工而反目緣之而衰吾不信矣宋三百年理學之報略見於是選後之君子庶其實之是選中有漢陽汪涯者客於賈宣撫似道當作露布杖提涯瞋目曰吓人以利而退師又見弄主上似道大怒捶殺之其妤亦自沉於江而死吁涯之妤亦豈徒詩人之[illegible]與

送匡雲禪師歸廬山序

往萬曆天啓間海宇休息無事士大夫與諸名山衲子講究性相因以其餘力攻詩文一時衲子操觚角技於士大夫者十餘人匡雲禪師爲最著予所知三吳如焦太史漪園如俞山人羨長如陳徵君眉公荆楚如李宗伯本寧如譚孝廉友夏入閩如曹閩學石齋東粤如鄧憲副處舟匡公皆與往還唱和而蕭太常伯玉則尤其御腰而鄰簡無虛日者也是時陳徵君搆四舍於二陸讀書處名乞花場匡公坐卧其中字琢句鍛幾忘寒暑徵君直以貫休齊己位置之無扁舟泖彭蠡達石頭津或過伯玉在輙拉予同啜界啖荳飯匡公誦所獲士大夫警唉什至日暮不休亦雜誦其得意句相質正予輩又以性相疑義就而請益公又以其親受於雪浪恩公一雨潤公雲棲宏公者分別剖析使人霍然六鑿清爽蓋天下洒濡太平之久無論在世出世皆得相與過從嬉遊而雖敝屣一切如諸衲子亦不能遽焚棄筆硯迯之於無何有之鄉也乙酉劫火洞燬介胄紛馳若蝗匡公不知

何往今年夏予避亂蓼花洲有雪眉拖杖而前者則匡公來矣予驚起問之御而泣俯而笑已又大笑匡公曰漪園本邠廬所見長諸先生老倍於我我哭之固宜友憂少於我我亦哭之不齊又少於我我又哭之獨辛未哭君耳因問予樊學憲致虛余明經小星墓皆安在欲往補哭予曰公老矣多哭不宜不聽值淚旬雨潦水縱橫莫辯途徑公以八衮之年崎嶇數十里膜拜兩君馬鬣爽麥飯呼號而去俄告予欲歸廬山九奇峯索詩以咏其所謂十二景者嗚呼予生

乎以未得遊廬山爲恨若九奇峯則又廬山之特絶者安得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如樂天所云則幸甚然玆時何時而爲樂天之想予真羨庶幾匡公不忘夙昔他日得比于諸先生之例掛姓名於齒頰則予足矣因書而記之以爲別

神聽集序

集起萬曆乙卯迄崇禎甲申海內友朋之詩文倫爲選經五寒暑而後定計二十卷其以詩文專名者幾社聲社滕王閣社浣花社秦淮社讀書社也其以肆業而旁及詩文者復社葵社豫章社婁東社大千社江東社吉州社衡廬社國門社也其姓名不見社刻而以別集録本存者又若干人嗚呼文事盛矣然俯仰數十年間宇內之事竟何如哉吳季札觀樂至於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夫以夏聲小雅謂周之舊譬之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此亦今日之夏聲也簡兮之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以言乎賢者之晦蹟盛世固未嘗一日而相忘也迨其卒不可得而見則又申之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猶然晦歲之初心而已鄭風之賦風雨也始之以凄凄瀟瀟終之以如晦當其如晦幾於天道易而人心搖然其鳴卒不能以自已鳴之不已思之愈切也簡兮之思風雨之思也季子之大夏聲風雨如晦之鳴也嗚呼諸君子當萬曆中沐

浴脊潭歌詠窩深廣大炳然隱然其既茂以加矣無
何而遐思之無何思之不可得而見而僅鳴之不已
諸君子之心感矣然吾猶且大其哀聲而以寄吾西
方美人之思則其聽諸君子之鳴不又滋感矣乎神
之聽亦人之聽也嚶其鳴矣而聽之豈其風雨之不
已也不聽之而乃棄之因名之曰神聽集以傳于世
諸君子或顯或隱或隱而窮或不幸而死又不幸而
或死於水或死於寇然皆哀聲之所存也昔鄭六卿
餞韓宣子於郊賦不出鄭志今吾朝夕諷誦於斯是
亦吾之鄭志也嗚呼嬰齊也子遊子旗子柳也皆其
不敢忘乎周之舊也其孰非季子之大哀聲也於是
讀且泣而序之

影梅菴憶語題詞

予卧病亂山中求當世奇快事愜吾意者雜錄之往
往得婦人女子事為多然不能遍成紀載獨金谿陳
正夫之配王氏死節慷慨震盪于吾耳目則以予友
傅平叔為之傳徐巨源為之墓表足以發揚其生氣
度他日吾紀載先成者必陳烈婦也其次則劉君元
鍾記其妻負捐軀於東溪南陂嗚嗚婉轉有凄風苦
雨之致然稍嫌其未盡他如朱君澤之如與吾友許
勉生之女與姊頡頏白刃如飴視龍宮蛟室如其衽
席然訪其軼事至再僅獲生卒之歲月與其地餘絕
無所指次以相告予皆束之篋中念古今奇婦人女
子賦性既與人異其起居言笑飲食嗜好服飾器用
技藝之與必俱有以甚異于人當其大節未著既忽
略而不為之詳察及其轟然一旦但以節烈一二語
竟其生平遂使古今奇婦人女子行蹟千百人如一
人若抄錄舊文然予悲之欲為諸君攄史氏法勒成
一書不識其行蹟可搜訪否或可搜訪于里中又不
識可搜訪于四方否又不識卧病如此書竟成否要

皆未可必之數也今年春雉皐月辟疆馳其新刻數種見餉中一帙題曰影梅菴憶語予閱之紀其亡姬董君小宛事至四十條文采葩流筆鋒曲折如畫予蹙起而太息曰嗟董君抑何其幸哉董君之死年僅二十有七靜艷而文慧若此雖木石當爲哀感況于辟疆然亦傷其靜艷文慧而早世斯已矣而辟疆乃哽咽淋漓往復不厭至于累千百言嗟董君抑何其幸哉世之奇婦人女子其慘若即有萬倍于董君者誠得才如辟疆之流詮敘而表彰之庶足以鼓風雷

而走江海而惜乎其不遇也辟疆言董君著奩艷一編細字紅箋類分纖悉極爲現異精妙今距辟疆棲巢二千里安得遄至其下展讀于君先朱欄間相與瀝酒埋香之徑觀影而一唏噓乎因書以附姓字于憶語

先祠記

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制大夫三廟適士二官師一廟人祭於寢祭於寢者無廟士與大夫其位不常位不常而其廟制之隆殺亦與勢不免紛殺無已不幸而樂郤高國降在編氓未知庶其廟而祭於寢與抑亦祭於寢而存其廟與存其廟則是以廟爲壇也廢之則是生食采邑沒而遷以鬼享之也議禮之家昔稱聚訟其詳不可復考宋以來易廟而爲祠祠必以族而不以其官亦有以官而不以其族是故其

族可以兼盡指或數千或千或數百突或百或數十無弗祠也指不千百突不百不數十而一命再命三命布衣祠無弗祠也然而有弗祠焉孝如朱晦翁而其祀先也僅在廳事之側弗祠也其弗祠也弗能祠也力之限也嗟乎古之人限在於制制固無如之何也近世之賢者限不在於制而在於力力亦無如之何而不能無憾也傷哉貧也先少保以尚書歸里既得加贈于吾祖吾曾祖惓惓以祠堂未立爲念君嘗語不肖紹曰市民不可狎處所器不可格神吾將

祀吾先於村落之間以庶幾保世滋大於是卜築石
賀而誅茅焉祠未成而先少保不祿不肖緒免喪輙
奔馳南北請卹請謚已又薄宦兒羈荏苒歲月日思
繼續先少保之志而囊如懸磬愴然悲之癸未始獲
以養母告歸罄器質衣得百金搆寒崖草堂因葺舊
廬于左以奉木主然後俎豆陳而烝嘗脩乃召兒輩
告之曰若知之乎先少保營之三十年而未能就予
營之又十七年而始克有此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厥
惟艱哉如之何其敢玩之抑予尤有禱焉一命再命

三命之不可常也吾既知之指之十而百而千而數
千突之一而十而數十而百則吾不能不厚望也惟
孝友可以致祥惟和可以集福惟慎可以永年惟儉
惟勤可以凝命如之何而其指者不百且千突之不
十且百也小子識之

謝聖虞選蒓序

當承平時江右岡有葵社合社中兄弟四十餘人皆
以學古立言高視區宇而昌謝聖虞其一也初聖虞
授徒半舫齋所謂白菓樹之劉者其園林甲於灌城
郎士雲之宅也予過士雲每與聖虞謔浪竟日不獨
筆墨淋漓可喜而罇罍絃管亦往往極一時之盛諸
兄弟年方少又值海內無事其離合聚散漠然不以
介懷不數年四方漸有兵革之擾然尚未及吾里獨
社中兄弟間有凋零者士雲流逝雲將先之羡叔繼

之於是聖虞復館余小星菩園園傍建安王鹽學予
數過之與聖虞謔浪如曩昔已聖虞又應廣昌劉氏
之請于定生廣生稱莫逆交廣昌人士奉其聲咳矩
矱如胡翼之之在吳與石守道之在徂徠聖虞既得
賢主人相依委蛇自得不歸里者又數年無何而小
星亦遂不起矣俄而天地晦冥風塵澒洞予與聖虞
不復相值丁亥予避亂服原山中聖虞蹴蹐而來班
荊石上唏嘘對語屈指于四十餘人其在其亡其間
關不知所往其音耗寂爾無聞追憶呼酒半舫齋策

披吝囿論古今而睥睨天地悅然不知爲朽進之樂
事也今年春予孫文楨歸自荷湖延聖麌授之句讀
聖麌遂朝夕于吾寒崖嗚乎以學古立言高視區宇
之人而乃俛首爲童子師何異七尺偉丈夫拳曲圭
竇之下予益爲聖麌悲之聖麌爲文多而且工如聖
麌者終不久困蓬蒿異時得志翺翔承明著作之庭
復追憶課句讀于寒崖時挑殘燈而話往事又可發
然而一笑也

石庄存聽雨記

乙酉予居石庄自四月八日至五月朔爲雨者凡二
十有三日時楚鎮猝下皖口長沙羽檄絡繹城內外
徒跣交馳泥淖沒膝往往仆蹶不能起予獲偃卧山
閣飽聽澎湲洶礚坎窾淅瀝之聲夜以繼日有客過
而吊之曰予抱火厝之薪下而寢火已然而尚未之
覺也予曰固然然含此復安有樂土之適乎亦姑聽
此而已且予生四十九年何歲不聞何歲不聽然而
衕跡之響或亂之友朋笑語之音或亂之華筵綺席

鐘鼓笙簧之奏或亂之市喧巷語城笳戍角之紛沓
或又亂之其幸静而伊吾暇而吟哦則又以其喉吻
而自亂之獨此二十三日之中座無賓門無車馬懸
[illegible]佮左右四顧無人並以倉卒至其地無書可讀
又病瘁不復作詩悄然寂然一惟此澎湲洶礚坎窾
淅瀝之入吾耳然後知天地間聲之奇者莫過於是
蓋有如睢陽常山之恨怒者焉有如三閭之憔悴行
吟者焉有如南霽雲之啼啞叱詫者焉有如司農之
笏擊而武穆之馬悲嘶者焉有如雷海青之擲樂器

聽有如杭筠者之泣冬青聽有如毛惜惜之絃管聽孰不爲之低佪嘗歔欷無已憶曩者遊長安道忽賁驄蹄點大如車輪與友人朱白石沽易州酒拔劍斫地歌鐵崖臨濠武變所發諸篇頗自負謂三百年聽雨一快今空山寂寥大異而予友亦不可復作矣嗚呼豈獨痛夫予友也

周易圖跋

周易圖三卷出道藏不詳作者何人其書雜取諸家圖而爲之中一卷則宋儒鄭少梅之卦圖也少梅名東卿此作少枚録者之悞耳馬廷鸞極喜少梅論易謂其無朱子發之瑣碎無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少梅圖有五行卦氣之說此書亦有之或即録其原本而爲之附益耳甞慨圖學興而易道愈晦非圖之能晦易也支離而爲圖者之使易道之晦也易之所稱圖者河圖而已伏羲取而則之圖乃變而爲

卦圖變而爲卦則河圖雖存焉可也即不幸而或喪失其圖焉卦自在也孔子十翼之作惟論辭占象變之精微而及于圖者止河出圖一語非孔子之智不能創爲後人之圖也以爲卦畫之理吾學之五十年而猶未盡圖固可以置而不論也自宋大儒邵康節有所爲先天四圖者得之於李之才之才得之於穆伯長伯長得之於陳希夷皆傳以爲庖羲氏手劃而圖學之說遂紛紛籍籍于汗簡矣夫使庖羲而果有此四圖也姬文何以不用其次序而別爲更定且歷

年如是之久而京焦王鄭諸儒何以無一言相發明
也然先天圖左右配列森然不紊而爲術還無端之
妙其消長進退足以抉三才之奥而統萬類之自然
雖使庖羲復起不能易也後之儒者便謂易之精微
專在于圖舍乾龍坤馬之辭而尋外圓內方之旨其
甚者務以新奇相勝於是有漢上圖有彭汝礪乾生
歸一圖有樂洪卦氣圖有鄧錡大易圖有蓬軒錢氏
圖有張理鈎深圖近又有俞術季本之圖有宜城沈

壽昌之圖遂使簡易之書冊黄黑白之無已吁可怪
也夫楊子雲之玄之有圖也其於易也準之而已關
子明之洞極之有圖也其於易也不敢擬之擬玄爲
而已今之爲圖者率皆托之周易夫羑里之聖負扆
之元佐我未之或遇也誰繪之而誰授之乎予家藏
易圖數十種予所驗者朱楓林陳季立數家而已其
餘猥瑣而牽強者悉屏去不以瘢吾目力知我罪我
任之

抄本書記

書未有不繇抄錄而傳者五代時始有摹印之本然
漸趨於簡便至慶曆嘉祐間易獲如史記漢書宜其
不假舐毫濡墨然老儒先生猶日夕手自繕寫則其
摹印之行於當時者要不過六經語孟之類而已南
渡以後雕鏤精而棃棗盛於是鈔本悉變而爲印本
乃秘藏之家與剞劂之家常若不能相值故以兩者
較之印本終不逮乎鈔本之繁近世藏書家亦分兩

種曰坊賈曰故書之賈坊賈所貿大抵吳會金陵閩
越燕廣新梓之籍雖號連楹壓棟而奇異百無一二
其錄本類出故書之賈如金陵之陸氏毛氏閶門之
朱氏顧氏何氏與吾江右之王氏趙氏李氏其列於
市肆者不必如坊賈之盛而秘牒瑰文之聚則坊賈
不敢窺故書賈之百一是故耆宿文士往往喜過故
書賈至於流連竟日予比年所貯頗既彙趙奐崖暇
日又以其書亦分爲兩種而以抄本二千餘卷別藏
之謂其手錄之艱不若摹印之易也故其珍之也尤
甚已而自笑曰昔有以書癖稱以書淫稱者癖已過

矣滔又滋甚今夫積畫而爲字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篇而義與事附之意與情併附之析其畫而字亡析其字而句亡析其句而篇亡其所謂甚深微妙與其卓犖足酣淋漓可感者忽不知蕩然歸於何所然則此二千餘卷奚以異於蟲蝕蝸篆蚓綰蟻結而且辯之且滔之又從而别異之不亦惑甚矣乎已又哄曰昔之抄者乎自抄之今之抄者傭焉昔之抄者食於吾而傭今之抄者不必食於吾而亦傭焉豈獨蔡邱之日趨於簡便也與而束書不觀者何其逾衆也

是又世道江河之一慨矣

詩說跋一

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幽風鳴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鄭齊之前取幽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乎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毛韓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伯丘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亡于西晋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董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肆得之是則申

公之書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群帙後人輯録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爲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知黔皙之不容混駉與駜置之邶鄘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辯

詩說䟦二

魯頌不宜混於風雅。其體固然。然予疑當時列國之君。凡有宗廟者。必皆有宗廟之詩。詩必皆以頌爲名。不特魯有之也。魯之異於列國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耳。二詩乃天子七廟之所用。非諸侯五廟之所用。是惟魯有之。而他國無有。若其堂上必有升歌之詩。則他國凡備五廟之祀者。固未嘗不同也。其詩既不敢用商周之頌。抑豈同於泮水閟宮之辭乎。又必皆別爲篇什。以詠嘆其祖功宗德。以奏於羽籥干戚之

間。是則列國之皆各有其頌明矣。然則曷爲而不列之於經乎。曰。藏於列國。而夫子未之見也。然則又曷爲而有列國之風。曰。此則太史之所陳也。太師所陳陳之以觀民風。則亦民間之歌誦而已。諸侯自詠嘆其祖功宗德。則於民風無涉也。如之何太師取而陳之。太師未曾陳之。夫子又何繇而刪之而採之乎。曰。是則然矣。列國之頌。曷爲而絕不一見。曰。世所傳逸詩多矣。安知無雅頌雜於其間。特歷世久遠。存十一於千百。又多斷而不完。後之人遂無從而識別耳。大抵諸侯之樂凡二。有天子之所賜者。有自爲之者。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此賜之於天子者也。魯之駉也。駜也。泮水也。閟宮也。皆其自爲之者也。他國之自爲之者。皆其類也。賜之者少。而自爲之者多也。不然。飯且有侑矣。舞且有六佾矣。而於宗廟獨無詩焉。吾未之敢信也。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煑酒服之小力買麻油爲市賈所給雜以桐油夜半食訖如爲鬼掌所批俄而吐瀉交作沉痾既未得痊而麁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當事催赴燕都之檄踵接其言曰不入春明輙當坐職城守生不逢辰若被窘迫丈夫何難慷慨引央而三喪未葬一綫僅存假令桑梁之主遂同若敖氏之餒何以對先人於地下隱忍投辭

計惟有逃匿一法而已年翁恐亦與其列須預有以處之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字皆只起得一箇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東荆炊爨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家人爲尸之文古君喪廢業而又有塋宅者皆之事古婚禮三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托之空言若二氏禮與借禮有可採者俱不妨斟酌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實繫六齋十齋之剏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荅陰之謹然想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諸江陵天皇寺画盧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内何以着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宜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宜盡情斟

力以求無憾况其末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黄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乎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闕典竭息邪説洶洶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覩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便從俗與夫禮時爲大戴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已尊作原帙收藏弟處茲以録本附上半謀師友頼竟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十一實諸兄軼事不

傳甚爲悒悒亦祈朋中續成之小若巳屬督兵撿償他不足惜惟先人手植嘉木能毀於狼糞馬通之間良深恨悒走价率賫併問近日起居餘容稷被面既

韓偓論

嘗讀史至光化天復之際慨然與舉國無人之嘆其超然遠引不降不辱者獨一司空圖殆不可及其次莫如翰林學士韓偓當蘇檢爲偓經營入相岐王李茂貞既巳許之矣中尉樞密輩又皆許之檢乃遣親信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佐天子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汚耶未幾遂貶濮州司馬天佑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卒挈其族避之閩南迹其出處縱未若司空之超然抑可謂進義退禮者矣夫古之人其處危亂

也或知其不可而爲之或知其不可而不爲或知巳之不可而愈不爲知不可而爲之非孔孟莫與其後僅得一諸葛武侯然隆中數語武侯內度之身外度之國家自有其所謂可故卒能成鼎足之功若夫治則進亂則退古之賢者律度莫不同然雖以天民之才之學之望尤必審其達可行而後行有其可行而後行必有其不可行而即止是故此兩端之人皆足以處危亂而不至有自失之嫌其所謂不可者顧在時勢而不在於巳苟其不可在於巳則雖值時勢之

可不以易吾不可而況兩不可之合併而互乘而又
豈煩於再決哉吁僅之時崔亂朱朴裴樞鄭綮之徒
其所謂不可不僅在時勢也而時勢又復如是貿貿
然取人國以嘗試之吾見其殆焉而已亂也朴也樞
也不自知不可察也自知不可而亦貿貿嘗試吾見
其獲免於殆者倖焉而已僅之告昭宗者曰帝王之
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
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亂系而勢之也
吾以其言觀之僅殆僂於爲天下者然則僅之不可

非其已之有罪明矣夫富貴之昏智也莫如亂世爲
甚何者強弱大小之相形逾急而歲月日時之感易
生強弱大小之相形則賢者不免有見役於人之耻
歲月日時之感生則君子之在下僚者又不免嘆老
嗟卑之意僅何淺獨遠於人情而勃然以怒非其審
時度勢之精且審其孰能之吾以爲僅之怒殆庶幾
乎其之嚣嚣也隋大理卿梁毗爲安寧刺史凡蠻長
以金多者爲豪俠遞相巧奪無何酋長率以金來遺
毗毗投金座側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

等既以此相滅今又持以殺我耶吁相而怨金而哭
吾僅於此兩人見之毗亦亂世之賢者哉

告養疏

為懇恩俯允比例終養事臣竊保舉荷蒙 聖恩拔之儔伍之中畀任牧民之事初授晋州知州以不能周旋權貴被劾左遷舒城知縣復以觸忤豪宦去官非忤 皇上矜其愚戇錄其全城微長已不免繫逮轅而齒虎口項者卧病田間銓臣不以臣為不肖列名起廢俾監皖軍聞命兢惕即擬叱馭而前勉竭涓涘仰酬高厚此臣夙夜自矢之本懷也惟是少讀詩書至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知事親實為事君之根

抵臣有烏鳥私情忍不瀝血仰控臣父當壯歲艱於嗣息嫡母劉見臣父惴惴於蒸嘗之不繼日夕拊膺飲泣脫簪珥娶臣母以佐中饋及臣父四十有六始舉臣於金陵旅次嫡母憐念鞠育生雖異腹撫實同懷不知為側室之所自出也自臣母棄養之後先臣後又不祿臣與嫡母呼號草土佪徨相依者十載於茲嫡母誨臣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汝不可忘先世之志臣不得已小草一出庶幾古人捧檄之義然臣甫離膝下而嫡母便哽咽相向已而臣馳驅南北每

家僕從里門來問嫡母食幾何輒云逝減於昔問起居何狀輒云咳且不眠臣兩淚潸然寬算未嘗有餘餘之乾臣於往日情事已如此矣今嫡母年屆九十在禮八十九十曰耄言其老而悖忘也九十之耄忘甚於八十無論者艾萬一顛仆而不自知蹈湯火而無人於側臣雖碎首糜骨貴恨何窮即使康健如昔而臣弟刑部主事弘綸既亡再無友于堪托其昔坐令鮐背黃髮蕭蕭于風雨霜露之前嘆零仃而傷孤子臣將何以為心伏讀典制凡官員父母老疾戶內

別無以次人丁者許赴京面奏捐籍定奪又一款父母老雖有兄弟同父與母者許令終養但老可以引例兄于九十但同父異母可以陳乞兄于終鮮兄弟報劉日短報 陛下日長臣知 皇上哀憐螻蟻微誠當不使臣詞之畢矣為此激切具奏以聞

章貢讀書樓記

贛水在豫章爲最大漢書地理志稱豫章水又稱彭水後遂析其字而名之曰章貢其實一水爾非有二也贛水出雩都山控引衆流北過會城之谷鹿洲經度支步建瓴而下石頭津渴津之東岸則章門也豫章諸水畢滙於此其自南城來者曰盱水自金谿來者曰汝水自高安來者曰筠河水自城中廻折繞南塘而來者曰東太湖水予於諸水所滙誅茅而結廬焉復搆樓其上題之曰章貢讀書樓從其最大者而

名之也樓踞古堤之脇起處歷層皆十有二級而定基勢甚軒聳其前俯臨長江浩淼無際野曠而天遠低沙洲經緯乎其間時隱時現時又三四現視水之盈縮爲多少西山展丹青而環抱之隱現於去來之雲亦如沙洲之隱現於水其左則石亭寺葺武陽殘碣猶存其右則滕王閣簷棟新開彷彿當年名勝予樓既落成暇輒凭欄送目或風帆烟艇蕩漾於夕陽曉月與鷗鳧同其閒靜或雪屋銀濤轟吼於驚瀨激溜一時村墟草樹晦寞失色予皆得飽悶之每晝倦危欄而把短帙夜坐匡牀而理殘編歷數載罔有倦息未嘗一日而手輟披綴口廢吟哦於茲樓也名曰讀書聊以識吾之所嗜云爾雖然談何容易昔司馬端明居夏縣偶至鳴條山餘慶寺父老五六輩持瓦盆進粟飯請爲論說經旨端明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父老進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荅夫以兒童誦習之孝經而淹洽之溫公尚有慮所不及况其下焉者乎談何容易乙未季秋廿一日記

竹浪亭記

石莊之後搆小亭數椽高不盈丈廣僅可布三筵亭面山勢壁立環山悉種竹晴旭所被空翠拂拂蕩摇過長風掀舞如萬頃衆濤乍落簷角聲響光色盡總於亭之左右不欲遠去衣裾鬚眉爲所染若出沒於滄波之中因名之曰竹浪亭昔居荊川遊京師過候家宮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絶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今江南竹最盛而吾土尤繁然城中如張相國杏花樓李宮詹園劉士雲半舫齋

劉共奇故將軍宅王于一泌圃予聾熊仲予潮上居諸處奇花石頗不乏而竹以畝計者寥寥獨南北二壇多至數千箇而南壇尤鬱茂可喜然比年嘗兵什百爲群直入斫伐持造綠沉者朝暮不絶而汲既二船卒伍取以編牌製器旦旦相續於是向之壯者芟向之老者折而南壇之竹遂苦孑立孤居至不能吟嘯風雨竹亦有不幸之遭與石莊地磽薄而難以汲石共在吾土尤於此若相宜而共處距大江十五里中戶之室無幾諸營弁卒伍率棄而不顧然自先火保手植至於今幾四十年尚不能滿千箇物之清者難繁勁者難久無亦自然之理勢與嗚長安轂鼓衆天諸豪貴邸第已不能保有奇花石之樂而跋扈鎮將屠潯陽掠彭澤會城巨室俱已闃其無人予幸有歲寒之友在不此之依其將焉依行且採西山薇悲歌其下匪此君之子弟族屬予固不願與相見而將言也乙酉四月記

養蜂記

凡蜂至人家其家必與率焚香剪彩迎之告於祖考以祈熾盛凡蜂至必持竹畢或編箕爲長柄以酴醾或酪毋或蜜膏其面蜂獲所嗜好而俄頃大集遂以輕綃籠之凡蜂房造於壁上於石罅於樹窩者爲衆造於筩内者次之甬必穴其上穴必七餘僅取容蜂出入穴過大輒有蟲曰天蒸者恣攫而噉過小蜂復迷悶如居圭竇甕牖殊少惟愉凡蜂性好居上若左置筩者隨其性側懸之先至者左則後至者必横懸

於右相並相偶則先至者必他移凡蜂居壘積如螢螢之中央以居其王悉以蠟圍之蠟房景景然後花萏得所附託而蜜可成故曰蠟者脊之藏也凡蜂採蘭蕙薝蔔菡萏之類蜜輒香採黃蘖苦楝亭歷之類蜜輒苦凡蜂必有王王必有髭失其王輒彷徨蹤躅凡蜂尾有針針能螫人螫甚者必避其針王覘蜂之入也避其針則知其肆毒於人甚命衆群起而嚙殺之凡蜂王於暑日過午必出穴而遊將出先有八蜂倶于穴口出輒四蜂擁其股四翼其旁以戴王而遊

前後若列隊然食頃復載之返抵穴口王即降與而自沿入凡蜂分房必於黃道紫微天月德活曜之日涞山無厝輒覘其分趣舉婚嫁與作穡植諸務凡蜂釀蜜成歲必兩割一以大暑一以立冬蜜未成以花蕋爲糧既成以蜜爲糧割盍勿過傷傷則蜂乃餓余家居會城群蜂競來時未知迎養之方輒又轟然而去之避地石莊其玄如壺黃而黑如僕婁者呼吟旋繞經旬不散乃訪求其方而迎養之今群生擾擾紛於于戈水旱者趾錯餓籍予即欲安枕此中旦暮觀

其離合聚散以審驗物理其又安可得哉甚矣之譚曰夫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嗚呼豈獨無知之足樂也

守望社題詞

予讀東魯王禎書載所爲河北鄕社心好之其社以十家爲率先合治一家田是家供其飲食畢則以次合治諸家不旬日諸家悉遍自相率領樂事趍功有疾病不任田者又合衆力助成之秋納禾稼畢輒豚蹄壺酒遞相犒勞已予讀宋雜記又載所爲弓箭社乃群集饁彼南畝之人講技擊角拳勇習坐作進退務使人自爲戰家自爲捍禦一時若振武保捷宜毅義勇諸軍盡皆沿襲其制衆遂至七百餘萬私謂世

之攻文藝與詩與禪者什伯爲社既無能裨補生民他如酒社梨園社尤足靡財物而敗風俗獨此兩社實有益而可喜欲舉其遺法試之州郡間戊寅剌晉僅百餘日而罷庚辰令舒又僅四十日其後護軍皖上復與職守不相涉雖屢言之而卒無聽今幸徙君石賀茅蒲稀穢比閭狎處澹又風鶴屢驚介馬臨至於是乃合父老子弟刑牲而盟授以器中以約誅以援粗齊以步伐導以和睦倣兩社而並用之更名曰守望社盟既已復進而屬曰記有之觀於鄕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本則在於食與兵今夫有一年之蓄而無不飽之戚黨有六年之蓄而無不飽之友朋有九年之蓄而無不飽之犬馬雞豚非其仁之異也獲所以敦仁之基也今夫有鑁鈽而無不以身衛其親有戈予而無不以其身衛其家室有甲冑而無不以其身衛其閭里非其義之殊也獲所以崇義之源也然則玆社也而又豈徒食與兵之是務哉予方將抱六經荷諸史任蕘樹藝醫卜之書與諸良氓共讀於耕乘矢石之暇尚其

俟之

茶書題詞

予友晉安徐興公作茶書起陸羽茶經終田藝蘅煮泉小品凡十七種而集古今序記詩賦次于後裴予晉者從先少保官閩南啜清源洞山之產森然風生兩腋已寓金陵陵虎丘翱翔顧渚天目鴈黃嶽白嶽諸勝凡海內所稱佳茗皆得目鑒而舌銜之貪婪如予每至黔不突而菽不飽獨甩爐茗鐺之奉生平未嘗少輟瓶缶所貯往往與家貴公卿相等也迺避地寒崖一切嗜好俱盡而此嗜戀戀不忘然求一旗一槍之精好者不可復得日漱菜茱沸湯布聊以濟渴而已回念飲與食並稱然穀不可一日而無而茶有時或缺茶之精好者尤非太平之久不能致是則湯社若戰額皆先王德澤之餘雅人高士最盛之福也而顧可輕視之與當陸季疵時飲茶者必渾以烹之與濤蘇而取其汁無異宋龍鳳團之製雖號稱紫餅蒼璧錙銖萬錢卒與真味無涉至國朝而採造之法火候水品之講求始備更千萬年而後尤不能忘禹功于興代也讀興公之書者可以慨然而感矣

成社序

古者爲天下求福報功封五色之土而爲社雖以王侯之尊其所自立曰王社曰侯社而不敢曰大社大社之名必公之天下與萬姓共之以識車書一統之盛詩所謂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是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置社者何有其衆之遂不欲其廢之也夫惟不欲其廢之於是王者又以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大夫以下置之而巾之以王者之命然後國人畢出里苑田獻禽畢作以從事蓋古人之重社如此考其時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陳示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既獲禽而後祭之一似以武事爲主其後蒐田之禮不講春祈秋報農夫操豚蹄壺酒以相慰勞於林藪間置社之名漠然不問於耳無問其義矣裝里巷之士分題以角藝而高下之變武事爲文教自宋儲始然大抵歌詠以悅性情如勝國之月泉社應奎社其尤彰著者也帖括取士起於近代於是又有制舉藝之社然在嘉隆以前諸孝廉鮮境外交諸子衿亦未聞以佩名爲

務所搆句課月會世率罕得而見萬曆末乃有合海內英俊而稱大社者齊魯燕趙吳楚巴蜀不謀而遍習郵鴻篇巨牘浩汗陸離用以表王者之無外嗚呼邦亦二百餘年之盛也無幾何序序鞠爲茂草學舍變爲馬廐村落閒疲幾獲見枌榆之祭而故老幾無存者況於筆墨之馳騁哉吾郡戊巳之變諸士大夫宦尤甚文事寥落固無足怪頃年勢稍定負才之士相與締盟角技曰成社取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義以相砥礪蓋亦古者置社之遺云耳其文類皆原本

經學研究傳註而參之以韓歐諸家一切俶詭誕漫者雖才士不錄比于武事毋使予快覩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森然如其昔者非成社之諸君子哉斯亦有其樂之不欲其廢之者也於是樂爲序而傳之與社者幾人文幾篇載在社刻不備書

荷鋤雜志序

城郭者人之界也山林者鳥獸樹木昆虫之界也水者龍蛇鱗族之界也田野者穀草之界也園圃者花菓雜蔬之界也鳥獸昆虫處水而死處城郭而其生不暢鱗族處陸而死處水而宥於城郭山林雖不死而其生亦不暢菓木穀草花蔬暫處水恒處陸不死而莫暢於山林田野園圃之間龍蛇亦以無所不處而獨不可與人爭城郭爭城郭者不祥若夫人於萬類號稱首出以其智慮之營度財力之經紀而聚處

托居惟以城郭爲正處古之王侯將相暨用世之儒素封之商賈未有去城郭而山林而田野者周公告成王以明農卒亦未嘗徜徉隴畝孔子之於樊遲孟子之於許行皆惓惓闢之不置盖王侯將相與夫用世之儒安于城郭而後城郭安而後農安田野而後鳥獸安于山林而後物無所不安其處若儒者不得已而逃田野甚不得已而逃山林則是人與穀草鳥獸而相爭人與穀草鳥獸而相爭豈獨人爲不祥抑又天地之不祥焉然而儒者或卝之至終其身彼固

有道足以俟百世而不惑嗟乎其亦可悲也余老而
無用扶杖而入服原之麓于茲兩載頹然兀然日惟
托翅騃以自放忽作而嘐然曰襞也固陋庸備也在
九職實居其三固有非不得已而不已者庸何傷因
博考廣搜其物類爲一書以續坤雅本草之未備余
之曰荷鋤雜志凡十卷又念華之金石靈之玉昆崙
之琳球琅玕滇渤之珠璣珊瑚雲精爆銀雜於數者
之中而其生獨不與常物爲偶復別爲一卷以附其
後余安知山林田野之人無其光爛貝氣如白虹於

重如黿汞水碧者乎余尚庶幾遇之

江城懷古詩自序

人閱人而成世世閱世而成古今自我以上皆古也
耳目之所不接則感慨繫之自我而忽成古耳之所
觸目之所經尤有不勝其感慨者乎年五十餘歷二
十有四當萬曆鄧隆之際車書殷盛閒闔熙穆君臣
休息無爲朋友固於膠漆時則譬之唐虞三代又數
載迄三十有四值泰昌天啓間扶桑初旭咄嗟而有
虞淵之墜孔嫗擅政中涓茂惡宰而庸累葉之休烈
祖宗之澤夭棄不足以極之時則譬之嬴秦聖人出

而海內喁喁響風闢門以招俊乂下車以泣痌瘝宵
衣旰食以論道經邦而平陂往復不能爭勝於冥漠
時則譬之漢魏無何而日月淪喪風塵澒洞黃屋左
纛委於血海顧山而予遂不復知爲何代家本豫章
府持鉅麗之觀不乏城內外宮殿樓觀亭榭園池幾
於鱗次櫛比雄曠莫如滕王閣巍峩璀璨莫如永寧
寺蒼凉莫如孺子亭澹蕩莫如秋屏閣納烟雲宜晴
雨莫如夕佳攬秀二樓浩淼軒豁憑高臨深莫如水
操臺齊遂莫如洛室寺其他可以供賞翫消閒暇者

亦復不能枚數轉盼之間罷貙猩啼狐嗥兎穴滿爽
荒蒿之所骨零露紫霜之所集儻繩金揩鐵拄覩一
二處賴仙佛以維持此外茫茫滄海橫流而已縱吾
林心焉能無句於是得懷古詩六十首少宰熊公援
筆立和周公月如劉公共奇黎公左嚴繼之予以嫌
批在前既已成之於先亦不欲毀之於後因并俾付
剞劂昔之人身處叔季愾慕乎虞夏低徊乎秦漢遐
思乎魏晉已不禁其愴惻而予於五十餘年間倏而
虞夏倏而秦漢魏晉又倏而海枯塵滿予將何以為

心哉自我之古非我以上之古我以上之古無與於
我而懷之自我之古我懷之我又烏能盡我之懷乎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詞也文武衣冠一旦不知何
往厲烏得不憐王哉夫又誰為厲而致憐也可悲也
夫

觀德堂記

少司馬錦州蔡公繇內臺撫綏江右載閱寒暑仁以
樂育義以匡定禮以勸誘滙以磨而本之以中孚出之
以濟哲諸所創制番法悉為無窮之規十三郡號稱
大治適中丞公署久未修葺歲甲午江右沐浴膏澤
雨暘時若庶草蕃廡群黎忭舞而歌大有於郊原於
是公進諸大夫而詔之曰是百堵具興之日也乃相
舊基而增拓之捐清俸暨贖鍰凡數千金不煩列屬
不擾閭閻俄頃而工師告成旋廸噲噲若昔人所詠

者靡不蕪餘復于公署之西辟演武亭故址而益加
廣闊繚以周垣為鉥葺郘注典材官騎卒校射之場
額其堂曰觀德公時輕裘緩帶訓練于其間恩威所
被遐邇慴服未幾總督漕儲需人在廷以三大臣列
名奏請　特簡公昇以重任僉謂公之宏猷駿望無
難于艱危之江右則益無難于漕儲也公既此馭有
勛諸紳士以迨億兆或謀築室肖像或謀摩崖鐫功
或謀颺言頌德而公遂頹校射之場不忘夙昔鼓鼙
之聽務中權趣君命小子弘緒為之記弘緒作而嘆

曰大哉公之名斯堂也誥有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昔之人張鵠設乏有其度大候參于有其程司士司正董人樂人有其官執弓挾矢晃鏃鉤弦有其法典遂旌楅中筭豐爵有其器奇純左右有其筭若是者豈徒以藝相角逐而已哉周將尊之于進退周旋俾其成中子禮約之于內志正外體直俾其勿以悍勇而見長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于路執弓矢延之而去者半公罔之裘揚觶語之而去者又半序點又揚觶而語之僅有存者射之難也如是非

射之難而觀德于射之難也然則公之命名之意遠矣江右固延弱勢頹公訓練而一變為強又頹公訓練而強者一變而不屑以悍勇見長咸中於禮令行于閩中所過執鞭弭而屬櫜鞬者有揖讓之容無貴淩詬誶之習有稱物平施之雅無搶攘爭奪之風則公之德化實使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其公之謂與山高水長細柳之營何與蔽芾之樹記之以示勿諼也

吳南陽畫龍贊并序

萬物無不可得之仰觀俯察而獨鬼神與龍不可得抑而覩畫者率以意為之但取其筆勢奇詭氣韻生動足以娛悅人之耳目要不問其似與不似也奇詭生動則造物之靈反附于毫楮縑素而現張僧繇何從得真龍而肖之畫金陵安樂寺壁四龍皆不點睛每自言點即飛去或以為誕妄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繇精神所注筆墨間自成一類雖欲不破壁而不可得豈必屑屑于角鬣鱗甲之相肖哉董羽畫龍

似魚吳淮王畫龍成衝穿壁而騰躍皆能自成一類者所謂潛淵乘雲之物又未必奇詭乃爾也杭城吳南陽素工此技每酣醉則脫巾濡墨成之過豫章出數幅相示索為之贊贊曰

胸泓寸沼萬壑之藪乘醉出奇化工在手角浪凹峭吐氣淵牖天梭自然董以為偶我里旱虐枝枯莖朽齋拜謁誠或興於右

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十二卷宋潁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潁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潁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

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乎道者政不妨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城亦僅取其二三策而已况丘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談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潁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尚書衍跋

尚書古文二十五篇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出於今文之後讀者往往致疑其說始於宋吳才老朱考亭及元吳草廬至我明國子學正梅鷟遂詆爲是漢儒依約諸經中語緣飾僞成好奇之士多蠱惑而不能自決此與排繫辭非孟子譏武王者何異三山陳第季立著尚書疏衍四卷力辯其妄旁引曲證較若列指誠有功於聖經之作也季立博通經學而尤用力於尚書讀一冊竟復購一冊讀之積至十餘冊無不

句字磨滅故其所得爲尤深若論五瑞五禮五玉與周家之制度不同論象以典刑非後世墨劓剕宮大辟之法論三江當以嶓冢之漢爲北岷山之江爲中豫章之川歷彭蠡而入爲南論西伯戡黎康誥俱武王之書論武成原無錯簡皆言言破的可以息諸家紛紜之喙凡說經立異非難而當理爲難如季立者固當推置舉比而無忝矣

鴻桷集卷一目錄

鴻桷集卷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送江西提學右叅議廣成侯公序

嘉定廣成侯公以督學卓異奏最貤封兩尊人如洪官涖江右四載久道化成數請終養臺使者格弗爲奏辛巳歲試畢公乃自請於　朝疏未下遂拜粵東叅藩之命即日遂行初公任南銓時六曹主政副郎方議改授南銓素號閒寂人懷北轍之想公負峻望應得掖垣謝弗顧客有趣治裝者公笑曰郎官何遽

不可爲卒以南銓淹抑僅循資得督學江右方其蒞江右也時學政敗壞甚苞苴囑托公行梟盜相習於奔兢自宗潢迨權貴下至膂流藝士猾吏蠹役靡不覬利庠序之間公至謁　兩藩請約束諸王子侯毋輒預試事已庭諭郡邑長毋得爲諸權貴通簡牘案猾吏蠹役之舞文而挾詐者持三尺繩之不少貸於是上下惴恐莫敢以私干所進退升降諸博士弟子員若錘期審音清濁高下疾徐之不爽若匠石揀斤而程材杗桷欂櫨棍闑扂楔閑或尺寸之失棄十三

郡試栽梓之曰庠音浩浩乎若江河之無涯涘杲米乎若旭日之光華四溢也屹乎若泰華之矗天而拔地也海內爭相傳誦至於僻壤窮谷家有其書於是公之聲名大震主爵遂以卓異聞 當宁故事三載黜陟稱有卓異之舉被舉者擢不逾時其在監司則必陟之巡撫卿貳公既爲主爵卑且又監司而督學九列三事人人爲公延頸企踵然公終以不狥權貴睥睨不快者良多卒未嘗有斷擢及歲試已畢需次當遷抑又遲之且久雖其尋常之擢人猶不免爲公

岌岌也然自近代以來屈指名督學傳海內者必曰侯公侯公云嗚呼人才盛衰豈不以氣節之隆替爲之哉昔楚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釋者曰作之云者鼓舞振動之而已嘗商之末世士風萎薾日甚朋比務權不虞天性不廸率與者往往而是上無以鼓舞振動之人才何繇變化然但作之以豈弟而已譬之日暄露濡而未嘗有雷霆之鼓風雨之激則亦何能致其翻然勃然於是詩人申之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豈弟者情也求福不回者其氣節也以不回之節而用其豈弟之情是故朋比者紬服而務權者畏憚其放至於鳶魚皆爲蒸動而況於詩書之儒哉嗚呼今獨不得求福不回如公者耳誠如公也方將聞而知感見而知奮黨庠術序豈遂遜於成周多士之盛也與吾江右督學以氣節著者吾江之蔡介夫北地之李空同莆陽之黃未軒公又繼起而光大之 聖天子一旦惠顧南服咨諏作人之化主爵以卓異舊牘進吾知必更有非常以示寵異公又安能滯予舍之歲月而忘蒼生之歲月

哉

胡觀我七袠序

神廟朝日本酋平秀吉廢山城君破屬國諸郡都督南昌劉公提陸兵往焚倭巢六十餘時以壬遁風角贊議於平壤碧蹄之間者同邑胡君觀我也後二十年建州夷陷撫順　詔起劉公田間往問罪胡君從他邑未及從俄劉公遂有馬家寨之失又數年今宰相魏公瑤海巡撫江西聞胡君奇招致戲下待以上賓禮又數年大中丞解公繼魏而來當是時東事益急屬國三都八道半蹂躪於建州夷我畿輔勢且岌岌解公日與君握手促席指畫進止緩急機宜他幕客皆環顧不與謀江西卒賴解公以安堵崇禎辛巳四月胡君壽七十於是戚友告於陳子曰古之高人奇士被知遇於卿大夫率賴歌詠傳贊以傳況將相知遇如胡君之尤異者哉陳子曰然已而曰諸君謂將相之重果遂足以傳高人奇士乎彼古之不恃卿大夫而赫赫者多矣且胡君庸詎不堪將相乎哉今夫魏公之清名雅望而都督公之忠烈也誠足以重胡君如彼將相而已計胡君七十年之脚歷其宜麻

者幾何人登壇者幾何人或賢或不肖或勇或怯幾何事升沉榮辱抑又幾何變態也子不見夫荷戈絶域者乎不見雉經燕市而委軀襄陽者乎不見懸藁街而齒尚方者乎將又何足以盡胡君一將夫造物之於高人奇士既已靳其富貴勢不能不他有所售售之則必以斯頋耄耋然使其挾陰陽之藏洩鬼神之秘而為高且奇也則造物又必且忌之妒之是故高奇而挾術數者往往併其年壽而亦慳焉而胡君獨能優游以至七十且未艾也子其為我問之曰將相不具論近代以術數傳者若而人其用則為劉伯溫為朱允升其不用則為曾義山為程濟伯溫允升以功業濟與義山以節行斯二者胡君其又將何處也

舒城山寨記

大江以北山寨始於流寇齊彥明之亂嘉靖中歸安唐公樞紀舒寨之險要者僅龍卧石索二處而已崇禎庚辰予量移茲土時賀一龍馬光營諸賊盤據近地彌月聞予至拔去諸寨幸免殘燬因檄主寨者具道途遠近糗糧多寡以報得二十九寨焉距城二十五里曰春秋寨徐汝萬主之距三十里曰仙人寨常自謙主之曰三尖寨潘汝傑主之曰栲栳寨曹守綱主之曰鹿起寨劉世爵主之曰方圓寶寨徐行恭主

之曰雲龍寨余光先主之距四十五里曰龍河寨許大器主之距五十里曰方山寨郭正達主之曰孟尖寨李萬孝主之曰姚顯寨徐紹典主之曰黃石岩寨方承寵主之曰萬古寨楊本學主之曰天仙寨汪吉主之距六十里曰法華寨黃廷召主之曰幞頭寨章思顏主之距七十里曰七架寨秦惟宷主之曰龍眠古寨章成敎主之曰鵝兒古寨程希科主之曰弘石岩寨文世佐主之距九十里曰四顧寨程希岱主之曰獨山寨張尚明主之距一百里曰花岩寨陳表主之曰騎虎寨盛應鯤主之曰柏家寨毛有權毛有學主之距百二十里曰獅臺寨方汝琦主之距百三十里曰太平寨韋三都主之距百六十里曰郭公寨貢世賢主之距二百里曰橫山古寨朱家珩主之其險遠而小未報聞者又二十餘寨焉計嘉靖至今百年之間增寨如是嗚呼生民之烈禍尚忍言哉當諸寨之竝立也皆以聚族捍寇爲務猝遇攻圍輒引領於官兵之援已莫不竭死力以抗鋒鏑已呼籲踵接官兵輒漠然度外置之不幸而諸寨以殘燬見告者屢

矣勢不得不乞和於賊旣乞和矣久之勢又不得不通於賊賊幸諸寨之通也饑而糴必於寨是問焉且倍其直市騾馬雞豚鹽醬亦必於寨焉又倍其直諸寨聚族而捍寇困憊至十餘年勢又不能梯山航海牟利於外幸而賊以倍直啗我安坐侈收子母於是轉皆仇官兵而德賊或不幸官兵道經諸寨所過輒又使廩無餘粟筩無餘帛廐無餘蹄於是諸寨之仇之也日甚因而益耳目腹心於賊焉嗚呼孰使忠義之民轉而耳目腹心於賊而不可止耶庚辰六月望

月譙書

舒城山寨後記

宋吳玠經理泰蜀創家計寨於岷鳳成階閒者四仇池秋防楊家崖董家山皆玠之遺蹟也四寨旣立撤離喝遂不敢長驅河池西蜀恃以無恐其後家計寨廢而山寨興寨多至七十餘然虜入輒破竟未有能堅守累日者理宗朝李明復請修立家計寨卒不能行宋遂以亡今舒之二十九寨政明復之所謂山寨也星羅棊置渙散無轄猝以衝車礦弩薄之糜爛虀粉可立而待予意擇諸鄉要害如西之王薄原黃泌

沖東之鹿起山北之桃城鎮南之小關各立都寨數栅俾衆寨環而聽命焉每都寨練鄉勇千人統以長副遇衆寨告警輒令其長守本寨副則介而往援於他或賊勢過盛副力不能支輒走急足告之令令又以督卒佐之彷彿如家計寨之制或亦捍寇之一策乎予意又欲悉以諸鄉社倉併歸都寨縣令益山軍資贖鍰就糴四鄉凡號爲都寨者貯穀務滿千石少或五六百大兵至經其都寨輒取其都寨所貯餽之以省遠運於城郭値凶祲則又以社倉出貸而收斂

焉是又足糧備荒之一策也然都寨長副尤宜慎擇
其人庶幾如無終之田疇清河之李易乃足以勝任
而愉快予又何敢夵矜輕議徼天之幸尚或有秋然
後與諸父老周咨而決策焉可矣

陳伯璣詩序

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詩不逮古人夫以子固慓鷙
奔放雄渾瑰瑋之才宜於詩道為近而乃為識者所
短何哉古之作者必有所感以發抒其哀樂之情未
有不病而呻吟不愁苦而欷歔嗚咽者杜少陵無北
征兵車行垂老別諸篇雖少陵詎能度越諸子然少
陵非躬遘范陽鄴城西川湖南之變亦卒未能有此
諸篇之作也子固生當嘉祐慶曆間海內相與休息
無為兵革不試煙火萬里彼其所以感之者其視少

陵固已懸絕而逕庭矣乃欲強為呻吟歔欷夫又安
能然則其不逮於古人實子固之時為之而非子固
之咎也比年以來胡騎悉陵出入縱若風雨諸路之
盜墮名城殺長吏甚者逆加於諸侯王又繼以饑饉
薦臻疾癘罥被天下洶洶如是而盱江陳伯璣崛起
於其間伯璣才如海氣如濤而耳接目覩又足以佐
其慓鷙雄偉於是經蕆古文之暇一切發抒於五七
言諸體滃然若江湖之沸騰鞫然若金奏之震盪讀
者驚以為少陵遺響焉嗟乎事變無窮而伯璣之崗

是方盛以才盛之年而御無窮之變當有侈於古人之所得者予獨嘆夫盱江知故予固不能見長於昔而伯璣乃能羅辭於今予益以悲伯璣之遇矣

上督師閣部書

晨者弘緒椟遨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　皇上出之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　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幺麼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且屢向敵友諭以欲悉虜情曲折暇時須圖一晤伏念潦倒之人猥辱閣下汪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慇惻之意處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忘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實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為騃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予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已今弘緒南渡江淮東浮若霅又非崎嶇虜陽歲且一易寒凉再易暑雨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犴狴否乎曰尚縶如昔弘緒唏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讜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弘緒不得不仰而疑

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於厮養
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而未
蒙我　皇上綸綍之需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
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偬軍儲
之旁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
近又奏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　君之專如此
每有敷奏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為力救則
已閣下果能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
之密揭以邀如綸如綍之需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

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
才更不宜緩此而急彼而使　聖朝有度死直臣之
事然則弘緒數端之疑俱為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
見遂進夂未發致追悔於嚮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
之中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
懷㤥謬而并蒙不白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
楊公為王給諫昂論劾　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
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
鳳巡按宣鎮貽書於楊曰兩王昂一疏大為人所傳

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
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階中侍御史今
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起陞在執事頃刻之
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
憤庲邵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陞布政及不得超擢今
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畀也前輩影樣之
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為名
言夫外謫非有囹圄之苦也降遣非有鋃鐺桎梏之
辱也雲鳳猶以未獲超擢為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

以下或不能堪而鳳言之豈在太宰亦不以為忤已
緒恒以是嘆先輩之不可及設遇淹繫之久如侍御
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當何如今抑在後惠文之冠
未可驟還而囹圄之苦鋃鐺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
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弘緒幽拘之
日親見侍御索飯不給菅屨不完坐一敝漏四室拳
踞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頃弘緒叨沐浩蕩鳥飛
魚沉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兩載不復知所
謂人間世者何形何狀若非木石能不而淚長嘆念

弘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踰
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戎馬軍
儲奈何以不急恩乃公則幸甚

徐巨源制秇序

嗟乎以巨源而猶俯首抑志於時秇也操時秇進退
之權者何人哉巨源古文直逼呂黎歌行近體兼太
白長吉之勝經學如幼清楚望天下之人或知之或
不深知之無足怪何者以非功令之所存而識之者
之宜少也若其時秇之高古淵微奇妙超忽有目者
孰不低徊嘆興主司如未嘗以時秇進則已若猶以
時秇進也雖其醉夢且應識之乃令一試再試至於
屢試而猶俯首抑志於其中也昔之瀟湘靈鼓瑟詩
驚爲神助黃寬袁曲而賞其迴出者又何人哉巨源
拜　明詔應闕門之典雲雷經綸既已有日然尚豈
在於斯而未已也其又微時故劍之思乎夫以爲羔
雁也而弁髦之則亦何所不弁髦以爲是贄而致敬
君相之資也則亦何在而弗敬吾於此見巨源之忠
孝仁義焉時秇也乎哉

送盧江令耿君之雒州序

予自吳興移舒道過盧江入其境野無汙萊郊無吠厖邑無爭訟問之則滇南耿君之治也繫舟女墻傍舒之傭工數十許伏謁泥塗已又合肥英六光固之傭工者過焉問之則日耿公來我一年而僑居二年而安居三年而居且稷稷以富矣俄而君顧予於舟予揖之曰興哉君能使肥舒英六光固之民靡至而聚族於殘燬也請觀君所以備禦狀翌日君肅刺邀予從女墻東南而登巍樓雄踞薄雲摩日羊馬墻幾

與內雉等甕城壯鑰如杵皆君之所手闢而躬營者陳器縱觀之有地雷有滅虜砲有班鳩銃有竹弩有紙甲有綿盔地雷實藥千許彷彿諸葛武侯制滅虜砲採閩鐵之良者按葉公夢熊舊式煉成火候工力殊絕尋常班鳩銃床管如嚼寄銃而推堅及遠倍之紙甲綿盔竹弩悉君滇南利器他又有木發熕滾機檑火磚一窩蜂之屬觀已惟呼太息而去抵舒亟告之尖盧道曰耿令誠文武材未月餘忽報君擢守陝之雒州予又亟告之道曰耿令安可移公不覩昔之殘燬彈丸乎冶父之山腐骸白骨如麻黃墩之水流血瀌瀌誰其辛苦撫字而汙萊闢吠厖恬靜訟息乎誰其鼓舞招徠而肥舒英六光固靡至而未已乎誰其傾囊輟餔晨之夕之而有此樓乎闢乎羊馬墻乎甕城乎器乎械乎夫耿令又安可移道以予言上之協理鄭公公會疏請增秩以留主爵者卒不許盧之人爭之不能得肥舒英六光固之人羣爭之俱不能得於是陳子酌酒而送之曰耿君君竟棄盧江而去矣內史左馮翊之勝過於冶父諸山漆沮之流壯於

黃墩諸溪五品州大夫之秩尊於縣令君幸毋悒悒自傷爲雖然予於君乎而有感君治績彰著若是以例當擢置諫垣不諫垣則御史臺不御史臺則郎官署今乃量移一州守州又遠在萬里崎嶇蓁莽瓦礫間半載而後能達主爵如不知君則銜鑒之謂何主爵而誠知君也則又汲引遴選之謂何矣至協理之請增秩誠不得已而代司銓爲殘燬計也主爵如能計及之當無煩於協理之請如其未能計及之也亦當聞協理之請而蹙然愀然以悟乃卒不許而驅之

去也吁至爵之爲豈獨一盧江令耿君而已哉

劉定海詩序

古名將以博雅稱者其如杜元凱然其所長在於經籍典故諸條律令而風雅未聞焉惟宋鄂國孤忠浩氣隨所寄而需然其之能製嘗讀五嶽祠盟祁陽縣大營驛書壁雄渾激烈雖遐固未能或過至湖南僧寺之句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此豈開元大曆以降語哉昭代武功首江右南昌之劉暴兩江公東援從草堂先生大小數十戰所向披靡當都督撫九絲山憑恃天盤凌霄諸險逆我顏行公率所部攀藤援

組而進擒酋長阿大覆其巢穴拓地五百餘里已出鎮狼山一時姚蕩麻線港之間露布屢馳倭奴望而膽落勛烈赫赫在人耳目公之孫定海方茂齡襲封萬戶侯好與諸名流馳騁上下卜築城隅左劍與右圖史日手一編吚吾殆同左氏之癖定海尤長於詩歌倚馬落紙千言奇偉卓犖如潭水松風之詠者往往而有俯仰祖孫百年間或以武功顯或又兼以文米著吁抑何盛哉記去冬暮與定海相遇於廣澤宗侯家雪急風嚴燈爛酒熱予爲道往日崎嶇城守事

定海亦誦其金戈鐵馬之詞相視驩然一笑久之啼嘘泣下而去今定海且以將漕行矣自遼左禍變之後事益日非山河帶礪人將以其舊盟望之定海區區開元大曆諸子無足爲定海道者予雖廢置猶能搔首抱膝作爲鐃歌騎吹諸曲以待定海之奏凱而旋也序以券之

涂石丈詩序

有奏於堂上者燕之筑秦之缶濮之箜篌也奏於堂下者羌之笛胡之蘆管龜兹之琵琶也可以爲悽惋乎曰悲矣而未能壯其惟秋之籟山之驟雨陰崖之虎嘯乎而尤莫如胥江之潮往予偕友人渡錢塘時維八月長天如洗忽有殷殷轔轔海澥震震而來者則鴟夷之狂突也方其射海門激龕赭怒氣乍高蹴濤互鬪若憤恨鬱積之久而決之於一朝若搏陽侯鬪馮夷急與之角而喧豗四起雖其勢止吼吠猶足

令人意愴而心悸嗚呼非予儕其孰能爲此聲乎已迺端坐散帙取離騷天問大招遠遊諸篇與夫草堂集之歌行吟嘆讀之喟然曰是其錢唐之遺響乎其他燕筑秦缶曾何足云涂石丈少負敏秀長而漁獵丘索墳典九流百氏不幸不得遇於有司又爲里閈忌者所中欲僅旅處膠庠俛狹歲月而亦不可得於是衣短後携蒯緱去爲汗漫之遊時以其侘傺無聊一托於詩靈均之太息捲涕子美之嗚咽瀉巾兼有之然終不失其噌吰本色洵可謂悲壯絕倫者矣嗚

呼世之肯人忌才士無以異於忌忠臣孝子夫才齊
而不免於鴟夷浮江也石丈其又何憾於謡詠之口
哉

西林寺大悲閣記

曩予過廬山之麓與友人步虎溪飲卓錫泉每至低
徊竟日獨未識所謂求公西林寺者崇禎乙亥譚友
夏再請江州約茂先與予為九奇峯遊予以病未果
巳友夏馳書於予為言有與僧眞公修復西林千佛
塔壯偉為東南第一塔藏佛舍利七顆放大光明照
攝遠邇予悵然久之益致愧於夙願之未償焉辛巳
屏居田間時裹維繼陷皖桐告急錦州又被圍屢月
予以詔獄僅存之身驅馳北虜南寇俛而得息謀所

置此七尺方擬裹糧廬山卜環堵之居忽一日過鄧
左之有緇衣而頎目光若炬者詢之則眞公高第石
巖師也予亟問西林若何則向所傾圯之神運閣已
撰疏募造矣向所頹敗之佛殿已鳩工垂成矣向所
未備之待賢樓十方堂又次第興役而竣事矣而石
巖尤惓惓以大悲閣之雄特為言屬予為記夫以慈
寺之勝予汪慕二十餘年不獲躬履其境又何緣而
記此閣哉徒以石巖之齋甚也而予因得以遠涉而
神遊之石巖曰茲閣之建也始於竟陵王大史坤華

則奇以人閣之有大悲金像也司馬公奉而來魏我絢爛震旦希有則奇以像閣中貯六百七十八兩爲貝葉充盈錦帶陸離則奇以經藏俯而憑之嵯峨峻嶺宛列几席若圖畫然則奇以山水其他石巖之所未及者予亦不能盡知也今石巖歸矣其爲我稽首大悲菩薩而致禱焉昔菩薩以三十二應入諸國土至於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皆不惜現身說法令其成就彼裏雜皖桐閒陷人之肝存人之肉者其暴惡勇健不過藥叉摩呼羅伽之屬止耳以菩薩慈悲之力奚不可潛移默奪何廼扱扱至今而益甚豈殺運盛衰自有期節與抑所謂衆生業果竟不可逃避與不然則是吏治武功之弊壞爲之雖佛菩薩亦卒無如之何也語畢遂嘆息而爲記

徐巨源文集序

豫章古文自吾社而始盛吾社能爲古文者在會城得五六人未有不心服於徐巨源者即海內羣奉吾豫章亦未嘗不以巨源爲首稱焉裴巨源山居竹杖憎寄大諸賦競相傳播咸目爲文通明遠復出是時海內未覩巨源之全不知其他文非僅江鮑儔也比歲巨源文益富而奇大略驅策百代併包萬有而曾無纖塵之累其空靈變化海內益無以擬議而吾一言以斷之曰巨源今之韓退之也蓋自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習忽流入於古文一二負名之者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擬蕩然不復知所謂眞古文者吾社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閒也且夫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虖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則所繇以適於秦漢之路矣然吾社爲之二十年高者永叔次或子固介甫庶幾退之之傑出於其閒今得巨源而吾社始有雄伯之長國朝之文始有衣冠正朔矣或曰以巨源之才

極其揮斥無不可至今其集有高古如櫃考者有粗簡簡簡如左丘明者渾厚如大小戴記者僅以退之曰巨源巨源不屑也夫平淮西碑不似尚書乎高陽上人序不似蒙莊乎與孟簡書不似董賈乎奈何其輕視吾退之也然吾反復巨源之集其有駕於退之之上者則不在於其文而在於其學退之自述其生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人君子乃吾質之巨源遠而元會運世繁而聲音點書讖緯醫卜壬遁建除靡不貫穿其詞而研窮其理有專門之學所不逮者嗚呼此豈退之之所能兼也哉

雉城童試選序

庚子刺晋州適歲試之役甫畢虜述薄城下予躍馬挺戈寢食於城上者四十餘日毋詢發巡視之暇輒剪燭拭几取所試卷甲乙之往往至於雞鳴漏絕與代庖長興邑近太湖盜賊多有訟獄繁滋又漕艘雲集司農督催之檄櫛比予復試士於囷廩斗斛之間長興童子就試者數倍晋陽其文章奇古英偉亦似較晋陽爲盛予雖鞅掌簿書視疇昔委頓戎馬勞佚又自相懸於是甲乙既定擇俊拔者若而人授之梨棗諸博士弟子旅進而徵予言以示勗憶先司馬年二十應童子試孫百川先生督學吾江右負知人鑒與其選者爭誇詡以爲榮吾邑首先司馬次司寇羅公謁廟之日諸在高等童子互相指次獨先公與羅默默不語趨坐東廡質辯西銘大義見者靡不灑然異之夫一日之知遇雖其號稱春秋兩闈者要無足爲輕重况於童子之試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不敢妄希百川諸士亦務以先進自期而已崇禎庚辰孟夏書

孫秋我詩序

予[illegible][illegible]分暇[illegible]閲諸君特疏多靜悟自得之語念此

地[illegible]渠耀日鉦鼓沸天諸君寂若桃花流水間乃克

存此心其興之間所謂墨禪堂薌茅閣雨花岩玉龍

峽延華洞者安在或曰龍眠死君由住詠空存茲蹟

之荒涼頽廢蓋三百載矣一日有持詩刻數帙見投

者適涼風蕭森秋聲在樹剪燭披閲之瞅然曰不圖

龍眠奇勝乃見於此仍取一帙讀已俄而次第卒讀

其鋒穎淋漓氣勢馴暢者擬之以墨禪堂其屬意芬

芳落紙高潔者擬之以薌茅閣其搖曳婉轉紛繽秀

倩者擬之以雨花岩其壁青天挲雲霧夭矯而超忽

者擬之以玉龍峽其黝黝冥冥探索莫窮叩擊冷然

者擬之以延華洞讀至更深如遍歷諸奇勝曰是殆

靜悟自得之逾深者與又一日景陵譚子過予累視

所披閲曰君此地亦何以寂若桃花流水也予笑曰

子亦知何承矩爵白岩之事乎承矩守瓦橋關日會

賓僚泛船陂澤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篇令僚和

白岩當逆藩變閙俠儒生賢士徜徉清涼斗首間圖

棋累日予以兩公皆馳逐於不急之務者與譚子去

孫子秋我適來詢按其姓名則前所投詩之名也予

語之故秋我因求予序其詩嗟此亦秋我之蓼花遊

也予僅以龍眠諸奇勝當之予過矣予過矣

周君邦榮傳

周邦榮晉州南小塢村人以俠聞閭里髯而豐頰短項目光閃閃如電論事怫然精厲能使聽者氣湧神王然不能俛仰貴人數以此買禍予初涖晉錄囚有髯者擁其柴骨欲出問之不食六日矣兢吏索餘貴辭吏曰無之無之則安所得因曰忤其官介弟子大怒立釋之是日釋者八九人亦不憶髯爲誰何也戊寅十一月虜突牛欄山游騎南迫逼晉城晉其官方以京堂汰歸予集鄉大夫士庶議城守耳語其宦曰

君仇怨爲相聞宦曰其硜硜而翼翼者烏有仇怨予周知其語之飾也念虜所破州邑類皆中國奸宄爲導導必守令與鄉大夫之仇怨守不百日未若鄉大夫之仇之夥也乃遍號鄉大夫曰各亟以仇怨聞不者害於而家且害於而邑諸鄉大夫悟其宦亦悟各疏姓名至得二十餘人令召二十餘人閉之大佛寺衛以僧徒日給官米勿使與外事諸奸宄盡懾於是城守乃堅七日而虜力屈遂退晉之民曰公生我公不覩無極藁城南宮新河寧晉栢鄉元氏獲鹿深趙之淪胥以盡乎公誠生我俄而督察閣部至督察者首輔綿竹劉公以詞臣督諸鎮而出勢烜赫甚晉民苦兵甚虜苦督察兵甚諸鎮兵予不搞請宿虎狼鄉外督察弗懌左右復譖而甚之遂誣奏軍儲不繼天子以首輔故發駕帖遣緹騎真定守戍六范公唏嘘曰嗟乎冤哉是七日而抗強虜者府帖聞晉之民泣於路呼於市嘆唶於庭譙而哽咽於室如沸如潮如軍奔如輪角如雷殷如風震野予亟拜手而勞之曰君輩愼無譁以重丞相嗔乃夜半潛離晉城詣府

繫銀鐺桎梏又病且孤緹騎爲之雨淚抵長安　天子下其事屬刑曹時繫縲紲百餘人予曰是纍纍者多於墻上之棘堂下之楚予安望生忽一日喧傳有晉州周邦榮率義民千百餘長號棋盤街扣朝臣馬訟冤俄又曰已刻揭遍遞矣俄又曰已賫疏赴通政司矣俄又曰疏駁矣翌日復曰疏駁而又號且上矣予亟索閱之則邦榮與其儕偶趙愼修吳游呂孝等爲予訟冤之奏也疏畧曰窮州逮問知州陳弘緒清貞律己忠誠愛民出　京之日即嚴禁遠迎夫馬一切

單騎就道抵任痛革火耗絕餽遺秋毫不擾民間視事百日修城郭繕器械儲糗糧凡職守之具秩然畢備遭逆虜入境本官督率鄉紳士庶分八面協守忠義激烈民皆效死虜擁衆攻圍本官晝夜躬冒矢石打死逆賊無數日不交睫者七日賊甫退本官嘔血如注力疾料理軍需皆於三空四盡之後咄嗟而辦履任未幾而一切艱難無不躬歷人世萬苦未有過於本官者至督察劉閣部孫藁城而來本官備有糧料候領而各兵無一再領狀者此非失誤軍需明矣

今一旦遣緹騎逮問億兆倉皇如失怙恃村巷之間相聚呼號咸謂本官一去則保全之殘黎不願生存爲此匍匐千里含詞叩 閽哀懇 聖明憐念本官愛民忠切守城功高誠晉邑三百年所未有也 勅刑部虛公勘明無使衔卓之吏致有覆盆之冤世道幸甚民生幸甚閱巳乃泫然流涕曰予安望生予得邢榮之奏死且不朽將金谿相方與綿竹善怒邢榮黨擬匠測予益泫然曰設以此累邢榮予又安望生爲巳而奏上 天子卒念城守微勞降 特旨釋臯臣民病且孤如是卒獲先此煢煢者脫鋃鐺而謝桎梏則邢榮之力也於是晉州義民用邢榮之名震於長安予出而索所爲邢榮拜而勞之曰君誠生我邢榮曰非公我亦不生予以爲猶晉民褻者之言也逃不敢邢榮曰公記昔之髯而內者乎因言其宦介弟奪髯女爲侍髯薄其人拒之介弟殺髯不遺餘力髯之子四人丑殺其一寅又殺其一髯不遇公亦囹圄之枯骨矣已又泣曰公釋髯介弟又欲誣髯以奸宄假手撫鎮賴公開之大佛寺而始全子乃憬然而悟

夫邢榮之奏固所以爲報也予既謫湖幕別邢榮於滹沱河榮請從而南予覩其目露項短疑不永壽方溽暑道恒苦驟雨飄風益不欲其馳驅與爲後期詎之榮固請予不得已攜之行行至郟城磨山卒中暑以死予痛哭而瘞之莝於磨山之麓嗚呼榮誠生予予竟不能生榮也予負榮矣榮有子二人長曰爲明次曰達

鄭所南心史序

宋以忠厚禮義治天下迨其亡也忼慨而葬魚腹者至十餘萬人嗚呼盛哉自有生民以來夷狄猾夏莫如祥興之變爲甚故其忠憤之發也爲尤烈予意當時遺民故老望鳥噭而晞噓吊濱海而太息寄寓於歌詠紀載若謝皋羽冬青樹引西臺痛哭記之類者尚多有之腥羶汙漫日月昏霾書與人之不傳久矣頃得鄭光薦督府忠義傳宋子虛吟嘯集卓然足補正史之缺遂欲因而廣之於荒巔野澨神林鬼冢間

庶幾猶有斷簡殘帙存焉辛巳春過楊伯祥太史展案頭新刻題曰心史驟然曰是宋鄭所南先生思肖之書也何以獲此奇與伯祥曰是出之於姑蘇承天寺某井中予亟假而手錄之詩凡二百五十雜文四十五篇類皆聰慨君父扶植綱常切齒於仇讐左衽之作錚然如刀劍夜鳴愀然如鞞笳互作嗚嗚然如朧水之悲激而寒蛩之哀號也視皋羽諸詩文孤峭相似而感憤壯烈殆欲過之嗟乎世能言之士類急於後世之傳或鑴之金石或托之棃棗惟恐其逾時而朽壞今鍾鏞彝鼎匜盤卣甗與夫碑版碣石委蕪剝滅者何限雖其剞劂而懸之國門苟非六經三史亦未幾遂等雲煙之散所南先生此數卷特井底苔蘚之餘爾何以四百年而完好如是然則固有不恃金石而堅者而況於棃棗與先生之言曰此書雖紙也當如虛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遮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水不能濕火不能然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蔽嗟乎此豈區區語言文字之力也哉

陳寧登時文序

吾鄉衆南宮第一人首為廣陵公文苑傳中隆之先生黼其人矣越數十年先生之孫侍御公復以名進士起家兩世制義並已傳誦海內今年春予里居杜門頗欲漁獵當代稍有論著兼時時咕嗶故業棄置等於涉唾忽一日侍御公令嗣寧登手所著制義見訪讀而展之浩蕩千言光燄萬丈若純鈎湛盧衝星斗而貫鐵石又若綦組錦五色陸離絢爛莫可名狀讀未竟乃喟然曰嘻艾溪之以文章著茲且三世矣

繼隆之先生而特起者其又將在寧登乎世之論制義者類指第一人衣鉢相期譬之禪宗之有單傳風人之有正派然及其弊也往往以寂寥為渾雅以率易為恬爽以勦襲為法脈功効未成而才人之本色頓盡此今日矜詡先正之通病也竊謂文以氣為主氣強則伯逾強則王未有盛世之王而反弱於雄伯者文武成康之號共主也西旅之獒肅慎氏之楛矢不努布明堂列皐門而後足以震一時而誇後世不然而徒奄奄於河陽狄泉而已較之南伐楚北伐山戎西會葵丘與夫彤弓秬鬯煇赫於河汾涑澮閒者其氣象豈可同日而語哉夫寧登之浩蕩千言光燄萬丈斯固制義之文武成康也無寧登之才而妄擬隆之先生之衣鉢將不免耕祖文所笑樺其文以正告之為其亦隆之先生之志也與其父侍御公之所許也與

籌遁要畧序

自卜筮肇於羲文稽疑垂於大禹其後龜人董氏眡祲葆章之屬或測之於無形或徵之於有象旐旐然求之備矣劉歆七畧不遺術數班固藝文志亦致詳於天文五行雜占諸家匯其事者說益日煩書益日夥於是乃有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五元七十二局三傳四課之術以推刑德善惡興衰長短以決寒暑殺生水旱饑飽以別然否向背動靜云爲建國成務利用靡不繇之而於兵事尤重司馬遷曰猛將推鋒執

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諒哉言之不誣誠所謂聖人重事者乎予少涉獵九流頗耽思於前所稱道諸術當　熹廟甲子適男女交親之運入下元六紀其爻値咸之九五孔子釋之曰咸其脢志末也末於卦爲上五所比者輔頰有靈而事功汔無能濟歲扃辛巳孤陽無人災在臣下予非能深知推筭者然亦不幸而偶弋中矣往獲友新安戴君指決楓夫聚地若數黑白已叨守故予國日與諸生絕君永禎橫槊登陴講究陰陽順逆之法其爲吉門其爲死地紀君言之鑿鑿無毫髮黍米之或謬也予邑胡君觀我蚤授秘書於其先人加以心專目靈能搜抉不傳之奧於載籍之外一切星禽祿命風角鳥占望氣相宅靡不精晰微妙而於太乙六壬奇門尤寢食與俱每有占決超驗絕倫咸以異人目之今觀我老矣世未有薦而用之者觀我亦不苟合以求用於世出其所著術數書六十四部曰籌遁要畧問序於予予更惜其老而書之傳未廣也用樂爲之言夫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讀觀我之書者其

益務勉於忠孝之爲而無徒恃趨避以爲事則跳焚書而僻焉可矣

兩孤山記

大孤如踞小孤如立大孤如嵩小孤如華大孤如亂流之馬小孤如摩空之鶻大孤如象龕虎尊小孤如篆帶爵大孤如履小孤如髻大孤如樂毅論書法小孤如禊帖大孤如少陵夔州詩小孤如青蓮蜀道難夢遊天姥大孤如序愚溪詩小孤如鈷鉧潭袁家渴諸記噫嘻此吾江右湖山之飛燕合德也李文饒右大孤以爲煙景相鮮若存世表而致恨於康樂常居此地詞賦無聞陸務觀右小孤則又以爲江中獨山

如金焦落星之類皆名天下至峭拔秀麗卒不可與小孤比予謂兩山不宜妄生軒輊譬之后與昭儀二人並稱色如紅玉或以肌豐遲態或以體輕見致耳考兩山昔因孤特擅名世訛爲大姑小姑遂有彭郎磯女兒浦增益附會然吾邑徐季良先生博極羣書又以大姑小姑爲是引道藏小姑嫁彭郎大姑輒往風鼓浪送之相証凡云六月十三日小姑嫁時也予謂山當從孤廟額當從神女如斯則秀湖山自非蛾眉煙鬟雲衣霧裳恐不能享有峭蒨於千載耳兩山予皆屢過而未攀陟覩絕壁崢嶸灌木紛駭禽鳥喧啁哳然想見神禹刻石紀功哉　太祖橫戈討僭竊風揚沙尚恍惚如目前不知今日之爲何代也

祭永新令管元心文

維昔己卯我雅徽釋西曹詡閒黃不得食君亦蒙寃虐於閩棘覩我顛頓涕下霑臆曰汝捍虜功高幾非熙激無怖樹汝臣極　天王聖明汝不久抑果如君言負塗得拭我脫南冠君尚維縶禱於答謝願爲君直執政塞耳匪隸不力荷戈荒裔遠悼澌惻非夏之仲我叨量移横艇石湖約從君婦羌笛爲鼓絃軼拏離呼爐投壺酌酒詠詩庶以欹娛寫此憤悲更綴牽之去不踰時濟濟河干慘慘涼颸我翩老禿襆被而西君曰來茲手可同攜螟蛾敝天臣翔方儀欲行又止遂負前期有來自吳哽咽匙疑驚問何耗元心已而嗚呼昊天賢者如斯庾嶺之傍螺江之陌邑有謳歌野有碑石文耀日星句湧潮汐愛弟身築嚴親名赫他則何憾壯齡堪惜吾宗大士奄忽窀穸[illegible]鄉天如亦鄰孤豺古薛龍蛇洵稱災厄君復繼之兹歲何劇秋颸撼地落葉滿野孤鴈飛鳴寒鴉不下採彼蘋藻酌彼樽斝臨風以招有淚如瀉

宋禪師竹菴君塔銘記

予以辛巳九月寓平湖之德藏寺平湖建自宣德中寺則唐會昌二年之所剏也未有此邑六百載之前德藏雙塔爲茲土之靈光久矣予旅次閒靜搜訪前人遺蹟今無所遇一日步至大悲堂有閣崢嶸俯瞰其後陸莊簡公貯五千四十八卷之大藏在焉已又步至閣之西隅邑侯吳元夢方募建毘盧閣於其上予徙倚低徊久之忽寺僧存修曰盍往觀竹菴君之舍利塔乎問君何人存修曰君名可觀字宜翁蓋南宋教海之龍象也俄隨存修往視瓦礫荒涼殊令人有淨域黍離之感塔傍僵立一碑存修曰是禪師自製塔銘曾有亭覆之今亭已圮碑亦漫滅不可讀矣予益爲延竚唏噓是夕夢有瓶而髠者持綠疏索建碑亭疏末題有宜公後裔數字予心知爲莊簡手筆醒而駭汗浹背噫嘻竹菴君之靈驗彰著乃如此哉或曰當平湖建城時舍利塔幾爲版築所夷前令謝公良弼夢一紫衣老僧自稱竹菴和尚以塔相累虽日因爲尋訪繕治遂立幢以表之今復通夢於逆旅

之人求覆其片石疑君亦汲汲於有盡之身者或曰君生平著述甚富若楞嚴補註山家義苑其目已載郡乘此外又有楞嚴說題蘭盆補註金剛通論事說圓覺手鑑竹菴草錄菊坡集多至連屋盈車疑君又汲汲於身後之名者予竊以爲不然夫傻填波斯匿之所造摩訶迦葉之所結撰如來每出光怪徵應以相護持彼亦豈有所汲汲焉者要期於利益衆生而已碑亭之建予既聞之吳侯獨共著述之富煙飄雲散殆與荒凉漫滅者等倘遺文可訪尚恃君以夢寐

通之不予棄也嗟乎孔孟之道期於利益衆生而止君乃適與之脗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是則可傳也矣

鴻桷集卷二目錄

鴻楠集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甫著

中鑒錄序

女子無才宦官不識字此千古治安之源也或曰旣不欲令之識字矣又安用此錄爲哉曰龍溪先生之爲此也非以備中官之鑒也以備人主之鑒而已仲尼稱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夫其祗牀安之依食起食御之頤氣指使之此亦何難迫至爲妖爲孽爲鬼爲蜮爲鼠爲狐藏匿於無端變化於莫測乃始悔其

防閑之疎而處置之謬也嗟何及矣周禮閽寺內豎統於冢宰推之二代可知是故桀之放也以末喜紂之殺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溺於褒姒而宦官無聞焉漢唐而降厲階禍始未有不成於刑餘擅權而昏椓在左右者嗚呼奸如顯逆如市節亂如士良後之人君指其姓名何嘗不爲之腐心切齒獨其所謂準者如俱文珍如吐突承璀如王繼恩類皆簡忽之以爲功過之足以相贖也孰知珍也璀也繼恩也乃政市節士良之逆亂之漸乎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繫

金柅而申戒之曰羸豕孚蹢躅當其履之之時踐
[illegible]可消及其堅也至於鑿之冲冲而未已然則其能
殆終繫於金柅者幾何人哉茲錄也山林川澤之不
若魑魅罔兩之形狀備焉鑄鼎者殆深於世道之慮
乎其幸置之於明堂而毋淪之於泗水也

魏文貞公祠記

戊寅仲秋之六日予蒞晋州方修祀典於壇廟出郭
門見有牲醪羞禱者祇訊則魏司空文貞之祠云史
稱文貞魏州曲城人按魏爲今之大名郡在唐領縣
十四無所謂曲城者夙汝滏之晉實頡廉州考之地
里殊不合意貞觀初魏廉俱屬河北道而採訪使開
治魏州廉蓋其所統轄故以魏州槩之曲城卽今曲
陽僞有上下二邑晋治乃下曲陽之地距西南五里
文貞墓碑存焉則爲下曲陽人無疑晋祠文貞於茲

土也宜哉予讀史至貞觀君臣之際喟然致嘆於其
盛也三代而下人主虛懷敬信而倚爲社稷臣者莫
如汲黯黯忤顏數諫知無不言漢武至爲不冠不見
禮遇不可謂不隆矣然卒以戇直見疎棄斥淮陽至
於七年之久而竟未嘗再召黯亦不免有用人如積
薪之嘆其視明良喜起之君臣何如哉乃文貞之於
太宗也章疏凡二百餘上累數十萬言俱極剴切太
宗率皆優容且不徒博聽納之空名而已又率見之
設施形之告戒以爲子孫萬世法迄今誦貞觀之治

米斗三錢歲斷死刑二十九幾幾姚美成康吁抑何盛與夫其君臣相與如此宜非小人之所能間迨於身既沒矣危辭侃論寖遠寖忘宜又小人之所可相安無言者而究不免阿黨之譏毀也夥使人主必遜太宗則文貞即求如淮陽之斥豈可得哉予是以知小人之可畏也雖遇剛明之辟猶將庶幾其譏之一售而其致恨君子之深縱其魂魄已歸冥漠猶不能已於萋菲貝錦也可不鑒與可不惕與或曰公之大節偉矣如隱太子之累何予謂六月四日之事高祖

在焉隱也太宗也尚未定君臣之分特亦兄弟之爭而已兄弟之爭斷之於其父母而外人無與苟其父母許之無弗許也夫高祖以天下禪太宗而後世乃致詆於文貞之為臣也聽斯獄者毋乃失之苛且闇與或又何疑祟禎戊寅九月廿日記

題正宇宗侯出世跡

循端公法名曰惟端鍾陵王四世之宗子所謂正宇宗侯者也一旦棄其廣廈曲旃錦衣鞶帶之榮逃而之桑門聞者莫不瞿然而駭雖予猶且駭之頃讀公之自疏者曰閱歷世途年當遲暮怪此時勢殊異古初輒欲謝關辭嚣尋跡仙釋於是知公蓋有托而逃焉者也嗚呼以尼父之聖而不免於居夷浮海之思況其次焉者乎抑詩有之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公之出也匪敢云壞然已有長往之嗟矣匪敢云畏然已

有哲人知幾之恐矣予不敏不能挽公之轍而竊願有請於公也記戊寅虜入景滄恒定之間梵宇琳宮率為狐山牛鹿所據而予馳驅江北每過精舍輒見兜黎充斥佛前騾馬之糞幾與丘阜等公他日瓢笠所至設覩此而益增其憤惋也其又將焉逃之若曰既已離家室去父子矣曾何有於一宿之遽廬毋亦置之而已是豈公之所以為心與予又聞公之族有高僧別號天隨者今不知蹤跡何寄公如相遇於道途也其試以予言詢之

劉元甫詩序

荆軻與高漸離痲伏燕市擊筑和歌世徒以酒人目之太史遷獨能深知其意曰軻特游於酒人耳深沉好書則乃軻之所以爲人也嗟乎深沉好書也而顧游於酒人哉然而古之深於書者其慨感憤激酣暢淋漓往往與酒相通蘇子美讀書至張良傳良與客狙擊秦始皇不中滿引一太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復衆一太白子美之於酒也深矣然子美之於書也抑又深矣若乃騷人吟客其於尊罍杯棬相須而不能相離也尤甚風蕭水寒壯士不還至今誦之猶足令人瞋目髮指彷彿白衣冠在目噫嘻易水之歌抑亦易水痛飲之餘也不能酒則又烏能詩予友劉元甫屢試棘闈困不得意時以悒鬱無憀扤之觴咏類錯金石而動鬼神因自名曰酒游草而属予爲之序予惟元甫之游廣矣北渡河東之濱渤南陟鼓山幔亭寒暑風雨晦明何往而不足爲其篇什之助而乃戀戀於酒乎其無乃聲中徵羽而姑寓意易水與是未可知也予儗矣

無所用於世有秫一頃有釀數瓿他日彷徨於西南浦間醉而擊筑與元甫歌聲互荅者其必陳子也夫其必陳子也夫

別社序

冬杪篘州友人劉遠孝李雲士過予於見山樓將所鈔社稿索評閱曰瓊曰流曰異曰誠曰小白曰勳曰遇曰昔曰雲曰馥曰玉曰彰曰德曰君求曰符曰子木凡十六人予皆不知其姓名誰何然曾讀雲士試稿奇姿詭態如張旭草書變動不可端倪如公孫大娘舞劍器觀者色爲沮喪此所謂雲手筆絕與相類疑蓋李君云遠孝之高古質異裒亦見之他刻所鈔十六人竟無曰遠曰孝者或遠孝已更易他字而予未及知不然或又詭爲標識以誑予也然遠孝之奇不減雲士十五人之奇復不減遠孝世有目者類能知之何待於予然則茲社也而名之曰別社洵可謂悵於其名者矣嗟乎侯喜劉師服退之所謂能詩之流也遇一寢貌楚語長頸高結之道士指爐中石鼎令賦至於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至險怪如劉幾天地軋萬物茁之何復見熙落於承叔自以爲奇有識者竟亦不謂之奇也審如是則別之一字豈易言哉遠孝其幸悉皆於予其爲正名其爲詭稱其題幾人而予折服者誰氏其人幾文而予賞嘆者何篇無使予覺而驚顧致疑於軒輊彌明之無從覓也則予幸矣

曉香齋記

予以己卯謫吳興十月抵郡蒞問所謂官署者荒圮殆同廢刹假寓城隅旬日捜囊得所携當産金豈傾爲修葺費搆小齋於廳事之東齋前雜植蔬百本野卉十餘株翼以長廊二廊各九楹扁其齋曰曉香取柳惲苕溪詩翠蘤曉香也予惟昔之遷謫者衡月霧露擾陝崖壁因頓於鳥道猿峽蛇山蠻水與夫黃蘆苦竹之間至居無室出無輿往往而是吳興江山風物號爲東南第一飲食服飾之奉園林圖史書畫

之玩隨其所求無不如意而予之來也又當歲豊時和閭閻無事益得偃仰自適　君恩之浩蕩何如哉然則雖其若前此之荒圮猶將安之况於斯齋之告成而可樂也顧予於是而竊自惕焉世之巧宦能吏傳舍其官汲汲於月計日計者多矣然尤莫如遷謫爲甚是故士或監飾於頹廂而不能不靡於放逐或勵志於貴要而不能不隳於卑小遂使朝廷凶事之益施之賢者而有不效吁可慨也昔先臣曾公泉以御史謫汜水尉留心民事[illegible]竭衷誠諸所設施如墾荒田勸借貸拯顛連簡訟獄預消晚汜水至比之單父中年迨弘治中鄒汝愚先生謫石城甫數月大者綱舉小者條敎畢而遂無稗士無惰農總督都御史秦紘亟稱之未幾兩公竟以遷謫終然至今傳國朝名臣者卒未嘗遺曾尉鄒吏目也視世之巧宦能吏其又孰得孰失哉予雖不敢比迹兩公乃生平低徊嚮往〻自有在斯搆也夫將爲勤政課業之地抑豈徒吟哦酬醉之所與幕成書其語於壁庶幾後之君子交惕於無窮云是爲記

贅言引

予讀温陵曾慥類說頗疑去取未當及獲陶九成說郛閱之輙嘆其書亦與温陵同病何者兩君徒欲以奇聞異見矜詡後代而曾不知折衷於聖人至經史中係解之紕謬師傅之訛舛偶為說家抉摘者則又若於採摭寥寥竊以是為兩君致慨往年纂有說郛鈔三十帙思補前賢未盡日力短淺不免疎漏之虞適蔡价臣從閩中來過予見山樓因詢其行笈所挾出一帙授之則价臣手著之贅言也予閱之竟如探

中郎之帳如發安釐之藏無一不超絕常均凡想之外而其置力於經史尤深其最愜者若正論語三分有二之証釋易大過上九爻詞與夬決燭影斧聲之非誣辨子胥鞭平王書法洵可謂剡詩書而不愧俟聖人而不惑者温陵九成之斬錄未易有如是精確也小毖之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夫說家之於經史亦僅小之而桃蟲已耳然或不慎而陷於誕淫邪遁之病往往遂至生心害政而不可止苟有人焉廸之以忠孝鼓之以仁義則虞初齊諧之瑣屑而聖學王政存焉天道人事寓焉安在其傳之而不足當扶揺之兩翼耶讀价臣著作者其幸毋以巨細而為分別觀焉价臣工丹青善大小篆詩歌彷彿大曆諸子復留心岐伯俞跗郭景純楊筠松之術此卷特所謂腹毳背毛而已豈足以盡介臣之奇崇禎壬午夏五陳弘緒書

集字詩跋

古未有集字詩東坡喜淵明歸去來辭遂創此體吳秋幽先生蒞吾江右休沐之餘復效東坡而集之變律爲古得詩八章秀逸渾成直似借書於手不覺其有襞積之勞也先生芥視榮利環堵蕭然其與淵明不謀而合者豈在區區詠歌間哉雖然淵明不肯折腰督郵遽生拂衣之想繇今觀之亦自魏晉放達之習尚耳先生固有超絕於此者他日東坡記韓忠獻事以爲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

者求得欲如樂天乞身強健夫誰許之然則先生之羨慕於淵明亦聊以托之詠歌而已世又誰其許我者先生其幸無爲雲鳥松菊而遂駕焉以孤斯世之旅求也

劉石公制藝序

劉石公讀書南城之隅都將劉公綖之故第也傍有名園縱廣可數百武老木森卉或幢豎或虬偃或蓋張劍拔不可悉數石尤瑰而富偃臥騈植若孫知微所畫雪浪齋物牛奇章東墅甲乙之品者往往而是因石遂盤礴而成一山山巔有亭巍然憑瞰林杪乍陟之驚愕以爲岑嶺湧出不知皆拳塊葘藏之積累也石公負才卓犖素無裘馬聲色之好專志殫力於圖史人已嘆其不凡乃又獲茲園而徜徉寢食之仰

而登山俯而磨娑泉石倦則徙倚於卉木而咿唔旦所流連旁所研味滃然浡然於手口之間其文之倜儻而奇快也宜哉裒予過西佩湖上之居石公之弟方歌宴雨時相國與其奇後先並至予進而揖之衣緋纓蟒修髯電眸而鶴立者相國也峩冠縫掖規圓矩折輝映左右者相國之長君其奇也當是時石公方英英年少旅侍父祖之側議論森發顧盼煒如曾幾何時而相國之墓木拱矣詩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踵事接武以光張前人休烈將於石公是賴其又

何能久滯此圜亭之樂與予獲祇承相國謦咳又獲
從其奇遊今不公弟落能文如此未有請予猶將表
揚之况其乞言之誠若是其慇慇而無已也是不可
不爲之序

鎭國中尉達衢公墓誌銘

萬曆辛丑冬十月　天子建元良推恩諸王國凡宗
室砥行植節悅禮敦詩者撫按據實以聞江西弋陽
王府鎭國中尉達衢公孝謹著稱於時南昌郡庠生
上其蹟於撫按檄下藩臬守令覈衆如所言方會疏
舉公應　明詔疏未上而公以癸卯十一月卒於藩
邸越二十七載己巳八月其子統鉬埜公於新建洪
崖鄉花冲之原來請予銘按狀公諱謀坒字道遠達
衢其别號也系出弋陽僖順王僖順之後鎭國將軍

宸澳生輔國拱樽樽生碧泉君多睍碧泉君五子公
居其四生而數齡覵端歩徐屹然有巨人志稍長辨
方名學書討英英自異壯而耽簡編若聲色屏聲色
若仇讐丹鉛不離於手咿唔不絶於室江西多賢宗
且多才其與公後先馳騁者尤盛經史則鬱儀時卿
詩賦則宗良用晦貞吉孔陽禹卿典故則茂材禪悟
則修叔天隨綺事則崇謙滑稽則履直刻章則澤弘
書法則中美弘之隱之其以孝謹稱者十餘人公爲
最六歲讀内則雞鳴盥漱問寢如禮忽一日碧泉君

泯方酬公脫屣躡辟跣立戶外恐以履聲驚公也七歲孤擗踊袒括骨見衣表血漬經端十歲服除事中淑人如碧泉君而加篤中淑人苦幽憂之病公擽藥鋪扱莞簟若羣婢然婢嘆以爲卽羣婢弗堪也三十一歲中淑人又不幸不祿公擗踊袒括衰毀若孺子恭懿王者事其嫡母陝陽妃敬養備至盧郡守異常敬稱之乃聞公素履澹然自遜不及曰吾愧猶子卽可以知公之生平矣先司馬以嫡祖母郡君之故稱姻婭於諸藩時從游多朱邸貴人然獨於公先睢自

南銓乞休沐侍袁太夫人每晨夕之暇持斗酒豆蔬過夢儀先生於城隅閱所著易象通詩故騈雅或又詣貞吉孔陽抵掌建安黃初武德開元之業然悉數七八年歲時節候風雨寒暑冠婚喪葬六博棋奕投壺酒歌無不與俱者非他人必公也方郡庠上公實贖先司馬馳書撫按趣速具奏俄而訃聞先司馬哭失聲曰嗟乎公終不獲以行衆如夢儀諸君者又安可遝遝啓事而使之抑鬱老耋哉公生嘉靖己未卒萬曆癸卯享年四十有五封鎮國中尉歲食祿四百石沒賜祭如例初配恭人胡無嗣繼配恭人劉生子四長統鉗次統錠夭次未名夭次統鏊鉗鏊皆以例封輔國中尉鉗娶胥氏生孫男三鏊娶熊氏銘曰

彼異乃庸同乃不逢不逢何病邪哉湫躬衣祖如帶衣褐媿公公名倫磨西山其東

貞孝張太君私諡議

私諡非古也自魯展禽漢陳寔以來類多有之然蔵而嚴或有甚于朝廷之議者至於閨閫之有諡巳爲變例而况於私諡乎哉然稽之近代如閩縣林鈴政允中郵縣楊孟惠之女其見於載籍者班班可考未聞以婦人女子細也夫祇行植節之賢或太史所未及陳列博士所未及褒揚不妨徐待論定若乃酒食是議麻枲是執而其生平果有足傳非藉鄉族爲之闡懿行而錫嘉名不免有草木同腐之嘆故茲典於

高隱非宜而於閨閫爲宜吾南昌以私諡著者則有章文德諸公播於海内獨女婦無聞萬有初先生之配張太君改葬有日矣諸鄉族皇皇以私諡請予謂其令孫茹余志銘明然曰若太君者雖公舉而待賜予於朝可也矧鄉族乎請諡之以貞孝或曰太君則誠孝矣事其姑至臥疾三年唾洟穢洗與乳哺之於嬰兒等及疾篤輒又散髮籲天願捐巳筭以延姑姑歿且久歲時伏臘語及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微君之議亦孰不以爲孝然於貞義何居緒曰子不讀諡法乎貞有三而大慮克就爲難太君之恭謹淸厚也始蹈之未必其後人能祇承之即其能祇承之迨於貴顯且盛未必其服之無斁也今茹余以高第漸階膴仕其仲次謙又以徵辟稱循令旣貴盛矣而率其弟若子祇承太君告戒數十年如一日夫其服之者無斁必其感之者醇至而無間也吾於此徵太君大慮之就焉請書其語於石俾後人知南昌閨閫之有私諡自太君始於鄉族庶其有光乎崇禎辛巳十二月謹議

南昌黃郡侯六袠壽序

嘗考棧籍良二千石莫如豫章郡爲盛漢陳仲舉其最著者後此而顧劭褚裒之德量張曲江趙元鎮之經濟唐質肅之氣節曾子固之文章彬彬乎盛矣是故爲守於豫章者繼美爲難若夫臺諫耳目之臣列職閣侍文陛出入論思稱近代清要之選居其任者忽而遷之藩臬大吏已爲怏怏不快况於畀與劇郡如古所謂一麾出守者其爲鄙夷不屑可勝道哉是故繇臺諫而爲二千石者求其繼美諸賢則又難以

予觀於同安黃公抑何其度越前後而邈不可及也公起家中翰旋以物望擢置御史臺當　今上御極初公方冠柱後惠文慷慨敷奏所言慮關安危大計海内靡不想望其風采一旦乃以郡守置公江右卒南昌士民雜然而疑以爲公即不鄙夷我我安能不震聾於公而惴惴與迎公之至止也融剛方爲博大歛奢諄爲慈祥日進七州邑長吏而孜孜勉之拊循勞來士之賢者濡以膏雨其匪賢者亦寬之以歲月而徐俟其成父老子弟之良者被以陽和不然亦教之誨之務使還其天性於是裒所雜然致疑者但知黃公之顧我復我而忘其曾爲名御史且自忘其望而震聾之情也抑公又有難者郡之瘠莫如豫章疲亦莫如豫章瘠也而加之以焚怏懷襄疲也而餉益增漕日亟先功令而後赤子則有梃而走險之虞若其急吾赤子而緩功令又不免身罹烈禍而究無裨於一方蓋未有不顛躓失措者然公終以博大慈祥調劑進並其閒民無轉徙流離困亦無失額天不能災地不能貧環觀海内變故多端而豫章卒相安於

顧復如一日也公以壬午仲春躋六袠諸令長謀稱觴以壽而屬予爲辭予惟公之涖豫章六載矣由是而逆數之其爲太守也則十有三載其繇筮仕而至今也則二十有一載無論同時釋褐之英翺翔公卿者何限即其比肩列郡倏忽晋陟華膴亦又不知幾人而公卒恬然安之公固深於學問者而豈徒德量經濟之云乎昔唐質肅亦以名御史出守吾郡計其年齡似當與公上下未幾自吾郡召爲中丞俄拜參知政事稱宋名臣公殆繼美而似之其幸勉爲諸令

長舉觴以俟　特簡於懸榻之堂也

喻京孟詩序

詩以道性情才人之性情或有甚戾於風人者而况於其餘乎黃魯直曰詩非强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隣罵坐之爲也夫是數者才人往往蹈之是故托於嗟嘆詠歌以揉其剛躁而消險陂孔子之論諫也與諷而少直雖强諫且有然者若夫嗟嘆詠歌之際直諷焉而已耳聖賢之所甚惡者無如諷而獨惓惓著之於詩諫至於諷而怒也哀也一皆溫柔敦厚之旨矣昔之風人每以彈琴詠詩並舉夫琴之爲技末

矣然及其至也窅然而山高水幽渙然而春融氷釋蕭然而木脫露零悵於心而寄之於手和於意而宣之於絃當其絲酣操適器清曲恬或乃感動無知之物歡忻踴躍仰秣長鳴者是其性情蓋有與詩教相合者焉吾社喻京孟淹洽古今爲文跌蕩頓挫左韓右歐當世所共推才士也聲名播海內已二十餘年猶尚伏處丘園俛首帖栝則又才而偃蹇抑鬱者宜其剛躁不平之累未免觸於中而形於言今讀京孟之詩大者被管絃協金石次者撫景物抒襟抱悉總

其歸趣於溫柔敦厚其間亦有旴衡事故慨嘆江河
之作然其思淵其指遠要不失主文譎諫而止所謂
才士之剛躁險陂不獨已薄之而不爲且使他人對
之而神消意沮悦然喪其所懷來而冲然變化於喉
吻焉嘗考詩之深於性情者三百篇而降莫如漢唐
山晉陶元亮開元大曆之王右丞韋左司劉隨州數
人而已然則吾社之有京孟豈近代風人之可擬哉
京孟工書法又長於琴搏拊之間殆有玄解獨悟因
以通於五言七字而世未之聞者與予何足以知之

內閣嘉善錢公奏議序

崇禎癸酉南少宗伯錢公以師錫膺　簡在晉陟端
揆稱一時異數公感　聖明倚注期大抒所學以報
佐政兩載適武生李璡妄言亂政請行首實籍沒法
公閱之駭愕曰此秦皇漢武所不爲者小人輙敢肆
說　堯舜之前必罪無赦遂擬下刑部究治會　上
意欲申飭納言無入讒説駁所擬改票而首輔其恨
詞　上聞通言路前擬似未當公曰安危治亂之關
臣何敢默默抗疏力爭璡不可姑貸與　駁改意佩

相左遂奉　嚴綸翌日公遂引疾歸當公之佐政也
時海內徂於承平務以欺蒙忘玩爲事　上方銳意
求治痛懲所爲首輔復以申韓中之公慮矯枉太過
將有手足無措之患作究簡虛平四箴以獻大旨戒
束溫去察淵與夫刺聞校箴之未可效法較昔大實
箴切直不啻過之二特嘆爲藥石名言獨首輔其憎
其與已頗弗懌未幾遂以李璡之事去公公去雖繇
璡然端倪實不在此嗚呼豈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哉公歸數載其令嗣復以名進士起家其辱

公知邇昨冬就謁嘉禾因出所著奏議屬序簡端某惟宰相之任期於格心而不必期於納誨然虞夏商周以來聖賢之佐拜稽颺言陳謨矢訓往往不廢於殿陛間所進說類皆要於究陳蕩平若皋陶箕子之辭可考而知也近代名相若陸贄與宋則范希文敬輿之在興元也惓惓於無衍物之非而首舉漢高躅達希文條對天章閣亦惓於推恩信減徭役數端及覆致意兩公皆原本道德而無取於刑名焉故其連篇累牘亦與昔之陳謨矢訓無異公嘱起吳會

爲敬輿希文之邦今讀其奏議忠愛淋漓憂深慮遠實與兩公後先鼎足而洋洋灑灑垂經常而揭日月則侃然皋陶箕子之遺音也顧其於公之去就而獨有感焉當公出春明未幾奴犯昌平已復陷雄藩屠戮輔海內日春春多事國用日苦不足言利之輩析及秋毫然薦紳卒能保有其居處田園富商大賈卒能優游自食其產業者伊誰之賜則皆公一疏之力也公之去就豈徒然哉昔范希文入相士大夫相與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能文之士至形之篇詠及其退去咸以先憂後樂之志未竟爲恨今逆酋跳梁至此世未免以致憾於慶曆者致憾今茲庶幾一旦衮衣繡裳之歸于以佐　廟堂而張撻伐奴耳望風懾伏若西賊破膽於希文某知其可計日而俟之矣

跋劉得輿父家藏嚴印持先生手蹟

往印持先生過章門爲予作行楷數卷蘇武子一夕持去意甚恨之得輿父家藏此卷波撇屈曲遒勁絕倫所謂万歲枯藤千鈞弩也閱此乃知曩所悅惜猶非先生極詣因誦卷中唐句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雖書法亦復如是不獨作文立業已也又況於學道者哉先生歿已數載今見手蹟追憶在章門然炬濡墨風驚雨驟時不勝車過腹痛之感適泊舟他口大江洪濤高於九華恍惚與先生筆勢相敵推蓬互觀豁目浩然無際崇禎辛巳秋仲書

謝皖撫鄭潛菴先生特疏啓

伏以 玉陛對揚 聖主重安攘之寄銅符特畀明公爲治亂所關今壁壘初開露布作三軍之氣念軍民交訌風行須百里之才爰採菲葑不遺枯朽思以人事 君之大義尸素非人念生平國士之深知鑊丹何地恭惟老大人台臺品爲伊周世依韓范生壯中原之旺氣士大夫盡歸伊洛之文出先上國之英塵海內外共識夔龍之武揻錘山之雲氣縹緲仙曹挹汛水之霜華涵清澤國風恬蔦竈虎冠共憚威名

露蕭千家鴿面盡回枯瘠聽二十四橋之歌舞盡百千萬禩之謳謠累疏推轂中外之所僉同授鉞臨軒 聖明于焉獨鑒恭天以殷憂啓 聖外夷內寇困示今日之艱難而 上以撥亂求賢兼聽並觀未比尋常之除拜跋扈皆吾肘腋治夷虜尤妨治寇盜爲元統制事在腹心撫豫襄不若撫皖桐之重熟聲名於按部雖九遷非甄敘於銓曹凜平采於 平臺喜一日獲遭逢乎名世比聞一月三捷競傳朱鷺之新聲又知萬歲千秋將於黃麻之盛事某學徒好古才

不如人分　聖代之恥極愧比羊公之鶴玷恩臺之
啓事幸分秋相之塋感激令恩低回往事旀　聖人
之典數頃蹕猶在敵愛其餘生念先子之孤潔而卧
如斯尚愬於庭訓況舒當蛇豕蹦跺之徑視晋陽保
障無殊而令爲鴈鴻安定之人非渤海撫綏弗辨遥
間　新命自念庸晦所遂隘車敢傚言於俗吏風塵
之子坐訂夙駕願歸命於叨公鞭弭之間奈吳興方
當肆覲之人之時雖謭劣亦有從事獨賢之意於今
視符三月會須得請而行兼之漕免千艘時有非常

之慨業求瓜代先告匏繫用布飲氷之恩旋且假教
而至成我同於生我誼既猶倍於師生酬　玉核以
酬知憂敢不先於軍國

上安盧道啓

伏以元老壯猷捷伐久張臬於閫外　聖明獨鑒威
名借彈壓於師中廓淸之事無前旆旌不遠中興之
疏第一琬琰流徽久托龍門獲依枌社嗟言鴻造又
近鈴階恭惟台臺天上石麒匣中文豹問歸仁於克
復道傳孔室之薪捄興藻於後先光續臨川之筆忼
慨希文之大畧桐滕先發低回賈傳於當年横襟太
息向當彩纓之始已高抗疏之名至計純忠軍國俱
家後福　主聖臣直今古以爲美譚一德一心獨深

帝眷乃文乃武又借軍籌蓋寇遍於洛豫皖桐屬
爲腹心之變而計艱於兵食勤撫特依股肱之臣年
來九伐震揚人有更生之望三軍鼓舞士多敢戰之
風問岳家之軍羣酋宵遁轉蕭何之餉萬竈雲屯我
陵我阿行盡歸於吾宇獻囚獻馘屢上績於轅門固
知旅矢彤弓誦經營於江漢又見土田圭瓚盟帶礪
於河山職鄉里末流風塵下吏是父是子久濡滄海
之波難弟難兄並入芝蘭之室向以浮名未鑵誤塵
聖代之弓旌恒思短羽投閒粗慰儒生之繩尺河

期嵩邑謬簡庸流愧上臺搜揚小善謬收一得之長
如明公徽倖宿知尤屬三生之遇時思叱馭憚苦代
危故以望履之思先上司閽之牘簿書錯於戎馬寧
惟百里之才柒棁繪以尊罍終恃二天之芘

賀新建卜侯榮擢戶曹序

毗陵坤儀卜公起家辛未以才望簡授新建令越五載治行卓絕冠海內適輯瑞詣　闕應得擢太天樗掖至爵課征輸不及額檄赴舊任督逋又六載乃得登啓事擢佐度支政蓋唐虞考績之法最久者九載黜陟而已未有至十二載如我侯之賢勞獨著者也當公之再至吾邑也士庶懽然曰公以撫字累故至此於是大者牛車小者肩負襁屬不絕值旱澇頻仍庚癸之呼方急公終不忍因功令病吾民休養生息

一切與爲後期閭閻强然安枕而卧不特榜掠頌繫之不聞而已以故遲十二載而公始得遷秩且遷秩於獨逋之令之後不然侯其足額而後乃膺顯陟則尤未卜於何日也我公愛民之深如此嗟乎世智巧之令類以趨時媚上爲能漢宣厲精綜覈名實當神爵五鳳間吏治遂相競於刻急如延年之奏成手中廣漢之鉤距姑不具論黃次公號稱長者然亦從屑屑焉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至烏攫肉道旁亦蒙勞苦上之意想所泣舉天下之吏固有不

戒而孚不疾而速者自辛未迄今兹十二年間變態
抑可數矣夷狄盜賊之患不已勢不得不多議論多
議論勢不得不有所創革於是賦益增官益盛法益
嚴官盛賦增而法益嚴則令益苦令益苦則久任之
議益切而厭畏脫離之心益甚是故有本寛大而矯
爲摶擊本慈祥而轉爲慘礉者蓋其時實有以使之
公獨凝然確然不少改易其常俄 綸綍屢降冠蓋
旁午甚或斷養卒持檄而誰何鈐下公之撫字如故
俄三餉並亟漕輓更催加以捐助設處不給而公之

撫字如故俄鐫級至再至三俸入或罰奪且盛大吏
譙讓於前公之撫字如故俯仰是十二年他州邑或
魚爛鳥散或斬木揭竿或叩闕呼陛迺獨吾邑弛然
安枕而無他也然則次公第一之稱且不能如公之
貞純無間矣況於延年廣漢之儔與公廉潔如孔君
魚而未嘗以清貧誇詡執持如董少平而未嘗以强
項傲睨此又次公之所不逮而其留意於庠序尤深
士有一得之長者錄之有一藝之佳者口之不置諸
子衿德公甚於其行也徵予言以爲別予惟士大夫
遇合遲速亦自有時次公在穎川亦且八年之久不
可不謂假寵矣然未幾賜爵關内侯甫數月遂陟御
史大夫已竟代丙吉爲丞相又何其登庸若是之速
耶公雖淹滯於吾邑一旦爲 聖明眷注拔之度支
安知無一歲屢遷如次公前此之寵異者矧 天子
方布寛大之政以矯綜覈過又與公之治行相符吾
知其必有合也審矣

羅文恭從祀看語

看得先賢羅文恭公諱洪先忠孝名世文行大儒紹
鄒魯之眞傳禮坊德而命坊欲繼濂洛之絶學易易
知而簡簡易能早私淑於王文成傳習一編淵源有自
嗣得統於李平谷日錄數卷醇粹無疵痛掃百家支
離揭至靜以爲之主力排二氏迷謬闡仁體以明其
宗允矣性教之並存居然天人之共貫夷考生平蹤
履非徒著述空言嘗其射策　大廷讜論正學之衰
已見知於　文陛迨乎堅臥泉石戒愼恐懼之旨益

乾惕於窮居至孝通於神明介節凛同氷蘗蓮洞莫
木至今猶被清風浪閣山川曠古不磨令聞若乃民
物之失所直等痌瘝之切身感事憂時一日未忘當
世經文緯武寸心直作長城他如儀物典章之繁淹
浹過於僑肹以暨陰陽卜筮之賾洞析何數京焦蓋
合體用以俱全亦包鉅細而靡漏列之先賢俎豆奚
七十二子以無慙較彼宋代几筵並一十八人兩允
愜伏乞特賜題請竝看惟勳宮墻

胡君六褒序

客有過予者曰漢中屠蟠隋王勣仲長子光者可以
爲高隱乎哉應之曰在易有之果其龍而潛也要歸
於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乎而已汙濁而不易清明而
易猶之乎易也廟堂而不成江湖而成猶之乎成也
蟠也勣與光也當中平大業亂臣逆子宦豎盜賊紛
擾毒害稍有識者莫不褰裳去之去而韜光剷彩之
未盡卒令梁碭河渚間至今指目無已易不易未可
知名之成也殆甚夫惟堯舜在上岳牧在旁曾不足

邀其一眄而姓字鄉土淡然不存於後世如巢父許
衣石戶之農者斯眞古之潛龍矣我　國朝之盛前
莫如弘治後莫如萬曆　神宗五十年垂拱無爲其
臣勸勉於道德其民謳歌於市夜而絃管於室
行千里者不挾刀劍弓弩航河海者不備萑苻鳴呼
斯何如世哉予意通邑大都遐陬僻壤必有負奇抱
材之士老於山林而不肯出以見試者求之而未得
其人也豈皆身隱而名不傳與今年秋同邑胡文學
乞言於予爲其尊人西昌君壽問齒幾何曰六十問

何業曰誦詩讀書而未嘗希用也問何好曰施予信義予因其年而逆數之蓋優游於萬曆之太平者三十有九載矣噫孰能優游於太平之久誦詩讀書終其身不試以老者胡君殆非漢叔季隋末年高隱之流也予甚異焉或曰厥子文而才潛德之後又將爲蹇蹇之王臣則予逾異之矣

吳城山舟中記

予十二齡隨先司馬官楚藩艤舟吳城登所謂望湖亭者樂其孤曠覺絕自是毋過輙凭眺遲迴凡三十餘年於茲矣崇禎己卯謫吳興携家累經此地適白露離泫落木蕭槭予把酒放歌亭上忽憶比部弟士言未知獨嘯獨吟於何園池臺榭愴然成一律有草樹西風如昨夢江天漁影不同遊之句其後一載予歸里又一載方遊秣陵皖復泊於曩所賦詩處則辛巳中秋之日也弟士去回瞬已逾一朞又八月予離

視息人間抑又未艾而顛華齒豁欲如前三十餘年浮梗飛蓬浩然俯仰誠太平未易之樂事也是夕風壯濤呼雲橫月蔽同舟二十人病瘦拳縮寂無嗟吹隣舫亦莫聞酒語菱歌擬詠數聯追和曩昔竟悽惻不成聲響而罷擁衾達曙乃遂解維

汎鄱湖記

中秋後一日自吳城渡鄱陽湖晨起日晶水澄橫艇徑前遥望匡廬頁天盤迴其外巒阜百餘里或赭或黛或錯如繡或黙如[illegible][illegible]濛如煙霧迴環斷續於激灔之際不辨所謂涯岸也勢既浩濶前帆後艑聯覩凝若中停鷗鳧憚於[illegible]没影亦四絶獨健魚往往撥剌觸犨瞥見而已已乃疎雨斜風突來於是淼漫泫汩者俄而陰曀慘澹砰湃淅瀝舟人俱為愯然時尋汝司令已四十六日矣嗟乎蕭瑟憭慄楚大夫悲之悽悽切切呼号憤發則又歐陽子之所嘆息也況羈與氣如茲湖者哉予獨何心能已於慨

代作觀風錄序

古者五年巡狩之典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今不可考見然其感嘆而作之者必攸介攸止之髦士也孔子删詩列國風於雅頌之前因王者之迹熄而[illegible]以匹夫垂貞觀於萬世猶歟盛矣乃其訓伯魚也[illegible]惓於周南召南之為而鄭聲之淫則以之致戒於顏氏風之美惡殆有不可誣者季札觀於周所嘆賞而流連要不過邶鄘唐魏與夫豳歌夏聲而止而鄶以下無譏則猶孔子之志也江右地為南楚史稱風俗

與西楚相類篇什不見於經然俯仰千百年間清遠如陶彭澤澹逸如歐盧陵奇峭如黃豫章慷慨悲歌如文信國固已超然於十五國之上迄於今而經義之制夫亦聲詠之遺也凡奉　簡書而巡其土者皆於是乎觀焉予下車以來值海寓多故水旱告災意貢彭蠡搖搖於伏莽之虞又以轉漕征輸交萃而責期會日旁午郡邑之不暇其於文事蓋已不敢謝之久矣然按部所歷舊有觀風之舉予猶得遐軾以縱覽其盛兼之近例臺使者必周兩巡而後報政歲月

嵚崎昔頗寬更得博採而詳訂之因錄可傳者若干授之剞劂其清遠澹逸慷慨奇峭匪獨不愧昔人抑又駸駸過之而加異嗚呼豈非其地氣之獨隆哉夫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勢顧其任之者何如耳諸士而誠以廬陵信國自任也挽變風而之於正以翊贊 中興之大猷者將自今日茲刻而始其幸勉旃自愛毋謂予不能為延陵季子之觀也

鴻桷續集卷一目錄

鴻桷續集卷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甫著

史概序

曾南豐論史獨感嘆唐虞之際執簡操筆皆聖人之徒以為所記者不特其迹也與其深微之意而併傳予嘗論其言而疑之然亦惟唐虞之史官與唐虞之君臣適相値為然有其執簡操筆之人而君若臣或不相値則亦不能成二典以詔後世何者欽明文思安安與夫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詞固非可臆度而

懸書也孟氏歷數道統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然必見而知之者灼其精神所注悉其動履之微而後足以傳於聞者若夫史官之紀其急於見知也尤甚譬之肖像者其一坐其人於几案之前察其嬉笑俯仰解衣盤礴爲之兎起鶻落其一出他人圖繪而規貌之而圖繪又或出於拙手則雖竭吾心思技巧其不能一一而肖之也審矣司馬遷記鴻門之會至於東嚮坐西嚮侍側盾以撞衛士披帷瞋目頭髮上指俱儼然其未散范曄敘昆陽事大雷風屋瓦皆飛雨

下如汪洋洪川盛溢虎豹皆股戰此豈可以臆度而書
之乎荊軻圖窮匕首見使當日見而知之者而或畧
也太史公亦一二語而盡耳秦王驚自引而起云云
孰使之突如莫測出奇無窮乎嗟夫後世之史之不
足觀無惑也紀其事而畧其情紀其時而畧其境與
物紀其身而畧其偶情與境與物與偶而俱不存則
亦枵然槁木土鼓而已此無他作於追記之時而非
作於目擊之日也有作於目擊者而又非其良故日
相値爲難夫唐虞君臣不可再遇史之精微殆幾乎

絕乃忠臣孝子之情英傑之偶可歌可涕之境與物
無時而絕也俠乎能者而畀之予友劉石夫博洽嗜
奇雨晦如電早弃制舉藝種蔬十畝之間日挾一帙
而鋤取史漢而下雜編之爲史概十六卷石夫之言
曰二千載之事吾不能得之目擊也而夫人之得於
目擊者吾知之取以爲吾書猶之吾得之於目擊也
遇之傳荊軻遇亦非得之目擊也遇善取之石夫之
言如此石夫之史可知矣今風雨如晦事變日繁古
今未有之奇將於是乎見石夫幸先其近者刋但以

良史之材而徒役役於纂書爲也

見山樓記

予家寺步城陽宋潘清逸先生之故宅也清逸舊有逍遙亭蒼筠老樹岡巒扶疎稱豫章名勝之冠去之數百年風景迴殊曩昔獨所謂方池瀲灔小徑縈迂者尚恍惚延之當日先少保搆廬舍於其處頗爽闓瑩潔常語不肖曰稿食惡廢陋宇湫房今之廉而儉者爲之司馬文正本嘗無獨樂之園也以故先少保質衣而飯而歲不絕締造版築然嘗以居雜市廛非獲仰眺山俯瞰泉爲恨先少保沒而予兄弟若子錢

家道促向之爽闓瑩潔者嚮其半僅存其半顧予雖饔飧不給然未能一日忘先少保之懷崇禎甲戌搆爲石亭於宅傍方竣工登垣而望忽有如螺髻如虎蹲如層浪如丹垩緗碧屏帷者奮迅躑躅於雉堞之前乃大駭詫曰予生於斯長於斯安知西山之環予宅耶念欲告之先少保已不可得則泫然泣下遂搆樓於亭後顏之曰見山云昔李空同與其內弟左國玉遊樿縣國玉生不識山出陽武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恨不即至山予邑胡君者莊孝廉美叔弱年十九與予輩數人步至龍沙陟沙而見崔嵬岧嶤突翹首曰彼青而下垂者其天之足耶予輩大笑幾墜冠夫人固有行數百里生十九年而不知山爲何物者而予寢食坐立與之相狎殆可謂遭逢不偶者矣雖然予固將負笈而老且沒齒於其間豈日見之云乎書其語以券於異日

送別劉客生序

崇禎壬申予汎舟吳會經秣陵友人來告有西安劉客生寓范戶部仲闇署慷慨悲歌芥視千金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次日客生偕仲闇過訪適貴池吳次尾桐城孫克咸方密之同農夫湘潭謝孺玉山陰姜則學安成傅玉生一時聚集秦淮客生廼大合樂奉敖盤刑牲而盟之酒酣優伶喧呼忽命舟從大江破浪而來視之則劉子伯宗也秋夕蒼涼星月疎濛同坐皆感嘆起舞後二年予再過秣陵諸君子各以事

星散惟仲闇君與兀兀相勞旅舍又數年友人使東東旋由客生詩冊縱觀字畫奇偉若鷲毓奔兕驟雨狂風詩亦大抵稱是又五年爲歲甲申予方匿影雁原覩九旬大耋饘粥童子自郭內投一赫蹏則客生已艤舟章門三日矣亟呼見詢曰此西安許男子咸陽烽火燭天何以間關至是走問其故客生娓娓道近狀灑涕西向而詈侵犯秦殿者問客生茲將焉往乃語以兄判虔州行且依之予曰甚善虔去此千里山河雄武之國也自王文成公平龍川剗削洌頭浰

時號稱三十八寨者蝟聚殆盡百餘年間關賈與商我任我簱天下有事是中雖時一竊發無能猖狂以逞也予往矣爲我告於其人日項關弩將率勁卒破賊於彰義門由左諸臣倡勇敢簡拔擊建中興旗旄恢疆濟水之上大江以西朋儕方來艤相慰虞其安於耕鑿焉毋恐

陳翁七十壽序

予少學操觚業書里巷之奇聞軼事而獨厭爲壽文有來而俛者必婉辭以謝私謂東亞之紛若蹇修之誕謾莫壽文爲甚也自崇禎戊巳以來予浮沉南北强半假息田閭或持稱觴之詞相屬輒欣然鉞毫濡墨以從事客怪而問之曰予何前倨而後恭耶曰非敢然也向也一時而今也又一時也向也家無關尹積積黃髮台背而兒齒者不可勝紀也是故愼之今何如哉婋虎鬪於郊封豕長蛇盈於野赤羽日而自

羽月朝屠城邑而損十之八九焉暮攻堡寨而損十之六七焉其獲離襁褓而至幼學者鮮矣況於强壯乎其獲離强壯而至艾者者逾鮮矣況於老而傳而耄耋期頤乎予惆焉企焉見似而喜焉幸而遇而不從見其似則逾喜焉是故樂爲揚揚之歌詠之也又況於其所爲耆者老者耋者服儒服敦儒行而又得名儒爲之子則予之抃舞而禱祠也豈獨百倍於恒情哉予友陳禹士以文章著聲於學廣成侯公石渠吳公皆以國士優之䌓於黌宮其伯仲三人皆能見

奇於予矜之際今冬仲八日禹士尊公某翁壽旬七袠托建安宗侯乞予言以稱觴予在他人之請尤樂而不辭而況其爲翁之譽也者哉客曰子姑徐之禹士暨其伯仲方將對　大廷臚甲乙之榜他日五鼎八珍春醑鞫歷予以沛然之篇詠而介於其側不逾盛於今兹之舉與予曰唯唯否否夫觥穿觴勞之際陟北山而歌岵屺或有循指吾親之歲月欲躬捧一卮躬薦一俎而不可得孰與夫朝斯夕斯操豚蹄挈壺漿以考鍾叟裳於左右之愉快乎翁之樂得於其

子者將在他日而子之樂得於其翁者則在今兹禹士其必莞爾於余言矣

與劉晉卿太史書

許時山君鉄然開閒讀宋撫寧何非老兩疏　太子二王俱遭慘辱似非前日浪傳之比痛哉　少海化爲滑流　桐圭萎爲枯葉而猶恐不能保有一綫逆賊之辠不足言但視此縈縈若若脟鐵劵嗣冠裳者意得志滿於　光宗　烈皇怨恫之日不覺血湧氣塡恨未速死之爲快耳蝦書南來俄而鐵騎踵至毀袂而起者特有一將師閣部然孤掌難支子繩莫挽西冊之毒殆未可瘳吾黨即褉被蕭條亦安所得

號鄉丹鄢爲鄭司徒脊孥之謀也歲月如馳別來遂屆長至屈指僅五十日舊曆更新司天之所須章奏文移之所誌碑版常用之所勒市塵農家之所懸帖遂不復有崇禎二字在目矣人非土木何能已於風號雨涕然尚賴一二老臣銜悲茹苦於茅簷草室之下使過而指之者曰此　崇禎皇帝之碩果也北共亦見似目瞿之一慰與寒氣總至萬惟倍加珍攝爲禱向所言紀載一事曾爲訪求否實錄雖已疏請纂修然汗青未知何日天啓中侍講董玄宰先生因南京

河南道收貯邸報幾數千本慨然自請改南前翼高致如此昨羅紫虛掌科歸里弟問六垣邸報則已蕩無復存又　先帝起居注世絕未有抄本即在長安中秘者近亦委於煨燼除此二種則十七年宏綱藝範何所考信夫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史之云益有不必繇於喪亂者獨至於喪亂爲尤甚於是後世不許於喪亂之史者輒取其相類之人之事而約畧書之痛斥而譏詆之故秦漢而降指次失函端委俱不能保其無纖芥之誣若夫以　憂勤聖主而爲

喪亂顚覆開闢以來惟　先帝一人苟其事蹟不傳則我輩之贊揚將來且以爲臣下之私言而不敢信即或信其數端而不敢信其盡美盡善何也天道誠爲反當而意想誠有所不及也徐偃王行仁義而國亡儒者之說紛紛未已夫亦以其行仁義之實未著於方冊而已十七年之事煇赫海宇非如商周之若存若亡也要須急收而廣羅之且弟所慮尤不在於後世今造喪亂者有人而徇喪亂者獨　聖君與忠臣數輩耳前此或身造喪亂而即身徇國難齊泰黃

予欲是也故公論有其造之之事而錄其狥之之忠雖不得並於方景諸公而亦足垂名百代又其所造之事皆從任事而慨非從諉卸而慨皆從偏執而慨非從好貪很毒驕淫而慨是故學士大夫尤深諒之而今俱有大謬不然者造者未死死者未造死者未造誠爲純粹之忠臣造者未死豈能默默於寢食於是幸惜罪之散軼爲欺天罔人之飾詞冀因善則歸己茲乃過則歸君旣已眾　先帝之王體兼復敗先帝之美名九京茫茫酸楚何極每一念至眞不禁其呼天搶地之無從也伏惟老年翁忠格天人文垂日月爲祈留神爲祝他如前代塡海錄鄧中齋劉須溪文集之類義烈所持或亦未至澌滅遽盡乞共浩若兄博訪之有則廣以相示臨楮曷任虔切

徐孺子先生像贊

自東漢迄今二千年間吾豫章冠佩車騎琲璫絡繹其形狀見之圖會者先生與黃文節兩公而已永平中畫建武功臣於南宮雲臺比於列宿之數今僅鄧高密耿好畤寇金吾寥然此冊之中及考君臣圖鑑又僅三人而俱無之則其像之眞僞復有不可知者矣獨先生劍眉秀目疏髯巨耳諸圖大槩相類在昔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士其容貌與其聲欬杳不知其何往先生特以山澤癯儒俎豆而光饗者至今未艾雲臺之不如釣臺也豈獨一子陵擅高於當日哉繼先生後有蘇雲卿予求其遺像不可得然雜記所載翁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生平未嘗疾病食啖倍人筋力亦數倍人巨鋤長柄略與身等是豈數語已儼然翁翁於紙上呼之而欲出矣秋日淸佳命工依圖會孺子先生之像肖爲小軸設瓜菓酒茗祀之而因爲之贊

大廈將傾誰爲維之怛然其憂大廈旣傾誰爲圖之惘然其悲大廈已遠誰爲徵之愛之拜於荒丘隱痛

東湖之濱有漁父焉庶幾爾儔其形或似其人不可得而求也

涕餘序

五月某日過建安王子侯忽張附公偕僧不孝自潯陽來道三月十九日事相與痛哭失聲越數日會哭於滄臺祠有縫掖某某聞而笑之或憤甚爲舉以告予曰固然箕子歌麥秀爲之序者曰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夫序漸漸油油之章者必其爲周之臣工者也安得而可箕子之哭然則當日即使出涕沱若亦孰從而明之雖然彼之不可也周也若夫恭也權也巢也胡爲而不可且箕子而不能哭也箕子

而又烏能歌乎越數日建安禹卿宗侯投我涕餘一帙盍　君親之淚泄然於楮頴焉禹卿當崇禎間方秉行換授特典夷然不屑日扶犁抱甕於先將軍丘隴之傍飲血拊心三載跡不踐都邑曾未嘗縮百里之符膺一命之寄而忠孝激烈若無所容於蓋載如此予雖畎畝小臣然僅僅仰夫一哭而已實無能稗益纖毫其又安敢禁人之笑讀禹卿涕餘者幸勿以茲編僅目爲禹卿之歌聲其可也禹卿著詩若干卷予友徐巨源爲之序甲申中秋日豫章陳弘緒書

復劉客生書

客生盟兄足下此日何時弟猶然靦顏視息內顧肺[illegible][illegible]攪淚斜負恨懷懟如何可喻徒以九旬有一之大耋在堂莞簟呻吟步履久廢兼之先人窀穸未定卜弟藐孤纖論翻變酷烈形影孑然坐見月復一日荏苒偷生每誦疊山先生近日人才求一璞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之語輒用跼天蹐地然疊山亦以九旬慈母故至變姓名辟穀養氣者二十年崎嶇於唐石蔡坂間哀辭邦聘至再至三而後乃

蹈伯夷龔勝之節弟今者與疊山之遇既殊從此麻衣躡屩奉家慈菽水躬耕厭原之巔慢涼卒歲或亦可自解於知己之前耳至於　中興大業責在能者弟何敢代大匠斲雖顛危之日不忍避血指之苦亦未忍任覆餗之凶也且　先帝發言欲破資格而擢公憤憤持之愈堅況於諸公手握太阿之際乎昨歲已具小揭懇求終養備述賞公業爲代題今豈復有景樂聞鐘之愛哉如盟兄寄知弟決非欺誑之語而長江一帶守禦防備俱無次第哉如季諭即就淮揚言之人情頗便黃牟兩鎮而深懾高今不從其所便而强其所忌觽食樞翁之禍誰其致之弟仰觀乾象此月內太白經天午刻照灼於丙丁之位六之夜熒惑侵歲星甚急每一衛溢星河俱黯又黑氣貫大陵半旬乃散昴星芒角倍常種種俱不免深畢雀之悲而助許伯之働奈之何哉揶子厚有言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我輩處此感慨雄駭之時揚忠義而誅奸逆頼有三寸弱翰或歌黍離或銘衣帶或記西臺聊以寫其灑淚河山馳魂宮闕之情未必不足增光故

主盟兄著作幸不靳郵筒示之弟心神稍安當作小序寄政聚頑礪冠黍借勿敢讓也尊從至止未能稍展地主絲粟而渥賜寵頒愧感交集謹借手附璧詩扇渴欲諷詠所不敢辭狎復不盡區區

弔章丞相文

分寧無丞相有之自前宋章公鑑始而吾郡不知有分寧之有分寧亦不自知其地有丞相章也考史傳章佐度宗以寬厚與人多許可後放歸田里值蒙古陷內地或告章匿寶璽於家兵至輒加大索章方擁敗衾臥惟敝篋貯小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構園傍東湖竹石叢峙花木疎野豐城王義山請得以娛老章慨然畀之其祝躬居鄉若此今距咸淳僅四百年而同里遂不能識其姓名郡志但書曰寧州

高鄉佛塔有宋左丞相章鑑墓而已吾郡如徐蘇兩公或齋磨鏡具於道途或藝蔬織簸湖上而徽音流彼至今炳耀嗟乎富貴為薰心之場爵祿乃顛蹶之穽數十年閒豈少識力超邁志氣勇猛之夫而明炬冢於毒霧銳鋒消於洪罏者無金紫則衣冠黯淡無要路車馬則寢息鼾爆無官廚飯則口腹彷徨於是攫金以售顯秩傾囊以買高第偽學詭行以博推戴孜孜吊吊曾不知煉燼滄竭於俄頃及其勢逐時遷影隨代易則雖貴如章公尚不獲與磨鏡織簸草並

弊稱於簡冊也伶玄有言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廼作弔章丞相文

縈靈崖之巀嶭俯澄江之森茫幾星移而物換空山蒼而水凉紆縈鐘鳴之室陸離冊笏之牀嘻炎炎而罔愉亂寂寂而勿傷悲原田與野草俄瘞帝而壅王劍結駟而連騎曾安間乎彭殤慨慕阜之削成聆濤瀨之鏗鏘指蕭曹兮季代羨丙魏兮名邦走金張於別墅集庾鮑於西堂畢盛德者鱗次誦休烈者雲翔

悵日月之飛電歸形體於巋岡髮隨魄而俱殞事共蹟而同荒坐中書其何歲叩閶闔其何章平津之客何字石渠之紀何長疏抒委於零露雕摘銷於寒霜嗟粉白而黛綠已務嗷而孤藏嘯山都於馬鬣眠牧豎於漁庄碣半摧而莫捫姓偶憶而旋忘歷千秋暨萬歲均類此其誰詳哀今人之迷脊祗嗜進而顛狂跨垝垣以遯陵猶騰躍其弗防蛾燋睫而覺覺鵲鍛羽而驕驕膺九錫而逾默受萬鍾而未央業台背兮佪僂尚矯首兮明光積黃白以延世貿科甲以相望

性有啓而輒沸猴既冠而益猖獗伯牙之琴肥遯在
氏之斧指謂衆口之嘆慕等貢鼓之遠揚爾其戢身
坏土爽拂署衙幾行乍覩丞相之冢益愴東洛之邱
嗚呼梁谿可以容與龍石可以徜徉仙壇之茅可採
海池之鯽可嘗奈何齊[illegible]木自戕彼梟
獍其忽竊豈明哲[illegible]師乎張氤吾將揖乎
公賜笑蟻國之高村臣蔘境之袞袞呼英魂於艾邑
有酬鬬於名場

龍沙別友記

崇禎甲申三月　京師陷史臣清江楊廷麟寓江西
會城以五月六日聞變偕徵辟臣徐世溥陳弘緒日
相視痛哭越旬　南都報至工部主事臣周鼎瀚悲
不自勝沉於河以衆救絕而復甦六月九日偕撰臣
吉水劉同升從吉州來會哭七月十八日　哀詔至
江西諸臣哭於普賢寺者二十有一人已廷麟赴信
州訪其門人徐敬時八月初八日再至臣同升已出
郭言歸與臣鼎瀚艤舟章門遂偕廷麟並發世溥曰
茲別也　舊君之思良友之懷文士之感備焉南浦
傷心之地吾不忍見此盈盈無已其龍沙乎是爲北
郭夙昔所翹首而望五雲之處又　高皇帝閱武之
故基也野曠江清蒹葭秋老可以一痛而返廿三日
行人朱統鉦進士熊緯朱議汴同二臣各以尊酒四
盒餞別龍沙工部主事朱之瑞方草謝病之疏於舟
次招之同坐新昌舉人戴國士亦來時少司空曾櫻
被逮釋歸道經於此同坐皆弗及知國士追至生米
市得　南都議從逆諸臣罪案有磔有辟有絞有永

劉慟子髮牘序

古未有忠臣而削髮者有之自　國朝始靖難中吳脩撰戍學是也時　建文君披緇龍潛成學髡首以從當其狂走重慶棹小舟於柘灘袖楚詞而讀之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痛哭哭已又讀至今聲滿海宇越二百五十年天柱折地維裂遂以　堯舜之主而罹非常之變我二三在籍臣雨淚呼號有緘一函而至者題曰髮牘展閱之曰是予友高安劉孝廉岳生之書也岳生更字慟子即其更字之意固塵

有此然慟子何以料予之未死而投以書予何以未能料慟子之削髮也嗚呼九旬之耄母足以留予七尺之軀而百千親知不能留慟子一握之髮也我則甚愧我友矣慟子何反忝於愧我之友乎嗚呼聖君而脅顯禍則忠義[illegible][illegible]蒙大詬類也　君訴於天而褻故懺者恬不畏[illegible][illegible]在在之靈天罔無如之何忠告於人而褻褻者蓋深寡廉鮮耻之事慟子其又如之何哉然而不可以不告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夫學孔子者豈學其從大夫之後亦學其不敢不告者而已孔子之作春秋也所謂以匹夫告也至於不敢告而但臨流以讀離騷天問而哽咽焉則益生不如死矣宜慟子之未忍遽出於此也嗚呼李陵遇任立政孰視自循其髮已而曰丈夫不能再辱今之倏寃倏虜求如李陵且不可得以視鬚髮如雲者不知誰為巾幗然則此一握之物為累甚大慟子之削此也其又以髮告也吳脩撰之後而有慟子慟子同時有南工部周公浩若聞變哀憤自沉深淵衆叟之出髡而匿於文水三人真能不負此

髮矣慟子之書凡十八篇雖髮牘一則予欲更有所商其他皆足為建武大業之基慟子幸擇忠義以告之而勿輕洩焉其可也是為序

圓棗記

先少保手植棗三株實大而甘脆香沁齒頰殆同北地作梨甲戌予構兒山樓共一頎磔拶摘去之存其二每實熟纍纍案户外自乙亥迄丁丑予以饑驅浪遊戊寅五月謁選春明八月遂澁晉陽己卯被逮已釋繫在邊湖蒜庚辰五月並移龍舒癸未從田間起安慶監軍俯仰十一年間樹雖婆娑如昔而予則歎掌勞瘁甚矣中間辛壬兩載雖幸家食然以周旋友人之難日暑長江又謁史制府於淮俱未得飽啜亦壹

僅今秋安坐皖廬而已考爾雅註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如雞卵滑岳閒居賦周有弱枝之棗元柳貫云安雲棗味最甘又蘇秦說文侯燕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已足於棗栗凡此數者皆士大夫之所津津而桑順者也曾幾何時中田踐於胡牧平野焚於寇陵 天子已不得享有上林之珍異矣而況於晉豫之閭閻哉吁時勢遷移如此予縱獲假息隴畝剝茲實盈於几席而已食不能下咽矣安得如太平之老圃也崇禎甲申七月望日記

讀鶴林玉露

廬陵羅景綸論建炎登極深有取於胡致堂萬言劄子其略曰建炎以來不幸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那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遂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最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

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意此書上於建炎三年閏八月所陳七策如罷和議都荆襄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皆切經邦撥難之務予友張太史溥梓歷代名臣奏議不載此書之全觀者惋惜又七策而僕為五事其條款亦與續綱目不合張謂書多草率苟

正此其証也景綸謂唐肅宗即位無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受之是稱盛德事予按致堂雖起居郎實因此書景綸南渡之賢不免爲尊親而致諱耳春秋之義繼弒君不言即位公羊傳曰隱之也隱之則又安忍勸之是故靈武之事致堂加辨於其貶杜鴻漸獨甚爲其勸之也今高宗不踰年而改元春秋之非之也審矣幸獨之識北狩未遠至於弒也而隱之之心則同未志於弒而隱之弒也而又安得不隱之而勸之然則邪議之臣舉建炎改元以爲

後世口實者皆致堂之罪人也說郛諸書予獨書景綸所著有裨世道不特致堂此箚子而已其論眞正豪傑論事相應受侍從臺諫之攻論諸葛武侯事皆後世臣子龜鑑藥石人宜錄一通於座右甲申七月書

寒崖草堂記

甲申秋搆草堂於西山之麓爲屋五楹中接賓客左寢右貯圖史前爲門屋三楹左右相循相向各二室折而東北爲伽戶僕從之室凡二進又東先少保所搆石龕在焉廣袤如草堂之制而殺後楹左爲倉廩者五爲場者一爲圃者二爲小池者一爲石室者二獨茲堂階址疎野軒窗明豁予時偃息嘯咏其中因顏之曰寒崖草堂以其負山而處幽且有概於居者之身世也堂背丈許老樹龍拏虬攫勢欲墜而不下

若有物掣之者然修竹數百箇珊珊錚錚翩鳥吟啼答蟲語每眾木怒號時別爲清爽以悅高靜之聽距門外數武堤柳毵垂隴禾披拂牛豕雞鶩與人影散亂互相睥睨道上往來樵擔稍車晨驢夕馬類皆有舒徐倦兀意不似近郊衮衮予既無所用於世又抱君父之痛其視城郭也如樊籠視街衢也如罝羅視家人妻子也如徽纆視冠裳也如桎梏視慶弔寒暄也如塞修之誕如官豎之嗁如嬰孩之笑超樊籠脫罝網去徽纆破桎梏謹嗁笑而驅欺誕將於乎是在

誠不可以無記

丙丁龜鑑跋

丙丁龜鑑凡十一卷宋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江由柴望秋堂先生應詔之書也起周威烈王迄五代爲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二書成以忤宰相意下詔獄趙節齋疏救獲放歸田里時史嵩之以右丞相奪情將作監徐元杰力持不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繼之理宗僞於公論復擢杜範范鐘於政府而進元杰工部侍郎未幾元杰暴卒杜範入相八十日又卒史璟卿痛詆伯父之惡又暴卒史所載皆嵩之

之爲也秋堂此書借唐相王播納賄貪位事陰刺嵩之懇切危迫犯其怒必深其得免於天雄烏喙之毒者特幸耳書旣上不數月而嵩之罷未必非讜論開悟之功也然宋事至是益不可爲嵩去而似道宜中輩踵接天水之裔遂不復再覩丙午丁未之厤矣夫箕子陳範先之彝倫未有綱常亡而國不隨之者亦未有亡綱常之人而猶可以開邊驅戎英才者後之人君其幸無惑於浮說而負秋堂之苦心則此書不爲徒作矣崇禎甲申中秋揚太史機部從上饒返棹出

先生詩文見示遂持歸索亟鑑同讀因爲識其梗槩
近有續秋堂書者於淳祐丙丁絶不一及嵩之事既
已失作者之旨且事變所起悶迻旃蒙困敦攝提其
非丙午丁未也又奚事拘拘於丙丁而重之以續爲
乎予以是益嘆讀書之難八月廿二日陳弘緒題

熊母六袠序

嘗讀史至范蔚宗傳列女而不及孟博之母竊以爲
恨歐陽永叔以文章著名嘉祐間而韓國鄭夫人聲
稱至今夫才華不如節義孟博之母能使其子與李
杜齊名而不能以其姓氏與韓國並垂此史之失也
易於二五之爻義主君臣而亦兼及母子故其繇曰
于九家曰其子和之母道之盛者莫如坤六五之黃
裳而孔子特以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及復
贊嘆而不盡夫門閫之間安有所謂事業要於其子

發之而已是故其道莫備於直方直方而大此臣道
之盛而亦子道之極也予友熊子文豫章之才士也
然耻徒以其才自見生平傲蹈頹要歸於節義世共
以孟博奉之當癸未試士南宮 先皇推廣薪槱之
化加倉額至四百人時子文以中州名元裒然其間
當國疏請於 朝曰詞林之縣庶常我 成祖特斷
之盛典也 成祖以癸未改試期而 陛下亦以是
歲改期率由舊章其將在今日乎一時薪貴有汲汲
如恐不及者子文獨爽然不屑竟不與試而蕭然襆

彼以歸或挽而止之曰子名元茲選因應首子何庚
歸辛過往不頓也子文歸幾兩月而非常之變聞於
江右子文長號失聲曰吾惜吾歸不然吾且從李總
憲與給諫裂血於燕市矣且借吾輩會哭於濟臺祠
至於哀感路人哭已輒指所謂王維皮日休者而痛
詈之嚙齒穿齦握拳透掌無以瀉其憤激也於是知
子文者曰此誰氏之子異日其殆爲直方而大之名
臣與子文曰吾固周之所自出也曩吾祖母善恚吾
母不解帶而左右之醫不效輒刲股以進吾母不惜

臠肉於吾祖母吾敢惜臠肉於　君父之前乎嗟乎
斯真孟博之母矣昔者子服惠伯之釋坤六五也其
言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上美
爲元中美能黃下美則裳夫一事而衆美備者刲股
以愈其姑也宜子文之佩服其訓能節義自持而直
方以大矣甲申十二月中旬爲周太君六十初度諸
成友謀奉觴而侑以辭子文曰吾母稱未亡人且負
普天率　土之痛敢辭諸成友曰不然孟博之母求與
姓氏而不可得今去之千年而猶使人致慨於蔚宗
若夫里有孟博之母而寂寂無聞吾黨之責也且太
君有丈夫之子三皆以才行著名元吉之占殆將再
驗屢驗夫固不止於一驗而已吾黨又將有以務之
於是子文不能堅辭敬諷其辭以授於酌者按太君
溫恭勤儉美不勝書書其大者亦史氏之法也

豫章村田樂府題辭

宋范文穆公歸石湖往來田家得蠶桑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號村田樂府予告養山居與老農緯耒索綯祝雞鞭犢采薪桵嫁茶麥依則隨意吟哦得若干篇亦題之曰村田樂府而冠之以地蓋循文穆之志也考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又有豳雅豳頌以祈年而祭蜡七月大田良耜諸篇是已古聖賢告誡其君類以先知稼穡艱難爲務故風雅頌皆不遺乎田家

庶事苟存其意雖後人乎時遠風之句勑禾當千之詞與夫荒遐方社柳秧歌牧牛童唱俱可以被之管絃授之工祝不必其爲三百篇矣前歲予奉 命屯田河北頗欲導滹潰引淇泌墾膏腴庶幾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之風已乃他移不果今干戈擾攘如是而予僅叔袒蓬蒿朝謡夕詠豈不愧此十畝之桑乎然文穆之冬春行打灰堆詞至今見稱於風人則予之茲篇存而不廢焉其亦可也

讀五代史王進傳贊

歐陽公作此傳而致嘆於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無異豺狼之牧斯人謂進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爲尤甚嗚呼疾足善走如進而無他惡予之以彰德節度使未爲甚失也非有疾足善走之能策敵而逃剽掠過於赤眉黃巾而割符錫壤比於周召其視進又何如夫豺狼之牧斯人也饑則噬之飽則已未聞其已飽而益噬也然則颺去之鷹當亦物類之賢者也永叔之傳五代也每傳皆慨之皆嘆之使其閱

此將又不勝其慨之嘆之矣豈獨永叔苟非豺狼其心聞且見者未有不慨之嘆之如永叔也然而晝是策者詡詡自伐世亦莫敢議其非則是慨之嘆之者而亦絕響矣予又聞五代時李愚爲相無所事事廢帝目之粥飯僧然其貧至無屋居明宗遣宦官視之敗氈弊席四壁蕭然嗚呼士大夫好以粥飯僧相詆粥飯僧亦豈可易得哉

未央宮瓦硯銘

堅於石潤於漆閱人代如雷疾東海淺俄復溢竭此水滌老質歸陳子刀在摘招歲星祠太乙祓不祥迎諸吉暫百年居陋室嘆魏臺硯晉帙

識麟書後

粤歙人汪東叟名若海嘗靖康丙子以太學生進南道總管張叔夜幕府憤時事作爲庾詞凡一千二百餘言號麟書其曰麟者何靖康帝也中山者何王室也麝者何康王也相者王黼攸攸者蔡攸閹者童貫也一豬治燕者郭藥師守燕也尊狐者何主和弃地之臣也黔驢者何郭京也北藪之北崛有異獸者何女直也戎孑者何二酋也狒狒山猙者何若海自寓也海爲此獻之靖康帝其言若操左券及京城失守

復徽其書抗粘罕請存趙氏正統海真奇男子也甲讀文山指南錄謝翱西臺慟哭記及復諷詠奇其文哀悼其志與夢書實相頡頏翱所謂季漢所謂唐宰相魯公張睢陽顏杲卿亦即海書麟書中山之微旨也嗚呼天地晦冥中原板蕩一時豪傑忠憤士目擊其變欲開口齊舌一吐出胸中約結而卒不敢或隱之他人或托之異類使見其心者低徊泣下不則落泯於敗簡殘牘之間而已誠可悲也然是兩君者其文幸已傳世其姓名亦幸炬赫天壤予更悲夫靖難

之際如雪庵和尚補鍋匠塞馬先生玉華山樵衣葛翁之徒問其誰氏之子何方之族亮杳然無從而致詰並不又可悲也與傳稱若海受知高宗建炎初疏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謂天下如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異辟以自隨辭不赴又獻平寇策大槩謂爲國家者當使盜賊爲我用不可拘常轍失英雄心爲國患維時剌馬友走李宏曹成住劉錡敗金兵

出若海計官秘閣竟不獲大用而死若海爲文操筆筆立就蹈厲風發今其傳者僅鱗書云

請蠲皖屬錢糧疏

爲請蠲　明旨催陳皖屬寇荒慘狀仰祈一體蠲免以莫免避事該臣於崇禎十六年六月具有民困已極額賦難輸一疏懇　恩豁免皖屬六縣錢糧臣趙在東南未獲捧誦　明綸頃接邸報戶部尚書倪元璐一本欽奉勅諭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仰悉我皇上俯軫重地遺黎不待念及殘破之區雖未經被殘而孤城僅存村落俱盡者亦蒙　天語廣被臣焚香跪讀益感嘆　聖恩之浩蕩無涯矣除潛太宿三

縣久遭殘破蠲免無容再請獨懷寧桐城望江三縣雖幸保全而其慘若有更倍者臣敢披瀝於我　皇上之前蓋自萃左煽亂逆獻繼犯環皖屬各邑用兵已十餘年抗守血戰迄無寧歲今西抵郢襄北接汴洛悉遭蹂躪焚蕩僅此數縣屹然豈獨臣等捍禦之微勞哉實皆小民膏髓殫殆夜廢寢處支持以至今日然而困矣傳矣計四境之間死鋒鏑者十之五六死災疫者十之三四逃亡復不可勝數婦而遠鄉與其無人饑而近郊形影幾絕又甚而城市僵尸彌望

一切良田沃壤相率委棄臣與數員令長慰勸招徠
流沸仰向非無感動而歸者然有人或缺牛種有器
具或無棲止兼之寇警頻傳風鶴惴恐既與太平者
衆何有故土之戀即使盡蠲租賦猶懼遷徙無常一
聞征輸勢且鳥集獸散而三縣之土且曠置而不墾
矣又安望其納土之毛於未耕之日哉臣所爲伏讀
明旨感　恩再爲呼籲乞將懷寧桐城望江三縣荒
照潛太宿殘破之例一體蠲免俾臣等得以悉心安
揷也庶幾終事好義之風尚可相期於後日厚望

存留錢糧如　孔廟社稷祭祀之費暨廪俸守備驛
站夫不容缺者或酌量徵收或徐俟補足亦併恭候
部覆臣當嚴爲申飭勿使貪墨絲毫浮於額外以負
我　皇仁如天之大德也

書燕遊草後

燕遊社者萬曆初南昌諸孝廉之制藝也成於乙酉
公車從順以燕遊聯社計十六人而先少保與焉其
後登甲科者先少保而外劉公曰梧周公著熊公宇
奇丁公此召袁公懋謙李公啓美劉公一爌蓋翺翔
於丙戌乙未辛丑者幾居其半於爍哉盛矣先少保
功烈品行載於國史他如大理卿周公著守成都走
香酋則陶長沙之禦杜弢也少司馬劉公曰梧巡撫
薊鎮則寇忠愍之鎖鑰北門也方伯熊公宇奇督楚

學則歐陽永叔之衡鑒也檢討李公啓美論　冊文
疏則王元之之封事也又連州守鄧公文明賦逼徐
庾文追晉魏字法米南宮與丁公此召袁公懋卿劉
公一爌俱以詩歌制藝著名在連獲佳石徙倚其下
屢日失詞直指罷歸歸乃并日而食笥中僅得一布
夾衣苦寒輒與夫人更衣之檐冰垂垂夫人不能下
榻公亦竟不能出户也其著雅餘集咸賓錄同社推
爲楊用修胡元瑞一流者又有羅公曰褧兩公皆終
乙榜予豈隨先少保杖履得以通家猶子詣諸公時

少司馬頎面巨鼻聲佩保如洪鐘大理頎而秀方伯
修幹而和容連州偉軀蒼鬚步履偉然自崇禎戊辰
先少保捐館舍十餘年間老成淪落殆盡茲社遂無
一人存者而予且委頓南北哭父執哭鄉先輩又不
止區區十六人矣嗟乎更數十年後吾子若孫即或
能識諸公之姓名其又安知先世交情何如一時哀
事何如幸茲刻之尚存也書以貽之且以尊手口之
澤焉

祭奉直大夫豫存兄文

甲申秋仲八月予方苦河魚疾臥兄山樓應門侍一
剌趦趄躡嚅亟索閱則吾豫存仁兄之訃音也曰烏
有是吾病瞶掩窓從帷中微觀耳躡履倚欄再閱之
信然長號幾絕嗚呼吾兄而遂止此耶叔孫婼齋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范文子反自鄢陵亦使祈之俄而
兩公果死兄得無傷痛　君父之難而蹈古人之為
與不然則是天道之夢夢也兄之敦行累仁睦親信
友既弗獲陟於三事九列抑又艱其似續庶幾期頤

無疆以慰百千之禱今復止此天道不應如是然則
其為叔孫婼士燮之灾決矣嗚呼兄幸左右爲湖翔
翔白雲之鄉而予猶戀戀塵世既哭吾　君哭父執
李愁明先生哭吾友吳給諫和受哭吾孫任濟茲又
哭吾兄顧此身世眞同涕唾兄何以祈之而得予何
以祈之而竟不驗耶兄與予先後皆在皖幕皖將帥
時有不戢者兄凛凛持三尺人比之段太尉而予値
事會艱危動循前範然世變江河吾兩人籌之已審
叢南宋諸賢如向伯恭陸君實皆未嘗鄙夷帷幄參

佐其時幕府闔然令居是任者大興兄固不欲與噲
等伍弟亦豈忍局促老兵之隊此固吾兩人之深衷
也嗚呼兄歸兩載予歸一載自城南招提一瓶杳不
相聞予方卜築西山晨夕慈闈兄亦構數椽湖東雖
黍吟哦兩人過從之約綢繆未艾而今已矣不可復
踐矣記予為豪官兄推閩室避禍皖城左資右弼惟
兄是倚入境樹大旆喧鉦鼓以迓旅人於李陽渡者
庚辰之仲秋八月也今去之四年而又以是日聞兄
之訃仰視大耋俯盼童僕莫不奔走咨嗟羣說前事

而淨下殉予其又將何以自抑乎嗚呼白湖之嶺其
雲涂凄艾溪之濱其風於邑加以秋之為氣蕭瑟慘
慄雖其尋常離別有不勝惻惻者而況於吾兄之雖
耶況於其所為別者又死生之際耶嗚呼婞之死其
日戊辰士焚之死亦以戊辰而兄乃以庚辰歲在龍
蛇賢人之阨今以三者觀之月耶日耶無亦能蛇之
是忌耶無又蛇之殺機淺而龍為甚耶事有偶同而
可以生後人之感予特表而出之以申一慟兄其有
知亦可莞然於泉壤矣

上黃撫院書

某來此因衙舍未定兼有初到酬應尚未獲料理諸
務昨台臺知遇有加輒敢披瀝肝膽孟氏論榮辱之
關惓惓于國家閒暇非必抱鼓不警烽燧盡銷而後
謂之閒暇也有太平之閒暇有搶攘之閒暇當此補
金浴鐵之日而左兵既去闖獻未來不可不謂千金
一刻之時矣將帥殊未見意表作用得無猶有所待
然過此恐機會不復再來良可惜也仰悉台臺於清
餉一節備極嘔心然此特軍務之一大端耳既已定

核就緒尤須料理戰士為急此中舊兵五千兼以新
募五千豈無敢決衝鋒之人似應傳諭各營列為數
款開報一勇力異常一技藝精熟一諳知某處形勢
一疾足善走可備偵探一曾經某處打杖有功一解
火攻一習水戰一通曉天文占候使各營將領據實
逐款造冊登報其尋常無長者不許混冊然亦不必
條華但核其尤者台臺而加閱試如果得實不妨厚
加賞擢中有堪備將材者立行甄拔若數款中俱無
真實足用者則本營將弁之才可知便應易議更易

知此則人人鼓舞刮摩以求自見而各營將亦不得
混收充數之兵致糜有限之餉也此冊既造然後總
計某項已足某項尚缺大懸明示咨訪填入漸次剛
除無用悉補有用將類伍散卒遂可轉爲堅壁長城
此實目前最要之務也杜少陵云我始爲奴僕幾時
樹功勳行伍中固不乏登壇之選伏惟留神

鄧鴻逵七十詩引

虞伯生詩曾川尹先生致嘆於甲兵未息呻吟未起
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鍾於其家吾鄉當崇禎癸未
間獻賊從茶陵攸縣入劉茺保諸巨寇助之遂陷廬
陵宜春江右震恐征調騷然楚兵踰潯陽越新吳大
肆毒於吾邑之西時有龐眉皓髮數人楚蹙至會城
問無恙爲誰皆夙昔砥行之耆也益信伯生之言非
罔鴻逵鄧公亦以是歲遭悍卒躍馬熟視皆釋弗豁
引而去吾不知公生平何如其爲鬼神護祐如是則
其鍾渾厚淳固之氣獨深可類而卜也公承裼以來
而其子已哀然舉　大庭之對又不閒當時會川有
此今年秋公甫七十在禮曰老而傳諺曰古稀之歲
喀傳不獨於其家將於其國稀不獨罕遘於太平尤
未易快覩於干戈之際也如公者詩以觴之爲宜詩
曰西山崔巍庶幾企而豈惟企而庶幾駕之歲不能
凶匪以其資兵不能加匪以其威威或致寇資或召
饑惟仁惟厚克昌其兒我歌非諛與公永爭

鴻桷續集卷二目錄

鴻桷續集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孫致彌重梓

寒崖藏書記

孔氏藏書於其宅之壁至漢武帝末年魯共王壞壁而出之登堂而聞琴瑟鍾磬之音其所藏者尚書論語禮記孝經而又在仲尼之宅竊安能焚而李斯安能盡其示異而告人也固無足怪魏安釐竹書藏之於冢晉太康二年汲郡不準發之而紀年穆天子傳乃傳人間南渡鄭思肖以鐵函重匱稿其自著之書

沈古井中幾四百年忽騰出於吳郡承天寺完好如故夫士之佩物也何有於竹水之腐物也何有於鐵然皆逾久不壞近代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覩轉藏間藏上嘖嘖有聲異之令緣藏登頂無所見惟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臣僚事皆世所不傳者彼其嘖嘖之聲誰實爲之書之厄莫如兵火爲甚董卓移都黃巢僭號以至金酋北虜之入中國其焚軼而銷藏者不可勝數然故家鉅族梵宮琳宇之篇名山與祠神林鬼塚之祕廋記口授之牘卒有不能儘蕩至盡者予以是知聖賢手澤如尚書論語之類固應神物呵護其他忠臣義士之傳精神志氣所托水火土石風雨雷霆盜賊戰鬬俱不能爲之災也而況於蟲蠹乎予束髮好觀書迄今逾不惑且八載殆將老矣而嗜之尤甚曩曾爲酉陽藏書記又爲續藏書記世遂有好事而物色者比歲闖跳於西北獻擾於湖湘胡騎馳突倏忽計牙籤縹帙委於荆榛煨燼不知幾何邑幾何家繇是積書之室爭出所有賤售以爲轉徙避地計而予益得粗備收羅是故其藏較之往昔尤富甲

中秋乃悉發其奇異者置之寒崖草堂而以其常者重本者殘缺者仍存城內時予友周工部浩若從吉州來約以明年二月載其抄本相質又約各選十吏之善書者互錄之嗣後每歲以新得之目審較多寡爲罰聊博一笑嗟乎警報狎至如此此距春二月尚二十餘旬未知浩若之言果遂可踐否而予猶得抄書郭內否又未知更有祕藏之出於坊肆否但得倘此見在種種他日當有發而爲琴瑟鐘磬之音者不必其冢中井底竹書鐵函爲也既已漫記因書以告

乎哉若其謂之何

書都督僉事原任江西都指揮使劉公傳後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正德間以江西運糧把總擢江西都指揮使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其廉明每爲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擡以䘏軍士淸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稜廢府之餘財以立官署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一日某御史按部南昌謁　文廟諸生進講中庸至自外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對以文[illegible]

天祥公在生間之縮項曰奈何以專爲之行加諸上至義盡之賢乎且仁至義盡之外豈更有所謂中庸耶諸生嘆服而退公居官淸約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王文成總制江西一見甚重之奏取副參[illegible]命未下而王公卒未幾擢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鎭守淮安按盧公廷選南昌府志統轄類僅列藩臬同都閫遂不錄一人將帥類亦僅死難數人皆　國初事卓犖如劉公竟以弁流略之江右遂不知有此名賢㪅可嘆也百年以來武臣愛死自不必言而共

愛錢也或甚於文臣繇文臣愛武臣之錢獨甚耳愛
其錢甚於是大將之選非廚裁餽遺不能知其繇於
廚裁餽遺則又益鄙之賤之於是武臣之賢者益絀
使劉公如在今日也亦安得以青菜而貿斗大之印
於肘後乎唐制大將如李郭皆㩀三省之尊其以功
茂至太尉者尤衆宋樞密使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
號爲二府率多武臣今欲勵忠節而崇廉耻當以大
司馬一席擇大將之賢且才如劉公輩居之使府登
壇之選者有所勸勉不至以文臣之鄙賤而自弃矣

文臣或以其可備六卿之長也不至桀加鄙賤坐民
庶幾其有瘳乎然大將端矣太司馬又益倍之則如
之何是在文臣之自愛其鼎而已不然武臣中設更
有青菜之劉方且忍之賤之而又何能援之哉

孫太白像賛

自古清高絕俗之士多圖山水而罕貌人物以山水
易遇而人物難尋幽䜌絕塵政不堪著屠沽兒於其
側耳倪元鎮寫五湖三泖何處得范少伯肖像宜其
荒崖斗幅杳無行跡也千載以來惟王右丞圖孟浩
然於郢亭足稱遭遇奇絕孫太白清高過右丞遠甚
而金陵蔣子能貌之吾不奇子徒之畫而奇子徒之
遇太白遂有人於山水之間也子徒隱蘇之虹橋破
屋斗間一介不苟向非太白之雲奐煌骨豈足辱其

墨瀋乎噫妙手淋漓其不遇者何限吾益以悲元鎮
之孤矣賛曰
斯其登日觀觀日出而駭吁之容乎抑披髮赤脚加
奇石而浩歌之踨乎抑宿董澳與淵明而踏高峯
乎吟亦一太白是爲有韻之繪事畫亦一太白是爲
肖象之國風茲兩人之相遇兮誠山水之雲龍曠千
秋而闕筆兮安得茗溪之此翁

武舉錄序

今上應運而興再奠　高皇鐘鼎大江以西密邇
留都實稱畿輔重地時直指周公偕中丞曠公率郡
縣致賀畢於是直指與中丞盛庭日文吏武弁恪共厥
職以對揚　中興休命其典制有未聚者亟循舊章
以聞諸大夫咸濟濟夙夜公乃進而告之曰　國家
以子午卯酉大比而興賢能武亦如之崇禎壬午江
右以他故而廢武闈之役智謀奉勇鬱而未遇其所
以羅英傑而急時變也其以甲申七月十六日試

射十九日試步射廿五日試論策登其姓名於司馬
屏如舊制凡得若干人爲予不佞附言於末簡予惟
草創則尚武功承平則右文事而文武之材處其並
隆者莫如　中興之會詩人之美周宣王也于蒼于
宣獵喉舌而式百辟歸之申伯仲山甫至於六月釆
芑一則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一則曰執訊獲醜戎
車嘽嘽其所反覆而贊誦者惡邦之吉甫壯猷之方
叔也漢光武崛起鄗南時則有卓茂劉昆之崇德敦
行方恒榮之稽古而孰定關中孰平羣盜高密陽夏

征虜之功卓卓不可誣已嗟乎爾諸士抑鬱於承平
久矣幾時事搶攘一旦欲起而嚮重之至列熊虎之
士較射　殿庭設臚傳　賜袍笏宜其有鷹揚虎視
起而酬　知遇策功名者乃寇突於內虜訌於外曾
未嘗一收橫戈支劍之功不幸而潼關烽火直逼甘
泉勳戚大僚有執事伏義殉節者若而人而韎韋跗
注寥寥夫豈茲遴之人材固然無亦遭時遘會不偶
而稍拔涂炭之遺賢使之旅日力田不如逢年此言

鎡基之權不如風雨兵燹也而況於剖符錫券實甚
士之蹠事乎今　乾坤再造　日月重新十干十二
支周而復始直指公方進而翼佐　東攻吉日恢綱
布教以求頗牧當必有蹶然特出如方叔暨高密陽
夏征虜者夫陸遜奮於江左孟珙著於棗陽皆南方
山川之產也近者俞公大猷鐘閩之偏郡威聲赫然
即此鄉劉公綎亦以西山南浦之雄百戰而樹西夷
匡扇國然則將帥固不擇地而生而說者乃昂西北
紺東南亦適足以明其蔽於方隅而已諸士其又安
可以方隅自蔽爲江漢之篇曰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前揹公之寵勉竣事賜畀而不憚三試之勞也夫亦
匪安匪舒之情焉諸士其亦以匪安匪舒者報之王
心庶幾其載寧矣乎

北刑部雲南司主事家弟士言墓誌銘

予以崇禎己卯赴選諭任別家弟士言君於城北之
木樑臺維時秋蔡鴻影在江君酌惠泉釀以觴予曰
兄去湖慕仰不持一錢還有白衣送此物至者願頻
致之實空山寂寞之侶也言已淚泗然下予亦灑淚
霑襟遂別去至吳城為重九後二日泊村醪登望湖
亭西風甚厲細雨斜來因憶君未知獨酌何處悵然
不能舉杯是夕遂夢君追我湖濱泣而醒醒而復泣
抵湖慕仰引例終養聞歸與君晨夕連上書湖之當

事不允乃衆屬邑俾代庖度不能謝便擬迓君相偕
又以消事鞅掌卒卒不暇遣役至正月忽有家屬報
門亟命之入問母無恙庶母無恙外亟問君則已於
歲十二月廿九日長逝矣嗚呼痛豈忍言耶於是閨
室環泣者累月復上書申前請又不允予亦竟不視
事自是而予遂不復有功名之念某年某月日葬君
於西山某原因收淚而誌之君諱以綸字士言其曾
系許先少保行畧少保生子二人長不肖緒次即君
君生而魁梧穎慧七歲與予同學於蒙師符先生時

[illegible]母周夫人供蒙師備極虔恪踰夕輒設牲醪酒脯偶一日忘設師戯出句云盤中此夕無雞肝君應聲曰池上于今有鳳毛師與先少傅皆大奇之年十一爲萬曆庚戌予從先少保山左君就師里塾業日益進於尚書左氏傳太史公班固書悉能貫穿馳騁出應童子試列高等丙辰偕予渉盱江渡劍津訪書於閩之藩署得制義若干篇汪洋自恣有顧涇陽周叔夜遺風未幾告歸歸而遂稍稍淫於麴糵矣君既視悲所爲制義不待攻苦而能益不甘屑屑濡首於是

乃遂旁及書畫歌曲彈絲吹竹六博壺奕諸技書畫董華亭遇其疾閃飛動不減晋魏名家畫似米老而時雜以倪迂蕭然形色之外尤工琴布指爪運掌縣泉泠風徐曲盡幽致迨其撅管而吹梁州水仙子晃使聽者忘疲其倚石而度九宮諸調也幾於遊絲之縷綿縷裊之輕細矣君於諸技工妙如此每作辰良夜左鸛眼右隃糜拂桐橫遂進山人墨客與夫工是藝者與酣飲而樂之所費日不貲而家益日以落於是君遂弃去制舉業而以任子祿仕於朝初試右府

都事半載陟北太僕丞太僕丞惟東路轄茂廣約大名河間眞保順承以迄濟兗彰德諸郡邑歲巡驗所過例遺不下二千金君悉却弗顧又一載陟北刑部雲南司主事君上議於司寇曰開者　陛下愍撫用玩愒之習而用重典誠有所不得已此自　宸衷特斷可耳刑官詎可依阿而廢律乎且大明律之外有恩詔有例有減等其所以生生者不一而足即律者不可盡拘也大司寇韙其言凡大獄疑獄輒畀之平反覆以全活頗衆君又言之司寇請於冬至後設寒

審如熱審例以甦無辜之淹假者大司寇是之而[illegible]弗能行君居官雖克盡厥職然猶酣酒如故嘗某同僚頗亦以書畫名其尊罍招之某已許諾至期遲[illegible]治具伺至日夕不來走訊則已赴某給事席又遣招之卒不來君乃馳書曰某雖力不同科登公亦猶行古之道給事與某讀其書皆怒乃罷席趣至及至君又以言侵之某恨甚遂以考功法中君君歸而貧益甚慨然曰吾欲書而苦無佳楮無陸氏管城欲畫而苦無襪材欲琴而苦無金徽玉軫兀坐敗屋頽垣聊

以弔渭城斯可耳於是盡捐諸苑一惟沉湎於酒是
務予數數危言以戒之君曰兄乃欲弟醒乎醒則安
能忍此酒酒也予知不可救藥屬其故所與山人墨
客諸技藝之士婉轉勸諭卒不可已今竟以酒病死
嗚呼痛哉君晚而好詩著邗江雜詠有竹窗鶯啼細
樓空燕語私之句爲時所稱詩蓋其酒之餘也君生
萬曆庚子七月十九日卒於崇禎己卯十二月廿九
日享年僅四十庶母趙出男滋娶禺公建侑之女濬
亦豪飲後君五年而卒女一適符文學兆嘉孫男一

文巢銘曰

木瘦不暈皆物之灾佩斯釋斯寧處不材多藝多能
事鬼乃諧哀哀原隰空詠孔懷麻匪遨名誕匪涉俳
游心古初膘羸時併我蓺黍稷爰闢草萊既釀清苴
誰惜夜臺哭以薦之吟覓與偕

本言

客有讀山亭問對而疑之者因論曰今 中興伊始
必將有以動天下而示維新動之必先於警服諸鎮
消其尾大之憂其道何居曰予之及此也國之禍也
草茅何知雖然傳有明訓則嘗聞之矣昔者齊侯慮
陳氏之禍謀於晏嬰嬰曰惟禮可以已之齊侯善其
言而卒不能用夫豆區釜鍾爲德於民者也刀鋸弓
矢肆害於民者也爲德於民者可以禮紲豈肆害於
民者而不可以禮禁之哉客曰固也今將何先曰莫

先於聞變而 主上衰痛惻怛諸大臣崇廉恥而引
罪避位禮有之國亡大縣邑君不舉而哭於后土大
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茲之變非特亡數大縣
邑已也竊謂 今上監國入都之日諸大臣宜以麻
公慰 上疾驅而止 高皇之廟率大小臣工告變
於 祖宗以次躃踊哀號如所謂厭冠三日者而後
發 先帝之喪諭天下行二十七日之服服畢 上
當如 孝皇例素翼善冠麻袍腰絰諸臣工素衣烏
閤角帶百日而始釋去以示非常之慟至南北請勢

一體諸大臣皆　先帝特恩簡拔不幸弗獲戮力幽
薊捍禦凶逆更不幸不得從倪范諸公徇遺弓而左
右在天之靈惟有咎夙昔之因循傷今日之慘毒決
於一去庶幾猶可正告天下禮之言曰大夫士去國
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不說人以無罪釋者曰不自
以爲無罪解說於人去國而不以無罪告況於失
天下之半而可以晏然於其故處乎又況不僅晏然
於其故處已乎夫狀鷙也而有淸夜冥頑也而有心
知故曰莫先於聞變而哀痛惻怛與夫崇廉恥而引

罪避位客曰諸大臣去誰與共理曰楩楠杞梓不絕
於山林蛟龍不絕於海俊傑貞賢不絕於國家諸大
臣誠能舉以自代濟濟蹌蹌而至矣如之何其無與
共理耶

秋寨吟序

如峽中流泉而觸車輪之石如荒林寒雨如鵾鷄夜
半飛然如霜鍾渡水而餘韻欲歇如啼猿在於翁仲
之傍如調抝林嘆廣陵散聞者莫不欷噓如老嫗吹
虎諸羌流涕如千年之器色作瓜綠而蝸篆盡消如
黯然蛇腹絲髮之斷如幽洞懸崖古衣冠而翻竹簡
其孰能爲此乎杜陵之老崎嶇彭衙坊郿之間東野
之賢寂歷達州之境聯髮之處七竹石俱碎於子陵
之臺而今又有繼之者王天牧秋寨吟也夫牧曰二

十五而侍先君子雖黍寒殘怡然不能詩二十而弄
三十服子衿課經書秏汲汲於歲試三歲之試不厭
詩四十而衣食妻孥間關奔走無所爲詩今老矣書
望旌旄之隊夕聽鞞鼓之音悲哉秋之爲氣其鳥能
已於吟乎雖然亦有不敢托之於口不忍洩之於手
腕者誰其知之陳子曰是可以序天牧之吟矣遂疾
書而序之

皖城護軍公署記

安廬池太之設巡撫中丞也自崇禎丁丑始時巡撫官署草創幕府之職未備參佐諸賢類皆中丞自辟無銜　命而來者其蒞事之所又皆假館民間越六載余不佞乃奉　簡書以廬州司理護軍茲土至則首言之中丞黃公曰有司庶尹皆有專署所以崇體統勤職業便起居也護軍不宜獨異黃公曰然已又告之曰野不闢矣江不漁矣舟不擱載矣衢不肩摩轂擊矣如之何而更勞民傷財毋亦閒廢之居郵傳之

宅是規是葺矣乎公又亟然之遂以府治東察院故為護軍公署既成余乃為之記曰諸軍亦知護軍之職之重乎曰標營曰戎旗營曰標中營曰標左營曰左命營曰標右營曰標前鋒營曰標後營是其所謂戰兵之伍也曰軍勇營曰安慶營曰廬陽營曰六安營曰池陽營曰桐安營曰太湖營曰采石營曰滇兵營曰師柳營是其所謂守兵之隊也曰總鎮曰副總曰參戎曰遊擊是其頭領之將帥也曰中軍都司曰守備曰千總曰把總曰百總曰材官曰管隊是其統

轄之弁流也曰[illegible]新餉十二萬曰皖餉六萬八千是其稽[illegible]　軍需也戰兵不嫻步伐不習鉦鼓中丞曰問之護軍；兵疲於風雨弛於晨昏中丞亦曰問之護軍偷有缺額及伎盜將帥弁流有冒功及縮朒剽掠中丞抑又曰問之護軍嗟乎不其重哉間者闖跳於西獻突於西南歲益制臺歲增開府於是各制臺開府所屬護軍多或四五人少或一二人有以故吏戚友進者有以參處贖參進者有以賄賂進者有以要路之游揚聲氣之期許進者而其來徑

是職之人有朝而觴酌暮而吟詠一無所事事者有越俎而與民訟出位而獵厚利者有飾駢偶摛詞章而代記室之為者有竝轡而分所畜之牛馬入帳而聽所掠之歌舞者有碌碌而一[illegible]逡者護軍之職雖欲不輕亦不可得已夫職輕而或能重之職重而或反致上下之輕豈非其人實為之與皖於金陵上游夙稱咽喉要鎮張節度萬福之勇敢黃直卿之勛名余忠宣之節義至今與長江湯湯余雖不敏願為一振如前所云云適足以示戒而已後之居是署者

其幸毋忽余言

劉伯宗易選序

今帖括家往往以全力用之書疏而以餘力及其所[illegible]長[illegible]疏恒減書疏之半易於諸經廣大精微者不能究其要歸惟以剿襲剽竊爲務苟取功名而已故易疏又恒減於諸經之疏之半嗟乎聖如尼父其於讀古象變也不免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他若周孺程朱諸大儒窮年皓首於其中然後太極先天與夫傳義之學是以印羲文而質周孔聖賢之於易無一不以全力注之如此夫京房之卦氣

焦贛之筮詞王弼之義理彼其聰明才智既已處乎大過之分矣然且以全力注之而竟無當況於未嘗用力而剿襲剽竊之云乎然則易之言也帖括爲之也而能使之不言則又易之廣大精微爲之譬之酣寢[illegible][illegible]之中狂呼囈語時見眞性之存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不知其然而然非旁聽者無從審諦而別白是則易之力能使之不言而能使易之不言則又選者之力也選者之力顧不重哉余友劉伯宗嘗[illegible]負盛名於海內而尤深於經學曩與吳大尼

有皇明易選之梓其於先正如明鑑之甄媸妍如平衡之低銖兩吾黨既已著蔡本之茲復取同社之文悉加採擇以補前刻之所未盡自余所閱易稿數十家未見去取嚴甲乙當如何宗之選者洵義經之功臣也夫昔人以讀易或至韋編三絕而恐臥誘之於功名之途焉俾習習者因此倒而尋兩儀四象八卦之與斯亦鼓舞盡神之一術也易道之與其在茲選也乎

銅仙罵魏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作金人十二象之此所謂金狄也漢武帝即建章作神明臺臺上作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之中置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食此所謂銅仙也魏明帝敕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簴駱駝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仙人潸然淚下遂留霸城是時金狄已爲王莽銷盡敕所徙者乃建章銅仙無疑因其垂泣示怪敕乃大發卒鑄銅人二

號曰翁仲列坐於東都司徒門外此則象建章兩銅鑄別爲一物與霸城之仙人無涉也前後紀載歌詠類皆紛紜牴牾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金狄或泣則悞以銅仙爲金狄宋錢顥詩曰武皇騎龍朝帝后露濕銅仙古苔繡景初命名翁與仲無復衣冠仍漢舊柏圭大郤高嵯峨不動如山嶽鎮守豈知屹立司馬門九鼎暗移司馬手則悞以翁仲爲銅仙三輔舊事曰鑄金狄立阿房殿前師古云即翁仲也則又悞以翁仲爲金狄博洽如程大昌據華嶠後漢書明帝

在長安取飛廉并銅馬之語以爲徙移銅人者當是
漢明尤爲繫空臆度獨唐李賀詩小序爲得實而又
繫景初二年爲青龍九年不知魏青龍止於五年也
銅仙戀戀西都至於悲泣若深痛乎黃初之篡逆不
欲躬踐其土遂以霸城爲首陽其視苟攸董昭輩蓋
不啻沮洳糞壤焉因代作罵魏文亦猶辭漢歌之遺
章云爾

昔居天府左鳳闕右商庭仰摘參井俯臨渭涇跨璧
門之高島釣瀛州之石鱗橫象席於井幹陳玉[illegible]

神明朝飽琳國碧李夕飡塗陰紫輕（紫輕梨名）聽昭華之
幽吹聆浮金之鏘鳴抗孤掌於雲表擢雙莖於霞陰
接顥氣凌蒼穹溥甘露裁瓊英潔非沆瀣不宿珍非
天漿不停鶴欲傍而猶怯月每照而逾清點穢弗匿
纖埃莫塵聳二十丈之仙標撐四百年之帝京爾辟
何人爾官何臣后宮之盟綏安在山陽之殿陛誰侵
北海之孔遊魂血汚平原之禰逸韻俄埋淵腥霧於
淵水漫毒風於巍城金虎之旌旗厲鬼側目銅雀之
絃管萃伎傷心書山竹而難磬挽飛流而孰澄爾不
能移彼終南之石爾詎能徙予棋斗之形抉吾目於
漸臺戟吾指於殺澠眄曹芳之淪喪看典午之嘷噬
目酸風而灑淚與劉郎其有靈於是卑宮口張舌橋
路於鹿原遂留銅仙灞水之濱其後乃化爲漁翁入
於武陵

書陳陶詩集後

吾邑香城寺西有陳嵩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所謂秋閣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傳衆傳誦予讀英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欲共施希聖雜韻合梓之題曰西山二隱詩尚苦梗羅未廣藏之笥篋甲申秋杪偶過故書店張氏有費君閣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之前所手錄殘已無遺獨希聖存稿寥寥以此集先授剞劂嘗考景南遷吾郡陶獨高臥雁原求一闕其聲欬不可

得況於齊丘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哉世謂陶頗諳星曆蓋有所窺於玄象逆知南唐將亡事或有之然而萃小進用政事不修朋黨比周爲禍陶則不處決之甘不之書矣顧唐詩佳處在於纖巧俊逸而或失之堆積濃豔輒令人迷悶不可耐溫庭筠有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陶然過其瓌瑋驃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古之絕調也吾邑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宗山流水日把其詩吟詠如見其人於古松頹石之間何如紅塵十丈

江防議

先臣丘文莊曰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也旨哉言乎其於我　國家南北形勝已瞭然指掌矣不幸張角黃巢之徒乘我不備震驚　九廟砍及　君父金臺一旦淪陷而　留都王氣鬱然牛斗之間兼以黃河南徙地脉益盛今日建都莫踰金陵豈待智者而後決哉夫馳驅廣野必資長轂崇輪上下山坂[illegible]

倚騏騄驊騮出入波濤必賴艅艎蒙艟古吳楚揚[illegible]問俗習水戰春秋吳以舟師伐楚南北各有其長矣貫限之非可以人力強也然則鞏固金陵莫如專練水師而練水師莫如先議江防要害今以數千里陽侯之波夏浸稽天秋潦浴日兩岸不辨牛馬而欲恃區區蜂蠆之衆芥葉之舟砥狂瀾遏鉅寇其勢非置力於要害不可請以三國六朝南宋之得失而言之孫吳之設險也詳於上游而略於下是故終吳之世卒不得淮南鄧艾迆而廣漕渠置屯田江東遂并於司馬劉宋之設險也詳於下流而略於上是故孝武自西陽而來勢等建瓴元凶劭不五月而梟首戲下吳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號爲十鎮稱重地皆在上游而屏藩江北者僅一廣陵郡而已宋之戍守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岡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蒲落曰彭城曰盱眙大抵下流爲盛而其扞蔽全楚者南郡襄陽之外他無聞焉吳欲備下而力弗能[illegible]宋欲及上而才有不逮斯二帝之所以偏安而不[illegible]

永久與善乎胡安國之言曰欲固上流者必先保[illegible]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因中流者必以重兵鎮安陸使高宗能從其說奔臨安而趨建業以韓岳諸人分布上下而以李顯忠魏勝等從中權重兵佐之宋豈憂粘罕哉奈何眩於和議弁髦謀臣策士卒負忘親事仇之恥因逡削弱不振然則古今得失之鑒居然可考已今楚鎮擁數十萬卒歲糜七十萬金錢安枕鄂渚北來諸鎮割淮揚之土地日尋干戈初逆兵只爭朋展轉無已上誰爲恢而下誰爲守則是

上與下俱委弃之矣半失之而已不能偏安俱委弃之而有不阽危者豈理也乎竊以為用安國說以圖進取莫如此一時之機會為急何者畿輔既為關鎮所復由左忠義奮起延勤王之旗而梟僞吏之首者踵接乘此亟　諭諸將渡汶泗踰淮舂鼓行而前犄角關鎮仍以淮揚兩郡專聽督師大臣選帥蒐卒扼南北之吭以圖應援燕齊如此而大江之下流庶可無虞荆襄漢沔間兵連禍結累月積歲始而民誘於賊不憚簞食壺漿今苦賊且甚日翹首企踵大兵之

至宜諭楚鎮投袂而往恢復穀鄧鄖盧羅若甫平靖邑而移舊撫於承天以為聲援事定即駐師其地則簡重臣開府於鄂綢繆而拊循之如此而上游乃安若夫中流一帶洶湧千里江督控之於上皖撫防之於下似已不必多所更置惟是漢之潯陽在蘄州晉乃徙於柴桑今江督所治則溫嶠之潯陽也禦寇者必禦之於戶綠窓者必綠之於邊竊謂江督宜屯兵於黃州而躬蒞之一以壯沔口之援一以固皖盧之守至柴桑居鄂渚下流設有緩急旦夕可達武昌但以道臣駐防為當三者定而後審度險易揣測虜狄眾寡遠邇創戰艦布營壘以聯之如孫吳之鎮劉宋之戍勿使罅隙之漏吾知東南雖晚尚可以恢進取之圖也

原缺第三十一、三十二葉

禹碑跋

右神禹岣嶁碑一刻於金陵新泉精舍一刻於揚州甘泉書院一刻於滇之安寧州法華山皆本嶽麓碑而翻刻之此則新泉精舍本也爲之釋文者三家楊升庵沈鎰與信州楊少宰時喬楊沈牴牾不過咨嗟洲水數字而少宰於七十七字中其與楊沈合者僅十許餘俱別爲注釋未知何據然暗嵌蹇眠語似晉魏以後恐虞夏之間未遂有此句法也此碑懸之座右玫如仙篆鳥蹟令人低徊不必讀之成文叶之成

韻有文有韻反覺減其古色然則三君之是非俱可置而不辨矣宋薛尚功録夏后氏之書僅得琱戈鉤帶二銘琱戈六字而釋其四鉤帶三十五字而釋其十四薛多見三代款識猶且闕疑如此以此知先儒之愼過於今人當取以爲法也予又聞廬山紫霄峰石穴有禹刻會稽覆釜山有禹書又任昉述異記宛同山堯碑禹碣文皆科斗篆此數者類推當其莫山濬川舟車檋橋所至龍畫螺書散於天壤不知幾何更四千餘年昔剝蘚蝕石沏崖傾有過而不知爲聖王之迹者矣可勝嘆哉雖然地平天成之烈自神禹視之亦几等之浮雲也而況區區點畫之末學者務窮其原本而獲其所恃以傳者焉斯可矣嶽麓原碑予舊亦藏其一俄已失去今衡湘烽火燭天安能再觀爲之一慨

復宋長庚刺史書

四月間承翰示旬日內卽馳一札托傳玉生兄致之燕老大略謂同年之賢者求一掛冠不得非所以曲成高尚且幸門生爲督撫尤不難於一緩頰也燕老俯歸遂巳許諾今果出於路皓老燕不負翁兄之惓切矣春秋戎狄解辨証詳確足補馬鄭未備但伊洛之戎實爲允姓居極西瓜沙之地秦晉誘而致之陸渾在今河南伊陽間被髮因其本俗與齊桓所伐山戎晉公所追濟西戎應是一類而散處各邑大非伊

任皆其族也乞再詳之至晉文奔翟徙以有資易達爲言絶非鄙遠之國時肥都鮮虞鼓城皆白狄別種未知誰爲文公留處其入衛也俱是此等而讀詩者悞以爲北虜胡人得佳解而豁然破千古之疑誠不磨之鴻篇也此時女直薄都城中國元老亦遂胡服將來如田弘之爲紇干李弼之爲徒河氏者殆不可勝紀孰夏孰夷何從別其是非翁兄此書殆有深意當吹闖懸之國門以伸內外之防自不煩致爲耳伸章兄久未聞問不識近況何似珍既拜惠正應慈闈意備感篆非可言喻秋風清爽何時有與滕閣共吐綫幛率謝不盡萬一

長安歲時記序

嗚呼此華亭宋啓明居長安其里所記也成於萬曆末今去之幾三十年其風俗之移易殆有不可規縷者啓明爲此書時値　神宗端拱於上公卿勉於忠厚士大夫習於康莊庶人務本而勤生婦人孺子知禮義而向化瀚海不波蠻夷奇服四方語風俗者必以長安爲歸俄而　熹宗繼序崔魏殺人於輦轂之下俄又　先帝登極宵旰不遑勵愼氏鼙鼓徹於長樂至今崇禎甲申歲而此地遂鞠爲茂

草矣可勝痛哉可勝痛哉詩云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具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卒章云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當周室板蕩宣王能勞來還定而和輯之今復底於安宅世忠無哲人豈患漁陽薊丘之鴻鴈耶啓明此書頗簡約可觀其間庶滿者如元旦燒香東嶽廟賽火爆紙且寸上元燃燈法藏寺萬僧環繞百樂沸空二月二日奠祭餘餅小兒以木二寸如棗核置地擊之日打柭柭四月遊人集草橋醵且博負餘乃罷五月朔至端午人家妍飾小兒女簪以榴花號女兒節中元上墳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於墓次掏促織滿袋則喜十月進牡丹冬至人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日九九消寒圖凡若此類皆宜詳覈而補錄使讀者愀然有兎葵燕麥之感而身任世道者憤然起連呼渡河之思則此書之裨益於　聖代匪淺鮮矣序以傳之併爲增其遺事於後

送曾季子之蒲圻序

昔荀卿子嘗若變物之性與變物之情以爲善言性情者莫過焉今夫天地閉塞霜雪載塗白晝黯淡陰風怒號動植之物靡不拂之而蕭條遭之而慄冽其爲情也殆若不勝然而太和保合正氣堅凝岑寂無倚之中而有歸根復命之意道德仁義忠孝之士而伏在草莽仙於卑位者似之乃若暑之變物也金石流土山焦膠解液出而不可止使人起居顛易其方手足若無所措衩袒不已而至於裸裎裸裎不已而

至於狂有觸衿危坐斂躬秉禮者於其變而反喧之習之嗚呼情可變者也性不可變者也不變其情是無喜怒哀樂也變其性是天失其所以爲清地失其所以爲寧人失其所以爲貞也然而逾甚焉蕭條慄冽也而或震雷無冰或草木中折遂至流汗滂沱者有之則是性與情而俱變矣嗚呼吾未知大冠如箕長佩陸離書字如塗巨形者而善變人如是乎同年友臨川曾季子獨能拔出流俗超然自命每於炎乎可熱世所共趨者漠不動其中懷應聘抵長安邸于旅數武敝來若被孤燈熒熒予過之殊與選人不類今將出宰蒲圻索予一言予何能裨益季子無亦慎守季子生平於焦土流金之日焉斯已矣蒲圻爲郢之名邑春秋夏汭之封包絡溪瀨北負蝦不論錢賦稅之入顧易季子以理之而有餘故予之贈行也不及治邑之事而言其大者以爲別

滿七哭嫡母劉太夫人文

嗚呼崇禎曆盡而吾母之壽遂盡矣今已滿七七之期則弘光元年之二月十八日也而不孝子尚食息於人間徒修尋常之祭嗚呼慟哉尚饗

潘安人合葬墓誌銘

予襄讀銓志當　神廟丁戊間吾鄉蔡九霞先生以六卿之長抗疏拂衣一時郎署遷斥殆盡其耿介尤著莫如司勳心卓錢公已予鞅掌輶軒過鵞湖葛溪間近代良牧長雁不嘆服於永豐令錢公如卓者其後吝自滇南參道憲嗣錢從卓公之賢壘壘志倦予瞿然曰異哉是稱安同產之三錢也伯仲勳猷文章之盛殆與藍田諸呂頡頏其家法閫範足以冠冕東南欲從而諭咨其詳以慰蓼莪崇禎甲申錢太守感山來治吾郡下車而巨寇大猾股栗逾月而悍卒囂服三月而凋瘵悉起甫半載政教大行方謀板輿奉生母潘安人就養儀而訃音至太守泣血言曰某雖以禮後銓部公降服於本生比部公然吾生也而不用吾情吾幾無以用吾情矣請給假治喪將歸合葬安人於比部之墻於是父老子弟籲之當事曰在禮本生沒自願同籍給假者聽然又有降服不得守制之典守生我我安忍聽守之去且給假者自願也非必然之制也某等之留制也非奪情也當事下其語

勉留卒不可得乃手所爲潘安人狀乞志於予予因發案其家法閫範而庶幾入吾之耳者又安敢以不文辭安人系出仁和潘氏贛州兵備副使兩泉公之次女也兩泉公與太守之祖觀察卓菴公同成嘉靖進士同爲曹郎安人誕於長安邸令母乞之乳觀察之嫡嚴恭人生乳之遂締姻好之盟年十六歸於比部如卓公比部少敏異爲制衆梳雅有驚人語時伯氏司勳以文章雄長壇坫比部比而事之金昆玉友寵年矻矻不自知其爲貴介也已司勳使南宫比部[illegible]

兄既已有豐年之獲矣吾其敢怠於蔍蓘乎乃悉以家秉畀安人益專意於寒暑伊吾安人固世家女素嫻梱內諸務而嚴恭人者又以懿美垂則於前安人守其成法推廣之以故尊章先後之奉櫛縱箴管之制酒食籩豆之職井井條條罔不協於至當比部遂不復以瑣屑嬰意日惟拮弄拮据而已歲丙午比部裒然賢書[illegible]居未幾以逢時爲喜而深以不逮二親爲悲日與安人相向而泣當其驅車而令永豐也安人實偕之來粵號巖邑叢奸脊聚在道兼之萑苻出沒比部臧星勿勞益不暇旁及家政安人則以其綜理於私室者而綜理於官署猶之曩昔也其後比部推可城推吾曹安人以病弗獲隨而比部遂慨然動丘壑之想矣安人先後舉丈夫子皆比部躬自課督惟太守以次出纖然猶課督如諸子不少貸延訪名師恒廢寢食每孤燈熒熒左咕右嗶比部挾諸子執丹鉛之安人焚膏朮其相勞意權如也今太守既成進士諸子或遊學南雍或著名東膠或以異等第一受知文宗鵷從蟬聯直在旦暮其他姓擁皋比於[illegible]

氏者十科中甲榜六人鄉薦七人皆其砥礪之效也猗與盛哉比部歸五年而卒卒又九年而太守於例應除部曹主爵欲留之北太守曰吾母固善病自先比部棄孤吾母淚睫盈盈殆十載如一日也吾不南母病逾增劇井於是決意就南授南工部迎安人至秣陵而左右之朝進參耆夕調鼎俎安人喜氣洋溢幾滿大宅迨太守之臨吾郡也引領於垂白之慈庶幾以養志於南署者而移之於西署豈意其竟以微疾而溘然嗚呼何其遽耶按狀安人生而孝慈周

旋中禮部觀察公暨嚴恭人喪哀痛柴立事比部旋
嫕恪敬有敬姜少君之風嘗爲比部置小星比部卒
謝遣之尤篤於姻黨撫其姊之孽子與咻備至同氣
五人有夭者有弃其室家長妾不返者恭人類皆曲
加存恤訓諸子曰兄弟天性難充易隳以婦故失
惟訓諸婦曰毋貴而驕毋內言出梱毋登涉遨遊是
務下逮臧獲之賤御必以道策楚未嘗妄施迹其言
動矩矱所謂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者非與比部好學
博覽於儒籍外尤嗜內典諸書安人傚之修持日[illegible]

華嚴諸陀羅尼喃喃不絕臨終稽首彌陀無異平[illegible]
蓋處富貴紛華而超然有以自異豈獨其家法閫範
之卓絕已耶安人生于萬曆癸酉十一月八日卒于
崇禎甲申八月晦日享年七十有二天啓乙丑承覃
恩政獲　封孺人戊辰　思廟登極覃恩　晉封安
人生子男八人長蔚起南雍廩例生娶周氏通政使
與麓公孫女次喜起爲銓部心卓公後天啓甲子舉
人崇禎庚辰進士見任江西南昌府知府娶沈氏京
衛參軍紹泉公女次殤次肅起仁邑廩生娶黃氏庠

東大參又謙公女先安人卒次奕起郡廩生先安人
卒娶沈氏太學尚醇公女次霖起郡庠生娶沈氏儒
士兆泉公女次雲起郡庠生娶鄭氏淮安府丞二懷
公女女五人長適沔陽州同知象瀛金公子兆奎次
適廣東陽江令華麓虞公子亮寅次適大學士文端
高公玄孫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高兆麟俱先安人
卒二幼殤孫男十六人蔡武景武俱蔚起出喧武著
武奮武若武壽武俱喜起出翹武肅起出印武奕起
出逢武衍武揆武超武仍武　武俱霖起出嗜武[illegible]

起出娶某氏聘某氏詳在家狀孫女十七人蔚起[illegible]
起奕起各四女喜起霖起各二女曾孫男六人[illegible]武
出者四長師秬次師秠次師麋次師穰著武出者一
師昉印武出者一某曾孫女一人[illegible]武出茲以某年
某月　日塟安人於靈鷲山之陽從比部公之吉壤
也銘曰
翟茀魚軒兮綸綍煌煌垂紳攤笏兮其猶未央婦有
德而母有儀兮于以祇受禎祥我操彤管兮勒嘉珉
於幽藏惟茲宰如之封兮曠百世以彌彰

地理慈航序

予少讀書劉士雲猗亭得古三墳乾坤鑿度藏其文辭淺陋擲去之已得郭景純葬經至及氣納骨以蔭所生亟呼士雲曰此宜非僞因爲表章其書海內或用其語於制藁每與士雲相視一笑後又別得玄女葬經一帙中有穴吉葬凶與弃屍同之語金丞相兀欽仄註曰郭氏景純引此又青囊經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詳者亦謂曾爲景純援証不知二書之淺陋直與三墳鑿度無異時假借景純書以欺後世非[illegible]

反有取於二書也予家食以來獲以餘力涉獵太乙奇門鳥鳴風角禽星觀象諸家其猥鄙而託於名人如二書者又復不可縷指頗欲效顰儲華谷作袪疑說而力未逮今年夏曹以木特徐予先刺史緘至山同里胡友生所著見示讀竟蹶然曰是二論十說蓋蔡牧堂發微之奧旨而揚救貧倒杖之真傳也其所言景純葬經簡約明盡足稱郭氏忠臣堪輿[illegible]得此可以盡廢他書畀投炎火矣昔陸士衡欲賦三都讀左太沖之作而擱筆向使華谷握管未必有此了了

予又何能益之以贅言乎記前歲壬崇閒憲長奉命省視　留都　寢園偶相陪於陶英人銓部坐縱論南北形勝時　天壽山佳氣鬱葱　顯陵松栢無恙轉盼之間金粟堆前龍媒去盡萬里孤臣望　橋山如在天上恨不獲從憲長一告哀於壇宇再瞻麟馬讀友生此書徒有泫然涕下而已予先幸以予言告之友生庶知孤臣兩月以來竟廢筆墨之故今雖勉作此序愧不能盡所揄揚也

恒山存藁卷一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介石軒詩草序

邑侯坤儀卜公治南昌名賓大著嶽丁丑遍獲滿將應　明詔而裒續帙所著古近體若干首問序於予蓋絃歌之所賡唱遊覽之所吟咏備焉渢渢乎盛矣嘗考成周之際卿大夫交接互以微言相感往往稱詩以喻志然大抵於風雅頌隨意取之不必其自賦也垂隴之會鄭七子

彬彬擅文學之譽而其歌以享賓者黍苗隰桑草蟲諸什而已其間召康公尹吉甫之流道德優長才復超軼時有所著作類皆關乎袞職民生賢才政事之鉅雖嗜肆好較之塗謳巷號有叟不相侔者詩之道莫此爲盛降及後世論詩者迺有窮而後工之語於是以其權歸之布衣貧士旅人覊客而卿大夫雖嗜肆好之音漸微即號稱大手筆者如唐之張燕公蘇許公非不雕繢見長而其旨近其撫應侈靡之辭而罕親

之實久矣嘉公吉甫之難其人矣予觀我公之作方諸風雲月露凡其染毫觸楮必擇有補於世道者然後形之詠嘆式龢長短句出塞曲抒行其上深而識遠卽寓於道德光輔之餘雖復壽常酬答偶爾賦詠猶然存高蒸氏之遺響焉　今天子繼序中興比者門之成宣處發有如召如尹者出入承明調燮郅隆之理而館閣之選悉從司理令長清華同更　聖代之得典也然則徐日月而矢卷阿以大洮燕許之習者舍我公又安屬哉

賀南昌府儒學訓導許君薦辟序

今天子銳意中興廣求賢才　詔兩京三品以上省直五品以上諸臣擇進士舉貢監士民之堪任守令者各舉一人其不佞拜手颺言曰是高皇帝之所以坐致太平也不圖蒲輪玄纁復見於今日慶其有如劉文成宋文憲楊文貞者之憪然而起乎或曰茲典之廢久矣如近例何應之曰古之取士不遺於版築耕釣惟其賢惟其才而已矣以例爲如以例也亦惟於上下數

千載間準其善者行之而已矣以近爲雖然非例無以解予之惑非近無以破予之拘予所詎歆而傳誦者非　神宗垂裳之治乎考劉公元卿鄒公元錫王公敬臣章公潢王公升馮公行可畏公九思來公知德皆萬曆中之薦辟也或祠部郎或翰林待詔或掌教或國博而復進階奉訓大夫借也諸公多以老而舉又多舉而未蒞職使其出而見之設施文成文憲文貞之功業詎多讓乎哉且夫大有爲之君與名世之

臣之相遇其期必以五百計其相遇之禮必有更隆於蒲輪玄纁者然當其未遇則計五百年間此禮之虛懸而空置也明矣以崇禎視洪武僅二百餘年耳是其於五百之數猶僅半之半之則亦既已近矣況於萬曆舉行之典又復邇如昨也哉嗟乎士不患禮遇之不隆而患致主澤民之具之未備夫女子之在閨閫也惟恐幾儀之簡也迨王僣授綏御輪舅姑饗以一獻之禮而或德言容功之一有缺焉辱矣禮遇之

不隆國之辱也德言容功之一有缺爲辱在我矣而國之辱逾甚是又不如其簡也已南昌司訓嘉興許君以郡守沈公之薦應　明詔行且有日君之司教於吾士嚴於禮躬寬於待士恕於處僚友所入俸悉傾以畀書賈坐兩廡側日取群書讀之咿唔之聲與諸弟子低昂互答抵掌當世兵農禮樂之務浩浩如注三峽諸弟子佩服其教者多以名節經濟自見品行抱負如君者眞能無愧斯典矣予鄉爲文貞崛起之邦

而文成文憲則又君之鄉先輩也是三者予於君乎望之秋書其語以爲君賀

經國大業序

凡天下可歌可詠可驚可愕可悲可溯之事大人有見於中不能欝欝而苟然也必將有所以洩之漢以書疏紀傳魏晉齊梁隋唐以詩賦宋元以詞曲獨至我明而若於無所洩也其所爲書疏紀傳詩賦詞曲之類求其彷彿古人者曼曼乎十不能一二然而歌詠驚愕悲溯之情則固未嘗忘矣未嘗忘則必將有所洩也安歸乎歸於時藝而已夫時藝之爲體也臨矣然雄偉

非常之士以爲非此無以獵功名而致冨貴也相與輕性命而殉之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年或數十年而後庶幾一旦風雲之遇也當其未遇勢不能舍此而他有所營舐毫伸紙之際一切可歌可詠可驚可愕可悲可溯悉借書於比偶而因以甚快其所欲言是故我明之時藝將與漢晉齊梁隋唐宋元之著作並耀天壤不特如此而已屈指三百年間相業如南陽新都永嘉銓政如忠定莊簡直諫如忠愍謀國如忠

宣理財如文襄淸惠軼功如靖遠威寧新建其
初皆時䖏之人也豈能爲時䖏者究可以無所
不能光於文章之事哉予獨病夫不能爲時䖏
者之旋託於時䖏也徒恃爲功名富貴之資而
於歌詠悲激之情漠然無涉旣已無其情矣其
文安能有所作乎自予之沈酣於此道也歷萬
曆之末以迄今茲其間宮府之異同忠佞賢奸
之勝負疏獄宦豎寇盜之搶攘兵農田賦城郭
之變遷其足以動吾之情者多矣而天之生才

實數倍曩昔於是燕齊秦晉宋鄭吳楚閩越滇
蜀不約而皆以聲氣相通嘗試讀其時䖏凡前
代書疏紀傳詩賦詞曲之所不能洩者悉於此
偶焉洩之噫嘻盛哉予友喻京孟喟然曰是他
日南陽新都靖遠威寧諸君之所由肇也安得
以時䖏相標因悉傾郵筒之所寄者遍加評閱
而題之曰經國大業予嫻熊仲平實佐之京孟
高識遠韻衡鑒妙絶一時夫讀之而歌咏驚愕
悲激之情拂拂不能自已者其殆繇於斯選也夫

告晉州城隍文

惟神職幽惟守職明守有玷闕神可以布　上
帝之威而加陰殛至於旱潦災病守亦可以揚
天子之命而祈禱於神須與神交[illegible]之者夫忠
臣孝子悌弟義夫節婦神之所扶守不敢
匿而弗舉其有蠹過愿惡神之所棄守不敢庇
而弗剔而智識所限聞見所囿曾失神之聰明
正直於冥漠之中則拜神之賜者大爲謹
告

告滹沱河神文

昔先王秩祀五嶽配以江淮河濟恒山之麓巨濤瀰溲神則司之宜與四瀆並列爲五而獻享缺然實惟有司之責今菲恭膺 明詔來蒞茲土歆安哉吾民必先格修神祀庶蒙休嘉之錫夫神之威靈能使河冰泮合於俄頃摧之風雨寒燠俱可誠求而應況於河流之常變尤神職內之事其幸無激怒衝突以傷境內之生靈禾稼是某今日之所齊宿而預禱者也謹告

汪叔遐藏墨記

往歲予訪王佐之於游陽友人汪叔遐從石埭來晨夕過我寓舍予亦時至其室叔遐每留予快對竟日輒則出所藏作墨遞相品第叔遐道藏甚富自羅小華而下凡數十家而程君房方于魯潘嘉谷所製尤多予從乞其餘者叔遐以君房玄元靈氣一笏嘉谷金質四笏餉之予意未饜而叔遐賓愔殊甚遂已不欲奪其所好也今年春叔遐遺予書云頃購墨數倍於昔願與

予共賞鑒而道遠莫致予其爲我記之予惟文士之亟需墨與胸孤毛穎並重而古今以此技擅名者莫如新安廼予過新安問之賈人求其黝黑而光潤者已不可數得獨叔遐之藏煙細膠和磨之甚堅濡之無滯洵予目中所僅見也物聚於好之專與強有力信然予於叔遐而有感夫班固贊漢宣中興廼於技巧工匠器械之精好而嘆美之以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至歸之人主政治之效或誑固所論爲迂今觀於爲

問湯盤夏珱周尊垂和鐘叔離磬何莫而非出於三代聖王之世逮乎晚季造作多苦窳苟簡初率爲僞無他上之誅求者廣而下之應之者無餘貲且無暇日勢不得不爾則政治之敗壞實爲之階之言詎不信而有徵哉噫乎予於是而知一神宗德澤之獨深也[illegible][illegible]所藏特文士器用一種耳觀其製此者如君房于魯之徒悉出萬曆間當是時一藝之微皆極於精良他工匠器械之名當世者茶注則宜興時大彬磁杯

則浮梁昊十九佩刀則昆山陸小拙而又有吴興陸氏之筆松江顧氏之繡種種畢備於化且爵長之際今其名姓或知之或遂不及知之[illegible]夫一藝之工巧久而不傳儒者毋用爲悅惜哉於先朝德澤隱寓其間而可不爲之低徊寶愛慎守而謹司之也哉叔遐藏此予固知非如[illegible]物者志之爲而其慨慕深矣發叔遐惠予玄元靈氣已爲友人攫去今尚存其餘者數笏將以誇示於人亦欲與爲問湯盤而並傳之無窮[illegible]

陳母姚孺人壽序

當　熹廟朝有以七宜六議昌言殿陛直聲大著海內者則侍御陳公其人也公崛起建武纂公者遍江右於是南昌相國之令嗣尚賓君顧締姻好於公公遂移家南昌有子伯璣尚賓君之館甥也文而才歲丁丑侍御公之配姚夫人壽五袠諸與伯璣同社者曰是名臣婦而文士母也不可以無稱祝之詞則雜然而前曰夫人之事舅姑也恪恭其待先後也退讓或又曰當

侍御之在甲伏也夫人操井臼以著勤及侍御之處熾盛也夫人曳縞綦以示儉或又曰其課伯璣以文蓺也午夜辰窗靡倦其勖伯璣而勉之於道德也啓口措足而不忘義方已迺旅進曰是殆將繼厤姑而壽考無疆者與予笑問之予之稱斯觴也其亦有冠蓬遊朱衣虎頭鞶褎五色綬帶劍而至者否乎亦有乘羽車駕群龍尾節幢旂奕奕而來者否乎亦又有諸華可爲撥膳麒麟之脯可擗而食否乎曰無之無之則

抃爲引麻姑以相比擬且神仙之事儒者視爲夸誕子之稱斯觴也亦質言之可矣已而曰予閱顏魯公仙壇記記麻姑告王方平語悉如蔡經川云云魯公忠孝人也應無夸誕之說夫蓬萊清淺東海還爲陵陸世淺陋之士聞之未有不抑歛其語者然小雅之言如山如阜魯頌之言如岡如陵亦豈異於麻姑之言哉今諸君所步者朱衣虎頭羽車麟脯然而麻姑則固儼然於座上也抃亦舉蓬萊東海之語以當山阜岡

陵之頌乎他日伯璣以文章榮顯紹侍御之業而光大之諸君又復驅朱衣掾羽車而進麟脯未晚也夫擬人必於其倫而徵事必以其地麻姑者名媛淑女之倫而建武之地之所産也是宜舉以侑夫人之觴

夢賦序

丁仲勝居士夢賦成陳子爲之序曰居士嘗北涉滹沱命酒金臺携蒯緱歷榆關鐵嶺憑吊欷歔已又浮淮泗絃歌羅田故邑登天柱之危峯尋濡須之古渡矣所見宮闕園池山川城郭風雨晦明鳥獸草木蟲魚器物之變態不可勝紀而居士讀萬卷書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歐陽脩之紀載月氐天竺九真象郡挹婁歐邏巴之異文

怪牒居士皆得而縱覽之居士之夢亦神矣哉烏安能得雒陽紙而盡賦之與雖然居士於雞鳴月出斗轉河斜聊示一二使知想與因俱屬無端則既醒之夢與暫息之夢了無有異居士其與達幽明齊得喪一死生晝夜者與周禮大宗伯設占夢之官有吉夢則以季冬聘而獻之於王王拜而受之一夢之吉王者亦不敢視爲輕易今擾擾百年間能向酣眠囈語中快心適意者幾人况捘搆馳騖之頃乎讀居士之賦可

以邀然而㢡奐居士方以賢良茂異應 明詔其尚有治平之書當吉夢之獻于 天子者乎日望之

丁永錫制菰序

昔讀詩至蒹葭白露之篇喟然曰是其涇渭澧滻之遺音乎其土厚其水深其民敦重質直凡過而低徊者慨然有聖賢君子之思庶幾得見其風昔之所企慕望而呼伊人也豈其遂遇伊人也哉疑之也豈徒疑之蓋信之矣篇兮之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今之西方昔之西方也昔之美人今之伊人也然則固有不必過其地而致思者而况覩此蒼蒼萋萋采采之在目乎是故其疑之而深信之也涇渭澧滻之所感固然彭澤鄱陽小孤千尋屹立雄風壯濤鼓蕩無際馬當橫枕於前蛟龍舞而陽侯出是其山川詎止涇渭澧滻之比哉曩予數過之每當颶起潮來雲飛日落雞[illegible]城郭如在十洲三島輒恍惚憁秦風所謂伊人者丙子秋見丁永錫於會城已又得其制菰乎然後信茲地之果有其人秦風所頌溯洄溯遊而不可得者予竟得而左右從之快哉永錫制菰高深奇博鑄古

今而闢天地讀者如對小孤之秀板馬當之雄
傑永錫可謂不負此山川者矣嘑乎彭澤去光
貢咫尺耳當茲冠氛擾攘甲胄肆馳類皆朴刀
捍捧大馬長鎗遞相震戒而永錫閉戶伊吾編
摩之業日盛此何異公子蒙伐虎韔鏤膺閒而
有溫其如玉者在焉予益不能已於蒹葭白露
之懷矣

贈　天恭紀序

今上御極之十年既備禮樂飭法度　念京師
天下根本地　命冬官繕治城郭秋八月　上
駕往閱一時扈遡諸臣咸欣欣然望屬車清塵
賡幾快睹雲就日之頌而太學生臣徐世淳適
在都門躬逢其盛猗與幸矣臣伏覩　皇上郊
祀步禱耕籍視學無一不親舉　王趾若力戒
乎深居高拱之爲而此舉尤屬特典至　諭衛
士毋禁小民瞻望又若惟恐與天下不相接自

三代盛王未見有憂勤厪倦乎易近民如我
皇上之眞切者也周頌之詩曰時邁其邦昊天
其子之繼之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然則今日之昊天可知矣四方之震疊抑又
可知矣臣因世淳而竊自悲也臣犬馬之齒已
及强仕浮沉南浦西山距長安幾四千里無繇
一抒吐納結於山龍藻火之前戊辰季夏曾捧
先人遺表恭叩閶闔又以逄掖之賤不敢越班
次而近螭頭臣與世淳同爲諸生而遭逢不同

如此實命不猶豈虛語哉然而葵藿微忱臣頑與世淳交勗之毋徒夸耀其遇於篇章已也

晉州城守畧

予蒙 恩釋罪謫居苕溪或過問曰幸矣子之受知 聖明也所爲城守事云何緒唏嘘告之曰昔賀若弼推心爲國欲揢外望活竟不免罹禍今某未聞平陳之筭僅保一斗大孤城延遭遇非常如此臣愧且欻復何敢言問者曰 聖明知之予何閟焉予唯唯退而書其事當予之知晉州也㭍崇禎戊寅八月六日云九日往閱其城周員止四里高止丈有八尺耿然一土培

塿而已獲於斯穴焉狸於斯穴焉獾又於斯而穴城既下敗矣步損之而又損之且復上漏予亟召王曹脩而乔乖討儔直工曹進曰晉之役於官者戶召之傭無所爲直與其閒處也戶且納直於官焉可獲白金二千予笑曰此真蠻貉矣亟罷傭直之納募其願爲傭者直與之直民懽呼於未嘗有也俱輸挾杵之聲登登然工聚矣械未備也視庫得大小熕虜砲近八十具予曰倍之可遂召良工倍之他神銃萬人敵火龍

箭弓矢刀斧礌石猛梃以次或製或脩於是下令曰守先火具今擁其具而不知施放有知之者或商或旅或館其師儒恭瓛之署予皆尊禮之不必其皆之人也俄有吕行可曹藎忠出而應令曹山右人訓導君大成之子也予亟拜之曰爲鄉勇百人聽兩君指使人日給以三分之將每十日輒更百人五十日而將之施放火具者遂五百人焉至九月終向之下敗上漏者倏而屹然向之未備者舉而試之標然轟然晉之

人初不知予何爲也是月奴遂擁衆毀墻嶺而入矣十月五日予捧學臺試士之檄偕各州縣請南宮太守范公忽告予曰奴入矣予曰茲之入奴且有所嘗我非備勢必及真保盡遣州縣歸乎公以爲然予遂返晉益繕器械嚴訓練廼告於大夫士庶曰向者諸君類嗤我今則急矣請以東西南北之四城分爲左右請以左右之八城分隸鄉紳每鄉紳統子衿十人或二十三十人每子衿統揉夫十人揉夫子衿鄉紳居近

某城輒爲某城守禦取其耳目熟而稽查易請以鄉兵五百名分隸四千總往來策應取其胆强而技精令既定廼誓之曰某生平以平原睢陽自許夫能爲睢陽者廼能爲平原曷哉無失忠義此十一月朔日誓也又三日真定郡右營兵叛斬關焚廬予遂於初六日擐甲登城如前所布置有來報者曰北亦有叛卒且至問衆幾何曰甚衆馬幾何曰俱馬也予因知馬盛必奴然不欲危言以搖衆心次日學臺吳公至予迓

之入晨起復導之出已予復入則郭門之外冠者髻者羈而丱者耄者鬖者雅者躃者痾瘦者擁塡如蟻盤予念驅之則數萬生靈收之則奸人闌入廼號曰無爭門需令令他邑擇角巾褻衣一人籍其名而授之旗令晉邑各村亦擇角巾褻衣一人籍其名而授之旗旗皆揭其邑與村之名邑與村之避難者立旗下角巾褻衣者聽其語音而別之合則收疑則驅活者至八千人予語吏目齊君仕邦曰人已滿無食凡撫按

屯隨學院所貯穀可悉發㓕價予民君當出郭以價相界視少賊而多積者糴以補草亦如之城中遂不若饑時道斷邏卒被虜予遣百總劉大㚇張翼明等督鄉兵探賊候城堡初九日卒遇夂賊大㚇不知其真奴也同鄉兵大呼而前殲賊三走報曰賊真至矣無何火起郭外賊勢不知多寡王建邦孟克忠吕兆西者敢死士也予以說詞激之曰賊未必真奴汝豈不堪敵兵敵乎汝能往予以步騎三百相佐相機進退何

如克忠横刀躍馬頑自選同志二十人偕步騎五鼓啓關而出予謂賊攻城恒以五鼓及質明其酣臥則在三鼓當以三鼓出出則屯於近郭三里克忠等如所布置屯於三里至晨食時見數十騎風馳雨驟兜鍪鐵鎧光溢道上克忠等大呼赴之矢併發中一賊墜馬克忠手砍一賊刀没於髀遂爲賊所及俄而黃塵蔽天賊來益衆餘步騎悉收回賊遂以數千騎結營北城沙頭村以數百騎環城四射箭皆有番書見者始

知爲真奴矣潰箭皆無鏃於是城上雖呼奴矣巳盡予曰非也賊以土城可虛弦下見城上固守詰朝矢且如雨矣得而方藤牌架之最便令不可得則掃水瓮盎可代也命取瓮盎數千人持其一或持二三十一日賊數千騎來攻梁箭如雨箭悉着瓮盎上予將鄉勇四面發㓕虜砲豎神鎗殺賊百餘晉固有滹沱河跨以浮梁次日忽甲馬數萬中建太白之纛鼓角衝梁而渡城上驚怛失色亟請發砲予下令聽其前哨且

過過幾二千又下令取砲之有藥無鉛者誘之發二空砲於是賊以爲鉛盡砲寡遂喧呼爭渡頃刻梁滿予廼發大礮進擊死者無算滹沱爲之不流賊竟分爲二其大纛未渡者趨新河其前哨已渡趨與城北之賊合至十三日大風揚沙拔木予聲復啞私念風如此守者未免股慄聲啞又非佳兆思以鬼神鼓其氣廼詭造一鐵貨戰勝托於河神衆聞踴躍百倍賊人馬辟易而來予草裴萬人敵乘風擲之火盛賊不能當

條陳錢法疏

為海內匱乏可虞生財道有要術敬陳一得少佐持籌事臣聞理財之道生與節二者而已生之之途未盡而徒以節縮為事是慎其出而不復計及其入也然生財固非一端如礦稅如洋禁類皆利不勝害如楮幣交會則又患於積久而成廢罷臣皆不敢輕言獨鼓鑄一事諸臣屢有敷陳言之似涉迂濶無當臣愚以為足國之道要不能外此何者今閭閻蕭條物力告匱非獨 國用之不給也民間之朱提白鏹已銷耗而漸趨於乏矣惟有鼓鑄通行可以化銅為金庶足以濟其匱竭然必通上下而計之歲鑄十萬則歲增十萬鑄百萬則歲增百萬其買銅計工雖所費不貲或在官亦無甚利而民間驟得十萬百萬之錢則其為利也大矣若但屑屑於工本幾何所償幾何有司專持在官一偏之說而不為上下通融之算非計之得者也嘉靖中督臣譚綸之言曰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

費與銀相當 朝廷何利焉不知歲鑄錢一萬金則 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旨哉言乎今誠欲通行鼓鑄則莫如先廣鑄局臣考唐時鑄錢於陝宣歙信銅冶共九十有六宋鑄於諸路銅冶共百三十有六此前代之所已行者也稽之 國朝洪武中設寶源局於應天府又設貨泉局於江西等處行省永樂中亦遣官於江浙閩廣鑄錢今當倣此行之凡會省要地皆設兩京各設一局如臺臣宋學朱所議兩直則以京兆府丞統其成而以首領分督諸省則以右布政統其成而以府佐分督此法一行則青蚨亦及所在湧溢計必歲增數倍誠今日鼓鑄之要策也此外尤莫如嚴禁私銅今五金之費惟銅為甚佞釋老之像居室門戶之飾匜彝樽罏觴環扃鑰之用茶鐺酒具與夫雕嵌之物無往而不用銅俱宜一切禁止凡銅商擔負而來者悉入鼓鑄之局給以應得之價違者以私銅論如

茶鹽律民間收貯私銅者亦如之其有必不容已者煮藥之器照形之鑑所費無幾亦於鼓鑄局擇其百分之一給引准鑄無得自相貿易如是則銅悉入於官銅入於官則奸徒雖欲私鑄而無繇而利權悉歸之於上矣至於贖罪一節近已蒙　皇上浩蕩之恩凡官民罪應遣戍者許其納贖民戍自四百以至一千官戍自一千以至二千一時執殳荷戈之輩苟可營辦靡不殫竭心力以從臣愚以爲解運惟銀爲便而圜法需銅最急宜酌並行不悖之術令贖罪之人以十之七納銀而以十之三納銅銀既便於解運而銅亦不過暫存爲鼓鑄之本俟其鑄錢已成即於　宗祿兵餉工食內搭半支放他日仍將　宗祿兵餉工食扣除抵還贖罪之銀如此不過朝三暮四而所裨益於泉貨者無窮似亦推之而可久者也若果臣言非謬伏乞　勅下該部酌覆施行

上范太尊書

聞趙州王知州傳台諭發下行唐城守條陳命各屬議酌而首及於職自揣才識昔疏何足仰佐末議第虛懷咨詢不遺芻菲職感佩隆遇不敢不竭愚衷細閱行唐原議以郡城爲中營而以真屬三十二城合於定州等處列爲八門蓋善守者先固其門戶而後堂奧可保無虞且使星散之勢頓成臂指相聯之形誠禦寇之奇策而固圉之勝算也但中有可商者凡號爲門戶必居阨要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然後足以控制一路今閱所繪圖冊惟沿邊一帶勢多險隘其餘類皆平原廣野徒以斗大孤城當往來之衝耳若令各州縣之衆於定州等八處爲一賊於聚兵之地颺去不顧而分道乘虛入犯各州縣又將何以捍之是八處未必遂足阻賊之來而各州縣反自棄其備禦而疲於奔命矣無已則照行唐原議分列但於各州縣並立奇正二營各以千總分統正兵專衛本城奇兵

專防門戶一遇定州等八處有警則各路奇兵悉聽中營指麾星馳策應而印官則率領正兵堅護本城無得離去如是既足以壯聲援又不至於示缺隙斯廼萬全之術耳然練兵非難而措餉為難 國朝如胡深之在縉雲盧祥之在陝西所用以勝敵者皆鄉兵也然皆優其廪給廼可責其用命以職計之除正兵多寡之數與夫平日犒賞之費臨時糗糧之需聽各州縣自為裁酌而奇兵一營既用之策應勢不得不嚴

加操練竊意操練之法若止朝聚夕罷則伎藝何由精熟若役連旬浹月則工食何從措處今宜審定一法每歲春夏冬於各州縣分操各十五日每歲仲秋於定州等八處合操亦十五日而每過操練之日必人給以三分之糧計大州縣以五百名為率歲操六十日費九百金小者[illegible]二百三百名為率歲費五百餘金或三百餘[illegible]不妨明於地畝量派此法一行庶可冀其坐[illegible]退如法而驅之東西南北惟命不然[illegible]

得戈未有不望敵潰散者矣茲承 明問敢冐昧縷漬僭芻蕘之言可採乞同行唐條陳轉發趙州合為一議列名申請伏候題奏施行職未敢越次其詳也謹揭

祭督師兵部侍郎盧公文

嗚呼此滹沱河水之濱也公之忠魂無所不之而鼓城則公於戊寅十一月晦横槊誓師之地知州陳弘緒縞素而哭公於郊一時士民婦女長號而稽首者肩摩肘接嗚呼公之感人雖其偶過暫宿猶愛不忘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況於　朝廷之上邊陲之間哉嗚呼雎陽死而唐再振忠簡亡而宋偏安公之死他日頌　中興者將抗之保障江淮之列焉然而賀蘭未㓕潛善猶存公恨當不在於夷虜誰其爲公灑血而昌言弘緒受公之知握手期以國士今鐘期已矣撫琴絕絃將在今日嗚呼痛哉尚饗

特恩紀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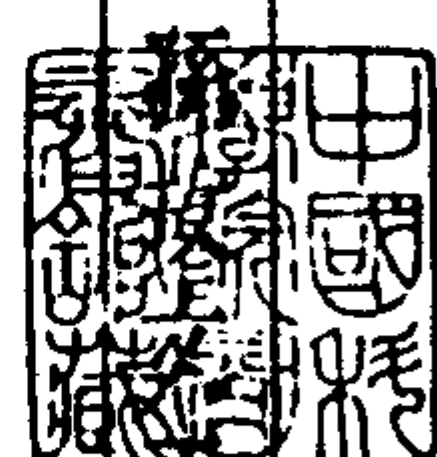
弘緒以先司馬薦擢戊寅六月銓注鼓城八月蒞任十一月虜薄城下攻圍七日抗守無虞己卯正月將蒙閣部議叙　遣錦衣衛百戶徐文耀逮問二月下西曹獄三月廿一日奉　上傳以保全晉州故諭令刑部速結四月遂膺薄譴鐫兩級　聖恩高厚忽爾被及么麼憶就逮時值守城措餉過勞嘔血纍纍僅一力又卧病不能從上輦下拄病影悽愴獨州民數千人狂走哀號緹騎爲而心動亦灑淚慰勞爲調揚忠懸風吹枷鎖何予亦誦陽明先生詩云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時胸次浩浩落落無恐怖諸累今荷　皇仁如天既已寬南冠之縶且復錄用纍臣弘緒感激涕泗翻覺恐怖萬倍前日誠以再生未易　罔極莫酬義非幸罹禍猶可藉口以謝君也徵祿祿仰負　聖明則何以安寢食對食嗟嗟嘆息吾有言須君無忘射鉤臣

無忘撫車玆之刻將以代尸旒觴豆之銘焉

恒山存藁目錄二

恒山存藁卷二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蘭社序

自古取士之法未有歷百餘年而不變者帖括起洪永迄今日行之如此之久嗚呼盛哉間者奴訌於東插蹂於西繼以東酋之猖披敖目之桀驁明暗火落赤之窺伺而秦蜀楚豫之寇攻城屠邑覆軍殺將連十餘歲未靖或曰文事盛武備衰實使之或曰儒生俗士多而俊傑少竊

以爲不然大要病在士不讀書而已范文正自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辭母力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至以水沃面而忘其苦張睢陽負超絕之資好學無所不讀于嵩取架上諸書試之巡應口而誦無疑兩公功名氣節卓犖古今蓋其讀書如此夫越人之治疾也非盡恃乎故方之力也然使長桑君無以授之於客舍則越人貿貿而往耳雖復日飲上池之水亦竟何益夫安危治亂成敗得失之故其足爲後世之長桑也

衆矣世之攻帖括者朝諷夕憶不越敉科房牘程墨其黠者竊剽諸子三史亦必審其某題可用某論策可使而後畧加涉覧反是則雖韓范之相業龔黄之政績孫吳之兵法悉指為無與吾事而弁髦之迨其已與吾事也譬之越人當厲鍼砭石之際而後廼取故方而按之則已晚矣武林嚴子廾懲當世之陋而以讀書名社識者韙之一時士之以博物洽聞稱者比比然右莫如吾江右蔚社為著社中諸子多强力任事之人不徒以文章表見即以文論談政理者必剖析於利弊之源委言性命者必指陳乎天人之微奧望而知其皆為讀書之帖括也予友茂先方從公車應　詔念與諸子砥礪於風雨晦明不忍委篇章於蟲蠹因選若干首授之梓嘗考薦辟諸賢如楊文貞方正學梁用之其典試之文載在程錄者旣已懸之日月此外散軼無傳今茂先經蒐流播海内甚侈又能取同人之著作而張大之茂先眞足以光昭方揚之業也

矣

賀少司空瑤海魏公晉總戎政序

國家倚重取輕合七十二衛之衆而統以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無事則防護　京城有事則調發四出設總督勳臣以訓練之而以樞部大臣協理焉任甚重矣自建州遺孽跳梁再闖扶風馮翊而參晉楚豫弄兵潢池者數擁衆窺我畿輔於是　天子念所以鞏固根本必先振飭武備一時協理之選倍甚難簡戊寅四月　廷議以少司空瑤海魏公文武壯猷克堪茲任

制下諸將士驩呼震地於是大司空劉公少司空蔡公率其屬旅告於不佞曰君知　主上所以倚注魏公之切乎往者繕治　陵寢之役適當匱詘公以雄才遠畧綜覈其間所省金錢無算比年以來城郭營壘甲兵器械其堅固美好皆前此所未有則皆公精詳之效也夫百工之職孰與六軍之任之重然而　主上之知公則實於其允釐之曰矣君爲紀之以一言乎惟當世之務其廢弛非一端而莫如兵爲甚兵之弊

原缺第五葉

捩於耳目其安於務國也久矣嘗公撫治晉土教然起而振之簡偏裨覈什伍足芻糧無何而彭蘇章賁之鬪踐踴科頭貫顧奮戟之士遂至踴躍相倚掬如江右而能一旦使之強況於擁有十二萬之衆哉乎固不問而知公之所優爲矣頃胡運已衰而寇勢將息中外之臣計必有張撻伐而壯　皇威以膺帶礪之賞者舍公其誰與歸詩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公今之召虎也哉詩其殆爲公詠也

夫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士有貧而無賤自古閭巷之賢若季次原憲之徒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者往往而是皇甫謐所傳唐虞以來八代之高士大抵皆貧士也貧然後植立堅而有以覺道德之磬兼之身世賤而有以成著述之名賢者之於貧也其甘之如恐不我值也至於貴賤之際豈有一定之常格哉因乎其人而已顏斶告齊宣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以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騶語於

庸君鶩主之前孫斶之言王者猶不足與賢士抗而安問孤卿大夫與爲道德尊而著述盛者其貴極於無尙如此且夫以道德而較勢利以著述而較輿馬宮室飲食章服其不足以絜比爲固也姑置良貴而譚世俗子輿氏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嗚呼趙孟之賤之吾無責也郎趙孟終貴之亦趙孟之膏粱文繡而已又況枉己而求合媚竈而希寵僥倖一旦貽笑千祀則當趙孟貴之之日其爲趙孟之所賤也深矣等而推之貴趙孟者廝又愈於趙孟之所貴也與其覜道德尊而著述盛者賤不賤果何如哉陳安常吾里之貧士也躬耕自養似陸通披裘拾穗似林類隱處於徐孺宅傍門肆下簾家無儋石之貯似嚴遵莞葭爲牆著艾爲席似老萊子安常之貧可謂極矣而能讀書脩行不苟然諾一時知其人者咸推重之楚有周君尤極敬服延至其家塾授童子步丁丑春安常怵於冠警堅辭不往周君以書速之曰某之歲歲擁篲

揣榻以待先生豈徒爲孺子章句計亦將依之以爲吾里之模楷也先生奈何舍我而高卧哉安常不得已復就周君且索予言爲別予無足以重安常而因安常以知士之賢者之果足貴貧非其所病也安常過臨皋步雪堂憑弔赤壁下俯大江之渺茫觀絶壁之奇峭因而追想漢魏之間所謂一世之雄者安在夫亦可以慨然於吾言矣

朱萬合刻詩序

豫章之詩當王李時芙蓉社稱盛已再盛於臣山社則公安諸袁爭雄長焉崇禎乙亥朱夢得從有滕王閣社之集諸兄弟與者十四人而以白傳仰王塤坫則子強子美吉人讓皆當世之名人也子美吉人既已合梓其詩茂先序而行之矣時子強方杜門城南考古今安危治亂與夫銓選戰役甲兵禮樂郊社河渠之務著治平要語諸書次謙亦下帷郭外苑　二祖　列

宗典故朝諷而夕究之思所以拯弊持危以應明天子方旌之詔其於五七言古近諸體勢宜有所未暇而閣社每月例課六題司社事者推勝地攜觴酹共諸兄弟評定高下頃以棘闈迫近恐妨諸與試者雖復暫輟社事而一切慶弔餞贈索吾社篇詠句無虛日兩公當杜門下帷之際遇題率皆揮灑立就就必工絕較他人嘔心斷髭而成者往往過之而乙丙之間所見所聞類多可爲太息流涕兩公有觸於中必形之比興頡杜沉鬱大抵若杜少陵同谷歌哀江頭之作於是擇其必傳者若干首亦合梓之猶子美吉人之志也夫古之爲詩者以全力注之而或病於不能工郎工又或病於不能盛吾豫章如劉眘虛王季友皆竭生平之力於長歌短什今其傳者不過僅僅數章而已子強次謙以其餘力揮灑而就迺獨能工且盛如此人之才智相變越豈獨什佰倍蓰已哉嗟乎以彼其才一則困頓公車一則膺闈門之知而未能致主司

之合詩能窮人殆非虛語夫以餘力爲詩而亦不免於窮人之驗則甚矣詩之不宜於工且盛如吉人子美工於此道而過者真未易於再四指屈也余將與兩公姑試焚其筆硯爲詩亡而科名至矣折肱之語抑豈敢爲兩公誑哉

看雪記

丁丑仲春朔天氣凄暖停午風勢漸作薄暮廼狂坐小齋幾欲掀去次日狂愈甚吼動天地微雨挾之而來寒戰齒牙擁絮聽浩呼洶湧之聲不能成寐達曙起視簷氷森森垂至四五寸登見山樓彌望凍木偃枝横斜直豎皆氷痕遍掛如數千萬玉龍髯又如水晶箸不假琢削占候家或曰木稼或曰樹介或曰霧淞云遠眺不見西山初不知有雪也自朔至七日廼開霽晨食後樓上漸見山出久之風驅殘雲既盡山之凹者凸者連者缺者遠者近者忽已至白刻玉類范寛所圖河朔峯巒而奇秀過之廼知西山之雪如許因把卮酒而笑曰予之建茲樓蓋三載矣雲霞滅沒烟雨霏微雖已得之飽閲而余所酷好者西山積雪之奇興竟與雪同其稀遘今幸一入吾目而猶遲之七日之久抑豈容易相遇哉繇此觀之凡值勝地佳景宜何如流連愛惜也與然予設非樓居則亦貿貿然焉知茲

山之有雪也城市之易於蔽人聞見又如此

蓮鬚閣文抄序

凡才之偶擅其至者類不能兼有所長兼則徃徃遜乎獨至之能李杜詩歌幾於國風雅頌而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頓減少陵文不少概見世所傳太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挑圍序相沿六朝陋習而上韓荆州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諷至出范睢諸君下雄才如蘇子贍宜其[illegible][illegible]騁悉工且妙矣廼古近諸體或比之武庫矛戟不無利鈍或又譏其類方朔極諫時雜滑稽卒罕醞藉蓋兼能而復擅其至者其

難如此上下數千載間曹子建韓退之柳子厚庶其足以當之顧亦罕矣　國朝詩與古文各有其長惟北地李夢陽欲起而擅乎兼至之稱左建安黃初而右丘明史漢可不謂曠古之傑哉以予觀之北地奏疏書牘序記實遠過太白然深識者以爲源淺隘氣斷促不免剽竊割裂之誚獨風雅什雜調曲諸篇差足嗣響少陵而無愧耳猶之獨至之能未可遽謂兼長如退之子厚之比也曩予東黎美周遺予迦陵集予讀之竟亟請茂先曰當吾世廼有斯人子美太白未足多矣胸臆中時時有一美周恨未一見其人以快向往丙子冬美周計偕北上特艤舟共我章門得盡讀其蓮鬚閣文抄然後廼悔曩之知美周之淺也美周之文雄肆無所不有而尤能開闔變化淋漓慷慨如西漢人之所爲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夫文章之盛衰因乎氣候之治亂承平久則積累厚而發洩宏唐之韓柳不生於貞觀間而生於元和之

代貞觀其醞釀之會而元和其舒徐涵濡之盛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日星河嶽不能秘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霈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哉讀美周集者可以深世道之慶矣美周負大過之資而廓包舉之學其所兼長不僅詩歌古文所著周易爻物當名辨征若徃來析動靜内外有皇極啓蒙之所未盡又能博涉浮屠氏書抵掌於成住壞空有無真幻

戒律性相之說毋令禪學之徒聚族聽之輙[illegible]項縮舌撟而去世恒言與人難遇如美周者抑豈不足以當與人之目哉

二余制藝序

茅鹿門先生論文以鍊心爲主邇來好稱引先輩而未識先輩精神安在予以爲惟鹿門之言近之往鍾伯敬譚詩持簡遠二字進於友夏簡遠者鍊心之要術也制藝無工拙甚於詩而求工於制藝者不可不持簡遠之心較之求工於詩者爲尤亟匪獨詩與制藝也一切鄙薄伎能未有不以鍊心之功入妙未有不以簡遠鍊其心而洒能灑然於塵埃之表者今之爲先輩者吾惑焉或以滯或以迂或以粗率或以枯淡或銖銖兩兩而局促或勦襲膚言刻畫定勢而才智盡爲詞困窘如是亦復何貴於先輩夫非其不能如先輩也不能如先輩簡遠之心而已昔趙松雪題閻立本西域圖以爲筆墨生動皆在虛無之間爲文苟無意於先輩則已苟其有意於先輩也則亦必得之於虛無之間而不能得之於迹象之内茲豈非鍊心之說乎余氏伯仲之文斯眞能爲先輩而無愧者矣伯子大徵予

未識其人近從章門識仲子中台則大抵皆以簡遠自命者兩君生新安又爲冢宰少原先生之後以世家子而產勝地宜其不能簡遠自持迺讀兩君之文耀然以清悠然以至淵然徃復咏嘆之不窮如幽巖怪壑如山罍泰尊如石鼓如岣嶁碑如月渡川如輕雲之倏忽如竹烟如荷露屢指先輩獨擅之境兩君俱已無所不有而先輩種種之累都盡無他兩君之以文異人也兩君之以其心而異人矣此固鹿門之所賞而俶敬之所嘆者也

宋少保信國文公傳

予讀宋史病其萎薾至文信國之忠烈照耀三百餘年而序次其事者殊未見凜凜生氣公所著紀年指南二錄備述險阻艱難極纍欷嗚咽之致畧加組織便成佳傳史率踈脫不詳其面折丞相孛羅與柴市風沙之異又悉刪削之若夫黃冠自便之謀出王積翁謝昌元私議公未嘗有是語也設有之亦猶京口夜亡之心耳豈其本懷哉史迺據爲實然

誣矣廬陵劉岳申吉水胡廣皆有更定丞相傳較宋史頗覈然其萎薾復大相類因不揣而別爲之傳

文天祥吉州廬陵人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天祥生時大父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遂名雲孫字天祥已貢於鄉名天祥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天祥英姿儁爽目光如電爲童子游鄉校見學官祠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集英殿時理宗

原缺第二十一葉

亦附宜中遂命天祥屯隆興而趣江西制置黄
萬石代入衛萬石者前所論罷天祥臺臣也於
是宜黄令狀稱寧都六姓義士劫樂安宜黄萬
石嗾守臣趙必呈問於樞密院天祥曰寧都六
姓悉駐吉州候青未嘗有一足至撫守臣殆欲
沮勤王大計遂爲此欺罔耳有青責降必呈趣
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内地
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搏猛虎天祥
曰固然但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急徵天下

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
力而前庶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
衆者功濟社稷猶可保也八月天祥提兵至臨
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叛將呂文煥之族呂
師孟爲兵部尚書頼以通好師孟益偃蹇自肆
天祥陛辭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
十月至平江常州告急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
千徃天祥命朱華尹玉麻士龍助之至虞橋士
龍戰死朱華尹玉皆敗全不發一矢走還元兵

破常入獨松關宜中大懼議棄平江召天祥平
江遂陷元伯顔至皋亭山時天祥已除知臨安
府矣慷慨白於朝請移三宫入海率義士背城
借一莫有聽者未幾太皇太后奉傳國璽降元
宜中宵遁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不拜詣
元軍前講和至則說伯顔曰宋承帝王正統非
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毁其社稷
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徐
議歲幣全師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則

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固未可知假能盡取
豪傑必並起而恢復之則北朝危矣伯顔更以
厲詞相挾天祥曰某爲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
報國耳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伯顔爲之改容因
拘留之偕丞相吳堅等五人北至鎮江於是天
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遂渡海如
温州當天祥拘鎮江謀脫去不得醉主人沈氏
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禁夜者
以計借其官燈得出巷遂抵真州時李制置庭

芝在淮東夏宣撫貴在淮西皆擁重兵天祥至
真安撫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
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
成曰今先約淮西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
然後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
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
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
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
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

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
路其大帥可坐攻也天祥大稱善即為書兩淮
遣使四出約結適有反間至揚州言於制府曰
北朝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使提
舉諭再成亟殺天祥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
壘取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張徐二路分
自城中來云安撫命某相送未知丞相何往天
祥曰往揚州路分曰揚州欲殺丞相天祥曰若
往淮西則無歸路必揚州耳俄弓刀五十人

張徐兢騎天祥亦騎行數里五十人皆捉刀立
二路分請下馬天祥曰吾其死此乎二路分前
曰揚州必不可往丞相將乘船歸北為便天祥
大驚曰是何言如此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
其誠確廼曰安撫亦在疑信間令某便宜從事
今廼知丞相忠義如此遂送之往揚州四鼓抵
城下宿野廟無屋可棲枕籍地上風寒露濕悽
苦殆非人境聞城上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
自處杜滸請趨高郵渡海歸江南無徒死城下

天祥意未決已從者四人竊其橐金逃去揚城
外距揚子橋甚近北時時有哨馬出沒天祥不
得已往避賣薪者家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堆
中四山闃然無米可飯以衣襯汚穢壓起復坐
坐起復壓忽哨騎數千馳至天祥度不免俄大
風喧呼黑雲暴起微雨紛紜掩之四望悉昏冥
騎遂辟易過去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滿耳次
日飢甚求米不得投古廟與丐婦人居後遇樵
者悉所從至高郵路歷賈家庄過板橋復值哨

騎執杜滸金應去處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三創
天祥伏至箐中偶不見獲許應龢所携金與哨
兵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抵高郵遂趨通
州循以制司之命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
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滸浦始釋前疑
進洋子江展轉四明天台自二月二十九夜亡
至四月八日抵溫州凡四十日間前有哨卒後
有追騎制司復以猜疑而欲殺之幾死者屢矣
至溫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端宗即位以觀文

殿學士召至福除右丞相時陳宜中復召入々爲
左丞相天祥既素與宜中不合力辭相命景炎
元年七月廼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遂行
收兵入汀州十月遣趙時賞趙孟溁將一軍取
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
皆自江西起兵來會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
祥遂移漳州四月入梅州五月出江西入會昌
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張汴趙時賞趙孟溁盛
兵薄贛城鄒渢以贛諸縣兵擣永豐黎貴達以

吉部兵攻泰和吉八縣是歲臨洪諸郡皆來送
款潭趙璠張虎熊桂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
祥分寧武寧建昌豪傑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福
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於是天祥軍勢
大振無何而有空坑之敗先是元宣慰使李恒
遣兵援贛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
恒兵猝至迺走即鄒渢於永豐渢兵敗恒窮追
天祥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
趙時賞坐肩輿元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

以爲天祥擒之天祥得逸去收殘兵奔循州祥
興元年春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
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張世傑日以迎
候宜中爲辭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
潮陽縣巳遂有陳懿之變天祥被執於五坡嶺
陳懿者潮州劇盜與其黨劉興數叛附爲害天
祥執興誅之懿乃潛導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
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奄至衆不及戰天祥倉

皇出走千戸王惟義前執之一時官屬士卒怒
者甚衆天祥見弘範於潮陽不拜踴躍請就劍
弘範驅之前與俱至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扞父母迺教人叛父母乎索之固
迺書過丁零洋一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二年正
月厓山破陸秀夫沉其妻孥冠裳抱帝赴海死
而死者數十萬人弘範置酒軍中大會從容謂
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illegible]

將不失宰相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
人臣者死有餘罪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
之遣使護天祥至燕初天祥被執取懷中腦子
盡服之不死已在道不食八日又不死既至燕
丞相孛羅命盛供張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迺
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孛羅召見使跪天祥曰
南人不能跪左右或捽頭或拏手或按足或以
膝倚其背卒不跪孛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
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

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不賣國前被拘留
時國亡當死徒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
而立二王忠乎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
忠臣但爲宗廟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非忠從
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
不能詰呼獄吏引去自是因兵馬司四年未嘗
一食官飯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日放意
文墨以洩悲憤其爲詩有指南錄三卷後錄五

卷集杜句二百首又自譜生平行事一卷曰紀
年錄天下爭傳誦之宋故臣王積翁謝昌元等
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元世祖素知天祥
賢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意天祥復書
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
功在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生平請勿復言會
參知政事麥术丁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毋倡言
不如殺之便又閩僧妙曦言土星犯帝座疑有
變未幾中山狂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兵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夾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變丞相無憂疑丞相者天祥也於是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麥术丁力贊如天祥請從之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天祥臨刑尚過市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天祥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向再拜遂死年四十七於是連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城門晝閉宮中皆秉燭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

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起沙石眯目俄捲神主於雲霄中半空隱隱雷鳴如怨恨聲天愈晦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乃霽閣且見者莫不唏噓流涕天祥爲湖南提刑時過故相江萬里語及國事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已而其言果驗天祥性豪侈生平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及

起兵痛自貶損盡散家貲爲軍費忠義所激人人樂爲效死然行兵以法不少假貸在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立斬之在漳吳浚降元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在循黎貴達潛謀降亦執而殺之浚與貴達皆其募府士也天祥死吉州郡庠肖天祥像冠貂蟬冠服袞服與歐文忠楊忠襄胡忠簡並祀祠中俎豆不絕

論曰文信國嘗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爲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勢亦以寖弱

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嗟乎使從信國之謀趙氏豈遽至於亡哉信國孤忠大節萬代之所瞻仰予獨惜

宋之君相得一信國而卒不能盡其用也悲夫

明直文淵閣翰林院侍講方公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其先玄英處士隱居桐廬宋初徙寧海侯城里父愚庵先生克勤當洪武間由薦辟爲濟南守學術治行名於海內子三人孝孺其仲也生而有大星墜於其家厥狀甚異雙瞳炯炯吐舌餂入鼻中自幼精敏絶倫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門陋巷舞雩遺蹟慨然以不獲

如周冉得所歸依爲恨低徊企慕者久之會克勤蔽誣逮繫孝孺請身代疏入不報時宋學士濂道義文章重當世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爲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閱士多未有如子者肯從我游乎郎假館受業克勤尋没孝孺扶喪歸濂亦乞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盡得其所學於是末視文藝力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臨別濂語之曰希直今之蘇子瞻也然于所許者不獨在文章後二十餘年嘗信乎言孝孺嘗

卧病絕糧笑曰古有三旬九食飛無儲粟者貧
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
至京入見稱旨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
曰十倍於臣使詔 皇太子賜宴故欹其几試
之孝孺必正之而坐 高皇聞之喜謂 皇太
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高皇每面試舉子懋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
下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
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孺歸
杜門纂述適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籍其
家械送闕下 高皇識孝孺名立命釋之二十
五年復辟至時方重賞罰孝孺志存教化 高
皇曰今非用孝孺時特擢漢中府教授令馳驛
之任漢中水土暴惡病瘴疫者十人而五孝孺
安之菲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蜀獻王聞其賢
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喜
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因名其讀書之齋曰正
學當是時宋學士濂已死於謫久矣孝孺訪濂

[illegible]所在言於蜀王厚卹其家初濂遷茂州孝孺
不獲與俱爲文籲天願輸巳壽以延之每私居
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其往事輒泣數行下至
是往拜其墓哭盡哀已舟次夔必往祭祭必痛
哭移時廼去率以爲常丙子徵與應天試三十
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即位以 高皇遺令趣
召孝孺擢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直文淵閣日
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
或有疑輒召孝孺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
否亦輒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紀之以詩云
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
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詩云風軟彤庭尚
薄寒御爐香遶玉闌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
看書召講官其君臣之相得如此比定官制改
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郎命孝孺處之未幾建
文君患諸王尊屬不遜問於齊泰黃子澄以漢
平七國之策對於是周王與燕湘代岷通謀事
覺並使執之且將加兵諸藩孝孺雖與其謀而

意不欲爲已甚代王貪虐將爲不靖孝孺請以道德化之命往四川受敎於蜀王蜀王素以賢聞孝孺之所惡也已齊黄爲謀益急廢齊王榑爲庶人召湘王柏於荆州王自殺於是靖難師遂起北平首以誅齊黄爲言勢日熾詔竄齊黄以謝燕　燕王復上書詰吳傑平安盛庸之兵何爲不罷建文君持其書示孝孺孝孺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疲困死甚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

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奏適至宜且與之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可反掌而定也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赦　燕王父子歸本國遣大理卿薛嵒持報　燕王閱詔曰是紿我也嵒廻惶駭奔還時諸將多巽懦覩望我師數敗孝孺知事不可爲誓以死殉廻作絶命詞曰天降禍亂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壬午六月靖難師至金川門谷王穗曹國公李景隆開門降建文君遂去文皇廻思姚廣孝之言趣召孝孺先是　上發北平廣孝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所托江南方孝孺素有學行城破必不降請勿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於是　上使廖鏞及弟召之不至令鎮撫伍雲收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抗拒如故時將詔告天下命廷臣舉代草者復以孝孺對趣召又不至廻使人擁之

入孝孺杖衰絰至闕下悲慟聲徹殿陛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上曰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巳矣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此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罷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雖殺十族可若何且哭且罵　上大

怒令以刀抉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噀血犯御座
罵聲喃喃不絕遂磔之聚寶門外時年四十六
詩與宋學士別金華適二十餘年云詔收其妻
鄭先自經死悉燔夷方氏墓誅九族　上怒不
已廷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
百四十七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著述
其留節義之氣凛然當建文中脩　高皇實錄
及類要諸書悉孝孺總裁嘗獻郊祀頌省躬殿
銘凝命神寶頌謂道之於事無所不在作箴二
十八雜誠三十八深慮論十篇釋統三篇宗儀
九篇又作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注帝
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書多逸不傳僅遜志
齋集四十卷行世先輩胡翰蘇伯衡讀其文皆
自以爲不及四方爽爵得其一字實於和璧孝
孺所與游如郭濬林右劉綱王伸王琦鄭楷趙
象王叔英劉浩葉見善諸一時名士每聯語及
節槪相問必以道義切劘壬戌秋在臨海城會
葉林諸君登巾子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

而百篇聯民始畧其疎通知遠而穿鑿於誦下
四家盛而六義微民始昧其溫柔敦厚而汩沒
於文詞且也屬辭比事之不講而馳騖乎災異
機祥以愚黔首恭儉莊敬廣博易良之不聞而
摭拾乎儀註樂府以熒視聽或爲堯舜禹湯文
武之搽莽或爲周孔之儀秦者比比有之若是
者則窮經之儒之弊而非聖人之經之弊也嗚
呼聖人懼民之弗恊於極也而有六經之作聖
人之經作而民之弗恊如故則聖人之權窮然
則如之何曰亦惟示之以作經之意而已經筌
也意魚也經糟粕也意醪也魚醪之未得筌與
糟粕之弗可去焉固也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
粕棄之何爲其不可也聖人之魚與醪惡乎在
曰有不易者以主乎時有變通者以趨乎時如
是而已夫武城明王之篇也而子輿氏僅取其
二三策儒行戴記之凴文也而紫陽氏以爲非
聖人之書其斯爲得聖人之意也與不然瑣瑣
於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類而公孫尼子呂不

書二忠傳後

予既作文山正學二傳頗多前史所未載上下五百年間忠烈無踰兩公其事當時時在人齒頰間以暇日爲之編次文之工拙非所計也文山幕府殉難最著者趙時賞鄒渢尹玉張唐劉子俊鞏信彭震龍劉洙陳子全吳希奭陳繼周李梓發類皆壯白亦如節而厓山之敗杜架閣滸卒憂憤死指南錄中詩云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蓋指滸也靖難時忠義士尤盛正學之

黨則胡子昭盧原質最先受戮葉惠仲鄭居貞劉端王高繼之而廖鏞廖銘鄭公智林嘉猷皆正學門人盡以十族誅被禍尤酷焉予嘗過永新嘗徘徊於所謂忠義灘者友人云邑有八烈募兵應文丞相丞相敗卒其屬赴潭死者數千人宋史既不載此事而鄒光薦督府忠義傳記文丞相僚將賓從卓絕可書者六十餘人史但取十九人而已至正學八百四十七人其可考見者亦復止此而廬陵張千載從文山至燕寓

於囚所三年供給美食已卒持文山齒髮以歸與典史魏澤匿方氏幼子同其高誼史悉畧焉予欲採摭遺逸更爲傳以附二忠之後而文獻之微寥寥痛哉然田橫之客五百人倏忽捐軀天海其姓名無一傳者今時賞渢玉子昭原質諸君猶尚有十之一二不磨於殘編斷帙使後世得因類以推其餘則此泯滅不傳諸君要亦未爲不幸矣嗚呼宇宙忠義之性常與日星河漢並昭著天壤間無其人以激之每蘊積而不

發激之而不本之以至誠雖匹夫匹婦亦不容欺而況於倜儻非常之士乎當德祐景炎祚宋事已非不待智者而後識廼文山力揮戈而挽既墜之餘照若漠然不知天命之去留遜國事雖起倉卒然絕命一詞堅誓於彤庭侍講之際兩公之誠之至何如者一時依托之賢駢首就戮與從容引決至於指不勝屈豈獨當時士氣習俗大異夫固[illegible]起而激發之者之有以大異而已嗚呼國家盛衰恒以人才爲之係然當其

危亡其往歲寒松柏與昌隆之將相等彼以功業此以節義雲龍風虎其相感相從之勢一也而此獨爲其難乎故於兩公僚佐賓客與其族黨愴然悲之而附記於此雖不能盡悉其姓名猶庶幾存十一於千百云爾

代賀司訓許君序

國家安享承平二百餘年士大夫務爲包荒之圖而鮮馮河之斷吏治之蔽惰因之間者北苦虜苦寇南苦賦税苦徵調苦水旱之灾 天子聡爲計所以安輯元元 諭群臣各舉堪令守令者一人於是南昌守沈公以儒學司訓許君應 詔沈公曰許君古之良吏也何以知之曰知之於其司訓之日矣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群吏首之以廉夫身處脂膏之地耳而目之者衆

固其衆也勉强以辭其餘迨夫耳目之所不及則有時而敗矣司訓冷局也世未有以責伯夷之操於廣文之署者故其課清濁也往往失於自恕許君獨不然始至則盡却常例久而愈厲雖素所覆被之羅生元潤感恩而有所私餽君皆厲色叱去甚而口哉腹臧以濟子矜之貧困今倪生邦靖任生光國輩類皆賴君以舉火不獨謝絶其脩脯已也日講學濟臺祠進諸士而告之曰子知濟臺先生之勇乎盖不在於援[illegible]

柝敓而在於非公不至須與諸士共砥礪之陞
乎如許君者豈復憂其或敗於異日哉且也小
宰之弊羣吏以廉也必兼問其善與能與夫敬
而正辨而法然是數端之全備者亟亟乎其難
之君之司訓茲土也上官重之同列信之君益
溫溫几几不敢以賢加人亦不敢以上官國士
之遇而他有所干請可不謂敬而正與宽心兵
農禮樂錢穀水利之務撫軍解公得其藁試諸
策亟嘆爲通今學古之儒可不謂辨與庠序之

長[illegible]受欺於舞文之胥君一旦發揚忠等盜即
之弊宽擬如律可不謂能與江右宗室不無漁
獵窮簷君署石城教授先却所爲硃價悉以賑
宗室之貧者待其悲澤既洽一切以法繩之以
故他藩或攫金於歲恭獨石城無有可不謂能
而法而且盡善與夫牧巢惰之患者欲其廉又
欲其善而能與夫敬而正辨而法某得借手苛
君以仰副　聖明側席之求某幸矣或曰許君
之在弱冠也受知於督學浮梁陳公已又受知

於督學南昌饒公皆以大器相期今煙行　國
初徵辟許君不視草承明則當紆紳六館豈區
區州邑之云哉沈公曰不然昔西漢之盛太守
入爲九卿郎官出宰百里其視守令綦重矣曩
陵至于宋建隆間猶有以大理正而令館陶以
監察御史而知魏縣者今　主上亦猶行古之
道爾文何內外之別乎況於　聖書之褎車益
之寵　明天子固未嘗爲諸循良靳也許君亦
俠之而已於是文學熊君于岸率諸士以沈公

之言告於劉子劉子之先人與許君之大父並
登隆慶戊辰進士屬有泄誼例當辭詞以賀遂
書其言以侑酬者且以當驪歌云

原缺第四十六葉

丘子元制義序

予凡三過臨汝丘子元訪我於羊角洞天飲我閣若醉我清酤數從傅平叔周勝甫劉文伯諸君慰勞逆旅雖以俶諸絹笑再過子元親我益加親去歲冬㦲假寓永安禪寺索子元相對子元徐呈自學餘國來折簡招我座上友人席帽猶裘辨說最吝興亡當世安危得失與用武行兵倚伏之勢畫千餘言如陳思侯植而見邪歸淳時所論叙一歌姬挾俊伶數人撥琵琶作伊梁廿石之聲慷慨激烈不知今夕何夕子元才雄爽俊逸工詞賦挹臨池染練之技其制義不肯効時俗囁嚅語有見於中疾傳之手腕兎起鶻落淋漓滿志及篇章告成雖窮高極深者輒皆驚怖退遜洵一代之豪矣當　神廟朝子元尊公毛伯先生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予嘗向書肆得史遺半帙讀之至邯鄲詰盜始皇坑儒燕將報魯仲連以爲非周秦間人不能辨子元持王書庭全集示我迺知毛伯先生之所爲也

今子元在膂力方剛之候業能雄爽俊逸若此日適川征之未已豈難比隆擊盛於周秦間也哉子元制義前此多秘詩篋近迺播傳海內若其詞賦翰墨世鮮有知之者予獨謂其不減毛伯先生寒暑變易歲序如馳予又不知何時復過臨汝登擬峴臺探靈谷快閱子元未授剞劂諸文以當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之樂也

唐陸龜蒙馬當山銘書後

予以左遷過彭澤友人劉觀款同丁永錫周海生訪予胴腩港因亟索此中挑文永錫持陸君啓郡志相示閱唐陸魯望馬當銘僅採二語於山川志其全文則未之載也予偶携有笠澤叢書遂錄以寄觀款[illegible]魯望在乾符中其所爲文穿穴險固曰錄怪異宜爲一時盛傳奄忽之間便已若戚若沒我輩仰視屋梁疲精耗神抑何爲者至所慨小人情狀在古已極於今益昌而以馬當之險爲不足盡其比擬要亦自魯望目擊言之使其更親此日之滔滔又不知作幾許驚怖矣悲夫

胡氏易疏序

[illegible]章城北有方池數畝波影澄湛垂柳毿毿覆之宋米元章芾所題墨池處也或曰王羲之典臨川郡時每過吾邑輙低徊盤礴於池之左右因以得名予過臨川亦有羲之墨池教授王君爲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遒勁遠不及此此豈真元章之舊蹟耶同郡胡五一六一誅茅闢室其傍揭元章書而表揚之兩君好學嗜古予友萬茂先余小星嵛寧孺徐修使悉樂與之往還每相對亦輙低徊盤礴不能去於是墨池之名似不以羲之顯而以胡氏著今年秋遇五一於茂先座出其昆仲易疏讀之窈然而深浩然而博訾然而奇誠茲經之名手也夫以右軍之書能跳虎臥古今罕有其儔而元章迺獨傲睨不屑至謂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嗚呼右軍豈誠俗耶無亦摹擬盛則神情離學右軍而不至者之累及於右軍深矣夫易之潔淨精微雖以周孔之言或有非羲皇之旨況於近代時疏哉

而世之攻舉業者類勦襲苟且爲務往往悖理
害道而不恤雨君顧能脫去聞見別有參尋遂
深奇浩博如是吾知墨池之上或有神物負圖
而出以應雨君之著述者其又何慮無元章輩
特書其事於異日也哉

胡孺人八袠序

溽陽稱東南靈異之區其山川之所產楩柟松
栢菌芝石竹猶不足以盡其奇於是鍾於人而有
予友丁爰大聶予讀爰大詩意其人必負材凌
厲翹然不可一世及與之接和氣溢於眉宇往
往移時不聞謦欬凡才士一切嚣張之習至爰
大而驅除殆盡焉已友人爲予言爰大之母胡
太孺人絕味茹素且二十載矣今笄黛之流蔬
食竟歲率以爲常然大抵惑於浮屠而覬福耳

孺人則賓性厭腥羶而屏棄之初未嘗有佞佛
之想也夫能詩如爰大而絕去才士之嚣張與
孺人之茹素而曾未嘗少貳於浮屠異哉是母
是子乎常欲紀載其事以傳而弗果丁丑冬暮
爰大自文江返棹予強挽之與於燈火青熒之
餘迭相唱和以償夙昔爰大亟辭去曰吾母以
撕提之歲八袠帨月則其設帨之辰也期追矣
君能錫之華袞則請攤振以待夫胡孺人固予
所欲紀載其事而弗果者况重以爰大之托乎

以儒與俠岐爲二途而致根於儒者之排擯俠士竊謂遷所稱諸儒若趙綰王臧咸碌碌無所表見而朱家駠氏劇孟郭解之徒從取予然諾間自矜其長一旦得以駕於臧綰之上然遷遂大因此而槩絀諸儒則實謬且誣夫拘學抱咫之義而無當於閭巷之緩急斯其人誠不足與齒類矣廼若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困阨力能存亡死生而又澤以詩書衷以道義其視朱家駠氏輩抑豈可同年而語哉安見儒之有愧

於俠而俠之必異於儒且夫遷之後不有若孔文舉陳同父者乎文舉嚴氣正性傑然現玉秋霜比質而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之語至今流播海岱同父修皇帝王伯之學與新安辨論於堂廡而當爲布衣時家僮中産畸人寒士往往衣食之靡倦兩人殆所謂儒而俠者非與今以恂伯生平較之蓋文舉同父之儔而非僮僮朱家駠氏之爲明矣嗟乎當天下承平無事則儒重而俠輕迨乎事變蠭起則儒者用之或未見効

而俠士多有以自立惟夫儒而俠者不獨友朋類之以安危實則君父恃之以無恐而宗祏依之以爲固如此而豈可易視之與今海內夷虜外訌盜賊內滋漸有魚爛鹿駭之勢需才之亟甚於拯溺救焚如恂伯者夫豈可使高臥於南陽懷玉櫝溺湖以老哉得渭曰曩　明詔下信州徵辟之典咨推恂伯一時供爲生靈手額廼恂伯懇辭至於再三卒之得請廼已夫恂伯抑豈恝然於君父者殆別有所見非苟而已也

恂伯之俠著於四方而恂伯之儒効未獲見試於當世識者恨之然恂伯有丈夫子二人俌物而聞聲名籍甚於庠序未竟之緒其必有繼起而光大之者直旦暮俟之耳予又聞信州有無異大師禪門之耆宿也恂伯素與往還參三藏微義究六祖五宗諸所詮入其視世間一切無毫髮足以累其懷抱然則恂伯將又有超然於儒與俠者予蓋不能測其所至也夫

聖人知時作經以為民極論　代

持萬世之天下以道而不以法道有變動因乎其時時變遷而不可為典要者也而欲使圓顱方趾之倚臥倨倨與與眄眄視顛顛行填填者高之下之左之右之盈之虛之騰踴有亂而不失其叙勢必不能是故以其權托之聖人而聖人者其於適然之變動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若別黑白而辨昏旦然亦了了於聖人之胸臆已爾又不能耳提而面命家喻而戶曉也則其所

為持萬世之道復窮於無從表示是故聖人又以其道而托之於經先儒邵伯溫曰天時聖經不與惟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今夫民之有極也猶室之有極而門之有捷也數圖之極足以任千鈞之重五寸之捷足以制開闔之柄其所繫甚重矣是聖人與塗之人之所共具爲者也然而聖人建之於上而塗之人不能會歸于下聖人楚楚然憂之冢宰之治司徒之教宗伯之禮司馬之政司寇之禁司空之事皆所以抑其情蕩而振其衰落未已也為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建官分職陳廢置輔以開誘之未已也為之月吉讀法春秋飲射三年大比上賢而絀不肖舉能而糾過惡以鼓舞之而是蚩蚩者茫昧如故聖人曰民不知極不可苟生極不祝時難以協用夫出暘谷登扶桑歷曲阿涉衡陽入於虞淵一日之時也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一歲之時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終古之

時也一歲者一日之積終古者一歲之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不可爭也不可留也不可怠也聖人隱悟之顯察之知乎盈虛消息而詞占象變作焉以擬太皞之乘震而治春知乎升降醇駁而典謨訓誥誓命作焉以擬炎帝之乘離而治夏知乎盛衰正變而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作焉以擬少昊之乘兌而治秋知乎大小強弱邪正而書地書人書名書字之例作焉以擬顓頊之乘坎而治冬知乎隆汚治亂而升

婚冠笄射鄉食饗鍾鼓干戚之儀數作焉以擬
黃帝之彝坤艮而治夏秋之交或以爲此聖人
之易書詩春秋禮樂也而不知皆上天之時之
所布也一時創之于百代沿之一人定之億兆
人守之詢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
其人繇是上不苟爲而下不踰節則君臣之
極立矣前不蠱壞而後不凌越則父子之極立
矣少不惜辟而老不簡慢則長幼之極立矣陽
施而無亢陰受而無成則夫婦之極立矣虞詐

不萌於衷狎侮不形於外則朋友之極立矣嘗
聖人之未作經也皇皇於矯世勵俗而民或若
扞格或苦流遁僻之岐伯俞跗之方未設而欲
以療迷罔禳衛嬰疾趣愈甚及其經之旣作也
敎不肅而成學不勞而能學之涉獵具而厭理
安鍼不加而血脈豫其叫焉嗜焉者之或精也
或循也或深也或淺也惟所獨之納中衞之罪
尊焉過者群相嘲多寡不同各得所宜不特
如此而已其効至於功洽天地究鼓群倫衆若
序啓閉無忒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
也不眩日雪不封枝羽翼奮角駱生蝕胎不殰
昆卵不殈育翅蠉蠕根荄浮生各得其處而安
其產況於與聖人而同血氣心知者哉孔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此林於瞻烏雁止而云然也若夫教萬世於
無窮則見之行事之一瞬何如載之空言之悠
長且空言者實事之籍也聖人又無所爲空言
也獨怪乎回適者之貿貿而著書蒐瑣者之冥

冥而說教也彼未知仁義之宏深而迺以道德
之說駕之驕語栖皇栗陸於夏商之季是冬華
而隕霜不殺也彼未知德禮之薰陶而迺以刑
名之說勝之列芒刃斤斧於宮庭之前是夏氷
而六月霜也彼未知誠正之功力而迺以縱橫
之說亂之恃其捭闔飛箝以陰行詭紿繳詐揣
測險滑之術是又日中見沫而晝暝不見丘山
也而窮經之儒則又有可言者九師出而十翼
乖民好舍其絜淨精微而眩騖於卜筮三墳傳

而百篇晦民始甚其跡通知達而穿鑿於語言四家盛而六義微民始昧其溫柔敦厚而汨沒於文詞且也屬辭比事之不講而馳騖乎災異機祥以愚黔首恭儉莊敬廣博易良之不聞而摭拾乎儀註樂府以熒視聽或為堯舜禹湯文武之操莽或為周孔之儀泰者比比有之若是者則窮經之儒之弊而非聖人之經之弊也嗚呼聖人懼民之弗協於極也而有六經之作聖人之經作而民之弗協如故則聖人之權窮然

則如之何曰亦惟示之以作經之意而已經筌也意魚也經糟粕也意醪也魚醪之未得筌與糟粕之弗可去焉固也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何為其不可也聖人之魚與醪惡乎在曰有不易者以主乎時有變通者以趨乎時如是而已夫武城明王之篇也而子輿氏僅取其二三策儒行戴記之殘文也而紫陽氏以為非聖人之書其斯為得聖人之意也與不然瑣瑣於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類而公孫尼子呂不韋漢博士之言皆尊為仲尼之傳焉則魚之逝也久矣

策問一

問治道求端於　天而丕取法於前王未有舍
陳揚而足致邪降者書稱典則詩戒愆忘皆惓
惓屬望於纘體爲其他聖賢之佐拜稽颺言類
以成德成憲相勉漢唐諸臣或條上故事詔書
或歷舉昭代近効亦與伊傅勗君之語無以異
洪惟　太祖高皇帝躬奏廓清陳常時夏　文
皇帝嗣興而緝熙之一代典章布在方策於爍
哉日星河漢並列矣我　皇上智勇慈仁度越

千古實以守而兼創之局廼更　謙讓不遑一
切延曆設施往往問禁令於天府焉繩武之念
何其殷也夫　孝宗之惇大　世宗之明作其
所紹後悉皆　二祖遺法然惇大近寬明作近
嚴要亦適逢其會以云救補今欲次第舉之將
兼取而互用與抑亦有所偏重而廼慨與宋蘇
洵曰治天下者務先定所向夫有所向則必有
所畸襲者　太祖之誥馮與　成祖之諭侍臣
其大指安在諸生誦習於平居久矣其幸片言無吝

策問二

問奴酋狂逞以來凡三入我內地已巳之役掠
郊保隔名城較詩人所稱鎬方涇陽者不啻過
之丙子則震驚及於　陵寢矣而戊寅之闖我
堂奧也遂推茅土之封殺大吏者二殘州邑五
十七卒得志飽颺而去二百餘年薦食之禍莫
此爲烈焉甚傷穡儆備煩我　皇上宵旰歷慮
可呼至於再四今一旦寇臨如駭鯨之決漏網
奔兕之觸骨鷙夙昔防禦謂何且援勦之師不

下十餘萬徒崇狀精微刎芟恣搶攘雲翔而不
敢與左旋輕也吁兩事至此慨豈一端言之徒
有禦敵鳴鏑且以駭喙手額矣救焚拯溺之
闘人人抵掌背日而求覈實効安在夫選將帥
練士卒嚴哨探飭器械習營陣均之不可再緩
之圖也然兵無強弱將有巧拙自古嘆之昔之
建議或責令近臣籌鎮各縣堪任秉鉞或請撈
求閫外之任於軍伍或又以爲守邊選將要在
精神折衝孰得孰失可悉數而折衷之與廼若

原缺第六十三葉

王鐵庵詩序

昔仲尼删詩去楚風而獨存漢廣之什於周南漢廣王者之澤也存漢廣之什而楚之真詩不復見矣太史公稱荆楚剽勇輕悍此楚之本俗也予嘗疑其詩大抵類是然史遷徒言其所短而不能悉其所長故其説僅得一端而未能包舉全量今夫宇宙資節義以不毀而節義資膽氣以有成士君子欲有爲於天下不能剽勇則多朒縮之憂不能輕悍則多顧瞻之慮譬之刄

之無鋒戈之無銳矢之無鏑有廢然自失於臨敵之頃而已是故剽勇輕悍者忠臣之所以致命孝子之所以報親不容一日而或亡者也以其剽勇輕悍載之詞賦洩之歌咏於是乃有陳堯舜稱湯武諭虬龍指雲蜺慷慨捐軀葬魚腹而靡悔者蓋荆楚之剽勇輕悍如是而豈其袛金臥韋之足云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廣之被德化而循禮教也斯亦楚之凡民而已然則楚之真詩固在此而不在彼予友

王鐵庵楚之以忠孝自持者也紫髯電目聲如洪鐘坎壈不得志來遊豫章予邑何父母見而奇之語予曰予不可覿面而失此君予亟索把臂與之馳騁往古抵掌當世若倒三峽而傾九派若風雨驟至而虎豹出沒又若入武庫而覩劒戟臨廣野而聽鼓鏞其勇悍莫或過之已得讀其新詩壯采雄詞高情偉鑄居然離騷之遺響也鐵庵經涉羊腸之險屢遘含沙之毒宜其勇悍之氣或亦少挫於前日乃鐵庵骨愈堅而

才愈豪跆藉一世籠罩萬夫絕不以困折故纖毫貶損鐵庵真可謂豪傑之士矣傳有之維楚有材實爲晉用鐵庵未嘗受知海內而何父母知之獨深夫以豪傑知豪傑此以水投水之諭也吾既以賀鐵庵之遭逢且叙其事以驕屈子

上歩亭姜公書

前承向論屬查新建均輸額則非從權揆衆同一處抄錄部文細閱計通縣田地塘加派至五千三百七十二兩七錢四分而官民山亦加至一百七十五兩八錢八分有餘矣此蓋照部文每畝派米六合積算而得此數實通省共行之額也前任父母索各戶畝數於架閣而架閣書下皆於零星畝數難稽於是暫照實徵冊內糧米每石派銀八分七厘九毫今已依此則徵足

壹千五百兩先解矣然照糧一節實出一時權宜未奉部文亦未經申詳院道恐署等公祖未必遂肯通行也總之照畝照糧究不過朝三暮四之術無大損益今欲蘇通邑之困惟於前而項五千五百四十八兩之數得減免一二千則闔境便受無窮之賜而勢有必不能然者蓋七十餘州縣皆已照六合之額加徵而偶議減於新建則何以謝他州縣之曉曉若暗減新建而巧派於他州縣恐堕欺罔之弊尤不敢形之而

類計莫若以濱湖低窪災傷頻仍爲詞懇兩臺會疏控籲凡係湖田之處共有幾州縣一槩求減於六合之內如此則兩臺便於抗章而　明主可以理請地方之庥庇大矣但事關題奏未知撫按肯允行否承虛懷下問輒敢冒昧進其往替惟不靳明誨及之

陳士業全集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宏緒撰宏緒有江城名蹟錄已著錄是編凡分六種曰石莊初集六卷寒崖近稿二卷敦宿堂留稿二卷鴻桷集二卷鴻桷續集二卷恒山存稿二卷石莊集斷自甲申以前餘集多甲申以後之作